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七〇册

集部第二七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寒香閣詩集四卷

〔清〕鄧鍾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寒香閣詩集四卷》提要

光緒己亥孟春購於武林梅花碑之書攤爰付閩人香蘋重裝

以庵識 [illegible]

寒香閣詩集

按梅庵先生又號東長山東東昌人康熙辛丑狀元官禮部侍郎詳 國朝館選爵里姓氏謹注攷

東昌鄧鍾岳悔廬

秋懷

嫋嫋起秋風摵摵聞落木中夜感我心取書北窗讀古人邈千載高風猶可矚天空下珮環明月碎烟竹冷然濯鬢眉英爽來我屋何以接殷勤寒泉泛秋菊

曉起長兀兀夜卧長惻惻霜風煎百慮勞人不遑息苟得衆所欽抵鵲輕尺璧榮華能幾

時芳草今已積慎勿喪其寶百年虛一擲

物各有其類薰蕕不同藏嚴霜殄百草蕭蘭同一戕取為爨下薪青煙自飄揚蘭氣逐清風猶升君子堂臭味固能别摧伐復何傷

秋來常卧病支離節檐下適有南飛鴻哀音動中野豈無遠舉翮良時不相假濛濛二氣合湯漫百川瀉垂翅墮青冥風雨正瀟灑行路多艱難聽此淚盈把采采黄金花陶情付杯斝

蟋蟀隱蓬蒿嘈切殊不已恠爾亦何為勞勞乃如此鳳凰翔千仞梧桐自棲止節節復足足清味時一啟逌然下長風淨洗秋蟲耳

秋水時方至平陸浩湯漫野日淒荒村牛馬不復辨農夫輟鉏犁笭箵集河岸網得尺鯉魚撥剌長尺半城市逐肥鮮斗米重一換所穫良不勞臨淵忽長歎逢年固未能力田乃所願

秋蘭被庭堦芳馥襲我廬時有素心人相將

對離屋終日無雜言所說古人書茲意諒可保酌酒重相持冉冉歲方晏吾道定何如

盆梅

冏牖晴日影曈曨綽約冰姿綻小蕊但愛清芬盈研北誰憐冷艷隱墻東竹籬茅舍風情别紙帳香爐臭味同至後唐花開爛熳無勞剪刻費春工

菊

黄花安晚節偏愛肅霜侵佳色如相待孤芳

自可爭香寒陶徑遠英落楚江深有意憐高
潔清樽伴苦吟

夾竹桃

輕薄桃花去不疑人間何處覔芳菲有情端
為此君老長傍清陰作雨飛

紅藕花開偏耐暑芭蕉葉大好禁秋最憐一
樹夭斜甚萬箇清風萬點愁

初秋夜坐

何必悲秋士却緣秋夜悲月明桐葉墮露重

豆花垂燈火還書卷虫聲近酒巵可堪多病
骨又賦早秋詩

雨

邨農望斷杏花雨麥秀風揺浪不成四月片
雲垂屋角三更決溜落簷敧斜侵簾幕青燈
亂細入池塘碧草生夏木陰陰南陌上詰朝
挈榼勸春耕

夏日晚景

高館敞清夏好風生晚涼竹深鷺宿露荷淨

勁踈香斜月濛濛影流螢暎暎光冷然不知
暑散髮坐胡牀

漢柏

老柯交屈鐵西漢白雲封香葉來棲鳳靈根
走臥龍朝昏人代閱今古雪霜濃憶昔摩挲
處蒼苔又幾重癸巳年余盤桓柏下累日

新柳

郊園春欲暮濯濯柳條新嫋娜嬌無力參差
嫩未勻映山斜點翠籠水細生鱗誰念張思

曼風流自出塵

以禪喻詩

慧眼滄浪客騷壇辨五禪上乘推漢魏頓悟
屬開天掛角難尋跡游鱗豈滯筌繪成空裏
色参入句中玄鏃鏃心無障超超智愈圓千
秋詩印在妙處若為傳

櫻盤同色

赤玉行郊後含桃出漢宮勻圓萬顆合璀璨
一盤空比德知分潤齊光欲並融片霞垂月

宇初日耀芳蘐紫禁應無忝丹心已許同千
秋稱寵遇莫忘在筠籠

堂前老槐

庭堦生玉樹修幹不知年六月涼風裏婆娑
噪亂蟬容雲斜漏日疎雨暗浮煙豈是甘蕉
種吾廬亦綠天

東園柳枝詞

林影參差欲鄣空雲廊畫閣有無中清明十
日風光好綠到垂楊第幾重

梅花已落杏花稀婀娜遊絲掃石磯似共幽
香有瓜葛碧雲深處片紅飛

野岸依依似灞橋行人拂首黯魂銷生憎無
賴雙飛燕故遶迴風鬪舞腰

薄寒猶中傷春日清淚長勻夢雨天恠是雙
蛾顰未掃一螺青黛鏡東邊

麴塵風起糝窓紗萬縷輕烟一道斜只有閑
愁吹不去滿城飛絮落誰家

樹頭新月細於鉤樹底新烟翠欲流堪笑谿
青人草艸任和煙月罩漁舟

頻倚闌干喚奈何青絲又蘸鴨頭波傷心豈
必金城感一度攀條一倍多

花事闌姍酒事荒背人春色去堂堂多情不
及輕盈柳顛倒東風作意忙

喜雨

淡雲生遠岫微雨落空亭花艷離離墜苔痕
冉冉青傍檐飛去鳥迴沼漾浮萍入夜風猶
靜還應枕上聽

自適軒賞海棠丁香

暮春春色正便妍香國芬菲棹酒船坐久不
知花亦醉沾衣壓帽舞僊僊

玲瓏輕雪亞枝斜蠟炬燒殘酒過花為有素
心酬素客故飄香氣透春紗

削桐為琹

元聲彌六合清韻寄孤桐斵削憑神智裁成
準化工質良兼四善調雅具三終木落高山
裏人遊太古中遥情絃指畀深趣漆絲同應

辨嶧陽種能宣解愠風

新竹

冉冉北窻竹清陰緑未匀不隨花爛熳應與石嶙峋粉落空庭月青留小院春歲寒欣有託敢厭雪霜頻

石榴

何須勾漏覔丹砂課罷黄庭咀絳霞牢鏁石門防俗客莫教撚出洞中花

金魚

數尺清波數寸鱗泳游追逐自相親落花不礙開三徑池沼長浮一片春

閒説六和景物幽碎金點點碧空遊祇今不見滄浪客誰作濠梁竟日畱

榆莢

淡沱晴光三月天人家改火散輕烟菜根咬得腸猶苦下箸徒教費萬錢

清明

回風卷落紅故作清明雨一逕入孤村新煙復幾縷

緑遍城南柳傷春人未知陌頭初極目一種亂如絲

淡雲籠薄日載酒入芳醆恠是餘寒在溪流剪剪風

撥火試新茶香風吹月片人生幾清明莫辜花如霞

河干吟

風回青草軟雨細碧波遲岸上花開落孤舟

客自知

從軍行為顧孝子工揄作

天山四月雪打圍凍合邊關鳥不飛六軍堂堂整旗鼓先聲已取名王歸二十書生挾弓矢代父從征輕萬里飲馬忽過長城窟磨刀曾試嗚咽水席捲邊雲靖朔方獨馳明駝還故鄉南陔調膳蓴羮滑洒掃梅東舊草堂

寄仲妹 時妹倩朱德載凶問至

吾妹春州住起居今若何音書淹歲月道路

慎風波雁影三江斷猿聲五嶺多從來瘴癘
地未可久蹉跎
啓篋忽惆悵遥憐別鶴哀良人已泉壤諸子
尚提孩血淚南溟盡鄉愁北户開故園相望
處惟見片雲來
老親身健在偏覺重離憂十載穿青眼雙魚
感白頭遥知題字濕應念倚門愁萬里蒼梧
水何時向北流

南軒即事

松陰庭院午風涼甃架青蘿繞畫廊欹枕不
知清夢破一簾微雨棗花香

村中乘月夜遊

麥秋時序晚風疎一片閒雲自卷舒誰識田
家清意味獨乘明月看新畬

濯枝雨

迎梅復送梅仲夏濯枝雨空濛萬象同瀰漫
盈洲渚連林響疎松曲徑迷芳杜脩竹洗逾
清朱華鮮更吐黃雀起北牕瓜蔓流南浦一

罷河朔飲微涼生邃宇

西園夜月懷古

千載西園月由來夜色佳依依追往事淡淡
入奇懷野樹空棲鳥荒池自鼓蛙銅臺疎影
度石竇素烟埋業已三分盡名猶七子偕晚
風吹碧草愁思與無涯

晚過止園和雪園太史韻

高捲湘簾對落曛郊居幽事暫相分陌頭樹
色參差見牛背歌聲斷續聞詩到輞川堪入

畫人歸栗里欲停雲讀書可耐多難字擬載
清醥一問君
五畝邱園汶水西池邊亭子與雲齊遠山學
黛當窓列垂柳依人入户低隨意野花開自
落無媒荒徑往還迷閒中佳味應相似共占
滄浪作釣磯

詠史

領取十年宰相才處人骨肉兩無猜衡山豈
有赤松子聊學留侯歸去來

西祀東封苦未休老成始憶李洺州魏公自
下天書拜肉食何能作遠謀
杜鵑何事叫天津一部周官認未真千載休
談祖龍錯焚書還是讀書人

楊花

一曲清流抱郭斜水村烟樹正藏鴉魯連臺
畔春無賴撩亂東風楊白花

南邨

蝶翅蜂鬚取次忙杏花零亂柳絲長村農剩

喜關何事麥隴初聞餅餌香
高臥空林罷送迎祟關鎮日犬無驚昨宵偶
步前溪月却向主人作吠聲

寒香閣詩集卷一終

寒香閣詩集卷二

東昌鄧鍾岳悔廬

遊趵突泉瞻仰
御書趙孟頫詩

濼水日潺湲鷗波有舊篇淋漓沾 御墨揮
洒落清泉光燭天門上星垂輦路前鵲華[illegible]
翠色滄海繞青烟冰雪把難盡琳瑯披愈妍
勝遊肅瞻拜甲子紀堯年

和朱念修下第書懷韵

春深擬鮮木棉裘手把清吟爽似秋得失難
憑蕉鹿幻行藏自有芥針投偶然文戰同三
北畢竟談鋒共一流多病已知詩力退破愁
風雨湯相酬

題畫

一箇釣船千頃月兩株松樹滿山秋愛吟黄
鶴山樵句擬作江南爛熳遊

聞蟬

決決溪流漲未平沙頭畧彴帶郵横綠楊五

月城南路恰試新蟬第一聲

洗竹

吾憐北窗竹磊砢隱豊條掠地繁枝洗参天勁節標淡雲時冉冉凉日雨瀟瀟况復新秋至清風慰寂寥

黄葵

蜂鬚蝶翅憐香在翠葉檀心向日開知是花神貪午醉鵞黄滿注側金盃

村居秋望

嚴風生北牖乗興覓秋容淡日籠長陌寒雲抱遠巖露薫園野白霜葉點林紅一洗炎炎氣清疎滿碧空

東園秋霽

慘悽秋心撩不平郊園風物愜新晴疎林滴翠沾衣濕小逕垂紅試屐輕砧杵千家寒欲近烟波萬里雁初征漸看明月東方上唧唧蟲吟入夜清

題畫

矗矗蒼巖萬仞亭亭古木千株遠帆疾若飛鳥自有天風與俱

賦得自愛寒花晚節香 得寒字

天清氣徹九秋寒籬下黄花露始薄百卉何能爭爛熳孤松聊復共盤桓陶家臭味香無恙楚客風流秀可餐莫厭清霜太辛苦老梅猶向雪中看

賦得雪盡馬蹄輕 得蹄字

平野驅殘雪長楸散馬蹄何須金作埒好用

錦障泥雪掣黄雲卷風回白日低纖塵飛不動顧影自驕嘶

立春日喜雪

開歲始逢春雪花入眼新風和柳披絮律暖玉生塵宜麥堪為瑞映書豈歎貧從今應紀歷不復誤占辛 正月上辛之占止於八日今歲十日得辛或云豐或云歉莊無一定

東園梅花數本摧折殆盡詩以悼之

苦憶前身未了緣 余生時有梅兆 春風旖旎暗相牽

花枝照眼還成句觸迕閒愁又一年
數椽茅屋翳松蘿曾為幽香載酒過攀折而
今隨斷柳柔條零落夕陽多
靉靆春陰滯酒鄉從人笑我太清狂素心自
結寒梅侶屈指流年三十强
草木寧知世上名一株偃蹇可憐生牕前月
落空相憶夢斷羅浮杯自傾
題悼梅倡和詩後
病裏心情百不宜梅花索取斷腸詩銀箏牙

板誰能按恰似旗亭畫壁時
恠余骨相大酸寒影入梅花一例看吟到黃
昏鐘定後踈風斜月倚闌干
齷齪真如虱處褌春芳掃盡閉關門新詩携
得皆冰雪一掬幽香已返魂
彷彿松林被酒餘一回吟望一長歔袖中賸
有白團扇好作蠅頭細字書
羽扇
一片凌霄翮廻翔兩裏閒指揮炎暑退披拂
好風還未可同黃竹真宜伴白綸行藏總無
意翻覺愛秋閒
傅西齋孝廉以紙素索書兼貽菊花數
種次韻答之
歸來已赴力田科課雨占晴事漸多不識西
齋墨池上邇來籠得幾羣鵞
身自支離頭自科箇中真意淡彌多縱然好
事或乘興未必塗鴉許換鵞
新秋即事

秋風來邱園百卉飜庭砌池沼生微波摇蕩
亂菱刺穿竹踏蒼苔移桐手自植新桐未出
墻新竹纔覆地蕭瑟散清影南牕獨静寄濁
醪聊可適幽情良已遂日落欹高枕晚凉侵
夢寐
村中漫興
夕陽下平蕪湧流開光曜結隣遠屠沽閒行
侶漁釣憑高眺千古悲風盈百竅天地豈有
心因物自得妙妄欲齊彭殤脩短皆可弔村

酬偶然携聊以發清嘯

南園理荒穢粗竟

堦下雜花發細碎不堪撚春蟲吐青絲辛苦
矛夜菑再歲月涼局促幽情蹇田園盡荒
蕪荊蓁聊自剪已見嘉樹立復令奇石顯微
雨滌衆芳孤雲還絕巘步屧愜所適披襟來
餘善用兹媚幽獨所得詎乃淺

西齋惠菊有感

去年乞菊作重陽今過重陽意倍傷誰識無

聲絃指在賞音依舊屬柴桑
領取黃花三兩枝素心觸撥淚如絲癡聲猶
與延年對勝有空杯亦自持

獨坐

小園成獸坐清興正悠哉對酒花榮落攤書
鳥去來暗風鼯徑竹明月下庭槐露濕青燈
焰憑梧尚未回

園林漫興

避世巢居子忘機海上翁開池漫綠水疊石
樹青松止酒尊常滿滛書目欲矇埜人相造
訪攜手看歸鴻

南村

偶至余真嬾坐來慮轉清淡風茆舍滿涼月
竹溪明草木農家味雞蟲世上情五漿應莫
饋機息自無爭

秋晚

止園涼氣盡無復市塵攖水落浮梁直霜殘
蔓草平遠天皆黛色疎木盡秋紅有酒堪斟

酌因之薄世榮

城南別業

不到山房久偶來攜一尊雨餘三徑綠風偃
半林昏掃壁新題句鋤花舊屐痕片帆天際
遠遮莫下柴門

村居漫興

春雨溪初漲青天月有痕隔林鷺宿鳥旁舍
候歸豚生事聊粗具文章可細論濁醪共斟
酌相對已忘言

佳日頻中尋郊原景物清花飛殘夜雨春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少飲猶能醉長貧不輟耕曠懷高士
偶[illegible]見古人情
人飲從農父前村興未賒遠山青一抹[illegible]路
晤三叉麥嚨方生浪田頭已卜畦年來學種
蓺宅舍半桑麻
南郊初穫麥原野欲成秋樹密風猶靜花繁
氣欲浮淡雲生遠岫山雨漲河流暫息農家
務鄰人有勸酬

春日漫成

巢陵春色逐人來檢點流年三十四一卷遺
經銷歲月數椽茅屋半蒿萊虛舟無意從他
泛海鳥有知莫浪猜早韭剪當新雨後蓬門
淺閉且啣杯

小園雜咏

二有堂

堂後松聲靜堂前竹氣深晚鐘烟鳥定明月
挂疎林

木香廊

[illegible]發木香花芬芳堪采擷空庭鳥雀喧片片
疑飛雪

一松軒

春老林應密夢殘鳥未[illegible]青松相對久一段
白雲飛

見山樓

平樓依綠水水色綠如苔忽見東南嶺青青
一片來

疏畦

野簌繡春畦空青連遠浦花間看轆轤隔岸
聞柔艣

帆影樓

結樓臨大河帆影日來去風雨滿春林牽舟
沾柳絮

立春

春暉破嚴寒策策風猶厲淨綠滄雲間新青
浮草際華年四十流佳日飛騰逝魚鳥行可

親欲追莊與惠

余初舉女親友有欲相賀者詩以止之

人世重有子所以著其代男尊而女卑舉之非一縣嗟余似續艱涼德常自艾門若初設悅授室十八載先人望頗殷憂來每如痗弱女雖非男感昔腸欲碎親串忽在門攜榼云相賚罕見固足珍何異珠百琲海桃果生遲而今著花在祝子更宜男繩繩復幾輩拜手謝諸親此情敢弗佩厚德重如山薄植媿難

戴區區布我私願言保所愛雅意終不忘方命或可貸

送蘭谷弟赴都

八月拏輕舟東園菊未綻燕山鬢落英好寄南飛鴈

蒼烟籠遠樹野日漾清波佇立孤帆杳秋風水上多

寒香閣詩集卷二 終

寒香閣詩集卷三

東昌鄧鍾岳悔廬

為伍逸園先生題清秋讀易圖

古道照蒼顏秋高氣益肅一卷庖羲書用以娟幽獨洗心復悅心風懷淡如菊清芬屬後賢桂叢香馥馥

曉行

嚴霜如初雪大地彌望白層冰曜曉日落葉迷廣陌裝駕及夙晨愁思紛已積寒驢怯長

途僕夫抱輕策顧瞻無匹儔朔風正蕭瑟見田舍翁新營五畝宅叉手負朝暄倚杖省宿麥年豐多餘糧縣遠罕人跡稚子解逢迎閭里熙晨夕一生豈在多此日足可惜會當卜素心不復為形役

薄暮

冥色四圍合歸鴉幾點青樵人迷曲徑漁子爨烟汀遠火人家暗殘霞水上熒微鐘何處發村寺戶初扃

途中偶成

遠樹稠如髮寒雲濕作衣秋容林外淡驛路雨中稀短羽輕難度霜蹄倦且馳風塵銷壯志徙倚望斜暉

燕臺感秋

霜高水冷雁飛聲憭慄秋心撩不平千里雲烟連遠塞一天風雨落嚴城窮愁無那閒書帙羈旅還應仗友生尊酒未闌雙杵動空嗟歲月已峥嵘

次韵寄雪園太史

十載陪文讌高風意已降遠應黄鵠比閒與白雲雙樹立階前玉瀾翻筆底江久茅亭子上明月挂松幢

時月不相見我心殊未降尺書來娓娓佳句寄雙䆫遠道風兼雪深情海共江騷壇頻騁望何日奉麾幢

秋日喜晴

初破頑陰日色佳蕭森爽氣透䆫紗淡風聲墮高梧葉凉露香生扁豆花占雨已憂連甲子穰田猶喜祝篝車今年夏甲子雨淫霖偪白河流泛溢秋甲子復雨快晴數日高田得以無恙浮雲反覆知無定且闘樽前一笑譁

次韵寄答耿升書學博

靜跡之不同譬若蒼與素君子履其常無心覺寵遇翱翔鸞鶴馳驟驊騮步愛作隴中吟恥獻蓬萊賦茲義誰復陳君懷獨相喻遺我一篇詩迴環不能住明珠沉海底大木森

衢路自來象罔求定邀匠石顧時世自衒媒苟淂亦足懼古道照素心千里究可遡唯期保歲寒何暇傷遲暮拜首謝故人寧敢改此度

擬喜雪應制

飛雪灑寒空飄飄上苑風三春民力在五夜帝心中仙掌連雲白鵷鑪近御紅年年聖德頌千里瑞光同

賦淂春風起春樹 淂風字

澹蕩春天樹乾坤噫氣中梢頭寒料峭葉底
暖沖融學柳爭搖翠催花亂點紅韶光連野
潤踈籟入林空共荷吹嘘意誰知橐籥功好
將桃李質披拂任東風

為顧震滄同年題春暉圖

膏露嶺孤香春暉滿堂背並受腹我恩報答
幾人遂余友今愷之學術冠時輩讀書以怡
親有日盡堪愛妙筆寫天真道藝兩相配樂
境欲規摹流光去何速謹告膝下身能師定

應類畫意本無私百用百不匱

雍正寶座銘奉
勑恭撰

煌煌　祖烈巍巍峻功建中立極萬國來同
日監在茲嗣膺寶歷遺大投艱小心翼翼繼
志曰孝守位以仁保全骨肉愛養臣民顧諟
刻銘四方表正無怠無荒永受成命

題畫

秋風集郊園蕉葉大如許中有衣裼徒聚族

而託處遙想綠天菴揮毫來風雨

澄江秋日次顧震滄同年韵

黃葉蕭蕭下斂盧池塘秋水綻芙蕖雨中遠
岫無心見晴日浮雲作意舒故國音書常渺
渺江南風物自魚魚一生結習惟文字時憶
松牕夜月餘
愧我遺經鑠舊廬羨君彩筆爍經畬四時閱
愛如朝暮一卷携來任展舒免俗差能居有
竹安貧不歎食無魚素心晨夕清談共一炷

殘燈夜半餘

輓同年唐序皇觀察

十年風雨歎離羣白水心期兩地分舊識那
堪半零落寒窗揮淚檢遺文
忽漫相逢酒一巵昔遊追憶鬢成絲綠楊三
月揚州郭携手真成慟哭時

舟次南康

獸秀峯邊月正明芙蓉渡口水初生故園兄
弟如相憶嶺北惟餘兩日程

三水道中

木棉花下鷓鴣啼蛋雨蠻烟路欲迷忽憶燕南茆店裏對床兄弟聽荒鷄

賦浔樹樹皆秋色

一夕繁霜噪夜鴉平林秋色望中賒湯勻癈綠三春草亂點寒紅二月花漠漠殘烟籠月暗纖纖疎雨閙風斜遥憐宋玉悲心處徙倚江楓兩鬢華

題友人小照

泉水在山清潺湲歷空曲静對自忘言真意淡如菊

寄懷肅民蘭谷兩弟

凌晨乾鵲噪東牖裁罷尺書珍重緘若問故園秋幾許兩行鴻雁雨廉纖

覧鏡憐予太瘦生殘宵無語對長檠夢中猶識燕臺路却為相思夢不成

淡雲疎雨濕輕鴻庭院香傳桂樹風拗取一枝人自遠中秋花信太匆匆

萬安道中

南國春寒雨易成推蓬今日快新晴流湥不厭灘聲急百丈徐牽自在行

清夏有懷

夏蟬厲清響村樹貯繁陰疎風落前浦片雲卷遥岑懷人不可見空復託素心扁舟欲溯洄渺渺夕陽沉

過釣臺

眼底清流冷釣磯狂奴故態尚依稀無端假

我東風便一片蒲帆相背飛

山陰道中

未愜登臨意溪山望愈佳平疇多傍水古木自懸崖弭節輕鷗乳推蓬遠岫排揭來方一月此際若為懷

利涉乘潮候方舟興自佳月明迴素嶺楓落憶丹崖（十月行此霜葉最佳）酒至狂仍發詩成悶亦排他鄉復行役相對好開懷

苦雨

積雨添溪漲秋天不肯晴棹廻村路沓沙點
癡墟明黯淡迷雲樹空濛失市城無風連入
夜淅瀝送殘更

寄鏡遠兄

麥芒細浪送行車景物頻驚別路賒魚隱聚
萍金瑣碎菊荒長雨翠文加棋枰敲落燕臺
月尊酒踏殘上苑花遥憶清宵獃立處西山
目斷夜啼鴉

詠史

禰正平

一刺陰懷滅姓名九州無地着狂生誰知北
海憐才切却使曹瞞殺正平

司馬德操

鴻鵠巢林寄一枝全身正合括囊時竭來惟
就龐公語主客相看兩不知

瞿方進

黃鵠謠與禍莫逃平生私恨走波濤可憐小
史封侯骨無異九牛亾一毛

荀彧

許定三分舊草廬炎劉乃許備馳驅潁川擇
主原如鬼伯仲寧堪伊呂乎

水仙

翠袖黃冠映玉人凌波微步襪生塵蠟梅開
盡江梅未一段寒香付洛神

茉莉

鬟華繞綻晚風疎斜立空庭月上初隨地撚
來皆淨域月明香暗兩如如

玉簪

小窗陰裏數莖秋濯濯冰姿帶露抽落葉哀
蟬腸欲斷人間猶插玉搔頭

菊

人說淵明常愛菊吾言菊亦愛淵明一年一
度黃花節陶後何人餐落英

原病示張少蓬孝廉

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治民玆言良不謬聞之
自昔賢君年四十七齒牙不復全動摇時作

楚檟扂向盤餐譬之師無律縱横疆場閒攻
伖殊未能輔車禍相延余年三十七目患久
纏綿黑花爛熌生太息對陳編如彼盳已疲
拮据賦役繁旦夕事或集常悲骨髓乾為病
雖不同相見還相憐人生苦朝露憂患況熬
煎扁鵲望之走豈因骸與官勿以一方痛致
令神不完相期罷醫藥力為治其源心君寧
以淡兩病各脫然

移居

京華三月兩移居檢點空囊一束書敢謂臣
心清似水居然家具少於車半廛無恙堪酬
對四壁徒存倦掃除咬得菜根真味在莫彈
長鋏歎無魚

桃始華

二月晴光好天桃欲綻葩全身初受露半頰
漸流霞冰泮參差影風開次第花羞將鶯語
澁嬌共燕飛斜野徑寒猶劇仙源信未賒迷
津何處是擬問武陵家

送張桓臣閣學致政南歸

髩峰山落芒鞋底暖翠浮嵐收不起咫尺監
臺不可登一官已覺蓴鱸輕玉堂學士歸思
發夾岸桃花棹明月遥知杖屨徧龍眠夢裏
雲烟空往還

題桃源圖

桃源淳樸自天真底事飛花惹世塵輕薄從
來逐流水漁郎不是問津人

寒香閣詩集卷三終

寒香閣詩集卷四

東昌鄧鍾岳悔廬

瀛臺侍宴恭和

御製駕幸瀛臺賜宴分韵聯句後復得詩四首並示諸臣元韻

禁苑鏘鏘集玉珂秋光恰喜迓天和五絃早譜南薰曲九野咸登北里禾　丹詔温隨甘露降霓裳高拂慶雲過微臣稽拜歡何極敬捧　宸章願載歌

彤廷雨露　湛恩稠許看蓬池瑞靄浮樓接

紫微宜眺遠波涵太液好臨流凌霄鸞翮依瓊樹在藻魚鱗戲彩舟讌賞忝從卿貳後榮光何幸照當頭

清歌鏗戞舞便娟香裊金罏雜曉烟法醞芳馨流玉斝天厨珍錯飫華筵栢梁舊事今還勝周鎬遺音可並傳况是西成南呂叶應如忝飲樂豐年

曲江宴徹更停留　寵渥羣臣足饜酬　錫賚頻添由　內府登臨不厭在高秋瓊樓軒翥猶開户珠箔輕明未放鈎此日　恩波霑草木微情還自戀芳洲

為劉子蕃同年題桐陰放鶴圖

君不見龍門桐百尺無枝搖清風又不見遼東鶴千載歸來翔寥廓劉侯狀貌清且癯焚香掃地身巖居挂眼不留世上事撐腸惟有千卷書靜閱世事如流水朗朗明月長如此

木犀香盈兩東閒桐兮有孫鶴有子絙絲調漆脩作琴堂上撫絃太古音他年膏雨千家足霎處鶴鳴棠樹陰

至日遣興

老大成何事今冬倏又除（唐人謂冬至前一夜為冬除）惜陰添一線懷古愛三餘壘塊須澆酒窮愁好著書無心抛永夜燈燼碧牕虛

幽意隨時遣陽回暢月初（五日冬至）香凝花蓓蕾水咽玉蟾蜍歲晏憂思集風嚴病骨踈冷然歌古調（時讀唐人詩）冰雪滿蓬廬

涿州

愁絕范陽路秋來兩度過樹聲連塞遠山色
亂烟多渡口猶殘照風前復放歌何妨忍羈
旅吾道在松蘿

趙北口

携手平橋上晴波接碧天霜風摧斷柳殘月
墮虛船白屋皆依水溪魚不計錢行行忘近
遠前路入寒烟

初冬詠懷

早是初冬候朔風驛路中寒光團野白霜葉
下林紅壯志悲征馬鄉心逐斷蓬家園今日
近樽酒故人同

莘縣道中雪

我本酸寒人愛踏風雪路羸牛驅不前縈廻
方屢度荒遲迷行踪長空隱遠樹好句不可
拾渺渺隨烟去

晚歸南村

微月帶殘雪空林人夜語勞者易為息黽勉
具鷄黍田家日不閒生事復幾許感此志長
勤偶影成賓主

村中獨酌

朔氣撼雲雲欲摧一片寒月破雲來隣家有
酒新發醅乞取一尊消我懷不知醉鄉安在
哉數酌已覺巾冠頹倚壁鼻息聲如雷夜深
風急窓為開雪花如手燈前堆猶呼濁酒添
深杯

詠霰

萬顆訝勻圓寒聲碎屋椽乍將珠共落疑與
玉同堅跳擲空堦上馮陵小檻前入炊難逞
巧著袂已通禪風雨團團結窮愁一一牽全
身無罣礙觸物有推遷未放生花筆俄驚雨
粟天由來白雪詠要爾作先鞭

至日雪

無端密雪撒寒空正是陽回竹律中欲遣新
愁添弱線偶懷往事付飛鴻毅希小院茶烟
歇灰冷曲房酒氣雄白社詞人邀白戰天葩

誰與闕同工

放貓行

牀頭夜無却鼠刀躡壁撼幕聲嘐嘐質魚穿柳邀迎貓黠鼠無踪貓怒號中夜起坐不成寐鼠貓於人俱為害揭箧原不異探囊何必以小還易大呼童捉貓放出門曉看鼠跡縱橫陳攢眉對此三歎息颯颯寒雨又黃昏

毛二卷

潯喪知何定匹夫詎可侵有山堪瘞骨無地

更留金短短百年業區區千載心情知夢幻裏不肯便銷沉

賦毛二卷詩未盡本懷續成二絕句

曾聞蠻觸鬬興亡蝸角猶為戈戟傷莫謂匹夫私尺土金臺玉峽摠滄桑

英靈旦復聚斯須生氣猶存血氣餘狐媚已先軀殺盡斷無一箇潯同渠

顧屏山以紙素索書兼投二絕句余為摹晉帖數種依韵答之

一天澄碧淡雲烘草閣疎簾秋氣通壁上誰留冰雪句驚人真是顧逋翁

惡札何曾洗二王揮毫空憶米元章隨人作計終人後未必涪翁許換羊 米札戲云異日當以肥羊報之

紀夢

曈曨初日睒飛龍簪筆蓬萊帶露濃正憶御爐香滿眼破牎風雨度疎鐘

秋日懷陳衷省次葉欣向孝廉韻

弱骨驚秋蛩颯然感素心故人多契濶佳日

幾銷沉荒徑延殘照小窓結暮陰聞君方卧病伏枕一長吟

卧石軒夜坐

謖謖風生坐微微月到床遠鐘聽欲歇雲影度迴塘

石榴花

何處來風雨蕭騷徑竹斜孤燈明復滅露坼

高義女

婦人以麻枲為功酒食為職孝養舅姑育子

姓無成有終為其則義女胡忽反爾常白髮
犧作處子粧不為無偶歎薄命與天跼地欷
琅琅孤姪如在轆轤上徊機橫發堪惆悵人
皆有家女有宗若敎之鬼其誰仗保抱携持
經幾春以姑代父多艱苹堂前叚見青衿子
鏡中已失紅顏人兩歲之孤今為祖曾元雲
耳安能數門户若非老女持中間不絕真如
縷前身應是蕚綠華能於霜中作霜花雖有
霜花無霜實君不見夭桃艷李笑春日飄泊

東風空自失

悼殤姪三奇

族衰猶望大吾門頭角嶄然異衆昆誰料春
風蘭茁後層冰飛雪為招魂

三子髫髦兩耳垂高堂春暖晝含飴憐渠兩
弟癡頑在淚灑斑衣問阿奇

聯牀風雨一燈青倦聽嚴譙長短更正是中
宵腸欲斷卯君猶課讀書聲（仲弟以卯時生余亦以卯君呼之）

中年哀樂最傷神況復情鍾我輩人十起何
曾通夕寐怪來疑夢又疑真

觀奕

蛛游蜩化苦傷神眼底斜成捻未真些子機
關參不破只緣身是局中人

莫敎黑白太分明萬局真如一樣生識得此
中消息在何妨勝負兩無爭

同人集飲懷葉欣向

故人昔別梅花落今見寒梅又著花酒冷香

殘時復易停雲落月思無涯醉中書翰輕王
氏夢裏詩篇憶謝家好在素心晨夕共歸來
及爾注虫蝦

盆梅

春生盆盎破芳叢偶向寒梅索笑同蜀酒浮
香飛蕚綠孤燈放焰照粧紅茅檐斗帳三更
月紙閣踈簾一笛風爛熳天花從着袂病來
結習已全空

與黃大任同門話舊

萼酒相逢話舊遊十年人事感離憂停雲落月思元度木壞山頹憶太邱謂盥亭師病裏心情多伏枕客中雲樹一登樓明朝又作銷魂別芳草萋萋綠滿洲

菊

孟冬百草爛籬菊冒霜開清節留秋在淡香引雪來猶將插短髩莫擬醉深盃願結歲寒侶相携問蚤梅

喜雪

夜半聞蕭屑擁衾獨坐時希聲入耳靜皓色到牕遲濕重青燈滅寒凝病骨支地罏撥松火高詠少陵詩

臘月病中念修見訪兼有所箴感而賦此

雀噪空庭雪高軒帶月過愛茶同陸羽言病亦維摩時同有詩患俱不飲酒小藥收功淺閒愁入静多峥嶸歲云暮相顧意蹉跎

莫訝離羣久煩痾氣未蘇晴窗千帙卷雪夜一燈孤鄙吝慙良友箴規立懦夫霍然聞七發今我亦忘吾

題同年沈敬亭光禄虚直圖

大道本自然因應妙無迹胡為方寸間妄自分畛域行止千萬端處處生荊棘瀟洒慱此君中虛外自直余本頽墮人冥行知誰適披此竟忘言渙然如冰釋

題尹泉梅鵲横琴圖

流水響空山山空梅花落一茗一罏香雅韵

生幽壑謖謖石上松矯矯雲中鶴弦指妙無聲清風滿寥廓

題畫

山色秀可餐泉聲清可聽世事看浮雲去來復何定

寒香閣詩集卷四終

寒香閣詩集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鄧鍾岳撰鍾岳有知非錄已著錄是集爲乾隆乙亥其子汝功汝敏所編凡古今體詩一百九十二首其詩頗温厚和平無血脈僨張之狀而材地稍弱尚未能頡頏古人

墨麟詩十二卷

〔清〕馬維翰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墨麟詩十二卷》提要

墨麟詩卷總目

黄門集下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十一卷

劍南廉訪集古今體詩八十四首

十二卷

劍南廉訪集古今體詩八十九首

墨麟詩卷第一

海鹽馬維翰

偁浦偶存藁 始癸巳迄乙未

古今體

海上對酒歌二首

巨鼇昂頭戴貝闕隱現方洲青一髮何人采藥撇波行徐福當年本凡骨十里陰陰松色綠松花掠飽紅蝙蝠石髓黄芽自煉丸當胸抱向秋風哭冷光融融月亭午天上由來足官府良辰不倒雙玉缾千載蘅蘭浩無主 徐福洲

伯牙此地尋成連古輙薜碧流琴絃海波汩没寫何處貫酒且酹荒臺煙老蛟戲拏珠不定禽鳥哀號桑巳暝浩浩天風走暮潮直接琉球開匣鏡我今拂袖凌紫雲餘霞如綺飄纈紛緋然彈作飛龍引不近清虛誰得聞 伯牙臺

塞上曲二首

大羽金鐃插滿房北風影瘦角弓長鳴鞭徑踏陰山去日莫歸來縣兩狼

白日悲笳叫塞垣平沙萬幕壓烏孫首邱長歎班生怯投老依依入玉門

擬扶風豪士歌

一佩魚腸劍再彈龍唇琴城南有姹女喚來丹火燒黄金

生平呼盧笑劉毅百萬區區何足計但卷河源入海流不作三公且游戲花晨椎鼓夜澆酒賣漿屠狗眞我友嚼谷橫吹虛籔風萬株盡綠春楊柳梯山射獵薰狐狸琱弓曼纓短後衣鄉里兒童齊拍手扶風豪士脫矜奇

采蓮曲

木蘭爲舟楫沙棠白魚尾赤青蒲長吳娃十五采蓮出掠波亂動紅綃裳朱唇玉面風花香迴波激起雙鴛鴦低飛貼水蔭荷葉交頸接翼啄綠房宛轉明眸半寸光欲語不語入斜陽盈盈帶水非㳿𣶒妾住湖西瑇瑁床

白苧詞

娃館燈昏煙氣白空庭如水流華月新裁白苧作春衫長袖娑娑盤不歇吳王酒多微畏風美人心苦香霧濃迴翔宛轉飄鸞鴻明星欲沒舞亦慵更衣起壽露光濕五湖帆影尊前入

擬少年行

珊瑚作馬鞭遠道之幽燕燕姬十三四當壚髮兩肩解一問客來何所愛客泉刀多連袂紫文裀流盼彈雲和解二飲若灌漏卮食若塡巨壑久要矢不忘頭顱付一諾解三懾人但以目取人几上肉長揖揖長官芥視萬鍾祿解四下有黃口兒上有蒼浪天寧爲衆所忌肯爲世所憐解五

戴烈婦詩

陸上舍弟墀述婦事甚烈且曰兄盍一言俾婦不死乎翰乃原其始末而成此詩

南山石磊磊東海波瀰瀰芭蕉卷有心雪藕斷有絲人間無不有奇節留房帷杜陵有好女一世良所希阿爺調百草長兄去三尸女生四五歲進退閑禮儀八歲被短髮十歲畫長眉十五翻繡帖不向門隙窺二十上簪髻于歸奉枓匜雞鳴弄刀尺十指如柔荑辰良時復吉鼓吹從門來女蘿但棲托夫婦會有宜肩輿促裝去小妹牽姊衣洗瀾落不止不語白日移嫁夫從貴賤鳴相親結襦謝家爲有

終此禮自古貽不得一心人寧免嫁娶啼行行重回首歸寧伊何期是時新上頭頭上削荊釵足下雙趺妍不用珠履綦腰間紈素裙錦繡不得施明眸乍宛轉秋水漾漣漪皓齒見巧笑唇奪紅燕支桃花吐兩頰烏雲搖鬢絲天然去雕飾芙蓉出清池合昏何嬿婉東風開葳蕤青春不相負白首矢同歸夫壻輕薄兒何以爲倡隨三日作新婦中廚具晨炊不怨廚煙冷長得厭糠粃婉孌敬翁姆翁姆心顏怡小叔方扶牀保抱餔粥糜五夜勤織作中庭嘯愁鴟一日斷雙縑軋軋鳴春機譬如集蓼蟲食苦安得辭空房何不樂撫案生嗟咨耶孃相繼沒斷絕如綆縻小弟業優

伶流宕天一涯弱妹嫁公府月照空牀幃生死盡乖散有
情當告誰春花自爛熳秋月流素輝里中事報賽儡傀相
游嬉里中惡少年偶坐醉醇醨東隣傳紅粉西家綻錦衣
流連左右盼各自嬌其姿聯臂招新婦百約頭不回婦道
重幽閒恐此事非宜里中十百人皆言新婦奇新婦自有
心心中常苦悲生為小家女目不識書詩嫁為貧家婦十
指為家貲瓶中無宿儲日夕重凄其入亦復怄怄出亦復
怄怄夫婿五雜組為業苦賤卑元黃間朱綠一一光陸離
妾見素絲變摧肝增煩思妾見素帛黦感愴涅不緇零丁
門戶薄健婦難自支匪石不可轉誰能相瑕訾魑魅從何

来云住江之湄趫趫捷猿猱眼滑雙瑠璃慵身飽口腹奴
隸非等夷翁姆黷不明豢養得因依自從入家裏雄狐何
綏綏不得相引避驚心見凌欺薄言愬夫婿兩耳聾以綈
便可白翁姆翁姆抑何癡巧舌銜奸黠眞偽頗不疑念昔
耶孃家憐惜藏閨闈晨夕匿形影此景不可追重岡今冥
冥勿復克鑒之王睢亦有匹相鼠亦有皮洵伊獨匪民竟
莫愧其非嗟哉狺狺犬妾自牢藩籬其月月在午其日暑
雨霏阿翁買靛去半月闔門羈夫婿輕薄兒市醉青花瓷
獨與阿母居老病筋力衰小叔六七歲揩下摘終葵新婦
乳阿女高樓方啼飢魑魅口語心仙人氷雪肌遘此大有

緣何用求良媒蹜蹜踐中堂梯空搴其幃青紅匝兩腕掩
口相擁持新婦四五歲進退閑禮儀八歲披短髮十歲畫
長眉十五翻繡帖不向門隙窺二十上簪髻于歸奉梓匜
豈有比翼禽乃逐烏鳶飛豈有連理樹肯接惡木枝號咷
被逼迫誓不相從伊魑魅驚變異拔劍肆猖披鋒尖兩刄
薄公然橫其尸小叔六七歲驚起疾不遲白手無寸鐵總
角身孩提怒逞螳螂臂當車豈得支可憐神不佑糢糊頸
血被一室冤鬼哭天地為昏迷白日慘不光浮雲黑隃麋
飛鳥空際落百獸鳴酸嘶阿翁坐怨悵半月闔門羈阿姆
抱牀褥覆面紛涕洟人行報夫婿夫婿得聞之来家相看

取注視捋雙髭行道互傳說里正前致詞列狀置堂廡堂
上詫有司有司視含殮遺息哌哌兒牒成上大吏謂可愧
鬚眉婦誰不有夫夫誰不有妃鑒茲伉儷切端可砥俗靡
交章叩閶闔姓氏充郊圻朝中十百人皆言新婦奇咄嗟
彼魑魅臠割安足治東海有冤禽唬血何淋漓自名為精
衛或恐婦所為里中競感激雨淚紛漣而塋型光閭閈用
樹閨中師南山采珉石琢作穹窿碑北山采松柏架作香
火祠丈夫出巾幗彪炳餘音徽魂魄不淪沒雲風飄靈旗
緊予重名教弔古或歔欷矧茲同邑里忍令光采虧見夢
何怊悵側耳聞晨雞聆此意不釋庸結念文詞（予欲廉其實名之未成一夕陸）

弟夢婦人流血被面者是耶非耶殆其靈不泯耶遺跡有時盡文詞永永垂來者倘興起

罷勉吐此詩穆堂先生云聲息入古繆湘芷先生云亦理俱模

漫興十四首

著書號雋永結客友安其滕下封侯相心憐面最危

還客長沙傳淒涼前席餘行吟江上意五日弔三閭

明白申韓術當時受尚書千年怨爰盎削土計何如

枚叔高詞賦免官客大梁小妻兒最警只是類俳倡

射虎南山下居官右北平將軍快小忿何處布名聲

轉戰居延北南行蹊汗山丈夫寧再辱不用視刀鐶

雪窖節旄落羝羊解乳不株連無博陸雁失爵通侯

董子羣儒冠居然王佐材天人好三策辛苦下帷來

樵采攻經術紛來駟馬迎軒然會稽守五十足功名

曼倩滑稽雄詼諧最不窮長身餘九尺愁絕主人翁

莫種南山豆闔門千萬餘平通亦英俊能讀外翁書

祖帳都門外賢哉二大夫多財貽患害了不問賢愚

望氣長安獄天明尚閉門誰能脫病已絕口道前恩

謹厚饒田宅奢淫理管絃後堂有婦女慎弗內彭宣

讀史偶成

灌園鋤菜成韜晦噓拂炎灰繼大風畢竟解人曹孟德酒酣曾與較英雄

二表略盡景升死百萬艨艟江漢中付與東風狂一夜生兒須是紫髯公

當塗神武爭時勢指顧羣雄掌握同直到西陵遺恨在二喬生小落江東

擬四時詞

春雲黯黯瑤階溼宜男草綠鳶箏急蒲抽小劍刺羅幃佳人背面鞦韆立單衫白紵翦東風翠幕如煙江霧空薔薇花蓝櫻桃結百舌唬殘片片紅

南園夜長籠龍尾濃綠闌干收不起柳絲一把曳輕風碧紗廚薄清於水齊紈扇子記相思閒捻蕭郎玉笛吹蘭房

日永鸜哥靜半綫系紅枕翠眉

露華已白蓮心苦雕梁紫燕辭巢語銀浦雲寒斷不流桂花微落蟾蜍舞丁冬檐鐵攪秋幃屋隙涼螢遶簟飛鹿盧井上青絲冷夜月梧桐換裌衣

錦屏翠幃小垂手鳳褥寒深三尺厚簾外嚴霜駕日鞭缸花夜笑金樽酒火井溫泉凍不波黃貂皮合鴉嘴韡落梅風愛春纖弄戲擁爐婆奈澀何

望夫歌

春風動白蘋鬢影眉梢綠空江一片帆誰聽囉嗊曲

南湖柳枝詞四首

長水塘長柳萬條烟煙雨雨望春橋誰憐捉搦嬌無力眠
起東風鬬舞腰

范蠡湖邊烏夜啼千株直接女兒溪蘋香微動扁舟去彷
彿箇儂眞姓西

三塔寺前金宛宛五龍橋外碧絲絲日高風定春波濶青
眼知他合向誰

濯濯手姿帆影青雲翹煙鬟煮茶亭滿湖晴雪飛如絮只
有鴛鴦夢不醒南湖一名鴛鴦湖

偶題

樽酒相逢俠少年出門長歗劇飄然孟公坐作太原守不
過輸他博進錢

湖上對酒贈朱上舍兄弟

我思仙人信難求何如買醉湖上樓下瞰湖波抱山去鳩
鵲鸂鶒相沈浮總宜艇子不到岸一笑更欲凌滄洲朱家
弟兄豪儁士睥睨一世輕王侯胷中卷軸有底用高談往
往叢愆尤旣不能鐵衣臥月出沙漠長槍大劍揕敵喉又
不能睚眦爾汝明恩怨狹邪薄倖驅騂騮四十四載過一
瞬九十九峰落雨眸昔人安在空陳迹今者不樂成幽憂
君不見孤山梅樹荒蔓草葛嶺藥竈堆土坵只有西泠橋
下水年年月月湢中流

謁岳忠武墓

綽撥斜門日支撐半壁時書生誰叩馬丞相自班師臣力
何曾竭君恩不可知秖今祠墓地遺恨向南枝初白先生云有隱有秀

湖上竹枝詞三首

外湖裏湖光映天段家橋畔柳如烟阿儂雨雨風風慣生
小湖中十錦船

南高北高兩道峰似儂新點黛螺濃儂乘油壁郎乘馬一
徑陰陰九里松

放鶴亭空鶴不迴浙江潮上浪如雷郎休秦望山難望儂
是飛來峰便來

吳行口號二首

明鏡誰懸五十三銷魂一曲望江南雙鬟笑上柁樓去寶
帯橋頭天蔚藍

繫纜沙灘對畫樓畫簾斜挂曲瓊鉤層層燈火耽耽雨不
過閶門總不休

蘇臺詞

半夜梧宮颯已秋紛然麋鹿入長洲姑蘇臺上團團月照
見湖中范蠡舟

同作　海鹽朱　權仲[illegible]

錦帆春水載吳船豔絕耶溪女可憐值得夫差眞一死

閨閤將指落誰邊

無題同張三上舍兄作四首

莫兩瀟瀟增薄寒斑痕容易洒明玕山中藥采東西路江上舟行十八灘倚病常時緣貝錦坐愁多半凭朱闌新秋池館青梧落一倍生涼怯素紈

前身同住髻持天小謫人寰夢不圓匣舞紫鸞啼日日笺銜青鳥譜年年榴裹幾看朱成碧薇帳端憂玉化烟莫信忍情矜補過此生終憶戟門邊

妮花弄影自迴翔調笑從他白石郎但擬雙棲梁乙鳥未輸百結樹丁香楊枝便放腰還削桃葉如羞扇可障怎奈

月寒風乍緊教人俯仰一霓裳

吹笙底用住銀河且把長歌續短歌燕去鴻来終不了山青雲白奈如何莫烟欲動聞蘭訊秋夢閒猜放雉囮凄斷膽銅親照過更無言語注橫波

和會眞詩同朱仲謀許元文賦

素藕種房櫳蓮心苦未空有人殊靦靦背影最朦朧曲按紅牙拍絃調綠綺桐蛾眉彎夜月蟬鬢薄秋風相望[illegible]渚交歡明下童粉廊行料峭煙徑溟濛怕拂香[illegible]煎藥店龍鑱言防市虎祕咒起川虹躡幻遊蓬島梯[illegible]桂宮寸時經里圠此刻近牆東石是三生舊犀原一[illegible]

餅金窺浴賺紈扇理羞蒙精授玄駒國魂飄赤燕叢花袒羅薦軟鏡檻采帷籠別恨綃猶溼溫鄉雪欲融問年憐尚小執手愛微豐感極何知怨恩深不有躬櫝袮含貝度荳蔻舐簫鬖低黛鴛生被斜臚袴換窮丁冬宵箭短腷剝候雞終叩叩抒明烟惓惓序素衷長愁天亦老噩夢地皆同篆息閒金鴨釭昏暈玉蟲遠山雲黦黦瑣院日瞳瞳喚起春如海將離誓指嵩繫環衣上淚斷袖枕邊紅荏苒經芳草音容竟渚蓬橋填違喜鵲書附失来鴻入憶神難遇相憐腸欲沖鴛鴦牒可譜添注箇儂中

偶題三首

銅爐香燼篆煙遲窮巷無人犬護籬三丈日高春睡足黄鸝飛上海棠枝

紅心細草上牆生牆脚苔衣一逕平春水鴨頭新漲綠未經縠雨過清明

短櫂劃波天蕩漾長雲吹墨雨霏微東風不與花張主陌上紅飛緩緩歸

戲和朱丕光五六七言

何許生幽怨啼痕閣不流迴身抱花影芳草替人愁

如来碧雲金粟臨去紅裙石榴雨頭風頩無賴鶯啼燕語勾留

紅牙小按木蘭舟分付東風㶊熳遊春夢未迴沈火冷水
楊柳外月西流

再和絶句

濃緑周遮遠眺難小樓明滅出朱闌闌干四角紅簾下一
樹青青杏子酸

東齋燕集和費上舍兄韻

脩綆事汲古歲月去堂堂浮雲連四野寒日短不長是時
秫新釀東齋介華觴黄雞烏背鯽大足怡中腸酒力頗不
勝要自夸其强宵分越席走主人牽我裳辭以出更衣瓦
白寒有霜瞥焉趨別館意得殊揚揚雲淨遲月吐櫂歌送

横塘舉頭青天底吾輩狂非狂此夕良燕會稍使眉開張
何曾同阮籍徑卧酒罏旁

長歌寄朱上舍立菴仲謀秀才丕光許二秀才元
文

中庭芳樹十尺高間關好鳥求其曹男兒隨地重意氣誰
丱塊處長寂寥孟齋朱君好風骨其仲駁駁殊手標許子
質率出肝膈酒亭拓落神猶超四君嗜奇我石交側身望
古心鬱陶去歲孟冬月魄死山中有約浮輕舠霜威動地
淒且厲登高極目百卉焦似能未能退舍日欲下不下盤
空鵰留柄丈人具雞黍亂峰欹處行松醪酒徒長歗落巖
谷大海迴風生莫潮脩然塵累頓相遠別開靈境離煩囂
連床申旦諵諵語流紅蠟燭燒三條平原十日興最豪撥
櫂仍返南塘橋雪花褵褷撲緯旅會合石鼎何嘈嘈龍頭
豕腹逞百怪失勢一瀉如奔濤塗鴉點竄使遒緊未安一
字紛嘩呶人生良友苦未易合如洪波劃以刀今年三月
花滿郊苦雨點滴檐泓頽入山兩屐束高閣魂夢時雜諧
與嘲白晝大坐等繫匏奇癢不得麻姑抓直攄此詩寄薦
瑟開窓緑影來筤篣

登秦駐山訪龍井小飲茅庵同朱上舍兄弟許二
秀才賦

南龍蛇蜒起天目歷九十九神暗鑿石塘四千八百丈潮
生汐落凝青瘴憶昔秦皇逞雄跨珊瑚鞭石石谽谺垂龍
帖耳走相匿蘊伏井底留空潭爾後炎曆四百載康居僧
此誅茅庵自吳赤烏屆今日佛火千刼紅燈龕我生髮燦
守環堵酬應嬾過三眠蠶庶幾登覽躡雲窔秋山還恨無
時探青楓著霜染淺絳蒼松過雨揉深藍軒眉山翁折寸
簡連袂好友偕二三古井一俯冰氣上潛虯容測所孕涵
寒波不起清炯炯幽花欲隨陰毿毿腥涎發沫動百怪白
晝颯沓風雨酣頗疑獱獺肆凌侮之而想像須髿鬖小憩
未厭精舍冷軟飽稍進溪毛丱山村釀作爪皮色一奚好

事葫蘆擔緣溪犢莫放巢父當筵曲尚憐何戡須臾鴉陣
噪古樹夕陽澹澹遲峰含戲語諸君且休矣澗壑騰笑夫
何慙待我齒脫髮半秃直来築屋餐烟嵐

晚秋過卷阿適朱上舍兄弟遊南山歸立庵出示
用東坡與子由同遊寒溪西山詩韻詩仲謀丕光
亦各有和章予因繼作

菊英亂放香滿畦暖飛黃蝶紛東西笑君兄弟苦登眺日
日遊山醉似泥雨屐齒脫客怕著一壺口缺童羞攜三郎
廟前煙水濶蘆花撲撲飛鳧鷺滿城風雨感晨夕我船不
覺沿秦溪溪迴　零已盡眼明半頃青玻瓈遠山架屋

出樹杪危若嘯鸛巢煙棲躋攀巖磴最幽折木葉堆路無
行蹊聞道朝雲起新塚落花數點含餘悽道旁丘石鬼斧
劈十圍老樹根相擠頗憶去秋濡石壁白酒新壓尊新虀
重來風物竟已改舉頭涼月仍如圭

邨居雜詩二首

邨北邨南連夜雨開門新水没魚磯櫻桃欲謝日初上楊
柳作緜鶯亂飛事有盟心寒不得愁經切骨憯忘歸蕭然
氷鏡鬪相照如許頭顱耐白衣
嬾性何妨慱高卧閒身何事付忘言来牛去馬量成谷短
褐長鑱灌此園眇眇游絲飛白晝濛濛香雨濕黃昏寄聲

辛負提壺鳥鎮日催沽不出邨

海上雜咏十五首

馬嘷城

水澹孳山峙登高百感生昔人久蕪没何處馬嘷城

伯牙臺

天風吹藤蘿夜月荒臺白九十九高山今古送潮汐

尚胥橋

莎隄卧長虹寒潮蛟所宅不見吹簫人溪光瀉天碧

秦皇美人墓

胡蝶怨沙邱空山草木秋何如徐市女采藥有孤洲

呂冢

義婦堰南冢傳譌指阿蒙鷓鴣三二月啼血灑東風

康僧像

胡僧記赤烏西来見大意遺像金粟山漫空落舍利

比肩里

舊里傳比肩深情在伉儷寧夸大小喬一一佳夫壻

烏夜邨

城南驃騎墓穴作狐兔窟孤邨烏夜啼積牆見殘月

戴威宅重光井

晉井留遺蹟樓臺鎖夕曛六時聞粥鼓誰憶故將軍

顧遁翁横山故宅

雲峰壓迴川山鳥連天去當時文酒地歷歷蟠老樹

徐彎宅

放櫂天仙湖中有徐彎宅罡風海外来我亦方壺客

曾公祠

曾公有遺愛千載識魚頭廟貌東城曲泠泠碧玉流

楊宣慰妝樓

宣慰開妝閣名花貯幾何春山螺子緑終自學雙蛾

趙公範舊時月色軒

王孫抱幽怨舊國思淒凉愁絶清軒景依依明月光

王陽明先生杏花樓

新建樹豊功講學邃名理寺樓山杏紅心度姚江水

題鄭上舍詩後

竹裏開罇共盃勺花間說餅獨髭須曩人雨日風流少又見新詩鄭鷓鴣

中秋前三日朱大立菴招同許二元文朱三仲謀二十二丕光登烟雨樓用十一尤韻得六首

載月来登湖上樓飄然便可馭風游帆如不動暮天没岍竟欲隨秋水流何寺一聲孤磬遠長空萬點亂鴉愁酒盃頻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秀州酒以春波橋釀為佳）

三三五五采菱謳漸度前灣水閣頭人在野雲横釣艇草經宿雨近簾鉤未妨微笑酬龍藏實有閒情對鶴洲此際茫茫何所見一時叢桂小山幽

光景宜人亦勝遊誰家臺榭起汀鷗哀休宅裏鳴風鐸范蠡祠邊有鐵舟不分荻蘆工瑟瑟最憐城市迴悠悠江湖鍾鼎休分別只合萍蓬任去留

漫點文成鸂鶒洲西風殘照向人秋小橋影瘦迴紅袖疎柳凉輕繫紫騮豔豔螺能呈五色堂堂魚欲種千頭人生不踏青冥上畢竟芒鞋何處投

縠紋微劃鏡光浮蕩漾尊前不繫舟帷幕幾多棲燕雀衣

裳安用羨蜉蝣湖天海月公無渡波立雲垂我欲愁閒凭闌干思往事鴛鴦飛去釣磯頭

蟹舍魚莊可自由靜中日月定何求看多緑樹當三面惜少青山放兩眸閒倚新聲宜子夜偶横長笛弄伊州樓居倘有仙人遇爲問蓬瀛清淺不

偶閱宋四家詩各題一絶

居士風流真絶代海南萬里對朝暾秋鴻春夢俱難遣不獨梅花合斷魂（東坡）

涪翁詩骨何清挺古木槎牙石氣青欲向西江吸明月莫天孤鶴下遼汀（山谷）

青嶂白雲多異境杳花春雨足閒愁中原圠定誰能卜老
枕江湖虎髑髏 放翁
銜命虜庭聲激越養疴舊隱致清新石湖秀句原風味畢
竟微嫌類婦人 石湖

過水月菴贈僧二首

天碧湖雲澹不勝倚門古樹挂秋藤分明横幅倪迂畫消
受從教屬老僧
別院疎鐘過水西輕煙欲上亂雲低蒲團日午參禪了一
一邨雞膠角啼

書朱六丈留耕處壁

結廬東海濱釣竿插屋壁平生有微尚頗不愛岑寂攬衣
日落山中来長歌白石松風哀顧盼魚龍海波裏日月盪
漾榑桑開豐山丈人豈高隱長日含毫蘸胡粉搨出溪山
得意圖自酌紅螺進春醞山南穲稏連翠微稻黄九月紫
蟹肥腰鎌偶聽乳鴨叫植杖留看天鵞飛柳陰小圃塲新
築清溪直瀉空亭緑短篷往往檝頭艤繫纜溪根叱黄犢
秋風天濶吹浮雲野寺鐘聲到處聞過橋紅樹殘花合隱
几青天別夢分丈人勉作溪山主我生廿與噲等伍杯水
難容横海鱗未把一犁鋤暮雨

游悟空寺

一隄横亘五里餘秋水澄碧夾雨湖湖根芙蓉花葉靡派
派菼炎半已枯晴空鴈高風不惡天外潮頭怒欲落午雞
引吭聲咿喔野寺遭人澹與薄當門一笑我為誰慷慨自
誇猛虎詞立枝山雀知何故見客入来輒飛去

有鬻顧樵山水畫卷者為題其首

閒雲忽来烘石斷猜入青天尚天半一泓山溜挂當空搖
盪覺是吹天風斜林微露寺角紅知有殿閣高玲瓏吳淞
顧樵今安在畫卷風簾有餘態白金幾餅乞一幅人海得
名三十載三𧮫朿絹想手裁大坐雙扉扃不開經營慘澹
晴常定揮霍淋漓神欲来我當永夏凉習習暴雨侵堦莎

草涇未嫌蟲蝕長牙籤茅屋何人新補葺天長路僻回江
干荻花蕭瑟衣裾寒暮猿啼處隱洲渚幾點漁舟逗遠灘
樵也此筆真檀塲我聞游踪久朔方登臨傑壯魚鳥少終
朝車馬塵埃黄胡然坵壑偏疎秀吞吐胸中有結構此非
人力天所授卷還付君且善藏切莫逢人便輕售

日本刀歌

倭奴髮卷眼深碧巨舩萬斛滄海東横嶔青天小黑豆與
波高下乗長風風狂帆疾長年怖隱現雲際天妃宮遭閣
淺沙難泊岸相持痛哭餱糧空腰中寶刀長三尺更有好
礪相磨礲一團冷氣逼毛孔秋水淬鍔新芙蓉攜来易米

向村市咄咄怪事驚兒童杖頭百錢偶換得中夜往往鬪吟龍佩之入山虎豹避山魈走匿不敢逢此時傳觀滿座看銅鏤𩬊漆皆鬼工當筵樺燭照酒殘拔刃出鞘光齊紅芒寒色凛人自遠咨嗟挂壁還動容急呼收藏意稍定天漫漸聽號征鴻或云

聖世尚文事雖有利器應無庸區區日本渺海外頑鐵安足嬰其衷急宜棄擲比瓦礫無使妖燄干長虹我為躊躇酌大斗出羣誰是千夫雄維昔人傳班定遠封侯萬里因邊功

雜用古詩十九首韻卽事起興緣情有作不在摹古

嘆息重嘆息下階見將離登高望遠海窮冥無津涯聚首當今日明日安可知我有千絲網願挂珊瑚枝浮萍吹空遠飛鳥度波緩積羽勢沈舟偏重難復返闗山月已盈蒼蒼暮煙晚四顧野踟躕飢來不能飯

東風起空谷散入春楊柳黃鳥間關鳴蛺蝶飄戸牖世事煙際帆東西在兩手誰能縛壯心媕婀同妾婦盛年虛閨房不守貞可守

山南亦有柏水北亦有石山水足清娛逍遙卽嘉客及時不[illegible]樂造物豈我薄適意計誠良二頃田在洛我菽[illegible]期九十行帶索塵埃視冠冕肯羨金張宅不然起高樓崔嵬卧百尺閉門亮已甚欲見待其迫

入世岐好醜中途雜然陳側足但不愼難復怨鬼神人心不如面何以寫厥眞天壤有龍蠖未可辨屈伸春至榮朽草風来散囂塵豈有桃源客不使人問津桑麻覺可愛蘿臼非受辛

尋長寸則短物理本不齊布衣棄田里乃登天子階丈夫矜意氣不為窮約悲堂上語老親閨中語瘦妻一室有至樂無然重徘徊人生計来日寧免中心哀撫髀吟白雪此曲和者稀野鶴雖俯啄佇盼凌雲飛

清晨出飯牛柵中有細草此草何足論蕪蔓在大道翹首雲容容披襟風浩浩歲月苦無情江海催淪老

昔有艱膏火餘光鑿東壁頗亦憂賤貧乃至傷閱歷愼言庶寡尤五十以學易素業抱殘編舍此定安適雲天溢飛鴻所恃在勁翮高舉有奇勢豈復蹈陳跡南轅之幽燕未可咎無軛蹶趨背時利追悔有何益

南山有隱逸廿老終巖阿車馬了不顧結屋垂藤蘿顯晦豈無時行藏自有宜少小堅志趣寧得計平陂渭濵八十叟發迹良非遲含蘊珠與玉山澤相光輝不然凡草木望秋以先萎負荷天地間鼎鼎終奚為

明月照入座中庭清露滋衆星耿欲没矯首長相思出門無近遠良須定所之投足分舛跖蹉跎恐後時

慢藏非良賈倚市非貞女天孫雲錦裳豈是凡機杼銀河一勺水能作九天雨雨工不可鞭空憐奈何許注目倚雲根古匣琴絲語

寘絶海上山登陟似有道傳聞頗靈秀樹植皆瑶草馭風侍紫皇煉客豈能老會當致此身未論候遲早琅函金石録長日相稽考嘆息勿復言我其慎守寶

煙火百萬家鴛瓦相聯屬夭桃亦已紅長松不改緑游戲百年間奄化抑何速慨無紫團參思慮奈迫促戚戚徒傷悲生匆記一東當時勢灼手黄金白者玉中腸日九迴苦似河源曲隙駒走蓬穴鞭後羲和促僂指古今人幾人留芳躅蹇吃如揚雲著書乃仰屋

憑弔昔賢達簡冊志墟墓墓前何所有縱横行人路惟有古松月回光照薄暮白骨捜狐兎千年永不竊棲托有精靈明明草頭露校尉解摸金銅棺豈云固控鶴思上昇恨乏王喬度自来求仙人受魅不知悞我亦愛我廬黽勉保厥素

勢位俗所重田賓踈者親一朝棄賓客石馬卧坵墳翁仲贓厥守斤斧来負薪牛羊上荒隴道上指行人輕壓棲弱草涕唾良有因

得固未足喜失尤未足憂頗學莊生趣常爲汗漫遊富貴須何時斯文寧在兹愚公欲移山不待智者嗤惟恐不好名此意聊前期

天風吹蓬藋飄零良復悲量力守逆賤自攬懸鶉衣中心同百結表裏誠無違豈無景物佳眄睞少光輝乗舟苦無楫登車苦無綏三年雕楮葉迷茫失所歸安能比新婦閉置三層闌油雲四垂蓋漠漠周天飛獨上浮圖巔騁懷縱遐睎歌聲出金石何處開柴扉

窮巷寡陽和凄風稍凛慄濟時策可獻援手無九列生畏見貴人衣糧分所缺樵牧多友朋一一枉瑶札枉札亦何庸聊用志濶别感此意良厚中心永不滅縱未救溝壑子子君能察

踵門問訊誰被服羅與綺從者相後先諾諾復爾爾戒門善爲謝醉人方擁被將子幸無怒醒當行自解荆請豈不羞微意應若此

陰陰珍木葉垂蔭来書幃我聞檐鵲叫獨立稍遲徊沮溺差可耦辰出而酉歸未願入城郭寧問呵道誰安得作爾語荷芰非我衣

梅花詩六首

低迴何處寄相思古樹翛然獨秀時看劍忽来橫几影倚樓恰放拂簷枝清芬似沁人先醉微霰初零鳥不知為語江南驢背客欲尋春色記疎籬

寒威小減地爐溫正試春風第一番每自凝神當遠驛為誰孤立向荒邨晴雲曳宕春無限午夜分明月有痕索解此中渾未易良時聊與酹芳罇

處士林亭一逕封枝頭翠羽話惺忪離騷偶逸仍奇骨和鼎相期可赧容瘦入夕陽翹水鶴夢回野寺隔烟鐘春来大欲探幽勝未怯青天策短筇

牆陰渾已濕莓苔隨意開雲任去来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終開霜風犯曉淒淒冷海氣凌寒淰淰回未必空山乏佳趣莫將芳訊托蜂媒

竹逕縈紆發凍條幾間茅屋雪初消未能拔俗還隨俗漫擬明朝比昨朝橫倚吟鞭歸信馬微欹醉帽指危橋公門爛熳紛桃李誰向尊前伴泬寥

曲闌西畔亞枝橫拂檻長梢一倍明豈有雪霜邀顧盼直於鐵石托生平疎林風定茶爐沸小市雲寒酒旆清閒對氷池增歎息烏烏暮角兩三聲

墨麟詩卷第二

海鹽馬維翰

侜浦偶存藁

古今體

雜詩七首

被褐坐清風側身緬修途曰惟魯東叟垂作萬古模六經重刪述大地行江湖褰余好奇服束髮為門徒二十業不就對鐵微有須齎士日抱瑟齊王乃好竽耕穫久所廢生理亦已愚安從摶升斗反哺如烏烏午夜寢不寐發笑陳陰符陰符事詭祕何用相揣摩淡晨爨煙絕嗁飢務妻孥

含笑語妻孥此事徒區區

號物數有萬盈虛遞推遷扃鑰同氣機終古謂之然斯人尤鼎鼎滅沒流雲煙自非采芝术安得長歲年亦有卓犖者俯仰希聖賢南箕北有斗身往名猶傳名傳究何益差不愧生前平居獨往志遐哉付簡編所以揚執戟寂莫草太玄

威鳳不受笯天駟不就羈丈夫矜高節何用相提攜求魚或緣木種豆而落萁畜願未必遂庸亦償所期古昔賢達人品地金石乖其上立功德其次傳文詞昌黎大手筆能起八代衰萬丈吐光燄李杜亦我師

讀書先守身但枉不復直何用憂賤貧努力崇明德神明既歎腴亦復好顏色人生千載下誰能近聖域抗懷追曠曩聊以資器識昔賢浩然氣所養非頃刻寧有鴻冥冥乃不豐羽翼寧有尺水波魚龍變莫測少壯不淬治老大安得力陽烏倏以逝惆悵三歎息

委巷絶人事開卷橫古今撫卷三歎息歎息成連琴不聞高山操但聞流水音淒淒白露降切切京蟬吟微雲媚幽獨長松澹清陰空宴不可梯瓠落成滯淫驚飈海上來蕭颯吹衣襟海水有真意荒臺尚可尋圃中足餘蔬壺中足孤斟感之淚沉瀾展側傷寸心

旭日照高林陰陰見桑柘言念素心人獨坐成悲吒西子絶代人浣水不得嫁和璧價連城空山血如瀉謦咳吐珠璣豪芒幹造化不直一笑嗾間或遭訶罵長者苦相勗此事如啖蔗無味漸得廿多錢終善賈西風吹秋田千頃連耙稏世業倘在茲便可事耕稼

悠悠復悠悠海水萬里流人生藐一粟元氣合九州我有千金劍豈以酬恩讐我有徑寸珠豈以照簾鉤富貴若朝露今古同荒坵燒丹騎黃鶴此念亦妄求得諼樹之背聊用忘百憂

范蠡湖對酒歌同朱二十二

四坐且弗諠賤子歌對酒人生少壯能幾何轉眼青銅換白首鴛鴦湖上草離離湖邊少伯空遺祠神螺五色尚明滅無復一舸浮西施西施本是諸曁女石上青苔浣紗處沿吳尤物苦夭斜紅燭娑盤醉起舞只今荒徑誰采香弓弓點屧無響廊青天一片長洲月生落吳王七里塘當時君子六千入粉頸可憐刃不及五湖載去煙水長鴟囊自向鴟夷泣

漫題二首

方塘青鑑髮裼枒遶其前六月坐長晝此池劇可蓮

小鳥啄簷氷門外涷車轍日出陰風生此晴何處雪

荻蘆瑟瑟天蒼蒼綠萍搖動楊柳黃扁舟放纜撥波去落日西風秔稻香

題石門山人畫二首

青山壁立三千尺紅樹排空一百株何物更施靈掌擘天風直下玉浮圖

城歸宿南郭

火雲燒太虛萬類入炙焙負郭稍幽異西日射林背輕飈襲荷池游魚噓餘沫牛羊亦下來行行亮不逮客窗莫景佳雲族百千態白雨起空中似欲破堅塊中道立斯須四顧失進退言尋野老家卧犬向我吠丈人白髭須揖手申

晤對偶此成主賓雜黍禮不廢腐屋隙椽明呼兒灌園菜
余亦驚夢斷煙高日曖曖披衣謝文人愀然發長嘅

同蕭翼爲晚步草庵

六月十日夕夕昇蕭先生不形亦不復知園遊課程招搖
白羽扇連步踏月行兩徒從而後導以盛石兄出門上橋
立天碧夜雲輕微風度水際星稀影澹橫南郊古佛刹行
童具茶鐺肺腑渴欲燃一瀹氷雪清徘徊參半偈戀此素
魄明揭有華髮叟問之無姓名妄言今晦朔司命朝玉京
懇禁蝦蟆蝕用照下方氓上帝頷其請未望月已盈里巷
互相語厥兆爲豐亨羣聞斯語洎低眉笑老僧而我重歎
息斯民望歲誠此語實無稽妄聽姑怡情但戒良勿惰努
力事耘耕斗米百錢值庶無憂粢盛老人倚松睡雙目了
不瞪石闌花露溼鉛水瀉銀甖

秋杪郊居不出每觸景有會即賦小詩得十首

白露瀉銀甖晨星紛可摘蛩弔芭蕉敗鶴怨仙人謫抱琵
枕秋風長歌遠天碧
孤月下前郊霜高滿庭樹遥唱出蘆花野漁網宿霧溪橋
一笛橫寒流背人去
古劍吼悲風雕蟲悔昔誤四壁守長貧入世苦齟齬緩步
石屏西花覆彈棊處
幽棲愛吾廬高卧夢草草怡情對遠山澹營壓意少藥圃
弄微風歸雲度飛鳥
寂莫歸蓼汀數日謝盃酒今晨新酎熟長歗一矯首餘閒
寄野娛風月落吾手
蕭條寒雲流樹杪倒潭影巢鶻破煙飛送目忘境靜霜葉
弄青紅息心得雋永
蒼然煙水寒鶩鴨引船入夾岸枯葦疎芙容雕素質對菊
話泉明吟成自抱膝
誰憐垂翅客歎息日月逝隔塢夕陽沈倚石自凝睇溪聲
欺古松偶此成小憩
小鳥立曾波驚飛憖孟浪適從野寺遊苔蘚踏惆悵孤僧
乞食還暝色鐘聲上
片雲將雨來松風滿溪閣故人寄雙魚責我遊山約呼童
具扁舟行矣踐宿諾

羅塘鬼異

漆燈睒睒陰飇急草菌松蓋土花澀白狐灑血隨長嗥山
魈一足騰煙立青霓道士呼天神劍吷聲中嬌罵嗔烏雲
覆面狂氛惡芙蓉失豔燕支昏冥漠君家住何處杯盤唓
呷幽脩語錦幃闔穩祟連蜷眉鬬蕭郎淚如雨雨黑星芒
啼老梟風裳水珮夜迢迢碧紗弄影神歸宅螺臟銅人換

幾條女巫燒楮灰飛雪雄雞唱曉榑桑白驅此迷魂入女蘿任敎還山弄明月

吳興烈婦詩 烈婦戴秀才女弟也

君不見吳興短蜮含沙起張郎恨骨填蒿里陰風吹火魈雲愁孤魂遥哭龍溪水龍溪之水深復深鬼霧漫漫青楓林嗚呼戴女閨中秀倒瀉黄河血滿襟玉顔搶石石為泐斵碎朱唇矢報賊獨脚山魈騰閃工白刃摩空殺不得素羅三尺殉蘭房沈冤五月飛嚴霜衣帶懸珠三十雙雙雙凝采珊瑚光鴛鴦塚連理樹老烏夜啼天不曙翩然曳煙下茗雲慈姑葉長淚如雨

附集杜詩 并序

丁酉既落時讀杜氏詩取材焉自秋九月迄明春二月合贈答登眺之作若干首為一卷客曰子之樂乎此也何不是陶是寫以成一家言而剽販古人以自貽㨗摿之誚乎僕漫應之曰子不見學書者乎非仿無以為也橫者直者勾者磔者波且折者求其似而益不似也浸假而仿之肖其形體矣刻木為鵠翼而不飛且啄也或稍生動有致矣長短肥瘦纖濃拘縱各隨其運不能以强同固不免庸耳俗目者之是古而非今也夫亦誠有間矣若懷仁聖教序得右軍數千言顛倒位置勒之金石誰曰不然客仰而微笑既而曰蘭亭序章法渾成自始迄末卽點畫牽掣所不到而揮霍一氣行間紙上皆有脉絡流盪蓋神行乎其間也聖教序如是乎哉予無以應烏乎噫嘻其深於詩者耶其深於杜者耶此若干首者旣慙其言矣毁諸已乎客旣去姑自引其首簡

秋興四首

盡捻書籍賣日夜倒芳樽采藥吾將老題詩好細論天清風捲幔樓靜月侵門暫往比鄰去終防市井喧

養拙蓬為戶知余嬾是真艱難賤生理寂寞向時人樓角

臨風迥藤枝刺眼新豪華看古往儒術豈謀身

今日看天意薰然耳目開山寒青兕叫野靜白鷗來花遠重重樹愁微處處杯平生跳勝事拔寫忽登臺

名豈文章著生逢酒賦欺形骸原土木號怒怪熊羆倚杖看孤石傾陽逐露葵自今幽興熟樂任主人為

晚秋過舞鶴池贈元文

花葉隨天意讀書秋樹根茅齋依橘柚旭日散雞豚石角鈎衣破城陰帶水昏看君多道氣計大豈輕論

約遊湖心亭遲元文不至

落日放船好山林跡未賒心微傍魚鳥亭古帶蒹葭寒水

光難定浮雲薄漸遮湖南清絶地有待至昏鴉元文時寓湖南淨寺

過樊圃有感松亭先生

易識浮生理秪應吾道窮野流行地日雲逐度溪風乞米煩佳客應門試小童兼將老藤杖時放倚梧桐

入楓山讀書示丕光仲謀二首

一坵藏曲折不與衆峰羣舍下筍抽壁堦前樹拂雲文章開突與秋興坐氛氳落日平臺上書籤映隙曛

新詩句句好重與細論文閉戶人高卧摩齊鶴數羣深山催短景荒戍密寒雲直作移巾几兒童未遣聞

悟空寺

蘭若山高處高隨海上查野畦連蛺蝶古屋畫龍蛇帖石防頽岸傾壺就淺沙杳冥藤上下細麥落輕花

宿興善寺贈溥公

更宿招提境心清聞妙香野雲低度水老樹飽經霜寂寂春將晚團團日隱牆近公如白雪陰益食單涼

晚泊石門同立蕃元文丕光仲謀過黄葉邨莊

石門霜露白橫笛未休吹近有風流作悲歌識者誰邨疎黄葉墜江晚白鷗飢意答兒童問長吟野望時

同丕光登煙雨樓二首樓在鴛鴦湖中俗呼為南湖

之子時相見南湖日扣舷魚龍迴夜水鷗鷺在秋天竹送

青溪月城凝碧樹煙未因乘興去把酒意茫然

少壯樂難得秋天昨夜涼客愁連蟋蟀沙暖睡鴛鴦野寺斜陽裏柴門古道旁騷人嗟不見颯颯鬢毛蒼竹垞宜山俱家湖上

眞如寺在鴛鴦湖之西

齋霧搴高牖眞如會法堂荒庭垂橘柚江檻俯鴛鴦飢藉家家米風吹細細香客愁全為減隨意宿僧房

約遊東塔寺無與同者悄焉獨往

平生獨往願任受衆人咍老樹空庭得春帆細雨來登臨多物色羽翼共徘徊樂助長歌逸飄零酒一盃

登佛閣二首

春日無人境登樓望欲迷泥融飛燕子沙僻舞鵾雞野寺江天豁田家樹木低白牛車遠近著處覔丹梯

未負幽棲志迴看不住心夕陽薰細草輕鳥度層陰邨鼓時時急春流岸岸深窮愁應有作感動一沈吟

自郡晚歸舟行甚駛

浮舟出郡郭控帶莽悠悠野寺陰喬木飢烏集戍樓轉添愁伴客卽恐岸隨流明月生常好天寒耐九秋

邨居二首

有客雖安命柴荊學士宜涼風新過雁小水細通池不必陪元圃無勞比素絲呼兒具紙筆排悶强裁詩

長卿多病久書信有柴胡身世僆蓬驍乾坤一腐儒此生遭　聖代高卧負微軀嘆息謂妻子居然屈壯圖

水亭偶興

解衣開北戸最奈客愁何鳥雀荒村暮江湖秋水多築場憐穴蟻對酒愛新鵞物色兼生意交横落幔坡

望秦山柬丕光 丕光時方作登秦山賦未竟

坐對秦山晚非君誰與論幽花攲滿樹小逕曲通村陰壑生虛籟輕雲倚細根文章千古事於道未為尊

送丹成兄偕張學博之瑞安

平生飛動意謀拙媿諸昆同調嗟誰惜家聲庶已存山居精典籍高價越璵璠好去張公子連筒灌小園

夜過拙宜園

城郭終何事深居賴獨園竹光團野色草露滴秋根已覺良宵永吾知拙養尊子雲清自守正閉小蓬門

雨中寄丕光 舞蛟石在白塔山下郭東百步有聞琴臺

獨把魚竿終遠去一生襟抱向誰開無邊落木蕭蕭下但見羣鷗日日來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幾處傍琴臺蒼茫不曉神靈意莫怪頻煩勸酒盃

郊居戲題齋壁

柴門空閑鎖松筠戸牖憑高發興新豈有文章驚海內不教鵝鴨惱比隣桃蹊李徑年雖故白水青山空復春稍待西風涼冷後園收芋栗不全貧

吳興沈五秀才索題所藏趙松雪九馬圖

趙公玉立高歌起亦能畫馬窮殊相隅目青熒夾鏡懸蛟龍盤拏肉婉强是何意態雄且傑鳳臆麟鬐未易識英雄有時亦如此會是排風有毛質一疋齕草一疋嘶其餘七疋亦殊絶山陰落日下絶壁千里猶殘舊氷雪倜儻權奇難具論五花散作雲滿身紫燕騄耳行甚速回風颯颯吹沙塵江山故宅空文藻但話夙昔傷懷抱君不見韝上鷹滿堂動色嗟神妙 吳興郡南門蓮花莊即趙文敏故宅

接張秀才舅吉州寄詩

二月南郡好天氣尺書遠道落縱横飄零琴鶴分陰去潦倒江湖春夢成碧樹亂煙園白屋青山舊約劉黃精尚憐他日園藥處罵坐偏矜作達名

附原詩 海鹽張本涵 餘郁

坂輪下白日黑髮垂星星惟有惜別意始終自牢扃憶昔春日暖水碧天窅冥桃花夾兩岸絲柳搖長亭繫纜鴛鴦湖執手兩涕零芳時不忍覩臨發櫂重停子言家食難敢不勞其形曰歸幸早賦要使白髮寧我時與子期櫚葉飛中庭那知逢世拙衆醉輕獨醒悠悠落人海

踽踽悲伶丁五年鳥過目飄轉隨流萍故園眇何許歸
夢憑爽靈子文金石響跌宕驅六經謂如庖丁刃耆然
發新硎何緣比鈍鋒未脫一衿青秋風吹蟾窟如雨飄
芳馨努力磨脩斧快斫高玲瓏我衰學久廢五畝堅自
銘莫待歸來日松根對朵苓

哭朱上舍立菴四十韻

葛衣坐北窗清風裛脩竹布席影東西脩然涼意足雙鯉
從何來使我生蒸燒是日日杲杲雨汗緯旅宿半榻淨無
塵藥煙縷成縠心知長別離鼻酸不可匊人壽日苦短翻
翻鳥過目古井落深綆一斷永不續視殆畢來家北斗柱

我屋念君甚軒昂柱下書能讀長揖謝輩流芳蘭發幽谷
啜茗焚妙香烹蔬煎野蔌虛堂夢蝴蝶卷幕理鴝鵒伯牙
淒鼓琴漸離哀擊筑本謂霧豹隱豈擬泥龜縮何為三重
泉秖以埋鸑鷟我原古狂猾十載抱窮獨交深平生歡憶
在泖山麓櫂船裏外湖觀濤曲江曲（曲江即錢唐江見錢思復觀潮賦）君家羣從
賢跌宕溫如玉兩心何明明燁燁光燈燭等遊動移晷送
天下泖鶩旋歸弄海水貌小置一粟曾波盪塵胸黙黙岫
新沐九十九峯煙屐踏不厭複有時吐雄談四坐悉雌伏
尚論到千秋齒頰直疑獄緊予背時貌稍戢原忠告一寘
逝不留百身安可贖微聞解脫時從容額無蹙自云師赤

松永從學辟穀魂氣無不之半匕清涼服已矣復何言無
事無終局桑田夷江湖滄海變平陸眺望南山雲蝸角笑
蠻觸幻化乍歸來游戲梅花鹿側身涕霑衣不得認舊族
天地自茫茫斯人正逐逐貪汙或永年猾潔偏荼毒以故
狹與揄磨牙競人肉

題朱上舍染柳圖

乳鴨灣頭細柳新五陵豪客騎驎驎荷衣直怕春風染驀
地揚鞭走出塵

挽懷編修兄四首

黑風吹落少微星燐火空庭黯澹青彈指六年分袂日一

鞭殘雪短長亭
一官催去了平生凶問傳來夢寐驚兩字平安書不見玉
堂風雨哭孤旌
識應龍蛇蕙草枯愁看孤櫬放鴛湖荷鋤已作虛無想壓
壁傷心戴月圖
萬里歌殘烏欲啼石渠不復夜燃藜一行遺札誰能讀老
母孤兒又少妻

書周鍊師煙雨樓詩後

燒汞仙人愛勝遊朗吟煙雨最高樓湖光不動連天碧漁
笛一聲沙鴈秋

泊山塘月下聞女伶薛鳳歌偶成六首

繫馬閶門上畫船月明吹笛小樓煙黍娘家在皐橋下戲折梅花又一年

紛綸竹肉最淒清可並何戡唱渭城紅豆不生誰點拍吳趨原有繞梁聲

霓裳法部舞翻翻一拍紅牙欲斷魂不道念奴無絕唱可堪遺事譜開元

貼地蓮花束素腰罡風曳動玉虹驕定知雌鳳軒雙翼飛跨雲間弄碧簫

申夜燈煙漲管紘霜風吹滿看場圓月華不隔千人坐照澈劍池騰虎邊

斜抹檀槽雁影微錦帆遥帶曉風歸寄聲漫唱竹枝曲水月寒光氷壽客衣

題溥公梅花障用工部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韻

爲憐寂莫盧楞伽偶遂閒雲此過訪數竿竹影窗際橫盤曲細梅見新障墨花浮動香冥冥下欲溼潤莓苔青瘦蛟猝起立天外舒放爪鬣難藏形良工指硬筆遒古手茸郤有游蜂聚鶴唳寒宵燈乍昏月冷孤光夢還苦清齋清絕誰與同實堪坐卧長眉翁一笑出門天大雪跨驢更試尋東風

雨夜觀畫松用工部韋偃畫雙松圖歌韻

日觀峯下蟠怪松未往一撫悵年少何人十指飽煙雲胥山樵叟臻奇妙陰厓巴蛇老脫皮乃是千歲杈枒枝成精飛鼠上不得古藤絡滿芒刺垂秋雨閉門夜寂寞似起怒濤無處著陡放牙鬚出爪脚一條黑氣燈邊落項叟化久我莫見幸留筆蹟鵝溪絹肯教蠹蝕不成段但裝橫軸風痕亂墨光自動石壓幹

秋日偶題六言

蟋蟀吟愁別館蝴蝶夢醒匡床漫道一寒至此未令三逕就荒

莫畦耐可種菜秋佩焉用紉蘭四壁風生獨坐一鉤月好閒看

引吭糧添野鶴抱鬢蜜釀游蠢靜課三竿紅日寒交百尺青松

赤手行探虎穴科頭且釣魚磯小艇淺橫岸草輕波欲沁人衣

半彎白石漸瘦幾株烏桕偏濃風鴉纔上殘堞煙寺恰打晚鐘

他日乍交歡伯平生久要此君盥手爲彈流水

同丕光海上晚步小憩粒粟庵循舞鶴池訪元文

得五首并邀同作

出郭眄遠海逕轉青琅玕日月盪空際驚波自生瀾衆水之所毉莫此魚龍安暹羅船萬斛墨點一彈丸抽帆三百里蘸水溼未乾羣峰層暈列迢遞明雲端日夕天風冷吹我衣裳單我衣單尚可奈爾霜信寒

烏鳴何嚶嚶竹枝亦靡靡高柳挂晚晴日射茅柴裏植麻蓬蒿中嗟此邱中士　坐令芳華年輕擲毛錐子汩汩幽澗泉枕流亟洗耳不見貴槩徒列名在青史

嘉卉藹以綠既綠行復黃前路萬餘里能無哀阻長路長更百折策馬何時發孤雲天末飛微見雲中月見月出雲中清宵浩浩風邈然寄禪悅野寺落疎鐘

我生何倚著二子俱神清扣扃入南郭暮鳥向我鳴許生正隱几寄此栩栩情宿雨晚花秀階碧蘚生綠綺絃未蓄不鼓亦無聲有錢但沽酒聊共林下行

平生有微尚未敢慕邱壑還丹不易成且復事采藥采藥向山林賣藥向城郭不如挾弓矢射獵恣盤樂射麋麗其龜射兔脚撲朔百伋治潞盧黃鵠抎寥廓攬輝徒爾爲行矣雲天鶴

同騤行訪湖上諸勝五首

步出錢唐門晨光照巖屋湖水清且深白雲飛極目晞髮者誰子長歌指林麓孤山一角斜得意寫洪谷尋幽扣禪扃空空非所逐但欲了眞源去來今已熟老僧梵課靜鳥語在深竹積陰欣乍晴連峯正新沐澹然當微風我意良自足

探幽不憚遙登陟忽一昔足力但能勝惟我心所適葛翁煉丹處至今苔蘚碧山精失古鏡磨洗托拳石燭燭古佛燈無心不示寂花落西泠橋白月照陳迹誰言翠微深聳身竟巖壁修篁嶺際響清露松間滴草色悞裙腰芳氣湖光積塔頂雲乍陰雷峰澹將夕

十八阿尊者了了見法相雄或能降龍怪或可馴象或同騶桑餓或如武安將或仰麈玉麈或俯捉錫杖眉長或過膝喉結或露嗓我聞須婦人羅什亦慾障因緣非我知功德任無量顧語鍾子期此景饒清曠藤蘿更勉攀爽氣爲一放湖風挾雨來屐齒不可上

昨訪南屏路未愜幽賞情今來玉泉寺快此山水清嘉魚具五色荇藻紛縱横其中鎮寶塔毋乃鑄鐵成山僧指語我穴有蛟龍精引我入松徑兩腋颯以輕上陟巖磴險下俯雲氣平蒼蒼煙樹裏晚鐘忽一鳴銜山耀斜日盪漾湖

中明明當更結伴附葛山中行
我生少所見遇景目最怨刴此好湖山復得煙雲功煙雲
俄盡掃益覺曠清曙長松挺蛟拏怪石恣虎踞豈無沽酒
資臨觴忽不御在昔有密友宿草今生墓人生不久長有
新即有故楊柳泊釣船湖水澹吾慮宿雨潤芳原幽鳥鳴
香步出郭路漸遥城闕恐留阻兩槳打未停俯首黯無語
青山如游龍蜿蜒入雲去

猛虎行

白日無光雲氣重風葉千株萬株動南山猛虎出林間跡
印泥沙百獸恐深巖無主多鹿獐差可與汝供餓糧胡為
貪饕意不足却噬前村所牧羊長尾拖斜行似病睒睒雙
睛金不定但起扼吭捉其頭膩血應從雪刃流導虎倀魂
休彳亍看寢虎皮食虎肉

戲題鍾馗移家圖

老梟夜嘯猩猩哭陰山月黑飛蝙蝠終南進士雙眼綠似
怏喬遷得華屋跨驢嬌妹翻驚鴻妖紅膩粉吹旋風山精
獨脚跳當中導押家具應鬼雄數鬼擔沈肩臂裸亦有青
楓根下坐鬼婢胡然聲細瑣皿頭覔照青燐火誰削鬼脯
一臠嘗此圖繪事殊荒唐蛇神牛鬼世披猖聊充桃茢祓
不祥

關山月

凉蟾不怯關山道萬里隨人同一照遥挂當天皎鏡圓玉
門生入不成眠青猿咽露危崖底黑雁鳴風淺渚邊白榆
歷歷桂花冷不見天香見清影疑有寒光乍拂裾頗憐霜
色偏垂領磧裏征夫莫憶家封侯須逐李輕車響遍胡笳
縹馬邑行看漢月度龍沙

神仙曲

天門呀劃清霄紫落溶溶橫界銀河水幾度罡風吹素塵五
嶽連延見稊米千年日月太須臾來往蓬萊聊自娛嬰兒
姹女不解事一點頑砂扇大爐風鬟霧鬢良無用乖龍行
雨休輕縱空中戲攬五銖衣白鶴凡胎壓雲重

神絃曲

坎坎擊鼓當中庭悠揚鈴鐸聲丁玲上筵下筵羅羶腥封
羊炰豕神惟馨翦紙作人縛草作舲軒眉朗和皆眞經老
巫中夜寐不寧長跽傳言傾耳聽鳳皇翽翽飛雲軿神來
神去閃流螢旋風宛轉入杳冥雄雞欲唱神無形東方旭
日驚窗櫺澹煙散盡天空青主人受胙神有靈巫覡飲福
午不醒

橫塘曲

我行溯橫塘兩槳盪波綠船頭激素鱗船尾飛屬玉屬玉

雙飛向畫橋隣船亦動木蘭橈半頃平湖開鏡匣一隄細
草颺裙腰柁丌十五盈盈女布帆輕挽收南浦斜岸微揺
楊柳風暮煙欲落桃花雨風雨潢塘試問津流鶯滿路話
前塵鐘來遠寺層樓直酒熟孤村小茆新低徊一片横塘
石茫茫誰是青雲客索居犬坐日輪紅匏繫聊觀海波白
九曲横塘灣復灣人生辛苦閉雙關刺船倘過蓬壺島回
首秦溪第一山

鴛湖曲

波光綠鴨頭船梢紫燕尾由拳城外雨重湖危樓突兀中
央起年年三月雨瀟瀟看盡湖中暮復朝輕蘋惹桂楫弱

腕盪蘭橈約伴踏青三塔逭低纂候渡五龍橋真如唐刹
千秋寺長水秦塘百里潮簾櫳曉捲宜晴日雕甍綺閣㳟
差出誰知翡翠篆銅屏誰見氍毹調錦瑟別院榆錢點水
遲滿窗柳絮黏泥疾綠地長靡蕪桐華香不麤湖心一粒
驪珠漾夾岸樓臺盡畫圖夢醒最憐柔櫓滑波深不礙暮
雲孤青帘新壓梅花酒玉踐風前駘宕久煮茶端不療人
飢釣鼇杠自耽書瘦縣前蘇小可當家油壁乘來踏軟沙
顧曲紅牙輸綽板偷聲綠鬢醉琵琶將軍墓在還飛蝶角
里人行但暮鴉暮鴉啼處天桃笑穠李猶能回夕照粉甃
雞鳴青竹園金籠鸚鵡紅薔繞燒香曲采桑歌惱亂人腸

奈爾何小圃乍開芳草積名園可債落紅多落紅多處流
花片神螺五色今難見放鶴洲空自博徒傾脂河涸誰嬌
面長嘯尊前一攬衣漁人舉網鱖魚肥閒鷗野鷺成羣出
不見鴛鴦一隻飛

遊秦山三首

我登秦駐山豁然雙眉開聞昔秦皇帝龍馭曾一來想見
萬乘出屬車殷如雷供億比山嶽令乃嚴棄灰千年湮往
蹟遶徑餘蘚苔潺潺澗壑底萬樹松風哀我友手指示其
上臨高臺其旁美人墓紅粉閟蒿萊請將弔古淚下瀝陳
草荄嘆息勿復道驪山亦傾積

東俯眺滄溟泓然一杯水長空吹天風日射迴瀾紫當時
徐福船高桅刺天起采藥久上仙孤洲仍此峙至今島嶼
環層螺淡不已梯航羣職貢寧能計道里須臾暮潮平后
塘波瀰瀰山僧嬾對客欠伸旋隱几小坐盤石間聊以志
吾喜

循山下山麓誰闢雙柴門捫蘿剥啄久彷彿聞人言揖客
坐中堂戶後桑麻繁妻孥皆自得雞犬雜然喧不知有漢
魏豈繫桃花源片雲度屋頂微雨灑荒原迴潭水清駛流
注長松根忽露星與月巖半啼青猿山寒不可住鼓櫂歸
南村此際有微尚岑寂何足論

金粟寺觀三國時戰鼓

遵渚逶飛鴻夾道撫長松泠泠梵唄響殿脊出花叢叢林下南浦金粟山遂古往蹟赤烏年傳有獨𣝣鼓枯楊琢作椎冒以神鼉皮空堂但一振驚起林中羆緬維炎劉替英雄起相繼紫髯會乘時武昌自稱帝萬艣壓江中北軍浩浩風鼓聲應不歇壁赤滿江紅一時諸健將公瑾最雅量何人賦柟榴難入孫郎帳恒河閱劫沙乃落優曇華興亡兩寂滅且用演三車日夕風差勁寺下波如鏡樵歌山外來月出山僧定

遊豐山歸舟漫述六首

東風吹雨入船涼荇滑船迴撲岸香山海茫茫如作夢三郎祠外柳絲長

澣沙溪水碧連空半拽輕帆穩趁風好是漁郎迴夕照釣篷斜繫酒旗紅

春衣並脫醉青山踏破蒼苔尚未還大有風香吹不定素心蘭放在前灣

野鶴蕭然絕世塵環橋煙水碧鱗鱗寺鐘日暮隨風落滿徑藤蘿不見人

嵐翠重重欲溼衣蕭疎竹裏出魚磯分明認得山樵路宕漾閒雲未肯歸

寥落青松十里餘暝煙渾鎖酒人居數峰相向月華白或有仙靈閒異書

讀史雜咏五首

子房初年少散財報韓讐亾匿走下邳枉用天下求孺子自可教黃石非謬悠太公有兵法帷幄以運籌躡足死王孫報韓如此不臣計幸時中結願惟封留學道欲輕舉乃從赤松遊

淮陰昔寄食俛首出跨下仗劍起從軍股掌玩項籍平生善將兵真王安用假三分自失時聊以推解謝不聽桀犬吠竟爲兒女詐

曲逆好讀書舉動乃譎詭托術在黃老亦食糠覈耳取婦資用饒遂不久鄉里六出計雖奇頑頓稍無恥冠玉果無庸徒負丈夫美社肉宰甚均天下寧如此

高陽有狂生落魄無衣食不辭里監門賤役以自匿眞人芒碭來天授非人力曳裾願從游奇計良不測楚漢方逐鹿兩雄豈俱立滎陽既旋收成皐亦以塞下齊七十城聊試一憑軾

天下異安危注意在將相陸生非腐儒良難治馬上漢廷公卿間名聲豈能妄橐有千金裝新語亦排宕南蠻椎結人意念頗雄放日閒所未聞乃以消屈强

秋夜聯句

一縷茶煙直長懶殘芒翁（維翰）人將秋並瘦潭挾月俱空（朱謨烈丕光）簾影微揺燭花香款度風（維翰）凉生河漢白天外數聲鴻（謨烈）

粉落蓮房冷西亭歌吹凉（謨烈）微星山鳥語疎柳斷橋荒（維翰）

野水迷空潤蒼煙隨眇茫（謨烈）熒熒漁艇火風靜自鳴榔（維翰）

莫色蒼然至方昏星尚稀（維翰）疎碪臨水響牧笛隔雲飛（謨烈）

會意天眞見（維翰）何當攜箬笠長歗釣魚磯（謨烈）

躡月凌峯頂山田長藥苗（維翰）細流多接海老樹自支橋（謨烈）

鸛語翻清露松聲走夜潮（維翰）不知巖畔容頗我若爲招（謨烈）

籬落蕭疎處幽香隔院聞（維翰）棋敲半林月星點一溪雲（謨烈）

雅擅風光好誰將夜色分（維翰）揶揄山鬼唱獨有鮑家墳（謨烈）

附和詩　朱　權（仲謀）

乳竇雙蝙蝠簾旌拂乍聞露凝五夜雨煙散半林雲海

氣衡天溼泉聲遠澗分閒吟楓葉冷陰火燒空墳

浴罷風生腋行歌隨碧簪（謨烈）機聲矮屋火人影古槐陰（維翰）

雨後莎雞澀更長卧犬瘖（謨烈）徘徊諸境寂對面一峯沈（維翰）

竹榻凉如水出門露氣侵（維翰）斷雲垂古渡昏霧失歸禽（謨烈）

草木秋山色江湖勞者心（維翰）平原嗟不作千載弔知音（謨烈）

已亥秋仲謀招予入山讀書與丕光對榻僅三閲月每

夕連五言八句爲斷仲謀晨見即和合之得百首有奇

其族人元章頗好事彙錄一册今兩君弦下世册亦逸

偶省記數首編入藁中憶當日三人共悲立庵溘逝肆

怨鬼神不可彈記頃一彈指三朱一無存者斂手於邑

斯不自知涕之横頤也甲辰三月十三夕粉坊旅館燈

下志

附贈行詩　嘉興　朱謨烈　丕光

與君結契留青雲愛君風骨能超羣胸吞雲夢者八九

回看薄俗徒紛紛十年海國挽桃葝芙蓉鍔淬光如刷

五色孌㦃風雨馳壁上諸侯都氣慴有時藏鉤還賭酒

鷓鴣一傾曾何有紫褕合沓樺燭明蕉竿幾飽君家手

君才跌宕良不羈靈蛇獨握欲無遺菰蘆三載憐同病

眊矂窮途泣數奇胥江一夜蛟吹雨雲雷儵忽凌風去

大羅暗記蕋珠名古柳行聞彈指語西窗蓸雨兩茫然

祖帳河橋別緒填上林春色遲行笈蝶躞驊騮迸似煙

噫嘘戲丈夫垂翅十手指刺促不爲鄉里齒吾欲學劍

去從軍横腰𪇘鵜騰青紫欃槍一埽西北塵歸來討笑

毛錐子不然躬耕先人田灌園治産差爲賢阿堵亦足

增意氣豈似破硯長無年此語當非感迍邅君不見蘭

署諳公釜無餐朝朝索米向長安

郜居絶句七首

棐几清如水微風度藥錙無人倚孤石山鳥竹間鳴
曲岸接陂塘細草平於褥隣翁拄杖過對坐一池綠
投竿溪上釣桂席見扁舟忽逐孤鴻没隔溪屋影浮
菖葉綠侵衣延緣可十里白雲不戀人自度前溪水
依鐘尋遠寺松雨滴衣裳渡口逢樵叟相攜上野航
老樹卧成橋滿堤紛柳絮翠羽一雙飛銜魚入花去
柔櫓數聲欸夕陽明渚汀不知峯遠近微露一痕青

清明同許元文張舅餘郜釋實古郊遊晩步海上用昌黎寒食日出遊詩韻

乍熱乍寒人易病中田菜花黃轉盛滿目坵墳挂紙錢蝴蝶飛來竹梢映賣餳簫聽數聲簫此間冷節還相競欣然連袂踏青遊初試春衣事清咏白楊著葉風蕭蕭翁仲誰家立端正城根窄徑出花間前遊高興今須更矯首良辰我欲愁友朋自昔以爲命行逢宿草相嚄唶劚土長鑱三尺柄傷心舊雨劇蒼凉坐對新陰安足慶還道郭東亦有樵古貌巍峩起人敬雙扉岑寂奈斜陽一閉青山永幽夐樓頭遥放好花開閶闔知得黃鸝聖山僧寓意在象外瓶罄寧憂日食併人生行樂貴及時舉步要當適情性何人浮海戒舟航排檣没處驚濤横飛流遥欲濺松根斗門珠顆連連迸可憐漸盪月華來遠天一瀉明粧鏡迤衍層峰雲岫青當年鞭石閩巖政鮑魚腥後浩黄沙萬山卽暝東風勁不辭爛醉酒罏旁但莫持籌記觴令

感春三首用昌黎詩韻

品彙胡然乃得所不使稍留缺陷處昔聞崑閬願一登絶迹飛行定無阻此意胸中閲十年獨對春風默不語雲際仙人舉手招雖不能從竊心許

我生幸值年少時堂堂春去了不悲偶誦風詩有嘉客白駒空谷還絷維乃知花開從爛熳豈能不教風中吹南園好鳥間關語夭桃穠李終何之三日低顔意蕭索燒煉鼎

藥真無疑昔人已仙控鶴去漆書綠簡徒文辭聊餐糟粕俟其化九醖實覺醇不醨家人苦勸凡夫骨金丹欲就恐太癡掉頭扃關扣天鼓木金配合丁壬宜飄然倘得長生訣羨門爾復知爲誰

江湖浩蕩多愁人相憐戢戢皆凡鱗作書河伯慎出入枯魚過河那不嗔丈夫變化安可料孺子豈必憂長貧瓊樓只在煙雲裏取之以氣能通神肝腸厎用濯氷雪明淨久絶纖埃塵手持如意擊壺碎古人死盡令人親大笑子雲不識字乃作劇秦以美新停盃仰首山月白一曲高歌楊柳春

題瀟湘八景冊子

漁村夕照

笭箵銀鱗躍不起幾家茆屋牆匡裏燕尾舩牽繫短椿萬頃湖光天拍水麂眼疎籬出爨煙呼兒曬網高柳邊沙鷗鸂鶒浮沈處還背中流落日眠

煙寺晚鐘

暮色蒼然黯將夕衝破上方鶴一隻紅樓斜露角西南竹樹叢叢晚煙白煙際疎鐘到處飛曲盤細路見依微不知昏黑高巖半乞食僧從何處歸

山市晴嵐

山蠢亂飛花氣斂嵐頭空翠濃於染趁墟人度野橋邊一片酒旗風裏颭樵斧丁丁樵唱閙塢西開盡隔溪雲泉流石上爭餘瀝接竹聲從那澗分

遠浦歸帆

北船吹南南船北遥嵌青天幾點黒峭帆風飽趂時開邪許一聲齊著力荻花楓葉天蕭蕭遠客歸心不自聊急流下碇應何處千里江陵正落潮

平沙落雁

微雲澹碧天如卵平遠汀洲雁聲緩未必江頭足稻粱嘹嚦忽來沙際滿飛鳴宿食寄天涯跡印沙中整復斜彷彿琴絲彈不斷秋風滿岸響蘆花

洞庭秋月

露華欲溼秋岑寂誰向高樓夜吹笛滿湖浩蕩月輪明碧羅衫袂清於滌水色秋光氣最哀涼風飄蕚落江隈不知關塞嚴霜白可有鄉書寄却迴

瀟湘夜雨

箬篷滴瀝鬧柔櫓相逢為問襄陽估隣船一點出孤燈哀猿嘯處通宵雨苦雨淒淒磨作絲黒雲如漆四邊垂人間多有悲秋客莫向湘江唱竹枝

江天暮雪

釣船一隻隨波上淅淅篷窗聲漸響不知沽酒向誰家一笑江天大開朗點點寒鴉噪暮空滿江月冷不因風明朝試起沙頭看野店無人爐火紅

舟行卽目三首

古蕩村南芳草齊梵魚聲在竹林西倚舷自誦春游曲楊柳千條鶯晝啼

傍水芭蕉綠影濃寥寥一犬吠深松日長雲盡花房斂淡淡遥青認兩峰

高樹烏棲滿逕煙環橋西岸燕梢舩何人解道東風急並櫂橫塘夕照邊

登雲岫放歌 一名鷹窠頂有石鷹蓋鑿以鎮魅者

我欲煉丹砂迢遞勾漏路已賒側身南望不可到凝愁枉自飄天涯稍聞秦源跨霎鷲潺湲石磵流桃花我尋不死草茫茫何處蓬萊島一痕蜃氣啞樓船丱女童男腹中老員嶠方壺海底沈揚塵是處紛可埽長嘯向乾坤南溟大有鯤軒騰會變化破浪出龍門龍門險峻無由上倒影摇處山爲翻我來絶頂望遠海砯轟一氣皆東奔暹羅日本傍水國點點螺黛愁眉昏前年欲登路中阻蒼茫矯首驚神魂今年青冥决意踏況值我友攜琴樽古寺蘚蝕碑篆黯滿谷香氣來芳蓀白鷗隨浩蕩頓覺脱籠樊逸興拂長劍雷雨親手捫綽綽娟娟峯影秀依依空翠巖風溫南湖北湖最宕漾其下竹樹連山村吁嗟此遊亦悲壯五嶽尋遊事不妄人生耳目豈有極怡神此地卽崑閬悠然竟上翠微巔岧嶤高嶺懷譚仙紫霄眞人譚峭得道處 仙靈哀吟峽猨怨半夜恰對紅輪眠少年夢想定一遂翻身直過飛鴻前眼中之人多異物止有古木經千年跏蹰中心乍悵觸臨風不斷絲淚連綠蘿垂遲白石爛萋萋晩色摇春煙出門新月放楊柳柳漸作綿月下弦君不見老鷹蹲立半山裏惜無毛羽盤青天守株我未廿待兔得魚人自多忘筌行雲縷縷漫出岫欲梯青嶂終無緣

題倚浦詩後

武進 莊秉中 啟曾

拗蓮擣麝香欲滅謝草江花半銷歇蓉城無主玉樓空天遣詩人花作骨碧空夜摘星斗寒曉珠和淚滴露盤蠟鳳倒垂紅㲲鶡墨螭醉舞青琅玕寶鴉濃點桃花紙玉蜍一勺銀河水頽黎屏外月如霜口嚼紅霞噀氷蓰丹山萬里垂桐花翠毛么鳳矜春華紫竹吹殘碧雲裂黃雞唱罷金烏斜茂陵秋雨多情客試聽春啼杜鵑魄嘔心輒貯古錦囊吟髭撚斷頭應白

墨麟詩卷第三

海鹽馬維翰

計偕集

古今體

蚤發侜浦

北風獵獵淒焉就道念來日之大難感古人之行役雞鳴不已月落江波雨雪其滂雲深山店境豈免於寒餓情乃涉乎跂陯有懷二人長途千里曰歸之期未卜不遠之戒斯違緣以質言托之紀別

寒威凛季冬木落風淒緊束裝適京國別漏短無準父母送臨河朓復辭難罄首言慎起居次言遠馳驅弋獲勿滿盈零落戒孤憤努力崇正道緇塵發深警長年動蘭橈瞻顧兩未忍俯首別淚滋回汀更引領細雨櫂橫塘廬舍去隱隱銘心寶訓言守身日三省（穆堂先生云語見道）

贈孫武光山人

野鶴翔閬風神麟卧瑶圃老玆松雪翁銜作谿山主嘯傲霞可餐跌宕字堪煑命拵竹葉春跡浪桃花塢囊書抱奚童篋錢數姹女眼醒蕉鹿幻心養木雞古丹竈燒月溫芝炭裂雲補是節隆冬杪適會蘇門聚汎汎鳳笛鳴摐摐龍唇鼓煨梢心欲灰拂塵面餘土相期三十年尋君出世畧

晚泊虎邱與曹聲傳同年遊山寺歸舟漫成三首并邀同作

明滅斜陽挂嶺松越來溪受晚雲封地經廢苑歌難歇人到名區意不慵往事縱沈千磵水空山奈響一樓鐘便思後閣航湖去澹澹遥青九點峯

消沈霸業墓門荒說法臺高迴上方石氣蒼如餘虎跡磵光冷欲瀉魚腸關心簫鼓浮雲白投足園亭細路黃明發揚帆望孤塔亂鴉飛處壓迴塘

市醉灣頭送暮濤奇峯紫海湧蘭臯冬來雪色連朝盡夜半月明此島高七里山塘誰擫笛一宵花市偶停舠寄聲短簿祠邊草漫向重遊妒客袍

舟中口號四首

殘雪初消見幾峯野梅蕚破水邊逢稀疎憶得巡檐笑杳杳青天落暝鐘

葛令祠邊徹夜漁櫓聲如雁夢回初家鄉漸遠吳音變稍欲清江訊鯉魚

荒雞膠角市橋東天外風迴更曉鴻一葉乘空帆拂水不煩生絹寫王濛（叔明有曉渡圖載名畫錄）

渺渺寒潮唱竹枝渡江情事海鷗知蘭陵百斛[illegible]店前灣露酒旗

阻風候渡用東坡遊金山寺詩韻

我生少長東海邊潮汐高城望大海伯牙死矣琴絕絃只剩荒臺至今在邇隨計吏歷坡陁恰觀京口吞江波煙氣茫茫接天遠帆檣如雨來何多沙浦痕橫萬枝楫待渡江干候出日日輪欲上未上時舩火星星幾點赤礮車雲生森動魄江豚吹浪風威黑巨魚如山脊甲明排空壓勢長年驚指與同舟都不識吞舟或恐即其物翁然雲放金銀山殿閣玲瓏秀不頑波平萬頃風旋已直捲海門連海水

渡江用東坡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韻

篷窗餘滴還丁眈初日乍湧天東南是時金焦煙際出青螺離立峰兩三大艑小艇劈箭發昂頭竪尾簇箔蠶人生游歷本難遍失之交臂我不慙緬想蘄王兵不測百番戰鼓聲潭潭天風忽陰冷吳楚頓使頳面除朝酣客眉胡然黃色上中冷第一消清談山僧欲飯寺鐘響層層塔影低靈龕丈夫有志負不得崎嶇涉險性所甘好景一擲鳥過目蝨紙穿穴徒爾貪尚期攬勝或異日賦詩橫槊知猶堪誰能局縮蝸牛殼有暇僧住枯茅庵

望郭璞墓

冷笑游仙郭景純金山山麓小嶙峋孤墳搖動半江水葉葉漁舟收釣緡吳集三云四語耳情景俱有

揚州二首

寒雨蕪城叫莫鴉玉鉤何處內人斜君王自作江都夢但看番釐觀裏花

廿四橋坊巷陌連迷樓不見見寒煙彎環邨樹高低屋占到雷塘數頃田

蚤發高郵便附家書

逐夢去秦郵荒雞叫不休關山明驛路風雪澈羊裘邨影煙中出湖光樹杪流魚鱗三十六珍重撇波浮戚瓶谷先生云是劉長卿

宿泰安州晚步嶽廟

前車哼哼顛欲仆後車隱隱雷霆鬬泰山巖巖魯所瞻拔地峩峩削森秀僕夫結轡語向人嶽鎮垂旒此俎豆是時賤子最飛揚兩耳況落鯨鐘吼重關迤演尋就扃映蕩靈宮怯手扣同遊覗動接跡趨殿角煒煌挂列宿平頭奴子炳燭來積雪散亂層冰厚悄然懷古五大夫應踞巖凹皮色皺漢柏唐槐各老蒼撐空攫勢招長袖亦有先秦三丈碑相斯不敢著篆籀天風忽起擺琳琅夜月初高歘颮颭虛廊變相畫者誰陰火青紅出繪繡或云清虛之界足官府古偉丈夫盡列綬又云人生壽命隸東皇記注明明判長幼吁嗟乎幽明始終理不易形跡求之乃大謬名山底用惑機祥愛此恢宏天結構何當梯霞徑踏日觀峰長嘯

空中一盃酒

晏城見陸舅愚亭先生二十年前題句

伯仲有夷吾（全詩剥落止留此句及款志可讀）五字立積壁上下到千秋想見須髯戟凍手掃積塵摩抄哦日夕孤燈耿踈影戶外雪花白

進廣寧門口占

樂府曾翻賀太平乍來騎馬聽春鶯王楊盧駱當時體更有何人賦帝京

登第後上宮贊汪先生檢討鄭先生三十韻

東風噓枯枝萬彙吐深秀人生比草木根株自通透柳青杏復紅九陌紛如繡捆載千牛車一一羅星宿隨牒集春明修綆赴寒甃結志望曾霄濛濛曠宇宙仰惟兩夫子歐陽此焉覯氷雪置中腸騏騮收上廐及門十餘人懷抱盡奇富豈意五都市滯貨亦良售得無海若藏美醜胥在宥賤子行自懟角丱習句讀私意榮薄軀大坐永白晝十五攻時文比偶事飣餖十八從舌耕壇坫恣馳驟二十立氣節弱植青陽皺去秋試行省天香摘靈鷲著冠拜高堂浴鵬乍舒咮兒行博斗粟春酒介眉壽高堂色然喜庶以慰哺㲉晨興肅寒威征衣薄不厚勖哉寶令名清淚漬襟袖行行適京國車馬逐塵後呵殿官人來避道未免詬朱門何軒昂褰裳去不就迂踈守迍賤干謁恥諂諛高厚荷師恩未嫌采取謬自經舉進士夙夜滋僝僽上恐門牆點下恐心胸疚分非玉堂器敢向金門奏迍邅涯白雲脩瀡藉親舊昨朝寄書來開緘心如炙舉頭青天厎形影弔清瘦三復白華吟歸與茸茹粸再拜陳此情幸略蕪辭陋

客窗雜詩三首

出門日已遠漸覺空囊羞晨興卷書坐徙倚當清遊輕風動簾竹苔徑倏焉幽是時夏之孟間關鳴班鳩楊花與榆莢飛絮天涯愁奔波戲塵軌何如閉自媮穴隙走野馬歲月浮雲流河漢耿歷歷欲往無楫舟

舟楫乘罡風瞬息浩千里不然貫月查去天纔尺只故人一以勖得時行鶺起茹櫱賦招招迍賤徒爲耳長跪謝故人僕本蓬蒿士聊浪托天遊江干好蘭芷抱影滯京華窮廬有遊子

遊子野踟躕此身非金石身後泯不聞逆旅馳過客憶此不能寐心手自指劃幼小事奇服耆好躭六籍　聖朝盛人材幸濫竊光澤好醜陳路岐所貴在抉擇男兒就新懦忝不夸巾幗負心營一飽畏見青松柏努力守硜硜小人念疇昔

送李荇洲歸吳興三首

暗風吹雨淚雙含況是驚心折鏡匳魚目不關清漏永斷

腸心事望江南（荇洲夙按家難近又失偶）
別恨依依送白鷗杏花消息雨潺湲盧溝走馬成惆悵平
遠春山淺澹間
苦怨春風不入時眉痕鎮鎖一鞭垂遥知歸去茗谿曲懊
惱西窗翦燭詩
送吴安道之太原
斜日東風吴季子買絲西下繡平原也知鶯舌旋春信無
奈蛾眉滯主恩野店蒼茫隨去馬亂山壓疊聽啼猿官齋
京度如相見好爲新豐客寄言
送友遊梁
寶劍七星文鋒銛欲截雲言從大梁去持弔信陵君（戴冀皇云中唐）

三江閘歌
閘爲紹守湯公（諱紹恩四川潼川州安岳人歷官山東布政卒越人歌之曰泰山嶺高於天長江水清到底功名如山水萬古留青史）所築郡人傳莫龍事甚不經請翰紀以長歌邸窗
率賦是詩
東南雲海開畫圖瀰淪千尺舞天吴丹厓翠壁削嵚嶇湏
洞歕湃疑吞屠嗟哉於越瀕獺狙奔流亂齧痛莫蘇稽山
禹穴白練鋪朝潮夕汐摇亢壼陂塘横溢三江豬煙水茫
茫摧室廬魚鱗匼匝周四隅汨天巨浸沈膏腴蛟涎滑噞
戲浮珠雷掣雷轟風伯驅何日安瀾洩尾閭維天監在下
民瘉篤生湯公守此都焦勞寢寐莫厥居高原周覽公茹
荼鳩工建閘荷鍤鋤泉刀耗費帑不歎以心語口捋髭鬚
思通於神神起予木龍飛血丹以朱用釁鎮石神攙扶夢
醒髣髴醉醍醐鼕鼕擊鼓集吏胥滿堂廝役駢肩趨有隸
有隸貌古愚名姓恍與神言符公時鬱紆氣不舒支分體
裂夫何辜車輪腸轉淚漣如抒誠告之拜且呼龍死行當
卹爾孤寡妻弱子哭嗚嗚殺身成仁龍丈夫伸脰血刃青
模糊長虹蜿蜿壓頭顱二十八宿羅清疎（閘有二十八洞上按二十八宿）功成
反手轉戶樞灌溉萬頃原膴膴以時蓄洩民驩虞里社報
賽陳羊豬前薦馨香後祝巫廟門日落唱吴歈漁舟瑟瑟

搖荻蘆沙明水秀飛鷗鳧靈兮綷縩游空虛新守敬謁禮
不渝執爵奠盎公與俱吁嗟乎湯公之德豚魚孚龍亦俠
烈今所無作歌倘垂河渠書弗令食德忘其初（移堂先生云意境直彷彿昌黎）
臥龍松歌
乖龍帖耳游八垓青濛濛偃紅塵埃本是雨工鞭不起罡
風吹墮黄金臺鬼物呵護恣盤屈蚪枝鐵幹何奇哉月明
影落釵千股查牙瑟縮生古苔摩抄黛色未忍去拏空紛
涌銀濤來磥砢節目大駭俗宜此樗散廿不材嗚呼乎宜
此樗散廿不材
寄海上諸故人六首

昌黎賦二鳥每把悵離羣明我長相憶清宵卽夢君斕斑
彈古劍風雨誦皇墳亂石楓山路樵歌入莫雲
石榻紅蠶語端疑古伯牙傷心誰濺鑑滿耳是箏琶曲水
盤槐影春風鬬葯花坐看山雨至斑駁數峰斜
背郭幽棲穩飄然桑苧翁藤蘿牽夜月猿鶴趁天風遁跡
逋仙侶苦吟島佛同有時踏城市清歗女墻東
緯旅網蛛塵長吟賸許詢倘繙芳草句應悵別花人登石
紅蕉蘸盆池白小鱗西隣起哀笛垂涕面城闉
長日徐陵好驚蛇書入神岫雲留客處細草亦天眞氣誼
逼終古娉婷遲嫁人牛車日幾兩捆載及青春

掉臂風沙滿驚心歲月移牽雲輸陸賈流水憶鍾期兩細
疎簾下香清殘奕時北窗冰簟展凉樾綠差差

贈徐侍衛允升

青春莫挽去堂堂對酒憐君意激昂翠黛不描來鳳闕白
華宜賦切鷹揚市將駿骨千金直購得名刀萬里長我亦
飄然湖海客短衣願從射黃羊

秋夜吟四首

早是尊罏入憶時孤鴻聲急鴈聲遲中庭過雨夜方半明
月滿簾風亂吹
茗椀爐薰伴擁衾銀河迢遰碧雲深偶然消渴秋風裏便
覺鄉園事滿心
榿板牆東捎六么濃煙疎雨聽無聊清宵一榻孤燈坐書
卷縱橫藥鼎潮
擊柝聲傳秋點長碧梧颯颯下頹牆鹿盧怪似客心轉切
莫輕移傍井牀

秋海棠

一種芳菲色凝愁上碧紗斷腸不忍看思婦在天涯

張震畫猫

震也畫生如有神尤工畫猫精絕倫耳鼻鬚項俱能活一
雙線眼開合頻昔從友人見一幅不畫筋骨只畫肉唐君

何處得此本草花搖日暖相扑一猫粉白尾有花瑟縮腿
爪輕盤拏斑斑兩猫狐狸黃相與藉草眠踉蹌一猫駮文
頭背黑戲攫其旁稍陰賊心疑更不有幾隻怯走太湖石
背匿世間鼠子紛縱橫嗟爾諸猫亦溺職我欲一詢人不
見震方流宕長貧賤

畫鴈

八月茭白漾澄潭柄折枯荷葉兩三客鴈一雙飛欲落漫
天秋雨夢江南

題畫

秋林黃欲落數點遠山碧何處一扁舟鳴榔激泉石

秋日集陶然亭

清秋花木秀湘竹搖細浪偶地即安居幽夢得超曠誰歟剎啄者寸紙持相向招要陶然亭相與觀所尚是時眉色舞陽宿意已暢五夜攪不眠啁哳鶗雞唱如何逼凌晨假寐過朝餉策蹇尋陳子安步知無恙彎環逕穿汀蘭若女牆障亭址抱玲瓏蘆荻連流漭所遜江之南匹練波蕩瀁僕夫指王郎拱立引領望登頓乍舒眺壓疊車音亮范沈與姚祝駢列序少長滑稽笑王髯款段策悒怏吾宗老少游白皙蒼顏壯二汪澹如水靜穆見豪放亭午來三人猝面兩惝怳入室吐名姓互陳素景仰猜莫嘲戚子青眼可無妨神卜羨濂溪頗疑俞子誑息心聊以憩萬慮悉屏當閒雲落吾手冥會喧囂盡遥矚邱與墳衰草寒煙傍白楊夾道植風雨泣奠盎滓厥有生時浮榮不自諒勝遊定蹉跎安能此一訪溘然先朝露纍纍北邙葬凭弔付歔欷且酌松花釀中梓進梨栗訓獻頗不讓祝丈振衣至齒德無與抗繽翻揖就坐古貌甃盃漾誰吟小杜詩騷人雅跌宕紅雨錦囊句亦復現變相觴政記臯廬小挫氣益旺落日謝亭影衣薄思挾纊臣未卜其夜敢執酒無量信美難久留遠市燭光颺歸去踏天街袞袞昏塵漲回首度雲鴻夜風滿亭上

聞砧

搗砧當永夜秖逐客愁飛響入秋雲遠風迴別夢微孤鴻號月影飢鼠嘯牀幃忽憶盧龍外霜高冷鐵衣

自夏徂秋仁和張四維烏程陳正治海寧祝咸大諸同年相繼病歿旅懷悽惋詩以哭之

故國青山遠他鄉丹旐頻科名同一榜徂謝忽三人宿草孤螢火悲風旅櫬塵誰能卹身後流浪溼衣巾

題紫幢主人寒齋讀書圖

王孫古仙人渺然媚泉石蓋芳事幽討苔逕無行跡好鳥時鳴飛清景動成適豐貂擁瀟灑冰手卷不釋珍重禹鴻臚頻毫經史癖流睇憺忘歸長懷溯晨夕

賦得

御製雲淨顯諸峰五言律八韻

微雲流碧落巀嶪顯風前觸石飛逾淨奇峰斷復連平凝開軟障遐攬到層巔螺髻佛頭古蛾眉人面鮮萌芽抽石笋花萼吐青蓮映壑垂無地撐空入遠天千尋拔縹緲幾點立娉娟毇毽看徐動夷猶還暮煙

古意寄上臨川座主穆堂先生

曉話桑乾北平沙一水環坐看波浪息鏡裏自青山木葉翦微脫碧雲流滿關天寒有風雪珍重保朱顏

相逢行贈戴翼皇孝廉兄弟

吾亦澹蕩人差異李長庚既不願封侯更不願識荊綠感伐木詠寤寐求友生雲移屋頂白雨灑潭底淸相思不可見悠悠腸紆縈吳興才人大小戴峴山秀出留嘉名去年芙蓉搖木末我時鼓櫂苕溪行不見苕花溪上落數峰倒插溪中明駱駝橋下水波濶扁舟繫纜當門橫剝啄君門君不應適挐煙艇西湖輕殘楊衰柳葉盡脫可攜酒聽黃鸝鳴劇憐令弟商聲發將偕涉江搴蘭蘅西軒邂逅訓夙抱一笑欣蒙倒屣迎惆悵征衫整太迫不得三斗酣烏程嚴寒襆被走京國北風吹面塵滿纓軟紅彈指倏一歲羈

夢長憶衷懷傾遙思美人隔秋水重晤或遲啼春鶯豈料旅儆拒咫尺相望燈火對宇衡子猷良亦好事者片言介紹誰使令申眉把臂互舒豁如吸淸露蘇朝酲君過聯袂夜月皎我徃叩扃朝日晶奇文共賞疑義析示我盈篋瓊瑤瑛光輝生坐映棐几惟愁卷盡胸懸旌顧我力卑體不振偏師曷克敵兩勍青蒿但幸長松倚素心人訂鷗鳧盟餘子碌碌安足數只嫺拜跪趨公卿再拜兩君歎奇絕十年不嫁知女貞猗嗟斯人空寂寞試問濟濟誰蓬瀛失君可惜君何恥底用感慨鳴不平劍頭一吷榮枯事且樂消寒此日情時同人方舉消寒之會

送陳孟仁教授歸里

三千里外良朋去八九人中高蹋逢時同三榜者九人滿目鄉關風景在懷人時節雪蕭蕭

名場冷澹同燕市孺慕衷懷獨越吟多少相逢衮衮者肯氊一片屬陳琳

送戚魏亭歸德淸

陟山望遼海白雲垂朶朶中心懸長旌飄瞥搖婀娜散髮慘無言淚落連珠顆紛吾歸有懷君歸理則那晨昏定省違無乃良不可前期君已悔此行君豈果誰歟走相報歸纆倏難鎖越宿算塗程詰朝理裝裹是日征馬嘶別我不

暇坐苦寒行藏晏明發弦激笱塵高車曳輪風正舟鼓柂遠道去良朋形影弔一我佇立托箴規私情陳細瑣未祝晤異時但願期仍左翩然過淸齋誚君意太頗

冬晴

微痾不上館傳題片楮訖晴爲情知其悮也正值不憀緣情有作二首

盤鶻天邊霜滿空男兒我是可憐蟲鼠須潦草消寒日鶴骨支離鬬朔風至此綈袍輸范叔何如杵臼賃梁鴻熊蹯魚腹誰兼得歸去魚磯一釣篷

誤上蓬萊頂上遊飄然身世一虛舟埽空木葉開平遠眺

望青山悵阻脩投足豈因寥泬吹湔心未爲稻粱謀垂簾
日暮雌風入眯目紅塵滿布幬

愚亭舅氏　内召來京喜呈三首

傳指徵書下經心過馬多長安居不易短日永如何腹内
車輪轉風前簾影波板扉誰剝啄百遍憶猜訛
鶴俸支難給鴻裁介不移承恩一使節載口萬民碑南國
牽風木西臺繫日葵　王言期不宿珍重脊令詩
今日尊前拜牽衣訴濶悰甥原慙似舅蛇亦謬登龍坐憶
佳公子行殊吳下儂如何不偕此晨夕鎮相從

六日過吳浣陵飲作歌兼呈朱水部

入春六日春無主西山霽色來晴窗春寒料峭身手縮過
門接響嘶風鬃此中壘塊亦何有逢人頗意澆玉缸我友
朱彝尊陳宗楷渺天末離形索影子不雙吳山吳季牢愁容秋
風雨脚跳受降匆芰牽輓抱琴往官人價換十駿駹卻嘲
何不請纓去鐵衣短後舞兩鏦云飛狐界后土凍誰能火
酒燒羊羫踐踐重踏燕山道紅塵滿眼昏欲朧男兒隋地
鮮知己湔空熱血墳一腔侯門海深謁者鬼寸莛枉指洪
鐘撞鹿田主人好風格以膠投漆金石摐今夕何夕萍跡
合親閧壓醡聲流淙我玆興發不能爛蛤蜊且食喉語哤
蒼然暮色動簾竹樺樹吐餤搖幢幢季子主此良不俗定

知臭味芬蘭茳我行且住爲佳耳其奈月落街鼓逢天街
無人步彳亍板扉寂歷眠小尨亂星壓背隋朱檻短檠牆
角殘銀釭劈牋聊爾紀良會漏斷不復聞鳴梆

元夕同鄭李兩上舍過朱子齋寓齋時燈月交光
遊人若織率賦此詩且邀好事者繼焉

佳辰好景不常有況是元宵堪對酒人生作達空爾爲眼
底之人眞我友我住臨邛四壁無任人枉喚高陽徒自經
鎖作雕籠鳥雖有翼羽嗟羇孤羇孤亦無苦走聽天街鼓
翺翔逸足莽吞牛跋扈遨頭健搏虎竹垞弟子老鄭虔亦
有于思李謫仙霽雪乍逢泥滑滑綈袍欲故袂翻翻兩人

連臂向何處白項老烏靜啼樹帘月胡同恣所之清狂跌
宕無不作彝尊可憐公叔唾凡夫青蚨慳付酒家胡出門諧
謔覺敗意沸天簫鼓紛塞塗緊子有景道不得十年蕪郄
胸中書胷中無書乾如籜囊中無錢瘦於鶴縱橫雅自肆
昌披鼓旗久已嘲文弱欣來京國盛繁華朱輪亂碾六萌
車禿襟斜露人紅玉小袖微褰貌粉花璮韓珠箔流英盼
步搖條脫銀絲縮可化同心蛺蝶莪可爲連理臙脂幻此
時拉雜春風香此夜熒煌樺燭光五侯甲第神仙宅七貴
驕奢杜曲坊銅溝粉碓依俙記銷盡黃金增意氣千重翡
翠攤王根七尺珊瑚敲石尉翡翠珊瑚足斷魂金吾陛楯

正承恩龍銜抳臂輕紗映鳳吐搔頭溼霧昏長安俠少一
十萬鶯笙象板催銀箭舊開日下逐灰燃新曲回中倚風
獻羅珍山海綺筵開金猊百和泥春來倡樓月白留更住
豪席燈紅放醉回蛾眉細語更衣送烏肩動色施行鞋何
手能驅行雨詞何人不赴凌波夢傷心劇是越金微惻惻
流沙漬鐵衣拈針小婦懸楊柳騎竹癡兒學虎貔天上月
圓人月半緘愁寄怨柔腸斷三生莫問雀鏍飛一絲欲颺
鶴紋亂還有飄零作急裝賈人陽翟客殊鄉宛變憶得娉
婷市揮霍追他瑇瑁牀牀遶呼盧夜成雉市圍博塞晨浮
蟻清淚闌干故故時濃歡芳草迢迢里已焉哉美人逝已

遠公兮期不來名利牽人洵可哀月圓還缺燈還灰北邙
塵土陵爲谷南國煙花落復開翻雲覆雨何足道翁仲執
笏待人老明年此夕非今年坐看青春紛可埽安得竹枝
漫唱桃葉歌左提碧杓右紅螺朝復一朝夜復夜朱君朱
君奈樂何 稗堂先生云才情爛熳元白之流其横溢處直逼杜樊川矣

哭朱光地三首 并序

光地字戴焉亡友立庵長君也有美才特饒至性立
庵淹化以哀毀成心疾今年鴻士書來去秋不祿矣
無憀寄吟惻焉聲咽

自痛若翁死三秋宿草生重驚之子歿千里莫雲横蘭蕙
風翦折芙蓉何處城淒涼徐孺酒空寄鴈南征
不見三年齒旋知五内崩誰能憐爾孝天亦忌人清霜雁
離行咲慈烏失哺鳴夜臺一回首春夢未分明
荒荒綽旅月顛倒卓心旌酌酒渾無賴彈棊最不平一時
父子好兩世弟兄情斜日城西路歸應不忍行

早春懷人詩九首

羅羅海上峰黛色紛可數自我役京國千里寄遐慕永懷
時物變百感忽親故城南董夫子汎愛事陶鑄白日一徑
平清風片雲度有鳥鳴窺園芳華導先路何爲久滯淫殘
編抱繁露

脉脉方寸心悠悠落南浦揚揚出膽肝古貌何媚嫵鰒魚
嗜意氣多謝慎許與廿四別月圓飄忽憐今雨昨把左承
書數行不堪縷藥爐煙半簾酸呻縮兩股得非束溼然亦
或誤愁罟比閒劇狼狽使我心如炷
西山落吾手南山睇杳靄咄嗟山上山搖蕩春應在願言
同心人相思隔煙海蓍薤豈無心道遠不可采松柏豈無
枝虬結常不改南阮頎然長北阮瘦隗磊
疇昔戒行李異事值一噱陳琳乃頭風句奇不已瘧是夕
雨床床蹄涔陷木屐浹晨正開齋檐溝叫雙鵲明年亦北
遊子語我則諾迢遥望江南兩憶梅花落不見所思來駈

螢竟寥索
越吟寄紅豆吳歌裁白紵遺挂悽在壁空憐奈何許徐淑
從門來碧紗夜深語
箕踞溯清齋儻莽絕叫跳大言何炎炎遠寺蒲牢數小言
何戔戔聲發蒼蠅竅鍾（譚園）胡（玉山）靜躁分李舅（滄園）頗微妙踽
踽老桑苧（圖南丈）寒瘦亦波俏淳古太邱翁（松亭先生）雲誼日照曜夫
子苦知予掀髯出同調人生不作達乃為識者笑
長安舅所歷抗慕河汾好驅車西過之三年事幽討甥行
躡太行苦滯長安道况聞懷故園高堂懿懷抱動嗟參與
商枉復縈芳草何當語團欒積思淨如埽仙人蘇玉局日
夕共傾倒肝腎不可雕名言以為寶（舅氏時手東坡一編肝腎不可太雕鎸戒余語也）
補拙集諸子小弟最文弱旁人頗同夸丈陣兩馬斫齲疎
四三年此道惜高閣兄乘甌江顛弟裹燕山橐燕山十丈
塵莽不辨雞鶴送目鶺鴒飛感會况不昨
大陸臨晉帖小陸讀漢書曲池水行墨濁酒竟何如千里
寄珍重年少不須臾不聞陶士行長訶牧豬奴

摩訶庵

繫馬石闌畔清涼世界分松生仙閣瓦狐穴內家墳殘夢
空春草宮碑蟲蝕暮雲避暑非此地聊一靜塵氛

慈恩寺

多寶黃金塔丁冬鈴鐸鬧九蓮傳聖母十地配元君碧樹
靈旗卷青椒古至芬老僧髮垂白迎送劇紛紜

游八里莊

上巳已過將十日落紅滿地長青苔玉河流水差差響遙
見香車斜岸來
走馬長隄花藥香罡風吹斷幾重牆情知不是游春夢一
面青山萬綠楊

送汪拙存還楚

燕山二三月綠滿楊柳枝叱撥衢路鳴觳觫塵中馳亮無
密親故安識行者誰如何作急裝乃在新相知春氣感我
心追之不能辭相別恨太早相見恨太遲况復戾舊邦逝
將去京師湘江春水生數峰青嶷嶷君家有高堂白髮垂
齊眉嘉賓介華觴至樂行在茲嗟予苦留滯悠悠屺岵詩
明當拂巾去淨拭衣塵緇吳頭與楚尾寄君長相思人生
散聚萍會合定何時願為雙轆轤困之纏青絲青絲轉轆
轤中心永不移（拙存先生云氣韻甚古）

友人自塞外歸賦贈二首

把袂相看鬢欲蒼乍聞歸馬自伊涼羣知定遠雄西塞獨
試屯田闢大荒沙際放駝沈曉日月中射虎冷秋霜三年
京國天涯客憶得寒雲一片黃

揚鞭直過李陵臺結束人誇瀚海來專閫久應資遠略將
軍眞自解憐才悲笳入夜聲何衆朔氣先秋黯不開此日
功成當絶域燕然石上掃苺苔

雜詩

車出西直門鵶鳴白楊樹翁仲卧荒榛俯首泣薤露問之
此爲誰嗟彘及童孺其前丞相墳其後將軍墓

遊西山晚宿碧雲寺二首

䆊流初注玉河奔無數青山抱遠邨鬱碣陰房頹白晝龍
欽壞塚出黃昏僧歸蘿月低煙寺客去松風埽石罇愛爾
翩翩雙野鶴不辭相逐入雲根

碧雲仙梵放層巔磴轉蒼藤滿逕懸疎磬忽飛千嶂月孤
燈遥動一林煙自然淨土離塵垢誰散天花落澗泉聞道
遠公有嚴律盧潭不復毒龍涎

得假偶成

珠宮自結珊瑚網海國還貪麋鹿羣一輛轀車斜日裏明
朝暫去踏秋雲

墨麟詩卷第四

海鹽馬維翰

歸省集

古今體

出都呈陸舅愚亭先生三首

計偕辭海國假省別春明已慰鄉園思兼之甥舅情離亭
風近遠夏木柳縱横靜愛西山色終朝送客行

五雲一回首晨月下坡陀蔓草隗臺土波瀾易水歌犯炎
誰塞馬轉餉見明駝麥隴摇殘穗端如旱魃何

袞袞桑乾水天風六月寒黃塵分驛路白日滿征鞍此去
山如黛白歸夢欲闌雙魚愁未達還應憶長安

書淮安旅壁

烏盡弓藏恨寂寥淮南風物柳千條王孫釣處無情水依
舊東流胯下橋

早發淮安聞岸上琵琶漫賦長歌

淮流夜醬沙隄裂犯曉吳船將次發白紵單衫作意涼一
派清光上華月月明小倚船窗紗岸傍花影如欲斜鼕鼕
街鼓打漸歇隔牆何者彈琵琶候蟲幽咽知時節繞砌循
階怨悽切鵶鵲林間正哺雛荻蘆江畔紛吹雪劃然忽戛
天風寒似訴關山行路難繁絃促柱柔腸斷細抹輕挑私

語閙語閙腸斷夢絲亂一聲春鶊春冰泮嚴霜五夜冷誰禁怒濤三峽奔難捍淒涼莫是雨霖鈴遠調長亭接短亭征塵去馬來牛白塞草移宮換羽青須臾水氣侵窗入韓信臺前早潮急嗷嗷啼猿賈客愁蕭蕭斑竹湘妃泣想像橫胸玉軫圓龍頭曲柄閣半肩衆賓不語盡危坐坐近紅蠶紫鳳邊無端屋樹飛雲表柁牙拽響帆腹飽撇波遲下射陽河段師曹剛奈爾何

渡江

乘風破巨浪一霎過江行舊雨成飄忽輕帆鐵甕城潮生瓜步潤日落蒜山明判袂遲明發迢遙空復情

還家即事四首

宿雨洗空碧萬花出清池雞鳴日卓午犬吠聞竹籬高橋半邏近隱現邨酒旗少安幸無蹤蘭舟行何遲

行遲亦已至攝衣拜堂下拂我塵土裝矮屋自瀟灑瑣屑話風景更深華燭炧骨肉最懇款遠遊何為者

遠遊歲再改茲晨忽言歸積梁有故巢乳燕翻以飛迴翔度簷額飲啄猶依依感此不能語結願無相違

無違願百年何用陟屺岵私意榮薄軀端恐生毛羽人生一隙駒茫昧成今古蘭蕙不言芳終與腐草伍

書漁洋山人精華録后四首

蓬勃塵沙空北地飛揚風雪滿東山仙人愛爾維摩詰合著松花筍竹間

風懷澄澹陶彭澤冰雪聰明李謫仙底事銷魂秋柳句雪泥鴻爪動時賢

鵲華秋色成駘宕魚子春流最淼瀰亦是長安騎馬客天風吹袂捉吟髭

瑶華峪啞皆娟妙豈是詞場偶噉名一種丰神聲色外江蘺沅芷見平生

為張秀才勇題仇十洲文姬歸漢圖

一奚前導吹觱篥一奚抱駝雙屈膝三三五五鞭馬隨後

者追前耳語密文姬貂珥低煙鬟朱唇玉面愁春山含情含態去住難微勒馬口馬嚼環平沙浩浩黃入天水草欲絶馬不前從此南行經漢土莫認當時沒蕃處吁嗟局變炎末葉當塗隻手施急刦幾人稱帝幾人王終未敢成魏事業墓門方表漢將軍後來疑塚何紛紛詩書射獵兩不遂膺恨國勢徒三分心憐中郎贖若女阿瞞致亦超凡羣令人却悵漢妃子至今青塚揺斜曛卷還此圖三歎息此人寧止今難得

喜朱二十二秀才見過三首

舊雨來俯浦輕風掃敝廬遥情憶山海微尚失樵漁賸蠟

探幽屐重繙寄別書卜隣故人約姑待意何如
本非耽野逸何敢避囂煩跡稍煙霞遠心期木石論叱牛
天一握種菜雨連邨同是塵中物相將共酒樽
射御吾何執琴書爾可傳看雲秋水岸垂釣夕陽船蜃氣
孤峰影花光三徑煙他時晤居狗把袂定欣然時與丕光訂燕市遊

入楓山用昌黎山石詩韻並索朱上舍仲謀許秀
才元文同作

欲晴不晴秋雨微斜陽一照秋雲飛泊舟三郎廟前水舉
網乍得紅鯉肥垂楊葉落枯荷老湖中菱芡消漸稀蛇跗
細路踏十里脚力既倦腹亦饑竹石清幽此何處小橋逕

轉開朱扉溪聲花氣宛夢境絲絲放出茶烟霏長松如人
俯道左腰帶卽解寧能圍直亂波濤走天外空青海綠沾
我衣我旋一官向京邸正同櫪馬難脫羈安得尺寸効
明主山田可買行當歸

偕鍾驥行陳沛庵登天寧寺浮圖還過圖南丈適
覩海市喜賦長句用東坡登州海市詩韻

七層寶塔淩虛空下瞰城郭波當中或傳梵琦塔不建應
穴寺作黿鼉宮前導塔院指晉井十尋巨木輸鬼工二子
聞言稍不信畢竟何術驅魚龍適逐秋雲向海水聯袂便
訪天隨翁石塘兒童羣拍手跨天拔起樓臺雄南海帝僊
北海忽試鰲渾沌幻不窮參差島嶼吐復納入腸百怪一
氣融躊躇老坡惜不見見定滿酌琉璃鍾恰笑好奇禱神
廟到官未祝年和豐斜陽照曜怒潮激滉蕩三品金銀銅
眼前快意那可久爾蜃莫鼓洪濤風

涉園雜詩十二首

攬翠閣

玉樹後庭花森森發攬翠安得按紅牙勾留此沈醉

杏臺

飛泉山溜急掩冉杏臺紅長年春二月消息雨聲中

流觴曲水

上巳脩蘭禊猶傳晉永和羣賢觴莫緩流處落英多

篔谷

春風木勺藥襍薛篔簹谷何如絕代人日莫倚修竹

柳幔

綠楊宛屏幛鎮日雨蕭蕭是處吳歌起長條更短條

荷香津

蘭渚芙蓉發魚遊蓮葉東風香看不定搖蕩綠波紅

樸巢

結巢古樸陰六月清無暑何用慕泉明自是羲皇侶

居然濠濮

古樹圍清沼蒼煙動白蘋游鱗時一躍長嘯不逢人

松坪

登高望遠海長松夾坪立天風瀉濤聲疑濺衣裾濕

待月廊

入夜山風緊不知海月高虛廊影清絕微度讀騷騷

可漱亭

落日淨波光翼水一亭起何事洗胃腸且復垂綸耳

寒香逕

同雲何莽莽積素影橫斜翠羽畏霑濕多應息樹椏

湖州雜詩

太守風流迥逸塵江南春老水鱗鱗數行衰柳成蕭瑟何處汀洲采白蘋

十載揚州夢覺遲尋春檢得葉陰枝我來山色紛蛾綠可勝水嬉雙黛眉

三絕吳興雅擅場閨人名墨亦蒼筤而今芳草王孫宅瓦鏽苔痕正夕陽

侍霍庵先生飲錢孝廉蓮花莊同席爲吳編修兄弟姚秀才

白蘋紅蓼景依然此會風流更可傳雨過好山都入坐月明止水欲浮天圍欒几席圍師弟（孫振應枚皆子同門友）斟酌壺觴中聖賢最是抽簪先有約結隣半頃種芰田

晚秋張比部舅招飲涉園賦呈二首

木葉秋深烏夜邨城南風景愛張園卷簾雲氣收秦駐抱閣潮聲落海門魚躍鏡中欣出網鶴飛天外薄乘軒退思前席持螯處眞比泉明松菊存

十載東華鬢欲蒼蓴鱸歸計思何長緣知棘月需平允不令松風失主張青簡勝談天下事白雲都在水中央他年我亦忘名氏濠濮居然滯此鄉

陪張舅許二元文朱二十二丕光過朱三仲謀有感亡友朱大立庵

翰沙堰外張帆席管葛山前側帽檐此日重遊成怏悵西風黃菊吊陶潛

適可齋即事四首

木葉聲乾見遠山斜陽連袂徑彎環市魚可鮓秋新釀便與城南一往還

劉項雄雌紛虎口蘇張連合曲羊腸不知積刧誰消得敵手悠悠十九行

最愛秋牕聽夜雨微聞落實蔗漿寒人生閒夢紛蕉鹿不用隍中再覆看

北宋高人米海嶽生平顛病不曾瘳遺書焉馬煩讐校比

苑南宮是一流

冬日同鍾四秀才陸上舍兄弟觀海成長歌

消摇石塘路隱見海外山紛黄駭緑零欲落蘆花蕭瑟鴉舅般是日風微海波皺白日齒齒聲潺潺遠帆滅没出山背徐行樹杪紛往還方壺員嶠不可即冥濛一氣開煙驤阿弟笑我腰脚頑世上疾走難追扳緊予有情道不得素履迂鈍天所頒置懷並少漫滅刺通籍廿遠蓬萊班凌寒冰雪車折軸衝逵蓬勃門常關滄溟千里擾魂夢淚痕灑落斑衣斑翩然仙令下雙舄如蠅附驥隨轅轘（時陸未第舅嵩次南旋予以附載歸省）來家五月新月彎蕭蒿被逕無僮芟析無常衣盎無粟使我不得開心顔緬懷昔賢奉檄喜誰能寂莫留寬閒驥行爾眞瑰奇士一衿游戲守榛菅酒人散髮弄海水欲買一斗羞囊慳方今欃槍埽西土剛刀百煉金雀鐶如公健者好身手抱書琭琭徒市闤裏尸馬革尋常耳甲胄盔試沙漠擐伊吾之野飛狐塞金鏁大羽須時嫻東市買鞍西市馬我行遲爾黄河灣自云貧病不得意一雙臂鐵秋來孱丈夫會當挾羽翰誰龜曳尾泥塗跧我聞九州之外九海環罡風天半吹雲間何當破浪杳然去信眉一笑非人寰

送陳六少京之分宜兼寄沈明府二首

嚴子灘邊曉日明滕王閣外暮潮生知君書記翩翩者只是離亭愴別情

鈐山清絶袁江秀此日何人唱渭城閒對訟庭芳草積隱侯腰帶亦風生

聞朱仲謀訃

曾上西湖十錦舩斜陽疎柳汎秋煙只今四月天香落乳鴨灣頭丹旐懸

挑燈夜雨西風緊驚喜雙魚客邸逢珍重故人感徒侶誰知竟識失雲龍（感茲舊徒侶坐失雲龍顧上舍寄予詩也）

摧折何心瑱樹枝瀟瀟暮雨落棠梨西河老眼雙流血忍見孤鸞寡鵠悲

春草茫茫夢刹那池塘雲鴈斷腸多阿連（令弟元標）書卷耕留處拭淚風窗哭逝波

最憶酒闌燭跋時團欒促坐拜參差天荒地老要言在酸鼻左家嬌女詩（上舍有效左思嬌女詩）

過豐山弔澄齋先生出示令子上舍枕山樓遺集書集後四首

中庭依舊緑蕉長塵壁蕭然古錦囊眞比白雲晩歸去空山無伴月荒荒

卷阿木榻有蛛絲多恐魂遊淚血垂豈獨傷心情眷屬半

闌紅藥最離披
松花滿地紛黃雪上巳重來竟殺君薄暮影堂風瑟瑟依
俙日落酒微醺滿地松花落黃雪予戊戌上巳過豐山句
瀾思乩去歲摧西郭前月丹成族兄人龍葬北邙訴與流鶯並酸
絕漫山花落故人亡

贈王載揚

雙櫓欲闌波溜圓繫纜平望之驛邊蒼莽四顧永今夕撼
撼凄凄風雨連夢回有鶻噪高樹推篷霽色摇平川拔劍
斫地歌誰氏三十王郎正壯年斜門矮檻鷺胫曲七十二
峰落眼前人間萬事總不顧窮巷敲戛金石宣稼堂化去

竹垞死此才澗步追㝡賢我坐錦贉三歎息辛夷花落屋
腐椽胡君一生湖海客掀髯縷述口流涎王郎有母鬢垂
白長愁空乏消爨煙析薪負米具𡉏脆澀囊終不言無錢
此地茫茫夾水陸騷人遷客紛駢闐錫山杜老竹墩沈源
流風雅時周旋男兒四方定有志斯人豈得抱市廛促之
命駕但摇手秖恐催歸煩杜鵑我聆數語心戚然燒尾燕
過隨留燕晨昏子舍定省缺白雲極目天南天自歸海上
未匝歲躍躍又欲抽鳴鞭憖並王郎書插架風窗秀句飄
欲仙文章固亦足千古依依孺慕絕可憐他時倘約吳興
戴訪爾吳江赤馬船

寄懷莊雪厂先生暨令子啟曾

蘭陵名父子次公尤繾綣花晨華月佳招要共文讌是時
十數人一一時雋彥俯仰倚嘉樹論議不可倦逰演步芳
園獨鳥閒關囀西隣閣鞦韆憶是誰家院轉眼勺藥紅豐
臺大曼行車轂如雲流雷聲隱匐匐我才愧相如病乃亦
復善捆裝遽南旋相望兩不見戀秦朝夕歡心知缺顏面
清江雙鯉魚欲上無因緣長者鮮責言恕我少也賤冉冉
攺歲年紅雨漬花片卷書開北軒空梁見雙燕長者聞遠
征巴棧方乘傳念我同心友秋風燗巖電珍重畫長蛾早
入通明殿

詶顧巢民過飲草堂作二首

吾鄉顧處士粉本失荆關掩冉煙中寺空濛雨後山數年
心骨醉此會鬢毛斑珍重攜書卷翛然雲共閒
窮巷交遊寡還宜來往頻如予真懶者愛爾是風人樹老
藤花雨杯行竹葉春何時築溪屋相對坐垂綸

題比部舅山靜日長卷子

遠山如黛近山綠千花萬花紅粉簇何人卭壑乞閒身結
搆東西架書屋我舅抽簪自日邊餐霞倍覺朱顏妍長松
徙倚意超越清陰滿逕風芊緜呼童煎水汲深澗恰是瀑
布初流泉嗚嗚短笛起何處斜陽犢背飛林煙杳杳巖雀

叫不歇知墮松頂凌山巔遷延籟息更幽絶高樓可凭榻可眠人生行樂計差得閒人甲子紛迴旋箇中佳趣剩獨領鼎也貌出何因緣（卷爲禹鴻臚之鼎畫）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我夢此境眞神仙我誦此語心茫然明朝便入紅塵去局促風沙捉馬鞭（時予方束裝入都）

放歌題張上舍兄四時行樂冊子

海波浩浩吹海門張郎家在城南村流觀山海意不愜胸中邱壑相吐吞誰與貌出樂莫樂突過金箱圖五嶽昨儂展卷簾日移目送孤鴻入寥廓蕭閒逸趣洵宜人杳（編修慎行）楊（太守知守）題句工絶倫郎心何事苦不足重呼下里亂陽春陽春

一唱春濛濛高低勺藥深淺紅相當枝葉開晴空別有垂楊垂別浦絲絲如夢搖春風春風九十歸何許青梧碧篠陰成處蘄州笛簟自生寒飛來濃綠芭蕉樹芭蕉葉碎秋山清芙蓉花艷秋江明古松枝亞一船橫船頭拗花船尾撑花香鬟影俱有情欲前不前何處行名花落不留紅鑪煖欲浮回眸見白雪仰首闌干頭闌干周四角帷幕珊瑚鉤此人此畫兩清絶人間著此眞不劣試攜奴子雙鴉鬟翛然高踞煙霞間哦詩坐苔石高卧淹空山朝度紅橋去夕送白雲還春秋冬夏迭嬗謝千年永不凋朱顏千年永不凋朱顏君不見張郎行樂人不知人生行樂須及時惟儂頗亦長相憶錯莫前身是畫師

寄上虞山汪先生四首

勾漏神方未可期延齡端在大儒爲亂雲紅樹閒中畫流水青山醉後詩五十年原非忽至百家編在不停披旁人錯擬陶彭澤三逕秋來菊滿籬

暫息塵機計未疎飄然東海拂衣裾重林過雨通吳苑遠水浮煙話直廬地僻自無蠅點玉天淸尚有鶴銜書日長補罷陔蘭咏幾片秋雲近太虛

長餐雲母原無謂細煉丹砂恐不如馬識驪黃雙目外人懷清白寸心初六朝山水消蓴菜一代文章啓石渠慚愧

門生失衣缽帽簷時側望籃輿

蓬萊清淺竟迴船閱劇長鑱近海田松柏千尋終拔地鳳凰五色定摩天中涓都識元才子小吏休輕李謫仙天下文章於此大枕函詞筆有甘泉

邏邨雜咏和陸魯峰弟韻六首

芭蕉

不寐頗愁聽夜雨綠天掩䔥粉牆彎心知沈約文爲戲恰放一枝修竹間

環粟

粟粟粗糲應難咽何處孤邨悵未耕無語恰看橫砌影一

雙小鳥啄秋晴

朱蓼

籬邊水次叢叢發雨歇天涼故故垂添箇翻飛小黃蝶分明粉本出徐熙

牽牛

細蔓綿延纏竹扉何緣名竊附支機不眠起望黃姑渚清淺銀河露未晞

鳳仙

鳳子翩翩寂不譁亂紅飛處最天斜劇知兒女閒情在心動風前指甲花

玉簪

藥闌正聽草蟲吟誰墮搔頭白玉簪可是有人明月底迷藏恨捉不曾尋

題諸家詩後九首

千古文章灰燼如絳雲何處倚空虛此身便是沾泥絮枉用緇經坐懺除

潮沒秋田好駐顏淮王雞犬自人間琵琶不響蘼蕪老腸斷江南謝阿蠻

雪盡梁園蔓草荒悲歌到處氣蒼涼憑將一匊英雄淚博取爲傭複壁藏

澧蘭沅芷本騷才長嘯蓮花拔地開幽怨無憑付流轉一時俯首曾連臺

閒唱東風楊柳枝五湖抗跡亦凄其金庭石室人誰在惆悵青山短簿祠

六朝詞賦推徐庾射雉城邊夕日曛歌扇酒旗緣底事半生弱柳鬪輕雲

吮粉研丹工設色流傳樂府致輕圓蔡年日就頹唐甚白傅風情恐不然

十載閒情托素琴海濱風調暝猨吟翻成延露詞何礙雅有梅花鐵石心

琅嬛金石搜奇遍峻潔同時有此無微笑漁洋應讓我三間老屋近鴛湖

杏花用昌黎詩韻

四天靡碧雲氣空杏園亂放蓬萊紅粉牆低亞暮煙溼融霞暈雪嬌春風憶隨計吏長安陌芬菲一色十里同馬蹄疾每笑東野看花乃伐酸寒功丈夫志趣會有寄不在仕進枯苑中惟有妍姿爛碎錦至今夢寐懷芳叢自從假歸跨驢背登山臨水穿丹楓家家爆竹忽改歲縛船罵鬼徒送窮連朝雨霽黃蜂出生香活色朱闌東來用對花悵搖落人髮種種還成翁

同費大聲兄遊興善寺二首

閒道高幢劫廢經長松還是六朝青微風不動濤聲起欲借禪牀入夜聽

花柳千枝倚晚晴洞簫飛處不勝情與君佛閣微曛坐一片風帆樹杪行

送陸秀才弟省試

花訊今年早天香不待秋陸郎況春水清絶木蘭舟

墨麟詩卷第五

海鹽馬維翰

跨驢集

古今體

渡江口占

自昔牽裾別高堂華髮明晨昏纔幾日復此渡江行

自京口抵瓜洲回望有懷二首

縱目長風快壯遊巨鼇首戴玉峰浮橫分地脉眞成塹直插江心欲斷流不盡沙頹雲影暮無窮波嚙月痕秋我來大有登臨興奈此蒼茫隣笛愁（王君兆符京江人去歲沒於京邸）

萬頃銀濤葉葉舟布帆安穩下瓜洲千年華落留卷石六代興亡況野鷗風鐸驚秋搖紺塔暮潮拍岸送靈虬煙中雉堞參差沒誰辨蕭公北顧樓

泊寶應爲友人雜題畫冊六首

青山築屋淩江滸似有鐘聲出翠微拄杖閒尋向何處一雙野鶴背人飛

竹樹微茫沒遠空野漁盪槳綠波中秋塘日落行人少數朶涼花膩水洪

微涼風色水泠泠點染清秋長短亭我未餐霞鍊凡骨松濤且讓別人聽

朱簾翠閣匆匆過一笛月明何處樓三十六陂花水漲偶
隨征雁下秦郵

空青突兀見層巒四面雲容漾碧湍未必石磯堪下釣滿
江秋水箬篷寒

輕螺如髻聳朝煙墨點頻移萬斛船料是天風吹不定扶
桑只在日東邊

沂州道中

迢遞望江南黃塵故鄉土斥堠勤送迎千里一毛羽是時
秋七月天高日亭午同行六七人各各自言苦嗟哉天降
凶飛蝗落如雨鬱盤山僻閒頗聞恐行旅道周聖女祠凉

影東西廡老僧初白頭短笻自撐拄繫馬楊柳枝小住相
爾汝軫此中澤鴻哀鳴不知數緊予曾覽心慨然憶終古
拂曉戒僕夫慎渡沂河去叶上

渡汶河

月白雞三號警此鄉園夢顛倒理行裝旭日乍生棟中林
衆篡篡好鳥作新哢僕夫故嬾媠迴旋尚施鞚宿雨淨氛
壓頗有微風送何許水流聲人畜屹不動詢之為汶河其
勢若奔控欲渡河無梁塗窮能無慟揖手招劉公儀陸時明請
公試入甕時兩舟皆以浮瓮得渡

嶅陽曉發

荒雞何角角遠樹迴重重積水明殘月空山聞曉鐘夢回
天晃朗風細意踈慵是處荷鋤語平沙時一逢

題阜城旅壁

西虹去聲一匿盆盎淋東虹日西虹雨北人語也車道積潦三尺深傳舍客滿
住不得茅檐瀉水霑衣襟此時瑟縮俯驢背欲住不住行
駸駸吁嗟劉郎老羇旅騰空顛躓力不任回頭陸郎苦怨
悵一步一簸楊柳陰憶昨南轅未匝歲毛羽兩脅隨飛禽
水陸欻忽三千里高高下下愁登臨上有耶孃下妻子天
涯極目商與參故園蔬菜自足樂安用肉食簪華簪須臾
雨止夕陽上如夢乍醒怯在心遠山大佳鬱層碧流澌橫

出風滿林高梁火酒尚可醉呼僕試估囊中金

送張良馭還揚州

天上張公子征衫製芰荷亂峰行赤日遠樹下黃河夢逐
車塵動裝輸卷軸多揚州二分月無奈別離何

送王灼三赴河南二首

子晉蓬瀛客吹笙下汴州衡天中嶽立落日大河流賦就
梁園雪臺荒鄴草秋從今理民社好為展嘉猷

獨有飄零者周身尚布裘門開燕市閉風急鳳城秋寥廓
瞻鴻鵠驅馳逐馬牛何當抱琴匣曉月度盧溝

送桑伊佐省親南還

咄嗟子桑扈長揖去幽燕屺岵知遥陟文章絶可憐輕裝
逊細雨凉色入秋天珍重風波險淮流穩放船

漫興四首

舍南秋水深三尺騎馬何人没半腰彷彿朱涇楊柳岸夕陽斜過幔亭橋

蒼然莫色上秋河無數蟲聲別恨多小雨不成天四碧白雲目斷奈如何

滿眼浮雲度冉冉誰家寒杵響悠悠懸知桂樹凉窗下背綻秋衣迥自愁

兩頭纖纖新月明風高木葉認秋聲湘簾如水殘燈澹怕不催人華髮生

秋夜即事呈王中菴員外

人海萬層濤飄零一羽毛秋風吹析歷莫雨落蕭騷聊用鈔書遣敢云閉户高尚憐王吏部慨念舊同袍

送座主湯先生之霸昌道任四十韻

卓矣湯夫子睢陽理學儒發祥麟趾厚繩武鳳池趨（謂大司空潜庵座主）袍映宫花爛豪經制草濡紅雲親色笑青瑣接都俞漠漠依香鼎丁丁聽漏壺氷銜原雋上磚影最縈紆粤在敦牂歲秉軺江國驅文光飛建業清譽滿勾吴繼典東西浙欣瞻博雅扶乍千新氣象仍見舊規模並朗韓歐鑒（今少司馬臨川李座主）

齊收賈董徒千緣羅健翮百器集洪爐屼峍煙霞嶺澄涵明聖湖更誰藏駿骨無地剩焦梧走愧凡庸品心驚大小巫細聲作蚯蚓下士本菰蘆自荷吹噓力旋登霄漢途分明厠燕石雞免濫齊竽肄業寒還暑號飢旦復晡名低次盧駱交寡失蕭朱尚幸門牆列時從函丈俱側聞司獻替㦲會比唐虞扶病晨封藁忘家夕伏蒲（春夏交夫子抱恙逾旬兼有悼亡之戚）衣摳飄繡鷹笏搢亂啼烏警鶴翔雙闕花驄踏九衢勳留青簡牘勞著白髭鬚重疊　恩綸沛旬宣德意孚觀風秦上谷持節漢軍都鑠鑰功專任經綸志不孤和衷端素守率屬砥廉隅社鼠潛踪跡城狐絶覬覦户行霑樂育俗自得亨腴溢慶豐年玉呈輝清水珠上聞非濶遠此別僅須臾矧在班資貴無分臺府殊所憐供灑埽其奈賦驪駒送目隨鞭鐙盤胸轉轆轤國門餘悵悵祖道一于于聊用牽車轄紛來晉爵觚黍苗陰雨徧翹首入中區

題儲汜雲浮青水榭冊子

長安大道車馬塞何有拔地神仙姿宜興儲髯與我厚相尋日夕談文詞暇話故園絶幽夐浮青水榭長相思亭臺竹木景蕭遠銅官雲氣流絲絲候禽兩耳鳴上下花光日影爭參差良工寫意不寫似圖成萬頃青琉璆櫝珍撫玩若拱璧等閒不許餘人窺素心如君最放浪一傾墨灑秋

淋漓是節京師八月半餘炎苦少清風吹披圖習習見秋
意如以涼檝虧蔽之恰思老髯大狡獪人間屈曲空嗜奇
夢中仇池亦妄耳寓言十九蒙莊欺吾曹凡骨堅未化那
容遽脫塵纓羈方今翹材大闢館朱門户限鐵不支男兒
生幸際昌期鸞飄鳳泊徒爾悲髯也稽古得名早絕大手
腕蟠蛟螭只今五十少進士青冥梯踏寧嫌遲但焚芰荷
棄薜荔上書自達誰能訾即如賤子丱貧賤何用攬袂騈
肩隨不然局促戀巖壑壁黏蝸角泥曳龜髯起動色如有
失我亦却立風袖披帷燈升降光即離忽憶西軒青桂枝
長年此夜花底醉奉觴再拜高堂怡大兒好事詢藥杵小

兒竹馬牆陰騎酒闌便卧太湖石月中香沁心肝脾自從
漂落向人海白雲目斷空淒其推案長嘯我大癡嗟髯之
意眞我師古來賢者類作達齷齪乃使衣裾緇酸餡語吐
窮措大辜負浮青水榭詩

附和詩　宜興　儲雄文

清瑶萬頃黏碧落眼明見此海鶴姿劃然長嘯振天籟
飄飄忽接凌雲詞神仙中人不易得千里百里縈人思
況君與我隣坊住纏綿相好蠶裏絲京洛交遊三十載
清悟似君無等差閒世聰明淨氷雪照人心地瑩琉璃
英年著述等身富脩綆時憑古井窺直追晁董跨韓孟

氣味一一分醇醨手疵口沫讀未厭蘭風容裔彌襟吹
我有田園落江介昨宵依約夢見之衡門坐踞溪山勝
可惜無人爲振奇著意經營從寫照畫圖傳示聊相欺
打頭屋底一展玩始知弋尺還長羈經年不作花竹想
老去難將門户支憮然自覺形骸醜語欲出口翻成悲
一枝小占苦無計青松架壑懷蟠螭即今掉頭歸便得
猶此躑躅胡遲遲相逢拂拭塵土面唾地難免高人嗤
生平進寸退每尺獨立未肯相詭隨愁中滴露點周易
卜居笑殺焚枯龜渾忘秋氣已著莫絺綌散亂風前披
高冠長劍光陸離朱門何處拖桃枝命躔箕口不自料

惟君暱我情融怡一日不見走相索衝泥慣覓疲驢騎
日長寢饋有底物妙句如炙開心脾閒牕坐看月生落
雞聲膈膊夜何其揮毫著紙忽大叫騷壇誰是人天師
黃鐘瓦缶互酬答刮目那辨白與緇空中樓閣竟何用
謝子爲我重題詩

詶答盧抱孫

曾與盧鴻約驅車舊草堂劇憐陪後乘不自理行裝五月
披裘去千山繫馬長虛君帆影落獨立幾斜陽

聞馬十七南歸遲之不至　德州　盧見曾

君向江南去陵州是所經柴門臨水次秋老未曾扃月

隋蓼花白煙消漁火青相思人不見帆影落遥汀

秋夜旅懷并憶同學諸子公車不至三首

永定門西寺積垣壓女城白榆天歷歷青桂月盈盈斷續孤砧遠淒涼水箄清何人甘寂莫不起故園情

絶憶朱公叔今朝第幾程馬嘶遠樹碧鴻影數峰晴此地秋衫薄遥憐旅橐輕丁寧客孤館切莫卓心旌

董子天人擅陳琳奏記精早知空北地未肯入西清浪湧黄河曲風高紫塞營翩翩兩走馬千里迴含情

晤陳二鳴盛弟聞朱二十二岑途恰返信奉寄并感其家兩上舍兼致許二秀才

不比山陰偶秉興何因遽返孝廉船十年舊雨成孤約一榻新愁失對眠多分當歸勞寄遠斷非小草悔從前豈知羈客憎寥次此夕懷人倍黯然

良朋聚散秋雲駛僂指交遊涕泗連千疊山光三月莫半城花氣一樓煙風前觸目飛蝴蝶夢裏驚心叫杜鵑并語橋頭許丁卯詩春端好著先鞭

庭樹

庭樹飛黄葉横空鴈影高不知壁冉冉竟使日滔滔三爵穆生醴一寒范叔袍偷然懷古意塊處首頻搔

逢王十一

三高祠下水爭流尺半銀魚半寸鈎何事罡風吹直北柳絲應不綰孤舟

病中接吳朔占書

飄泊真憐不繫舟藥爐況是守長愁臨街過馬成朝莫高樹亂鴉時去留飲羽有人夸李廣畀纓無用說莊周分張離索茫如水相看東西南北流

繡帶

繡帶玉花驄城南踏朔風插腰金羽箭縣臂畫雕弓細草凌秋白輕塵破日紅射生應好手仰面落飛鴻

蕭瑟二首

蕭瑟經旬角枕欹鏡中面目怪離奇本燒贋王添辛火但鼓焦琴定苦絲南郭先生隱几日東隣貧女嫁衣時阮郎未信猖狂甚零落窮途不自知

淒淒涼露已為霜落葉西風最斷腸金盡有人嘲季子力孱無計報中行小蟲集蓼寧辭苦窮鳥依林竟失常試寄山公一籌畫應憐貧病卧僧房

病中聞朱二十二丕光凶問伏枕一哭幾隣委頓少間乃得卒哭以詩百感茫茫愁雲如蓋殆不可斷句情見乎辭

傳聞白日蹶麒麟扼腕誰扶大雅輪自古死應無此法而

今世已失斯人空堂月照攤書夕明歲花開宿草春腸斷
城東成永訣昨朝猶望馬蹄塵 孝廉攜試帖示余城東端午前三日也
徐淑空閨血滿頭慈幃白髮更沾衣輸沙水濶魂難度管
葛山平鶴不歸落紙雲烟渾跌蕩看花裘馬讓輕肥交遊
僂指才華盛畢竟如君近亦稀
垂翅吳山悲穜繰河橋別緒最遷延漫天夜雨江南憶異
地秋懷冀北牽至此往還俱昔夢總傳姓氏付朝煙人生
有底傷心事親友凋零非莫年

病起二首

丁丁前院響園碁檀板牆東競鼓吹病起擁衾仍小坐滿
窗落日少人時
風動疎簾潮約約燈留細蕊影蟲蟲夜闌記住楓山寺清
鐸數聲明月中 去秋同丕光元文過仲謀于楓山寺

題沈編修碧浪汎輪圖二首

縠紋劃破入朝煙葉葉春帆跂脚眠長嘯蘋洲柳太守但
嫺騎馬不乘船
鯉魚風急聞橫竹楊柳月黃唱小詞輸與漁師住鷗脰趁
船秋水接天時

送陳鳴盛南還

最憐垂翅客別我大刀頭車轂風沙裏翩然去薊州莫雲
連白草落葉動清愁直指煙江岸蒼茫日夜流
行矣隨南鴈歸與慰北堂天清嶽樹出寒重驛程長努力
加餐飯相將上野航言持故園夢一爲寄斜陽

送福上人之十三里村

荒村十三里野意便疎慵落日高低樹孤燈遠近鐘夢回
寒入定院靜夜支筇積習銷除盡翛然自一宗

霍庵先生命題讀書秋樹根圖

先生澹蕩人長吟憐杜甫蔚起秀大東仙骨超玄圃翩翩
一雙舄旅城踏風雨城南山水佳空翠落堂廡三載飲茗
水坐使民俗古撫字心獨勞微疴奈何許昨朝上省帖脫
綬去官府悠然適吾性白雲采芳杜秋風吹木葉仰首見
高樹尋條得本根便是讀書處

山僧送梅漫成長句贈振虛弁呈蔣孝廉

人生失脚棲京華微名苦繫如匏瓜故園南望渺雲海兩
輪亂轂哼哼車板橋流水宮半畝憶中老樹紛椏杈檀心
磬口絕姿致何況玉蜨無纖瑕所惜綠萼一株萎植根遠
致吳山厓我昔嗜奇有狂癖疎籬自煑槍旗茶淺斟低唱
亦安有風味頗得夸陶家何爲城南住古寺天壇十里高
黃沙北地苦寒此種少西山或者埋天葩青羔裘敝蝟毛
縮指節皴裂難抓爬昨宵剝啄風雪緊鼕鼕街鼓聽三撾

心清前院出燈火妙香忽噴陀羅花天明靸履訊賈島知
有好事僧鬖髿一枝驢背手折贈亭亭瘦影隨昏鴉我呼
蔣詡少顏色天門虎豹守不譁蕭然三徑足禪悅地爐活
火相周遮試分餉之栖棐几煙鬟霧髻迴天斜此身仍恐
泥塗物還將跨馬趨朝衙

送祝中條之莊浪任二首

一曲涼州遠別情短衣匹馬去邊城書生結綬尋常甚誰
當去天心西塞行

白草黃沙莽莽平六盤關外埽欃槍急裝無用攜琴鶴短
劍攔腰意氣生

擬樂府為張丹颺太夫人賦

有鵷者雛自名鳳凰翩翩別母翱空翔離披雙錦翼五色
盛文章爰飛爰止於彼高岡高岡雖有樹棲蔭非兒所戀
鄉兒鄉遐睇七千里刺桐花發城女牆兒願還拜母泣涕
零如雨下兒自有生兒不見郎罷母兮鞠我母心獨苦母
見兒還血淚潺潺兮
皇帝陛下聖壽萬年舉孝廉賢良方正各各辭榛菅孝子
能尊顯不在依鄉關丈夫能養志不在衣斑斕

移寓寄羅員外儲盧二同年

半載鄉關悵寥濶客中小別復淒淒天涯漸覺生芳草遠
道何當送馬蹄水月有光空俯仰風花無主任東西最憐
酒醒不成寐擊柝聲聲烏夜啼

送陸八時明之正陽任

鴛湖放纜多南風船頭水響曳雨篷君時倚舷對江岈老
鬚笑指孤飛鴻十日渡河雨新霽淮北天高樹如薺火蒸
石爍無片雲紫騮各向楊枝繫轉眼京華又隔年天涯六
見望舒圓我仍賣賦不得意乞米長安劇可憐感君意氣
與君好相逢便覺開懷抱酣飲雖無玉屈卮豪蹤絕勝金
騕褭此日牛刀去割雞王孫芳草路萋萋丈夫正有四方
志惜別誰能兒女啼方今

聖主收才彥六計無時隨召見君家大阮最承恩昨聞旨
下金鑾殿君今單騎汝南行應有兒童竹馬迎明月定臨
沈子國春風直入慎陽城

題蓑園雅集圖詩后

羲和緩轡榑桑東朝霞莫霞魚尾紅宣武坊南車馬沸僦
舍都住塵當中其間委巷絕紆曲蕭閑地僻拓百弓繚以
藥闌市以棗不雜杞梓松栢桐鬍儲短盧兩奇崛出語往
往驚聾聵閉門抱膝避炎暑卓午樹直天無風隔城講院
改律曆候鐘時一號青銅惜無陂塘斷魚蠏落花數點飄
水洪誰歟剎啄走二妙失喜絡唾噴長虹咄嗟季重致跌

宕燈毬高讌仍惱公盤桓日夕各散去此事不異于萍蓬
或傳好事作繪畫無乃小李陳所翁（李陳皆有雅集圖）行歌互答盡
璀璨豁人眉眼開心胸奔之篋衍僅六月曰為攺歲逼歲
終泉明乞食言辭拙獨行踽踽悲途窮一飯倘亦足千古
饘之粥之憐盧仝酒闌燭跋起揖手苦索卷尾填虛空我
生濵海守環堵側身望古天溟濛飛騫幸附層霄翼采摘
未棄芳蘭藂怊悵偶不預此集撫摩籤軸嗟精工女垣袤
延屋鱗櫛西山雲氣遥相通况當聚星纏奎壁上指列宿
光熊熊側聆敘述大撫掌如餉靈藥仙疲癃頗忘今夕是
何夕顧影安問裘蒙戎停杯離坐動神色半彎新月蛾眉
同人生良覿逝若水少壯一笑頭如童氏名挂人亦不易
安能得失隨雞蟲

菊二首

籬菊榮秋杪寒花秀夕陽澹搖孤影直暗認小叢黃雅自
高風骨堪持贈雪霜夫君憐晚節采采意何長
深秋黃菊放滿徑碧雲封縱植繁華地仍留瀟灑踪清光
承夜月佳偶匹春松尚有餐英者褰衣欲往從（寶荿先生云陶韋之遺）

送陳勉夫歸商邱即往吳趨二首

薊門春色大郎當忽漫征軺向夕陽無恙河波流袞袞牽
情隄柳葉牂牂夢中閶闔門多少別後關山路短長為語
陳琳須作達漆園遺蹟未全荒
花辰把臂駐輕裝短劍隨身最激昂局散一枰紛虎口坂
經九折總羊腸舊遊梁苑忘憂館遠道吳宮響屧廊此去
嬉春多勝賞素心空自戀巾箱

送霍庵先生歸海曲二首

約約春風數騎行飄然踪跡竟遺榮星分弟子門牆潤天
授先生骨格清儀鳳冥鴻雲上下遠山近水路縱橫諸公
袞袞皆華膴不信抽簪際盛明
青門祖帳若為情仰首浮雲來往輕惜別何期攀短柳養
高此去采芳蘅千郵花氣春如夢二月煙林鳥亂鳴仍願
東山絲竹罷束裝還出為蒼生

題莊啓曾詩後即用集中詩韻

跋馬蠶叢流灘侵鈴聲細雨曉猿吟人歸蜀道詩如畫天
入巫雲賦有心短褐幸同歌白石長門何處賣黃金相思
萬里橋邊宅枏樹榿林只獨尋

柏梁體聯句壽座主臨川先生

天分斗野劃九江（盧見曾）五峰指立含崆谾（維翰）夫子聿起光家
邦（見曾）經術坐使曾王降（維翰）晝午啼雞宵吠尨（見曾）風吹四壁
短後襦（維翰）希音自奏祝圍椌（見曾）神力自舞都盧橦（維翰）亂振
天鼓雷訇訇（見曾）唱于唱喁金石摐（維翰）月明桂枝拗無雙（見曾）

玉堂之署鼎獨扛(維翰)太息學古運厄洚(見曾)紉絳如蚓如螻
蛻(維翰)誰經子史書植椿(見曾)琅匿我公羅滿腔(維翰)黜竄墳典
驚愚惷(見曾)縛帚作筆鹿如杠(維翰)衡命六詔嘶風鬃(見曾)優
曇花下搖旌幢(維翰)旋策吳越玉面駹(見曾)吳越食古人貪噇
(維翰)遂令瀚海梁石矼(見曾)聾聵收聽矇不聰(維翰)晉中執法法
難撞(見曾)柏臺烏府見者㦬(維翰)南宮鑑清如清瀧(見曾)射工巧
伺伏發𡼏(維翰)登高吟嘯狐裘尨(見曾)桑乾河水流琤淙(維翰)小
童抱琴默無哤(見曾)怡怡自得須返䩻(維翰)萘逢日月照古龐
(見曾)貳大司馬門戟鏦(維翰)江淮飛輓連千艭(見曾)銜尾百里聞
鳴梆(維翰)胥奸軍狡腹胮肛(見曾)若提積玩燭以釭(維翰)翩翩皁

舸帆不栙(見曾)軍利轉運民利艭(維翰)劇憨小子胸悾悾(見曾)燕
石謬采儕寶玒(維翰)軒昂師門立跭𨇾(見曾)拜手申甫祝敢俺
(維翰)碧桃三千年可鏦(見曾)先生一笑花透牕(維翰)台衡風骨清
蘭茳(見曾)日飯菁苗蔬豆豇(維翰)安用擔酒䍧羊羫(見曾)即此歌
侑紅玉釭(維翰)

長歌再祝臨川座主

四時好景首三月春服初試飄輕風閭闔黃鳥水楊柳千
樹萬樹桃花紅是時　聖作萬物覩民物暢遂年和豐凡
百鉅典次第舉春仲耕耤季臨雍諸儒援據攷同異稽古
始覺經術崇詞章韓歐學朱陸誰其有之臨川公辭嚴義

密大手筆紳垂笏正朝班中天地間氣最不數鍾英道脉
道積躬小子騃燦濱海上衣不掩骭藏秋蓬才薄難覓一
囊粟力弱未挽千鈞弓入無藏書出無與枉慕汲古聲摩
空即今掎摭昧經義還悔宿習徒雕蟲參苓小草車捆載
荷茲亦簡收藥籠行謁選人綰半綬簿書錢穀堆葱葱珍
重五金範大冶仙火時復陶愚蒙讀書行已兩敦勉子孝
弟悌臣公忠人生不朽有大業不繫始進塞與通數年日
夕銘肝腎何暇仰羡高飛鴻閉門周旋我與我西山遥對
青溟濛今日何日帬屐集降申維嶽甫維嵩新詩千首文
百軸此事未識誰趫雄念戴公恩若山重語欲出口羞雷

同壽公壽世贊元化要使六宇無疲癃芒寒色正秋烈烈
天空雲暖春融融祥麟有趾踐朱草威鳳有翼棲碧桐刻
劃鐘彝列台鼎期頤耳目仍明聰蘭蓀繞室簪裾滿謝家
寶樹搖瓏璁烹羊炮羔計亦得采芝安問商山翁古人五
十服官政如日豔豔纔升東掘衣祝公自此始釭面酒正
磨青銅

馮夔颺招同周蒼濟蔣元亮栴功升王褒三盧抱
孫吳汝礪楊及中集金谿館偶成長句時夔颺方
改官得晉江

大雅不作今幾載臨川先生致不凡手迴狂瀾于旣倒唐

韓退之帝所監丹鉛漬席勘午夜無味之味分酸鹹厭時
咀華峰六六大小馮亦饒奇饞西江流派日騰趠健風決
隘連千帆迤演南北徧風氣帚展時集少長咸上搜皇墳
下稗乘洗荒滌蕆窮雕劖春寒花秀破漆簡秋高月朗開
朱囷摩渫鴻文見駮蝕噌吰巨響排空嵌南金肯使蛀朽
壞東箭不許䕸枯巖牛車百輛載寒餓一朝並脫經生衫
千秋大道坐蕪蔓誰許吾黨辭截芟長安譬褐塞衢巷榛
荊頗壓松楓杉淫哇僞體遲奸巧膏肓傳染誕詁誦悞書
半舛魚馬豕亥字或判磨礱麤葫蘆依樣畫制草徒禿狡
獪中山毚囷人成事稍碌碌浮聲掠影行巉巉陶治性靈
存厎物我欲出口還三緘猗歟坐中八九子眉稜峰起俱
嶄嵒黑蛟蟠腕指正勁緇塵染袂骨不黷劇憐大馮古書
客飄然竟換新頭銜刺桐花發城雉堞衣冠南渡民和諴
此行經世務經術何妨燕語聞呢喃悵昨海氛動小蠢澎
湖波浪萬馬驅伏惟　廟堂正神武方略指落袄星欃即
今瘡痍恐未復十室九室空可監贈人以言夫豈敢聊遵
大路執手摻丈夫何入不自得脫短綬即擔長鑱要須礧
砢抱獨行那畏掩袖他人讒破顏一笑我樸野何用如此
言多饞

憶城南雜詩同儲汜雲作四首

去歲嚴冬無雨雪今年上巳雨微零出門應笑天涯路二
麥還齊芳草青

幾許招魂弔國殤都籃且趁少年場刺梅園外龍潭北便
有悲風起白楊（時清明後一日）

鬭雞走狗東風急盡日餳簫吹不休何處小紅樓畔夢啼
痕還聽按涼州

曾聽棖棖擿阮聲雙鬟贏得可憐名小閒但貰旗亭酒劃
壁同君記隔生

東盧抱孫

自笑經旬不出戸青蒲葉放陂塘長毛義逑養望官樾李
賀嘔心尋錦囊朱門大道車歷碌斜陽芳草天蒼茫午餘
一枕清夢覺負約故人空斷腸

周西坪出宋搨聖教序同觀分索長歌

古今法書誰第一右軍將軍流傳稀蘭亭善本庋梁柱蕭
翼賺之費鬼機惜哉神物錮泉壤蝕盡銀蠶化寶衣懷仁
沙門慧絕世編緝珠貝揚光輝自唐文皇屆今日貞珉久
剝䕸無歲長安貴人强解事白金幾換載兩騑元明贋本
大奇貨橅搨不辨形瘦肥周郎托古作性命人間乃有真
是非何天搜奇落此本將出秘府收不歸借觀人多少得
覯匹夫懷璧知叢譏今年入春病三月擁衾臥起關雙扉

坐愁行歎玩百遍此豈竟足塡渴飢眞宰范范喻者少稍與賤子相因依閒窓長揖坐木榻迴翔僮僕紛指揮淨拭几案卷書籍滿簾沈水烟方霏竟捧此冊出匣底襲以麗錦包以緋我爲摩挲不能已姿致妍逸神理微盤旋拏攫走萬狀疎密靜穆融鈎鐵虞褚歐顏皆下乘何況軟媚如脂韋我謂君今急藏弆會恐變化騰空飛不然愼無示權要萬一遭奪徒歔欷周郎離席宿疾愈正聞震雷急雨淋書幃

諸同年飲海棠花下有遲黙臨不至之作敬酬四韻

城南花訊已駸駸亂簸驢車響遠音盛會最憐紅映肉芳時少過綠成陰鳴鳩乳燕啼春老微月疎煙坐夜深多謝諸君好垂注東風還與寄長吟

墨麟詩卷第六

海鹽馬維翰

司勳集

古今體

中秋對月呈少宰沈闇齋先生三首

昨秋素魄滿羈跡寄南軒晨夕賁文活瀏愴愁容顏涼風蕩虛幃清輝照孤眠殘夢依窗牖蟋蟀吟牀前犯曉策篤蹇趺宕登陶然（亭名[illegible]）矢口振逸響衆賓思陳筵斂袂揖賓退蕭瑟囊無錢聿來古寺棲轉瞬餞華年寒燠爲代謝寒氈成旣遠夏五邁良會翦鳥仍飛翻天上足官府挈我淩紫烟金庭玉棟宇燦爛不可言側聆仙人語命賦明月篇明月東南隅白雲何洋洋懷謙乃久居盈滿安可常薇垣耀鱗星萬瓦微有霜司勳謬通籍鶴廳戒無荒夙夜愼職守鬼神監我旁今夕是何夕清角隨風翔陟山望遠海魚鴈方湫范海若聞不仁憂思溢中腸妻孥安足計懸念雙高堂念欲賦歸來飄然還故鄉承恩亦已厚戀闕誼所當千念互起伏中夜以徬徨

徬徨寢不寐黽勉忘俗情仰首太虛淨浮雲悉屏營青松挺高節衆葉辭凡莖天寒北風厲緇塵恧相攖阜禽雖長

飢愛此警露清磬石亦鈍根愛此質理貞開懷玩流景偷
惰非所寧絃望幾更易銀漢耿玉繩俯仰事三省不待晨
鐘鳴卷簾滅明燭昭鑒在精誠平生志溫飽何異颷塵輕
致身及良時努力千秋名

九日二首

落月西南角宵征控轡牢聞鐘徐出郭垂露欲侵袍樹擁
一林黑壕承萬堞高急流峙雙櫓容易作秋濤
茱萸何處把石路此紆迴落木還沈鬱微霜始草萊天空
鵰欲下籬秀菊能開慎莫登高阜雲峰滿眼來

古風三首題梅莊先生照

大雅何時作仰首桐樹林上有鳴岡鳳下有白石岑匡牀
一卷書中具古與今天地莽浩浩寒燠感我心人生貴鬚
眉豈在多黃金願言比抱膝賡和梁父吟
結髮事文翰牛鼻馬絡頭然諾指日月不使如雲流長揖
向鵰鶚無爲雁鶩謀北風起天末鼓翼行相求對鏡詫兩
鬢鄉里豈足留宣城賭太守不如華胥遊東山有絲竹不
如冠兜鍪
十月氣凛寒嚴霜彫百草藤枕雜葉簟脫屣弗復道天風
吹我衣羽扇紛如掃茗椀冰不溫愛爾潔白好薄俗不尚
志富貴徒終老崇德務令名君子夙所寶

自題倣浦櫂舟冊二首

清江古渡孤舟遠老樹縱橫卧作橋誰向煙雲輕盪槳夕
陽斜影起漁樵
海天風潤好揚舲萬里誰能記所經祇是關心愁對冊荻
洲欲白遠山青

贈別王斗南還濟寧州

引脰緬往哲息心謝輕薄之子枉叩門佳期滯征鐸開房
森籟清短檠細明落淒淒出牆樹澹澹依階萼袖中一寸
綃手自千載拓瑤華擷烟霞精氣盪風藻稍領王粲愁頗
領李布諾奈何嘉覿初即有離聲作紅亭赴客袂白雨洗

羇懷適此夢鄉園故當狎林壑策堅亮以疲弭櫂匪云樂
矧乃戟臺荒難爲酒樓酌攬秀下連岡搴雲上芷嶠并深
怨橅櫨絲棼費經絡黽勉慎高寒秋光正恢廓

題馬郎中李主事倡和詩後

李白星精休禁酒馬周火色尚加餐鯨魚碧海昂頭笑莫
把才名誤達官

送盧抱孫之洪雅令

薊門大道飛黃塵咿咿軋軋盤雙輪我生兩耳無不覺所
幸離別非故人誰歟長鬚走相報此中乃有平生親平生
落落同河漢盧仝意氣眞絕倫手腕蛟螭逞光怪肝膽栝

柏梁輪囷峽雲嶺雪道萬里青衣南下波粼粼漫空木葉無行跡殺眉翠埽梯蒼旻回首燕亭歲辛丑公車待詔來青琳側門上書五亟翅施婚未錄愁蛾蠓歐陽先生汪宮贊與鄭孟宿檢討密結珊網羅鳳麟一時升堂薦奇彥走也獲廁均陶甄三年束縛隸館籍無病俯案常酸呻彈琴不憎嵇生嬾挂杖終欺阮子貧招要秋雨吟聯席跌宕春燈酒幾巡慈仁寺裏頻風雪宣武坊頭數主賓同遇明時余最倖竟黜剡牘趨楓宸日逝日上送日落盟心但切羞鬼神可憐薄宦足滋味輿丁按月橫索銀俸錢易盡囊粟竭睢盱仰屋笑里隣辛托舅甥燕依幕飽我粱肉飲我醇耶孃妻子安得顧天南地北勞魚鱗況今吏胥伎狡獪志大才薄何由伸男兒福命具骨相虎頭食肉何紛綸我生丈夫最渺小顏慮皺落憂積薪君身短不及晏子何以奔走要路津烹鮮小試綰半綬文翁雅化昔所珍隩區天險俗簡易撫字實賴官長循諛言報政那可必讀書宣力夙有因持鞭送君叱馭去安用霑浪沾衣巾

送沈勉齋員外南歸

氷池影過雀兒浴風閣梢垂柚子酸輸與歸田老先輩日高三丈搨簾看

朱貞女詩

請斲女貞木絃以寡女絲行人駐足聽聽陳悽惋詞解一翩翩李公子煌煌金張族才華妙無雙隸名泰山籙解二桓車不御鞔孟案安可齊入門各太息晦暖紅日西解三高安朱相國忠孝為性情有女閨中秀大義結中誠解四再拜啓高堂生是李家婦逝將殉長夜鵑血零鴉舅解五卸我金雀釵脫我繡羅衣朱絲繫兩足死則同穴歸解六靈旌漾西東棠梨覆幽宮枝枝連理樹慘澹生陰風解七其上天蒼蒼其下江泚泚招魂上天堂貞心照江水解八

三烈女詩為王員外蒻林賦

鍾山鵂鶹王氣終石麟夜哭松柏桐烏絲豔曲奏未罷猿鶴從化為鬼雄洮湖滆湖徧賊火妖魑白晝吹陰風長蕩部中三姊妹一一面似桃花紅藏形匿影天地窄峩峩巨筏方排空素手背接擄竟去天高水濶青溟濛中流自沉心匪石巨魚揚鬐不敢咋黃沙卷水空中擲髣髴孤煙語冤魄埋骨湖壖近百年行人一過一潸然即今荒塚女貞木瑟瑟三椏搖冷煙嗚呼乎馬首巢由伊誰氏奇節乃留三女子作歌用樹閨中師鬚眉之人愧死矣

入春寒甚因寄家書漫成柬朔占

春風來戶牖寒氣積鬚眉望遠煩清夢相思數後期書長旅鴈覺宦冷繳裘知尚有吳員外時時借馬騎

解悶三十四首

謝甥何甥致不俗省署來同咬菜根愧爾饔人報瓶罄更無坐客强盤飧

自從元日到人日除却朝班不出門且免與丁催催直爲言僚友枉相存

盧生（抱孫）蜀道崎嶇去儲子（泥雲）燕臺惆悵留風葉海萍俱弃澗埽關何處破閒愁

琉璃厰閙春燈市駿馬香車盡日淹記得去年值王謝松煙澄水試烏蟾（余自去年上元初識凝箕又紹）

挂壁古琴瀟灑絶攜持梨栗遶雙鶵放衙歸去軒眉者只

有章華宋大夫（雅伯）

慈仁寺東故相宅春光晼晚花滿園遠山終日對屋角太息莊生事鼓盆（啓曾于去冬悼亡）

蹇驢破帽出城去明月南湖放鶴洲可信朱家（千齋）古游俠飄然總不費勾留

菱湖贅壻李志白嚴助烏程並放船直待滿瓶斟下若始憐鄉月最嬋娟

誰思身外無窮事吳質（朗占）多愁太颼然即看孝廉尚潦倒夜闌紅燭吐青烟

董生（扶振）三策收未得羡爾巾箱貯玉盃相對倪迂（南深）莫蕭瑟東風終放北枝開

不見洒亭書札久化爲異物定無猜耽耽月白聽街鼓未絶平生殘夢來（時傳玉光凶問）

錦裝鸎脰湖莊草金薤紛披信席珍不是燕山有才子（紫東）爲生結襪定何人（戴揚）

七步章成曹子建八义手就溫庭筠未遇錢塘孫伯子（佀佐）定將荒誕誚先民

吳興沈約名父子（狗翁及令子勉之）帶圍爭敎減腰肢汎艫碧浪吟春樹多少鳥絲絶妙詞

徐陵（蓀龍）貪架珊瑚格鍾子（駿行）能聽山水音可惜夢齋好兄

弟亂松斜日墓堂深（仲樸介亭相繼病故）

二王亦恨無臣法此語終難服右軍江鄉近日趨顏柳可過羊欣白練裠

聖敎序曾見數本臨摹勾磔總難眞周郎（雨芊）鳳翥龍蟠帖絶倒良常山下人（翦林）

矮屋軒窗竹翠多許渾畢竟近如何城南舞鶴池邊水清淚應添向晚波（元文初冬寓書於予云讀禮之餘繼以鼓盆）

老髯幼時曾授業大葉長梢放竹枝絶勝唐時蕭協律如何不入白家詩

烏夜邨深繞竹樹天風吹海接秦谿張郎（楚良）綺語非搯擿

一唱清歌烏夜唬
枯柳梟鳴亂樊圃虛堂蛛網大文章環橋載月東谿去寥
落人間顧長康（樊圃頭顧曰大文章是董文敏尚書書吳門山人顧怙工詩畫）
雲中雙塔一層層百尺蒼松纏古藤天監年間興善寺惠
休仍見六朝僧（悟文姓鄭氏尚書瑞爾公爾孫也工詩）
陸機文賦給方妙費禕園碁興最高憶爾天清風慢卷巢
然痛飲讀離騷
元龍（高爾）高卧何爲者鄭老（寒耕）襟期劇可憐倘向雙峰吟舊
雨麟蜚趾在白雲顛
留眄文人工粉繪筆法得之曾波臣畫師張遠謝不及肯

貌尋常行路人
描撫印板蘇玉局游行理窟胡思泉四十青衫穿不晚漫
同平子賦歸田（鄧氏餘帥遊山水今四十餘忽歸理舊業）
武光山人有孫綽八十面如紅水晶魚雁五年渺雲海不
知還住閩廬城（山人名溶字武光湖廣人貴溪臨賴里語多元妙）
都官雅有林泉趣吸海餐山盡起樓曾向春風坐濠濮堂
堂策策百千頭
定情繇簿仍疎放豪氣曹公久屛除一片鷺鷥湖上月天
生潘岳賦閒居
東廨西舍皆水官諫議朝來見白鬢比屋前生應有數終

須一問邵堯夫（時顧景范都諫邵編修時東吉士學址皆同寓一巷）
宛委山頭傳禹穴玉文金簡定糢糊白雲愛爾賦歸去自
攬春衣入鏡湖（啓人）
獬廌當胸王御史（宇菴）雙旌徐引向南陬錢唐江口萬張弩
約束魚龍端爾憂
何遜（澗若）（天然）弟兄俱入妙家傍東華上竹關柾袖驪珠三百六
儂家築屋環倂浦倚檻垂楊眉月生多恐梅花春酒熟又
勞華髮話承明
哭儲汜雲三首

最是聲華推第五風人標格記鬢眉平生氣合庸才忌垂
死名邀
聖主知（去冬汜雲引見乾清宮特加獎異）花市紛闐燈雪月蕙帷飄泊畫書詩
大羅天上鴒原感並染春衣彼一時
鵯鳴屋脊亂飛沙此恨茫茫豈有涯日下盡傳君蹭蹬年
来原值歲龍蛇索居苦憶浮青冊（邱秋汜雲以浮青水榭冊子索余長句既亦有和章今附見前集）棖
觸閒烹陽羨茶腸斷故人臨含斂交情生死見朱家（時朱君悦平爲經紀喪）
燐青樹送陰飈急屋黑燈搖旅櫬孤列几狻猊斑吐篆
藏笥鸜鵒淚含珠（汜雲精於鑒別所蓄銅爐古硯特多）人間坐肉仍無限大海漂
萍竟此都不待款門已蕭瑟傷心忍過舊黃罏

同王員外翰林春遊即景有述

山北山南畦逕別蒼藤跂竹縹成邨亍曰月令桑麻譜遶
户雲滕黍稻孫境遠平章餘草木時清景物在雞豚端知
盱食資心膂君實終虛獨樂園

雜題八首

西直門西車殷雷人間何處問蓬萊天然翠𪩘丹崖徑繞
倖羊求二仲來

玉樓春色最芬芳錦帯鞓紅百和香開徧千株木芍藥羊
神都遜御衣黃

湘竹簾垂瑟瑟波風軒水榭拂多羅楊花徧地三眠起只

少晴天戲白鷺

九曲朱闌遶畫廊層層帷幕入斜陽落英幾點淹苔石可
惜東風過海棠

汀花都半無名字黃認沙棠白刺梅雪髮園丁勞指點浮
萍開處酒船來

支離叟古此君健翠羽一雙棲曉烟老榦扶疎俱入妙不
須著色寫黃荃

新焙輕嘗鳳餅香何人側帽譜伊凉貪凝未斷重遊約要
看漫山鴨脚黃

仙家㡳用愛樓居文柏亭空好著書堪否署爲埽除吏問
量梁燕定何如

題畫

好山青了處浩浩大江流但欲安津渡應無閒𦨭舟

題公長人員外行樂卷子二首

豹褥寒消天似水羊裘春滿篆如縣誰將讀律疑坡老才
子庭堅古士師

莣莣人海俱巾幗畢竟如髯定絕倫濶面廣顴毛髮動莫
猜褒鄂畫麒麟

次吳浣陵雨中閒字韻二首即送其之任江右并
柬何履上董扶搖

入告摅忠悃憐才啓
聖顏先浣陵謁選得樂陵條奏爲同官第一特改臨川官移鄉路近客散寓扉閒盪槳連
樊水題碑靈谷山風流王内史古道此重攀

舊雨因風去新愁紀別還梅吟何遜老帷閉董生閒白日
橫車幰黃塵照市闤凭空一長眺雲樹在江關

送陸郎中舅𪩘獄山右

直指河東遶太行燕山西下路羊腸佩蘭好避城中犬卷
網須周獵後狼差慰扳轅駐姑射重煩僉牘判桐鄉龐眉
父老應驚問此日朱顏鬢有霜

王獻之銅印歌爲翁林員外賦印買自江上漁函作九龍末一鼎鍋獻之二篆古物也

長江萬里翻波濤巨艘山壓帆天高漁翁撒網斜陽立兩
岸鐘聲橫小舠一聲邪許數罟起白小三寸紛難逃錚然
爛銅落沙礫頗悵出網非銀刀諦觀有文隱肌理得錢堪
否娛老饕千秋稜角正完好永和舊物湮江皋良常山人
嗜奇客骨董入睫明秋毫杖頭三百恰換得摩挲鼻紐綴
以絛堅蒼斑駁見古色爪皮綠暈朱砂燃鐫刓當日識誰
手定應名流江左衆口褒篆金撥蠟刻九鼎不象魑魅魍
魎妖怪嗚呼嘷不判荆揚梁雍冀豫青徐兖但見蠅頭小
篆懸鍼倒薤略比蠶絲繅右軍將軍七男子官奴書法尤
人豪當其揮灑力勾磔掣管不得提能牢練裠幾幅定奇

逸俯仰屏障難抑搔流傳十三行寂妙洛神綽約倚采旄
帖安嚴密足韻致可惜玉版攢鐵篙想像書成鈴牘尾猩
紅小印手所操周秦璽節世安有邇來好事皆嘮叨嗟哉
少見自多怪食古豈在餔醨糟象犀硨磲晶火珀花乳細
切巾箱韜鐘鼎繆篆互錯雜桓彝羅輯眞徒勞山人琅邪
老孫子踔厲風骨凌謝陶青氊舊是君家物感召精氣非
偶遭浪淘沙蝕愈明淨此實天意留風騷誰使攜持向京
邸奇閩漏洩天官曹金丹我未換凡骨三錢筆買雄雞毛
平生珍玩百不辨評泊無乃波月撈疑眞猜贋定受有識
笑只宜緘默隨鞭槖山人山人爾亟好藏弆錮之密屋幐

以幬沈檀木櫝謹筦鑰今日闌風伏雨恐有蛟龍下攫空
中鏖

送倪南琛編脩乞養歸松陵

客酌金叵羅聽我歌長歌今夏六月雨不絕西山雲氣行
透迤御溝匹練奔玉河金水橋下生漩渦奇事范雲大張
席徧約仙侶紛来過就中倪寬色惘惘離鬣遶坐云維何
自云生長鸎脰曲門俯萬頃汪洋波繭蠶化蛾燕出窠黃
梅時雨爭滂沱白鱗鳥背魚大上空中騰擲如飛梭數楹
老屋軒窗豁倚檻孤艇摇漁蓑牛宫豆棚步裔衍新漲濃
綠翻芰荷維時阿翁最懽悅臨流看戲雙白鵝封胡遏末

羣起壽引滿一斗朱顏酡迫從計吏偕北上青衫竟脫辭
煙蘿光祿傳餐尚方札紅蘭署傍金鑾坡得趨朶殿
恩原厚但憶華堂理則那昨朝移文向啓事苦乞歸養歸
巖阿僥倖陳情荷
天聽明便裝束經書馱天倫聚首樂事多安用屺岵時吟
哦我聆此情嗟歎久恣然起立酬答訛我生隨地鮮兄弟
耶孃憐惜眞殊科衣裳寒暖食飢飽亦既抱子猶摩挲是
節元年夏五月制淚送我登吳艖計謁選人尚需次急返
定省遑知他伏豢
高厚擢郎署欲歸不歸還蹉跎惆悵簿書案山積不才何

以免譏訶油衣氈笠赴官舍車輪生角嗟疲騾失喜君歸
秦敍水眞勝帶緩腰間拖送君鞭馬出城去津亭楊柳風
中搓到及尊肥秋水白縠紋帖妥平不煩韓整之梨洞庭
橘日進鳩杖供婆娑閒乘一舸櫂甫里想像帆軟峰髻螺
只愁明發泥沒髁且篗晴帖陳羲娥

和春侍讀北塘即事韻二首

勝事林塘花木秋頭銜誰署酒泉侯湘簾卷罷月生檻樺
燭燒殘風滿樓鏡裏芙蓉堪買笑罇中琥珀㝡消愁嗟余
枉頰西山暝寂寞無緣伴此遊

一聲邊雁及深秋乞米監河柰爾侯不分水光浮綠樹乍

傳花影出紅樓車乘鼠穴聊相戲壘築糟邱判底愁試誦
南華問蒙叟逍遥或恐是天遊

邵學址編修索題其從兄處士照

醉鄉日月清閒劇莫被松風吹又醒一銛隨身看尚少心
知不是晋劉伶

酬錢主敬餉墨

逸事晒公擇奪墨懸滿堂夫君亦稍癖看松山南岡飛煙
天半黑流滋巖際黄隂房逼象緯斗柄排文昌貯甕瘞蛟
歒鳴杵隃糜藏團團烏玉玦璨璨紫錦囊風行水無跡山
出雲有光日月赴磨煉雷電佐豪芒注易倘夢郭草玄或
擬揚雜然置几案不語慙圭璋

送錢主敬編修暫假侍太夫人歸海鹽

握手都亭槐雨微送君南下一沾衣窮官計拙家何有鄉
路心憐人又歸風定迢迢雲樹立月明肅肅雁鴻飛多慙
半邏橋東水我亦高堂守釣磯

送董扶搖孝廉歸南潯即次留別詩韻

床牀屋漏薪不然破釜生魚私自憐疎斜容整徹宵畫車
箱入水如乘船君也抱書自娛悅三載木榻羅列仙今朝
長揖賦歸去秋柳折作鞭馬鞭長途潦深不可厲盧溝橫
巨波連天黄金古臺尚遺址酒人畢竟仍留燕實聞鷓啼

行不得偏聽柰咸蜀杜鵑轆轤飢腸鳴未已盍此取禾三
百廛當今
聖人求侍從燒藜虎觀光迴旋公其健者毋飄泊徒令失
士嘲喧闐司勳卑官力難薦重慙囊乏司農錢長風吹空
送秋雁側身南望嗟雲煙憶昔苕溪櫂舴艋潯醾眞引流
饞涎渴思叩門傾百醆坐玩巨筆龘如椽路人指點橋南
宅軒昂眉目夸子賢我雖不敏還好古橐中卷軸聊能宣
謝客候門記稚子款語臧踃當我前細揣似道出稱貸此
事轉眼今幾年丈夫結髮守迍賤吐氣直上凌山川願言
誓心指喬木柯葉向背根株連逍遥但讀莊生語仰面羊

角溥高圖

哭許元文秀才二首

平生許劾吾好友妖夢書彭百感增氣槩微茫人永訣交
親檢點涕垂膺星沈鶴瘞留枯沼月黑梟啼見漆燈料得
西風門巷冷并令弔客失青蠅元文居臨舞鶴池
蕙帳半圜塵滿几竹窗四扇雨侵楞磬懸遺粒空倉雀架
壓殘經獨行僧何處新阡題有道可堪没世疾無稱因緣
倘出仙苗裔歷歷青天拔宅昇聞元文數口病死殆盡

題友秋日讀書樂圖

斫竹題詞差愛節據梧槁坐欲忘形先生開卷非漁獵秋

在午風吹膽瓶

題范東山孝廉照二首

明聖湖頭葭菼生琴書壓擔綠蕪平摇鞭應詫童騃甚可
是春遊暫出城
彥龍心事從鳴劍席帽聊蕭破朔風何處前溪有茅屋雨
行高柳路西東

送使君舅轉運兩廣和桑伊佐詩韻

榷算分南粵乘軺出上京春雲寵使節旭日動星精憶起
神山宰徵來畫省楹闢門需啓事典選倚持衡剡牘書元
老良才慶彙征停年嘘滯格考課尉流行向日葵根重于

岡鳳翽鳴養深神倜儻議别貌崢嶸游歷曹司署常邀月
旦評激揚標目品綜覈絕心兵再判陳陳案言旋綽綽楹
槖囊怪童僕輿馬費經營戍堠嚴程驛鈴音野店醒封章
報
明主祿米尉何甥勾當紛初畢髭須見乍驚剪燈煩把握
坐月指欃槍河濶秋無露天高夜正晴解推敦戚誼兒女
討私情健翮同時舉迴瀾獨力撐建牙行象郡打鼓駐羊
城一路紅蕉秀三洲黃木清疑傳蝴蝶影何處鷓鴣聲爾
日慙清鑒貧官耐長卿春明門外柳夾道意縱橫

謝又紹寓館觀許雪村畫梅

青天杳杳飛冥鴻高林月出聞霜鐘涑酒易酒那易得羅
浮夢遠無由通人間好事見許謝清寒沁骨塵埃中謝也
長歌歌主客許勢便已吞長虹是日淋漓最作達墨汁一
斗傾虛空繁英歷亂草雚靡老樹鐵色撐天風矯如拏攫
天門龍之而雲氣行相從皎如鏡裏見綽約江妃環珮来
丁東遊蜂欲探日妍暖凍雀似話春丰茸頗憶鄉園晴雪
霽萬木枯死當窮冬黃苞漸拆綠萼破野橋邨店横孤蓬
隔籬藏隝意脉脉籠烟臨水昏濛濛尋檐索笑坐宵晝暗
香微度神為融奈何一官隨人海黃沙眯目塞耳聾慈仁
寺裏唐花貴槖囊苦澀憐青銅雪邨爾畫誠能工無乃觸

撥腸慳忪四座無言樺燭跋壁光亂走玻瓈鐘

紀別聯句

華嚴大法藏須倚知識闡(鑪壽) 郭郎曳舞袖排場非終演(晉安許均) 晴雨天有時聚散人難免(維翰) 曹司幸遭逢歷歷青錢選(澍) 先生来黃門工書祖蟲篆(均) 許渾放寒梅幹鐵花婉孌(維翰) 吟嘯笑長卿快若癢爬癬(澍) 旁人羨浴嗟未是憑冠冕(均) 款洽難具陳未係醵歡宴(維翰) 東風吹柳絲老子興不淺 竟謝官文書如飛鳥脫罥(澍) 人生何所樂僂指歸夢踐(均) 亦復何所苦壺出飲餞(維翰) 素心互裵徊纏綿蠶裹繭(澍) 飄飄作急裝悠悠不能膳(均) 星言戒徒旅衣拂紅塵軟

(維翰) 兩輪簸巾車一奚鞭駑蹇(澍) 明朝上河梁後日凌岱畎(均) 大江日夜流綠羅研可翦(維翰) 燕塵遥不分吴雲薄猶卷芙蓉九朶青百憂聊以遣(澍) 到識夏初炎羽扇雙腳跣(均) 好友偕兩三桑麻遶雞犬(維翰) 坐品第二泉神理冷然善(澍) 鯉鱗三十六尚用存繾綣(均) 局促轅下駒可料足堪展(維翰) 于征啓荒途倘破蒼苔蘚(澍) 定知王逸少長日郊扉鍵(均) 琳琅金石錄因之訂譌舛(維翰) 清賞寄野娱無事花鬢撚(澍)

題桑田集後

風雨一番添旅况關山千里足閒情洛陽市肆書能記合讓王充著論衡

狤猔小女歌

杜上舍房芝西征具記小女事附長歌焉沈員外子大集中亦有詩殊近香山並誇許孝廉子遜作工甚邸寃率和呈杜沈兩君其間傅會稍異亦欲覽者了然緣起知俠客多情非直嬿婉之私也異日晤子遜當互易觀

狤猔六月草不春中有小女傳天人上曰輪璣下貝母明珠瓔珞垂滿身織成番罽光如錦氀得欒鞾緻勝銀阿敦多目戯部落匝立相看不動塵定鐘夜打離埃垢莊嚴相好晨稽首二十不足十五餘親繙梵夾伽登咒是時西藏

大黠兵千乘萬騎雲南行跋扈將軍正驕恣虞芮適有閒田爭元戎小隊橫飛電一綫紅塵催督戰公琰名原埒武侯特借行營揮羽扇通事傳宣德勝橋金雞色黯馬蕭蕭千人匿走一人去杜郎大膽刀在腰仄磴延緣逾緬甸毳障團團插弓箭黑風亂捲赤豹旗黃雲直裹銀獅練朝暾何處詫嫣然路入仙源不暇憐羣道落龍牛女宿長嗟必兎穹廬天(落龍橋土人云即鵲橋相傳是張騫乘查見牛女處必兎地名) 大星欲墮無生氣鼓聲不上空歔欷悽凉馬革急行裝一軍掩面皆流涕杜郎倜儻眞不羈昂藏四顧單騎馳據鞍獨問来滇路垂橐還吟出塞詩蠻塗搖野一千里插天地脊高無比怒江依舊撼昆

侖雪山至竟飄臨米（密塗譯言花也自木魯烏蘇而南綿亘數千里至緬甸裕入南海高莫可比乃天地之脊也自此而西則山勢層疊直下至拉撒即中藏也元人有罔措黑水辨怒江以晝夜激盪故名臨米近小雪山）砂床丹洞已蓄萊（大天竺有丹砂洞石篆老子煉丹處）何處相思不可灰闌干十二知誰倚（中甸要道止只許逮折十二層而上名十二闌干上舍有句云危灘奔一線峻嶺恐平盤）亂灑秋霖雨耳来七林（枯䅁地）一路丁默雨此是含臚愁絶處逆旅寧忘陌上羅閲人正識揚州杜者迷䨿綠意俱降（者迷䨿綠小女二姊名）小女低眉更不雙木𡰪呀步前親問從此葳蕤懶瑣窗（小女居佛堂側有窓夜則扃焉木𡰪呀步譯言郎體佳勝）三生石上原前定溫泉瞰浴偏工病酪漿跽進與人魂珊瑚摘獻通人性（珊瑚枯䅁所產果名）性通魂與款殷勤眼底明駝奈陣雲憶到關山多有恨啼来宛轉總難聞無端雙屩臨風活颯颯黃沙飛木末十日須臾竟慘離

千年永遠成暌濶一百八顆摩尼珠口脂面藥相沾濡臨岐脫贈昏如夢曾挂當胸今在無莎莎磧地天蕭瑟萬里歸来事難述酒醒淚點溼青衫眠起窓痕照紅日良辰花月訴羇懷燕子呢喃簾乍開仿悲下賢辭壻館依稀仲晦話瑤臺司封我友詞妍悅疇昔結交寸心血氷寒鳳味事抽毫風澹鶴廳恣穿穴塞外蒲萄架上紅月中修娉天邊白闕卿何事直刁騷動我閒愁致嗚咽綠葉如今陰那枝人生容易鬢成絲沈郎雖瘦多情在悵爾飄零杜牧之

題汪丈千波黃山采藥圖二首

鴟甪鉏肩劚翠芸天風欲裂藕絲裠不知靈境爾何物界斷丹爐起白雲

凝氷結樸奈何許偶影獨遊病未能松有茯苓石有髓讓君煉骨一飛騰

題沈紫翁照

白石悠悠日上遲鬬茶風味足相思如何重問燕山道雨溼春衫望酒旗

酒後偶題

芙蓉可搴木末鮎魚難上竹竿末權子母握計且中賢聖憑闌

送喬丹葵守嘉興兼寄錢編修主敬

江城就李舊名鄉指點披雲入印床打鼓自行西水驛看松應過北山堂虹橋接岸楊絲直鴨陣衝波荻筍長但詢茆檻三五架阿翁頭白課農桑

三年郎署等閒分乍擁朱旛迥出羣當代文章親化雨（訒川先生）他時裠屐記停雲款迎竹馬来何暮安集哀鴻夙有聞倘賦湘靈覓錢起差池爲道杜司勳

海鹽馬維翰

柱下集

古今體

保行雜咏用少陵詠懷古跡五首韻

驅車督亢陂頭路轂魄多應聚此間寶馬有恩酬性命英雄失計判河山當天虹日知非偶合座衣冠信不還風雪蕭蕭三歎息未俱吾客入函關（督亢陂）

河梁握手自增悲不用淒涼說貳師雪窖天寒羝乳日刀鐶目動草衰時北風獵獵良朋去南雁嗸嗸故土思尚有

蘇卿問無恙報書懇款一然疑（河梁）

古屋雲旗畫擁門將軍奮跡此荒邨樓桑正倚先皇里戚畹寧知後主昏遺恨范張成養寇平吞吳魏有歸魂荊襄雪涕同無命五丈秋風不可論（漢張桓侯故里）

王津園外戈鋋滿痛哭青衣狩兩宮枉使孤臣臨塞上誰持下策棄雲中焚舟事尚鐫前史扣馬人多壯此翁至竟白溝嗚咽水平沙流恨到今同（宋太守張叔夜死節處）

鈐山貢媚青詞日霞帔雲冠天聽高本謂朝廷儀鳳羽翻令軀命燎鴻毛批鱗逆折西戎市瀝膽甘投北鎮曹輸與華亭徐相國坐除元惡著成勞（明楊忠愍祠）

同虞尊郎中兄陪少司空劉公判獄保定寓蓮花池至夜小飲值雪用少陵水宿遣興奉呈羣公詩韻聯句

銜命肅容度（劉師恕）折獄哀蒙迷纆棲繭裹蛹（馬爾泰）爬梳髮引篦鑄秦銅作鏡（維翰）拔楚囚於泥盆冤出久滯（師恕）坊禁仍堅隄適指玉衡北（爾泰）俄鞭金犢西日近自暄戀（維翰）年豐誰飢啼飣肴炙肥羜（師恕）絮羹翦甘藜縱橫栂陣互（爾泰）趨豎心旌齊琴猜響在鐸（維翰）漏數節用雞紅爐炭蹲獸（師恕）白定甆描鷥酒尋杜康貰（爾泰）壺喚巴童攜齒牙倒江海（維翰）劍喙羞蟲雞駕言率先路（師恕）猥此避斜蹊潔純倘可贈（爾泰）忠赤猶能賫

仰承眷顧厚（維翰）俯慰品物低微陽百蟄蓮（師恕）僑寓卅宿棲吹灰春有卯（爾泰）集霰雪以梯鶖毛亂飄灑（維翰）柳絮何端倪犯寒破簾押（師恕）因風打椽題笑看樺燭跋（爾泰）衫笠行前溪（維翰）

入都曉發

使事僉書畢王言不宿旋淸光迎曉日遠樹上疎烟牛喘風鳴鐸鴉飛雪滿田道旁有寒餓俯首一潸然

得運使舅凶問悲楚悽咽語不復連屬歲云改矣意忽忽成二詩

尚道司鹺復好音玉棺晝落閉陰陰泉刀算屑師桑孔昏
嫁情難畢向鵞據萊㡳愁天下事傾囊久薄日南金此間
未是西州路已使羊曇慟不禁
想像眉揚鬚洒然黑風吹向影堂懸好官枉落千人口先
業仍留二頃田扶櫬遺孤行瘴雨招魂閣室望江船相依
粉署蕭條況應作東曹典故傳

二月朔日雪後同梁明府仙来沈員外子大錢編
修主敬晏檢討一齋蔣編修迪夫集郃編修峙東
浣青閣賦禁體詩仍用六一原韻

春雪蕭蕭盖羣䔲退朝漸覺狐裘薄起掀簾竹仰看天意

在鑴劖出新作日脚已沈陰力凝雲頭欲凍寒威廓壓殘
禿樹響滲沙照徹明燈光熠爚半天委積稍離披遥夜密
疎大灑落沾毛亂抖伏卵雞豁眼初驚昏睡駱消應駿馬
四蹄輕弄或駃兒十指攫高城黑點屋上烏殘檐黄啄門
前雀驢車誰過篋兩輪𨎥笠行披踏雙屩便乘逸興此登
樓況值良辰要行樂軒窓突兀入西山竟開生面天所淪
移時土銼烟茫范久坐木魚聲漠漠閣衖呂仙祠將軍定自醉羊
羔書生枉用矜才槊適間此客郢中人擬避三舍君休噱
仙来將以明發文水夫羽去

送吳郎中朔占守思南兼簡安司封慎先

廄中馬嘶齕槽濕平頭奴子鞾刀立前驅綽綽導兩旗欲
捲不捲東風急記若吳郎聽曉鶯相逢古寺畫廊淸紅飄
隣樹穠花落碧破間堦細草生京師自昔高華地書生素
業誰能棄朱衣點縱涵歐陽黄金盡果藁蘇季宣武坊南
故相園醉燒華燭集高軒夢中絲兩繒雲冷望裏雄蜂雌
蝶喧鬨儲池雲短盧抱孫俱落拓四座無言圍寂寞鼕鼕街鼓
逼宵鳴紛紛朔雪盤空作三年館籍可憐人出門徒步踏
腥塵誰云唐舉能知相永光寺日者工揣骨許朔占是歲官五品自問韓翃可久貧曰
爲改歲寒梢䔲捧題黄紙中書閣水蝸畫墁最綿延春蠶
食葉齊揮霍鄉音南下慰羈愁第一君名在上頭交章同

日趨閶闔連袂朝
天拜冕旒僉名啓事貞徽幸運際昌期
皇帝聖友朋罕接簿書繁胥隸失權門巷淨同官我男膽
力鹿亦有章華宋大夫執簡須髯看蝟磔放衙形影弄鵷
雛紫藤葉積昏如漆聚散何常事難必萬里橋西氣跋張
五羊城北聲蕭瑟此日翔鴻隊亦分一闕枝鹿漸離羣烏
府我隨溫御史鶴𦗟君替杜司勳朔占由考功員外郎晋稽勳郎中昨朝除目呈
来見重宣
溫旨蓬萊殿江館天淸竟剖符蠻鄉兩細宜乘傳送人作
郡意油油誰耐江淹兩賦愁建隼旟原唐刺史畫熊軾是

漢通侯裝束牛皮釘百鞘綠楊一路流斜照直賣
聖德到南荒那戀銓司向西笑絲鞭鞭馬去千山兩月王
程武勝關蘆酒刀魚頓頓食幽巖?箐時時攀莫信黔中
土風異獠奴耕鑿空青戲長官賧稅問桄榔苗砦鄗堂穿
薜荔水暖巴江月色新鯉魚淡墨上春鱗相煩寄訊安宣
慰（慎先岦藏 宣慰司）曾否風簾憶故人

寒食日錢編修主敬約同戴侍御卯君邵編修峙
東蒔編修迪夫沈編修立夫錢職方昭采秀才主
恒集飲桃花下用昌黎李花二首韻

百舌唬春作寒食斜街花市頗足夸雖無根蒂有枝葉攀

條往往成咨嗟我欲買植苦未愜小桃不見風中斜錢郎
解人最好事閉門寂守開萌牙一株花紅氣妖冶絳綃霞
帀飛天葩一株花白光猶濕孀娥寒鬢搖銀車亟沽芳醪
與斟酌招要促坐来周遮澹然無言衆賔起明珠幾斛償
此花

脫帽慎莫矜春華東風秖恐吹紛拏餐香咀蕊未終夕歷
亂即是蔦綿花舜舉畫紙大好手搨以淡墨枝交加此巻
園桃一百樹吟玩畢竟輸君家牆頭短短月出皎雖別紅
白寧爭差滿庭煙霧障山洞空濛坐看捎簷牙娙娟靜女
奈何許守正不可干以邪

重過錢編修寓齋桃已盡落再用前韻

柏肩向君笑朝華夕秀安足夸離披散苔石盤胸早定庸
歎嗟譬人清曉玩初日至愚不謂日不斜我生嗜奇結成
癖怪木著癭象吐牙長安同人慣許可飄然約弄瓊林葩
燕山三月放如綺何曾亂策哼哼車適逢良會拒不得轉
眼又見濃陰遮此事枉作十日惡郊祁爾擅吟落花（編修豎弟秀才）
（主恒僨工詩）
春月那及秋月華樹影强作龍盤拏細看鋪地竟難肖擁
腫奈滿纏枝花一宵飄風盡隋落柯幹窈窕禁未加劇似
王奴露卯酒臉潮褪後藏誰家或譏主客秦溪往桃花之

源較不差何此跌宕詑嘉樹妃紅儷白勞齒牙我手急前
掩其口知言久已憎詖邪

送徐禹乘表舅南歸四首

遠峰層叠抱金臺席帽疲驢自往回戲語徐陵才子道（吉上第書）
（叔）阿翁端爲看山来

車塵蓬勃動如煙乞米長安見一年萬點桃花千葉柳東
風吹上直沽船

杳杳歸鴻天一痕江南烟雨綠蕪村短篷行過重三月聽
唱吳歈直到門

孝廉文筆待凌雲諸從才華若出羣博局彈碁陳迹在飄

然誰與問斜曛

題青虬鍊師爲副憲錢公畫冊十六首

兩兩鴛鴦飛不見荻蘆楊柳遶湖秋即非細雨輕煙會實
有鄉心繫此樓

鶴去天空唳雁愁何人雲水打扁舟思量止讓眞如塔曾
見笙歌放鶴洲

春帆幾葉指吳江多少杉青閘畔艭記得初程天圠路戍
樓矗矗過船窗

遺蹟多憐學繡里龍湍亦復水如煙如何三過堂前月仍
照文師化墖邊

竹逕陰陰綠斬齊秋林黃落夜烏啼塚中好笑朱翁子五
十功名傲故妻

水田界畫定僧衣極目田田蓮葉稀底事藕絲牽不斷布
帆正掠小橋歸

鷹窠絕頂颯寒風萬里榑桑海日紅尚有秦時好明月浴
波爭道上天東

何處文殊獅子吼精嚴古寺梓花開曾聽試院鼙鼙鼓抱
笈羣僧到五臺

就李城中清霧閣古槐兩樹壓空庭爲詩萬一尋高叟日
薄簾虛眼暫青

服膺最是竹垞老高閣餐霞對六峰可惜峽山山寺側不
曾小築面雲松

苧綵網絡驅蟲鳥淨相僧房見兩株聽說年來亦斤斧徐
園漸已下徵符

芡實初堅菱角尖秋風蕭瑟雨廉纖依稀小艇吳歌起北
蕩菱香南蕩甜

鶴湖晴色燕梢橫繫纜垂楊新水生試趁微風短亭子不
知還有讀書聲

經龕佛火夢縈紆千樹梅花澹欲無較勝孤山和靖墓水
邊籬落兩三株

太湖石畔抽孫竹蕭寺墖邊纏女蘿畢竟唐賢好名句主
人來少客來多

過橋濃綠天然秀樹底逢人爾許閒若比宋時堪乞郡便
監酒務住瓶山

前題同作十首　　嘉興 陸紹琦 啟菴

綠淨湖光一幅綃淡煙疎雨柳條條披圖正有登樓興
舊侶吳歌況見招原注先高明府大立題云落拓江湖五十秋炎風朔雪使人愁算來還是南湖好莫笑儂家烟雨樓盍牙便利能增人鄉思

人煙歷歷古杉青竹樹微茫入杳冥指點戍樓疎柳出
夕陽影落落帆亭

一葉扁舟載酒遊西溪南浦信吾之懷人月白風清夜
三過堂前小泊時

白社紅樓一逕分故家曾此樹榆枌(原注寺後爲外家舊宅)愛聽簷葡
林中梵不上荒凉翁子墳

兩水中分匹練開鵁湖東去鶴湖迴白蓮寺裏僧歸晚
一片鐘聲帶月来

一帶平岡古寺隈坡陀漫衍白雲堆與君會得西来意
不用芒鞵踏五臺

梅里村南小結廬六峰隱見近山居重来閣下人何在
空向雲亭問曝書

煙消雨歇芋蘺清小水漆来撥櫂輕桑柘陰多遊治少
提筐人在板橋行

歸去仍無種秫田不須幽處問林泉耦畊他日容偕隱
願傍城南結數椽

吳松江路此通津市舶官船壓水濱葭菼蒼蒼晴亦雪
扁舟乗興是何人

寄祝虞山汪夫子一百韻

詞賦西京盛星辰南極懸當時紛俗學維岳誕人賢夫子
金閨彥前身玉局仙驪珠抱澄水鵬翼傳高天白嶽山中
室朱砂湯口塵餐霞得深穩擷秀足芳妍由此鍾奇特因
之氣結連家聲大函集世系續溪編歙浦清羅幌烏聊媚
錦屏皆前森玉樹梱内叶氷絃贈紵申僑盻稱觥拜婺媊
高堂歡永洽孺慕鬱難悛貽厥勞謙吉友于式好便掃闢
庭竹淨鍵户砌花蔫喬寓言游巷輕帆范蠡船石城凭杌
慨丹井汲淪漣致道詢遺覿通幽訪老禪雪波寒不起星
檜剎猶卷純蝦孔長矣流風未渺焉斯文推執耳高誼少
齊肩畫永籤徐響功深榻漸穿江鄉聲籍甚京兆試裒然
最羨鳴珂里羣驚射策年鳳毛輝莫並驥足踏無前臚唱
聽瑤陛袿揚坐綺筵紅綾頒第一赤幟拔三千學海波瀾
湧書倉菽粟圓畫屏圍飲户漆几拂吟牋

詔自蘭臺啓
恩從芸署偏蓬池人隻立藜火衆螢傳揮霍含元氣豪芯
斡化權養恬神自豫精契夢多纏事記螭坳直班分鶴籞
聯藏書開石簣歸院撤金蓮梗槩風斯峻端凝度不愆比
閭斜博望與俗瀾居旋夏屋明光近晴窗溫樹邊慈顏叨
顧問
霽色賜殷惓簪管時鋪席浮舸或叩舷露華滋欒柵月鏡
照芊綿苑藥繁紗纈宮莎疊毳氈醴嘗天府醞俸給内官
錢九槩長腰米雙鱗縮項鯿至今銘肺腑何以答坤乾餘
事臨春沼閒情種紙田怒猊行抉石渴驥會奔泉直探鍾

王輿能攻虞褚堅摩厓碑鈌鬣濡首草狂顛默玩隃麋逸
端詳瞿鴒嬛鐏礐環剢蝕槃礴遝漁畋地是文昌望才具
性命憐深衷何可說宿習詎能捐芳草千邨合豐林四月
嫣鳴驂隨警蹕控巒極踰躚複道平如砥輕衫短亦褰嘶
空趨苜蓿盤野見鷹鸇月兎時鶩羽天狼輒赴弦紅雲排
虎衛碧邏碬熊軿帳散千屯雪炊揺萬竈烟龍沙花爍爛
鹿砦澗潺湲百尺丹梯杪雙崖紫塞巔關山橫帛鴈弓軸
麗金荃息軫風掀幔還轅影度瓻端儲底可任稽古灼居
先華實原兼茂雲霞久益鮮殊榮寧造次逾格恰飛騫自
昔猷爲迥由来報稱專扣鐔思倚劍徹札力彎卷才子元

劉礐名家燕許篇望高難隱默氣大豈拘攣
帝念歐陽鑒人欣祖逖鞭春酥紅杏笑曉月綠楊眠道側
驚初囀簾中虎欲漩圜牆燈漠漠鎖院鼓鼕鼕萬籟宵旋
寂三條燭盡燃蠶筐抽獨蛹魚罨插羣筌光定占奎壁文
多映槧鉛托鑱摟玉筍引網絶珠淵衣鉢誰堪繼源流尚
可沿諸生俱雋上賤子實拘牽漫滅藏懷刺飄颻近島艑
直慙王內史竟負九方歅圅丈從容侍韶華轉瞬遄及門
親淑乂立雪就陶甄儉腹承提命飢腸荷粥饘別裁陳大
雅要旨務眞詮特翦邱遲錦平輸王珣椽笏逢山便拄座
對月常遷戀戀辭條富諄諄掌故駢感眞思頷況快不外

彭宣慰籍非聊爾襟期尚勉旃詎因歸柳折遽逐別鴻還
茅店程程雨河橋處處蟬紛綸判寒暑迢遞隔吳燕惝怳
迷莊蝶躊躇嚮杜鵑乍来縻好爵未碍斷塵羶客有銜書
至曾經倒屣延風鳶從袞袞雲鶴識翩翩香案誰行吏方
壺自散員異粻閒趣味服政後因緣嫉俗良非褊懷箴頗
用湔東山絲竹動南海橐𧘂虔筴探長生笈盃撫延壽鐫
柳工惟作達枚吉定容涓莫道青脂潤松根問偓佺

飲敬思寓齋次沈上舍韻即呈陸侍讀丈二首

莫嫌人海有飄萍長日西山送曉青酒釅暫宜抛手版官
閒適未值頭廳勾輈布穀催農月瀟灑披裘到客星不是

犯炎勞過訪何緣得識鶴儀形
積水空庭見斷萍鄰槐分影度簾青異書寓目聊烏几昔
夢闌心記鶴廳車轂碾殘今舊雨觥船搖動鬢毛星斗間
好看奇光起懸鑒從来少遁形

送邵峙東編修還吳閶

入秋連夕斜風雨灑窗窓比食葉蠶更長燭滅掩關卧百
端交集將奚堪妻孥撥棄不擬道不顧父母養可慙鐘聲
亂動柝聲斷起早日赤天蔚藍乍鞭驚馬向官署坐看檐
瓦流丁㪅庭階被蘚牆着薄膜踏泥淖還微欲幸遇
聖主赴時會丈夫志豈逸樂躭河沿何者調兩驂前車哼

哼後荷擔阿段走告盂出祖邵君言返江之南徘徊岐路
一攬手寧有離席歌何戡青緜作韆不可挽且要駐馬行
細談僂指齊年百七十燈火相望無二三與君卜鄰近一
巷受性疎直夙所諳自從入官恐羈旅棲托丈室同僧龕
暇尋故人浣青閣閣下府瞰三元菴潮音梵唄動移晷傍
檻小鳥啼石楠其西牖户豁軒敞濃淡層削浮烟嵐乘興
稍進涞雪酒高昂市價不敢貪素心伊誰相生客沈子大宋
稚眉錢袁蔣澧夫時盍簪錢貧蔣病奈何許自謂故紙窮銀蟫
沈也魁梧鬚蝟磔八闋燕語聞呢喃徛嗟小宋握文柄草
堂弔古臨花潭尚有羣從致爾雅局中角勝能沈酣詞人復
道微吟頗殊衆差異越鎛燕人鈲竟蒙鈔録置扃鑰痂嗜
奇癖寧非憨季甫往來倏忽歲月迫何常聚散理則然水鄉
相距二百里鴛湖虎阜鼓櫂探江干蓴滑脆可口細鱗活
潑提竹籃錫山之泉貯滿甖洞庭千樹搖黃柑爇揣襟尚
盡不爾欲語未語愁淚含春暉明明寸草緑北堂白髮垂
鬑鬖即今八十大强健含飴愛弄諸小男匏瓜七載繫天
上視膳竟缺供肥甘今朝謁假特省覲庶免音問裝魚凾
我聆斯語發深喟側身南望心如惔欲伸一言志嚅訥口
吻喀喀涎詁諵分飛兩翼判南北地雖睽隔情難鑒西山
雲氣正稠廓吹空倘藉風怒虛盧溝橋外曉月上鏡波一

片天光涵

早秋雨中五首

床床屋漏井泉溢驅馬出門泥沒鞍天道定應時雨若人
情多畏早秋寒千崖積氣淹晴旭百谷歸墟放怒瀾鴻鵠
偶飢渾細事未關桂玉訴艱難
空檐昏溜虛窗影一晒庭柯葉有痕濕雁唳風霜信早短
檠疑碧雨聲邊幾家砧杵愁鄉訊何處帷床擾客魂爲語
蛟鯨休鼓浪
至尊軫念在黎元
傾盆直下魚書少鶴髮天涯應動容端怪涼風欺衫葛時
緣秋夢打疎鐘廿泉一望形奔馬上谷俱傳勢躍龍甚欲
登樓睇南國邇來竟被白雲封
海隅想像俯烟螺婦怨兒啼聲欲皤大暑炎威幾銷鑠滿
庭涼雨又蹉跎自來范叔衣裳薄至竟唐風蟋蟀多萬樹
依然根本在刁騷誰識振林柯
盤薄奔湍自湧濤遂師匠氏職方勞泥深未解憐窮轍雨
密何曾避縕袍環巷壞垣闐路窄倚風疎柳入雲高銀潢
屈注搴芙玉版築登登慎自操

積雨二首

諺語漫占秋甲子西山隱隱又聞雷河流欲卷荊卿市雲

氣遥呑郭隗臺廣厦頻煩陰雨計軒車大有濟川才飛揚
旌旆悠然出靜聽哀鴻集渚来 時奉恩命分道賑卹
獨勞
睿慮周鐵甸司牧何人呵道稠古木龍蛇如鼓鼠昏烟燕
雀正垂頭掀簾實望朝曦上仰屋無疑大火流只有軟紅
塵不起盪舟直可抵盧溝

漫成四首

王謝風流一塵絲常含瓦石待何爲諸君道德恢弘甚鄙
吝應歸卞望之
擕捕幾齒誰能曉跛鼈蒼蠅隱語多金櫝一緘求不得名

山黄白奈書何
魏舒以上山濤下三十年来家未知莫向床頭問周易體
中脫復不佳時
殷深源輩宜高閣管葛時名劇可慙與我周旋寧作我恰
貪令僕達空函

即事馬上偶成三首

泰稌年豐貢萬方江淮轉運蔽帆檣蓋藏爾日紓
乾顧築室何人謀道旁一自經營煩將作同時甎埴趂頭
綢蹻蹉牖户綢繆意八月風高漸有霜
箕風畢雨夜窗潮仰屋虚敷竿斗杓豈謂度支工締搆翻
然檐瓦付漂揺均輸何術陳王會小補無功答
聖朝努力子来事鼛鼓口㭍莫怨列科條
斧斤定讓輸班巧竹木還期陶侃才九穀匪頒租俸出萬
家餘畜突煙開哀磬稔爾澤無雁乾暵虞誰谷有蓷前鑒
自傾横道轍羣公莫殢戒寒盃

陪陸侍讀丈月下飲即呈四首

月色起當牖風情入倚闌天高庭院淨影瘦髮鬚寒瀛砌
飄蟲響凉花扣劍瘢依枝爾烏鵲三匝詎難安
朝參嬾未易夕寐夢猶形雲薄占今雨泉甘憶晚汀有時
疑立鵠隨意度流螢與物何凝滯尋常漫獨醒

旅次歡場少宵分遠望同半窗盃盡綠異地燭應紅聚散
高歌覺乾坤短褐雄白雲有遥思翻覆訊来鴻
凉露忽然雨微雲乃爾流長河千里白小坐一天秋何事
銀鏤管從前爛熳遊此中還氣味消息試驊騮

總憲沈公輓詩四首

絕業程朱遠諸君揖讓多誰能任艱鉅公力矯偏頗夙夜
夫何愧精誠不可磨蕭然自克悅或藉砥頹波
鑒朗持衡軸風清總憲綱知人良不易執法大爲坊何計
牽雲壑私憂匪稻粱泱晨還啓事待漏滿韝霜
童僕鶉猶結門庭雀可羅端居懷稷契長日念嵩莪玩易

簾時下談經客或過先民擬三泖（秘書陸先生所居）論定待如何
閶室秝獻甚同朝歎息微後生瞻斗極何處覿光輝
錫賻恩良厚易名世所稀潞河丹旐動行路亦沾衣

送錢員外昭采守柳州

君家住鍾泉我家住鴛浦君家屋上烏啼我門前樹自君
遊玉京匹馬事晨征故鄉了不見相見在春明京師人海
溢還記花開日衚衕菜市南紫穎脫木筆君家叔不凝（袁蔵修）
向我數論詩開筵照銀燭華月光參差寫生君自許粉繪
恭舜舉研墨灑東風搨出枝頭雨轉瞬二三年舊雨倏成
煙一麾君出守放櫂瀟湘天粵西雖遠徼連山最窈窕倘
尋鈷鉧潭爲弔羅池廟登覽定何如應復憶相於尺素但
我寄呼兒烹鯉魚

墨麟詩卷第八

海鹽馬維翰

黄門集上

古今體

使蜀前一夕陸侍讀丈餞席奉呈四十韻

衘命宵難寐當歌酒易醒別曲敘所歷四座聊具聽僕本
衡茅士織簾依葦汀樗穰識幾畝梲囷知何形垂釣時春
水貯囊或秋螢乾坤納户牖日月弄滄溟踽踽鮮兄弟顧
影傷伶仃長跪向二人跡不願離庭短笠耡葵韭長鑱劚
參苓嚶嚶鳴好鳥搴合同鶺鴒謂言丈夫志未應閑盛齡
激我鵬萬里勗我蠹六經天風吹衣袂健若生翅翎堂上
大怡悅晨櫂促吳舲出門日已遠動念中惺惺長安指日
下飄忽千郵亭入宮豈無意顏色慙尹邢荏苒事旅食屢
罄雙玉瓶花潭倚月樹雪屋眠風櫺每於天寒夕側耳街
卒鈴騎驢犯曉出車馬塵冥冥可憐隸仕版傭賃仍浮萍
是時
聖繼述萬物咸清寧鄒枚滿丹陛皋益僉彤廷早朝晏未
罷清濁分渭涇資格剖俗檢勿復拘畦町南郭竟濫吹名
畫山河屏天官職清要褰衣坐寒廳敝過未稍暇出入嗟
戴星敢畏黄鍾鉅撞之常寸莛三年考功第胥吏門苔扃

峨冢紀忝列階莢方吐蓂範昧書白簡愧對青蒲青今年
秋八月黃門缺使令備員又承乏感激每涕零愚忱思一
効雙睫夜不瞑忽
詔諭巴蜀乗傳逾絶陘鄉關音雖隔詎敢須臾停才小任
匪易濟則
君之靈丈人但留意劍閣何當銘

清苑曉行同婺郵侍御

原田萬頃平幾道清流駛攬轡向畿南驛路長如此此間
風味異江鄉臘酒行斟莫激昂北去連山融雪白東來初
日射旗黃

登真定龍興寺樓

燕南趙北行未已插天突兀僧樓起臨風爲問幾由旬蒼
莽平蕪見千里肅穆衣冠拜未休
先皇行幄殿西頭下有行宮雲開恒嶽青山出氷泮滹沱白水流

獲鹿懷古

王孫昔未遇知巳蓋亦寡仗鉞忽登壇風雲助瀟灑折節
向亾虜國士量何雅不見無雙人橫鞭趙壁下

井陘道中偶成十韻

世治忘夷險山田高下畊羊腸坂詰屈馬首石縱橫沙靜
閒鷗立溪喧野雉鳴重門八里近仄磴一條行堞影迴岡
斷鈴聲過隘清戍旗何處壘巖邑幾家城營窟俗猶古契
帷氣未平夕陽風易急斜嶺月初迎成敗皆關數英雄例
得名僕夫爾況瘁姑一緩前旌

宿介休

昨過狐偃里今宿介推城求顯誠焉用焚身似不情霸圖
爭得主偕隱獨高名忌坂春風路無人芳草生

拜郭有道墓

昔在炎精銷適會天地閉其下戚豎盤上擁桓靈帝微言
渺墜緒薄俗颯浚暨權勢人盡溺闒茸愛不細先生起孤
貧矯時自刻勵執役賤斗筲研經究根柢聿爲儒者模用

祛童蒙蔽司徒辟不就有道徵不詣仙舟波盪漾角巾雨
搖曳如何速淹化行人潸出涕鉤黨盛煩冤廚顧遭縲縶
陳竇昧先機膺滂慘庚斃嗟哉高蹈遙衡門得幽憩中郎
碑版文無愧詞工麗千秋再拜讀荒煙沒堦砌天懷浩雲
風白月當空霽冥鴻千仞翔網羅果何逮神龍有妙用變
化虛無際太息祠墓側斯人安可繼策馬上高岡王程大
迫遞

霍州道中

霍鎮聳虛空蒼翠滴人面陰厓氷漸消陽坡樹初見招提
憑迴岡僧老腰腳健指點向晴雲汾流盤一綫

平陽謁堯廟

仍聞風雨黑正似嶽靈趨古木虬龍下空山俎豆俱瞻雲同四表擊壤有康衢作息遺民在能知帝力無

同諸公登普救寺浮圖

金輪普救寺紺塔湧危岡檻外長河白巖凹落日黃中條横秀色下界路文昌不見高人躅停鞭望首陽

過潼關作

巨靈分急峽陡起絶無憑雄扼關門峻屈盤潼水澄掀天趨大壑拔地俯危層四扇開朝旭孤峯斷玉繩常時千氣象要處劇侵陵窄逕單車度懸厓長綆能魚龍廻寂寞鵰鶚失騫騰壞鐵翹沙面驚槎盪石稜明馳驀漢槖官馬置郵燈擊缶豪杯酒同袍切友朋不知謀[illegible]詐何以著嘉稱舊俗原悲壯彌襟足廢興年深還戰格春暖尚堅冰薄霧桃林黑閒雲蒲坂疑參差煙際樹華落堞邊藤仍有秦時月緣空如鏡升

謁岳廟登閣望太華諸峯

行役華山陰青嶂杳天際突兀何王殿太白西方帝拓地最恢宏重門爭構締桂壁薜幽森列樹松虧蔽桷楹丹粉塈階陛白玉砌前殿儼冠裳後宮侍佳麗良晨集琛賨祠官致牲幣一一豎穹碑歷歷書告祭誰實假神柄特用驅

天瀛擷攬定勝場瑰瑋見奇製藥師誓神文平原題名碣其餘頗斷雕無乃稍夢囈老人導先路傑閣足小憩是日天日佳微霰午開霽縹緲青蓮蓬窈窕玉女髻仙掌伸乍招明星爛如繫罡風一以至目眩鼻屢嚏流水周秦踪浮雲漢唐世問天白也狂賈勇退之銳悄焉起長歎黛色上衣袂

關中偶成四首

蒼茫獨立賦秦風天與名藩扼險功一路枌榆連太華四隣雞犬識新豐河山鶉首由來固氣槩鴻門自昔雄我欲憑高弔陳蹟巖顛劉踙夕陽紅

未央想像漢官儀槐市難求物土宜擊缶自豪三輔地關雞肯逐五陵兒金仙泣後露華冷玉殿墟來月魄移獨有灞橋楊柳樹東風依舊又垂絲

莽莽塵飛霧隱廬逍遥別業落衣裾逢人僻徑求羊侶穿穴高岡鳥鼠如紫閣雲横流渼水藍田日暖夢華胥還山司馬言休激佳處終南有不虛

賜爵休矜關内侯至今清渭日東流誰知韋曲花無賴尚惜章臺馬不留左右名區窮遠眺高低大道敞平疇神京北極家南海杯酒分明敵旅愁

雜咏古蹟六首

淮濰一戰霸圖休太息清河土一邱遭際卧龍同契合才
名捫蝨獨風流縱然定數鮮卑識但使長年典午愁終古
知人渾不易更誰憑弔呂婆樓 華陰王景略墓
鞭馬西來古華原汾陽事業見朝暾更無甲第留遺址曾
有心肝奉至尊策佐中興還社稷力排東幸正乾坤誰憐
祠廟叢春草賸爵香溫晝掩門 華州郭令公里
想像漁陽羽檄馳匆匆西幸最淒其鹿麋自入長生殿紘
管誰飛凝碧池樓上夜涼聞大祓水邊春盡散諸姨卽今
滿目山川在不是傷心涕亦垂 驪山唐故宮
漢家令史重蘭臺尚論家聲亦壯哉弱息竟參東觀列餘

生會入玉關來兩都有賦工誰偶一姓能文風自開蕪沒
無從試賓戲低回墟里使人哀 扶風班氏里
明珠薏苡謗何勞新息勛名自汗青款段豈宜矍鑠老叢
祠略比置郵亭麒麟塚落宵應走鵠鷥書垂少自銘漫向
荒煙意蕭瑟雲臺圖畫亦飄零 扶風伏波將軍墓
段尉墳孤汧水流頹垣廢礎野花稠共譁老卒猶生面敢
忤尚書自戴頭笏版宵痕虓逆魄鼓籌無次杜姦謀千秋
不朽文章在軼事曾煩狀柳州 汧陽段太尉墓

益門鎮

造化逞奇險機巧不可豁峙為益門鎮終古誇雄豪下循
逕螺殼上攀磴犖毛陰木互鬱結奔水中怒號懸藤絡巨
石仰視頗不牢半腰嘯雲鶻接臂騰澗猱微命爭一蹶驚
魂憐周遭據鞍語駑馬跼勉所歷高

柴關嶺

木葉一冬乾天風乍鼓浪乃值柴關嶺巀嶪力排盪悠悠
走連山重重立疊嶂樹瘿怪所憑湫黑龍用壯孤光斂墟
煙巒氣與暝漲領秀得險艱參錯慎俯仰首下尻或高腰
折趾何嚮搴爾好鳥鳴枉此雜花放

觀音碥

崖間觀音碥萬碣何年礱 舊名閻王碥順治間賈中丞更此鑿岩石 鬼工恣縋鑿至此

乃益縱天井豈計尋元窞方襲空見晛不須臾翳雲已彌
縫白練懸瀑飛綠玉澄江凍定有蛟鼉蟠慎爾銜勒控出
險卽更生歷境恍亂夢搖手客無言瞑坐色猶動

雞頭關

雄關昂然來下插谿谷黑肖形呼雞頭離立矯鳳翼是日
山出雲蒸雨灑未息碎石躅更危古棧濘逾仄一綫蟻黃
緣七盤磨甸匐草樹童不毛人畜戰無力焉計千丈强但
覺四山直懸厓愧老僧置屋自胸臆

棧行口號十首

陳倉道口輕塵白大散關頭落日黃包絡千厓渾破碎鬱

盤一氣但青蒼
二月乍消陰嶺雪清泉散漫石間流寒潭沫黑魚龍噴乳竇泥青狐兔愁
獨猴扳磴如人立桃李成蹊無主開陟澗僧歸驅虎去進峰樵唱飯牛來
怪石煎茶坪敢險巖四何處午時鐘草根石角飜蝴蝶花氣山腰釀蜜蜂
古刹翅然翼鳳嶺萬竿晴竹亦紛披終宵疑雨煩擾首鎮日呼風勞畫眉
洞天奇蹟憑誰探紫栢山空白道斜古樹根穿穿巨石小橋板斷閣平沙
突煙曳宕邨廚飯谿溜淙琤水碓鳴一事客程須小住四山平截看雲生
斫山枯樹蒸榆耳劚地新芽長蕨拳不信衰延八百里更無幾畝待耕田
溼雲當晝迷漫甚苦霧臨江開霽無未駭馬鞍三十六人間何路不崎嶇
百牢已度雞頭險萬里休驚馬骨高此去金牛尚遺峽諸君珍重擲青袍

謁諸葛武侯祠

出師豈爲三分鼎盡瘁真勞十倍才陳壘夜斜今已盡怒潮漢沔慕仍來風雲有恨霾遺冢碑碣無情繡古苔爲道降王銜璧後譙周箋表亦塵埃

五丁峽

大壑合溟漠進岑弄眉黛跋涉憚人勞結構靜者愛詢知鑿五丁秦蜀一煙霞痕疑鬼斧劈坳信神物晦奔峭玉龍飛踞卧斑虎對陡壁削兩邊行人深窟內連山作意蟠危嶠側足礙先登抱峰腰旋出遠岡背嵌寶越灣環亂流踏炯碎七十二渡[illegible]放恣記其槩秀木黝蒼蒼翠竹清鵲鵲微風乍飄蕭隙光互鉤鼓陰崖太古雪想見歷年代時鳥有變聲洩雲無定在安得酌玻瓈於焉吸沆瀣銜思詎無期拂衣亮未遠所願王事畢快意鞭馬再

度劍閣四首

蜀山尖處踏孱顏吹墮蒼煙眉睫間不識兩峰天半立前驅指道劍門關
定非人力能疏鑿始覺神功接混茫特特馬蹄行不住青天溼翠到衣裳
荒煙蔓草圍山郭斷碣殘碑嵌石巖此日何須誇外戶武侯橋下水如縑
人間分職誰能曠造化生機不可戕堠吏登樓煩擊柝蟄

蟲出土慎燒荒

蜀中偶成四首

雙旌南指向岷峨雲石參差野燒多天府氣雄憑障塞大江流急慎風波三台井憶何人鑿萬里橋看有客過騎馬夕陽陵谷黑似聞樵斧隔煙蘿

石角鉤衣竟不毛孤部遠見戍樓高尚非瘴鳥蠻煙地奈少耕雲犁雨勞古鎮有圖懸八陣寒宵無夢記三刀傳聞使節關星宿益部逢迎愧爾曹

雪嶺常防萬里秋人言劍閣冠遐陬飛騰木杪行龍背琦角風前上鹿頭此後荒原時側帽當年雅化獨憑樓微雲散盡天空濶指點連岡翠不收

捫參歷井絕行蹊直上青天更向西玉局夜燈紅自語錦城春浣綠初齊蓄疑但卜嚴遵肆乘興宜觴杜甫溪謾詫地形今最險輕舟還聽峽猿嗁

中巖五詠

小憩面池魚不喚亦不應客試鼓龍唇昂頭或出聽蓄意訊山僧林中一聲磬 喚魚潭

蒼精有根宅流此一勺泉靈秀孕無始妙理凝先天俯首玩未既衣袂涼颯然 太極泉

白雲翁未歸穿空散幾縷古洞閟幽閒千歲蛟所宇邐迤隔澗樵訢有濛濛雨 穿雲洞

輿丁指虎跡驚怖綃虎覧涔涔青石乳下滴伏於莬箐黑山風冷巖凹啼畫胡 伏虎巖

諾距那尊者三昧戲穿窈擘石鼎足立高出長林梢窪中但趺坐不用一把茆 石筍峯

題趙文敏墨竹二首

橫掃煙雲篆籀間吳興零墨尚人寰兩株未必蒼梧產不見湘江淚染斑

江山自閱秋風老竹石猶存故紙靈為語大元趙承旨可曾回首畫冬青 江山深雪重回首公自題句也又一絕云多心經好顱頭楷天目山奇鼠尾戕何苦此君寫高節不成倩自管夫人語意涉譏消之

梅花道人畫竹卷為周翰林允乾題

唐蕭協律不可見畫竹宋數文湖州同時玉局東坡老枝葉短瘠梢能抽 卷首有東坡所作文與可篔簹谷偃竹記亦道人書 梅花道人起至正品追處士書大令卯今流傳見真跡雖有敗筆未為病想當小窗揹節勁拔管一放覺清硬寒雨欲溼漆几瑩風枝亦不肯詔倩只是蕭蕭不能定我生嗜奇以為命十五年前力參訂自從入官初服政總有此情無此興翰林三絕畫書詩評泊古人銖錙稱迺騎官馬七盤磴來看玻璨江面鏡船頭逆逆風雨橫毋乃此卷蛟龍競特開秘笈今何晨簌簌風聲籤軸迸巴童夾櫝纔細認小吏抱櫝立久請鈐尾

官文書未竟嗟與君交飲醇醪侑以清風安得醒一語語

君君須聽亡羊補牢無使更（翰林自言向有古畫爲友巧竊）雪邨他日縱巧奪

只自怡悅不持贈

春晚自成都赴漢嘉偶紀四首

七星橋下早潮生撥櫂青衣江上行斜日繫船楊柳岸孤

邨人靜一雞鳴

雨黑空灘見驛燈渡頭風急捲魚罾故人情重難爲別特

索新詩寫剡藤（時桂中侍御將赴重慶夜酌泊岸索棧中諸作）

誰聽梵放凌雲寺月落春山紺塔高吟到安磐清絕句鳥

啼花暝近風騷（安磐字公石嘉定人游凌雲寺有皆借竹床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一峰之句氣味絕清韻又鳥啼花暝暮春時其措語亦有致向見之池北偶談詢之州人已無知者）

中宵促織鳴空砌際曉牽牛開壞牆彷彿故園秋七月乍

涼眠起讀書堂

卽事集杜八首

萬里皇華使江湖興頗隨世人共鹵莽此道未磷緇慣習

元從衆飛騰急濟時平生感意氣得失寸心知

風幔何時卷相留可判年古苔生迮地土銼冷疎煙盤錯

神明懼煩苛法令蠲猶聞蜀父老轉粟上青天

華夷山不斷俯視大江奔小市常爭米高蘿垂飲猨艱危

參大府接近與名藩（時建南參議道駐劉君以漢事未靖駐理軍需）農務邨邨急城池未

覺喧

農事開人說猶殘穫稻功夕陽薰細草喬木易高風入幕

知孫楚游山憶謝公雛耕心未已憂國願年豐

蜀天常夜雨河漢近人流身世雙蓬鬢平生一釣舟艱難

須上策服食寄冥搜濟世宜公等先鞭不滯留（同事爲楊侍御周允乾馬城劉元達秀水吳仁齋）

靜者心多妙飄然思不羣開連石樹江入度山雲邨假

蘇張舌還披鮑謝文春來常早起涼月白紛紛

長嘯峨眉北平田百頃間不知滄海上更發毛斑落日

心猶壯高雲薄未還幾時盃重把幽事頗相關

別來頻甲子苦調短長吟獨坐親雄劍收書動玉琴水流

心不競山迥日初沈鴻雁幾時到沙邊待至今

秋日漫興四首

捷書飛鞚報蓬婆隅負休誇形勢多雪嶺天清秋躍馬錦

城風淡暮吹螺稍煩白羽麾諸葛未數朱纓繫尉佗屏障

如今盡長略蒯緱彈罷一高歌

六鈞能引鼎能扛百道旌旗度冉駹星斗逼宵驚戍火魚

龍波溢卷秋江關心博局摧殘拯轉盼征橈劃短艭郡屋

漫愁輸輓苦屬橐豈慕犒南邦

蓉部弓刀聽檄傳豪豬猺狢耀戈鋋青紅隘斫荒林後峒

黑營盤落月迷小醜剷除經底事夜郎跋扈幾何年憑風爲寄諸雄勇車厭螳螂臂可憐

驃姚轉戰陣雲開一埽妖氛盡作灰古塞留屯宜稻黍行轅奏凱尚風雷江聲自助軍容壯兵氣休疑樂府哀指日連山無伏莽羣公好覆掌中盃

偶題有寄三首

江天漠漠草淒淒石磵黄鸝作意啼笑領巴歈新度曲夜涼明月竹窗西

山勢參差不了青輕煙細雨滾西亭輸誰工部荊扉底靜聽江猿吟翠屏

荒城睥睨凌巫峽騎馬青苔數客帆料得楚雲千載後又飄暮雨上征衫

墨麟詩卷第九

海鹽馬維翰

黄門集中

古今體

自成都至臨邛雜咏五首

出郭秋日佳萬頃熟禾黍豫氣卜屢豐勞人感易序我經久別家私情陟屺岵竹屋俯雲岑柴關距風塢長天澹容裔范昧了無覩惟有江上山起伏紛難數迤西沿新津爰率斜江滸筏行隤岸沙葉落平蕪樹信宿托牛宮雞犬滿場圃涼飈戰菰蒲亂送蕭騷雨

盤馬向青林折枝作馬策行役逾萬里馳驅不暖席南方物候殊草威秋煙積黄昏山雨來戶外瀰漫白窣踈響屋瓦斜整打窗格床牀霑濕多行李大狼籍抱膝自沉吟安得夢恬適列几一茶甌高橋翦燈夕

窈窕暮雲端雪嶺矗皓素斜陽絢染之繪事臨邛路白項烏亂啼牛背立前渡野老十數輩傴僂道旁語首陳荷聖恩輕徭薄租賦次言煩長官晝彊走風雨挈箪提胡盧聊用申悃愫珍重謝野老狷性天所付獻芹爾則厚我意柰抵捂秋深天且陰急歸理農圃再拜起何遲負戴入邨去

淳麗古所敦樸俗不可遇陽鱎乃上鉤狙公爾賦芧曉涼
𡘋竹牀紛紛落餘蠹欲起拂拭之恐是蠹生處俄聞轉桅
檻牆外聒童孺似言胥井深綆短亮難赴見閧盡如此拊
懷周百慮踟躕重踟躕假寐旋復寤或云黃節榅翩翻酒
旗露呼僕前致辭慎勿乃公誤壹醉先民戒美酒安足酤
涉江搴芙蓉緣徑穿薜荔舊雨既連綿今雨又猝至況瘁
爾僕夫客居屢遷次矧茲泥滑滑人馬足勞勩雨師我酹
汝飄灑何太恣積陰閉秋空百穀恐棄地皇天大仁慈詎
乏悲憫意涼風吹穲稏衣裳誰在笥無衣尚足傷嗟此中
田穗何當齊景新空明挹蒼翠行部向城西小憩鶴林寺

不爾度沈黎郎計與馬費

駐鶴山書院拜宋少師魏華父先生木主二十四

韻

行郡古臨邛秔稻秀垂穎假館鶴山祠門巷秋苔冷古壁
亂鳴蛬老樹曲留癭前轅面廢畦後閣眺諸嶺中堂妥神
居題曰魏文靖繄公宋儒臣南紀日星炳結髮黨禁時汲
古仍修綆九經詮要旨磨切性所秉開禧歷端平鈞軸付
權倖軍前送未已誰釁釀邊境出牧鑒機先樓堞亟修整
餘事書八分雲吟最幽靚落職竄湖湘寧復憖衾影召對
六閱月夙夜滋益儆先後卄餘疏聖明照骨鯁荷眷訖不

終忌者巧陷穽豈知邪正明議久斥秦檜耿仲南但詔假便
宜孤忠力應猛賜書放林廬築室跡遂屏千秋品眞僞瞻
拜發深省悉心自窮探此道未榛梗難弟憶眉山爲善果
能憬思貽親令名讀禮抉精警作詩示邦人繼軌我引領

臨邛雜詩八首

邛峽作鎭萬峰趨邛竹高低覆芋區上寺雲生連下寺南
湖漭漲入西湖
沙雁秋風落遠汀五銖錢色古苔青從知寂寞君平里不
及王孫有甕亭
驛亭遺蹟文君井闌覆梧桐細草齊畢竟琴臺漢時月夜

涼仍照郭東西
石佛何心寶相開相台餘蹟亦塵埃刼灰未會搜遺藁冷
落亭泉閉綠苔宋嘉定間知州事張方瑞庵得古井甚甘爲再甓之名集曰亭泉遺稿
雲吟山頂暮煙碧漁唱菴頭新月黃別院風輕誰展帙孤
舟人靜自鳴榔
讀易亭荒失舊踪孤洲誰復問芙蓉不如文柏宮牆後猶
聽行人說五峰
石盤戍外羌夷雜横隔天台萬仞山蠻獠卽今齊向化土
傜役到第三班州西南夷獠雜處分上中下三班應役
白鶴山前白鶴飛斜江八月㽉魚肥秋田萬頃西風急生

怕龍潭龍夜歸

登使院閣感懷用杜工部秋興八首韻

獨上高樓眺遠林長天溼翠冷森森秋來山館苧衣薄雲
度江城梧葉陰北寺鼓鐘迴客夢南湖藻鏡識臣心可堪
浹夕平階雨響入西風續斷砧

雲氣紛稠雨勢斜軒眉幾見月光華分教井邑溝塍境比
探河源博望查古渡有人閒脫輻塞垣無戍斷鳴笳尚憐
桂樹幽幽發落盡秋山如霞花

誰能遊覽擬元暉忽漫鄉關觸撥微落實又經芳樹暮行
空幾見野雲飛比隣雞犬曾無間子舍晨昏竟久違銘切

訓言時三復此身未願食熊肥

旁觀試覆局中碁俯仰都添別緒悲白髮高堂思子日青
燈私語憶耶時關山夜迴愁難斷鴻雁秋深訊尚遲北望
京華還萬里天涯袖手一沈思

拄頰風前露遠山衣裳顛倒翠微間即無火井寧辭爨但
擁氷紈且上關四壁草蟲吟病葉半牆花影照愁顏熟知
紙閣蘆簾底蕉萃雲鬟秖欲斑

直從楚尾憶吳頭文筆參差寫素秋蒲頓將分彝漢域磐
陀還起古今愁自趣畫省聽閒鶴永訣晴灣海上鷗（丕光元文相繼長逝頃旅一集好友略盡矣）風義平生倚惆悵幾曾夢穩過刀州

鄰水環收灌溉功野畦迴抱水雲中沓城東指分禾黍霧
嶺西連易雨風細草羊牛眠岸綠夕陽鵝鴨浴波紅蒼苔
自拂殘碑讀佳傳摩挲坦上翁（院有坦上翁傳碑前明楊狀元慎升庵為大司空劉公麟撰詞意頗工書法遒趙文敏）

石筍凌空一逕迤肩輿何日歷平陂連芑子粒還千頃接
葉叢篁合萬枝犢鼻任留新肆著琴心休問古臺移倚風
楊柳看搖落沾灑秋霖似淚垂

雨中書悶

難憑南去雁爽約北來魚旦旦鵁鴒雨時啼山雨初

復雨二首

溼雲凝不動涼雨灑難收疎密花枝響東西溝水流中宵
聽過雁側帽對閒鷗何日秋原曠平郊散旅愁

箐黑江斜抱邨昏樹合圍空山煙氣滿比屋歎聲微撫案
時看劍登樓又授衣連宵眠未穩歸夢亦殊稀

即目二首

曠望郊原面淺壕持籌敢計憚人勞蕭蕭竹色侵行幔漠
漠花光照短袍投骨或餘羣犬吠盤空時見一鷹高伊誰
橫笛吹斜日晞髮陽阿愧爾曹

匣劍牀頭夜有光十年淬鍔倚秋霜適來此地山蒼鬱不
奈經時雨混茫繡鴨浴灘緣得水古槎偃岸誤為梁傳聞

白雪三奇戍盾鼻磨殘路更長

大邑書事四首

我來自臨邛阡陌越難數木脫山更蒼澗涸石乃露時從平肩輿默識橋屢渡是節冬之仲梅花已呈素行行至大邑鵶鳥鳴枯樹上有不斷雲下有萬人墓
太息顧僕夫勒馬此小駐頒白誰道周曾否稔其故前明屆末造莊蹻塞衢路郡縣大克斥殺人紛如鶩刼運慘未除蛇虺重盤踞盤踞六七年原莽嘯鬼雨千家一幸存白骨互撐拄
先皇惻宸衷振旅赫斯怒敗犨卷賊氛陰霾埽妖霧迺後

四紀餘戶領承平趣禾黍緣地生雨澤憑天付水火足生活男女時嫁娶場中豢雞豚室內長童孺雖無畜九年旦夕自饒裕雖無通六經被服已儒素奈何忘自來甿不識懸懼嗟嗟休養恩一一關垂注
丁寧諸父老莅昧爾自誤狡獪衒短長愼滌宿習錮勉聽使者言始寤願終踐沃土豈不材急公實先務洽比古所敦庶用息爭訴不聞讓畔俗千載起遐慕

渡鄰水歷邛南諸山

南嶽澂靈祠夾道交竹柏扣關豈無心念此王事廹蕭蕭蒹木風磊磊江間石繩橋架何危簸蕩長流碧攬轡稍遲徊性命賭輕擲盤紆上山椒顧盼澄沙白中田忽野鷗驚起飛拍拍蓋茅三兩家闌木作豚柵雜草渡橫流稔此朕不瘠蕪穢乍一侵中惡氣上逆長謳行路難未盡羈愁客人生歷欽崟但願纖毫益尺寸正可効誰甘性所適勉旃導前旌溟涬天向夕

板橋舖

倭遲度板橋起伏入平野萊甲秀滿畦槲葉乾垂瓦青爲鹵竈煙紫者汞砂冶陳情誰斜陽欲語淚盈把蒼然暮色動我旋鞭我馬徑轉出古寺竹木頗蕭雅陰壑白溶溶溪流向人瀉牧豎去何之牛臥空潭下

晚抵蒲江

落日下連山新月生衣裳薄寒欲中人衆星耿垂芒行邁不遑息驅馬尚崇岡老驥雖識道前路黯且長古來蒲口頓於此事戎行昔人不可作城郭餘荒涼頹垣剩瓦礫市壂緣農桑矧在氣候異冬樹半鬱蒼羅拜爾何人起立列兩旁似憫登頓苦慰勞疲津梁微笑揖馬鞭跋涉固其常庶幾見官心明明燈燭光

悵望

悵望清暉此驛亭天涯幽夢爲誰醒傴伶聲價徵歌急巫覡顛狂賽鬼靈波嚙寒沙江自白氣蒸晴嶺草多青秖應

賣卜垂簾肆曾識孫槎泛客星

由百丈原次名山縣

亂石滑道不可踐高岸兒俯澄江練豚柵牛宮百丈原一帶波陀遞隱見水田似學定僧衣界畫參差頗成片垂鞭信馬默不言前旌漸抵名山縣吏人積玩民氣疲草樹叢生地力倦夕陽邨落十餘聚半多隸籍官曹掾舊知此輩行業非唇簧舌鼓輕相煽砥柱江河日下難直經記注回天眷此日關門識令君知惻溺人動手援仰頭迥立向蒼茫同雲漠漠零微霰

度金雞關至雅州

攬轡金雞關路惡天風欲來陰遠壑雅江一道當中流昏曰奔雷相間作遙遙徐度水東鄉鱗次平疇浩恢廓犬吠雞鳴四野聞屋舍紛稠雲水錯日中列肆百千家負販摩肩隘城郭頗傳守土體優崇午衙眠聽丁耽柝白鬢里正前致辭雖有畬田皆瘠薄從來子孝倚母憐況今一切匪殊昨言罷屢頷聽者頤稍稍迴翔睨其槖庸知信宿到星軺掩蓋無方相顧愕吁嗟乎朝廷寬大貸爾曹堆案文書竟高閣吏姦胥狡恣公行直指何顏能不怍

鐵索橋行

天寒竹翠鳴蕭蕭隔江山秀煩招邀前驅長跪致一語滚雪奔此江中潮旋渦跋怒不可厲舟航未便操無橈草青沙白見連絚乃是鎔鐵鎖危橋頭風但過耳目眩背影屢接衣裳飄鯨波盪版痕半溼唇氣噓紐光時搖造次性命那料得失勢一落黿鼉驕僕夫蟻緣色盡沮夜夢還恐隨浮藻我思古人志利濟山行乘楯泥乘橇坦途安保不顛躓因噎廢食寧和調誰能局促比兒女鞭馬更試盤丹椒

雅州雜詠四首

上黃邨接下黃邨到處蒼煙古木昏又是鬔頭天縇染東風一急雪侵門

枯茅折葦冷蒼蒼垂野寒雲護夕陽直待七盤山路盡猿聲木葉水東鄉

沙灣迤轉草萋萋梯子巖凹路欲迷豁眼白波何處落天風吹瀑柳揚溪

太保坪邊山鳥鳴孝廉橋下石潭清誰家茅屋幽篁裏好樹山茶開晚晴

觀打魚戲倣少陵作歌

雅江之水清不渾俗飽水族為饔飧我時犯雪適至此漁子接跡沿江村人攜小舟載着首鸕鷀戢翼左右蹲俄見青竹打江面圓渦旋折溜有痕漾舟入江鳥沒水大魚小

魚通亾奔隨截長網沙岸根巨繩連掣波浪昏鸕鷀喉鹿
起復下往來拽逐煩吐吞鯈鰽鰸鯉莽不辨雖欲脫漏應
無門赤鯶公亦竟爾厄騰擲不得沫徒歎我聞王政昔厲
禁數罟竭澤誰復論白龍魚服理所有盍放中流或銘恩

使館除夕作二首

歲月忽云暮關山仍此留可曾嫌物役已稍絀人謀野色
風前闊江聲枕上流銀燈勞送喜華鬓得無愁
道遠書難達宵寒夢易迷關心千里雁側耳五更雞臘月
斟醽渌春風試杖藜高堂有燕喜强勉憶山妻

聞太宰查公自西藏凱歸道經黎雅旦暮可晤喜

賦二首

聖朝聲教恢無外韜箭長歌入漢關南服綏安如有助西
來職貢不知還黑風吹盡千屯雪白月横空萬仞山聞道
椎牛諸部曲盡傳幕府鬢初斑
金沙江口塞雲黄仄磴盤迴出大荒重譯自通葱嶺寺長
驅曾度鵲橋岡旌竿夜直聞刁斗宿本春肥走肅霜頞手
元臣功第一只從談笑繫名王

口號四首

老樹枝餘奇幽鳥色聲異問人人不知彷彿風前記
江草發寒沙澄波脁不動黄茅店五更濤聲自警夢

林角石苔蒼牆隂棕竹秀山雨至無時戶外雲生岫
雲見山作隱雲隱山作見昏旦雲自殊終始山不變

觀西征師過雅

撾鼓轅門魚貫升數聲戲策馬俱騰元戎令肅軍容整
聖世恩深士氣增五夜勁風揺旆影一泓鉛水瀉刀稜何
當經畫溝涂暇親向圍場看射堋

下竹箐關乘筏渡長魚灘

晚飯夕不寐勞人吁可哀蕪關侵晦下竹簰犯曉開低高
盪層雪起伏巒奔雷石骨旣嵯岈巒頭又崔嵬流目緣磴
者色喪如死灰松楠滿巖腹陰風颯以摧終古不見日緑

徧千年苔榜人詑已事巨鰐此曝顋宿昔賢縣官刓石立
嵩萊用以告利涉努力免沈災俯仰一長嘯此境何奇哉
人生有夷險不在灘瀨堆安坐但無恐迤邐前山限劃然
鏡脫匣浪息靜無豗

由臨江寺渡龍灣至洪雅縣

篤言遵脩渚日午高煙平環山散蒼翠秀聳疑削成危磴
出木杪裾動知人行臨江古佛刹黝剝牆欹傾迴立控鶩
巒匪悅巖壑情旋鼓龍灣櫂雙槳撥有聲微波皺素縠沙
石鱗鱗清鳧鴈一千點宿食兼飛鳴田疇好樹藝麥色連
柴荆故人有盧植盧抱孫見曾前宰洪雅軀短氣何英頗聞諸父老今

蕪御廉名陵州越萬里從誰敘平生

自振衣岡循千佛崖次夾江縣

飛鳥去無盡川涂阻且長迷濛徧箐葦道茀不可行沿洄夾江路曰至振衣岡矗起一千仞皴裂黄土斷頹極乃更夯不豁卉木芳矯首鮮所覩雲氣但泯芒仄丁重登領軒翥紅鸞翔厓罅似有隙宛轉來斜陽稍怪䕶諸佛只益愚者狂易不亟剗治仍此金碧光踟躕怒濤響馬足驚[illegible]浪隔江露深蔚臨眺方未央僕夫苦規切胡久隘道旁覓未陟其顛高唱凌八荒

發綿竹鋪沿青衣江望峨眉至嘉州

前行耿歷歷轉眴逾秋冬是節中春月天桃亦已穠沙潭覆莬柳繡鴨浴可容土門綿竹鋪空翠非一峯陰厓藤糺結陽岡石龍從穴溜穿壞道下深老怪松茅關蒼煙積無逕青泥封[illegible]憎蹊路隘誰欣澗壑重紆迴遠灘白泥沫敵魚龍江波日夕駛瑩綠光深深百丈牽黃篾仄岸乃時逢絕頂望三峨捫手金芙蓉擬迂畫不到嵐氣如此濃寓目得超曠攬袂行相從一笑定未暇安計游攬蹤呵嚴吏爾止我聽凌雲鐘

犍為縣雜詠十二首

沈犀浦

短蜮沙中伏長江天際流枉傳秦太守厭鎮五犀牛

子雲亭

何處問遺亭雲煙稍逸致懸厓惜未攀或鐫有奇字

孝女渡 漢叔先雄抱父尸出水處

草色便沙少灘聲咽石多此間江口渡悽絕抵曹娥

張綱山 以墓名

埋輪尚有亭瘞骨久無祀憑弔肅衣冠為易名文紀

邵子祠 邵博字伯溫康節子為西川制置使參議居此後為祠既改建定山寺遂湮

西郭空山宅曾居邵伯溫翠屏無恙在僧掩夕陽門

金蟾洞

委蛻升紫清紀自祥符歲崟岈豁石扉中有雲母脆

牟羅齋

有宋兩高隱逃名結清齋遺址千年下想見風月懷

龍角池

礪角詫乖龍搖動風前柳昨夜雨連明滿池長蝌蚪

舞鳳岡 徧植梧桐為邑佳勝

苞羽絕雲翔軒翥空江上秋雨憶他時萬葉梧桐響

文豹峰

秀澤麗丹椒苦霧鬱奇氣讀易識君子豹變其文蔚

金粟山

海上金粟山赤烏紀筆始惆悵一低頭雲煙渺萬里

萬花春谷

藥草從誰辨山花任意名箐鷄與瓦雀處處作春聲

冒雨出郭憩廢寺

竹裏穿斜逕松間豁小園江流沙外急山氣雨中昏野寺僧何往孤城尉稍尊時令出一載未回飄然騎馬出傍險入雲根

雨中汪三丈太守見過感成并寄雨嵐都諫二首

三丈翩然過雲中憶日西江流巴子國帆接竹公谿壞井交梭覆斑鳩入棘唬關門山鬱勃定又沒行蹊

雲黑沉犀渚波明響鶴汀春陰花底袂雨色驛邊亭古堞齊煙樹陳根長隰苓相煩寄高適何以格蒼冥

南行雜詩十首

雲白山青見射鵰沿江風急馬蕭蕭低徊丞相行營處按轡來過七縱橋

鳥道橫空一百盤龍湫直下有驚湍年來徧歷崎嶔路不似蘭山越最難大小關山邛崍最險隘處

長㹀禹甸山川濶西彼分明塞日斜此際雁鴻誰寄訊行人今更渡流沙

大樹坡邊瀘水清平沙如雪點雙旌無端夜落巖前瀑核竹分流響到明

仄磴紆迴古砦荒終朝無處不花光屏風若教圖新障走馬春山萬海棠

風沙越嶲連滇塞金馬山前正夕曛幻蹟誰傳張亞子白驢如意棧西雲

滇濛細雨潤沙畦乍可雙䟼架短犁何事僕夫愁更倍寬山泥滑鷓鴣啼

被氈野倮頭椎髻佩劍西番耳綴鐶動色前驅相顧語高岡層出卽涼山

黃雲散處蠻烽靖黑箐平來漢法寬伏莽卽今齊向化馬頭塵起拜番官

風掣紅旗卷不開橐鞬夾道詬如雷盂嘗眇小人休詫直破蠻煙瘴雨回

墨麟詩卷第十

海鹽馬維翰

黃門集下

古今體

建昌行

西南請吏始元光長卿持節通夜郎南至牂牁西沫水頗恨不得窮要荒旋置校尉屬郡縣苴蘭誅擊奔雷電沈黎烏道鑿千盤越巂羊腸穿一綫嗟新太守傳枚根任貴殺之如孤豚稍據旄牛僭卭國也煩躍馬拒公孫炎精漸熄生頑獷誰知兵法攻心上當時擒縱詫夷酋至今䑋社祠丞相沿革紛更閱六朝唐開幕府將偏驕寇生南詔逃邊吏地陷西羌走暮潮黃袍宋祖無長略忍使輿圖付淪削大渡河邊徧棘榛平彝堡外從焚掠鬼方直自接羅施白晝妖風猿夜悲尚記安華重納土曾經藍玉大興師此時種落咸歸化普獪輸糧吐蕃馬回頭蹻跖忽通都轉瞬元黃紛巨野

聖朝威命陣如雲五色旌竿百道分勝算羣稱圖相國長驅實倚趙將軍從此南方永綏定巨鎮旗門控形勝令行苗砦盡如流檄下峒司能不應無端攘竊孽萌芽層疊涼山大小斜黑骨東奔俱鬼蜮烏蒙南下有蟲沙我今鞭馬當初夏時雨方行山溜瀉蕙蘭如箭發谿濆芭蕉似扇搖村舍沿江絡繹見弓刀唱凱歸來膽最豪飛龍關短千章木喉雁溝輕萬斛濤千秋忠孝鬚眉在九折坂今仍不改雪光尚縆日銜山瘴煙已幻雲成海不斷連峰青入天爲言幾驛過龍泉大灣石險程難計小哨風多戍不眠巉分嶺攔官道橫跨靖邊梯長老神蛇莫問舊平池孤鴻遙送新添堡五更曉月達摩橋古隘岡南雜釆樵經馱白馬原知謬寺建青龍亦已凋銅漕鐵廠開無赦陰成濃綠嘷山鷓何處摩步待輓輸稍傳番僰工騎射狐兔寧堪盡草間可憐伏訴涕潺湲囊頭被掠篁中去接臂遭牽市上還脫身便學山魈跳匿青谷黑焉能料荒蹊茅塞背人行旅井葵生迎鬼嘯枉記牛羊嶺畔村依稀故業定無存裏種久斷裁衣帶務面難磨刺字痕尚聞小隊多雄勇遍日諸蠻稍惴恐烏啼滑滑把鋤犁麥秀漸漸發邱壟更欲丁寧守令知幸逢蕃漢遍陳詞農桑本計須勤力堂構先疇勿棄基至竟邊隅風近古尚慎旃哉奠斯土但教四境足雞豚坐使千山息豺虎

贈趙揔戎四首

西南形勢最巑岏六詔煙雲鎖百蠻大澤魚龍收海戶連營貔虎出材官從禽淺草春回轡閱武平沙夜築壇開道

王師終廟勝昨年苗格兩階干
河遠流沙巨鎮存元戎鼓角震期門風連西極星躔異地
接南滇畜牧蕃鹽井煙青知斥鹵火雲月黑見荒屯爲言
宣慰嬴糧戍勉答生全穴蟻恩
玉帳分弓細柳垂狼烽微警羽書馳探丸赤白方時有畫
閣丹青合是誰總貴撫綏勞節鉞終憑控制固藩籬春陰
不動兜鍪直落日蒼茫大將旗
列道長戈密不開高林獵火照蒿萊陳琳工檄空名士吳
起知兵是將才貫甲一軍新雪色柘邊萬里舊雲臺從來
厮養餘豪俊可有君家養馬來

龍角臂格歌爲周翰林允乾賦

乖龍晝挂闇海涯夭矯空際撈之而周身電火徹巨壑震
驚百里霆交馳毋乃左耳已遭割不然角脫何觺觺山腰
誰舁向制府轅門聚觀逐旌麾天陰日暮各散去剖以斧
鋸斤刀錐其中䆮稜皴血色想見初拔還淋漓翰林一片
乞底用用承臂腕書烏絲十年磨洗最凝滑錦囊包裹攜
童兒攜來萬里總莫識摩挲但羨光參差是時溝涂待經
畫犯炎並馬凌峨眉玻瓈江面開奩鏡新晴山氣青蟇頤
瞥傳葉令落雙舄三人晤對三蘇祠當飯不食寢不寐俯
仰時捋頷下髭促談意動忽把示燭天紫燄流不持我茲
拄頰記往事以水沃灑知瓌奇蒼蠅翼塌白鳥遠按之拂
拂生凉颸爲語君今急藏弆江間大恐翻妖螭不爾神物
恣巧竊山鬼一足行蹻跜坐起正覩短亭側墨雲亂漾荷
花池

飲三蘇祠瑞蓮亭書壁

去年冒雨經眉山原田每每飛白鷗今年復來洗韡襪歆
岸泥滑蹄涔般登樓放目勢轉急渠溜趨壑鳴玦環江船
已見傍城郭得毋少縱黿鼉頑蛾眉黯慘向何處知久斂
黛低青鬟况當王事苦未集綿力奈此强弓彎檄符急遞
不得已如五雜組往復還蘇家廢宅昨憑弔人文千載懸

人寰中堂鋪氈一再拜後身玉局（吉士周允乾）方閉關堆牀塞几
滿版籍豈遂握手歡心顏今朝天氣竟開霽魚尾霞赤鱗
雲斑蛾眉翠掃出清曉陰陰夏木飄綿蠻我宗少游賢太
守（眉州牧虞尊兄）乃心稼穡知其艱值此高田俱足水勸農暫歇行
榛菅割雞飯黍慰行役勾當初畢乘餘閒更道我生酖汲
古爲設一座三蘇閭肩輿衝泥日未午兒童拍手喧市闤
短亭新漲最濃綠微風荷葉翻西灣稍聞小吏指花語時
發並蒂雙不緊南陽子驥（舍人劉元達）起顧笑看花轟飲知誰嫺
但賞此花與此葉潔性不染天所頒計程明日各就道埋
輪橋下聆潺湲此邦之人大淳古頗傳欲別清淚潸爲言

待罪尚省會珍重父老轅休攀

赴巴東書內江郵壁

內江江流最綠淨高城俯瞰光開奩是時六月暑正酷疲馬睨草口噤銜道竭不救一勺水仍强鞭策淩山尖赤日鑠空萬樹直中田漸有龜紋添白雲數點凝不動石林氣覺增炎炎行人駐足聲苦惡恰值壓榨招青帘借問舍館定何處人畜雜立黄茅檐傾銀注玉盡牛飲其意誰復分酸甜亦有長綆汲深井沁肌灌頂方未厭稍訝此輩太疎爽多虞秋至病發痁俄聆私語笑官錯由來名實原相兼冬日飲湯夏飲水黄鐘瓦釜殊洪纖寒素縱勵志士志行

役展學潛夫潛即如我邦賢大令放衙息蔭方安恬閣閣析聲吏走集潭潭鼓響民具瞻但使前驅負弩矢知應馬首搴彤幨官令舉動大異趣頗望顏色生猜嫌莫須牀頭貯周易六爻貞吉占惟謙呼僕鞠躬謹致語聊止一宿不久淹十年我雖輟隴上生本負耒親腰鐮況奉簡書問疾苦農師田畯非尊嚴爾宰卧治致亦雅爾民勉頌明且廉

巴東雜感四首

井參天險古渝州城塹由來控上游斗壁無憑捫日起盤渦幾折抱雲流敢辭炎瘴銜官馬但對平沙愧野鷗何計洪厓肩一拍也刓苔蘚訪靈湫

官齋厝出倚松風不分行蹤更轉蓬斷嶺自繁秋樹綠斜陽還繞古祠紅殊方候早收禾黍遠道雲深阻雁鴻好憶八年乘四載塗山依舊大江東

朝天門迥俯東川睥睨雲侵絶塞巔城戍何心營隙地屯酋有牘訟閑田非時絃索來蕭寺盡日帆檣下楚船聞道荒墳巴曼子夜深月黑或啼鵑

主恩終欲問瘡痍稻米麰絲若土宜水國可曾煩結網雲根何事競張旗低回夜浪魚龍嘯憑弔秋風猿鶴知待使巴人無小梗諸君作意洗罷卮

禱雨詞爲陸侍御先輩賦（時侍御以參藩分司川東道）

赤霞欲散鯉魚尾長天萬里清如洗兩崖峻聳老樹僵一片昏煙漲江水江氛嶺祲百草蕪隴頭戟手愁農夫早禾未割晚稻枯高田坼裂槁不穌心知黍稌稍有稃堪否牧馬刈作芻使君夜卧捋髭鬚皇穹應憫愚民愚五更銀河澹有無火傘閃壁騰金烏壯者前導幼攙扶旛竹旛柳龍所都從朝往來至日晡亦有擊鼓吹笙竽炎光赫赫燒菰蒲龍睡不醒胡爲乎

使君蒿目中懷惡有淚欲同秋帶落巳清獄訟疏滯幽更撤饔飧飯藜藿步禱良因救暍虔禁屠不是焚巫錯即無律令鞭蟄龍實具精誠活溝壑須臾膚寸若可捫江風忽

動涼心魄塗山半陰雲所吞波浪直似掀江豚歊斜勢急
來遠村點滴入地地有痕巷陌穰穰騈肩奔霹靂一震還
翻盆勸農使者口不言此時亦覺雙眉軒二三父老拄杖
立使君歸署霑衣溼

榕樹行

官齋老榕始何代精氣輪囷此其槩廣覚夏屋四五間少
亦人寰一千載上枝蕤蕤繚葉齊下根絡石絡緯啼羣言
晦明足光怪舌吐知是靈蛇棲使君爾日張高席延立摩
挲風雨腋蒼烟不露斧鑿痕斑紋豈受雷霆劈酒闌日夕
喧衆賓黑雲潑墨雨灑壓龍鱗欲裂虬筋現不待拏空識
有神

陸參議先輩見過腹疾未晤集杜奉柬

城闕秋生畫角哀茫然庶事遣人猜風塵荏苒音書絕絲
管啁啾空翠來萬里相逢貪握手百年多病獨登臺青山
落日江潮白懷抱何時得好開

行赴合州承陸參議胡總戎率諸僚將候送於朝
天閣即呈二首

巖關分手值秋砧對語風前有寸心報
命或仍寬日月格頑毋乃費登臨周遭烟火沿三面傑壯
樓臺立百尋珍重旌麾出城府濱濛雨恐一沾襟

閣下寒江盡日流江干艣艪滿沙頭方憐鼓角魚龍夜時方徵鎮兵西征
尚慎垣墉雀鼠秋惜別底須期後晤濟時深仗借前
籌雲根月峽不無謂莫使孤城更旐旒

晚泊白厓沱二首

山黑晚天黃沱邊熠熠光鷹盤還側翅鷺浴不成行慎爾
輕帆駛嗟余逆浪長倚舷曾假寐清夢到高堂

江急巖如溜天昏雁正哀星涵秋水動風挾暮鐘來閏歲
早收穫孤村初撥醅移船就新月繫纜一遲迴

阻漲小三峽書事三十韻 巴人以觀音峽溫泉峽虎鬚峽為小三峽

呬澮不了事畏途涉江舋氛霧迷所往連天波勢渾逆浪
挽長覔艱阻難具論一步一歎溜百步屆夕殆適至小三
峽撇漩盤渦翻榜人苦擊汰含辛踞陳言此間衆水匯下
有蛟龍蹲牙鬚趁暴漲氣欲無厚坤不虞但早戒傍此沙
岸根岸高不計丈匼匝嵌成邨老幼初驚怖稍進言語溫
往復意彌樸頗覺俗尚敦慰勞各入室篝火屋外昏急雨
響篷背徹夜喧且繁荻蘆本蕭瑟叫嘯況哀猿猛勢鬼神
下轟輵迴雲轓岷峨靈氣接江水所發源萬竅一以怒四
瀆誠爾尊摧沙拔古樹觸岸隨崩奔犯曉視椶纜繫在䢼
柴門中流昨巨積已失嵯岈痕行艓鶩鳥過篙櫓折不存
其人或鬬石因風逐江豚誰呼公無渡喉咽聲屢吞豈有

陰黟黷蕩汩滋煩冤獨念使臣職疾苦諮輶軒見溺拯不
遑無乃辜
主恩愧汗仄顔面瘏瘵心自捫同舟幸共濟式好如弟昆
努力即前路黽勉晞朝暾

合州二首

渚花落盡碧雲秋石鏡光中見合州試踏女城高處望何
人知得會江樓（江花未盡會江樓杜陵送祁錄事句也今城樓仍題舊名而州人已無知之者）
濮湖煙雨夜來多招鶴亭荒有薜蘿逸史風騷問厓石更
無零墨宋宣和（南村雜錄載宋徽宗御書招鶴亭三字賜合州進士許珏刻厓石上）

定林院即事示吳舍人楊合州二首

雲構踞層巔緬然足流顧豈及念登臨聊復此縈亙沓冥
挂古藤菌蠢蟠老樹依依雞犬遊了了金碧露浩浩漢江
水東南日奔騖高檣掠岸迴矮屋傍城住迤城亦繁行煙
火不知數披榛戒呵殿勿驚中田鷺
腰鐮見掾作頗識田園趣刈穫行就畢颯沓聽秋雨王事
有程期實恐滋謬悞一再為躊躇明當復遠去珍重勗同
心勉應將伯助耳提諸父老有懷但即吐疾苦倘未陳後
會亮難遇使者不憚煩遲爾西日暮

赴銅梁道中作

斗壁凌大江茲昧煙氣白梯空歷其巔匪為山水癖行役
赴銅梁木葉鳴槭槭野橋渡馬難亘石擁道窄蒼皮合抱
文羅立雜松柏仰望但陰森安定高幾尺翹足羨閒鷗毛
羽稍光澤雁鶩盡稻粱乃啄澗邊磧高下轡荒蕪莽不辨
阡陌柎懷有明季在位足辛螫操切藉寇兵公然大克斥
即令休養久尚未盡開闢三浥見确田五里見草宅直來
近城郭方亂雞犬跡便輿聊息肩四顧起嘆唶經始者誰
子賁莱此求益

銅梁秋夕閒眺二首

無邊烟樹接江皐跋涉嶔崟敢憚勞茂草略能藏蔗芋廢
畦時見坐猿猱風來水檻曉春急月入山城秋寺高可是

多虞頻悵望哀鴻中澤正嗸嗸
未向秋深怪聚蚊蠻方俗尚本紛紜何時鹽井湮高塔自
古銅梁矗暮雲畏露大知雀有角頹風實慮獸同羣連年
驅馬天南路多恐渝歌更飽聞

雨中書柬陳明府

經旬苦淫雨飄灑江漢東禾頭詎免耳或可肥畦菘曉天
四垂黑盎亂市火紅爨萬浩千里欹枕聆宵鴻晨興視行
潦橫溢道潒潒憑軒滿雲氣心力竟亦窮明府殷勤意勸
我酒酸空嘉惠豈不感褊隘有寸衷實恐違厥素旦夕腸
內訌勾當還信宿相期令名崇

假館何廣文林亭即目書贈何秀才十二首

如拳蒼嶙峋割取吳淞色米顛衣袖中何方巧攫得 太湖石

老樹根屈蟠風沙蝕不朽無須一簣功雲氣常生牖 木假山

低不障秋風高不礙秋月黝然雲母光直可鑒毛髮 短屏風

未判哥汝窑來定五都市任教膽欲大守口只如此 膽瓶

二寸紅鱗魚宛然戲空際何如在濠梁試舉問莊惠 朱魚

曾向盧江去應憐孔雀飛 秀才曾隨兄仕遊盧江 翱翔千仞上還攬鳳凰輝 孔翠

宵午天無雲閒堦香氣舒中庭桂樹枝涼影欲沁骨 桂

何妨在空谷不厭列華堂采采紉爲佩居然是國香 蘭

落英倘可餐對之愧一醉 予性不好飲 原不數泉明東籬寓微意 菊

炎方佳卉多何者比抹麗置之角枕邊餘芬憐半睡 茉莉

亭亭牆角影吐豔立當風爲語王摩詰雪中點小紅 美人蕉

秀挺十數竿盆盎致閒雅文石更娟娟凡鳥翩翻下 鳳尾竹

即目二首

廻峰延暝色滑磴滯征鞍淰淰晚雲重疎疎秋雨寒牛羊運隴畔畝楫亂河干觸撥素餐恥烟中聞伐檀

寺鐘通峽背船火動江心落葉筍輿夢秋風旅屋吟天低何處雁宵寂不聞砧屢拂衣裾看沾泥如此深

即目

白塔淩虛落照橫縉雲直下走渝城驚湍石豈無心激放溜船多任意行猿嘯暮烟三峽暝魚跳華月一江清倚篷大覺生惆悵不是悲秋宋玉情

九日

隱隱濤聲拍岸沙登高此地控三巴何須定落參軍帽自愧虛乘漢使槎繞逕白雲垂橘柚隔垣紅燭摘琵琶稍聞小吏低顏語未爲今朝醉菊花

寄允乾翰林 時經理果州士縣事未畢

秋衫渾覺冷重憶客襟分三絕詩書畫一官清慎勤江風催暝色山木脫寒雲料得支頤坐時還看雁羣

聞雨嵐都諫即領蜀藩寄贈二首

肩隨拜　命記楓宸漸次三移斗柄春宦跡屢緣同事客旅懷尤覺素心親繡衣自昔推先輩錦里於今倚主人恍見唐賢三十五天涯披豁道吾眞

服膺才略誠超邁　天眷西南領度支岳牧官崇階二品軍儲職要與三司抗旌益部頻承　詔載道蠻方久有碑一事爲君勞計畫潘輿置酒及花期

佛圖關

蜿蜒傑勢盤空出拔起雄關甚建瓴二水夾鏈沙渚白一一

岡直篆蘚苔書問逢晴日渾煙氣羣道黃茅有瘴形前望
三台更危險未須小怯駐長亭

三台 巴永間最險處土人諺云擂鼓三台

天梯直上凌巴蛟險要三台最上頭楚蜀參差層嶺出岷
嶓明滅大江流磴危似可星辰摘泥滑寧堪雨雪愁此際
不禁迴首望正聞雲木叫勾輈

自永川抵隆昌道中作二首

壞郭澄江岸垂垂薜荔重橋亭誰繫馬社樹或懸鐘邨向
沙根聚人來水際逢三台臨暮靄應有谷雲封
佛髻形模聳僧衣界畫寬突烟通驛路斥堠失[illegible][illegible]銅鼓

聲猶振玉山氣自寒霧消天一碧側翅幾鷹盤

次内江

小邑殊深秀凌風舊有臺雲飛山寺雨雪滚府江雷華表
當街起朱扉倚𠂆開踟躕一攬轡稍稍破莓苔

宿資州

珠光今不見資水曲通邨灘響流官舫沙明露郭門寒颷
吹角靜夕燒入雲昏稍已驚鄉夢心疑有峽猿

早發資陽

犯曉資陽縣微霜溼短襦煙還低土銼月乍轉金樞磐石
趙莊叔碧鷄王大夫昔人不可作蒼莽向寒蕪

晚次簡州

征衫渾瑟縮暝色北風吹煑井荊烟上聞鐘塔影移江樓
仍得月乳竇不通池誰暇逍遥洞逢人訪漢碑

龍泉寺

金碧何年寺龍泉鳥道旁樵雲橫石斷僧梵出松長大壑
多零雪寒天易夕陽腰間有橫劍觸撥亦光芒

使院對月二首呈同事諸公

相望今宵月何曾此地慳容光先牖户旁燭徧關山靜驗
升沈外時參明晦間微雲休點綴正在照愁顔
皎皎隨天運無人看亦明刀環渾入憶烏鵲漫多驚徹曉

當空白凌寒與雪清定知薇省客爲爾總關情

京果五種各書一絶

篛籠包裹記郵籤珍重封題散一奩味徹中邊香沁齒南
人慙說蔗漿甜 蘋果

玉顔紅頰沙中實風致蘋婆亞亦殊我欲試援龍目例佳
名肇錫作蘋奴 沙果

漢宮移種來西域馬乳蒲桃紫玉腴珍向篋中誇宦橐纍
纍一串草龍珠 葡萄

朱實良宜配綠醽南船載處雨冥冥故山又是輕棖觸家
近東西小洞庭 橘

爽如嚼雪有氷梨不與酸柤柚子齊記得深秋燕趙路如拳馬上一行提 梨

歲暮成都懷古四首

天涯搔首還憑眺白日西風下恵陵雲起玉龍隨意雨氣含金虎不能氷祠官一去碑無篆望帝時來樹有稜憔爾延延吹戍火寶衣或恐近魚燈 漢昭烈帝陵

祠廟巋然出綠蕪森森古柏總全枯州平巳往難爲友仲達何人欲並驅入寇久緣私帝魏連營終恨失吞吳至今父老恭盤市指點當年八陣圖 諸葛武侯祠

許身稷契杜陵老密掩柴門錦水隈每飯未曾忘省署小

堂猶此立蒿萊關山入憶趨三輔生死論交次八哀尚想鄭公與常侍放歌愁絶一登臺 杜工部草堂

浩刼朱門帝子居斷碑零落問何如寒風似欲昂螭首明月曾經照鳳輿菊井泉苔頻汲引蓉城花發一軒渠不知牛斗光天夜可有遺聞話小胥 明蜀藩故宮

送倪舍人蟠屋歸桐城四首

江干歷亂蔽幽篁城郭紆迴出夕陽一點矜疑行不去更於何處著入甘棠

高唱偏橋最嗚咽短衫匹馬古松州世間得失偶然事灑落松風五月秋 二語即用舍人句意

細雨初晴杜若滋春山淺潑作新眉更煩一管龍眠筆描出將軍畫樣詩 桐城龍眠山李公麟歸隱處也

耽書風漢今希有矧此艱辛雲棧餘不分巴歈多入憶余勾當東川歸成都舍人贈句有新詩歎入巴歈曲語 兒寬終是帶經鋤

題吳企美舍人畫八首

四時開不斷曉日露華新宛認竹屏背一枝紅麗春 月季俗呼月月紅

北窗綠草長忘情足消夏壯士爾何憂可笑孟東野 萱花

明河玉露凉好解羅衣種竚看實米囊或補窮官俸 罌粟花

澹月照溶溶輕烟半寸濃寬裳小摇曳記傍九株松 梨花

采采餐落英晚節堅逾秀獨把笑西風未競春時候 菊花

活東池上游荇綠如苔驟想見暮春來東風紅雨歇 落花游魚

倩影何亭亭思婦淚所化碧鬟侍兩旁應爲斷腸詮 秋海棠修竹馬

蘭花二

絳英初夏鮮霞殼深秋裂迸出紅珊瑚風前亦奇絶 石榴花實各一

劉葉二明府俱工畫各以横幅見貽偶成四詩示之

黯澹連山倏有無長江直下走荊吳家鄉憶對樽桑日鵬海天風有舊圖

竹木槎牙石氣青人言狂逸是劉涇楚山清曉猿啼處想見揚帆過洞庭

咫尺能開萬里天戍樓高與棧雲連分明已度褒斜口野色奚囊秋柳邊

怪石崚嶒大匹皴多猜潑墨本前身可憐薄宦三巴遠只寫雲山乞贈人

戲和松竹二絶

雲氣深深護茯苓挐空矯勢入青冥天風但過驚濤起爲撫龍鱗仔細聽

容易參差放一闌陰沈微宕夕風寒絲綸他日容鹿就便乞秋江把釣竿

墨麟詩卷第十一

劍南廉訪集　　海鹽馬維翰

古今體

讀少陵前出塞詩因用其韻漫成九首感事與懷

不在擬杜

少壯志意滿氣欲挽天河微軀不自拔冶遊逐綺羅孫吳雖未學嘖昔陳篋多樓蘭倘待斬中夜行枕戈

盤錯有根節利器將誰欺陣雲橫遠塞用命良此時戒徒卜昧旦頭緒如棼絲抽刀斷不理我類蚩尤旗

市駿擲千金飛黃落吾手煙中竦輕轡卓立危峰久匈奴尚未滅安問家何有爵祿空爾爲惟當垂不朽

出門行自哂膽大小一身飄風吹過耳觸忤了不嗔有士共甘苦分若骨月親何人向心膂乃怨多艱辛

華纓分虎竹拂廬遠從軍投壺博六格射息亦時聞豈知令未出已慊兜鍪羣懷中白羽扇舉世仰高勲

茫茫宇宙濶萬里道豈長姓名落蠻貊一洩驚名王短歌但橫槊開拓在封疆要荒早内附格鬬良慘傷（時下古州苗界狂苗部小醜跳梁方議出兵進勦）

裹糧遠跋涉怊悵山上山上視鳶跕跕下臨飛沙聞人生

奮偉業鄉里常羞還雲臺起突兀努力行當攀

陰風振空谷沙亂天水昏伐謀但帷幕安用多追奔飛鳥不得度鹿角排戟門封侯或異日此日焉足論

英雄豈殊衆績成乃元功風雲亦變色儕輩安得同言念秦婦女尚知賦小戎有生不竹帛天地何終窮

卽事四首

縈紆棧道上岧嶤插日巒荒伏莽消豈是防秋勞突騎正傳出塞領驃姚風馳急羽飛塵過星散團營宿火摇石砮師中知最勁健兒切勿射雲鵰

丞相祠前數騎回邊書昨夜過卭峽黃沙月落烏烏角黑帳風鳴隱隱雷化蜀文翁還有意和戎魏絳已無才刀耕火耨非奇策尚語行轅辟草萊

滴博蓬婆掌上收將星渾耀錦官秋千年殊域宜歸命六月王師愼壯猷露布自來磨盾鼻晨炊此去淅矛頭秪疑絕塞無炎暑睥睨西山積雪稠

百蠻久已靖氛烟不分威弧又控弦玉局譯來回鶻信銅山鑄得鄧通錢旗旄易近啼鵑樹苜蓿難肥跋馬田爲弔籌邊唐宰相高樓突兀暮雲連

雨後同羿閒黃上舍草閣閑眺

小樓踈雨過青草滿籬長隣寺鐘聲越虛堂雲氣涼窗中來竹樹意外出陂塘玉壘天西峙跏趺事裹糧

新秋卽事四首

元戎小隊玉花驄林杪旌竿摇日紅輸與埽關張道士一軒抱膝受松風

稻田抽穗苧初秀楊柳陰陰嬾婦鳴爲問一年曾幾度二仙橋上筍輿行

曲岸廻汀絕四隣滿庭竹色淨無塵旁人莫被流傳悞竟道層樓降七眞

青羊立處尚丹臺紫炁西行何日廻好是遶城南去路野田無數薦花開

送使蜀諸君竣事入都三首

眺望京華萬里遙武侯祠畔草蕭蕭波痕又落雙江水鞭影今廻駟馬橋在野但看多黍稻此行益覺近雲霄　廟堂侍從資賢俊尚奮猷爲答　聖朝

西南三載對岷峩分袂其如惜別何日下見聞同調少天涯險阻此間多旅懷舊雨揺鈴鐸客路新涼透芰荷漫向乘槎談往事占星已恐測銀河

坐憶蓮花華嶽尊定誰挂到洗頭盆尚憐鴛鷺辭仙掖悞領旗旄笳塞門古棧火紅高柵暗長河雲白暮鐘昏不知此後天南雪指點秋空共若論

和羿閣黃上舍秋窗雜咏四首

風情澹比陶潛菊也占陽和爾許長安識人間有華落托根俛倖倚東皇 長春

一聲喚雁度長空老本先分霜葉紅差喜牙齋幽草滿得知縇染值秋風 秋色一名雁來紅

雲影初開一片陰露葵松下及秋深西風榮落誰能計愧荷朝陽照此心 秋葵

清露微零大火流昂然絳幘滿庭秋私心戀闕嘗中旦悞認雞人報曉籌 雞冠

竹樓落成次曉亭司臬韻

蘭橑柘館太矜奇小架篔簹或入時葉落尊中須滿引粉飄簷外待徐吹難攀高節調軒律試斫清光寫楚詞未識明年又何處低徊往記一尋思

發雅州 用杜詩發同谷縣韻

矯首萬仭山黛色來几席俯首萬里流下有老蛟宅旁午羽檄馳暇及夙所僻籌筆獨徘徊邊兵待于役悠悠卷旆旌弓刀事遠適結束短後衣高下蹴碎石陰厓地脉潤常日乳猶滴載欣山田熟民氣懽不慽顧笑我僕愚色動駭虎跡跋馬跨飛龍 山名上有猢 送此長風翮

九折坂 用杜詩木皮嶺韻

盤盤出鳥道杳杳行人郵斗起卭崍山仄隘逾劍門天險遡開鑿未可常理論陰陽分向背旦夕殊寒暄連山走雲氣倏忽同追奔一峰獨秀上頗似嶽勢尊其下九折坂巉絕割厚坤況復急雨薄萬壑當晝昏回輿與叱馭北轍視南轅所志各有托忠孝惟其根踟躕兩不決心緒蠶絲繁峭壁落井底一髮青天痕人生鮮百歲只有名常存勒銘匪異事或用酧驚魂

蠻莊 用杜詩白沙渡韻

蟻緣轉山腰千尺聳碕岸板屋十數家衣裝雜蕃漢問之曰蠻莊郵程未及半木杪出旌竿前驅隔林喚水深泥滑

滑日澹風漫漫脩樾蔭垂藤點點牛羊散星火廹乾餱魚貫人影亂倘非倖有秋著畫徒永歎

泥頭寨 用杜詩水會渡韻

日夕羣動息旅次行即安我今事巡歷豈得畏路難燃竹漲煙氣江岸窄不寬惡草苦未薙勺水膚生瀾馬蹄時一蹶黑風吹骨寒榛莽穴狐兔瘦磔克杯盤憶昨正經界幾令口吻乾勉旃爾寨人渴飲飢有餐

林口 用杜詩飛仙閣韻

山逕轉叢曲所畏謬趦毫懸厓箖誰屋仄罥恐不牢林口一綫白此是千丈濤寧辨瀾勢瀾但聽雷妬號稍稍雲霧

集回首昧低高前途正修阻何暇訴疲勞私心急王事職
分無所逃棲巢彼燕雀乃迫求其曹

飛越嶺 用杜詩五盤韻

怳接嶺猿嘯仰瞻萬仞餘古樹苔蘚滿箐黑密不疎守株
或得兔緣木寧求魚商估無羽翼奇貨何由居丈夫即涉
險壯氣亦以舒絕頂望章谷攙槍慎掃除天戈但西指努
力開榛墟邊氓盡赤子速計歸田廬

冷磧 用杜詩龍門閣韻

西南行漸遠夷風異中土冷磧最苦寒質野擬太古三五
拜馬前鶻面大藍縷負戴似不勝步步相支拄射生爲饑

糧碉房立風雨比櫛豎干旄此義焉所取長官亦民牧何
以實倉庾揮手起道旁不堪重指數

瀘定橋 用杜詩石櫃閣韻

落日嵐氣陰斜照峰頂赤瀘河卷雪來激盪河邊石底定
定何時盤馬對絕壁鐵索繫兩岸縛橋渡行客人影漾驚
波行空無轍跡前灘勢未平後浪聲轉迫猛虎捉深山長
蛇捕大澤躑躅毋乃癡利涉恣所適

烹壩 用杜詩桔柏渡韻

石壁根急浪鑿孔架偏橋策馬馬不進向風鳴蕭蕭烹壩
路旁堠積雨半飄颻冠軍壼雄略厮養亦以驕傳呼走竟
去持檄待招要天邊瀑布水十里噴怒潮徹明響不已茲
覺境空寥連岡若遙指明程更丹椒

金釵碥 用杜詩劍門韻

羣山呈螺髻金釵最傑壯是石盡崚嶒走勢作南向烟光
壁飛動繪畫不可狀一峰高一峯峰峯互依傍尋徑入空
嵌岸嶨險堪愴憑虛俯雲海鬱氣忽一放白日行青天誰
暇計得喪千古磊砢人志定神自王取義生可舍當仁師
不讓境過何險夷茫茫但青嶂因風寄萬里時正修家問不用增
惆悵

大胡梯 用杜詩鹿頭山韻

澗溜響潺潺接臂數猿渴清秋媚景光正喜陰氛豁巨石
排我前連級不可越上天亮有梯危磴狹不濶延緣千層
胥石罅煙雲發微開一綫天日輪挂其闕悠然見雪山幾
點白突兀寧虞太瘦生已覺高馬骨西陲本隩區剏此造
化窟
聖明照萬方疾苦皆可達蠢爾古兒民有身不求活草間
挾弧矢秋空射漢月

打箭爐 用杜詩成都府韻

地勢稍開拓天風飄衣裳云此打箭爐夙昔皆蠻方至今
設官府變化同華鄉使者行竊嘆可識聲教長童童四山

立上侵天色蒼夷俗亦和樂伐鼓吹笙簧湍廻江水急欲
渡非無梁司馬智且勇（爐地設有郡丞）轉運豈渺茫漸伐記鑴犹史
冊餘輝光嗟彼釆芑士無然動悲傷

卽事三首

荒徼團團漢月明登高時復看雲生自從北極來南極幾
歷山程與水程紅帽番僧工咒雨銀刀都領愼佳兵低徊
往事通卭筰節使如今愧長卿

艱難轉粟靑天上綽綽蠻風卷旆旒草木變衰番壘出雪
霜稠疊啞江流孤城日落迴偵騎絶塞秋深攬敝裘多少
材官盡雄略重煩饗士夜椎牛

折多西下碉樓迴精銳同時作急裝本謂罝羅遮穴兎漫
勞弧矢射天狼雲根隱隱風鳴角沙磧茫茫日照梁仗策
營門功不細將軍擒賊只擒王

感事四首

絶嶂烽烟路未通又傳焚刼到烏蒙無邊山氣迷箐雨不
斷江流滾朔風列戍羣知逢小敵報書多信策奇功虎頭
別具封侯相想見當年食肉同

躊躇形勝歷窮邊旌旆西來已近天鹿角稍聞堅賊壘牟
腸何計射蠻氊戎輕不整盍三覆師克在和期萬全此日
八方同職貢休令兵氣井參躔

盧墩南去生番砦珍重嫖姚訓士齊空壁一軍馳雪嶺長
圍幾文踏雲梯妖氛或俟殲戎首衰草何當散馬蹄聞道
受降如受敵威名莫褻夜郎西

靈關羽檄從天下片影飛馳一騎昏老忌孤軍懸別堡疎
防間諜近行轅臨邊部曲多回紇出塞弓刀倚吐蕃經畫
自慙守土吏五更寒立對朝暾

集杜五首

西征問烽火餘孽尚紛綸勳業頻看鏡軍須遠算緡碧溪
搖艇闊野飯射麋新故老思飛將危樓望北辰

華夷山不斷匹馬逐秋風經濟慙長策蹉跎効小忠蕭蕭

古塞冷片片晚旗紅用意崎嶇外將軍膽氣雄

眞宰意茫茫端憂問彼蒼寒風吹日短秋草徧山長愁眼
看霜露雲臺引棟梁氛埃期必埽努力事戎行

畝畝孤城外崑崙萬國西地偏應有瘴林僻此無蹊斜日
當軒蓋他鄉亦鼓鞞羣公紛戮力歸路恐常迷（時建昌亦以烏蒙事戒嚴）

山路時吹角朝廷誰請纓草輕番馬健沙亂雪山淸俛仰
悲身世驅馳厭甲兵今朝烏鵲喜萬里正含情

江南徐弁呈所作書二絶示之

蒨蒨新款入軍中烽火寒山照雪紅安識短衣鞭匹馬飄
零城北尚徐公

將軍此日擁旗旄金柝聲聲漢月高一萬二千人出塞不知誰更賦同袍

病中三首

北望重雲阻南來積雪連道謀同築室廟算或屯田扶病勞磨盾飛書勉著鞭長圍行歲暮早晚靖風煙

遠宦羈愁結早衰筋骨疲嚴寒親苦藥絕塞試庸醫昏黑番僧角平明大將旗氛埃足雙鬢乍染一莖絲

不埽欃槍滅難教肝膽灰間還盤馬出困即試弓來夜夢親軍壘晨吟對將臺元戎有長略何日凱歌回

浴麟宮溫泉歌

兩旬臂痛不可耐藥餌無功醫色怠憐我情知水部真再三為道溫湯在日射向峰白雪寒肩輿南北聊盤桓僕奴狂走推扉入一片清瑶屋底看解衣跣足巖邊闊水面烟生如霧薄未獲金丹換骨方且沾玉液淪肌樂輾轉寧辭拂拭頻暫從此處浣風塵地蒸陰火吹常活天煑炎波暖欲春可惜泉流落蠻徼遠道空山路非要若教屈注到天河甲兵盡洗應難料氣周大宅漸濛濛下有砂床定不空縱使華清稱第一莫言不數浴麟宮

大喇嘛寺歌

我無摩尼照濁水偶叅上乘心清涼惠師羅什亦巳化今之行腳惟衣糧西爐自昔西番地舊無板屋皆碉房不生草樹山壁立茫茫沙磧誰稻粱晨星散落佳井底白雲但起沈中央恭惟

先皇赫威命版圖始入開封疆至今萬里烏斯藏亦來重譯瞻冠裳柰仍夙習錮不解此類寧盡生空桑空諸所有有彼法如何佛寺猶雕梁繚以垣牆一百丈甃用文石周四方橫窗側闥面面闢旛竿略綽當門張其上層樓縇金碧下畫鬼物東西廂寺僧少長凡幾衆不語前立紛成行偏袒右肩事膜拜雙瞳轉仄黝有光宰生割剎了不怖呼號其側神揚揚六時梵唄若功課渴飲酪乳飢牛羊宵分

聚徒大合樂互吹骨角聲低昂即論釋典尚清淨此寧有意登慈航或云流傳術頗異播弄造化如尋常安禪毒龍致時雨誦咒青女停飛霜毋乃實具定慧力竟能默感回穹蒼咄爾世人迷不悟福田利益縈中腸乾坤高厚妙運用豈得尺寸量短長

聖人深意在柔遠順育萬類通要荒因勢利導牖蒙昧欲使寒谷盈春陽昭昭大道揭日月異教豈足紊紀綱矯首夷風倘一變飲食男女真天堂

聞建昌地震將發成都前一夕席上感賦呈諸僚長四首

省灾已捧中丞檄存䘏行邀
聖主恩夙按圖經窺絕塞曾區疆理歷荒原竹弓射虎天
邊嶺椶纜鈎魚澤畔郵南詔咽喉關不小須教蕃漢
魂

積垣震盪盡堪哀野哭聲傳沬水來怪雨腥風鵰欲下純
砂紫烝汞初開傷心忍把齋中酒嵩目先登樹杪臺爾日
坤維資鎮定不知誰是濟艱才
結束嚴裝匪勝遊淒然心跡溯江流刼灰一動空春草戰
夢千家起暮愁血漬平蕪聞杜宇風飄大樹見休留月明
想得邛池水未必仍臨望海樓

郵亭幾處近征鞍跋馬行登十八盤萬里總煩唐節度百
蠻原熟漢衣冠櫪榆隔歲天常暖菽麥連塍地稍寬矯首
關山無羽翼東風一爲涕闌干

晚過雙流

是古蠶叢路春江如鏡空斜陽方隱隱零雨忽濛濛夾道
竹深黑近城燈亂紅停驂不無意天末有哀鴻

渡新津

城根插江底江水浸苔磯魚子香秔米龍孫苦竹扉鐘聲
來野寺麥色上征衣羨爾支筇叟前邨散市歸

新津道中

清絕啼猿送落潮竹間茆屋隱芭蕉垂鞭不語晚風急又
過西川金鳳橋

邛州崔牧民間傳慈惠適權篆果州未值因所見
書郵壁不必寄崔

救灾馳急遞問俗過臨邛樵牧東西出泉刀市井重時清
休疫癘城廻接芙蓉略彴浮江笮疎籬種海椶竹竿千个
直石碓四隣舂丙穴魚名剟丁男鐵在鎔蹲鴟天委積抱
犢雪彌縫（州與山相高據望縫盛暑不消）細雨茶芽嫩斜陽花氣濃地腴堪紀
載風會得從容荒徑開成圃深溝鑿便農飯香炊火米羹
沸摘畦菘廟集邅邨見畬燒到處逢訟庭閒雀鼠頹岸卧

蛟龍列戍迎邛堠支亭帶萬松登臺琴響匝鳴鶴月乘墉
卜易垂簾肆當壚賣酒傭伊誰誇緼藉此日劇煩衝歲歲
軍儲亟陳陳物力供微軀承漢節絕域履堯封露冕巡方
數前旌戒道慵寧辭勞遠役實望息邊烽慷慨雙蓬鬢躊
躇一短笻但期民近古全仗吏非庸天柱南湖影雲吟北
寺鐘何心安別館隨意數奇峰尚詫分司署飄然有舊蹤

戲和朱大恒訪文君遺蹟

跋馬臨邛市因探取酒金男兒重意氣一誦白頭吟

附原作　　長洲朱珖

言訪文君蹟荒煙覆井泉萋萋春日草綠到酒罏邊

名山曉發即事二首

茶經漫譜蒙山頂石上雲腴采摘難一笑鹿官少風味不曾親製小龍團

五夜何人禮醮壇出門微雨曉鐘殘晨雞亂唱東方白竹外一枝紅杏寒

雅州

山城如斗大石磴接雲高市榷茶鹽稅人嫻虎豹韜津亭横鐵索潮岸出銀刀爲逼西南塞年年輸輓勞

邛崍行

榮經縣西郭孟獲初擒處至今丞相祠石關聳當路行路

何險艱鐵絙雙重關羊腸走一綫乃是邛崍山邛崍之高高萬丈盤盤迴出層霄上不見椒花瘴嶠開只聞瀑布煙巒響雲氣冥濛陰力驕隨風飄墮泠蕭蕭直從九月堆初厚待至三春化不消層氷峩峩馬蹄滑明日危橋愁早發嶺際猨聲幾遍哀灣頭鳥道連年踏覓磴緣厓行少人茫茫雲海渡迷津孤村野戍方吹火隔澗山樵有負薪我行欲住豈得住回車不能還叱馭垂鞭小立漫踟躕前旌蕩漾山腰去

清溪偶成

幸未椒花落無虞起瘴煙風沙時不定寒煖候常偏長吏棲茆舍諸蕃訟芋田便宜分井邑彈指又三年（清溪向爲黎州千户所余奉使時請改隸有司）

大渡河

平沙浩欲沒亂石紛已多回首漢陽樹（清溪縣南二十里爲漢陽街即隋漢源縣地）羣山遞逶迤斷岸見版屋蓬茆結行窩土著十百輩識我昔經過再拜相慰藉戀戀詞色和是時日西落回光照崇阿我馬忽不前足底生素波心知古沫水流注爲此河上通棘夷部下通鬼皮羅

曬經關

馱經事荒謬乃有曬經關迤演千萬丈巖磴不可攀關門

立磐石駁蝕苔紋斑婦竪指畫識傳疑落人寰連岡青不斷一氣相迴環俯視形要害實此鍾險艱鐵口諸部落自昔多冥頑想見西方教或以柔百蠻其前白馬堡窈窕呈烟鬟松風十里響如在波濤間

平夷堡

天際落紅泉紆迴行木杪征衫積素塵沾洒忽如掃飄飄迎戍旗窅窅送飛鳥阿㴓洗馬姑指顧殊未了洩雲起膚寸漸漲來時道言念中澤鴻每飯不能飽叢篠黯然開側挺梅花好老樹卧成橋遲度平夷堡瞻途阻且長白眉毋乃早

古隘口

慈行春未半桃李旋成蹊番夷亦耕作雨𡴭扶一犁漸入古隘口微雪風淒淒窄磴上不已寧欲窮天倪深厓壁如削直下流清溪唐人設關處湮沒無由躋喋喋碎石明隱隱哀猿啼勉旃率先路夕日方平西

海棠關

遥聞鎮西角吹入寒婆路前望海棠關莫辨海棠樹予役記疇曩側帽流泉注欹時三月杪下上黃鸝語花光紅滿山空濛氣如霧玩物縱非情鬬俗遲遲去此日大懸殊即景誰能顧況待一番風未潤枝頭雨當務之爲急我行且不住

越嶲衛

漢開西南夷置郡此爲舊怪石何嵯岈彷彿啼哀狖逼視勢不能稍已領奇秀巖城當其衝大道足馳驟漫漫嶲水清漾漾碧玉溜盤屈走平原阡陌潤綺繡即今沿守衛連屯貢糧糗下馬步郵亭樓櫓尚結構刀光立從官酹之以巵酒備禦慎勿疎蹬裘滿巖岫

寃山營

請遠踞其西栢鄉控其東寃山立積鐵鼎足形勢雄關楯諸佽少十五誇從戎列名在兵籍自言多軍功那灰洗麥

烏重譯無不通嚴城夜吹角各臂山桑弓見賊不敢捕剚肉氈帷中深巖乍流汞誰辯鉛與銅春風開雜樹誰分白與紅

瀘沽峽

曉行瀘沽峽修途遵曲岸連階踏崎嶔直上聳天半孫水所濫觴奔注急不緩峭壁饒啞泉特爲渴者喚松杉響巖壑下見白石爛磴危猿鳥驚梯空樵牧散東風吹衣裾背影光波亂小險漸平乍似來不能飲流川詭奇觀此定非河漢

抵建昌感事書情示諸僚友三十韻

南服分專閫西陲本要藩威聞戎幕肅體覺騎曹敦綏靖慙微力艱虞荷至尊於今嚴鎖鑰自昔感紛擾不忿青山裂傳訛黑水渾威龍盤地軸禄馬汨泉源勢比鴟奔突情同鏡側翻城隍湮舊井墟落剥空垣毒欲飛妖瘴陰疑獻斷魂爾時誠異祲何處問銜冤邊土淳龐少殊方謗讟煩總關休養澤難靳拊循恩兢惕消餘孽彌縫倚厚坤繪圖臨絶塞乘驛赴朝暾箐密緣雲棧巖深過雨痕郵亭聊布席鑾邏暫停轅草色紛來几花光曲遶邨暮潮隨月湧炎氣入春昏往事籌原野前驅屢慰存滿塍盈菽麥籬落散雞豚俗擅魚鹽

利區應官府論扶牛犂險谷把火燎荒屯未會憂珠桂全
宜長子孫和風行可拂長日自然溫著意憐同病留心記
負暄輿情良用繫野哭幾聲吞黃點霜毛顆襟沾淚血惛
嗸嗸悲集雁嗷嗷聽啼猿別部番夷雜成羣畜牧番但能
均雨露寧惜敝轓軒

自河西歷威龍諸蠻砦即事感賦四首

猛獲城邊塞草春海門橫亘跨通津僰兒能狎鳥長尾土
著難名魚細鱗積久瘦包憎露項多年榕樹欲棲神兩河
番部知無數莫使刀痕漬血新

慰問顛連勉著鞭馬蹄踏破薜蘿煙危橋偏架原無地蠻
峒斜穿竟各天是處屯燒春雨外幾羣犢放暮雲邊不知
何事氛塵急羽檄遲看一惘然

榴花匼匝插成邨直下平蕪見夕原虎魄碎來松倒拔蛟
宮圻去水東奔連營有石分公姆置吏無關別漢蕃但仗
將軍能鎮撫漫勞旌節到雲根

瀕海波清道稍通夜郎物候總難同氣蒸晴嶺春先燠勢
捲平沙晝即風鳥雀不飛炎草白蟲蛇能螫木棉紅華夷
畢竟宜聲敎珍重多標銅柱功

墨麟詩卷第十二

海鹽馬維翰

劍南廉訪集

古今體

曉發即目

流泉遠屋響泠泠是處人家夢未醒月落西南日東出梨
花如雪曉山青

迷易道中書所見二首

巴松江水了無塵徹攬河沙白勝銀刳木為舟繩結網此
間仍有上皇民

魚筌幾處水聲裏虎柵數家山影中楊柳作絲桃破萼已
應無地不春風

閱警書憤六首

燒爐分姹女買劍事猿公誰識金銀氣漫天作燄紅

厥貢惟三品呈妖化五兵風鳴山石裂是處起斑聲

月落旌旗黯波翻檣櫓摧望洋私僂指多少濟川才

移營黑水磧飲馬白沙河寶劍摩挲看匣中夜嘯多

射虎當年壯圖麟何代高封侯原有相先在學弓刀

雪積一一層嶺雲橫幾道煙人生多不朽未定勒燕然

即事有寄四首

都護麾長策前驅卓大旗飽騰良所急牽輓亦奚辭高壘
征塵黯戍羣牧馬悲徼符疑過計孰敢近王師
已逼狼山堡應通龍洞溝嵐光飛鳥没兵氣暮猿愁陣合
虜行盡恩深劍欲酬浮罍還可渡幸即埽旄頭
弓勁彎邊月裝沉染塞雲抗旌臨遠水間道入斜曛賊火
偷營出軍書過嶺分總嫌刀斗肅漫學李將軍
擊尾攻瑕舊囊頭負固新倘須遥控制原未咎逡巡慎重
施行馬周防踞要津稍傳帷幄算不惜釆樵人

登寧遠城樓即事感賦示杜太守梁司馬李進士諸君四首

平蕪蒼莽戍旗紅深淺山光夕照中嶺樹悠悠雲去住江
潮淼淼路西東何人歸值花邊雨（時諸進士並以事竣旋省）有牯偷眠柳外
風正是坤輿初震盪可堪版築迫鳩工
玉帳從教控上游算緡應繫度支愁風迴雉堞穿空去水
漾蜺旌遶郭流寓目四郊方固壘披襟一望恰層樓千金
不道無僥倖或涉高明鬼瞰憂
急足符催總不齊女垣石落草萋萋積薪厝火誰先見斷
峽晴猿時一啼未必白鷗全占水多知綠樹久成蹊杜陵
詞是詩苗裔爲覓長毫記赫蹏
羣公盡解登高賦盤馬荒城氣不慘伏莽峒酋殊未靖祈
年旱魃恐難消多虞白晝紛春夢努力青山課夏苗遊眺
虛舟乍搖動晚風吹過海門橋（時撤調水手赴軍前）

駐建三月稍苦天旱連日夕大雷雨仍慮不便師
行中夜聯句得四十韻

妖氛作太横（維翰）毒焰張宜懲行旌壓蠻土（長洲朱珖）飛檄資高
朋謀野定有獲（維翰）詢芻非當矜獨立倚帷幕（珖）相期上岡
陵初夏旱既甚（維翰）浹旬病未能旁皇詫守令（珖）奔走勞尉
丞餅汲龍潭沫（維翰）枝攀虎穴藤壇壝眠賤隸（珖）鐘鼓考癡
僧山光射西落（維翰）海影漾東升宰屠禁已厲（珖）祈禱神安
憑俄而膚寸起（維翰）瞥焉肌粟凝使君志良切（珖）臣職分所

承叢薄窅窅没（維翰）廠浪鱗鱗興黑風吼松柏（珖）白雨跳崚
嶒飄灑或乍近（維翰）疎密猝不恒秪恐見雲蝀（珖）遂虞成雹
氷睒睒電火出（維翰）礉礉雷聲應陽厓恣布濩（珖）陰嶺助歊
騰街邏響木屐（維翰）檐霤垂玉繩淅颯瓦打脊（珖）罅隙窗流
稜畚潤砌下草（維翰）升降檠上燈悠悠泛白蟻（珖）營營止青
蠅蘋浮種菜圃（維翰）蛙怒播穀塍古峒蛟徙窟（珖）野渡魚脫
罾雁戶苦淒泊（維翰）豚柵暴摧崩因思荷戈戍（珖）屢赴催符
徵捷書幾時報（維翰）兵數閱日增將軍熟籌策（珖）健兒久籯
縢師行三十里（維翰）險涉百萬層呼庚幸飽腹（珖）衷甲休塡
膺淋鈴鏽短劍（維翰）懸釜繫長絙舟藏負誰在（珖）軌濡濟何

曾不得顧頭目（維翰）曷由衛股肱解膠節易變（珖）攻瑕機難乘迷濛衣裝濕（維翰）鬱勃餱糧蒸暍哉猷一壯（珖）毋然惰相仍作氣謹刁斗（維翰）努力埽榛艿追緬七縱烈（珖）眞快千載稱窰山煙黯黯（維翰）卬池波澄澄晴曦明開爽（珖）豁眼樓可登（維翰）

峩眉行

大峩山高多僧樓佛光夜放蓮花洲小峩山深跨龍峒藤蘿蒼翠馴猿猴其上黃金鑄寶殿風鐸搖宕琅玕球其下伏虎踞古寺旛竿綽削銀琱鏤玉柱天台相向起傴僂九老如獻酬叱馭巡行此不到原非愛作名山遊今夏觸炎

春犯雪足跡欲遍西南陬旋歸省署席未煖屋脊日日鳴斑鳩俄驚牧令走急遞此間異祲江橫流掩封拊几三嘆息當飯不食心口謀抽帆信宿來嘉州舍舟遵陸鞭驊騮攀援高岡越深溝綠陰四望蟬啁啾馬瘏僕痡怨未已爍空赤日行淵邱青苗被野白水浮江田一足翹閒鷗葛衫涼蔭計差得此時無風亦飂飅所悵迫暮道阻脩安能雙翼生臂韝北山坡北東坡院古碑畫字傳銀鉤傍似紅露安石榴未曾一顧非矇瞀堠長徑轉人語稠父老十百拜道周心知其苦困諮諏不憚十步九遲留溫言慰之雖綢繆欲訴不明悲咿嚘誰柄劫運遭虔劉絕壁峭聳大壑幽

連朝晦昧漲雲氣水簾直挂巖前湫是夕月黑啼鵂鶹霆馳雹激風雨道漏天陰多慣不覺山寒婦豎堆重裯潰然破波沈萬牛老魈拔樹空中投七十二穴震天鼓百谷輥響雷公愁前驅瘦蛟後妖虯麤砂大石洶不收當時櫛比鱗鱗瓦卷空一刷杳已休失勢但落隨泡漚性命關石況田疇蝦蛭廿齒嚙膚痛魂驅不得開酸眸官令沿河熟諦視鐵橋斷絕難泝游呵殿爾止撤雙騶我茲聲吞澀咽喉恭惟

聖主軫民瘼如保赤子心誠求要荒萬里澤髑髏豈忍一夫呻不瘳已煩兩府速置郵檄下行省行爾賙廥埋黃壤

久持籌架木把茆聊蓋頭淤田土肥墾努力今年月閏遲深秋及時滋植還耡耰不然圖新事場圃飢腸端可飽麥麰天灾本亦致有由自省良無隱恨不既往莫追來可勉日鑒在下非悠悠潛焉出涕中心憂帑藏優卹豈豆區爾民顛連姑勿慮補救不能使者羞

自夾江至洪雅道中二首

蕭公祠外豆苗綠龍女潭西江水黃行近石橋轉幽閒風翻萬本野良薑

沙明碎石七十里波壓文鴛六百雙三寶寺前呼野艇綠陰相送過臨江

江漲阻紫虎街越日雨少止促行卽事二首

愁眼聽宵雨驚心問早禾石街留紫虎瓦屋失青螺市小常爭米門低欲繫艖江流我酹汝莫太弄旋渦

已識松生菌還憂麥見蛾馳煙仍僰道涉險且洪河戰葉垂棕樹漸裳浴鷺窩不才少回斡未敢怨滂沱

下竹箐關過二郎廟漫書郵壁

雄關晝黑千層高明時利不遺秋毫越三百載屆末葉荊榛滿路狐狸嗥伏惟
先皇重開闢漸平頂上盤陀石設戍通人置屋牢斤斧松杉種莜麥長夏澗寒瀌瀌鳴中有繅絲播穀聲我來適當

怨暑雨一片清泉石上生不知何殿淩江水殿腳下插江心裏年深像古稍不靈昔日朱樓今已矣聞道秦時李冰子曾斬妖蛟落潭死土人只解呼二郎白雲溺欲飈中起

雨中越飛龍關抵滎經浹日渡江至小溪壩卽事

偶紀

漏天自古聞梁益積氣由來鍾地脈奈當六月火欲流值此三方雨爲厄竟埋永日一輪紅不放遥岑半寸碧飛龍背上逕征鞍怪魚腳底驚行客雲勢俄從空際濃雷聲卽在林間擘黃土峰腰陷壑盈白沙渡口穿灘瘠邊江岸仄崩幾時野寺門欹開向夕災沴寧辭悶水濱挽回或費尋

山展羣道田禾大蝕傷肯惜衣裝小狼藉秉桴便可涉波濤攬轡何曾要扶掖竹邐寒多路已紆桃源俗古居先僻籬落輕搖河鼓花濤塍直映秋潭石鳥啼樹暝忽油油屋繞煙霏隨霢霢閱人南北亭短長送我往還堠雙隻老翁雪涕長吏閒風吹冷瀑巖前白

雨不絕

哀哀慘聽蛾眉哭衮衮愁看瓦屋流（今夏峨眉傷淹衆慘榮經亦有衝陷水自瓦屋山直下）土偶未煩嘲木偶雨鳩差苦喚晴鳩經時不寐渾通夕匝月微凉遂入秋雲漲千巖雷萬壑可憐何處巨川舟

牧馬山

攬轡叢竹間略彴横春水隱隱見坡陀東風盪塵起幸不蔓棘榛亦未樹桑杷黃茆延野燒根黑袤百里稍奔礫角牛安逢帶箭雉行人相歎息搖首一咋指云此牧馬場以者律遷徙殘冬詫圍獵誰誇得雋喜可憐生齒繁坐棄[illegible]田美何當闢荒蕪麥青荳花紫上以裕國儲下以足生[illegible]乍傳簡卒徒仍索紅鶴子

渡青龍江

人生各有營悰安非我輩巡歷得勝遊流覽亦其槩走馬踏青龍蜀志乃未載訂古即玻璨仰見纛頭對峭壁劃虚空蒼茫接暮靄厓踞驚人石左右胥雜佩扶籐徒步下沙

址反在內欲渡嗟無梁奈此鯨波匯招招烟際舟克與巨川配是時浪正恬多應神物晦飄然獲利濟泊岸無危礙險過但回首崚嶒覺可愛況值夜風生皓月一江碎

過埋輪橋

壞亭荒城角殘碑叢棘裏顏曰埋輪橋橋影落橋下水溪聲響潺潺流恨何窮已我思炎精消戚豎亂天紀綱也俠烈腸淚睫中宵洗棄置方南荒密箐蠻煙起匹馬散羣賊肝膽照千里平生仗忠信此外寧復理忽然叫蒼旻怒髮冠上指直欲靖交衢不使蔓荆杞古人雖黃土過之我愧矣

宿彭山縣

彭山久廢縣空城如荒邨我昔奉　恩命勸課歷郊原經始實此地疆理幾晨昏大江月色白寒氣侵行軒桑麻稍弛怠頗思尋其源憑軾詢所苦悠然見朝暾其年遂設官堂廡倚城根招徠既日衆生齒亦日繁今我適來駐小吏笑候門塲圃若舊識童穉相追奔扶杖迎父老壺漿以慰存江城民質古珍重長子孫依依有至誼趨走豈足論

眉州謁三蘇祠

蘇家名父子縱橫工文章生水所發源名貫江流長長公尤人傑緬想鬚髯揚殖學比昌黎付命乃范滂我來正月半登木假山堂蓮花卽未放清漪照我傍摩挲古龜碣剝蝕殊難詳斷石乳母誌稍可誦琅琅酹以一巵酒安用封豕羊日夕不能去三峩鬱相望

松江口二首

小艇乍橫鶩子尾榜人遥指是松江誰能閒憶鱸魚膾正看春流度石矼

一望平波疑可翦輕風飄泳盪魚罾從知西蜀團窠錦還仿東吳砑色綾

早行即事

五更行問渡漾漾欲明波野寺聞鐘早江城得月多泉流通井脉風起撼庭柯何處漁樵侶歌聲轉薜蘿

青神道中

峽口驚波急沙頭濶岸紆暖風抽萊甲晴日拆花鬚邨外翳桑逕鷗邊種豆區尋源知不遠騎馬入青蕪

南行漫興八首

沈黎南下路迢迢仰面青天欲射鵰何處標名銅作柱早時轉餉鐵爲橋王師久駐將無倦荒服多虞或未驕正值原田望霖雨每占箕畢起中宵

遠書底用問邊鴻得失因緣塞上翁敢惜金繒當此日正期鎖鑰仗羣公夫人堡有和番計丞相碑傳縱虜功可信降酋無叵測漫教部曲卧雕弓

逶迤比望杳心期取次乘槎信息遲棄地尚憐披繪繡當
筵眞見坐琉璨深林葉老歸何處大海萍飄事可知扼腕
艱難須上策爲言凡百愼交綏
插天屏障紀郵程觸忤江流總不平南斗星辰方烜赫西
山豺虎敢縱橫布金園外仍輸粟盤馬場邊更築城指點
浮空千雪嶺倘應鎭靜慰蒼生
梵音宣罷覆金函三丈穹碑鑿翠嵐法嗣何人傳咒鉢天
魔有女護靈龕蹟踏戎首山雲白盪漾尊前江水藍聞道
烏斯多毳幕重煩借箸及西南
苦竹叢深瘴氣蒸懸厓處處見垂藤煙中人語危樓柝雨

後猿啼遠澗燈私計探丸誰所致公然完璧爾何憑西方
多說無生法但演刀山卽下乘
露冕行令遍井參劫灰飛處有蹄涔稍聞技習能穿縞端
訝才長解摸金涸鼠避人機最捷林魈作魅氣常陰三緘
規切良朋意話到窮簷恐不禁
徙倚層樓發浩歌四山突兀勢嵯峨不毛枉用搜林急草
面終宜解網多黑箐牛羊依虎穴青燐風雨雜漁蓑登臨
久矣驚心目卬海波與是濁河

卽次建城觸事興懷復得八首

晨裝纔束日曈曈觸撥年來有寸衷但使短犂鞭宿雨不
辭堅坐對征鴻刺蘇誰植仙人掌枝動多占少女風安穩
閒田偏訟羊從教踪跡易西東
旌旆悠悠逐嶺斜人家歷歷短籬笆指雲老樹橫青壁挾
石驚湍滚白沙險立戍樓疑踞虎平臨棧道曲盤蛇垂鬟
底雪階前涕十載風鬟貢渥洼
尋思擾擾總傷神恰爲驅馳耳目新積雪斷冰寒入夏橫
峰側嶺翠依人關心安得千間屋冷齒難行四角輪莫便
征衫浣塵土此邦慙愧略知津
天梯石磴壓靈湫幾度憑軒看不休滿谷花穠羊躑躅出
林巢豁鳥軥輈晨昏夢易迷邊月感慨情難付急流况是

飄來殘角裏蒼然暝色足閒愁
羣山忽轉拓平蕪正聽喧豗愬一隅瘴起兩頭蟠土蝮霧
昏九尾竄妖狐察眉可道多遺憾守口庸知屈壯圖僥倖
歸期須五月椒花落過定無虞
藤蘿連絡畫陰陰形勝西南未可尋繫馬樹根蒼蘚濕振
衣岡上白雲沈松煙遙向當昏直竹色多於初夏深不是
有人棲世外何來天半落鐘音
鈴聲驛路去微茫林杪分明見夕陽瀑布懸天泉萬斛桫
羅蔽日木千章鴉鳴古隘消殘壘魚躍空潭受野航未免
有情誰遣此尚容側帽俯連崗

何處長鑱劚茯苓此間頗未羨侯鯖月招海色當牕白天縱山光入座青鳥外垂楊多拂寺花邊栢樌偶園亭得閒袖手思碁局已見濃雲漲翠屏

建昌歸途感懷十首

留眼登臨俯麗譙嚴關鼓歇雨瀟瀟周巡底用攀楊柳慰勞端慙對黍苗捧檄百蠻煩月俸秉驄萬里費星軺古碑橫地摩挲讀往頰風前漫寂寥

刺天雪嶺映朝暾誰擁遐方節制尊馬厰荒餘千頃地龍潭汎守一家邨陰風欲吼倀魂哭香氣微來瘴毋溫別有才華膺藻鑑書生迂濶敢輕論

殊方無用計榮枯安分隨緣有是夫久覺能言憎鸚鵡漫從盍智覓菖蒲凌雲易得相如賦請命難工鄭俠圖怊悵瀘沽西去路不禁攬轡一躊躇觀音巖多鸚鵡鹽源菖蒲生石上皆九節

穿雲小駐簇征鞍竹葉松針濕未乾萬壑盡流春碓急一峰欲暝驛亭寒繩橋雨久扶闌斷板屋風多壓石難是處饘裘皆伏莽幾枝野倮霧中看

嚙萁櫪馬裹殘瘡倍覺空山道路長廢廟何靈尸土偶番僧誰撥訟金堂佳兵兒解陳鵝鸛尚鬼巫能賽豕羊跋扈夷音迷咫尺恐須斟酌一周防

載道旌麾來往頻凌煙幾見畫麒麟攻心上計要蠻婦灼手餘威杖堡民歲久荻蘆渾似竹地偏松柏只為薪遐睎疾首緣何事蓬勃天南馬足塵

粉堞紛紛篆壁蝸孤城蠻觸不爭差崖昏苔纏千年樹洞黑丹沈九轉砂已信出波魚有脚漫疑行露鼠無牙馬纓飄灑路旁堠可稱佳名蠲忿花鯢魚有四足雷雨即上樹啼作嬰兒聲榮清間土人呼為哇哇魚

霏霏又復濕空濛絲雨天涯晉斷蓬和鼎易調文武火當場難任馬牛風炎荒薄蝕多飛雹澤氣淫蒸即彩虹萬斛泉源隨地湧此間還恐宅蛟宮時探探大渡等河水勢張甚

大旗三丈角烏烏一路青林聽鷓鴣砂潤蕨根肥有粉候遲麥穗老無鬚飯牛或拾寒巖火彈雀寧抛明月珠留取

餘情待殘局諸君幸勿笑胡盧

鬱盤天險偶寅緣架竹誰撐八九椽箬裹茶多趨塞雨火蒸米半爨蠻煙奇花似鳥紛辭樹亂石如羊不畏鞭漫道此行無少趣肩輿日逐畫圖邊

送大中丞憲公內擢大司空一百韻

井絡依南斗天彭拱北辰朝方升碩輔候乍轉陽春偉器鍾元化台階近紫宸恭惟當月吉介福自天申為邇家聲舊知公物望真羽豐翔鸞鷟價重握瑜瑾系本金張貴功於耿鄧親鵷青谷窈窕鴨綠水淪漪文采良多妙軒昂定絕倫璧光將秀嶺劍氣欲騰津射虎風翻葉探驪浪激蘋

閒情烹雀舌餘事鼓龍脣沙際樺皮爛江干錦石粼高懷
能鎮物蓋代得奇人闕閱由来盛旂常不可湮葵忱根素
植瓜蔭子前娠受瓛丹生筆常参緑對筠誠求通烏訴直
指斷蛇蹲平恕門應大空明鏡最神司曹有清白報
主但精純廉訪膺專任糺彈職四巡露帷中使冕霜節外
臺茵行部威殊肅觀風俗乃馴習池寧倒幘鄂渚要扶輪
狴户休鳴柝尨邨息吠猜頒條傳令甲讀法勒貞珉赤子
原求活蒼生盡愛身省刑邦上考察典吏稱循遂秉中丞
鉞爰垂執法紳紀綱持楚澤謳誦布吳垠廷譽歸裴度軍
儲借寇恂三時開玉帳八陣望綸巾西顧迴

天眷東来倚重臣烏啼懸幟影騶唱屬車塵細柳防邊戍
紅蓮入幕賓荆門帆隱隱峽路馬駪駪挽筧輕舟進梯崖
古屋墐從容留顧盼宿昔道荆榛益府區稱奥坤維勢若
囷貝多遥入藏閣棧曲通秦沃土其如脩畬田且就堙稅
錢勞握算鹺榷苦籌緡悉索容多費征徭或失均訟庭煩
未靖冤氣鬱無伸悵悵知何計斷斷頗自呻山川原壯潤
開拓有經綸課以農桑業援之道路遵縱難通篇翟不令
貴珠蠙慰問眠飡廢調停宿習悛果符豐歲樂屢積太倉
陳盬訖華風溥蠻夷職貢輳天迴棘道迴域盡海雲隣柰
遠幾無菸招攜各獻珍蘗牙嗟小醜芟柞駭逾旬月兎銷

三窟天狼付一嚬何緣逢震盪猝會警頑嚚浩劫難逃數
鴻慈不捄屯漫空翻屋瓦舉室化溝燐扼腕思拯溺關心
計徙新築城安穴蟻發廩賑懸鶉叱馭排雲磴揚旌涉水
滑曉光照冰雪夜氣識金銀跋履勤千里虔誠奉六禋峨
眉連級上灌口及時詢務使雨暘若重敎節序勻檜松寧
讓直薑桂肯辭辛共羨紗籠貴羣觀水鏡掄登明供選造
設館就陶甄人擅書三篋家彎弓六鈞騂騮馳夕轡鵷鷺
展秋旻頗牧收雄傑淵雲拔賤貧登壇聲藉藉佈席質彬
彬矧是開金匱多煩闢繡闈史宬窺秘奥流品砥清醇并
閑旋敦厚交游漸睦婣逿傳風轉蕙正聽日吹豳雁齒橋

梁接牛毛原隰畇塲方騰騄駬郊竟走麒麟詔領冬官長
超承
聖澤新六卿班特晉八座矢惟寅司至同分陝阿衡絜有
莘呈材資匠巧鑄莖足刀釿茲居攀輿候咸欽入覲晨郵
籤行戒道飲餞亦依仁是物增妍景方疇起細瀨七盤通
峰崿千騎踏嶙峋負弩趨函谷連鑣度渭濱旌竿摇漾漾
車轂響轔轔副相揆端重宗工儒術論掀髯惟柱國造膝
總憂民走也籠中朮枯同轍下鱗守愚非自棄抱拙不無
因春雨嘗移竹秋風偶感蓴附希丹鳳翼采用紫蘭紉承
乏拖長紱分符攬短袧劇懲千里駮幸遇九方歅荏苒瞻

韓久低徊說項頻代興期賓桂難老仰莊椿永永良無數
區區更不泯戴公何所似高厚望嶓岷

陳東来明府倩畫工圖花木十種見示爲各系一
詩且用相慰

驢背微吟趁夕暉溪流清淺上人衣春風不是無常信老
幹終看玉蝶飛 梅

東君作意催風味山茗從欽鬬暮寒記得南園深竹裏一
株斜露鶴頭丹 山茶

寂寂軒窗簾幙光綠陰滿逕酒尊涼侏儒飽死臣飢死戲
種長腰米一囊 罌粟

幽谷風来臭味寒世間蕭艾太無端澧蘭値得靈均賦未
必私心怨上官 蘭

醉紅微動出牆枝不值春光亦可悲寄語騷人蒸作露朝
来盥手讀新詩 薔薇

砌下宜男漸已抽丹花綠葉雅宜秋垂簾竟日無聊賴小
草如何总得憂 萱草

弄影傳香何爛熳絲綸閣下最繁枝當風似快麻姑爪憶
得中宵背癢時 紫薇

雲影鱗鱗玉露晞分明金粟月中肥小山招隱休輕誦曾
染天香到客衣 桂

清愁無語獨開遲閉課柴桑止酒詩可是無情需五斗西
風吹夢落東籬 菊

尊前冷豔冰紈淨月下風鬟逸致多爲向陳思輕打槳洛
濱眞箇見淩波 水仙

前詩意有未盡再題十首

翠羽啁啾畫角哀寒風吹月上莓苔瘦蛟定擬盤天外何
意冰池寫照来 梅

雪虐風饕渾不避花深葉厚曲闌東此間可近新羅國恰
見梅邊放海紅 山茶

小院春深暖不寒滿庭濃綠恣人看天生富貴囊盈粟怪

道花容賽牡丹 罌粟

風味天然絕點塵澹於茗椀略相親閒揩側帽看朝露啼
眼分明欲向人 蘭

棘針微貼竹屏摇青粉牆邊最嫩條未有情癡求一笑百
金肯買玉雞苗 薔薇

長日南風拂檻斜鹿葱幾朶透窗紗人間不少忘憂物錯
莫鍾情兒女花 萱草

細縠誰裁倚化工幾從行省照簾櫳炎曦過了金風起不
信花無百日紅 紫薇

粒粒枝頭碎米斑不知結子若爲攀廣寒多說高寒甚怎

落吾鄉靈鷲山 桂

細雨踈踈特地涼遶籬菊放即重陽一杯酹爾西風底珍重寒花晚節香 菊

誰將銀蒜裝盆底清絕空齋午夢醒江上峰青人不見端疑鼓瑟有湘靈 水仙

新彭道中即事四首

條桑落盡醒尸鳩五夜繅車響不休野渡無人沙似雪半江殘月在孤舟

新渌盈疇鏡面平蒲芽荷葉可憐生長官鼓歇出門去愛聽中田叱犢聲

楊柳陰中碌碡場燕巢茆屋麥堆箱肩輿小住閒消受苦竹園深麻葉香

插岸荼蘼照眼明秧鍼吹綠浪紋輕白鷗閒極忽飛去一帶楂林苦鴨鳴

眉州歌

眉州七里是墓頭黃篾牽船上水遲縱使玻瓈堪作鏡鏡中照不見蛾眉

墓頭觀

萬竹交谷口溪水流濴濴塵坌了隔絕止許雲氣通墓頭頗形似爬沙嵐翠中日光射一綫突兀開心胸古觀嵌其腹金碧穿玲瓏層樓壓嶺背鈴鐸搖天風藤蘿蔽上頭猿聲落虛空攀援縱遐矚江樹青溟濛四山互起伏行人渺煙鴻夕陰斂萬有蒼鬣鼓長松石壇拂蘚壁傳住張三丰或希仙靈遇鶴髮長眉翁

老翁泉

黝然一泓水上劃碑篆整石闌周四隅想見神靈境梯空未尋丈寒氣肅腰領滄發固有原窪下直如井潛蟠或蛟虬喧聒絕蛙黽填胷萬斛塵乍對良已靜慚愧鞍馬餘耿耿勞人影頗憶老蘇翁讀書廿幽屏攬秀揖蛾眉父子相馳騁何有狂道士荒唐煉丹鼎人生寄百年不朽斯為永偶此踏名山使我豁深省

墨麟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維翰撰維翰字墨麟海鹽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四川川東道其詩以縱橫排奡爲長意之所向不避險阻然神鋒太儁者居多

秋塍文鈔十二卷三州詩鈔四卷

〔清〕魯曾煜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秋塍文鈔十二卷三州詩鈔四卷》提要

叙

一代之興必有績學之士博綜群籍貫串典制陸離璀璨卷軸發其光華磅礴絪縕道德流其模範有所感觸作為文章如大江之翻波瀾老成莫或能閼也如春雲之升五采錯雜莫或能狀也噫觀止矣夫言能探其根本則千變萬化而莫窒其從生

于是圖呈綠字象現丹書而剌經之膏馥股古今囊括寰宇而擷史之腴禮樂閎深蟲魚瑣碎而細大勿捐篆籀犧尊竹頭木屑而精犄一貫追風格於秦漢縛姿態於韓歐析理致於程朱是豈絺繡之膏末與抑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與今夫立德立言立功有吾所得而自主者有吾所不得

而自主者其自主者必德与言也若夫立功惟天子有事于文武而獲与其選信任之專無讒人吕聞之斯克抒其含蘊焉然則人亦自植其可主者而巳會稽魯秋塍先生巳登甲科入清禁而以　親老乞終養夫終養孝也孝德之本也學之府也其望之所蔚跂衆舉吕為淛豫之師負笈者雲集而景從殆孟子所謂英材教育之樂欤昔隋王通教授河汾元吳萊署長薌書院山長兩人著作各等身胥湛于經術先生之學侶之因力謀其淂吕自主者爰畣萃所作釐而次之鏤而行之甲子夏六月不吕予為不敏恵而教焉予見其立言之骵無不備立言之旨無不明立言之筆無

不古喟然歎曰先生其不朽矣乎抑亦嘉恵後學者至矣雖然方今
聖明在上求賢若飢渴先生縱自韜晦而光采騰發寧能銷公卿之口徵書鄭重下賁萬松嶺畔先生其以立德立言者焎為立功乎試存吾言以俟之甲子夏日兩浙使者
納蘭常安題于氷淨閣

序

澤灑春酥而溅在翁洲擲硯以前山乘海雨以飛出委穴藏書之外則魯秋滕著書之所也而浮衽纖艶舆扶精微闡六籍於千秋齊百家於一貫則其所著之藁也夫昔者書呈元甲乃叙九疇匣撿黄龍遂愜一畫洛扉漢石四海況其宏深薛鼓師琴三辰喻以剙耀于是申公訓授即蓺名經戴氏删增依經立解獲麟掭粹衍孔甲之叢書御馬推微釀韓嬰之外傳

竹林蕃露議拓春秋脂夜恒風傳稽洪範乃至楚蘭托喻蜀草窺元好色本之國風鈎深法諸易傳赤刀而序昆侖俑珤踞之神圖黑水三危廬獄傚名山之遊記莫不範圍隻義商徵從諧籠蓋羣言青藍任變溯文爻而始諸九六合旦雅而繞以十三圍皆天地之大文而聖哲之能事也迨自論侈閎大語事芳蕤逞荒怪於兩龍摹豁巉於五嶽青萍結綠止炫書棧元猿漏卮惟研詞賦遂致微言莫續卮等秦灰要道

虛湮東同漢錮甚極譚之寡要慚鄭衆之未精詎非侮聖之私心何與覩人之盛化先生則萹高金薤獨覙天根句軸銀毫偏搜月窟曾嚴王巧冥會六藝之芳柳峭蘇雄一屏二家之雜即有麻衣小別或賦荆臺蓀俚能歌曾銘蜀棧薛公傅後快寸鐵之胸揕紫微闡中炫六經之電取要之槩經奬拊將懸匏俱協嗚鈞貢自禹刊即怪石均從上賦功倖起廢力敲針盲紿墜緒之范范醒諸公之碌碌行見術經小道家

脩公戸禮容囿辟謡詞人識昌黎詰旨又豈止學矜多識漫鬪瑣林博應宏詞惟覩王海對阿大祀祗詩奇木之斑斕賦奏離宫僅賞長楊之淹麗獨是施梁注易夙寘論辭甚固傳詩未工歌頌歐章京卜詎聞白芷賡騷夫錄鄒師帝撞黑龍草疏更若孔穎達五經撰義鄭康成一代稱師皇侃傳徒服虔塞難而句奇語重從無字繙鴛鴦色正寒芒總之評推騄駬澤中妝豕安誄啻娀門外騎驢誰識冀牧惟子政解枯

縞駋子雲餘賦璇題此外寀〻縱焉嘿〻至于固遷雄卓未窺東海專門潘陸翻瀾不入西唐精舍尚難遐角尺短皆然葛且殊裘抄差莫易何則疏通者就德而巨麗者矜才彼而美之難兼固一言而可決也先生既精既博籠華實以同筐一緯一經合魚熊而共釜錦彩黼織𥝢即球雕豈徒文苑之白眉實亦儒林之赤幟矣雖然情深節妙本在躬行膏飫先生要需心畫先生以承明清秩博士巍科屢豐天祿之書

幾立射宮之學而乃聽雞籌于絳幘偏愛抽簪惓鶴髮于青幃獸勤藝稷（先生以侍養歸）洋〻河水毓俊大梁獄〻吳山敷文兩浙（主講浙撩兩書院）此則餐求紫菫恰符孝子之陟岡帶執纁裳隱合良工之琢器不中不與甘協供飴以佃以漁幽貞履坦以故智圓心鏡出言而迸作涌泉撲燭毛錐迎解而全佯破竹爍如咸在譎驗誠脩能者雖多毋懷義蘗至若健追鬼越詭詫蛟翔長江絕岍之奇三壁五車之富則中朝覩寺競珍北海

鴻碑小市兒童偏習徵之佳稿衆皆先我已占阿馬之一毛僕亦鮮人焉畫珠蛇之四足

乾隆甲子夏五月上浣同里年眷弟胡浚拜撰

序

會稽魯秋塍前輩才識魁壘著書等身爲文精義堅深不屑浮夸汗漫之詞啟豐受其文鈔讀之竊歎先生學有本源而言之幾乎道也六經載道之文也秦漢而下派别支分降自六朝道喪文敝雕飾彌工曾無當於古之立言者夫天地之氣坱然太虛而凝聚深固故能呼吸萬類倏忽變幻茍宣洩無餘則天地之道幾乎息矣昌黎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其浮也有載之者也積不厚則負舟無力將委靡墊沒及底後止而又何浮之有唐宋八家門例各異氣無不歛曾王其尤著也南豐胎息孟堅半山氣多峭急皆能脫戰國之縱橫直追西漢雄視百代宜哉今先生不事規橅其文簡古而蔚味之轉腴著幽著潔嗣響曾王洵堪自名一家無愧古之立言者矣抑非徒以言而已也先生恬於仕進其守確乎其不可拔自辛丑入詞垣即陳情歸養海內名公卿爭延主書院講席薰其德而成材者踵相接也每上下今古考覈精嚴剖析同異足以羽翼六經而補註疏之遺豈與夸采色鬪聲音以取悅一時耳目者較短長哉讀是集者尚其溯方流以窮玉水沿圓折而討璇源庶足以窺先生之奧窔也歟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仲春上浣長洲彭啟豐拜撰

序

學樹一標洛閩闡義鄭陸箋
疏亦有然鄭王馬推博洛
韓歐著此兩說相拒屹如鴻溝
畫界掉鞅程朱者不闌入康
成德明彼夾漈復麟端臨挈
史其握管行文未必不退舍

於昌黎廬陵後人猶且以歐
九為讀書者訂偶錄集矣於
考亭宗儒把麈實有陸王之
學起而縈拂其間且一文之中
分之為散文駢文諧韻之文
亦不相篤至岐之中又有岐焉
吾嘗持是以求當世之綜之而

名之者心亦知其誕罔而不能已
也久之傳吾友秋塍太史強於
記覽工短長家言意綜之者
不在斯號初亦不過任追後世
史寄某一集某某縱目披觀此
而曰擾擾之確當而此三通者
拄口就中理解通朱陸兩家

藉驊而騁貫其所蹴踏而行
文也不潔之覘楼大家而神理
綿之覺有雲氣蓬之而起集
内駢文韻文無有也意者蔵
之篋笥不以示人要以類求之
徐庾之外偶李杜之也體梨
府緒餘及之競之乎句得沛之

乎不雜拍案行自傷矣強迎
不如西河講學不如宣城行
文而如江西易堂諸子而繁弨
其筆之四六與夫南宋杜王之長
篇短什無能乃其一端然此數
先生不能兼長而獨工其一名而
論定即其所工者亦不能自掩

乎極無況欲上掩洛閩遠躋
鄒陸左挈韓歐而右提夾漈
諸々游騎繞乎陸王摩壘及
乎繩度行且耀兵乎少陵太
白如古史之兼其所專工及所無
者知其不能而太史遠矣
旹

乾隆丙寅歲夏六月望後長
洲年學弟葉士寬惺齋氏
拜撰

秋塍文鈔目錄

秋塍文鈔卷之一

會稽魯曾煜啓人

論

忠質文論

聖人之所御者世而動乎世者謂之運世運者一質一文或損或益傳曰王者質法天文法地質先文後本末陰陽之義也忠也者天地之心貫乎文質之中而文質之所重倚以不壞質而不忠其失也漓文而不忠其失也僞聖人覘世之所赴焉且不言而同然焉於是順其將動之勢而

陰持其可升可降而不可敝之柄是故質可也文亦可也質文而不忠不可也然則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其說亦有據歟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知虞夏殷周惟以質文遞嬗質極而文文勝而質若春秋冬夏之有寒燠若日月之代明於晝夜而不息人不變忠亦不變故於夏而曰近人而忠焉又於周而曰近人而忠焉豈專繫之夏哉自漢以後樹論屢畸其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董仲舒也其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者司馬遷也
至晉陸機復衍其說以策貢士宋蘇洵易忠敬文直曰忠
質文而書論幾策迭伸厥指噫是皆盭於孔子之言矣孔
子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復謂用禮樂則從先
進夫禮樂者所以布文質之具忠者所以植禮樂之本舍
禮樂則不能飾文質矣舍忠則欲行禮樂而必有所閡矣
故忠非特一朝之尚也

六國論

蘇轍之策六國也曰莫如厚韓親魏以攻秦是說也人嘗
聞之然而蘇秦之說曰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
險信陵君之說曰夫存韓安魏以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
也且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河水之要謀既臧矣乃慎靚王三年韓魏楚趙燕
同伐秦始皇六年韓魏楚趙衛又同伐秦一叩函谷兵輒
敗走若是其速禍者何哉勢莫能壹名莫能麇分莫能攝
也夫桓文之覇也以挾王命詔曰明其爲尊敵乃可降楚
項羽以弒義帝而敗其興也沛公發其喪戰國之時冠帶
國七地醜德齊東西二周不絕如綫斯亦桓文之所挾而
沛公藉以興漢也乃辨士唇吻持其說不堅其君惛然不
能須臾且夫周地雖小其所居天下勁兵處又形勝之國
也秦之伐韓必假道於周而綦毋恢謂魏王曰周君謀主
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由是覩之河南鞏洛穀城偃師緱
氏之區咽喉阨隘塞秦之衝而爲韓魏之蔽韓魏足以蔽
四國二周足以蔽韓魏而又臨以天子之尊號蘇轍但知
韓魏爲秦腹心之疾而不知二周實爲秦腹心之疾二周

與韓魏脣齒故四國莫如厚韓親魏而韓魏又莫如尊周絕秦倡以大義動以文武成康之遺澤斯以秦虎狼之害周守伊闕虎牢之險修耕戰之具行仁義之政當是時韓之韓非魏之信陵其才優於治國且當秦子政之立幼弱太后淫亂大柄委於呂不韋此其勢可乘而其強可折也奈何沙海葉庭各謀九鼎王命諸侯伐秦莫肯用命而周先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故秦使將軍摎攻赧王而西周亡又遷其君於陽人聚而東周亡二周既亡六國從之韓魏以地近於秦則亡趙以殺李牧則亡燕太子丹以好

小勇則亡楚以負芻之亂則亡齊以坐而待盡則亡既無天子何有諸侯此戰國之君所以爲不思而蘇轍亦區區屢論其末也

屠岸賈論

屠岸賈爲司寇執法之官也趙盾弒君之賊也法莫急於亂臣賊子屠岸賈不誅趙盾則法不行且不誅趙盾則君臣之大倫遂廢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也且夫盾立靈公非盾心也方襄公卒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及穆嬴日夜啼泣頓首謂盾盾遂立靈公發兵拒所迎襄公弟於秦者嗚呼盾固視其君若嬰兒玩弄股掌之日久矣及靈公立無道盾驟諫不聽然靈雖昏不可謂非君盾雖仁能得士不可謂非靈公之臣乃靈公欲殺

之盾輒逃之趙穿徐起而弒之春秋特書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而趙盾首惡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屠岸賈者素有寵於靈與盾比肩而事吾意靈公未必不陰爲以誅盾事但身未爲司寇義不敢也及盾弒靈吾知屠岸賈必潸然涕泣寢苫枕干以椹仇人之胸然身未爲司寇又義不敢也盾惡不正其心不捨一日掌邦憲討奸宄天實命以誅盾故急治靈公之賊以致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受請既具韓厥沮焉不聽遂攻殺之嗚呼春秋之義如日月

星辰之明於二垂萬世而無所惑然其不告景公而誅之何也曰勢不行也景公者成公之子成公者襄公之弟彼方德盾之立己而神明事之且朔又娶成公之姊其必不肯滅趙宗也明矣屠岸賈以爲吾告於君君不報是法不行陷君不義吾受擅殺之咎而法信是過則歸已雖死如飴是故趙孤既立屠岸賈及其族人駢首受戮夫固所欲有甚於生也不然豈不能脫哉衰世以史筆治天下桃園之難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齊莊公之難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然屠岸賈誅趙氏能執大義死其官豈齊慶封盧

蒲嫳可同語哉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者也

明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論

經者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天下大定仁義不禍而聖人之經常流苟其奪人之位取人之天下殘殺忠良瓜蔓不已則經之本傷矣其本傷其枝葉蕃希不亡矣明成祖者建文帝之藩服臣也太祖命之爲諸侯不命之爲天子草除之役其名曰篡永樂十二年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及書成義無所關崑山顧炎武曰是其人才已空於建文之世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爲力矣而吾不謂然經皆周公孔子所手定周公以叔父之

尊秉負扆之大政不敢不利於孺子孔子懼亂賊之黨熾而作春秋律以周孔之志則成祖在不赦之條而自戾于經名既乖誤則害于言故其一時儒臣受寵命給餐錢予筆札國恩厚重宜竭檢校亦非於經有未通學有未貫特以議之於口筆之於書多所窒路而成祖又猜疑刻鷙喜諛惡直動觸忌諱故隱忍媕婀僅掠舊典竄章剖句不敢罔發明之旨易襲董楷輯疏詩襲劉瑾通釋書襲董鼎輯錄春秋襲汪克寬纂疏四書襲倪士毅輯釋明蹈剿說之咎而擔求諒於天下後世之心固亦耆壽命之士而保妻

子之臣也昔者王莽行周官失關雎麟趾之精意成祖修
六經昧春秋人臣無將之律奈何欲以非聖無法之人而
寄經學之絕續哉　本朝察其非是以諸經重刊國本掃
而更之本立而末舉先聖先師其志皦者其義行經學之
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徐幹論

余悲夫世之論徐幹者歷沒於建安七子之中而不知其
爲有道之君子也故特論之曰若徐幹者其爲詞章之士
乎哉夫自孔子既沒七十子之教既衰漢有董仲舒能知
道之大原出於天若揚雄者又奚論薛姚高堂至于東漢
之末噫其亦甚矣幹生於汙濁之世翛然泥而不滓魏武
欻以箕山之操庶合進禮退義行顧其言者且其著中論
粹然儒者之言也宋曾鞏曰幹獨能考信六藝推仲尼孟
軻之旨述而論之又曰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
可賢也噫鞏言其妄乎哉果妄也鞏固知道者其不妄也
幹其可沒乎哉宋朱子云自秦以來無人識得敬字然幹
嘗曰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得
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由幹之言思幹之
學有合於聖人執事敬之義夫敬不離乎事事不外乎禮
禮與事斯須不能去吾身敬依乎禮實而可持正而無所
奇衺之學也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多貤於聖人之教而論
者或躋之道統之列若幹者俾其退抑泯滅於應劉之輩
公議不章塗轍不正此所謂大舛也

古文今文論

後周柳蚪論文云時有今古文無今古吾得而易之曰時無今古文有今古請畢其說夫所謂古文者以文之古而云非以其人之古也然則所謂今文者亦以文之今而云豈以其人之今哉蓋一代之中斯文必有繫屬其果皆今乎抑不也當吾世而有史記漢書者出焉吾安得不尊之曰此兩漢之文也抑有韓柳歐蘇者出焉吾安得不重之曰此唐宋之文也夫自漢唐宋之世綿綿連連或千有歷年或百有歷年以至於今也其間能者何獨馬班韓柳歐

蘇諸君子歟即諸君子之文何獨今所傳者或百篇或數十篇歟匪其人不傳矣是其人矣匪其文亦不傳矣其不傳者必皆今文也歐陽序蘇子美文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又曰當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夫今讀歐陽子之文謹曰此古文也非時文也豈知歐陽子之世自有所謂古文時文者今文也論世者以東漢以來早闢時文之徑由其漸務聲偶故特卑之然則所謂古文可知已矣噫六經至道不能續也本諸六經以追秦漢有志之士敢不自勉哉敢不勉人哉

斡离不貌類藝祖論

凡旣散之氣無再聚之理無再聚而戕其骨肉殄其國家賊其性情之理宋人詣斡离不營者見其形貌正與藝祖類遂疑爲藝祖後身此何據也或曰藝祖不能滅遼而斡离不滅之鴛鴦濼之捷藝祖之志也雖然斡离不者藝祖之仇也方其啟金祖兩伐宋入汴京執二主辱妃后俘宗族自江之北趙宋邱墟設斡离不不生宋之京師不陷子孫無纍囚之辱故謂藝祖後身是以藝祖滅藝祖也或曰藝祖之假手於金也報太宗也啻抑又甚矣今有人同母

兄弟殺其子孫而已亦必殺其子孫此忍人也殺其子孫而丐之於仇此愚人也丐之於仇而吾之子孫亦隨之吾之田園奴婢箱篋充牣累世重器無不從之則愚且甚之人也而謂帝王爲之乎史稱藝祖仁孝豁達實任自然不事嬌飾吾觀其奉母遺教不私天下灼艾分痛友于兄弟雖未嘗學問而根本深厚不以富貴蕩其心豈以生死惑其志爲此說者不知人君之度不識聖賢之道不明原始反終之義直逞其輕薄臆見是邪說誣民之尤者也何可訓哉夫後身之說之妄也久矣貌類何足以疑之而遂騁

其誕妄樞密王德用亦覩類藝祖豈又藝祖後身乎吾故
謂覩類藝祖者偶也

動靜論

晝謂之動夜謂之靜作謂之動止謂之靜晝夜行健謂之
天作止主敬謂之聖聖天而已矣或曰水之靜也風撓之
動或蹙或湧或立或飛號而不息失其本體故莫如以靜
余曰唯唯否否不然天有五典聖有五教人有五倫而大
道立矣提其綱則曰仁義禮智析其目則曰視聽言動慮
其行之流而淫也則制之以禮慮其心之弗能油油然以
樂也則和之以樂何以導其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何
以踐其實曰篤行反是則有刑焉夫自綱擧目張禮中樂

和擇善固執而無弗體之於動故主敬者聖人之學也主
靜者非聖人之學也然則聖人之心無靜歟曰聖人惡乎
無靜然則靜無功歟曰靜惡乎無功吾所謂體之以動蓋
以動而貫靜非以動而遺靜也敬者學之通也聖人曰執
事敬又曰不動而敬持其執事之心不敢荒於不動之時
動無所苟靜亦依焉敬而無失如斯而已矣而辨其達德
以行達道由乎勉強以造乎純粹以精之域必恃乎動而
不恃乎靜此毫釐千里之辨也若其號於天下曰吾主靜
也吾主靜也堅持其說而力充之勢將棄而君臣離而父

子毀而兄弟夫婦朋友嗚呼釋氏之禍盈於天下吾復倡其說而助之燄安復望天下人倫之明也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聖人有下學之功無好高之論所謂主靜終不若聖門之所謂謹獨

嚴子陵客星論

舍於星辰之間若客故曰客星客星者有妖有祥譬如主人延客有益之者有擊之者有敬之終吉者桓帝與河南尹鄧萬通夕飲博客星遂犯帝座此客星爲妖光武徵子陵夜共臥光以足加帝腹客星亦犯帝座此客星爲祥所謂客星者曰老子曰周伯曰王蓬芮曰國皇曰溫星皆名客星中典天文志云瑞星有十二一景星二周伯三含譽四王蓬芮夫景星含譽之爲瑞也雖童子之學知之也今客星參焉吾故曰客星多瑞星也學者博覽漢書客星之

禍桓貴水饑內亂外叛於是駭惑以爲子陵何故亦犯客星然吾謂元光元年客星見於房應在漠北而是時衛霍之功方烈幕南無王庭太初中客星守招搖占在外邦其後漢擊大宛誅其王得名馬吾故曰客星多休徵也余考周伯老子王蓬芮皆古之高行不仕者沒而爲星帝命爲客星不惟其星惟其人也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例子陵於星則客星也例星於子陵則周伯老子王蓬芮也天人一氣冥合其道非誣矣夫國皇溫星其桓帝所犯者乎若光武時必周伯老子王蓬芮也又考周伯一星晉志以爲

祥隋志以爲妖然必以晉志爲正如國皇溫星終不可以爲祥也

項羽不都關中論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入武關十二月項羽兵入函谷關當是時羽力足以都關中也羽不都關中坐失形勢然羽後入關三月其不都關中如約也尊懷王命也崇信細力說之都者爲非然則令沛公都關中歟曰何可令沛公都關中也沛公入秦行寛大政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佐以張良蕭何韓信樊噲之謀勇其勢得天下且無疑封沛公以關中是猶阻升極者而予之以階梯也雖愚夫亦難之然則

勢且奈何曰天下有力有信有權有取天下之力而無信則民疑有取天下之力與信而無權則事垂成而輒敗夫沛公之得天下匪直關中也爲義帝發喪也彼知力之莫能尚而植其信與權是以能據勝算而攬得全之局故爲羽計莫若奉懷王都關中何則關中者帝王之舊都也懷王者諸侯之共主也以策勲論則如約重以扶義論則君臣尤重羽誠惡負約而勢又有所甚忌破其所忌莫若乎號諸侯風曉沛公即使人迎懷王西入關率諸侯王奉上皇帝璽符尊以義帝之號而都之沛公必弗敢不從其不

從則誅之其從之然後因其思歸之衆而東徙封之沛公雖智其何術以釣天下然則羽宜何都曰都洛陽洛陽者關中之喉天下之脊義帝都關中羽復都洛陽有犄角之勢有翼戴之名否則羽可挾義帝以制諸侯緩則義帝亦不能貳于羽天下不歸羽將安歸之今計不出此謂以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中王嗚呼其闇于計畫也亦甚矣巴蜀險固咸陽尾閭是以秦弗滅蜀而司馬錯以爲憂王沛公巴蜀僅令亡國大夫距塞其衝是猶勇夫喑嗚而前一童子揮手以鬪之也豈不悖哉故羽之失不在不都關

中而在不奉義帝都關中不但不都而已且陰令擊殺義帝江中資沛公以誅暴鋤亂之名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補過秦論

秦之罪莫大于滅周而滅六國次之特怪賈生過秦獨遺其大也史記周本紀云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然則莊襄之罪浮于始皇矣夫莊襄之世周鼎入秦凡七年王赧既亡何罪而復奪其七邑遷之陽人聚此莊襄之甚也吾嘗謂東西二周其君猶中主之才可輔以盛衰非有亡國之禍如桀紂者也西周君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伐秦秦使將軍摎攻之東周君謀秦秦使將軍呂不韋誅之夫二周伐秦猶是大司馬九

伐之灋以上征下之義秦敢虜其君攫其重器收其土地人民自三代以降有若是之裂名義而恣吞噬者其亦尠矣即有桀紂之惡聖人不得已而定之以兵然猶自以其德爲慙義士猶不食其土之毛何者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不可以倒置也是莊襄之罪其必不恕于春秋之法可知假使爲莊襄者奉周守府主以號令諸侯則必不煩兵革而六國服即有不服其攻之也有名而其取之也甚易何也當時韓既入朝魏亦舉國聽令諸侯震慴眩惑莫不甘心臣僕而願帝秦特以名號不順進退不果魯仲連

一介之士猶思蹈海而死况交有稱王之名者耶若其挾共主之權行桓文之業諸侯奔走恐後其折而入秦也必不待二十餘年之久而始皇之世亦終致一統而有天下奈何蔑義黷武先滅二周次及六國斬首之衆自石門之戰至赧亡之歲其見于史册可考者葢百四十餘萬自赧亡之歲訖兼併之日史傳不載首虜之數又莫得而數也嗚呼上帝好生天不祚逆非莊襄啓之而孰啓之吾嘗謂莊襄又嬴氏之罪人也蠱人之妾以呂易嬴方絕姬氏之祀而不知嬴氏之祀先斬方滅二周以吞六國而不知父

與其身俱速酖于不韋之手畜一狠戾恣睢之始皇毒螫天下而國之社稷亦從之嗚呼何其極哉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而賈生過秦方罪始皇罪二世罪子嬰獨不及莊襄且曰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嗚呼無父無君之賊而曰享國無事哉

堯用鯀論并序

堯治水何以用鯀不　曰禹幼然則伯益官虞不更幼歟禹且娶且生子矣故金仁山謂必禹諫而鯀不用也因論之

吾觀堯之用鯀而歎聖人義之精心之密也當洪水割天下堯知克平大難舍禹其誰也以鯀之愎稱遂共工之過奚狥岳之請緩災而姑試之今有拯溺人者望其哀而號至滅頂而拯之者舍其能者眹無艮不聽令者以徃人將訶以不仁堯之大智必不以此虧損堯葢籌之反覆思之

呼而曰禹者鯀之子也用鯀正所以用禹也今夫聖人必不戕人之倫聖人亦必不自戕其倫鯀方自負其望婞直弗順何有厥子假令堯或舍鯀驟用禹禹朝拜司空之命鯀且夕掣其肘禹順命則亂衡命則懟兩無所信其能免民之魚乎之以茵席之安而愿志也哉是故舍鯀非用禹也用鯀乃用禹也鯀固有才非昏惑恇怯者或憎形勢違上下禹必諫諫而聽鯀且收禹之績諫而不聽禹亦無所謝至於九載弗效明正國憲殛諸東海鯀頫首無辭禹踵而躬改制量守其忠孝克緊帝心其成功決矣是故鯀殛

禹興厔越三載至近爾全人之倫無虧於志禮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鯀功有基禹乃纘焉堯之用鯀即以用禹不益灼灼明哉或曰然則堯舉舜何以弗慮瞽瞍吾又謂不然瞍之地與鯀遠其望亦殊且瞍之姦可乂而鯀弗可以化然而夏且宗鯀虞弗宗瞍者用鯀即用禹用舜非用瞍也

河圖洛書論 并序

河圖洛書古今聚訟然讀易繫傳厥指甚明若求圖書于河洛之外愈神異愈荒誕矣當據經以解之遂申爲論

天有日月地有河洛天地之常道也圖書者神道也亦常道也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自後世誤闡神道詭陳圖書由漢訖宋或云龜馬或云有書今亡或引墨布圖釐黑白奇耦方員之狀而圖書裂矣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足捄昧不給能何見乎今圖書之昧亟矣其捄之者亦告以聖人之經而已矣聖人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神物者蓍龜也變化者四時也天垂象者日月之明也河圖洛書者川流之化也唯是河洛之形焉爾猶夫日月之象焉爾原夫聖人作易以準天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天文以日月爲大舍日月之外惡得謂又有物焉以昭其文地理以河洛爲大舍河洛之外惡得謂又有物焉以揭其理圖書者地之理也其流形曲折脈絡分明狀若圖書之繪故曰

圖書義繫河洛豈贊龜龍哉且夫伏羲誕生流光華渚發跡成紀介在河洛之間秀者益秀瑞者愈瑞當其畫卦俯以觀法人曰河洛伏羲曰圖書通神明也伏羲曰河洛人曰圖書崇聖德也孔子曰河不出圖亦思聖人也豈矜告帝之圖哉附會禮運者漢儒也忽溢一字曰河出馬圖後儒百喙踵之彌厲善夫王充之論景星曰爾雅以四時之和爲景星後世以精如半月爲景星而以太白之狀當之失其義矣夫景星非星圖書豈實有圖書哉

秋膮文鈔卷之二

會稽魯曾煜啓人

議

明曹月川先生從祀議

先生諱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己丑副榜第一官霍蒲兩州學正篤志理學躬行實踐有純無疵其教人一以根本爲務所著述惜多散失今所傳者尚有王之旦刻之夜行燭張璟刻之家規輯畧張信民刻之年譜趙邦清刻之語錄孟化鯉刻之錄粹其四書詳說存疑錄儒家宗統譜太極圖說述解辨戾等書多殘缺失次矣嗚呼先生之學以孝爲源以人倫爲首務以仁爲宗派以無欲爲要歸以闢佛老爲已任於明儒中薛文清似之而實爲文清之倡先生卒文清誄之曰志慕高遠心趨正學又讚曰理明心定距邪趨正文清之言豈虛譽哉正德中大司馬彭澤欲舉從祀孔子廟庭遺書河南巡撫李克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莫如劉誠意文章莫如宋潛溪至于道學之傳斷推澠池曹月川先生爲第一幸崦之言豈阿好哉夫從祀誠鉅典也慎而舉之可也然知而漏之

不可也先生學開河津新會餘干餘姚之先而前明從祀反不得居河津新會餘干餘姚之後儒林公議國家崇勸其謂之何聞先生教霍時有樵者以薪易米誤獲金釧明日還其主或問之樵者曰曾郡博有道人也以有道者倡教吾土可不知化乎嗚呼明之禮臣廷議先生從祀而格于官畀此其識見出樵者下也　本朝雍正二年議增從祀二十人前明得羅欽順蔡清二人而亦未及先生似猶宮牆俎豆之缺伏請飭行澠池縣查取事實以備觀覽以崇祀典謹議

濬浙西南湖議

南湖之界東並安樂山西距洞霄宮南抵雙白而北苕溪屬餘杭縣治漢熹平間邑令陳渾之所闢也其周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上下二湖各廣三十餘里凡水之出自天目注苕溪下灌浙西三大郡于是焉委之若湖壞水勢建瓴衝突而下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民先受其殃而浸及杭郡次及嘉郡終及湖郡以為壑田廬漂沒人民魚鼈東南命脉于是乎蹙蹙不能舒矣曾煜嘗考是湖之興廢不一大約其興也以循吏其廢也以奸民自漢而唐而宋

元明得之陳善南湖攷及　本朝邵學士遠平南湖議可僂指悉數也今議者曰農盜湖久奈何曾煜應之曰請佃業孰若宋蔡京曩邑令楊時拒之矣度今農力不敵京而令奚不以時自處也議者又曰勢家主之奈何曾煜應之曰明戚畹邵氏嘗主之矣水利御史黃光昇劾焉今上官豈直黃光昇哉議者又曰隄且壞計築費重曾煜應之曰唐令歸珧誓死築隄何人也議者又曰滚壩高低勢且聚訟曾煜應之曰高則東南利而西北憂低反是前明者民費錢洪等請增三尺仍遵水利御史所定盜其舊制尺寸

不可踰也然奸胥又以稅爲解是又未審自漢以來派其額輸入各邑田賦久矣夫是湖之利利在貯水不利在洩水貯之也貴寬故不宜狹貯之也貴深故不宜淺濬湖之土即以築塘縣杙所入務著老土甃以巨石牝牡交錯界植石碑大書深刻馬澗水灘化灣諸塘全湖之楗尤貴內外深塹水常蓄則湖不涸湖不涸則豪民不得踞以爲田而弊不叢夫豈不知圩田之爲利大哉但十家而止爾百家而止爾其大小多寡之數必有所權也又豈不知發端之難哉但勞者在一時而逸者在百世亦爲之而已矣然

而明其當濬而卒不濬者何也是在會犖之序鑑湖也

開封水利議

惜哉汴蔡諸河之俱湮而開封失其舊利也夷考北宋之時汴河浮漕六百萬石蔡河浮漕六十萬石五丈河浮漕六十二萬石六丈金水諸河俱勝萬斛之舟亦潦方降以爲尾閭猶有距川距海之義焉然且疏溝之詔歲歲俱下老成擘畫危詞激論李忠定之奏可覆按也今四野坦夷有土無塹大雨時行有蘊無洩汎溢田野損壞廬舍農不能穫民無所定通衢曲巷淺者沒骭深者滅頂非災也勢也災者天也勢者人也昔漢賈讓謂治河有三策僕竊謂

治汴亦有三策三策者何策之上者開汴河汴河源出榮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入祥符城南東流過陳留杞縣北又東過睢州北考城南寧陵北東經歸德府城南下流分二道一自歸德府東北逕虞城夏邑北入江南徐州過碭山北蕭縣南北合于泗此隋大業已前道也一自歸德府東南經夏邑永城入江南宿州東南經靈璧虹縣由泗達淮此隋大業以後道也然隋以前之道黃河奪汴今宜讓河隋以後之道洪溝巴河減水溝之間慮黃閘入禁啓其竇爲今之策莫若睢州以西仍循古汴睢州以東專

開鹿家河鹿家河者由睢州城北寧陵城南踰柘城鹿邑入亳州河所謂渦河又曰馬尚河合流屈曲而南者也是謂上策其次則開賈魯河賈魯河者元臣賈魯修焉故曰賈魯故道自鄭州王家庄至花園鎮又東至東趙鎮又折而北貼黃河東南達中牟祥符今徙道張家橋夏家庄棄廣趨狹舍深取淺自康熙四十五年東趙鎮建牐始也蓋洩于黃反爲黃灌謀之不臧自貽伊慼患及中牟次及祥符矣今西溯鄭州若京水鎮至祥雲寺長九百丈又至張家橋埂西長一千五百二十丈又至張家橋埂東長八十

丈又至夏家庄長一千九百五十丈又至中牟縣合河口長三千五百八十丈統計八千七百五十丈害且十倍必先其功朱仙鎮者胸喉咽嗌之區也市廛櫛比河形偪仄擴之則梗刱之輙淤雖有智者輙束其手不知鎮河不治則鎮必屢決鎮既屢決則商賈有所畏而不以鎮爲貿匯貨且聚于周家口乘其隙以構事是亦苟悅策行井田之法也不則責鎮商治之旌其功鎮河既治邑之溝渠引水注焉祥符之水治矣祥符既治下流之扶溝西華淮寧亦治矣尉氏鄢陵通許諸邑亦無不治矣此亦開古蔡河之

遺意經理南條實爲中策然而談上策者輙籌水衡費慮重且攘亳州津隘水陸之利有梶之者談中策者狃苟且之計憚遠大之圖以賈魯未塞爲解而不規其遠且大者嗚呼是惟瀕肖就下策焉耳矣周官稻人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今治汴者循遺樵而條究之開城外之濠疏城中之溝因卑濕之地以爲洿池掘鹹鹻之土以爲陂澤相其地制其宜會城東南古有蓬陂者秦漢以來滙水之藪下達陳留魯溝及沙溝縣北溝黃河故溝又下達杞縣楊柳河是亦大梁

宣洩之路也故曰下策此三策者枋國重臣擇而取之毅然舉其上與次不惜錢不避怨清覈官地買民世業寘牐築隄疏渠成梁視其曲直緩急而不膠故轍以培國脈以匀民居利莫大焉爰据其朔實桄其源委以俟後之君子有所攷鏡而與起云

江南溜淮套議

水勢宜合亦宜分用其夷宜合殺其怒宜分溜淮套者江南盱眙縣上流二十里有山曰聖人有河曰禹王歷天長六合禹導淮入江之址也宋時東南轉漕舊道至南渡遂湮明初累土塞斷以衛鳳陽陵寢今無復有知此河者矣當淮水漲時挾豫南谿谷衆流滙江南亳壽二州汪洋淜湃奔騰撞激臨淮以東城不浸者三版噫不且爲泗州之續乎哉此溜淮套之開所以宜急也或詰之曰淮不宜減套開則淮減淮減則洪澤湖弱其患在黃河淮揚震漕道

棘矣余曰不然洩淮者洩其異漲非洩其平流也今當異漲之歲力足敵黃之餘計其尺寸立之水臬建立滾壩石牐淮水平則閉之使不出淮水漲則驅之使不溢旣以敵黃又以平淮是兩得之道也倘其縱淮趨湖西風鼓之高堰不謹淮揚益震漕道益棘禍且不在黃河下是兩失之道也握河柄者宜知所擇矣然則禹之治淮非東會泗沂乎曰是有二道焉泗沂共一道也禹貢所指是也入江其一道也孟子所指是也

三互法議

三互法者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相臨爲官避情故也夫以于定國之賢欲屬邑子于太守尹翁歸矣杜密之賢家居多陳託而譏劉季林矣而況不賢者乎故三互之法良法也然熹平中幽冀二州缺守議郎蔡邕疏言以爲三互法行自坐留闕其故何也蓋其時宜以郡縣爲限不宜以州爲限夫州以領郡郡以領縣若幽州刺史部所領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矣冀州刺史部所領郡國九縣邑侯國百矣其地多則相值少其地少則相值多今避

其多者而兼避其少者吾以爲其法必阻且其時又不重兩州人而重婚姻蔡邕所指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指婚姻也是以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轉拜平原相廣之十一州皆有婚姻之連而二州又少威名之士是以三府之選踰月不定吾見今宜重兩州人矣或互爲守或互爲令其有所舉則易而舉也有所罰則貿而罰也若兩人有訟獄必不以理懷金夜餽秖滉貿劑兩家子弟不肖各得倚勢侮其鄉里而莫敢問而懲故婚姻止一家而兩州人勢蔓一州也是故漢法之壞不壞于三互而壞于

避州壊于重婚姻而不重兩州人今惟以郡縣互避不必以州姑賓婚姻而令自舉兩州人冢宰察除目易之甚易百姓蒙大公之福其裨益甚宏矣

賑荒議

天災時有流行救荒本無奇策用一緩二之征富者有田斯有稅而貧何與焉耕九餘三之制國家有倉斯有積而民何有焉執事云議賑乃末節誠哉其末節也雖然權有無謹察覈擇官吏繩奸民杜浮冒均向隅不可以不議也一一如後

一檢按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官捐月俸幾人鄉官富民巨商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之食之羨者幾處俱志之簿能出所施大者入告小者旌其門

一災非通國一例也衝有幾次有幾令申于郡監司糾之不以實者請論如法

一賑莫先于覈戶戶宜稟于官者吏錄其極貧次貧以報戶之中有老有丁有中有小有黃必辨其數幾何老者壯者人日受穀一升幼小半之極貧三月而止次減一月遠方來者閒民轉移執事者悉均予之唯有職人及商賈胥徒大戶之佃僕不在此籍

一戶給之券識以篆不可混也尤不可漏守令丞倅晝界督之毋信里魁所舉亦毋徒恃門榜[illegible]如一家父子兄弟

謀其朝夕饔飧

一城市郊野分爲給粟之所凡幾必以其便受之先期而賑及期而予辰集申退男左女右或別以奇耦日老幼疾病子孫代焉保以其隣倉人斗級必察厥弊官有皆眊必貶其秩

一官不足于用也取吏之不在其屬者或不在職而寓于境者計其官與胥之食而予之餼

一告富人無遏糶并官出倉粟平其價以予民

一餓民築堤垸完城堡計其傭與值

一庠序寒士不與餓者班所司錄請給粟稍贍

一官有墨吏有漁民有頑在賑案者治加一等

開浙東金塘山議

浙東海外諸山若玉環若金塘曩皆樂土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前明洪武初年湯信國徙民內地諸山遂墟　本朝雍正五年浙江總督李公衛疏請展復玉環

天子可其奏有城有池有軍有民文恬武熙風物饒美惜哉其開玉環而不開金塘也夫金塘與玉環地分大小土不分肥瘠察其形勢不可以爲開田玉環延袤七百餘里田十萬畝金塘之田三四萬畝里亦不及以二百計故曰地分大小然玉環之田斥鹵居十之半强腴者不及半金

塘泉甘土肥田腴可敵玉環之腴海王之利不相屈故曰土不分肥瘠玉環曩名木嶼又曰木榴又名地胏乃溫台之捷樂清太平之門而金塘兀峙翁洲之腹寧郡之屏蔽門之戶無金塘是無蛟門也是無定海也是又無鎭海也而寧郡何以立國譬之人身鎭海以金塘爲喉定海以金塘爲臂喉不可塞臂不可斷况金塘玉環亦相首尾其脈脈貫其呼吸通今開玉環不開金塘是得其一失其一非防海之善策也吾浙苦貧食者衆生者寡假令得百里之壤三四萬畝之田魚鹽蜃蛤之饒其地之所入可食二萬

人有奇雖無益于地形智者猶謀之勇者猶趨之而況資障蔽互爲犄角者耶或云慮其養奸夫海無所氛何奸之有且玉環之大五倍不啻以生戎心何有金塘或曰不然翁洲田裏山金塘山裏田故金塘險不如玉環之易嗚呼是又不知地值其險先據[illegible]之義也屯戍糗粮無藉仰給閩民轉移可以執其[illegible]之藩通玉環之援所當踵玉環而興事浙政莫急于此矣其地內有[illegible]港東有黃由礁冊子山在其西北黃[illegible]山在其[illegible]南其內嶺有[illegible]嶴有十支山有五汊二大塘地一當設巡檢一千總一以治之失而不治吾恐奸[illegible]樹柵建棚蜂屯蟻聚或刮鹵私煎或墾耕匿稅網魚捕蝦捉蠅釣鰡藏垢納汙且爲玉環之續逃藪也

秋塍文鈔卷之三

會稽魯曾煜啓人

傳

鎮南大將軍莽公傳

莽吉圖滿洲人以任子起家沉毅饒將畧隨征滇黔力戰奪鐵索橋有功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吉圖隨征南將軍尼某援粵東隸將軍舒恕戲下以功擢副都統守肇慶十六年春僞將馬雄圍肇慶急吉圖潰圍北走江右藉兵賊簡騎三千人躡其後有白馬騎將刃及其馬尾吉圖旋馬發大黃殪其將騎不敢追韶州叛將張星耀邀擊復破之經七十餘戰踰三月甫達信豐賊將王劉耳帥精兵萬人薄城吉圖以羸卒五百僞建旗幟鳴鼓挑戰潛遣奇兵出賊軍後賊墮木死者無算大亂敗走乃會將軍舒恕於贛且解南康之圍捷聞

聖祖壯其忠勇志義璽書持節佩鎮南大將軍印且曰咨汝平兩粵之地將軍舒恕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是時吳逆方張叛者蠭起尚之信耿精忠以王爵叛孫延齡以將軍叛鄭蛟麟以總督叛劉秉政羅森曹中吉以巡撫叛馬雄

李本深王輔臣嚴自明線國安以提督叛吳之茂祖澤清譚洪楊來嘉祖弘勳劉進忠阿爾泰郭義張星耀佟國卿苗之秀以總兵叛偏裨以下不能指數三桂獨深忌吉圖及傅弘烈弘烈者巡撫廣西兼撫蠻滅寇將軍卒謚忠毅者也七月僞將馬寶胡國柱寇韶州裹糧坐甲尅旦夕期吉圖自廣州疾馳入視北城衝急築土城賊晝夜力攻雲梯容百人蔽以黃牛之革繪以虎文吉圖令持炬矛攢刺之立斃賊踞筆鋒山俯瞰城中發礮擊城屋瓦俱震女墻頹壞守陴者不能立賴土城固賊終不能入遂築長圍爲

坐困計而吉圖先遣一軍駐白土邨衞廣州轉道軍食不匱賊又乘夜渡江東擊蓮花嶺遏援兵吉圖所檄江寧將軍額楚赴援與賊遇殊死鬬吉圖出城中兵夾擊之總督中軍又帥師西來以肇慶兵橫擊之賊大敗棄車重遁所殺賊將十三人生擒五人獲甲仗糧糗以大萬計韶城獲全吉圖之力也廣東既平遂請與將軍傅弘烈復廣西

聖祖許之八月同弘烈擒僞將軍趙天元復梧州陣斬僞總兵張元復潯州又遣叅將周光裕復平樂十七年春吉圖兵少退保梧州

聖祖以廣西未定吉圖不進兵下敕曰勞吉圖藉口綠旗營壘失陷退至賀縣徑回梧州頃諭駐鎭梧州兼策高州今宜以時進討慰粤西繫百姓之心毋蹈前所爲閏三月吉圖進兵失利上章自謝還鎭南將軍印綬有

詔歸印綬立功贖愆五月擒僞總統饒一龍復鬱林州及北流興業陸川博白諸縣時僞總兵梁子玉賴天錫圍吉圖兵至固守白米嶺峒山勢壁削林箐叢密吉圖於四月十六日蚤乘霧蟻附攻破之斬子玉及賊兵五百二十餘級生擒二十一人天錫僅以身脫吳逆聞兩粤反正遣其

孫世琮率僞將軍五人總兵十人鍊兵十萬由宜章寇廣西軍容甚整總督金光祖與戰不利兩粤復震江寧將軍額楚赴援戰於藤縣又不利十八年正月世琮犯梧州吉圖分滿漢兵爲左右拒舍偏兩之一前進後休軍無惰氣兩軍紛拏火器具舉世琮不支大敗棄軍宵遁初吉圖疏言藤縣失守梧州勢危當出死力爭之至是鬬聲震山谷無不以一當十

聖祖有詔勞焉遂

命與傅弘烈進取滇黔師行有期而吉圖疾發於項竟卒

民思其功祔祀伏波將軍廟中卒之前三日有巨蟒蛇見於柳州山麓吉圖射之或止之吉圖歎曰吾爲民耳矢中其項蛇斃次日吉圖項腫大如斗遂不能軍人異焉

論曰以昔所聞將軍產時有蛇祥及死也以射蛇異哉蛇之有神也抑晉杜預宋蔡襄類耶要其功業偉矣

兩廣總督李公傳

李棲鳳字瑞吾奉天人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巳任內院副理事官授東昌莿南二道遷湖廣布政使巡撫安徽皆有功德可稱道順治六年平靖兩藩統師平粵廷議粵東巡撫事大非有文武威風可畏愛者必虧損朝廷體勢

世祖簡棲鳳持御史中丞節往踐其任棲鳳與兩藩簡卒徒立軍政兵乃不囂棲鳳曰昔漢武帝擊南粵用會稽樓船宜師其遺乃修戰艦以木爲城建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火攻器械悉具先定南韶揚颿直下廣州遂平棲鳳容貌威重其鋒不可犯諸將廩廩謁軍門莫敢仰視然

心公而和勤撫隨機未嘗厲刻以戾人兩藩並駐極熾而張棲鳳力抑其燄民闇受其福撫粵八年威名讋島夷貨貝日至明珠異香翠羽象犀瑇瑁奇物溢於儲胥棲鳳不入其槖䇿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順治十一年粵東西始開制府以李率泰典軍事而禮樂刑政專倚棲鳳理棲鳳曰守久寧之國以禮治初定之邦以法故其治民必𠟳除凶猾而無鍥薄酷政之制十四年秩滿晉兵部尚書

賜內府錦綺皆有副十五年率泰遷浙閩總督去以棲鳳

代其官棲鳳以粵西潯南兩郡未靖粵東寇盜根株不能痛斷名梧柳高廉四鎮責戰不則如律四鎮懼分北東西二路大戰十六潯南平而粵東岸大海鄧耀黃占三王興楊二薪國隆蜂屯蟻雜於洲島隱伏空濶之處颿風一日踔數千里莫能蹤跡棲鳳離其黨以仇攻其仇或誘之岸上或殪之海中無脫者我國家無南顧憂棲鳳功實居首交趾外藩烏蠻土司亦欵關入貢焉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予告歸卒於家棲鳳在粵凡十二年

大司馬吳留邨先生傳

吳興祚字伯成號留邨浙江山陰人入正紅旗籍有文武幹畧以貢知萍鄉縣改無錫縣康熙十四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和碩康親王帥師平閩薦興祚從征以才遷爲福建按察使時耿逆已降鄭經遁歸厦門朱統錩亦敗走贛興祚陽曰贛非我土不奉詔義不敢越尺寸遂班師陰察降帥中有智計者令誘統錩來遂擒之擢巡撫總督姚啟聖與興祚同里閈殊相得鄭經將劉國軒圍泉漳二郡啟聖禦漳州興祚援泉州從亂山箐谷中斬藤葛以進連敗賊

衆復永春德化二縣國軒夜遁泉州獲全遂與啟聖謀掃厦門興祚議分兵三路每路各萬人曰可入則三道並發使賊狼狽驚惶首尾不能救濟不可入則下碇固守以逸待勞彼此互應啟聖從之經遂潰走晉兵部尚書予世襲二十一年遷兩廣總督閩粵勢連興祚所洞曉也甫至部署藩綠旗官兵分左右翼左鎮廣州右鎮韶州制府據上游有隱然碁布之望逆藩尚之信以罪誅遺孽猶擁鹽鐵重利興祚釐剔其奸民困大甦東安有地曰河頭者貿區也百貨集其地大豪胡從據市籍率二十而算一緡興祚

峯而徙其家潮之廣濟橋聞粤孔道圮而民病輿祚曰吾猶不忘閩況粤耶予白金四萬兩橋聑前愈益固在粤二十年民便之輿祚風致甚俊爽出則重帶吹螺大帥戎服帕首袴韡以威見憚入則衣輕衣從小僮一二懷鉛提槧與騷人雅士酌酒分韻所著有宋元聲律選史選句解粤東輿圖後徙古北口都統卒於官

廣東副都統汪公傳

汪世臣正紅旗廕生好讀書尤精春秋左氏學襲職三等阿達哈哈番順治十六年從將軍明安達禮出師湖北有功十七年遷佐領十八年駐守粤之潮州海寇蘇利犯順世臣率所部從鎮海將軍王安國爲掎角勢與賊大戰於石井寨矢如雨下中世臣面者二世臣拔矢注以善藥輙復上馬戰氣甚虓壯自寅至申鼓聲不絕忽蘇利後營皆世臣兵大呼曰蘇利授首矣賊大潰其餘黨將降猶項背相望持兩端世臣單騎入其營曉以順逆利害詞氣慨慷衆皆泣降世臣簡其鋭者隸尺籍以是世臣兵最強是戰也世臣所得功牌一等一三等五等各一官十年遷協領康熙三十八年授粤東副都統世臣自以躍馬潮州復開閩南國徘徊珠海追尋舊日戰壘惘然興感先是世臣廨圃植雜花數十本至是或菀或枯手執枝柯悽然流涕曰人事茫茫其隨草木盡乎時海艅休暇枹鼓無驚世臣拊髀歎曰吾氣亦衰矣暇則吟詩日作咿唔聲不已五十一年以老賜告歸

周櫟園先生傳畧

周亮工字元亮籍江寧遷汴爲祥符人以先世居櫟下又號櫟園海內稱爲櫟園先生亮工行甚敏脩善讀書奧篇隱帙無不津逮崇禎庚辰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爲大時　國朝閩嶠甫定山海奥壤猶多伏戎大帥慮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直從之閩人爲建報恩祠刻石射烏詩話一樓以紀活命事亮工工古文詞根柢槃深一稟秦漢風骨而獨闢性靈未嘗章橅字範索之象貌也性嗜士類尤篤親念故嘗明季汴城遭寇亮工官山東舊鄉遺黎渡河而北東振西觸流者相望亮工遣弟亮節收錄存卹振以糗糒扉屨所活又衆仕至工部侍郎所著有賴古堂集并雜纂數十種行於世子在浚在延尤有學

魯曾煜曰世之學者誦先生文悅之尠知兩活命事余特揚之其他不具述聞先生死之日或夢金甲神鼓吹翟葆曲旃珂輿迎之去汴進士劉愼云

副使王崑㟍先生傳

王廷璧字崑㟍河南祥符人生六七年神氣清靈長而愈騫礴落負經濟大志崇禎辛巳闖賊李自成圍汴執廷璧去能以奇計脫歸　本朝順治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分曹刑部慮囚多所平反尋遷禮部郎丁酉提學嶺南嘗訓士報最需次康熙壬寅以少叅分藩越東越雖濱海腹內地無在柵堡里魁街卒計戶泒木藉以啖民廷璧撤其質剩民甚德之嵊邑山寇竊發方張民逃竄廷璧率戲下兵佐以家丁設伏誘之殲焉民稍集值寧兵移鎮事提督哈喇庫貪而獷既躪寧又移躪紹廷璧露版約以三不可曰占民屋一不可也泒里甲二不可也索餽輸三不可也帥少阻既至議以匃甲褋駐一兵若虎徧噬於市帥方恃與主隸視僚屬皆搖手戒噤不敢發聲廷璧獨昌言兵民不宜沓處狀詞不撓聲如巨鐘之震帥終不能奪迺以帥府居中央四營羅四角民得帖帖自伏其穴是役也非廷璧民魚爛矣帥忌廷璧甚百計陷之終不動大署國門曰寧輸一官以救吾民帥遂傳致小過嗾之左遷汀州同知去之日民萬人慟哭尾其舟驛埠無乾土遂建生祠於檀

香禪院焉及貳汀總兵官劉炎尅餉一軍甲而譁城門晝閉守令恇擾廷璧尊一騎入營亂兵露刃林立廷璧笑曰且徐之國不有法耶因反覆啓數千言亂兵感欷乃戢戊申癸丑丁內外艱及哈喇庫以墨敗罷廷璧官起陝西涼莊兵備道以病納祿尋卒廷璧文詞浩博不失律令有珠樹堂文集十卷聚遠樓詩集八卷行於世

都督張射光傳畧

張射光字燦斗河南祥符人以翹關負重中甲午武科官鄱湖守備歷任四川總兵官師行有紀加都督賞拖沙勒哈番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二次射光生有神力挽強弓矢無虛發方在鄱時值吳三桂反悍卒驕兵蚍蟻蠢蠢動奸民誘射光廹以白刃曰將舉大事願奉將軍爲主射光瞋目叱之手格殺數人奪其弓矢射殺十數人突圍出走告變制府遂任援剿黃岡之戰得賊將三人殺賊五百十六人降賊萬五千三十二人江滸山之戰殺賊三百人

降賊八千五百一十二人復州縣數十射光每戰先射殪其前隊身率士卒善以少擊衆所向有功卒子致覺襲職

將軍唐琦傳

唐琦開封人紹興衞士也宋高宗南渡金將海金琶八急追之至浙江紹興太守李鄴遽以城降琦性忠勇謀緩其追鄴與琶八並馬馳琦持二大甓登市閣俟泣禱曰天若祚宋願相我一擊殺此兩賊擲之不中中鄴馬琦被執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負國爾爵二千石甘心降虜我死且食爾肉琶八怒叱曰汝欲何死琦慷慨曰我豈畏死願以布裹我身灌以脂徐焚之當香聞百里琶八命如其言焚之不能燼三日乃去高宗以是得逸云越人義焉今會稽有唐將軍祠

魯曾煜曰余屢拜將軍祠凜凜有生氣抑將軍不獨烈也慘死高宗脫焉江以東趙宋不失舊物將軍廟食諒哉

李光璧傳

李光璧字熙亮祥符人爲諸生豪俠尚謀畧崇禎辛巳闖賊李自成犯汴知縣王燮立社練民兵以光璧爲總社賊薄城城東北將壞光璧率社兵固守散家財勞兵隨所壞築之賊乃退次年賊衆百萬復攻城光璧結義勇大社得萬人刑牲歃血繕器械肅隊伍出曹門與賊鏖戰殺賊甚衆巡撫高名衡予白金三百兩光璧悉散與士卒自是日出戰多所斬獲城中乏糧兵民日一食光璧曰事急矣請以車爲營抵黃河接援兵開饟道名衡疑不果用然城被

圍久固死守人相食肉與牛豕同價卒至河決與城同殉大社力也後光璧走江南見羣小亂政遂歸杜門不出以疾卒時又有張堅者祥符諸生獻懸樓式以擊賊晝夜立雉堞間以勞死

續中山狼傳

宋謝良作中山狼傳其略曰趙簡子獵於中山有狼當道射之失聲而逋命徒追之時墨者東郭先生將適中山遇而匿之於囊狼得命既出請食先生先生慄駭因紿之詢三老有一老人來告其事老人誘狼復入囊先生出匕首共殪之棄道上而去

東郭先生既殪狼老人異其事走告趙簡子簡子命老人道前血肉狼藉道上簡子心惻焉暮宿於館髣髴狼來告

曰狼之死死于匕首其敢怨大夫或殺之大夫哀狼之死賜之儆帷埋同犬馬狼死無所恨簡子驚起趣命瘞之老人諫不聽退告人曰狼有賊心必負大夫於地下矣卒瘞之去初趙氏五世夙滅霍太山爲祟晉大旱復之而禳于是狼思以簡子媚霍太山之神愬之曰晉卿趙鞅者晉之虱也湛樂飲酒淫獸于原委政弄臣且趙之先皐狼氏宅吾之土不思報德而日殺吾族其祖趙夙恃其威恐霍遂傾覆非神赫然示罰則太山忽諸神其圖焉太山之神怒逐狼狼慚其說不行乃愬諸天狼天狼見而大悅遂引愬諸帝言甚辨給帝召簡子簡子對以實帝乃命簡子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樂聲方動狼化爲一熊來援簡子簡子射之中熊熊死狼又化爲一羆簡子又射之中羆羆亦死簡子歸帝屬以一翟犬曰及爾子之壯也以賜之葢制狼也是時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諸大夫皆懼賓狼祟云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立其母翟婢也是爲襄子襄子立四年知伯率韓魏之師攻趙趙退保晉陽于是趙壁中嘗夜驚軍人見一物蒼色白頰銳頭屈尾其形似犬嚙人至死叢射莫能中之軍擾亂襄子命軍中多畜

獹犴害少止智伯引汾水灌城圍歲餘未下霍太山之神恐狼之假手智伯以滅趙也乃斷竹二節朱書其裏曰趙毋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伯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審詳史記趙世家不具載神至王澤襄子之臣原過遇之因與之竹襄子剖竹再拜受神命及智伯敗遂祠三神焉當是時山東之國趙最強而狼謀不衰狼乃入山學太陰煉形之術化爲美女居大陵趙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異日王數言所夢想見其狀遂得孟姚娶之生少子何王傳位何而廢故太子章自號主父章作亂主父探雀鷇餓死趙遂弱老人之言既驗狼亦不樂居趙乃出代雁門踰西域其國王有女色美置高臺上狼請守臺遂淫其女生子後為高車國

秋塍文鈔卷之四

序

李穆堂先生別稿序

會稽魯曾煜啓人

古之學者出於一今之學者出於三曰道學也經學也詞學也此非吾之言也此非程子之言也史漢立儒林後漢立文苑宋史立道學塗徑之分其所由遡矣本朝大儒吾得一人焉曰李文貞公是古之學非今之學也文貞之門吾又得一人焉曰吾師李穆堂先生是古之學非今之學也嗟乎二千餘年以來聲沈響絕於斯復振矣顧文貞學粹而經茂語簡而義含詞學各種猶闕其光引而不發先生起而承之其體備其用無不達表乾裏坤可以君五常毋萬象坐言起行可以綜文武磬四夷宗廟百官得者或寡蓋其準於所行之道根於所窮之經而放於所修之詞者也秦漢以來或不言而躬行則缺孔門之文降而專力依經以治訓詁則諾而文不曜又降而流為浮游放浪風雲月露文乃潰其本盜道而紬文其病小畔道而飾文其病大先生有憂之凡其有所言皆其所不

得已也其不得已而有言乃以續二千餘年之統而出神入天違鑠莫耦施之勳業恩被八紘播之文章澤流萬禩豈偶然哉世之學者望其光景畏辟而莫敢怪也固亦以爲今之韓愈矣然而愈之言曰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則愈於經學猶若懾於陸顏孔賈啖趙諸人使其獲遌先生不知讓避又居何等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氣直養在躬達乎言語其鋒不可犯昌黎云欲求聖人之道當自孟子始又云軻之死不得其傳非道亡也其氣不傳也氣散於天

壤地產聚于陰德陽德之內而未嘗熄先生屹立大節旣得孟子剛大之氣而即以經之緯之宣爲文章無所鬱阻昔蘇洵頌歐陽曰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吾則曰先生之文非先生之文而孟子之文也古之學者出於一於孟子見之今之學者出於三而復出於一於文貞公見之而尤於先生見之欲求孟子之道當充孟子之氣而充孟子之氣斷自先生始矣先生是編乃統系絕續所關豈僅學覽者之淵奧摛華者之華苑哉先生初集旣雕國本行世玆蹟而布焉故曰別也凡有別者皆

云別也曾煜竊附唐宋人之序其師者云

德濟齋先生浙江書院講學錄序

古今道學綿綿延延久而不墜必有醇儒間出研窮精微辨析同異耀學者所疑而增其所高日積月累冰解霧釋播諸天下流傳後世而共言植于至要而不可泯滅浙故有

敷文書院實被

聖祖錫名鉅典制府德公節制浙閩又兼填撫吳越都人士顒顒觀𦒿𦒿若瞻泰山之嵓嶺峭峙而仰北斗之芒寒色正也蓋公之學以養大體爲宗以格物爲程功要領

淵懿醇粹人莫測其道之涯涘而公嘗曰學所以爲道也文所以爲學也于是拔部之尤者飭都養加饒錢勤講習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冀望良厚所以有志之士不敢辭讓日夜引爲淬厲之階也且夫教不博文苟道焉而已人不學文鹵莽焉而已所謂文者關乎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大沿其流遂探其源溉其根必食其實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公之所謂格物卽公之所謂大體凡一名之瑣一族之細無繫至極者不與焉此公之講學恭承

嘉命誕敷文教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哉先是公駐節閩中有鼇峰講學錄其儀浙也環公講筵答問如流有所獻輒有所報忻忻焉各大撤所部而去因薈粹日記得如干條雕爲國本俾未親公謦欬而望公風采者亦得附于私淑艾之例其義一如閩公之教澤不更擴于無垠邪夫賢者所至必有以闡聖學於旣往衍道脉于將來昔子朱子少居于閩故講學于閩提舉于浙復講學于浙朱子之後越五百年而有公學卽朱子之學講學卽朱子講學之地何相似也公今移節金陵白鹿洞隸焉吾烏知公之講學不跐閩浙而彌遠也耶然則公之文敷于至永信乎道學絕

續之所倚焉矣若夫述公貴派紀公大猷自有司勳非學錄所敢溢及也惟是繡板旣竣曾濫代匱講席應命敘其緣起所弗敢辭

蕺山書院課藝序

蕺山書院者曩子劉子講學之所也今歲越大有慶得賢太守兩人一永城李公一長洲周公部之衣逢掖者既先後宗師之會武林太史孫公居鄉兩公諏掌邦教俱莫之易噫三君子以文振于世因緣會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宜越之課蓺蒸蒸乎愈益精氣騰躍而莫之或禦也豈不盛哉今夫文者道之枝幹制藝者文之一體古之君子沃之以膏揚之以光淵乎中而熛乎外吾越若謝木齋汪青湖陶石簣諸先生亦既享穹名聏來學矣而豈僅以文也

哉子劉子義在講學揭慎獨之指而豈遺乎文也哉夫文之根乎道也久矣名山如故風流未墜匪先民是程則吾將安放嗟乎此兩公之志亦太史之志也曾煜於文無所解不能追逐壇坫之末然而披衷語欽國均述先喆樹風聲此州民之役亦後死之責也敢辭乎哉已遂開雕敬書緣起以諗都人士之工文而不直以文者

祥符縣志序

志有三曰通志曰郡志曰邑志通志詳於綱略於目郡志視通志詳邑志則加察詳焉故邑志難雍正壬子歲余總輯粵東通志粵遭兵燹後文獻闕徵二三同事議論多牴牾心竊悶然義不能舒徂歲督課大梁書院祥符邑侯張公以志見屬不可以卻者侯之志專而誼篤也夫邑志難矣祥志則尤難曩爲王者建都爲諸侯賜履則考古難今爲開府駐節爲諸邑弁冕則證今難幸侯通曉志體屢就商搉督傔人日抱牘至博資簡稽余門下士漁藝獵稗頗

解史裁余考部就班振綱挈領始于戊午秋七月踰歲之春而藁脫矣嗟乎十年之間兩襄志事勤役未已今名安希而余年亦老矣抑與粵志又何如也昔范石湖修吳郡志有勢家求載某事不獲卒起蜚語錮其雕板斯又一難也雖然進退惟信諸心毀譽姑聽諸世則亦何難之有已將鋟板因述其緣始如此

文統序

有學統有文統顧文不能離學而虛植岐而覩之不可也文學淵源準式洙泗然而荀卿云有游夏氏之賤儒其學存其統亡矣今之學者斷推中州李欽蒼先生蓋今之昌黎能以古文訓後進嘗手裒所弃古文遠自秦漢訖於國朝凡如干卷名曰文統而命年家子魯曾煜序其緣起曾煜因謹識簡端曰文以達所學而枋文者鮮知人論世之識黨護枯朽其患中乎千百世之腸胃癥結而不可解蕭氏文選倘已然黜董子賢良策右軍蘭亭序而進揚雄

美新潘勗九錫世猶訾之況文選以下耶先生慨然曰文有正統有旁統有閏統有竊統有無統審之也精不以狐裘雜羔袖持之也力不以跖心緄舜腹朱子綱目自序云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是故周秦漢晉隋唐正統焉耳矣外此者雖南北五代不列歲下大書之例況秦楚之際乎先生持是以眡數千年之文律令嶄嶄必純且懿凡治怪說玩琦辨者弗與焉故曰文統即學統也是人心學術邪正之鵠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可以興矣昔吾浙方正學先生曾編總集曰文統惜弗傳讀先生所箸吾益嘆息久之

沈生時文序

文章有華有實易不云乎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華實兼茂聖有謨訓矣然而華實之塗亦有誠僞邪正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沈生能蓄其所有達之于詞其篤志之士乎吾竊怪今之獵名觚客腹無典册生澁矜能剽竊荀莊割裂句讀以强附于豫章四雋五家門廡躡目之輩復墮其霧障而莫之省餘分閏位鄭聲亂雅而先正宗傳幾幾乎滅熄矣沈生能不爲所惑識見甚穹超向甚端循循然積學好古發見於鉛墨之間始知文章所謂華者乃風霆流

形非刻楮之技也所謂實者乃左右逢源非拾瀋之術也體立而用行氣淳而矩正豈曰蕞殘非道哉抑乾之九三修辭立誠根於忠信乃知華之中有實實之中又有實是以終日乾乾夕惕若也沈生知之矣忠信之人可以學文矣懷詭逐景之夫夫亦亟思自返歟余故重其文而弁言之

龔明水時文序

明水先生之文豈今人之文乎其諸經術湛深而內流焉者乎吾擬之古文則曰劉向匡衡吾擬之今文則歸氏震川而後音沉響隘矣嗟乎文之興也質稱經義及其弊也反以荒經有志之士悶然以慚若先生文非直時藝淵府乃經學之潭奥也先生令甘泉以憂去官乾隆戊午薄游夷門邀余大梁書院因得讀先生所謂制舉業者且屬余曰吾嘗涵畬經訓若漢之馬融鄭氏唐之孔穎達賈公彥宋之聶崇義邢昺孫奭皆箋注之學訓詁之體厚於經而

薄於文吾亦恥以帖括角勝負余應之曰此乃文之至也今謂八股輒僂指震川位于萊峯方麓敬庵之右以經術勝也嘉靖之季空蕪蔓衍萊峯諸子力不能挨震川挽其頹而引之于古今經學之荒荒于高心空腹執耳壇坫震川詆爲庸妄巨子者先生還以經義維絷之渠落冀本戒其拾瀋而療其擣撦文庶有瘳乎先生倡之吾猶能和之君無何先生物余哭先生于巳未之春中丞尹公健餘尤深惋惜曰甘泉古之遺愛也能以經術飾吏治也余曰先生今之震川也能以經術發爲文章也先生治甘泉踰于

震川長與其崇經捄弊功與震川埒世有子雲必知子雲尹公以爲然刑子春嗣君吉川袁先生遺稿而繡諸板屬序於余余既喜先生有子能世其學若震川之季思而余內慚息壤之約兼志風流頓盡之歎遂不辭檮昧而弁其首且諗今日之有震川也

彭少司寇兩浙使草序

吾浙山水其異有三一曰奇若天目五洩天台鴈蕩四明能雄其類一曰秀若西湖鑑湖能砭其頑一曰清且曠北若檇李吳興西若大末睦州能滌其叢穢昔唐杜甫遊覽諸詩其異亦有三西入峽其詩奇東遊吳其詩秀南抵衡湘其詩清且曠而惜少陵之至吾浙而未窮搜其地也今詩家輒僂指長洲彭芝庭先生持節視浙學中年考校歲徧三季賓興又歲徧浙之大好山水一再至焉治書既上候代手持一編督序曾煜且曰是詩也吾轍之所至焉遊

覽者什之九曾煜受而卒業益嘆先生志之勤才之靡不究極矣吾浙督學自北宋陸蘊始未聞以詩鳴若元之趙松雪劉誠意能詩而又不以教明之薛仲常黎博庵許玉史仲文屈詩噫詩之於道豈不尊哉即以經義論唐人試帖胚胎八比是詩者文之母也捨詩論文是以零丁覓子而離其母也亦惜先河後海之義矣于是復先生曰先生能其官得古教胄之義一善也揭制義淵源二善也吾鄉山水闕于杜陵償于先生三善也蓋其尤巽者詩與地胥兼之遂書以志簡首如此

張譽併先生文稿序

國初文章之士未變明季舊習好鑿奇破幽而出其弊也極於形詭不可窮詰順非而澤析言破律先民之理與法幾幾乎澌滅矣夫理者文之幹法者文之母乃墨守理法者又或有規橅乏神明窒思聞怯高步其弊也腐木溼鼓罕當八音繁會翦紙爲花豈有生趣矣夫瞿瞿于理與法旣慮流於膚庸反是以趨輒入西江僞派二者交譏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惟能以幽與奇而運其理與法獨前輩張譽併先生兼之此制藝之正鵠詎宜以偏

師曰之耶先生之學根柢先儒貫串經史子集旁涉稗官野乘梵唄仙籙咀嚼淩霍遺其滓而莫名其妙其要歸乎擺脫凡近罙入其阻味遠思深倔倔自將廻視雷同苟得絜聒不休者已穹乎超百萬層而上蓋其所謂幽乃理中之幽非理外之幽舍理以爲幽是乘康莊大道而夢乘車入鼠穴也先生有是乎其所謂奇乃法中之奇非法外之奇離法以爲奇是厭豬肉而思食龍肉也先生有是乎而屢屢愕眙其幽與奇已乎世多讀先生戊子闈墨選家刻四子文尤儕先生于王柳潭袁亦文于雲石之列今檇李諸子評次其稿而孤行之且屬余序之余既喜搜先生之散佚益信文之理與法不以幽奇廢也于是乎書

浙東觀察葉公賑飢詩序

事無所惑焉謂之明物有所受焉謂之仁合仁與明謂之政苟非其人政不虛行也觀察葉公治寧紹台三郡民大和樂治書既上值浙飢乾隆九年之秋也諸暨圩田化爲湖農乃顛蹷而其俗又號難治夫聚詐悍之衆而求須臾之活雖有循吏罔知所極矣公乃移節駐暨循循然相其窾要而亟剛之躬劬神瘁撫摩防檢凡地之阸陋者戶之呱離者無不貢其情而中其幽隱爰是詐者阻悍者馴譁曰公父母之慈也又曰公鬼神之鑒也夫非遽易詐悍之

民爲信義之民也繇公之所以處此固有道矣且夫利者羣情之所趨而風俗非百年不能遽變　國家荒政輒縻于百萬金錢援民之枯骨而傅之以肉恩至渥也乃大半飽奸蠹之腹豈不惜哉豈不惜哉惟公惠無不實實無不徧人頌公仁我服公明既明且仁詎特治暨而天下無不治矣方賑孔亟時公解所衣狐白裘予質庫以佐乏民愈益感且泣至今不脫于口予獨謂此公一節之仁非全體之大也何異焉若公脩堤埝治橋梁茀蕪阜謀百世利豬田化爲腴此其明之所被遐矣不可以遺其大也于是浙人歌詩而予序之凡施捨條件縷縷細者具勒貞石且與曾鞏紀趙公救荒多合云

讀詩續要序

讀詩續要二卷畫三十門博野尹子右衡之所纂也右衡爲健餘先生令子學有根柢先生開府豫州右衡從焉予講課大梁書院因得讀所謂續要也者而有以擭其建義之所存夫先王經學綿延至今日而既瘠且鑿矣愚守章句遂塞其淵源畧觀大意遂毀其跡二者交譏厥病維均乃續要則兼舉而精研之不觀朱子之譏讀關雎者乎曰公於名物訓詁全未理會輒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是三百篇皆渣滓矣由此觀之不淫不哀者本也名物訓詁者末也冶鑠精粗條貫首尾是朱子之志也余觀續要分別義類自性情之始存理遏欲之功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禮樂農師車服宮室之制威儀言詞酬酢交際之節莫不析其門戶匯其支派繫其條件別以星源束以尾閭粲然麗舉窮極博大而總不逸出於詩噫此豈毛鄭統說二十五家所已萃且備哉昔蘇氏文忠曰吾讀書嘗數過而始盡之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右衡之學即蘇氏之學也健餘先生既以詩教治豫右衡復舉于鄉將授之以政則以是編爲黼黻之嚆矢

亦奚不可余是以書其簡端如此

洪範正論序

𩔖會稽胡允文先生作定正洪範一書擘分經傳與古本節次多異自初一至次九儷河圖之九爲綱自五行至六極儷洛書之十爲目河圖九而洛書十祖劉牧也其義亦實本劉歆云今德凊胡東樵先生作洪範正論一書志在釐正曲說非別有所定也觀自序中所陳三害一庶徵不信漢書五行志說本朱子及蔡西山一圖書不信陳摶繪圖點星洛書本文不信班固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說本漢石經及劉歆一洪範元無錯簡說本林少頴提綱挈領述而不作噫勤矣夫洪範一篇自宋王魯齋元文本必異草廬諸先生變本加厲割剝牽掣改竄字句面目譎怪定正遂趾之而起今先生獨依文序義血交脈注且援据閎博無所掛漏辨析精微不苦汗漫以言乎解經則備矣嗟古經之厄莫甚於大學洪範改古本大學極於宋而流衍於元改古本洪範極於元而胚胎於宋皆經之陽九百六也會煜誦先生所著大學翼眞統今洪範正論綜核同異皆因所當因革所當革如周公監於二代損益酌中豈非制禮作樂手哉視定正悉袪壘守一於操戈吾浙兩胡氏必有能辨其得失者先生從孫香圃允貫𢇁經學出正論眎會煜因謹誌簡端并質指歸云

秋壑文鈔 卷之四 序

序

龍鬱二集序

會稽曾曾煜啓人

浙之談經義者幸推樟亭何氏爲首旣選龍鬱初集吾年友厲子樊榭序而行之採觚之士如讀異書跰足來請戶限爲折坊人諏踵事益力乃復發家所藏檢校天崇間諸藝之不能泯滅而世所尠見者會樟亭居倚廬眩疾復劇不即構事爰飭諸嗣君及門下士某某輩得如干首如初

已將開雕督序於余且諗之曰猶初志也余曰然不見吾浙之潮乎潮日兩至或撓烈風雨潮相遭名曰沓潮起伏蓄縮揚汨衝駕跳盪滌汔之狀惟沓愈變有客觀之什不一得焉樟亭古觀潮地日與潮狎熟沓之怪異詭觀心有所極偵之于文蕊其積道邃學無不貫弗毫毛芒芴不竄於察勤勤焉懨懨焉治其所治積其所積重光而跐矣是沓之做也抑亦從其溯矣且夫潮之初孕泡水一勺泥滃海門旣歸日母寂寂寥寥天宇澹淡何從迹之人知樟亭初集之精而不知二集之逾妙知其精且妙必思其學之博鑒之明心之篤且摯見其所見因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此溟涬始芽陰陽變合天一生水之根柢也將與樊榭觀潮細論之

張方伯歸養詩序

古送別詩以大雅尹吉甫爲首崧高烝民兩篇叙事宣述懿好歸美天子數稱王命自署姓名篇末有册有典漢蘇李而還莫之能逮也大方伯桐城張公以丞相世家不由任子而由穹科選浙天台令治書屢上

天子奇其才旋擢浙藩兩攝行開府事

上將授以眞輙多方辭讓三考猶方伯今以太夫人春秋

高請急

優詔許之不下考功評覈事非有初恭

特恩云吾嘗考古循吏傳功不必夥要大而且當匪大則不普也匪當則朝發而夕萎也方今苛目錢荒及東南田賦猶有吏胣法民不豐于財者公奏行靑錢事姦不能盜摩錢質以取鎔聚米之征或併或緩民大便之此皆政之落落大者抑又至當吾口雖不能貢諛而心折公不已詩所謂于蕃于宣而亦所謂好是懿德也公世以忠孝傳家學有根柢性不矜伐其官吾浙皆歙然不自足今一旦以養去浙人悲之或涕泣被面漸逵荒山窮谷之中嗟乎公非終鮮兄弟亦非寠士力耕謀養特以天性篤摯固結不可解使有尹吉甫者見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吾知有以美其形容而惜乎不及見也雖然公今之歸自中丞以及僚屬鄉官學校之士亦甚有詩人各抒其志以鳴以爲

天子淸廟明堂之獻焉以爲宵雅南陔白華之補焉以爲儒林事君事親之準焉以爲朋友場苗場藿之感焉續崧高烝民于千百載後誰曰不宜余故不辭弇鄙而爲之序

周辰逵制義序

文也者衡之於心達之於才心有一定之楷才則無所不役者也辰逵周公前令吾浙繁縣鄉以三物升士嘗充參評官余讀其所以式逢掖者而與之旣公分離嘉松余課敷文書院爰令門下士倪生世名李生常吉持全稿斥余且屬序其首焉余雜誦卒業乃謂兩生曰若公文者可謂塗郤守神萬象在旁嘉惠後學至大且久者矣今之操觚之弊莫大乎不務其內而務其外游赤水失元珠離朱喫詬與知索之不得又或稍稍瞻明朐尠竅實簡髮而櫛數

米而炊是謂乘乞由前言之其心弗瑩由後言之其才弗富二者交譏君子病焉孰如公文鑿鑿乎定楷胸中者乎而發其天光乎孰如公文驅役經史如流胸臆而刻雕衆形不以爲巧者乎物以希有者爲珍貝氣珠光弗可遏也物以常用者爲貴布帛菽粟弗可廢也吾故曰大且久也遂書以授兩生弁所爲文而返之

王氏二子遺稿序

曩王子萬咸兆淮從余游甫十餘齡耳其所著古今體文雖老師宿儒或絀之尊人司馬公旣握節軍國重事諏其利鈍不失銖黍其才智過人又如此亡何相繼蚤圽司馬哭之哀旣返初服乎亦息跡鄉園嗟乎白髮天涯心傷老友青年弟子骨朽荒山平生風義吊影落落矣今春司馬馳書於予將鋟其遺稿而屬予序之嗚呼東過腹痛予何能復序二子文然何忍不序二子文魏文帝不云乎年壽有時而盡榮華及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不若文章之

無窮信斯言也令二子享大年居穹位其與今日之文何如抑有踰於年壽榮華者耶嗟乎金鼎折足玉巵無當銅瓶脫落蛟龍物忌其全天戕厥美命也何尤獨惜二子者不若陸虡刻其父劍南集李漢叙其師之稿而乃令司馬與余序且刻焉二子有知能不噭然一哭地下耶雖然有斯編在二子之目可瞑矣茲所存者僅詩古文如干首其時藝甚佳惜散佚無可收拾更爲泫然久之

大梁書院同門齒錄序

漢包子良注論語首章云同門曰朋又鄭康成注周禮大司徒條云同師曰朋同師卽同門也然則同門之義從來久矣余於乙卯丙辰薄游中州講課大梁書院諸生輩以姓氏年齒鋟板請余弁言余因進諸生而勗之曰生輩亦知同門之義乎學記所云敬業樂羣論學取友是羣與友必緣學業而起古人所謂學業可考而得也漢世傳經各以家法教授甚或互相掊擊失同門之指矣嗣後如隋文中子之門宋胡翼之之門元吳立夫之門奇才碩器可以

僂指然以余論之猶末也必如程門之四先生朱子之門之蔡季通黃直卿輩乃不愧三代學業之正亦不失樂羣取友之實誼以爲聲氣之資聚散之感則所違遠矣生輩若有獲焉而退余因書於簡端如此

衛輝太守王孟亭詩集序

曩辛丑歲與孟亭訂交京邸讀其詩似蘇文忠後各散去而孟亭連典中州大郡余於乙卯丙辰薄遊夷門孟亭已遷署將南歸猶一遇於大梁書院其志逌然其容睟然又讀其所爲詩無結轖不平之鳴余益重焉嗟乎世路詖嶇大剛則躓昔蘇文忠才可大用而猶放斥於蠻烟瘴雨之鄉詎非命邪抑亦其才爲之邪文忠從守湖州因事規諷多見於詩自託小雅怨誹之義洎由杭州再遷惠瓊則沖融夷澹無復嬉笑怒罵之習矣蓋其學益進則其氣益平

其氣益平則其言亦益醇今孟亭官似蘇其才似蘇而詩又似惠瓊後之蘇蓋學愈益邃焉或曰文忠築室東坡故自號東坡今孟亭結廬先人墓側亦自署結廬此一節尤彷彿近之

胡希張四六文集序

秦漢以來人有別集其專以四六鳴者自唐樊南甲乙兩集始也吾年友胡子希張博聞强識古昔典册靡不窺校作爲文章元元本本四六一種千態萬貌下筆不能自休嗟乎人才實難若希張者詎曰感士不遇哉我

朝開舉

制科以待非常之士績學汲古宜食其報葉水心云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吾竊怪義山竟不入等而唐之樊景宋之蕭貫各著四六別集又終以不與大科爲恨

也夫遇不遇何常之有康熙已未名試凡一百八十餘人工四六者輒僂指迦陵乾隆丁未之役大府交辟希張顧迦陵高選而希張卒不赴徵今迦陵四六善本行世而希張文亦鏽諸板士論傳不傳耳何論遇不遇邪今天下之實學荒矣八股之文弊同拾瀋甚或不由康莊而入鼠穴義類剽竊詞流蔽淫反斥駢體爲謭陋嗚呼其悖於公義而巧於自遁也亦甚矣希張以豪傑特起之士能以其文懸之的庶令天下高心空腹自矜毛献者其知所慚懼而亟于自返希張之功不小矣希張不矜目前之遇故不斬本于徵辟之先以傚朱試詞業之繳其意尤深遠非軨識所窺測云自爲注者傚韓非子有經有傳之例也

題解序

得題解者先輩之文也夫題解者後輩之文也余講課浙豫兩書院所遘多才士雖然不惟其才惟其學不惟其學惟其識文斬入道其敢妄冀一解乎哉蓋所由致者漸矣古之君子學爲文也其氣寂其志專以壹其擇而守也久而不變衆之所嗜慄慄乎其有所懼也衆之所棄循循乎其弗敢失也研之於經以得其義理參之於史以察其是非成敗放之於古文大家以觀其不戾於法不離乎宗如是而失所解者蓋尠矣以余所歷兩書院月數課日課士

秉衡者例授題學者布其句讀於牘章成或燭見跋焉造牓而甲乙之所以植士檥範文律也余少嬰心疾力不任文唯課事既蕆必闢其題之得失與所以離合向背之故而共切劘之文之入解者余既蓄而弃焉其未入解者櫛儆試帖體作訓詁學非敢云文署曰題解諸生或以余言爲然則余亦爲識途之老馬矣檢校數藝付剞劂既以躍浙士之疑而弁諗梁宋之從吾游者焉

吳山彙業序

徂歲余刻題解三十首既而悔之其文瘠其義溢其象闇而弗騰躍其勢踡縮而尠奔注蹶張之狀占之得坤曰爲吝嗇遂秘枕函勿敢以告人今春會講　敷文書院柳生維新偕同舍生厲生靜薌馬生漢超匄時之俊髦之文而夥愛以嬉或壽諸板轟之四方以爲枋選日投文帙擂脊而至生輩弗能卻請於壎長何氏樟亭樟亭拔其尤者曰可余因序而行之嗚呼余之自悔也方亟矣以文名悔斬文悔亡瞿按諸藝其詞腴其義宣光焰炎發勢如長江大

河一決千里是余之所踣而衆之所嗜也有以悅乎衆卽有以祛余悔矣卜之得震爲雷爲龍爲元黃雷夏聲也龍變象也元黃物相雜而成文也震无咎者存乎悔余豈反鑑索照同浴而譏裸裎哉抑余又聞之居山久不信魚大如木居澤久弗信木大如魚與之莊論彼此相笑余之文既與居山者譚魚生輩之選惡知不與居澤者譚木也是益余悔也請質之樟亭

金氏族譜序

有卯金之金有金氏之金卯金漢宗室避新莽也雖金實劉金氏本少昊金天氏漢功臣表有金安上望出渤海以名爲氏者也纍老友金子天一諗余云又蹙而言曰余宗始于楚遷于浙徙於越譜牒昭晢唯元季及明中葉失所傳余虞人也請以遷虞之勝宗公爲始祖珠聯而繩貫之可乎余曰可哉此歐蘇不祧例也亾何吾友下世今夏長君心泉手持一帙來以譜傳續成索序於余余因歎心泉至孝爲能承考之志而終其未竟之事也攷之古史如史

記司馬遷續其父談漢書班固續其父彪自是梁陳二書北齊書南北二史子續其父猶漢志也家乘義符國史而尤以孝爲根柢人道親親有親親之仁然後有敬祖之義有敬祖之義然後有收族之禮不親其親則眂若塗人巳耳祖益遠族益疎雖有譜將焉用之今心泉以父之志爲志而因以述其事內懇懇焉外勤勤焉喪未及朞輒脫其藁嗚呼吾友有子勝宗公以來有孫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繼繼承承流衍弗替此先王立譜之本豈直辨支派別房望巳哉因弁其簡亦以慰老友於地下云

黃玉圃臺海使槎錄序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纂述考之鄭樵藝文畧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澒濘之壤人物俶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盤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曾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毫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

即安嗟乎幺麽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壁之堅脃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疎密禮樂之異同有關控扼操縱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畧先生必務詳審精密况鑿文尋常之間習睹習聞肖蹈澹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䀲之覶金巳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槩括靡遺矣岩邃奚遁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曾煜羼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言而推廣之如此

方朴山時文序

杜陵詩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漫與者化工也道之至者忘乎道爾夫文莫不由乎道而道有至有不至其至焉者以經還經以傳還傳其於題也若莊周夢蝴蝶栩栩然蝶耶蘧蘧然周耶覺非周夢非蝶題爲魄文爲魂而已朴山之文少陵之詩也今歲夏五晤予近藁冊首而督予序之且曰慎毋贊余文噫予誠莫得而贊也夫規矩方員之至日月光景常新横目之民莫不知之而又烏乎贊之凡可得而贊者有持其柄於口耳者矣新唐書韓愈傳贊李漢序

昌黎集以爲其文合乎道皇甫持正又云精能之至出神入天贊其能化是皆倆佛近之而杜牧獨謂杜詩韓筆似癢處搔噫乎安得天下文盡如麻姑指爪耶朴山之文老而愈熟熟而愈化不主故常與題消息耀人滑疑入于寥天一而無所蠡遺是故刻玉爲楮可贊也木自生葉何贊焉削木爲鎵可贊也金自從革何贊焉遂志諸首

秋塍文鈔卷之六

會稽魯曾煜啟人

說　賦

捉虱說

魯子患脾熱虱蕃其族歷歷然惡之晨起坐朝曦下蜕複襦緣其督循其袼下及其齊將盡殺之虱之躁者或疾走或蠕蠕動或自附不牢跕跕脫地皆死其靜者伏焉魯子目昏眊疑爲絲纇或匿合縫覆縫之隙捕不及復衣之其膂吾膚如故焉於是魯子喟曰甚矣躁者禍所中而靜者福所基也虱畏人畏死耳畏死而躁躁與死隣畏死而靜

靜與生媒吾惡知躁者之畏死不如靜耶然而其術弗善也吾惡知靜者之畏死之甚而反聽其死其心既死又何有死法耶此虱之所以知幾也且夫天地大矣吾猶虱矣其欲碎吾於指而糜吾於齒者足之所履形之所覩皆是也吾能智智而不能以不智智吾能愚愚而不能以不愚愚刑其天烏乎能不刑其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吾偃佒于昏昏默默之鄉而又惡乎爬梳之雖寘之胕怯之水而燎之洪罏之燄其亦可矣其亦可矣

畜貍說

與余子簡百同客於東諸侯之國宅有貍毛羽鮮潔余子畜而護焉常賓諸滕一日余與余子語貍離滕去循庭之垣徘徊樹下忽失聲而竄疾緣上樹余子驚促呼而入余曰子之貍危矣余子曰何故余曰子能日夜衛貍乎曰不能能捨之乎曰吾心所悅也余曰然則子之貍危矣夫主人方卜獵蓄犬焉彼將以貍爲肉而飽其腹傾之驚走是故也子諺戶之外有修巷焉靚深而直旁峙危垣人罕至犬數數來子戶啓貍必出貍遇犬將焉避垣削而不劣貍

不能著其爪又無樹緣焉且巷直則不能匿深則不及逃人罕至則無所望救子之貍危矣余子不戒踰旬貍果巷死若有胣之者余子抽戈逐犬余止之曰甚矣子之不智也犬固甘子之所愛而子又寻之以地利昔者孟明俘於殽函龎涓死於馬陵趙奢勝于閼與皆子之修巷也子知有殽函馬陵之險而犬安獲闕與之助漠焉不云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人靈萬物而不能芘一貍子何不閉其諺戶犬雖貪獰寧能及貍子實殺貍而又奚報貍余子釋戈曰善請記其語誌吾過焉

說硯

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解之者曰古人研墨但可研處研之而已葉少蘊云唐中世以前猶未用硯晉宋間善書者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然考漢薛宣筆硯俱設方略苟無硯何設之有王充室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苟無硯何置之有晉君苗欲焚筆硯苟無硯何焚之有是其久在唐中世以前矣許氏說文硯與研原釐爲兩字謂研卽硯者謬也古人簡朴不若後世購硯然謂古人不寶硯可也謂不用硯不可也

譬如家有異書藏而不讀謂不讀書可也謂無書不可也然則今人當復古歟曰何能哉後世器用易瓦缶飾金玉其亦多矣何慳於硯且古人作書用竹不用筆後有文犀翠羽矣用漆不用墨後有青烟朱麝矣化篆爲隸化隸爲楷爲草勢使然也又惡能以結繩之治治萬世之天下也

有餘說

室無空虛婦姑勃谿故室不可不使之有餘室有餘則婦姑析而安不足則婦姑沓而攘惟人之于心也亦然心有餘則天高海深不足則檮杌生華惟水之于器也亦然以瓶甋貯水則水溢以江湖貯水則水順是故君子之心與天遊

袪悔說

今日行之明日行之終身行之者無所悔也今日悔之明日悔之終身悔之者不可行也鄰人生女而美愼擇壻久之爲媒妁所陷正得醜夫女悔自縊死噫可哀已游俠之士將終眞冷其子曰唐之五王不斬武三思雖悔之弗可及已故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嗚呼天下事何獨五王不斬武三思哉

無傷說

雲上于天蓊蓊隆隆晝蔽日夕蔽月既而澹復淡之不復滓太清矣長江大河疾風驅焉魚龍百怪惶恐嗟呀既而噫氣既息利涉大川矣夫婦夜宿忽反唇婦啾啾不已夫怒且起婦亦起擲什器散頭髮索灰釘示將強死狀於是室之姑隣之媪俱愕眙起既而衆退伏聽則喁喁然笑且語矣故君子曰無傷也

夏時冠周月說

夏時冠周月此非胡文定之說而程伊川劉質夫之說也伊川命質夫作春秋傳旋自爲之未半而輟文定遂踵而成書然伊川又本漢何休注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云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矣伊川信之遂曰書春王正月者示人君上奉天時下改王政質夫遂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異耳文定遂曰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是何休濬其源

伊川沿其流而質夫文定揚其波者也推而論之周本以十一月爲冬而夫子特書春周本不改月而夫子特書正月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豈有擅易正朔之理且周本行夏時以子月爲冬夫子反不行夏時以子月爲春其戾於經可知矣然何休疑狩字之義未有竄動時月之文云將然爾猶是血書化鳥誕妄而宋儒祖之復變其本不知舛誤又未可諉爲賣餅家之嚆矢也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人時聖人所先爲韻

維聖法天以齊七政乾苞坤苻陽動陰靜道統乎中合惟其正中以昭兩大之無私合以驗一人之有慶上騰下降泰卦繫之曰交東作西成虞書申之曰敬爾其爲數也則天五在前地六在後一三七九既若拱而若扶二四八十亦有尾而有首維五六兮在中若琁璣兮錯繡陰爲之承陽爲之授交逢豫大之辰互值轉環之候甫析兮而相連亦離焉而遽就爾其爲運也則天六乍布地五復循風雨晦明必主宰以二氣酸鹹甘苦亦從草而作辛煦嫗相配

五六爲隣天不合地之五何以始諸飲食地不合天之六何以轉夫鴻鈞或姤復之分子午兮或春秋之畀寅申或晝夜之旋日月兮或經紀之汁星辰其絪縕而摩盪兮爰受中于斯人爾其宜而爲聲也則中在茲而合亦在茲蓋天之中數五五音由之而起地之中數六六律由之而垂五音以宮爲君而函胡象廣大之體六律以子爲始而微陽實滇滓之時則音惟律而倫不奪兮六藉五而管可吹爾其推之爲歷也則中爲盛而合更爲盛蓋天調六氣日有六甲之分地列五味辰有五子之併納干支之所協統

十一而道竟五不合六將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悉軫轄兮多逃六不合五將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胥窒寥兮罕定惟始右而配左兮驗諏訾于斗柄所謂萬物紛錯懸諸天羣言淆惑折諸聖於是律徵諸歷兮損益有倫歷稽諸律兮發斂不棼數以運而循序兮運以數而彌均以五六而壘乘兮則五五二十五而大衍含其半六六三十六而太陰守其純以五六而累積兮則五極于九至八百一十分而應歷之統六終于十至三百六十日而當期之旬以陽爻之六合陰爻之六所以列貴賤而齊

小大以地數之五合天數之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河圖則天五生土地六成水而啟下襲之聖道洛書則五用皇極六用三德而畀敬陳之大人是以庶徵之來各以其敘總集瑞合有作必睹包地之六用天之五中以合爲撰兮合以中爲矩水火金木土穀兮各安其府上下鳥獸草木兮咸若其所然而聖人之心冲然澹然至德之精宜焉默焉起于空積忽微極于億萬百千撫五辰而凝績乘六龍以御天仰觀則珠聯璧合俯察則器車醴泉以奇爲統兮不以偶爲全惟函三而得一是乃根柢之所先然則配

天立極兮不在漢書律歷之志而在羲經上下之篇

以船爲車以楫爲馬賦

淮海揚州東南澤國其鎮會稽其流萬壑招招舟子飄飄刳木紼纇軌綏楫疑轉轂則有緩緩揚舲滅沒鷁鷁之隊徐徐擊汰逍遥菱芡之鄉似六轡之既調和鸞應節若兩驂之不倚落雁成行又若十幅蒲颿乘風剽疾山復山兮萬重湖復湖兮八百驅穆王之八駿縱送遄飛制西域之奇肱凌虛絕跡于是將日樓船士日習流前日三翼後日五樓廣馳駟馬銛列二矛連以長綆貫以大鈎喧轒轀之易碎黜小駟之多憂奪餘皇而不亂三人之對號鵃夷而聊爲五湖之遊若乃轉運太倉受以萬斛近通吳楚遠從

巴蜀鳴鐃發纜新開通濟之渠扳柁凌波舊號汎舟之役匪一石而費三十鍾乃一轂而運三十幅輦車不煩于河內牛馬空勞於斜谷爾其楊柳之岸芙蓉之濱雲霞之窟風月之津仰視振鷺俯瞰躍鱗白玉爲檣陋瑂輿之未麗明珠作櫂薄翠輦之匪珍蓮女貌都軒似魚皮之飾行人安穩象如豹尾之陳挂支道林之簾愛其神駿刺張志和之艇不離風塵是知舟楫利乎巨川車馬資乎原野彼良驥或號鷩帆而輕舟反名馳馬此蓋㷊于運用亦奚藉夫

巧者歌曰駕青翰載雲旗朝馳兮海澨夕濟兮江湄笑四
明兮狂客何乘船而似騎

中嶽賦

荊河豫州地之閫奧嶽瀆公侯崧高太少方千里者九獨
正陰陽呼嵩歲者三誰抃舞蹈於是燚燚炎炎煜煜爚爚
榮光塞河青雲浮洛日經月紀天包地幕厥號斯崇實推
中嶽如卦爻方位環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合太乙之
樞如象數圖疇衍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而尊皇極之學
是則中嶽之為位也高矣其為德也超矣爾其形勢則疊
壁層巒重變複突析鈴伊闕之門箭筈屯留之道提三尺
劍而坐鎮轘轅封一泥丸而誰焚箕邵爾其莊嚴則芙蓉
跗苗翡翠翼舒晃旒秀發絳節端居犖犖徧行青猶未了
雲霄巃入翠復有餘爾其典禮則玉簡袞章載在掌瑞谿
齊燭肉獨隆朝踐之儀大夏函鐘爰重春官之制虞廷望
秩升中尤重時巡禹貢旅平太嶽實維經始豈獨嵕嵩百
戶加漢武帝之封崇聖中霄脩宋真宗之祀爾其功烈則
中土乂服祥抃幽經翕闢萬象吐納五精軒轅曜哲伊耆
載形山川出雲寒暑啓而風雨會稼穡維寶天五生而地
十成爾其異徵則偓佺沈溟乳漿滮溢朝霞見采神人承
露之盤秋月開聲玉女擣衣之石輪囷徧秀萬年五色之

芝縹緲傳香一歲三花之栢爾其奇跡則月光童子鬼谷先生震旦祖師乘蘆苗而面壁少君使者騎龍背以持旌二十三天石寶植劉根之杖七月七日緱山吹子晉之笙爾乃中天積翠上帝遨遊百靈從焉鏘鏘秋秋方軑左纛犖蟻龍螭皚璒曲莖雲罕九斿葳蕤神鳳蚴蟉飛虬詭異戢香霧景沉浮涾沲浜汗沖融泿漾不疾不徐如醞如釀模造化以成形倚閶闔而結想蓋必有賢人君子之生協景福於肸蠁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處爲碩士出爲名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入則爲上爲德出則爲下爲民苟非斯

嶽苞符亦孰有合於大雅之所陳於是

聖人恭巳順時行慶爰稽往牒典常昭敬載命司存徽章特進詞宮置葩臨遣示信誌以溫珉之册錫以翠蚌之乘潔志旁通竭心遄莅雨暘時若卿雲蔚起碩瑞明明丕庥纚纚四國祇威千戠服義龍圖畀羲龜書予姒

天子萬壽鉅公錫祉昭茲來許用垂青史然則中州之山豈與夫北晉南楚西秦東魯較其窪窿中央之嶽孰與夫左岱右華前恒後衡絜其庳崇請約言以蔽之曰嶽之所貴者道道之所貴者中

秋塍文鈔卷之七

會稽魯曾煜啓人著

書

上館師徐蝶園先生求歸養書

司空閣下前者開府吾浙採風會稽曾煜獲受知于門下今長詞苑曾煜初試仕版又通門籍大賢爲師古人所貧凡有激廹宜殫所云曾煜家世本屬寒畯歷數四親雖由科目亦非穹官以子孫爲力以筆硯爲田其或失業家室愁嘆曾煜愚鈍閤于趨道窘于讀書日課兒童持手而食

養親口體隣里歡笑如是而已而祖母在堂年已九十素髮被肩合飴弄孫諸孫之中愛憐曾煜一日不見數問所往其或疾病撫摩流涕夜不能寐徂冬計偕拭淚不止曾煜就道形瘁心枯是以鵷羽鷺鴛榮則榮矣聯武西清華則華矣然而昨發家書祖母念孫致疾故他人以爲喜而曾煜獨以爲憂早夜思歸莫知所出且夫曾煜非能忘富貴者也亦非隻訴無節不圖報効者也但以班聯無曾煜若稊米之減太倉而室家無曾煜若飄舟之失櫓杙祖母之疾曾煜雖歸不能減也祖母之疾曾煜既歸或能愈也

是以請急願于終養伏惟
聖人本孝爲治閣下推廣錫類倘鑒烏鳥之私閔肝腸之割卽使曾煜四牡馳驅亦諗將母爪牙征役當恤尸饔況茲新進仍放草茅揆之國典有初非創閣下哀而憐之俯鑒愚悃賜以疏聞雁卽隨陽葵常向日臨紙涕泣不知所云

寄副都御史尹健餘書

曾煜再拜竊嘗聞之漢以御史大夫副丞相執事居其位不爲不尊矣開府河南俸錢所入歲食二千人有奇其祿不爲不厚矣
天子倚之不爲不重矣一旦請急去以太夫人年逾八十也而天下多惜之曾煜嘗讀四牡之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北山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是知文武成康之盛以孝風諭天下敘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豈有弗恤其親者歟及其衰也大夫閔己陟山悲岵而斯道亡矣曾煜襲官翰林以祖母年九十且病父年亦衰遂力告

歸然所居末秩爾祗其祿所入歲不足以食十人且不係國家有無之數其去也宜也故天下議論亦弗及曾遊大梁獲交執事執事誤探其人數就而切劘焉太夫人賢母也亦數進而教之以曾煜之無足輕重猶見與于君子若此況以執事之去就風采關于天下其爲古人之所許何如也聞執事歸里鍵門引疾謝賓客亮必有深焉者矣惜乎曾煜之不能越千里而來賀也抑聞南陔白華之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所謂戒者懼

詞也孔子曰一則以懼是已又憂詞也孟子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是已嗚呼孝子之心至潔至白有江漢秋陽之義有春氷虎尾之心而亦不廢勸善規過之義故敢析陳脊雅諸什頌盛世之孝治絶怨誹之私情而已亦附于烏鳥終養以盡朋友離別相思之極致伏惟執事照察焉

答中丞徐雨峰論韻學第一書

僕於韻學未之有及也雖然考鐘律之淵源察同文之輿指雖有知者莫折其中至於分合異軌前後流變固宜畧陳其梗槩焉夫古無所謂韻也有音而已韻僅協於句尾音兼調於字腹故劉勰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也韻始於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齊周顒切韻梁沈約四聲隋秦王俊韻纂陸法言切韻而古音亡矣唐有孫愐唐韻出而諸書亦廢矣故今之所謂韻實自唐始夷考其部凡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以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以至二十九凡上聲自一董以至五十五范去聲自一送以至六十梵入聲自一屋以至三十四乏何其繁也然唐韻雖繁而實簡故有獨用者有同用者至宋劉淵則併其同用以省重複凡爲部僅一百有七何其簡也至元陰氏弟兄著韻府羣玉又併拯部凡爲部僅一百有六今郎韻又何其簡也雖然今韻雖簡而實繁昔則東冬江陽庚青蒸原屬同用今則釐爲七矣昔則支微齊佳灰原屬同用今則釐爲五矣昔則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原屬同用今則釐爲八矣昔則眞文元寒删先原屬同用今則釐爲六

矣昔則侵覃鹽咸原屬同用今則釐爲四矣故曰繁也且又有宜斟酌其間者自古四聲惟有平上去入無所謂上平下平也今當合上下平止爲平聲則平聲三十韻與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均齊畫一矣且上聲二十九韻有宜增一韻者如二十四迥乃平聲青蒸之轉今青蒸既分爲兩部則二十四迥亦宜分爲兩部如拯凌各韻別爲一部以配十蒸則上聲三十韻與平聲埒矣至去聲三十韻原與平聲埒無庸損益而亦有當變易者如十卦十一隊乃平聲十灰上聲十賄之轉今平上灰賄既合爲一部

則十卦十一隊獨分爲兩部可乎又如二十五徑乃平聲青蒸之轉今青蒸既分爲兩部上聲二十四迥亦擬分兩部則二十五徑不分丞賸各韻別爲一部以配十蒸可乎至入聲本係平上去之轉有平上去而不能轉爲入聲者故入聲僅十七部無可竄動也蓋前後分合大畧如此愚見所及非能於先民有加伏惟大雅鑒察焉

答徐雨峰論韻學第二書

來札云韻之前後分合則既聞命矣敢問古韻有可考歟僕不敏不克博徵典籍亦不能辨聲氣之元何能考古韻於散亡之餘若宋吳棫鄭庠各有槧本今之君子若李文貞顧亭林毛西河邵青門毛稚黃輩勤於考据然亦臆揣懸斷非能指迷途而燭闇室也僕嘗綜衆說而約指之大槩其法有二一則考之典籍以證其說一則辨之聲氣以究其源兩家各有短長勢非相伐而義亦未肯相服也僕嘗聞之聲音之道由一而播之萬變之中又有變也由萬

而遡之一近之中又有近也試觀等韻有十六攝十六攝之中有甚有次矣攝又有倫焉倫不分重輕乎倫又有音焉音不分清濁乎音又有聲焉聲不分高卑乎由聲而遡之音由音而遡之倫由倫而遡之攝盤太虛孔竅萬籟猶未鳴也孰能於窅冥芒芴之中而審其細若氣微若聲者乎陰陽律呂之器不傳聖人不作而欲區區於斷編殘帙指其某字爲協某字爲通嗚呼其亦末也已夫胸有定鑒雖得古人一二字亦證旁通心無明悟雖萃古人千萬字終啞補綴顧亭林以東冬江爲一部陽一部青一部庚則

半入陽而半入靑蒸自爲一部支微齊佳灰爲一部而支
韻半入歌歌麻爲一部而麻韻半入虞魚虞爲一部蕭肴
豪尤爲一部尤韻又半入支與虞眞文元寒删先爲一部
侵覃鹽咸爲一部証之詩易暨春秋及秦漢以上古文辭
則諸然於協律同文之本未能探其源而測其微也今夫
支微齊魚虞歌麻諸韻皆直收本字喉聲爲各部之根凡
各部中生音起韻皆從此而得固宜爲衆部之毋而通同
之然欲脈絡分明仍當別爲三部歌麻也魚虞也支微齊
也魚虞之韻能生蕭肴豪尤故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收

聲可以通用支微齊之韻能生佳灰故佳灰與支微齊同
一收聲可以通用至歌麻與魚虞聲本相近收聲亦同故
魚虞可通於蕭肴豪尤則歌麻亦可通於蕭肴豪尤如東
冬七韻眞文六韻侵覃四韻雖亦支微齊魚虞歌麻所生
然皆翻轉於齒舌唇鼻間而得之非喉音直切所生如蕭
肴豪尤佳灰者比故當別分一部如前書所云不得緄而
及之也此則辨之聲氣之大畧而文貞獨爲優矣唐人知
古韻者莫若工部昌黎杜之北征彭衙行韓之此日足可
惜謝自然諸篇尤可覆而按也凡下䪨可通者上去入三
韻悉隨之讀者舉一反三其道於古不遠矣區區之見不
能有外于諸家足下其垂照之不宣

答徐雨峰論韻學第三書

傒人齎札來云古韻既聞梗槩至其從入之途可得聞歟發函起敬低回久之先生官至開府而好學甚勤草逢之士所愧赧也僕敢理其舊聞剌其簡約者以報蓋不出乎辨音之清濁陰陽聲之平上去入而已何謂清濁辨清濁者必先宮商角徵羽所謂五音是也昔人以舌居中為宮喉音也口開張為商齒音也舌縮為角牙音也舌拄齒為徵撮口為羽舌音脣音也乃韻學集成以經堅為角因煙為羽賓邊為宮精箋為商失之矣玉篇以影曉喻匣屬宮

而韻會以屬羽玉篇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屬羽而韻會以屬宮失之矣集成又以影曉屬宮喻匣屬羽敷奉屬羽幫滂並明屬宮非微屬徵益轇轕矣故宜以玉篇為準且以一音之清濁言之如東韻之宗商清音葱商次清音中次商清音充次商次清音嵩商次清次音惷次商次清次音從商濁音公商次濁音崇次商濁音濃次商次濁音蓋五音皆分清濁而清濁又分七音始盡其藴也至於陰陽者清濁之變而非清濁之本也陽聲揚陰聲抑在昔云然然僕竊聞之飄揚平順為陰折抑降下為陽其故何也陰

體下而氣上行陽體上而氣下行此天地自然之運也聲本於天地之氣故如陰吟二字陰陰也則吟字陽矣央陽二字陽陽也則央字陰矣以陰陽連類者辨之决然見其不惑矣天地陰陽之氣無所不周韻學陰陽之聲亦無所不貫中原音韻謂入聲無陰陽然如東入之篤讀叔孰卜僕不分陰陽乎眞入之一逸吉及即集不分陰陽乎寒入之博薄豁活結傑不分陰陽乎又何能一一數之耶今夫陰陽清濁者韻之源也雖然有其音又有其聲音有清濁陰陽之別聲有平上去入之殊辨音以喉齒牙舌脣辨聲

以二字反切合聲與音而韻之本立矣二字反切者上字為母下字為子母一而已其主類也子人人殊其從類也夫以二字切一聲凡平聲二字切皆以平聲上聲二字切皆以上聲去入二字切皆以去入聲乃不易之規矩也然而字有所窮則體有所雜即以一東韻言之同字徒紅切二平聲也而東字德紅切是上一字入矣二平其常一平一入其變守其常通其變乃可以論聲且變之中又有微焉者如東字德紅切又不如易篤紅切蓋篤字與東同母德字不與東同母也若所謂反反者翻也謂反覆研調於

喉舌之間審清濁辨陰陽也猶反切有兩義無兩用如東字可云德紅切亦可云德紅反切之上一字未有不翻不翻則失其母矣反之下一字未有不切不切則離其子矣子母之義合而反切之道著矣於是乎又有押有叶有轉押者聲義不近而強使之同叶者音韻相類而遂使之合轉者主聲不動而客聲聽其轉移以毛詩證之如關雎二章服叶蒲北三章友叶羽已聲義不類此押也非叶也吳才老通謂之叶朱子從之誤矣若三章之采叶此禮不出徵音芼叶邈不出羽音音韻相類此則叶而非押也轉聲

不出音不出韻平上去入轉以相叶如定之方中二章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楚爲虛之轉不必虛叶起呂也生民三章寔覃寔訏厥聲載路路爲訏之轉不必訏叶去聲也若吳才老何洛文輩其所謂轉皆不明此義故失之遠此又韻學之所當通曉者也誠審其陰陽清濁之音辨其平上去入之聲而又旁而及之貫而通之其義旣明其法大備撿斯術也以往六經註我無不迎解所謂以堂上人辨堂下人之是非得失而又何昧之有豈特曰從入之路已哉使人遙反念念不宜

答論營制書

執事以果毅之姿建腹心之節經緯文武克壯其猶承詢營制各條僕豎儒耳何知兵事雖然不可以不縷陳也謹列左方伏惟採擇

所詢騎兵宜習何器竊惟騎兵以衛步卒也出列前茅敵不能薄入殿後勁敵不能躡戰則夾輔左右以備不虞步卒恃以無恐今側惟習弓箭未盡戎器之利夫今之騎兵猶古之戎車也戎車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今弓矢特左之所主耳擊刺何有焉故莫若兼習長鎗倣

古酋矛夷矛之制而捍遠尤宜鳥鎗馬上佩鳥鎗于腰取攜最便施之於敵有居高臨下之勢若三騎之中一用弓矢一用鳥鎗一用長鎗更番迭進亦壯軍勢

所詢束伍之法兵惟束伍乃號節制夫古者將之使兵猶臂之使指行則爲陣止則爲營考今軍制每隊大纛一小纛五前曰領隊後曰督陣亦云嚴密今更請以執大纛者爲隊長給以牙牌懸之于腰鐫以某營千把總下隊長某并細書其貌與年及居址焉隊下旗長五人姓名則書于陰負小纛者爲旗長給以木牌懸之于腰鐫以某營某隊

長下旗長某細書如前法伍下兵姓名亦書于陰其各兵亦給木牌若旗長牌之陰則列同伍姓名焉其于弓箭鳥鎗籐牌也亦然編束既定血脈貫通將弁月考約束練習甚易有事防禦一呼卽集百萬之衆如將一人一兵失律同伍連坐以治軍之事行保甲之法蓋司馬之伍兩卒旅師軍卽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乃周官法也

所詢選兵之法夫古云選將不云選兵不知選將難而選兵易也古云練兵不云選兵不知練兵在後而選兵在先也然則兵何以選今之談選兵者曰貌曰藝曰力而吾獨

曰以膽何也膽不充雖豐偉其幹轉爲肉累故貌不可以無膽膽不充雖材伎絕倫臨事倒戈故藝不可以無膽且膽不充雖孔武有力倉猝先奔故力不可以無膽今在列之兵膽亦可練乎曰可在信賞必罰而罰爲尤重今夫大將登壇懸萬金於前列刀鋸於後違令者必斬首俾士卒之畏將甚于畏敵進未必死退必不生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明于此義可以知練膽之說矣

所詢行伍拔補之法竊惟尺籍用人由守而戰由戰而馬然後拔外委經制千把焉馬其重哉然拔馬糧必遴選于弓箭手而鳥鎗籐牌擯不得與是遵何制與夫選籐牌以其具趫捷之材猶執弓也選鳥鎗以其擅命中之技猶發矢也非曰其不能弓箭故斥之于鳥鎗籐牌之外而柅其進階也今宜挑鳥鎗籐牌與弓箭一體拔補馬糧更拔千把以訓鳥鎗則必精練籐牌則必熟技勇益巧人材踴躍用命矣

所詢水師可于陸地習演否是何不可也古名將有行之者矣夫水師固在熟識水性而尤必火器技射能練于平時是故舟師禦敵遠則佛郎機以擊舟近則鳥鎗以擊人

尤近則飛矢噴筒火箭以燒颿更近則標鎗矢石火桶火磚交發雨集兩舟逼廹始用短兵相接或遠或近宜短宜長非嫺之有素則敗矣今于鬭場校士之時畫地爲船設立桅師繚手椗手扳招各人兵數十名配以器械一舟爲一隊鱗次習演立遠近兩垛如敵舟然前所云各器値垛施放必在所畫之地人按名而試器按件而習一兵必兼數器之長一舟必聯數舟之勢俟其巡哨出洋諳練水性舉而措之裕如矣

答庶常周生論世俗之祭書

禮有五經莫重于祭今世俗尚祭矣淫祀宜革秩節宜興考諸古而準行諸今而安揭虔妥靈用率典常生汲古之士也請縷答之

來書云三代以上無墓祭至秦始有上陵之禮故祭墓非古也案是說始于蔡邕詳于鄭樵然考史記云禹葬會稽少康封庶子于越以奉禹祀非夏祭墓乎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非周祭墓乎伊尹放太甲于桐桐湯墓也豈太甲三年不祭乎三代不祭墓未爲定論禮

曾子問宗子去國庶子無爵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且東郭墦間亦見孟子信乎三代墓祭通乎上下矣

來書云竈爲老婦之祭禮宜從殺是不然也古者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祭竈者祭法王立七祀一曰竈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康成雖駁之然月令夏月其祀竈祭先肺固亦五祀之一矣考竈在廟門外之東其祭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祭黍三祭肺肝心各一祭醴二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有尸其禮隆而不殺所謂老婦之祭者誤文也案禮器云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乃宗廟祭畢祭先炊老婦之神其禮小本屬奧字或譌竈字且更非奧字乃是爨字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用黍肉無籩豆注疏灼然可証今既誤奧爲竈又誤爨爲奧是治經者之荒也

來書云城隍之祭李陽冰謂昉于唐案宋趙與時曾辨其說之舛矣曰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豈始唐制然陽冰疎漏猶不僅此魏書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令各

嚴固齋會聚集糾執妖喧北史慕容儼鎮郢州城中有神祠號城隍儼率衆禱之此皆史文之確在唐前者先儒以爲天子七祀有國門乃都城門之一又八蜡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其制甚古其義可信矣

來書云祭文昌必祭奎宿攷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昌其依據歟案奎宜作魁不宜作奎魁者斗之首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即文昌宮第四星第五星也以其在北斗魁前如戴筐形故祀文昌必祀魁星根諸古經稽諸天官所謂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今塑像作鬼狀舉足而起其斗乃摹魁字之形所謂象也者像也呂氏春秋曰魁士名人是斗可謂魁人亦可謂魁矣若奎宿躔次與文昌宮遠且東壁主文昌奎主武庫後漢書蘇竟傳云奎爲毒螫主庫兵緯書不足徵信也

答副使李雪庵論性書

論云人之有生以有氣質氣之既息質之既敝人亦從而亡矣故性不離氣質而性非盡善是言也即明道人生而上不容說之義也雖然人生而上不容說以性之懸於虛也人生以後不容不說以性之麗於實也性非雜附耳目手足而耳目手足實見性之器性非外寄家國天下而家國天下實達性之區性貯於心動於情展於才凡所謂心所謂情與才皆宰于性一義異名非與性相對也性命於天而無對故曰獨乃萬事萬物之母氣質特軀殼耳猶之

人所居有室不可云室即是人氣有息質有敝性不息不敝立於氣質之外宋張氏云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分性爲二亦屬錯悞性祇有義理但亦能甘食悅色人不辨而失其初溢之而流縱之而敗遂亡其義理非別有氣質之性也猶之心一耳不可劈分人心道心人心者道心之變也先儒云性附氣質猶鏡之明猶醋之酸舍銅鑄鏡何明之有舍米造醋何酸之有此猶先生不離氣質之說然而其語有病鏡之明以銅而明醋之酸以米而酸豈性之善以氣質而善乎鏡明醋酸不離乎銅與米也性之善雖

乎氣質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編修萬生書

侢來發緘鄙褁劇喜吾友不以高第爲榮而以讀書爲樂其所見者大也吾友制義有前輩金嘉魚熊鍾陵精蘊古人義重國故不其然乎至于職列詞臣枕葄經史乃靖共之道經史以得其義理爲精尤以得其典制爲實義理非慮典制非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曩所論通志堂經解徐氏臚列歷古人什之四五然其中有必宜誦讀者易若朱震易傳卦圖叢說項安世周易玩辭趙汝楳周易輯聞董眞卿周易會通書若陳師凱蔡傳旁通陳櫟集傳纂疏黃鎭成尙書通考皆其尤也詩所採者殊少然如李黃毛詩集解朱倬詩經疑問不欲考訂乎春秋則程端學或問趙汸集傳屬辭師說李廉諸傳會通猶室之有奥阼也三禮詞義浩繁箋注瑣碎貴得其淸醇若王與之周禮訂義衛湜禮記集說脉絡分晳萃萃具備儀禮古經目黎苦其難讀若據敖繼公集說張爾岐鄭注句讀參入亦不難也讀史之難尤難于志江淹不云乎志者憲章之所集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也故讀史記八書前後漢諸志可以補經之未逮南北史梁陳二書北齊後周諸書闕志然悉具隋

書猶沈約宋志兼補魏晉也五代史有筆而司天職方二考窮于志畧宋史失裁而志釐十五門一百六十二條不得没其詳贍鄭漁仲云志之大原起於爾雅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皆志類也至於有志又有表表以史記爲精妙桓君山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史公改爲表班固所不逮也古人特重志表信而有徵今之讀史者專獵紀傳以矜博洽誤矣吾友以明睿之姿抱淹通之學天將生是以鳴 國家之盛經史其根本也願勉旃毋自域焉不宣

與桑宸佐論詩經叶韻書

昨過高齋縱言至于詩因及經中叶韻之變歸而覆按覺未協也夫所謂韻之變者有兩頭中央韻如周南南有喬木章後四句兩頭叶廣方中央叶泳永(古人平上去皆爲韻)大雅緜末章後四句附侮兩頭叶後奏中央叶是也有內外韻(一云隔句韻) 如周南兎罝章罝叶睢與武夫之夫叶丁與城又叶小雅車攻二章好與草叶阜與狩叶是也有不必用韻而用韻者謂之疊韻如唐風山樞末章子有酒食一韻小雅天保次章降爾遐福一韻俱橫增一韻也有應用韻而不用者謂之闕韻如小雅采芑末章威與雷叶大雅召旻三章貶與玷叶俱中隔數語也有立綱分應韻如周頌有瞽章首段瞽庭兩韻次段設業設虡應瞽韻末段喤喤厥聲應庭韻也有兩章倡和韻如大雅假樂二章三章其二章用福與億韻三章即用抑秩匹韻二章皇王忘章韻三章即應綱韻也若此之類難更僕數後儒讀之目眩心駭以爲用韻至奇且變而不知不當以韻言也夫韻始于魏晉以後豈有商周之詩而可律以魏晉以後之韻蓋商周之詩止可以言音而不可以言韻韻必押于句尾音兼運于

通章凡若前所言者皆音也非韻也請復推言之如小雅巧言第四章奕奕秩秩躍躍等叠字大雅卷阿第九章萋萋雝雝等叠字及第十章兩子字及詩以字皆音之在首者也非韻也又如邶風凱風首章棘心二字重捎作折小雅鹿鳴首章吹笙二字重捎作折采芑末章嘽嘽重捎作折皆音之在腰者也非韻也至國風之薈兮蔚兮大雅之經之營之俱通句雙聲間以助字乃字之純以音成者也周頌多無韻乃音之不以韻成者也笙詩併無字也有以急調入妙者小雅常棣末章多叶一圖字情因聲而長也

有以緩調入妙者小雅四牡末章駮諗相叶而歸歌不叶遲其聲以引其情也凡此者皆音也非韻也言音則全體具見言韻則偏而不貫夫詩必發于情情乃流爲音情有舒慘韻亦有緩促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若必規規焉以句尾一字律之則亦薄于詩之音節矣自唐以前治詩者本也言韻濫觴于陸德明孔穎達至宋子用吳才老韻句句求叶而古音遂亡宋陳振孫曰詩音舊有九家今不知九家何指然俱在陸德明釋文前固言音不言韻也以韻言詩昨之所言或非歟姑示要指不宣

秋滕文鈔卷之八

會稽舒曾煜啓人

記　辨

遊諸暨洞巖記

縣城之西北五十里山有洞如囷笔之杳然深黑山僧束縕引入步步向下愈下愈黑愈黑愈險兩傍石骨硉矹凌暴無冲融狀洞凡五一洞至二洞有石檻跳而入二洞至三洞有石竇踡而入有星嘒然者星洞也石罅漏光景也有風蓬蓬然勢能滅火者風洞也如人噓氣橐中也續四

五兩洞勢彌沉窅石劣僅容足趾躄行約二里而近有潭橫截其前水盧奴古木跨潭似略彴可循至彼岈然無敢犯者余昔聞西域師子國聞無人惟龍與鬼居之過此以往想亦龍與鬼居之耳火將盡遂出既出戰戰悔之其幽恍惝怪譬若大奸慝人肺腸不可遽向邇也

浙江張楞阿方伯去思碑記

歲在壬戌之秋大方伯張公以弟翰林君官京師太夫人在桐年及七十請終養且請亦屢矣天子特可公奏溫綸褒美前此無故事也而部之官者吏者士者民者伍者遠方之旅于茲土者始而讙繼而涕泣以為公盍少留何去之決耶敷文書院衣逢掖者諏所以挽公于是曾煜正告之曰此公之篤于守道而所以教士者至深且遠矣夫天理民彝之重修齊治平之要必發乎性之摯始協乎

義之深必破乎格之常始垂乎教之久公今枋一國大政穹九載治績簡在天子之心而考功條例父母年非耄非終鮮兄弟不許請急公乃知其有格所請益鋭以道有大于是也天子重九州之牧得焉而喜失焉而憂然而斷自宸衷不下評覆又以道有大于是也明良一德皆洞徹本原之地上蒂于天下根于淵其事起于峙創而循循焉守之而莫能易此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充之難行之正昔陽城官國子司業所以教太學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繼自今書院之中能體公之志勤勤懇懇位有貴賤道無異同公雖暫違乎浙其道常流溢吾浙也不特流溢吾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也而又奚挽乎公之行諸生曰善因勒之貞珉以志勿諼云

重修汴梁桂香祠記

物聚於氣之所順而順於古必順於今汴桂香祠祀文昌司命始於北宋在太學南之左明永樂五年徙學而祠不遷然漸毀周藩修之曹汴作記刻之石嘉靖三十二年也崇禎壬午淪於河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民掘地得碑邑之大氏倡細民附謀之未構雍正三年三月鳩工是年仲冬僝功舊碑復植乾隆元年予主講大梁書院都人士丐予記之嗟夫祠之疊廢而疊興也亦已久矣北宋太學人才最盛學有八十齋齋有三舍月私試歲公試得失進退

之數其亦有神以尸之者歟抑亦士之自治者力歟且學屢易其址而祠巋然獨存有其舉之莫敢或廢代雖更學雖移而道終不變學之所升神之所福矣學簡其不帥而神降之多福寧有是哉士誠能力於自治如胡瑗勾管太學事有明經之學焉有篤行之功焉有治民之方焉有事神之典焉不敢慢神則不敢不務民之義務民之義不外于存其本心其綱紀在人倫其擴閒見在讀經史其文章碩大而聲宏膏沃而光遠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是祠與學之合之義也今古又何異焉

海上陰火記

越民濱海居者每秋潮溢夜見海上火萬點或近或遠或合或分如人持炬如鬼積磷乍細如豆欻大如輪居民駭惑羣走咨詢曾子曰此名陰火不足怪也凡水性淡而海水獨鹹鹹氣凝積則波動有光熒熒熠熠陰晦逾甚月見則否木華海賦云陰火潛然是也明洪武丁卯春湯信公和持節發浙東丁男五萬人築沿海諸鎮會霪雨會稽王家堰壞溺死者什六七水上夜見火光咸疑爲鬼有白頭老人曰非鬼也海水受風雨搏擊往往如是老人固習知

海事者蓋水火者陰陽之二氣也水爲氣母能射火亦能生火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湯湯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

敷文書院紀石

循正誼堂而西有石如拳蹲而若迎踰謻戶有石孤峙面之鐫曰獻立石又曰卓爾其西有三石爭戴一巨石贔屭作力弗任若蹶遂跛石磴長計步六十有奇級二十磴左右皆石左之石多右之石寡左之石密右之石疎其悍而搏人者在左卑而自守若有道之容者在右磴窮有亭象舫石巉巉環其左亭之首有兩大石俯仰相合高出屋角古藤纍之藤亦牽他石宛轉綿連又忽劃斷若虎伏焉若牛眠焉坡陀而降其勢旣夷復得三石束其尾一橫若臥

一屈若趺一若陷淖僅露頭角又兩石離立一正一倅正者首直倅者首銳若衞斗魁之閣折入採風亭有若短柱者題曰開襟亭六角面湖背石石左右障砑光若屏左刻字曰有美曰登峯右刻字曰高明光大中倚欹石狀若飛出斜張其翼西南犖确得微徑窪凸彳亍望若波浪掀翻而來疊疊巉跳皆石之巔頂也觀止矣總而眡之如巧匠之壘如畫師之皴染如鬼神之斧以斯錐以刺鋸以截解齒痕猶齦齶余與居三載今遂將違焉而心弗能緊釋也爰酹酒以別之且記之寘之篋衍而時愛翫之

山陰縣節孝祠記

世宗登極之歲
特命直省各建忠義節孝祠所以闡幽光而垂永久典至渥也是歲又
諭大西洋夥為天主教蔓延中國者黜其人歸南澳不得踞腹地而所謂天主堂亦以次而改吾山邑遂以天主堂改建節孝祠云嗚呼此其制善矣而其義亦相因而益見者也夫邪正不竝立風教互勸懲自明季萬歷間利瑪竇入中土鼓其邪說必先棄其人之祖宗父母以示歸教之

誠豈知二南者王化之基夫婦者人倫之首吾中土之習禮樂而敦倫紀雖以婦人女子亦多志凜冰霜而行穹日月者乎且志吾山邑之列女者蓋千餘年于茲矣自越王勾踐之女殉楚昭赤雲夾日之妖趾其光者或一代數人或一代數十人關雎精義柏舟苦節鬱然相望于千巖萬壑之間而王化之美人心之正風俗之淳君子于斯觀其大焉
聖人相繼教之于上廓如也而其道彌光矣雖然吾猶慮其弗繼也先是堂僅三楹其後樓之基及祀先炊之舍所

餘卻地悉爲民廛委食吾老友徐徵士爲節婦後裔力謀所以蠲之于是頟諸學牒諸邑既復其址將恢其制未竟而卒學之師乃勸各裔捐白金百餘兩築寢三楹以奉栗主爨室一間以潔烹飪經始于某年月日踰數月而告竣春秋祭典之外子孫復設祭焉嗚呼吾于是而知其子孫之賢也其可大也可久也詩不云乎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女中之士莫大于節莫踰于孝宜其後之寖昌寖熾而弗替引之是役也

國家黜邪崇正子孫報本反始守土司教之君子宜揚

王化有關于風俗人心者甚鉅曾煜于是乎記邑令林君其茂福建進士學師葉君祥光桐鄉舉人吳君高增嘉興廩貢首事徐弘仁舉孝廉方正董事王瑋候選州同知王炯候選通判例備書捐資姓氏各詳碑陰

嶺南辨

嶺南者何五嶺以南也五嶺者何裴淵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云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眞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是謂五嶺于是屈大均曰嶺南非粵東也粵西得嶺之三矣楚南得嶺之一矣粵東僅得一大庾而謂嶺南粵東乎哉然若大均言粵東不但失嶺之五而并不能得嶺之一何也大庾中分南北南安得其半南雄得其半界曰中站是江右亦得起而爭之而粵東僅得嶺之半也論亦蹇矣五嶺之

說當以裴淵爲正余嘗由今輿地而確指之其最東者爲揭陽嶺由汀贛而潮惠者以之其東而南者爲梅嶺由贛南而廣州者以之又曰橫浦關漢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浦是也其南少西者爲桂陽騎田嶺楚桂陽州之南境聯粵連州所謂湟谿關伏波由之其一支曰臘嶺又曰摺嶺在乳源西稍東北又有小梅嶺昌黎由之其南而西者爲白芒嶺永明嶺由楚道州入粵西平樂平樂卽始安是也其南而又西者爲臨賀嶺臨賀之水源粵西富川經賀縣過梧州入肇慶封川此五嶺者皆粵東邊陲之地或

爲孔道或爲紆道界於楚南而楚南不得有之何也楚南不過永州一郡以南也界於粵西而粵西不得有之何也粵西不過平梧二郡以東也惟言嶺南而粵東三面包舉矣故嶺南曰粵東也

禹廟梅梁龍闘辨

會稽禹廟梅梁或曰鏡湖飛來或曰鄞縣東南有大梅山山上梅樹神人伐爲梁致禹廟又傳僧繇畫龍其上一夕風雨飛與龍闘厥明梁上水藻淋漓乃以鐵鎖鎖之夫僧繇畫龍點睛飛去金陵寺中道事也禹廟何以附會之或畫工假僧繇以神其藝則有之矣且傳夜與龍闘謂梁與龍闘耶謂梁上所畫龍與龍闘耶如梁與龍闘則梁倏飛去棟橈屋壞禹將壓焉如畫與龍闘則宜毁其畫焉用鐵鎖夫以大禹至聖生前能鎖支巫祁而沒後神靈詎不能制其廟中龍耶余昔聞之好民思盜梁木藉老屋雨淋遂布怳惚之說以嚇愚民愚民信之耳故梁遂不復存孟熙霏雪錄又記大梅山梅樹其上爲會稽禹廟梁其下爲他山堰梁他山堰梁斫之流血是又一梅梁矣好奇之士說多謬悠獨孫覺詩云梅梁事可疑

朝聘執圭辨

自天子晉大圭執鎮圭諸侯桓信躬穀蒲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兩君相見皆執之其頫聘所執曰琢圭琢圭者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琢之而已遣臣禮殺不得執君之圭故亞君瑞一等自學者束書不觀注疏棄若土苴於是解魯論執圭亦曰桓信躬穀蒲夫執圭之義道臣聘隣用琢圭禮也若執五瑞是絀聘于朝而不知圭之等威有辨君與臣之度數各殊春秋左氏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是君所執之圭註引周禮

典瑞桓信躬穀蒲證之是也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是臣所執之圭註引考工記琢圭璋證之是也今以邾魯兩君之玉爲西乞術之玉是替君之玉矣以襄仲所辭之玉爲執玉高卑之玉是躋臣之玉矣夫桓圭九寸琢圭即降八寸信圭七寸琢圭即降六寸穀蒲五寸琢圭即降四寸昧其長短可乎桓信躬皆三采三就穀蒲皆二采再就琢圭皆二采一就懵其章采可乎先王一器之細一名之瑣必別其嫌疑明其同異況君國大經聘享鉅制君臣上下儀之截然而不可踰者乎魯論執圭包氏注云執持君之圭邢氏疏亦云執持君之圭此非君所執之圭乃君所授之圭也故疏特引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朱子集註云圭諸侯命圭聘問隣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琢圭曰命圭者以琢圭亦天子所命典瑞統言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故朱子借考工記命圭釋之非誤以桓信躬穀蒲之命圭爲夫子執圭之圭也讀者不察誤矣

劇秦美新辨疑

或云劇秦美新乃谷子雲作不知何據夫谷子雲卒於王根之時不及仕莽以子雲同字疑之誤矣劇秦美新斷出揚雄無疑雄以成帝永始初年至京待詔承明之庭年四十餘至新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考之歷年具合而寗都魏禧以爲雄至京乃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巳近百年不符雄歲不知雄非建始至京雄至京成帝方祀甘泉泰畤汾陰雄遂獻甘泉賦乃永始四年之春如建始改元帝方罷甘泉汾陰雄又何

從獻賦乎且雄至京實首被大司馬王音之薦如建始改元當王鳳王商秉政音未爲御史大夫況大司馬乎郫人簡紹芳重國故據桓譚新論以爲雄賦甘泉夢腸出遂卒是未受莽官夫使雄果賦甘泉卒則河東羽獵長楊三賦又孰踵而成乎抑未讀法言之自高帝以訖平帝乎或曰然則漢書本傳何以不載劇秦美新不知班氏雖遜於史而典引序中固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班氏且特刺之實非疑而闕之也史贊又云雄三世不徙官三世云者指成哀平不列于莽又云及莽之時雄復不侯遷而觀之雄所歷匪直三世矣其仕莽也決矣朱子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誠爲直筆袒之者非或又云劇秦美新乃劉棻作嗚呼莽以符命蚤誅棻矣棻又爲雄弟子何駕名耶

秋塍文鈔卷之九

會稽魯曾煜啓人

考

蘭亭考

識常眩于俗之轟而疑常耀于古吾越之有蘭亭乃號其里非眞翼然有亭也秦制十里有亭故有亭長有亭候地當山陰諸暨孔道遂特寘亭有吏守之如曰廨曰舖之例打頭之屋隱身之垣直一區矣至晉時必圮但山水映發林木蒼秀諸名士數往遊焉王羲之序惟曰崇山峻嶺

茂林修竹爾孫綽後序惟曰高嶺千尋爾長湖萬頃爾又作詩成二首者一十一人成一首者一十五人共二十六章各無一語及亭者令翫愛在亭必將感斯亭之興廢而及其景物之出沒隱見觴於斯詠於斯淼其體勢必然矣水經注云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考天柱山離今蘭亭三十里此必別有一亭抑或酈元譌也至王廙之移亭水中何無忌起亭山椒此又別築亭非古亭也夫王屋非眞有屋二室非眞有室龍門鹿門非眞有門蘭亭豈眞有亭哉無惑乎今之日索其址而慌惚不可得也

吹臺考

乾隆丁巳秋會於吹臺周生問曰宋梅聖俞詩云在昔梁惠王築臺聚歌舞然則吹臺其梁惠王臺歟余曰此元王惲之說也曰吹臺者梁惠王之臺非梁孝王之臺也孝王國于睢陽開封非孝王封內云雖然謂孝王都睢陽則可謂開封非孝王封內且臺非孝王之臺則不可前漢書文三王傳云梁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

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注云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是知梁封域甚侈都睢陽包開封非苑有三百里之大三百里之外苑有距焉如淳以爲大梁之離宮是也今俗呼吹臺曰平臺云又考王幼學綱目集覽云大梁今陳留漢文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後徙睢陽是知梁王始封實在大梁後乃徙都睢陽而未嘗剏去大梁也泥其徙都遂遺其始封高臺曲池悉移而去則梁園疑案千古聚訟矣因與生酹酒以弔鄒枚之屬

汴都考

凡建都之地天下眡爲進退戰國魏王罃九年乃汴建都之始是年秦衛鞅伐魏魏獻河西地徙都大梁魏以今陝西韓城縣爲少梁以今河南祥符縣爲大梁史記正義曰今汴州浚儀大梁亭是也自秦漢至唐多都陝洛自唐至金多都汴洛梁太祖以宣武軍節度使篡唐都汴開平二年遷洛均王即位又遷汴唐同光元年莊宗入大梁是年冬遷洛李嗣源潞王從珂石敬塘更入爲帝皆都洛舊史謂五代都汴者失考也天福二年復遷汴漢與周皆都汴

即五代論汴洛迭都其都洛也梁五年唐十三年晉一年凡十九年其餘則都汴也宋都之金亦兩都之凡歷代都汴始末如此汴洛二都孰勝曰洛爲勝洛可守汴可戰不可守

粵東西江考

西江一名牂牁江志謂發源於黔非也西江發源滇之曲靖府霑益州名北盤江北盤江者別南盤江也二江合流至臨安府有曲江水來會之過阿迷州彌勒州東流入黔之普安州南繞永寧州入廣西利州泗城田州入思恩府爲馱蒙江入南寧府有麗江水來會之麗江水者源出交趾廣原州流爲鬱扉水又流爲鬱江一水異名也繞府之南有邕水來會之又有交趾八尺水自欽州來會之東流二百十里至橫州烏蠻灘水橫槎江水俱來會之既會滇

黔粵支流其勢遂大至潯州而益大潯州者三江合流之地也三江以右江爲經流即發源盤江者其一支發源黔之貴陽金筑經粵西慶遠柳州之南曰中江其一支發源黔之都勻經粵西慶遠柳州之北曰左江至潯州而左江合中江中江合右江而右江爲大既合流屈曲而東至梧州繡藤兩江水來會之府西北爲鬱林州羅望定川灘臨諸水俱來會之而始入於粵封川之境合端溪水名曰端江當春夏水漲奔騰氾濫合數千里就下之力以趨海而羚羊峽忽梗其下流咽喉狹小勢不能強束則獸立狂噬

助以靈雨颶風人民駭散田廬漂沒始嘆伏波築堤之功遠矣出峽之後沛然浩然至三水縣而會湞江會綏江仍以西江爲經流南海爲壑蓋其源遠流長與岷江埒禹貢偶不之及耳漢唐蒙欲發夜郎精兵浮船牂牁江制南越即由此道志曰發源黔者牂牁之名誤之也

粵東北江考

昌黎瀧吏詩云南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此北江之上游乃支流也若其經流則曰湞江源出大庾嶺流經靈潭烏源至何郁合者曰昌水又西過保昌縣城合者曰陵水繞南雄之城名曰北江西流至始興縣城十五里合者曰墨江水其斜階水官石水肥水清化水朔水律水陸水又與墨江水合者也其支流三瀧之源出於湖廣郴州之武嵒故曰武江南流三百里經宜章入韶州樂昌乃曰三瀧三瀧者曰新曰腰曰垂昌黎有詩故又曰韓瀧南流八十里

合者曰脩仁水桂水盧水經韶州城西合者曰杜安水遂與北江經流合湞武二江合抱迴曲故號邑曰曲江南流至英德縣合者曰洭水瀧頭水風水隆水滑溪桃溪桂水又南流至清遠縣合者曰肄水溱水湟水合肄溱湟三水屈曲而南者曰湼江英清兩邑綿連凡二百里危巒峻巘左右叢束樹影互交禽聲相答中流一泓名曰三峽彷彿蜀道難矣由是入廣州三水縣西來會者曰鴨浦水東來會者曰蘆包水又西來會者曰四會水乃合於西江而北江之名遂隱

射不主皮考

儀禮射不主皮周禮五物主皮其異何也儀禮所云皮者甲也非侯也主皮貫札而已周禮所云皮者侯也非甲也主皮中的而已其射之地亦異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註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疏云此習武之射無侯直射甲革椹質周禮司弓矢職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禮記云貫革春秋傳云蹲甲而射之皆指甲也蓋主皮之射澤宮之射也不主皮之射射宮之射也

旣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若周禮地官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云主皮者主鵠也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鵠必棲皮儀禮主皮之皮乃犀兕之皮最堅周禮主皮之皮乃虎豹熊麋之皮其堅遜犀兕中其鵠輒貫其皮其不同如此論語射不主皮所指乃儀禮非周禮也註家多誤

堯典九族考

經有言三族者儀禮周禮禮記是也有言九族者尚書詩序是也三族九族其義各異儀禮昏禮云惟是三族之不虞鄭註謂父昆弟巳昆弟子昆弟請期及之恐有期喪廢昏故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鄭註三族謂父子孫禮記仲尼燕居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鄭註三族謂父子孫是儀禮指三世昆弟爲三族周禮禮記又指三世爲三族矣然皆不得以異姓雜之若詩序九族與堯典九族又有異詩序九族一見於葛藟序云棄

其九族刺平王也一見於角弓序云不親九族刺幽王也亦皆指同姓由三族廣而推之耳若堯之時其所云族與後世異後世賜族其族繁上世賜姓不賜族其族寡春秋左傳衆仲論族有字有官有謚有邑之不同匪直賜姓巳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二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賜姓而已姓卽族也何其寡也堯之九族不踰神明之胄帝王之系匪其兄弟卽其昏姻同姓異姓參錯世譜不遠伊邇其所謂九亦約略之詞非如九功九德九敘九歌之確具其日蓋與

百姓萬邦例舉而孔安國釋以上自高祖下逮玄孫夏侯歐陽等釋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泥其數之九而不知上古族屬簡朴豈得援禮記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鑿指之哉左傳懷姓九宗杜預注云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不若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縷陳其爲某氏某氏益知九族爲櫽括之說無疑矣若史漢又並言族秦文公二年始有三族之罪張晏與如淳所解各異荆軻之湛七族張晏與司馬貞所解又異後漢黨錮傳錮及五屬章懷太子注又異依文立訓各不容紐也

河南祥符星野考

談祥符星野者凡三家左傳云龍宋鄭之星也主角亢氐者以之史記天官書云房心豫州也主房心者以之前漢書地理志云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主觜觿參者以之余於象緯無所於[illegible]然必以房心及角亢氐爲是而以觜觿參爲非何也觜觿參其星爲實沈屬晉分野國語云實沈之墟晉人是居終不得以今之祥符爲春秋未分之晉都決矣且所謂角亢氐及房心者其度相連其分野亦相隣故角十二度卽

入亢九度亢九度卽入氐十五度氐十五度卽入房五度心五度若忽禪觜觿參絜西方白虎之宿相去甚濶豈能欸貿亦猶今之祥符析開宋鄭而非繡錯山右也或曰不然天之東西南朔不與地協故有以東國而應戌亥有以北方而應申酉豈若碁罫然雖然謂東西易位則可謂彼此互乘則不可盡彼有所合併此必有所離絕矣或又曰星之所轄固有繁簡若吳楚閩粵延袤萬里僅應斗牛女三星安見晉之觜觿不足以包豫之州域雖然斗之度最多凡二十六度故所及者遠觜觿之度最少僅二度或云

一度又安得以星紀之度比實沈之度耶然甯亢氏與房心又孰優曰房星五度最優李淳風不云乎梁之入房五度也自范蠡陳卓鬼谷張艮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皆云然也故漢建元元年夏六月客星見於房驗在梁孝王得士宋建隆二年冬十一月歲星熒惑合於房驗在宋啓文明之治余故考之專家稽之往牒以得其所折衷者如此

湯陵考

湯陵今祀於山西何也唐元和志云湯陵在河中府寳鼎縣宋文獻通考云湯葬汾陰脽今平陽府榮河縣是也榮志稱湯陵在邑之百祥邨元時淪入汾河遂以石槨遷葬明洪武初特建陵寢於其東

本朝沿而未改顧嘗攷之湯都於亳亦葬於亳古無所謂山西之說也周書立政篇三亳註云三亳一名北亳又名蒙亳今河南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者是一名西亳又名尸鄉今偃師縣西鄙是一名南亳又名穀熟今商邱

縣東南境是三亳必不越河南封域固明矣若湯葬處不載於經而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孔安國以為湯葬地鄭元謂有離宮在焉張守節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城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在洛川偃師縣西南五里此謂西亳今尚有湯陵遺址則西亳之可考者一也又考後漢書地理志梁國註云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薄即亳也東曰虞城後漢書地里志云虞有空桐及桐地桐亭春秋傳叔孫婼卒于宋桐門皆當時桐宮之地北曰考城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去

縣三里冢四方方十步高七尺而考城當南北朝及隋朝正屬濟陰郡皇覽乃南梁所輯之書可信其商邱北四十里數亦合是考城確係北亳則北亳之可考者一也北亳西亳二者必有一合其于山右何居焉然則元和志諸說非歟曰特唐以後之書耳書愈近古愈可信或又曰滎河乃聞喜之譌聞喜蓋傳有湯陵久矣然則又以朱邑桐鄉爲伊尹桐宮可乎而漢光武又何以輕議更名耶

秋槎文鈔卷之十

書後

會稽魯曾煜啓人

讀大戴禮書後

余嘗疑大戴禮後儒綴附之書也戴德本八十五篇今存四十篇先儒云其缺者小戴取之然檢校篇數殊弗合且哀公問投壺兩篇何以獨存於既取之後禮察篇即經解曾子大孝篇即祭義又何以易其目弗與其辭明堂夏小正馬融弗採附小戴別增月令明堂位詎舍其舊典而又他是求勸學篇禮三本篇襲荀子保傅篇襲賈誼若趙高傳胡亥及漢昭帝冠辭雜糅並出是豈三代禮經哉漢崇經術人倚爲重竄入其中宋理宗詔國子監刊其書列學宮曰十四經爲古所愚豈不闇歟雖然簡其粹者可也

讀春秋繁露書後

董仲舒本傳云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顏氏注云皆其所著書後世遂傳春秋繁露溢有八十二篇宋程大昌謂非董氏書證之通典證之太平御覽證之寰宇記所引繁露今本無其語世遂疑繁露為贋書矣及胡仲方校羅氏蘭堂本凡程氏所疑三書參列其中復合以潘氏八十二篇之數世又信繁露為眞董氏書矣然而繁露實非董氏書也夫言可以比附而必有其異同本傳有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因衍為求雨止雨兩篇甚誣惑不足信且仲舒粹然儒者之學其本莫大于知性其天人策所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學準之孔孟其義弗窒乃繁露實性篇以為性未可謂善是何與策辭牴牾哉夫性者學之淵源性既誤流衍背失凡所傅稱皆為曲說吾固知非仲舒之言也蓋羅潘二本俱病其漏而補之塞之又參考本傳知繁露非孤行之書今以玉杯竹林攙入者謬也

讀蔡中郎集書後

伯喈音律第一詞章次之嘗與盧植韓說撰補漢紀及付廷尉乞黥刖成其書不能得今猶惜之然吾謂伯喈終非史才所著碑銘甚繁惟郭有道無愧辭餘皆必多愧者可任載筆耶又表太尉董卓頌以申伯山甫何異新大夫擬莽伊周之恥且才亦遜班馬俾續成漢史不及謝承袁山松司馬彪范蔚宗輩故十意既成世亦弗守之而傳不然無藉謝儼之藁劉昭之補矣文有不見而思既見而反棄者名之所累其實不可誣也

讀忠經書後

甚矣僞書誑世也忠經摹孝經之貌而不得其義理毫末署漢馬融撰其高業弟子鄭元注融非志節之士必不肯撰然融實何嘗撰耶假令融果撰是當入本傳乃傳止列其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又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而不及忠經豈漏之耶又考鄭元傳止稱其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而不及注忠經豈又漏之耶果有斯經不宜兩傳並漏是爲後人附益決矣噫融有籍梁之恥猶倚之爲重特以其屢入東觀爲通經學士然而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不載又不特本傳已或曰海鵬撰則撰者固有其人且其書非潭奧不足固于傳也

讀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書後

世之學者知有論衡鮮知有潛夫論豈善讀書者歟論衡駮而漓潛夫論潔而醇若黔皙之相反而其違不可以道里計也以其根本而論論衡之失失之率性篇弗知性也潛夫論之得得之讚學篇知學之正也嗚呼君子著書敎後世俾後之讀者有所勸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乃若論衡命義篇曰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無形篇曰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

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異虛篇曰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于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嗚呼不亦煽邪僻而滋爲善者之懼歟潛夫論異是其所謂本在于農桑孝弟其所謂榮在于士立志行其論卜筮曰民生有正道其論祈禱曰履信思乎順相列則歸之于敬夢列則要之于懼治以德化爲大君以用賢爲大臣以明忠爲大何其義至精粹由之則理偝之則亂循之上至于聖賢下亦不失爲寡過之士歟二子生同東漢之時南北異産各不及

見故無互證之文范史傳亦相次然史載潛夫論五篇而
不綴論衡一字其亦有見哉亦有見哉

讀薛氏元經書後

王通不解史法者史莫大于正統晉隋之間綱目例曰無
統各爲大國斬斬然也而元經甫尊晉宋旋黜齊而進魏
若以正統爲戲首尾衡決不知所裁且篡弑大惡也劉裕
既弑安帝又弑恭帝綱目特兩書弑以著其罪而元經于
永初二年變文曰滅薛收傳云宋既爲君主猶滅人臣耳
噫是無君也死節大義也大興四年段匹磾死節于趙綱
目特予全節具其官而元經削其爵沒其死又何以慰忠
魂厲奇節耶而猶曰春秋一國之書元經天下之書嗚呼

通可謂不知妄作非聖無法者矣夫隋文受禪而通生煬
帝被弑而通死隋三十八年亡通三十八歲死通固稟隋
之沴氣而始終也哉

讀元子書後

唐初文承六朝遺習而詩有陳子昂文有元結譬之叩盆拊缻忽奏淸廟朱絃之音作者固難知者亦不易也今觀元結文矯厲演迤其所載客方二十國世或皆其譎怪不知寓言十九耳如言方國之傴盡身皆方其俗惡圓圓國反是此結惡窒守規矩之士也言國之僊三目三舌此結惡多言之士也相乳國之僭口以下直爲一竅此結惡不言之士也無手國足便于手無足國肩行如風此結惡失其四體也惡國之僭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僭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僭子孫長大則殺之此結惡不孝不慈不友也嗚呼結丁天寶喪亂之時變道閔俗弗釋于心文奇而律世不甚稱許獨昌黎譽之徵昌黎若魁紀公琦玗子皆沒不傳矣

讀會昌一品集書後

李衞公文集不一皆義深品峻典而不陋偉而不冗或云李集二十卷居相位時潤色黼黻之作鄭亞爲之序或云李義山筆别集十卷詩賦雜著外集四卷晚年遷謫所錄即窮愁志也姑臧集五卷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則黠戛斯朝貢圖與八詩又李衞公備全集五十卷江陰耿秉直所輯衞公以宰相任于而文章特匹韓柳若永嘉太守范峋夢衞公爲海神事尤怪異文章之士死而爲神其或然與

讀春秋尊王發微書後

說春秋者至唐而例變其前多信傳而疑經其後多援經而擊傳啖助趙匡為之倡陸淳參附兩家之說乃有集傳纂例辨疑盧仝欲附其例而學非逮惟宋孫明復著尊王發微不取傳注專闡經義能發唐傳所未發朱子贊云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知之深哉夫治春秋者務學春秋之學陸淳黨王叔文會卒不及貶春秋大義不已昧耶孫明復雖累孔直溫而終非其罪庶幾克知春秋而守之歟歐陽文忠誌明復墓柳子厚志陸淳墓皆以善春秋偉其人然要有辨矣

讀唐文粹書後

宋姚鉉官兩浙轉運使編輯唐文粹云鉉字寶臣廬州人序稱吳興者從郡望也中太平興國進士多藏書有異本遂采唐世文章分門盈類得五十卷旋屬之又得倍坐事貶秩連州及卒子獻其書詔藏內府予一官募印盛行其次之文苑英華之上者周平園也眉山成叔陽復編摭增益曰唐三百家文粹凡四百卷然仍行姚本雖然唐權文公序張登文集曰世有繼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乃姚鉉竟不入選若平淮西碑逸昌黎登段文昌斯又何義也在連州建樓貯其書寫錄者沓至吏厭之焚其樓文苑英華及三百家文粹世多弗貴貴其書蓋其寧嚴毋濫去取雖未精人猶恕之

讀宋文鑑書後

以宋人增損宋文宜怨及東萊也初孝宗得宋文海乃江鈿所編命鋟諸板周益公弗善也奏請別委銓擇孝宗命東萊東萊亦如益公奏遂成皇宋文鑑云夫孝宗初旨非靳刊落江編別雕國本特以益公建議於前東萊昌言于後思拔新異于耳目之外而不知怨且擠之叢而起也於是除東萊直秘閣舍人陳騤不卽草制近臣密啓有詆及祖宗者孝宗命直院崔大雅再定去取多失其舊又考孝宗實錄云有通經而不能文辭者亦以表奏廁其間以自矜黨同伐異之效薦紳公論皆嫉之當時史臣蓋指伊洛以媚韓侂冑嗚呼東萊亦危矣哉人情競近而忘遠而名又疾其弗稱居今衡今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斯

讀帝王經世圖譜書後

唐仲友學問該博考訂縝密是書類聚羣分釆經注傳凡百二十二篇與馬貴與文獻通考埒焉周平園序之曰與正于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舉其實云其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精覈眂通考過之惜仲友負其才侮朱子守台之役朱子劾焉朱門諸賢罪其人黜其書矣雖然儒者高談心性閒讀古冊戒爲玩物喪志若仲友貴與輩乃能反復窮詰上下名實何可廢哉

秋曆文鈔卷之十一

會稽曾曾煜爾人

誌銘　祭文

經筵講官開部彭公墓誌銘

校士之司失職市儈奴產子背得入貲衣章逢矣苟目或睎焉見駝豐肉誤爲馬腫背其能細論文乎哉翰林視學尠潔白之譽唯南陽彭先生魁其曹先生諱斯摶字直上號方洲康熙丁巳舉人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尋授御史復擢侍講康熙四十五年提督浙江學政浙疆南畫姑蔑北吞笠澤士多美秀而文富者亦饒于利康熙之末政尚寬大官多肥獨翰林癯譏曰臣朔餓欲死來簡書督學校視爲金穴必暮夜攫之獨先生肅然不可犯秩滿去囊無一銖之蓄浙自武林應氏苕上胡氏越中毛氏黄氏甬上萬氏既沒經史之學絶時藝多擿裂先生力崇經籍浙士可與道古皆出先生門批勒士子之牘燭度見跋夜或不寢隱几聽暫而已其劬如此

聖祖南巡狩

特書公明盡職扁以府之擢侍講學士治書上晉少詹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　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國之答之者亦何渥也彼昏罔知以墨敗者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所在麻列矣吾故于先生而特發深喟也先生家固上品考諱而述素學有本開府黔中其先江西新喻人遷鄧由一世祖資孔始二世沂清三世倫儒四世進賢五世彬彬乃先生之祖彭氏世弁于鄧先生蚤歲負望已偉學者宗之不獨吾浙康熙丙戌甲戌兩充禮闈參評官胡君任輿王君雲錦胥拔自先生兩君臚傳第一世奇先生知人知人云雖然先生方簡宿儒得奇節之士第首其牓何足道哉旋以攺葬

予告還初服所遭失志壘壘自幽嘗泝大江登金山森茫雲海四望唶且泣願作學佛人既內省不可乃止先生無子以兄子爲子名世禮能嗣其學某月日葬于南陽某阡余按狀而志之并銘焉銘曰南陽之鄧有昌黎今匪先生孰與齊東南竹箭茁會稽會稽之雞嘿不啼欻忪雷門砰鼓鼙巋然書院之江西段家橋畔駘輪蹄月黑魂來風淒淒後之君子視鐫題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鐵巖趙公墓誌銘

嗚呼讀吾師鐵巖先生之狀而不禁涕淚流落也今歲春王三月侍先生於湖莊先生從容問曰弟子志師之墓禮與曾煜謹對曰檀弓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或謂即志銘之始先生頷之踰兩月先生薨又踰三月其孤孝廉君世玉以先生之弟徵士功千公所撰行狀來督誌銘曾煜悚慚流汗謂門下士學最劣無能任排纘之役況敢銘隧石與既孝廉君復以書來曾煜深念先生之隱若有命也遂誌曰

先生諱殿最字奏功又字鐵巖系出宋宗室後其遷紹與上虞之五夫里由祥三始十餘傳衣冠不息其遷杭州仁和之平安坊由燮英始先生曾祖也前明授武德將軍其諱鶴者先生祖也歸安縣學生員績學能文先生幼承祖訓軌範秩然諱汝楫者先生父也考授州司馬以先生貴三世俱累贈光祿大夫妣皆累贈一品夫人司馬公有淑配曰王太夫人實產先生此則先生之世系也先生體貌豐碩幼穎朗屬文敏贍康熙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旋授禮部精膳司主事歷儀制祠祭員外郎兩丁內外艱旋晉刑部江南司郎中辛丑充會試同考官擢刑科給事中

憲廟登極

命巡視寧古塔督理船廠授湖南按察使又

命巡視打箭爐授詹事府少詹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授工部侍郎核賑山東癸丑充

殿試讀卷官調戸部右侍郎充

經筵講官

今上御極轉左

命巡視河南山東河道改吏部右侍郎擢工部尚書以失察鐫級凡三遇

覃恩初授奉政大夫累授光祿大夫此則先生之官階也先生出入

三朝位極六官之長勳至穹棨至廣橫目之民並受其福海內歌頌之而其隱微含孕力持乾坤大局雖親炙之久亦茫然莫測其涯涘也方仕

仁廟時浮沉郎署幾二十年其風采凜然蚤繫天下治安之望擢補諫垣康熙之末也其受知於

憲廟甚深
龍飛御宇應
詔上言一請停富民之爵一請長官毋抑屬吏受代一請
轉漕條例宜大書深刻毋令陰持兩端
上察先生可大用于是
命巡視大政者二一則雍正元年船廠之使試船錯也先
生彈劾貪汙吏之墨者率望風解印綬去特請 陪京戶
兵刑工四部章程一視 京師而規橅整肅矣兼治盜薓
之奸先生以為奸不在私而在官不在民而在兵皆言人

之所不敢言權貴人深忌之一則雍正六年噶達之使覘
箏畫也噶達者打箭爐之外戶打箭爐者四川之胸喉控
扼西陲形勢便利
廟算增置兵壘以固圉建寺徙居西藏達賴喇嘛以祝
釐此事重大匪藉智謀其必弗成先生相度陰陽作廟巽
巽西偕安堵忘遷噶達之西南曰靈雀寺南曰抑納溝下
八義二口東曰榮果拉西曰燒巫石二口北曰榮若撒牙
阿玉拉保二口皆藏道衝要先生部署營汎首尾犄角有
勢事訖驛

聞舉朝為謚先生兩御
天憲克壯其猶
憲廟愈益奇之勢且爰立作相矣
今上即位素知先生即有巡視究豫河道之役豫之北河
沁為大以浮漕衛河為大以灌田萬金渠為大其源以百
泉為大究之河水櫃為大水櫃以泉源為大引汶絕濟玲
瓏壩為大先生斥儀從駕輕舟手探淺深目窮窪窔不差
圭黍是役也會煜賓往從焉益歎先生之道無不貫而其
言亦無不及也嗚呼先生可謂

三朝之社稷臣矣蓋先生以培士氣為國脉以恤民命為
邦本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忠愛之切務故其居言路也請
闈題復用孝經又請省試分校官不避重充監臨官鎖試
之其使山東也請封孟母仉氏其充庶吉士閱卷官察舉
博學鴻詞俱極精覈公正其官西曹慮囚多平反官刑垣
特上疏曰刑者民命所關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古稱疑獄
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今刑部未得其實概用揆此兩字
鍛鍊周內其謂之何又曰流人僉妻乃閔其罪未至死不
欲絕其夫婦之倫非罪及妻孥也今罪人自稱無妻刑官

必求得之辱其身殞其命殊戾欽恤臣愚以爲宜分別罪
之輕重而聽之可也疏入
上嘉諭之蕬先生每洽爰書輒反覆歎息若有隱傷而惜
乎楚梟之不三月而報罷也至其爲郎時郎能叱侍衛之
不法者其使船廠劾驍騎校某及東廠管站官某固山大
某筆帖式某其使打箭爐劾推關某劾四川巡撫某布政
使某蕬先生深惡鷹擊毛摯之治而亦不肯媕婀徇俗混
淆黑白遭逢
聖明得行其志嗚呼盛矣先生旣屢請急雍正三年歸葬

復起乾隆四年以病乞身廬墓南峯三載徙居湖莊日攜
一筇徜徉山水間與田父漁子講鈞禮浙之貴官數求典
謁者輒不得曾煜辛丑幸出先生門旣告養違先生廛一
江避人索居先生獨賞其迂拙提命無倦容嗚呼曾煜其
何以自策哉今先生逝矣曾煜弔影湖山其誰適從哉先
生所著詩文如干卷藏於家嗚呼先生之學敬以宅心誠
以制行澹泊寧靜有諸葛武侯之操節儉正直有羔羊大
夫之風有程正叔之理學而不裂門戶有范忠宣之氣節
而不樹黨援有富韓之功名而不爲異同有元白之文章
而不事聲氣先生之養極其粹而其詣亦底于純矣豈曾
煜之所能窺其藩而抉其奧歟惟就志行之落落大者條
件繫之其他例弗入至于錫康侯占蕃庶凡
聖製書册
御筆扁聯　內府金貂　上尊馬湩賜予不可殫舉雖然
懋賞典常何足爲先生誇美耶先生以乾隆甲子年五月
十二日亥時薨距其生春秋七十有七配陳氏封夫人子
五長奕清國學生次永清俱先先生卒次世玉康熙丁酉
舉人候選知縣次載清維清亦俱早卒女二長適錢塘庠

生姚某次適國學生王鈐孫六長復元廕六品官次凝元
贊元俱國學生次秉元杭郡庠生次振元國學生次景元
孫女五曾孫六子孫繼繼繩繩先生宜食其報以是年十
月某日祔葬于南峯之麓銘曰
西湖之秀甲於天下篤生大儒锷锷烈烈奮乎東南以佐
唐虞爲
朝廷老爲鄉國望爲山澤癯勳業炳麟如湖之澤晴歟雨
歟襟懷朗潔如湖之澄水乎月乎公生于湖而卒於湖而
葬於湖何以銘之兩峯之石摩厲以須何以薦之六一之

泉氷心玉壺誰其儕者西山之林北山之于誰其友者快雪之堂春風之廬千秋萬禩竈鬼戀此永那其居

忠烈魯公墓誌銘

當吳三桂反吾宗元長公死其官事聞天子賜祭葬官其一子嗚呼烈哉公諱仁圻元長其號也系出宋參知政事肅簡公南渡遷越之餘姚復遷會稽魯家溼郡倅某公之父也公好讀經尤邃春秋學能馬上左右射補博士弟子員順治辛丑入都典安總兵官喻明簡能知公者挾之入秦遂以百夫長隸戲下明簡去代之者王懷忠又能知公者授漢鳳營千夫長康熙十三年滇黔既叛秦隴大震征南將軍穆某闕場大閱公慷慨力請討

賊將軍壯之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又能知公者賜之首鎧魚甲太乙之刀將任以南征未及發是年冬十二月會漢鳳叅將蘇興叛附吳三桂將襲殺訶賊筆帖式布爾格以滅口公憤甚度倉猝未能制賊輒衣朝服北面再拜慟哭懸父遺像祭且告入訣妻子出上馬馳叩興營氣發於面力爭毋殺布爾格狀興大怒縛公急牽之斫頭公大罵賊死爲是月之十五日嗚呼死生亦大矣雖然人各有死唯公能獲死所也夫春秋之義莫大于討賊令公須臾毋死師師入蜀轉戰湖南扼賊衝戰而勝功莫大焉戰而不

勝死必大創賊死亦烈而厪死蘇典手爲可惜也雖然三逆方張當時大臣能死賊者惟范公承謨甘公文焜朱公國治其能擊賊者則有哈公占蔡公毓榮李公之芳然史美擊賊者又何敢輕死賊者則公之死可以不恨矣公既死莫敢收其尸先是公畜一犬甚馴犬護尸傍終不去尸僵于雪飛鴉集啄犬輒咋逐之故吏梁玉收而葬焉妻孔氏遣蔣氏被掠死于世泰亦死世德陷賊中公友袁豹以財贖歸其弟仁城以公歸葬于會稽之品字山公有春秋評解傳于世并銘之銘曰烈烈我公死而不死死而不死

其不死而死者盍視此

孝廉方正徐管村墓誌銘

古取士之法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皆制科也而孝廉雖漢文帝謂萬室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亦數以詔讓郡國舉實行之尠據匪自今矣乾隆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吾友管村徐先生裒然居首自方伯連帥及枋議大臣下逮章逢之士無甚言

特賜六品服待詔公車於是曾煜聞而竊歎曰吾幼與先生同里閈長同文社習見先生制行醇愨力求大學毋自欺之道以自艾其躬吾社中讀先生文輒踧踖生愧然能

知先生之深者唯余也且先生之辭制科屢矣雍正三年舉孝友端方提學王公蘭生以先生充選先生固辭不就繼之者李公清植舉士之優先生辭如初非確有見于內重外輕之學而必至再至三耶先生以孝爲根本喪父貧無以葬至具鬻身質劑母病泣禱有降于廷薦神云病即愈兄亡事邱嫂甚謹嫂兄欲奪其志全之力禦強暴以脫唯孝則友唯孝能廉取舍之界斬斬如也噫乎先生守貧非有千駟萬鍾之投以鶻乎其中然信以其素其肯稍亂乎夫漢石氏建慶孝謹而用之者以太后詔汲黯方正以

任子拜官制科俱弗及有其人而弗及非孝廉之難而察舉者之難也吾以是特重先生而惜乎僅著官簿而遽卒也先生諱弘仁號聖木別字管村爵上虞七世祖文彪明正德舉賢良直言忤劉瑾謫戍鎮番文彪生子麟子麟生希明嘉靖甲子舉人官興化同知有諭俗膚言希明生如圭如圭生廷喬廷喬病不能爲人以兄子允文爲嗣先生祖也徙居郡城廷喬妻葛氏終其身處子先生力籲院使旌於門典事非有初云允文子驥先生之父生四子先生居其次世有聞人至先生貧不能存活少時負販養母悶

然自慚恐隳世業輒憤而讀讀而泣丙夜弗輟余曩學舍與先生隔垣數聞雒誦聲引以鼓其惰氣先生餼于庠貢成均年六十四矣躓省試者十五豈非命歟先生生于康熙乙卯卒于乾隆癸亥年六十九歲配郁氏繼配王氏男三長汝翼郁氏出早殤次英次芳王氏出英邑廩生芳庠生俱能世其家芳繼其長兄爲子先生卒之三月葬謝墅之梯橫山余既按狀而志之又銘曰正心誠意其學已絕孝弟力田其科亦竊不有先生餘于一映衡以銖黍樹以圭臬後有良史其義勿軼

楊文學墓志銘

浙東經史之學以甬上萬氏爲之魁其高業弟子以翰林蔣君拭之御史胡君德邁孝廉袁君德埈文學楊君式基爲之魁每大都講弟子執簡而書楊君記纂尤夥云余嘗交蔣君又同袁君賓興而惜未逮胡君與楊君也嚮鄞令如皋鄭君徵余眂邑乘因僂指國故及耆士鄭君曰吾郡學楊式基初饒於財以樂施漸匱鄰之宗人不戒於火藉其燼餘地具質劑請售君還其地予其值次年復藉其燼餘地具質劑請售君復還其地予其值如是者六歲歲以

爲常有田婦寡齒穉家旁遺孤甫晬家人欲奪其志婦以死自守君聞之輒捐口分二十畝田稅之所入給其母子衣食約子授室歸田婦遂全其節孤能存立鄭君又曰昔子游取子羽氏以兩軼事若楊君者予以兩事闕其全體矣余因愈益重先生之義而不屢以學也嗚呼若楊君者得不謂篤行君子歟徂春督講浙之書院鄞有楊生永鈺拔貢門籍叩其學貫串經史元元本本始知爲楊君之子且聞其世有令人楊氏籍於鄞由前明觀察使諱厚始厚之九世孫守陳即大司空文懿公君鐫其遺集者也其遷

鄞之罌湖由蔣艇始遂分前楊後楊君支系前楊曾祖諱應相祖諱文熾皆績學不仕宜有後配周氏繼葛氏陳氏子七人式鈺第五今春楊君卒年六十有八踰九月葬於光溪龍蟠山永鈺苴杖來請志銘嗚呼是何忍復辭因追述曩所聞而志之且銘焉銘曰

史有孝義又有儒林詩宗顏謝經傳向歆割宅讓田古人之心嗚呼是惟楊君余弔其墓而爲國之所欽

祭何義門先生文

一代之興必有其人一代之人必有其文文關乎道道本乎天或興或喪孰斬孰延豈人之能而謝其權嗚呼夫子東南之秀命世之賢讀古人書人難我易作爲文章人易我難有之必貴貴之必傳周之衰也維孟與荀荀曰禮樂孟曰義仁是二子者皆曰大醇唐有韓愈刺其精神宋有歐陽望而逡巡夫子趾美固韓歐焉豈惟韓歐荀孟之間嗚呼學居其至妙識獨眞古編零落聚訟紛紜誰啓其鑰誰鈎其元夫子老眼手自訂刪闇室鐙照崇臺鏡懸冥冥

長夜日月兩丸嗚呼龍虎是鬱鸞鶴孰羣舉世聾瞶月露風雲我室有奧我車有軒高者蒼天下者黃泉細者入蔵大者無垠造物鑄形匪雕匪鏤羸卒百萬精騎三千言不貴多惟其精研嗚呼文詞于道未爲大尊果求其道至義亦存譬彼黃河有星宿源譬彼豫章有輪囷根人性爲貴衆妙之門妖壽不貳貴賤寧論尺蠖之屈龍蛇之信潛見惕躍吾得坤乾荀逃楚國孟尼齊臣生逢堯舜樂壽孔顏朝聞夕可何悲何歡小言詹詹小年大年大言炎炎立德立言吾豈怛化而涕汍瀾夫子風義垂諸史編夫子手澤

藏石山謂天單厚豈其不然夫子逝矣其道終絧嗚呼
哀哉

祭鄭烈婦文

嗚呼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之常經而人心之不失其初悲哉夫人故嚴震生先生之孫也先生罵降將死投屍于河逆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山乃葬是忠臣之所以不誣夫人所天卒齒穉家窮矣以身殉竟飲滷死是烈女之所以不磨嗚呼中庸之說其誤人也良多孰非秉道之君子守節之姬姜而肯以自汚然而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二者卒不得見其義云何豈非生亦我欲終不勝展轉而入于邪我是以聞夫人之死而不勝感慨而咨嗟

能不愧其祖又退惜其他嗚呼夫人非能讀書萬卷以風義自高吾見夫危冠長劍主歃文壇負一世之豪卒之所欠一死爲萬世清議之莫逃故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聞夫人之風豈不足以自羞嗚呼生男勿喜女弗悲君不見震生有後賡衞風之柏舟是以歐陽之論馮道也特書王凝妻以愧夫五代之爲人儒

秋塍文鈔卷之十二

會稽魯曾煜啓人

狀　七　策　答問

補宋史家肅簡公遺事狀

宋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黃帛曳左承天門鴟尾上眞宗召羣臣拜迎于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羣臣加恩賜京師酺六月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北詔迎於含芳園羣臣表上尊號天禧三年春得天書于乾佑山詔迎入禁中時左諭德直龍圖閣魯宗道上書諫曰臣聞天道福善禍淫

不言成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治乖于上則出異以示警又何書哉臣恐奸臣肆其誕妄妖惑書奏眞宗雖不納然心奇之此一節宋史不載曾煜謹識曰甚矣宋史之陋且疎也當是時天書一而再再而三大臣如王旦黽勉從之寇準由此同平章事宋之廷佻傚不正餕悖無氣至斯極矣而公獨抗疏爭之雖爭之無益然明天道正君心息邪說不獨寒王欽若丁謂之膽而亦以泚王旦寇準之顏者也是可削而弗書哉王君玉國老談苑及之然年月譌謬蓋公于天禧元年始入爲右正言若祥符中則方爲邑令爲州判官不應言也及公參知政事時章獻太后臨朝問公曰唐武后何如主公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又帝與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公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嗚呼公之忠勳惟韓琦庶幾同之乃宋史琦本傳不載撤簾事而公本傳不載諫天書事負慚於史裁者也曾煜家乘既多爛脫而史又缺焉懼公大節久而澌滅故爲之記其奏疏且莊論之如此使後世知

諫天書者不獨孫奭一人云謹狀

七推上江西李穆堂師

有客驅車汗漫以遊絕昦吞嚮窮輿荒陬東鴻濛而西奔沙南炎海而北冰邱精騖八極腴殫九州既乃望氣吳楚弭節容與過西江公子之廬而問焉曰揚州之域斗宿所經神皋隩區不縮不盈維地之靈必有終古不朽者公子盍徵之僕將探龍珠淵附鳳玉庭焉

公子曰芒芒元氣融焉凝焉崇山峻嶺廣谷大川始豊福地厥原洞天冠兮冕兮揖日拱月龍兮鳳兮蟠雲翥烟匡廬之奇大孤之妍堯山三聖靈谷三仙龍虎靈鷲馬跡鹿

原几山難憑鐵雷不殷嶤嶤嵾嵾亘望無垠𥁕崑崙之所不能参而閬風之所不能倫也混汩汩兮鴻淋淋兮彭蠡㬎流鄱陽氣蒸潭以花名井以龍稱溫泉燄泉則三冬絺綌寒泉冷泉則歊暑霜凝採芰荷於劍池蟠蛟螭於洗墨灘深悝恐之情石有清流之目浩乎漻乎冥蒙麗奇不可種千名而足也是山川之美足以不朽乎客曰五嶽四瀆視公視侯高峙卑流競曰無忝未足云多也

公子曰陰受陽施厥稱陸海傾大蓊滋無此㽞薾界爾其絪縕焉菌蠢焉滋溢焉非華蓊之徒張巢貔爪之不食則

有古城之稻豫章之樟仰山之茶都昌之蕈萋萋綠葉離離朱實侯李楊梅柑橼橙橘竹箘截㖆梅煎入貢躋鴟記悞扶桑中用玉茗之瓊不減揚州烏椑之柿美者棐侯白山花發赤箭莖抽藥籠巾物茯苓半夏菖蒲大戟藤貫紫金脂須青石宗生族茂總總歷歷雲飛川泳則禹貢陽鳥越裳白鷴鵁鶄似鶴錦雞若鸞鰻魚以銀條而貫猿公以金綫而珍麻姑之酒銀珠之米葛治絺綌瓷絢金紫一經神怪一緯人理𥁕其詭類舛錯育明函幽覼縷莫陳旁魄難求語有之習其敝邑不覩上邦安知百彙之昌是物產

之美足以不朽乎客曰萬物之生惟人爲貴窮性極形非觀聽所瓌瑋也

公子曰露往霜來日月其除崛詭遺轍覽者嗟吁結瑤搆瓊虎視龍騰一往一復禪廢禪興乃有番君殘壘英布長城藩嬰羅馬道濟陳兵翅關扛鼎歇絕銅藏鄱陽㬥謔中酒移情滕王閣古庾亮樓清吏隱梅福學圃錘陵陳蕃榻懸雷煥劍昇右軍築宅靈運翻經竄若陸羽籬若淵明謝尚桓伊熠熠遺英星移物換山峙淵渟歌曰高臺既以傾曲池既以平王孫兮不歸芳草兮徒榮又歌曰雲合雷發

兮競崢嶸風流雨散兮春復春都都梱望兮邑邑相屬僉
罍酌酒兮肴核四陳是古蹟之美足以不朽乎客曰一邱
一壑古人不作我心孔悲不足疎貽也
公子曰姬公之籍孔氏之辭孝敬之式人倫之師眇焉悠
邈兩儀昭垂若乃歷九江探訓典櫛比記注車載碑版熊
默遺編徐整舊纂雷次宗所記張僧監所撰令狐玉笥之
志盧籓廬江之辨謝客佛影千言慧遠廬山一卷或訂其
譌或芟其多鬼神爭奧迮莫同科趑趄繩牖方舟結駟風
雲草木之與鳥獸虫魚之麗爰有靖節之詠斜川陰鏗之

歌劍池王維香積之篇李白匡山之詩滕王閣上王勃韓
愈競爽豫章山中鮑照謝莊曜奇爐峰則居易飛文石鐘
則蘇子紀詞莫不金相玉振鱗甲之而有史曰路有考曰
通邈覩元始綜緝異同有唐之筆有宋之冊騰躍道藝各
臻其極此皆齊天地堅金石飛聲媚飾之夫莫不從下風
而變色是文藝之美足以不朽乎客曰犖垠反素世疵文
雅夫子不云乎托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公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至道之精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帝跡慚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傳薪斯替禹

行而舜趨乃訢病夫儒爰有澹臺子羽以道不以貌賢闕
斯肇張遐太極之辨黃顯西坡之記陸氏六子其最著者
四九九思九韶九齡九淵朋來作館饒氏雙峰無莫命名吳氏文通粹
乎草廬周孔之所於也冲乎弋溪大雅之所扶也二鄒汝光
東廓符合四羅近溪達夫一峰整菴鑣分日光玉潔殺乎紛紜草廬逝
矣康齋繼焉弋溪徉矣敬齋嗣焉醴泉芝草根深源長直
紹彼陶唐何居乎詩書涵䰟仁義蘧廬而沸猶螂蟧故墨
子見齊而不見畸宋子見少而不見多老子見詘而不見
伸吾將折衷於斯人是道學之美足以不朽乎客曰太上

立德其次立言立功途廣用宏是名大同請更克之
公子曰各守其偏聖道不全不反其同聖道乃窮客將廣
之吾請終焉粵稽往昔靈鋭乃聚詵詵衆賢振古一遇名
節殊途雅致同趣徐穉陶淵明琅琅侃陶訪周堂堂二徐
鉉鍇二劉敞攽三孔文仲武仲平仲三王安石安禮安國子固曾泰伯李山谷
黃歐陽脩平叔何道原劉誠齋楊益公周貴與馬忠簡趙
公彥李辰翁劉圭齋歐陽旻碩揭傒文章之雄章世純羅
萬藻艾南英陳際泰玉茗湯同工文經武緯彩緋飛組羅
睽周義夫余陳恕藏號烈烈忠義厦傾楮柱宋瑞文君直

謝子遠江炎午王洪氏父子皓遹遁迺光曜蘇武林林先覺素
風爭鮮藏之名山各耀簡編至於錄神僧臚仙子傳列女
誇妙技小言戔戔不足以爲史是人物之美足以不朽乎
客曰大矣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誠足以寧也
公子曰未也夫陋今榮古者纖夫之習也觀往察來者學
士之職也恭惟仙李之枝列宿之精天剖其神地合其靈
爽爽朗朗內函入紘世趨淖濁纖毫莫攖其讀書則經史
子集大無不包方言小家細無不搜其選言則古今須臾
四海一瞬入冶碎金揚天巨刃其躬行則剛健中正大哉

乾乎遵周孔轍以實不以虛其力量則雲翔龍起責躋育
顛入十一萬皋九鼎人 熙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
君澤如春於是鸞坡鶴禁風采凜然躡雲凌飈一歲九遷
周賓三物漢策賢良皐比握柄稟雅含章舉不違蘊進各
異方廿露晨流景星宵芒然而尚德者詘文崇文者寡助
左方右圓授乃自天山公啓事羣策無棄法敝考課烏可
以語智察其圭撮離婁㳞目決如江河夸父㦛足既乃詰
戎兵開幕府總羣僚率文武歌方叔頌召虎帶礪交賡控
制三輔

天子於是坐明堂賞嘉祥賜秬鬯銘旂常麟麟炳炳矞矞
皇皇穆明一德萬民悅康乃復有而不尸積而彌廣海不
擇流嶽不辭壤單門寒畯逢掖下士沃悴以輝噓枯復起
豈非咸池一鳴鼉蛟無聲兩曜照臨爝火不明也歟言未
既客乃瞭然失所形藥神茹口張而不能噌舌撟而不能
下曰美矣至矣鄙夫周覽徧歷守其小辯今聞不朽之眞
若春霆發響幽泉鏡懸走雖不敏敢不銘焉

策

問文章爲學者一藝于道未爲尊也乃論者謂自有宋歐蘇曾王諸子以來六七百年于茲未有能紹其傳者然歟否歟宋既南渡惟周益公爲宗朱子不以文重尤楊范陸蕭各以詩著其於古文孰爲可傳耶元有天下政治一新至大以還入文稱盛虞揭黃柳號爲名家佗若元復初歐陽圭齋彬彬共奮其造詣淺深可得言歟有明一代潛溪東里諸人倡典于前西涯震川輩持之于後終未能復古何耶嘉靖七子首變舊法後七子末五子益以蕪蔓自郐無譏顧其所以階厲者能切指之乎文運視國運爲轉移者也

我

皇上聖人久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運之昌此其時矣將求非常之材作爲文章包龐越劉直追三五之謨誥何道而可多士其昌言之

對文章之道必由國家昇平已久磅礴鬱積而後有以發其堅深之思燭其光芒之氣宋歐陽永叔序蘇子美集云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百有餘年昌黎之徒出元和之文乃復於古焉蓋國必有致而後有文力持者在君相徐應者在人心也今

執事垂問文體其以北宋爲至也亦非謂歐蘇曾王而後遂無文也又非謂南宋元明之浸淫及古而尊之其節取之其將望後之學者淩鑠漢唐而上之也愚不敏敢臚以對夫南渡以後朱子之文必以理勝然當論其學而不當論其文周益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又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文若論其文則著書八

十一種平園集二百卷其詞工潤其氣亦遒以措拄大江以南之文敎甚大若尤世延之有遂初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楊萬里有易傳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又有江湖集是皆文勝于詩也范致能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志而史稱其精於詩陸務觀渭南集劍南集精于詩蕭貫之夢上帝名賦禁中曉寒歌人以比李賀亦精于詩是皆詩勝于文也其汴洛之流衍者久乎今夫宋之文運之盛在熙寧元豐之時不在宋初若歐蘇曾王諸子是也元之文運之

盛在皇慶至治之時亦不在元初若虞揭黃柳四傑是也今悉數之弁其首者爲虞伯生計文萬篇存者什二三有道園集次揭傒斯有秋宜集次黃晉卿柳道傳晉卿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道傳有文集四十卷雜著十五卷此四傑者猶唐之盧駱王楊也四傑之外與伯生共定文者曰元復初有復初集與曼碩共修遼金宋史者曰歐陽圭齋有圭齋集固四傑之所畏也元之一代大略如此明初文運異乎宋元洪武開國即有劉青田宋潛

溪方正學解大紳稍後而楊東里而李東陽而歸震川一時踵起今

執事僅取潛溪東里東陽震川又若荆川浚谷遵巖圭峰輩俱未之或及豈非疑其倡始者猶未復古歟抑亦科舉之文興而古文之法微歟嘉靖間有所謂前七子者以何景明李夢陽爲之魁有所謂後七子者以王世貞李攀龍爲之魁又有所謂後五子者曰余曰德曰魏裳曰汪道昆曰張佳胤曰張九一又有所謂廣五子者曰俞允文曰盧柟曰李先芳曰吳惟嶽曰歐大任又有所謂續五子者曰王道行曰石星曰黎民表曰朱多煃曰趙用賢然就七子而論何譏李依傍太過李譏何捨筏登岸何李猶然況王李乎況餘子碌碌乎明之一代大略如此綜而論之較之南宋則元明在伯仲之間較之北宋則南宋元明有軒輊之別而唐之昌黎固邈乎不可追已夫文國之命脈也昔崔敦復論文曰六朝之文破碎故有土地分裂之象五季之文粗悍故有草茅崛起之象此文運通乎國運之說也今觀南宋一隅奄奄氣息元祚未

長明雖全盛親藩邊警內外交訌求其久安長治累葉重熙是在

今日必無疑矣昌黎不言之乎曰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包嬴越劉視唐宋元明猶一吷焉惟

執事其圖之

答廟制之問

廟向南主向東尸向南之說

或據鄭氏禘祫志云后稷東向遷主南向北向文王居室之奥東向而穆主俱北向武王居室之奥東向而昭主俱南向因疑廟制或東向歟曰鄭氏所云乃主之向非廟之向也廟無不南向者凡門堂寢室無不南向唯室之內尸一則闢於東南稍偏亦南向餘外戸四及夾窗八皆各居重檐之中廟既南向故祭必北鄉祭統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又云爵賞之施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言代祖錫爵暫改立南鄉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亦此義也雜記云釁廟之禮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尤可證廟之南向也

然則主何以東向歟曰主不得不東向也古者室以奥爲尊次則屋漏介于奥與屋漏之間制有石室以藏主及祭之日設主于室不改其尊仍東向也

主既東向祭者北向而拜何也曰尸則南向也尸神像也九獻者獻尸也古惟毀廟無尸后稷之尸不與六尸旅酬

然無不南向者祭統曰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可證尸南向祭者北向也

然祭不專於室也九獻凡四節以祼爲始方祭之初尸旣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獻尸二獻也謂之二祼之節時則尸在室也二祼之後王及后出迎牲遂殺牲制祭升首薦腥王以玉爵酌醴齊獻尸三獻也后亦以玉爵酌醴齊獻尸四獻也謂之朝踐之節時則尸出於室坐于戸外之西南面王則北面而事之入而詔神於室也于是更設尸主之席於堂戸之內主西方東面尸在其北爰薦熟食設饌爲正祭祝乃以斝酌奠奠于饌南與陽達牖屋時則尸主俱在堂矣旋迎尸主仍入室祝則詔王拜妥尸尸縮酒乃坐王以玉爵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薦饋食之籩亦以玉爵酌盎齊獻尸六獻也謂之饋獻之節自是尸主俱在室不復出矣尸乃有飲食之事尸食訖王以玉斝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七獻也尸酢主人主人受酢乃以獻諸侯后乃薦加事之豆籩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八獻也尸酢后如王法飲酢酒謂之

朝獻之節又諸侯爲賓者以玉爵酌盎齊獻尸卒食尸酢如后法九獻也嗣是舞大武之樂以樂皇尸更爲嗣子舉奠羣臣進獻行旅酬及無算爵尸出嗣子餕之明日以一牢繹于祊盎尸主或在室或在堂禮器所謂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於堂也郊特牲所謂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也其本末如此

七廟九廟之說

七廟九廟漢魏諸儒聚訟紛紜謂周惟七廟者鄭元馬融

之說也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也此鄭氏之所據也禮器云天子七廟又云周旅酬六尸註云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則周七尸七廟也曾子問云當七廟無虛主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一人故八人也此馬融申鄭說也謂周九廟者劉歆王肅之說也劉歆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王肅謂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幷始祖及四親廟爲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也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四親廟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矣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

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家語云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是天子必立七廟而文武特加其數者也據二說而衡之馬申鄭說依據最確劉歆王肅以意懸揣殊無證驗九廟二字原屬不典博雅之士多宗馬鄭而疑劉歆王肅焉

然而朱子云如諸儒之說則謂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謂之文

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意其或然也蓋朱子畧以九廟之說爲合矣

夫朱子雖劉歆之說亦屬禮以義起之見然亦未能深折鄭元馬融之喙而斥七廟爲誤但諸儒七廟之論謂周有天下仍沿五廟直至文武當祧始增立七廟此殆不可信夫周公制禮追王上祀無不精詳而獨缺七廟之制必無是情理且周禮守祧八人旅酬六尸非周初制之典歟又何待後人議補也緯書謂周六廟至子孫七誠荒誕不足信猶商書七世之廟灼有明文而妄云六也鄭氏據之誤矣蓋周公立廟必先以文武爲宗鑒於夏之宗禹殷之宗湯而定爲不祧之廟此可信者七廟之說良是若劉歆先立高圉亞圉二廟亦無確據故左傳追命之文曰余敢忘高圉亞圉疏亦無定解也

王制祭法廟制之說

王制祭法所詳廟制各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兩處所言廟制若是不合歟曰祭法之祖考廟卽王制之太祖廟祭法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卽王制四親之昭穆廟也遠廟爲祧卽王制之昭穆之第一廟第二廟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以其將祧故曰二祧家語亦有此文與王制亦無不合之處惟壇墠之制不見他經傳先儒以爲附會金縢而失之

序立昭穆之說

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註疏引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朱子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蓋亦參引祭統云夫祭統之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指旅酬賜爵之時非行禮序立之時然其尊卑少長各以前後分班與正祭序立無與註疏引之未爲舛戾朱子所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無論子孫昭穆分前後不分左右卽廟中昭穆之主亦分南北並

不分左右然則朱子所指左昭右穆乃建置廟次之昭穆
非陳設主次之昭穆也子孫亦以爲序乃因祖宗之昭穆
而前後爲序非依廟主之昭穆而左右爲序也不得誤解
至有事於太廟一段亦引祭統然祭統羣昭羣穆兼衆廟
之主及助祭之人朱子則專指助祭之人因又增入儀禮
子姓兄弟四字亦猶旅酬之禮並無賓弟子舉觶洊飲之
事而章句闌入遂與無算爵層次欠明皆偶然錯出之句
也

禘祭即祫祭之說

古有禘祭無祫祭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惟
見禮緯不足徵信漢儒恪遵之遂誤分爲禘祫兩祭馬融
王肅以爲禘大祫小鄭元以爲祫大禘小高堂隆以爲前
三年而祫後二年而禘徐邈以爲前二年而祫後三年而
禘羣聚而咻莫審所定考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
太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
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儒遂據爲祫祭之實不知公羊自
指禘祭而言蓋謂禘祭合及羣廟之主故曰大祫非別有
祫祭之謂因申之曰五年而再殷祭五年者禘祭之期也
何休不察誤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釋之遂令經文蒙昧
千古春秋所書皆屬禘祭前乎文二年者閔二年夏五月
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禘祭
也後乎文二年者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
月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冬從祀先公亦皆禘祭也經傳甚
明何獨于文二年而疑之蓋禘無不合祭者詩商頌長發
大禘也曰契曰相土曰湯則兼及羣廟矣曰伊尹且兼及
功臣矣周頌雝大禘也曰文曰武則不止太祖矣曰文母

則兼及太姒矣謂之不合祭可乎蓋以禘祭爲專祀太祖
所出而以太祖配之不兼羣廟始于唐儒趙匡泥禮記大
傳之文遂失其指考傳本文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
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非分禘祫爲二祭也以其祖配
之亦不特太祖也善乎馬端臨詮之曰玩大傳文意亦只
共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所祭止
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于君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
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近遠也然則

何嘗分禘祫兩祭而謂禘不及羣廟之主耶蓋古唯禘祭而禘唯三祭五年之禘大禘也喪畢之禘吉禘也四時之禘夏禘也舍此無禘矣亦無祫矣是故長發與雝之歌大禘合祭之證也文二年大事而公羊以爲大祫吉禘合祭之證也王制祫禘夏禘合祭之證也禘無不祫者漢儒劉歆賈逵所以謂一祭二名唐儒孔穎達所以謂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其實一也皆湛深經術之論不可磨滅乃漢儒誤解公羊遂突增一祫祭之名唐儒悞解大傳遂妄疑爲不兼羣廟之主皆以私意附會其間

宋程子胡致堂雖從合祭之說而不知禘之即祫朱子從趙伯循始祖之配而并以合祭爲非則雖大儒亦偶惑于誤說矣至漢鄭元以爲大禘祭感生帝後魏賈曾以爲王者受命一代一祭俱誤以禘爲祭天尤誣罔不經何可訓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諸儒誤以禘祫解之不知皆言九獻之節耳豈祫專肆獻祼禘止饋食乎又若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亦非分言禘祫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于廟當從注疏不當從諸家強派禘祫

時祭之說

時祭見於周禮大宗伯司尊彝及禮記王制祭統詩小雅春秋傳而其祭於何月則不詳諸儒或云孟月或云仲月孔穎達左傳疏又以爲四時之祭自孟月中氣以後仲月中氣以前爲調停之說亦未見確據要當以孟月爲正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祭統孔悝之鼎銘云六月丁丑公假于太廟周之六月皆夏之四月也王制鄭注云

祭以首月左傳閉蟄而烝皆孟月之可證者若孔安國洛誥傳以爲當用仲月服虔注桓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注昭元年傳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後世遂有公家用孟月私家用仲月之說皆不可信也

春秋所書桓八年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之類皆以非時書

或云月令不記時祭歟曰月令所記皆薦新非時祭也薦新時祭原屬兩祭薦新禮殺歲有八次仲春獻羔開冰季

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季冬嘗魚皆曰先薦寢廟寢廟者僅祭于廟之寢無室事堂事之節故曰殺也且隨時而薦不限孟仲季非若時祭之必以孟月也月令記薦新而不及時祭此謂失輕重之序

然則分薦新與時祭爲兩祭於經亦有據乎曰有之禮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儀禮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之文薦新者註云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以月令開冰薦鮪釋之益

知月令是薦新也如朔奠者疏云牲牢籩豆一如上朔奠也朔奠乃月朔之奠雖喪禮可通時祭矣

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此皆薦新非正祭也庶人薦而不祭中庸薦其時食注疏無解朱子章句云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此本周禮天官及禮記內則兩處本言生人時食然亦可通宗廟者以庖人有共祭祀之好羞一語也

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獻禽以享礿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此是田獵之祭不可援以解四時之祭蓋古者田獵必祭有內祭有外祭內祭者享礿享烝是也外祭者中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致禽以祀祊是也內外祭各分四時詎得謂四時之廟祭乎其曰礿曰烝不過因冬夏槩言之耳月令季秋命主祠祭禽于四方直言外祭不及內祭孟冬臘祭亦主外祭皆田獵之祭非禴祠烝嘗之祭甚明

時祭者七廟也若太祖之廟及四親廟又有月朔之祭祭法所謂皆月祭之是也即告朔即朝享

廟祭用樂之說

周禮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九獻作樂之綱領也蓋當三獻之時堂上以夾鐘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三獻以下每獻奏樂如初九獻之後兼奏六代之樂（若時祭止用大武）然又有條目之不同獻后稷尸則歌思文舞韶舞獻先王尸則歌天作獻文王尸則歌清廟獻武王尸則歌執競皆舞大武也其降神之始一獻二獻則用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若尸出入奏肆夏王出入奏王夏牲出入奏昭夏此大司樂之所謂三

夏也然又當參入鐘師之九夏蓋后出入奏齊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族人侍奏納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鷔夏必有廣用通乎上下者矣用樂始終之畧如此

答六律五音之問

鄭康成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說

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黃鍾爲乾之初九隔八而生林鍾坤之初六是同在初位故曰律娶妻林鍾隔八而上生太蔟之九二是初與二異位故曰呂生子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亦律娶妻也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亦呂生子也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亦律娶妻也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亦呂生子也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亦律娶妻也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亦呂生子也夷則

又下生夾鍾之六五亦律娶妻也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亦呂生子也無射又下生仲呂之上六亦律娶妻也俱係隔八而十二律終矣蓋以乾坤二卦配之

按鄭說只是一隔八相生耳猶未及三分損益也

漢志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

如黃鍾八十一三分之各爲二十七損二十七則爲五十四之林鍾是黃鍾隔八下生林鍾也林鍾五十四三分之各爲十八益十八則爲七十二之太蔟是林鍾隔八上生太蔟也他律皆然如以管言之黃鍾九寸內三損其一爲

林鍾六寸林鍾六寸外三益其一爲太蔟八寸亦是此義他律皆然

史記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之說

如黃鍾九寸倍之爲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爲三箇六故下生林鍾六寸之管林鍾六寸四之爲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爲三箇八故上生太蔟八寸之管他律皆然又以數言之如黃鍾之官八十一倍之得一百六十二三其法乃是三箇五十四故下生林鍾之徵五十四林鍾之徵五十

四四之得二百一十六三其法乃是三箇七十二故上生太蔟之商七十二他律皆然

右史漢兩說互相表裏其不據實數爲筭而爲加增之法者以細數難明故特用大數此古人之巧也

國語註變宮變徵之說

此所謂七音蓋五音之中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一律者音和二律者音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謂之變徵宮羽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稍高謂之變宮蓋以十二律配五音音少律多自有相去二律之處

又有以數窮於角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故因角聲之六十四以九乘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牽強不必從

還相爲宮子聲半聲變聲變半及四淸聲之說

還相爲宮十二律俱可爲宮不止黃鍾也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如林鍾爲宮太蔟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凡十二律輪轉皆然但律以管長而聲濁者宜爲君若還相爲宮以管短而

聲淸者爲宮反以管長而聲濁者俱列徵商羽角之位則勢不順其象乃臣陵君矣因有子聲半聲之法子聲截去一半故半聲卽子聲如黃鍾九寸僅用四寸五分是也又有變聲變半之法如黃鍾九寸截去三分僅用八寸七分謂之變聲又於變聲之中僅用其半如黃鍾變聲八寸七分僅用四寸三分有奇是也

四淸聲者朱子謂古法僅存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淸聲卽四律之子聲也考今之樂器如編鍾編磬及排簫皆十有六蓋十二律之外又加倍夾則倍無射倍南呂倍應鍾

蓋陽律以夷無爲最短陰律以南應爲最短故以四樣極清之音稍減其清此與朱子異然朱子就其長者言今樂器舉其短者其義一也

或問五音可遞加乎曰可加變宮變徵是曰七音加四清聲是曰九音然則奚以言五音耶曰七音卽五音也變宮卽宮之轉聲變徵卽徵之轉聲非有加於宮徵之外如琴六絃卽第一絃之變七絃卽第二絃之變故曰七音卽五音也且九音亦止五音也加四清音爲九音者清宮清商清角清徵卽宮商角徵之變言其再週也無淸羽者羽聲

極高不能再週故五音至四複而窮宜無淸羽故曰九音卽五音也音止於五而後世六十律八十四調適成贅疣矣

或問五音宮商角徵羽又曰宮徵商羽角何也曰宮商角徵羽者本律長短之序言也宮徵商羽角者本律相生之次言也曰相生之次柰何曰卽前所解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矣漢史所傳皆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皆係隔八歷來大儒守之不能易也有可疑乎曰有考之於經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惟曰宮商角徵羽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亦唯曰宮商角徵羽也豈有宮徵商羽角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哉且果有其說周禮太師典同諸司宜一及之而胡沒其文至漢儒始抉而陳之耶爾雅釋樂亦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亦唯言宮商角徵羽耳凡言宮徵商羽角者非古經所言也曰若以宮商角徵羽爲法則宜以黃鍾生大呂大呂生太蔟太蔟生夾鍾夾鍾生姑洗

姑洗生中呂中呂生蕤賓蕤賓生林鍾林鍾生夷則夷則生南呂南呂生無射無射生應鍾如月令所應之律而廢隔八相生之說亦有據乎曰有國語泠州鳩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六律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

宜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姧物也此非以長短之序相生乎哉夫陽律曰出是第之則不容或紊可知也陰律曰爲之六間則界於陽之間可知也不言相生而相生之法極其明備更無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矣且律以長短相次則音以清濁相承樂音皆以濁起以漸而清樂管各以長起以漸而短樂記所謂小大相成終始相生也外傳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也若宮忽礙徵徵忽礙商而變其序曰宮徵商羽角亶以

私智穿鑿本順也而離焉本隔也而躋焉自漢至今紛紜不定矣

或問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於經亦稍有據乎曰嘗求之周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注疏以爲此卽上生下生之義其序不順者有所避有所去也說極牽強細求其序惟函鍾爲宮四句庶幾相近然姑洗南呂究顚倒不合且仍是漢儒之說而經無明文經亦言宮角徵羽不言宮徵羽角音缺商者或言商金肅殺故祭祀去之或言武王厭勝法未可知也然亦可見五音相比何必隔八且班馬俱以爲隔八劉向又以爲隔七而上生下生之次班固馬融蔡邕杜氏通典終不畫一究何所折衷耶

或問宮音至濁亦可云清乎曰有之呂氏春秋以黃鍾之管長三寸三分名曰含少豈非以爲宮音至清耶唐長孫無忌隋志宋劉恕通鑑外紀俱言黃帝定黃鍾之管三寸九分而近世莆田李文利著律呂元聲金谿黃積慶著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著樂律正聲俱趨其說是皆惑於音

之以清爲尊以濁爲卑豈知樂音必始於濁則以濁爲宗朱子所謂音律如尖塔濶者爲濁尖者爲淸故從濁起而張橫渠亦云商角徵羽各有所主惟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音故爲尊是可知宮聲之必主於濁而不可云清者明矣

答裼衣襲衣之問

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氏註云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吳氏註云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蔽裼衣也

按此只在第二層分裼襲惟第二層襲衣有異所謂裘之裼也見美也是見其裼衣也裘之襲也充美也是不見其裼衣也（裘上服凡三層一裼衣一襲衣一正服）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氏疏云玉有藉者垂藻兩頭則執玉之人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若無藉者則掩其上服

按此則以去衣爲裼加衣爲襲與曲領直領之說異然本節疏末又云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即裼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曰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此又以袒臂爲裼不袒爲襲與加衣去衣之說又異就此三說折衷之宜以袒裼之裼爲長攷爾雅釋訓云袒裼肉袒也蓋裼之義原以袒名裼裘者露其裼衣之袖鄭氏博古其說可信次則從加衣去衣之說詩詁曰去上衣曰裼是其依據若直領曲領之說不知何考而今反多從之

觀開此皮弁四字可見第三層正衣亦與第二層襲衣同其露與不露若第三層正衣不露第二層襲衣雖露裼衣又何以見其美也此說講家俱不及

又冬用裘夏用葛葛亦有裼有襲有正衣一與裘同禮執玉節孔疏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

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襲衣正服昨徐生問云禮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疑論語上節袗絺綌或亦是朝聘之服然亦有不同者玉藻振字與鄉黨袗字解義雖無所異但玉藻振字指外無裼衣與下句表裘不入公門例看鄉黨袗字指內無襯衣故下句云必表而出之而註又引詩蒙彼縐絺爲證是加絺綌於褻衣之上表其絺綌正與玉藻表裘表字同而內之親體之衣正孔疏所云袍襗之屬故惟可云私居之絺綌也但考論語註疏云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謂別加上表衣是卽裼衣之類則兼朝祭

亦可但與朱註異

答黃衣狐裘蜡祭臘祭之問

禮記郊特牲云皮弁素服以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按此是蜡祭則有皮弁素服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按此是息民之祭即臘祭則有黃衣黃冠之服

論語黃衣狐裘句註疏云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

始作息民之祭息民與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

按註疏分明如此而猶云黃衣狐裘是蜡祭則時講誤之也通經之士必知其失

雖然又有說禮記黃衣節註疏云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蓋對文蜡臘有別總其名俱蜡也故月令祈來年於天宗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然則臘祭總名蜡祭矣又考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亦以息老物為蜡祭然則從論語註疏則蜡臘有分參考禮記注疏及周禮則臘祭又即蜡祭中之一祭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乃見貫通至謂臘祭本秦祭周本無臘祭惟有蜡祭而以左傳虞不臘矣及禮記臘先祖五祀等句謂後人增入之文亦未見確據

答三代田制畝數多寡之問

考夏后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畝數多寡不同其說殊夥語類云陳氏說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說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

按陳氏之說是以地言徐氏之說是以民用言故田隨時而增也然朱子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畝澮溝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七十自七十而增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

又考陳氏禮書云劉氏皇氏謂夏后之民多家五十而貢商之民稀周尤稀故七十百畝而助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

按劉氏皇氏之說是以民言熊氏之說是以君之政言益田畝不改因君政與民數而改也然先儒云據此說是古之民常多今之民常少古之稅常輕今之稅常重矣殆未必然

又考賈公彥云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而百畝全稅也

按賈之說專以田之肥瘠兼萊田而言豈上世之地皆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歟說自難通

近顧亭林云田賦之制實始於禹平水土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跡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豈有一王之興輒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

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其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特以丈尺之異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蓋王者有作必改度數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是其明証也

按顧氏之說以丈尺不同爲解說有王制足據

至先儒又有云古者步最大里以步計步有不同如禹之五服周之六服禹之相距千里者周相距千三百五十里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少一百七十五里故禹之五服相距五千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相距七千里而地不

加多凡步爲之也此可得五十七十百畝畝數之大畧矣

按此又以步爲解謂尺則猶是尺特王制以周尺八尺爲步較之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是今步少一尺六寸則古步大也然細按王制所云仍是指尺大非指步大也古者步百爲畝不可移易若尺則實有大小歷朝不同

古以百步爲畝今則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代以前無是也朱子答黃直卿云爾故從古步大之說不如從古尺大之說

答三代正朔改時月不改時月之問

自古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改正朔者必改時與月矣是以漢唐諸儒解經必云改時月其云不改時月者由宋儒始

蔡氏註尚書伊訓十有二月乙丑云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

與漢唐二孔氏所云湯崩踰月即位故不以正月而以十二月之說異矣

胡氏註春秋亦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之不改月

後人據漢書三統歷以伊訓十二月乙丑乃是年冬至商十二月正夏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秦建國書冬十月顏師古注漢書云凡月皆太初正歷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也是秦亦未嘗不改月也且乙丑冬至不但據三統歷也古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數語古書可信漢書律歷志下卷引焉夫方明爲祭天木主非冬至祀天明證乎秦書冬十月不但顏注也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引

茅盈內紀有九月庚子之歌因改曰嘉平夫九月爲臘非十月改正月之明驗乎其說初非附合

宋儒當折衷朱子朱子與劉質夫張敬夫吳晦叔林擇之諸書不敢以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說及伊川處立春字于周建子之月之說爲是朱子無有斷詞後人亦難徵信然意則畧主於改

至于漢唐諸儒謂改時改月者其說又有不同

有云皇古以來卽改正朔者如鄭註尚書及孔穎達疏禮記云舜以十一月爲正堯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卽今正月）推之而高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然也

有云三代俱改正朔者如尚書大傳春秋元命包諸書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是也

有云商周始改正朔夏代以前俱用寅正者如孔安國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是也

雖所指之代不同其云改時改月則無異議也

若云月不改則如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何說也又如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說不通矣

若云時不改則如後漢書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奚以解也

審是而時月之改彰彰矣而宋儒執毛詩周禮如四月臣工諸篇凌人山虞諸職以爲不改時月之左驗不知詩人托興多用古時月而周禮一書有漢儒附會未可以爲信也若尚書乃紀事古史時日必謹而春秋所書節候悉改時月尤其深切著明豈不可信之經乎

至呂東萊有三正迭用之說朱子亦云或是當時三正並行惟人所用也蓋夏書怠棄三正及史記有紂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之語而周禮所云正月正歲鄭康成注云正歲夏之正月也則三正一朝兼用其說亦有據且詩書春秋周禮各經亦無所牴牾矣

三州詩鈔序

三州者杭州汴州廣州也余自雍正庚戌暨乾隆丙寅居廣二年居汴六年居杭少汴一年廣有纂志之役汴杭則教授書院云古之君子凡其所遊之地必紀其地之異与其人物之異以寫其感激悲愉之情而發揮根柢之學凡無所得者弗言也余

無佀聰明不逮古人而耳目不敢毀其用不得已而有言則託之於詩不盡詩者則文也別按其部而歸諸文鈔爲越州山水秀而蕭散余州人也何弗及越丙寅夏五三州稿脫将及越州奄丁酷罰五情屠割遂棄不復理而釐畫於三志不葉也余先入廣次汴次杭今序目先杭次汴次廣何也近父母之邦遠〻地也〻嗚呼亦見余之奔走嶺㾕江濤間而不遑寧處如此詩不云乎勞人艸〻敢言詩哉又曰矜此勞人知余詩者亦将痛余所痛垂涕而傷其所遭乃弁諸首

乾隆丙寅立冬後三日魯曾煜書

秋陸三州詩鈔目錄

杭州稿卷一

三月三日許初觀厲太鴻見訪

擬古詩十九首

詠西湖十二首戲作俳諧體

坐竹閣是白香山遺址

同博山上人登孤山

題大恒上人牧牛圖

冬白紵詞

八月朔日集梁葰林齋中

錢塘阻雨

又一首

惠獻貝子祠

惠獻貝子紀功

施檗齋江干餞別圖

題雪莊漁唱四首

過汪抱朴園中

呈趙鐵巖師

杭庠掘得表忠觀碑

和顧月田春寒元韻四首

送王甸文之閩四首

葉觀察見訪不值二首

是日周穆門施竹田杭堇浦陸賓之陳星齋
顧寸田來亦俱不值二首

贈楊誨仲兼柬何葦江

任處泉入京二首

家有老梅一株花時不歸

輓顧茶園四首

單觀察漁莊周分䃥雪舫勸農歸晚來宿書
院次答四首

程觀察拯溺圖

又去思圖

沈學子王甸文來書院小酌

落花和梁薌父先生韻

大恒讓山雨上人邀集南屏山房

贈鄂太守筠亭

和鄂太守登小石山韻

夢中有作寤續成之

題灌畦圖

絕勝行過西溪田家作

秋塍三州詩鈔目錄

杭州稿卷二

秋笳三州詩鈔目錄

汴州稿卷三

渡揚子江將赴金陵晤王中安不果遂入瓜州時從江北入汴

淮上程尊江園中

邊頤公惠所畫蘆雁

祥符縣太平岡遇周生逢泰

暮入大梁

開封張太守念劬小叙

讌集范方伯署中看演蔡中郎故事

桃花扇傳奇訂誤五首

悼姬詠和韻四首

寶應王孟亭至

題胡觀察香圃濯足萬里流圖

羈河南懷西湖六首

諸生論史因記十首

吳京兆小穎典試河南撤棘叙舊

郃學址出使江南以札來訊答二首

謁張清恪師祠

喜同年彭德太守李蕖涯見訪

和白公韻三首

和吳司馬小湄見贈韻

喜尹公元符來豫

楚客云同年李含奇主永州文廟

徐笠山奇墨

校洛學編敬誌湯文正公

憶昔

負骨詩爲徐清獻公

同朱奎山方伯小坐

陳州金太守話舊

與周絜如夜坐

古意

跋扈行

商婦篇記汝陽事

催租行

明宮雜詠十二首

遇胡觀察香圃

示諸生

將歸絡輿畱別沈按察子大

黃河風

秋塍三州詩鈔目錄

廣州稿卷四

秋塍三州詩鈔卷之一

杭州稿

會稽曾曾煜啓人

三月三日許初觀厲太鴻見訪

薄雲睇日瀞巖阿花影參差二妙過高輿乍開芳草逕澹顏同倚小桃柯西湖品藻唐長慶上巳風流晉永和却恐堂堂春去蚤落紅萬點委晴波

擬古詩十九首示書院諸生

擬行行重行行

惻惻重惻惻出門萬里時檀車驅何速望塵追及

之五步一流盼十步一致辭孤雁北翺翔雙燕南差池莫以生別離遂謝新相知恩新日以與恩舊日以斷百川東逝波誰能挽流散中庭合歡樹歲暮憂零亂

擬青青河畔草

朝曦浮草色高柳泫露新皎然樓上面光彩動行人冶粧弄纖手搖蕩滿園春妾本倡家女歡場託其身錦衾難獨處蕩子逐征塵寄言飛蓬婦顦顇徒苦辛

擬青青陵上柏

蜉蝣亦有衣蟪蛄詎無食人生鮮遠神顧影傷偪仄君子請勿疑賢愚共㝵刻名都多冠蓋出遊衢路塞奇服何姣好金翠以爲飾美女奉瑤觴的皪傾人國唵彼陋巷子局縮不踰閾搰搰勤南畝蹙蹙有饑色

擬今日良宴會

嘉賓不再速及此芳時臨瑟笙競妙響我有七絃琴宮商旣協奏君臣有同音知音何足貴深者在知心駟馬立徘徊淫魚出浮沉況我同袍子而忘朋盍簪張急非調下何爲久滯淫

擬西北有高樓

曈曈東南日照此樓中姝綺疏閉光采逸響與風俱聞歌知齒馥撫琴覺指殊一奏悽且哀再奏鬱以紆鸞離鳳亦別曲終傷其孤空際刺肺腑色動久踟躕聽者心自苦歌者知有無仰視雙飛燕頡頏共天衢

擬涉江采芙蓉

浮湘擷香芷澧水多幽蘭采采扱衣帶遠道發長歎我身日以南北望窅漫漫歲月無停機何由得舊歡

擬明月皎夜光

明蟾凉更潔莎雞鳴戶庭斗杓夕西指元武直中星熒熒流光貿白露肅以零寒蟬聲不揚鴻雁飛青冥徘徊傷孑處我友翔闕廷昔爲膠與漆今爲渭與涇南箕翕其舌招搖有揭形慮我虛名子憂我分寵靈

擬冉冉孤生竹

窈谷孤飛雉願依梁木叢君子締良媒鴻雁鳴雝雝雁飛不踰期結禱宜及時山川阻且長旌綏久弗來熊我紅羅襦閟我紫玉釵豈曰心不同人事

會有乖英英雲氣聚飄風使之離灼灼桃李花匪春將自萎芳時旣獨處過時徒爾爲

擬庭中有奇樹

我有夜光珠什襲遲其發豈畏蛟龍爭美人在天末驅車望層雲江湖渺難越物希安足珍所珍歷歲月

擬迢迢牽牛星

牽牛迴河西織女顧東涘天漢匪阻深相遲若萬里亮無上帝命焉能越寸趾織成光明錦泣涕不敢滓藏之篋笥中流景濇秋水

擬□車駕言邁

春風□夜吹元髮俄成素百草舊根荄搖動榮朝露草枯會再榮朱顏不復故人生五十老唵𡽱迫遲暮周公懼流言孔子勤問渡苟無委運心亮有金石固

擬東城高且長

江漢紆且深雲霞多變異靡靡蘭芷繁杳杳魚龍睡泉水出高巖日夜流瀰瀰逝者閱人代白髮老將至瑟彈楚妃歎琴鼓荊王喟局促易慘顏跌宕多娛志北望邯鄲道美人輕珠翠纖腰衣薄羅高

搴橫吹輕雲低更迴迴風綏逾媚含意立徘徊彷宛遊願爲駕與鸞中道無遐棄

入選分爲兩首陸士衡擬合一首晉去漢從之士衡改首句爲東城一何高未知

擬驅車上東門

富貴福易溢貧賤禍所胎驅車上東門但見荒塚北前者年命促後者復相催枯骨穴螻蟻珠襦化爲灰入室理清曲絲竹厲且哀如何丰璧姿化爲烟與埃蒙莊嗟桑戶孔子泣顏回萬古同一壑達人託樽罍

擬去者日以疎

去者不可追來者亦難知道經北邙山邱墳何纍纍豐碑高入雲碎爲礪斧資野狐向我啼躑躅動悲思念汝首邱志我歸更何期

擬生年不滿百

幽居心弗樂緩步歷前川道逢羽衣客叩之名偓佺遺我八瓊丹令我能長年容顏欻光澤華髮鑑成元回首人間世城郭幾變遷歡娛陳酒食愚者惜金錢良會宜及時幾人得神仙

擬凜凜歲云暮

淒淒晏歲氣嘹嚦雁鴻賓荒荒白日涼慘慄動征塵同舟覆繡衲況我同衾人空幃徒輾轉圖畫想精神夫君久未來望之狀若親願請丹青手縑素併一身似近仍如遠不笑亦不嚬亮無幻人技日夜喚其眞睠言藏幀軸垂涕濕佩巾

擬孟冬寒氣至

簷前素月淒堦下嚴霜白燭影鑒無睡蟋蟀勢奔迫昔時鳴在野今來依牀簀征人遠萬里夢見嘗昔昔既訴遠別離復陳形影隻寒雞號不休寤睫淚霑席炯炯此心存皦日終無斁

擬客從遠方來

遠客從故人遺我荆山璞其價値連城何由酬寵渥入室覩奇光艮工能雕琢剖之得雙珪合之成一珏既合復憂分所守志彌確

擬明月何皎皎

皎皎天邊月照妾臥空牀低回撫薦首起坐曳衣裳征夫悲遠道同此室中光啓戸不能出何人共徬徨閉戸復躑躅憂心夜未央

詠西湖十二首戲作俳諧體

綠楊千樹繞城西泊得湖船斬斬齊連日僱船無

定價晴天價長雨天低

繚垣新粉屬誰家卍字欄杆逐逕斜園內春光藏不住行人仰看碧桃花

沿湖西指岳墳過高嶺棲霞石洞多尋徧招提七十二還來曲院看風荷

新造　賢王祠宇崇聖因寺本舊離宮無端倚薄花神廟紅板橋低曲折通

裏湖舟出斷橋灣獵獵風吹空濶間打槳湖心亭上去背脊遠水面看山

大船逆風撑篙難小船順風搖櫓易惟有雲林布施船挂帆倒挂旛幢字（僧以佛旛作帆而顛倒之）

雲林寺外好名泉集慶僧寮注藥全吳娘要上三天竺總搭茅家步口船（杭謂趁船日搭）

西山絶頂古韜光慚愧無人到上方翻轉西溪花塢去暗香漠漠樹蒼蒼

萬松嶺上石崚嶒千石如林第一層新築山房多似石一房一點讀書燈

望入南屏轉淨慈閒來坐聽晩鐘遲東堂五百阿難漢田字分班再塑時（乾隆丙寅重塑）

一磴盤旋太子灣軒軒石屋亂雲間東坡水樂無人聽除却平章來半閒

妖童妙伎紛歸舟么紘急拍蕩中流紅日未沉月未上再看一橛大佛頭

坐竹閣是白香山遺址（分十二文韻）

小閣平臨山勢分坐來竟日挹清芬凭高猶復懷長慶消暑惟宜對此君（時六月二十四日）千个遠含湖外雨一林斜抹寺前雲歸橈競動頻回首日暮佳人倚落曛

同博山上人登孤山

隨處成流慰扶筇此一登閒中觀氣象靜裏驗飛
騰態泠梅兼鶴情孤月共僧鸞鳩林外樂今許笑
鵾鵬

題大恒上人牧牛圖

吾師浙之秀湖上有禪關芳草多情處童牛絡鼻
還要窺龍象力只在鹿羊間會得圖中義三乘或
可刪

冬白紵詞

夜舞舞衣円皓月晝舞舞衣飜白雪香氣溫馨雪
意融美人初試纖穠潔鴛鴦小隊貌如荼唱徹吳

趋與越歈繁絲急管錦韉瑜更舞太平萬歲字君
王一笑含春氣胡笳莫墮邊城淚

八月朔日集梁薮林齋中 分韻得乳字

涼風摵摵吹庭宇幾點廉纖騎月雨高懸列宿象
成三乍到華軒天尺五秋花弄豔似春花桐乳倒
垂雜石乳窈窕文牕青玉案透迤修徑紅香土飯
顆山頭杜老詩黃鶴樓前崔顥句如撞金鐘撥大
鏞若登泰山禪梁父聯吟似我怯長城飲酒邀誰
居小戶酬卮屢笑玉山頹罰觶或依金谷數碁雲
萬壘壓成堆蠻箋十樣觀如堵明日錢唐東復東

烟蓑雨笠江之滸 予次日將東歸

錢唐江阻雨

竟日覊村店蕭蕭暑氣降多情是暮雨難渡果秋
江刺眼花迎盎關心酒滿缸醉餘無藉在索句倚
南牕

又一首

去住何嫌勢屢違浮生到處亦相依雨來隔岸雲
成族風起長江水有威茶具旗槍觀鬭象手談黑
白論兵機羣鷗海上飄飄去應怪吾心有是非

惠獻貝子祠 鈔第四首

祠宇天開霜鏡波文孫今喜復來過 謂德清齋先生 香尋
名伯甘棠近綠認將軍大樹多勳業重銘新鼎彝
誓書元勒舊山河我行湖畔還稽首欲采秋尊奈
晚何

惠獻貝子紀功

天南形勢控東甌三蘗連苞據上游吳越氛侵妖
霧遠江淮風起陣雲浮戈船大將搜巃穴輿櫬降
王拜馬頭可惜星芒殘夜落至今杜宇泣松楸

施檗齋之官餘姚江干餞別圖

江潤溯兼上圖開畫復工羣公皆磬折之子及弁

中書壓前車重花飛隔岸通姚墟本舜牧一曲奏薰風

題許繩武雪莊漁唱集 詠西湖事

雙鏡長開于頃波滿湖詩思近如何傳來丁卯橋頭集楊郭才多君更多

簪花妙格寫烏絲拾翠閒情譜竹枝霸廼一聲湖水綠雪兒擫笛和新詞 繩武有婢善曲

雪後清思詠未開小樓寒色畫圖間林逋勝有黃昏月馬遠新添縹緲山

花月誰入號總持幾年清夢數歸期扁舟遮莫匆

匆去忘却西湖記得詩

過汪抱朴復園時新板橋落成

偶到名園生隱心不知城市有山林條魚舊慣從容樂野客新爲宛轉尋菱葉荷花隨曲折浴鳧飛鷺自浮沉竹西歌吹揚州近 齋額曰竹西舊地 廿四橋頭秋色深

呈趙鐵巖師

暫將履舄駐西湖亦有門生傍畫圖與點何妨矜異撰鑄顏貞自愧如愚春風沂水歌誰共疋練吳門望欲無若向長安開 賜沐那容桃李附仙鄉

余丈蘿村于杭庠掘得表忠觀殘碑

余丈雅有嗜古癖篆擶奇字能精覈掘土得石諦視之表忠觀碑發舊跡曩者髯蘇繫職司濡染淋漓兼刻畫文彷昌黎破體辭字摹子敬古肥格誰與識者楊文襄沉埋至今年逾百余丈官杭官獨冷瀟洒渾疑坡仙謫不然此碑胡爲來如古經發孔子宅神物鄭重不苟合孰云此事會逢適噫嘻我住鳳凰山云是錢王舊宮掖玉鈎斜畔鬼火青愁殺閒花開舊陌表忠穹觀猶巍然卷幔相看只咫尺我聞錢王墓碑篡自皮光業其文闘茶字羸

瘠神道碑成楊氏手張也丹書郭篆額兩碑殘蝕不復存獨有此碑光奕奕余丈斫我凡四紙日日摩挲如珙璧古香寥落誰與言惟有韓陵一片石

和顧月田畏寒遺懷四章原韻

蕭蕭寒氣透重綿華鬢如絲一榻禪墨瀋冰多都絕水爐香火斷只浮烟愁中芳草違連袂老去梅花笑獨眠不是天公遲暖景那將好句入新年 是年春寒特甚

冷節相逢氣轉溫如君風雅幾人存古香冲澹書連屋情話依微容掩門沈酒能同徵士興種瓜終

隱故侯尊西湖別墅佳山水茗椀恭函映月痕
新詩一讀一開顏靈藥能醫水石頑添得稚禪香
外味破除毫素夢中慳美人圖畫元非幻詞客鶯
花好是閒庾信誅茅宋玉宅更誇文藻映江山（明將移居）
何妨老病更添貧莫負樽前現在身醒客寧能嫌
醉客古人定不薄今人烟霏翠篠娟娟蒨雲鎖孤
松寂寂春總是名山好消息憑君大雅一扶輪

早春送王甸文之閩四首

匆匆行理上元燈欲折梅花開未曾梅信太遲君

太早惱人春事兩相乘
巨口鱸魚縮項鯿佐以山筍味腴鮮春杯好醉無
人醉不是歡筵是別筵
閩石巑岏千百灘下灘容易上灘難君行安穩惟
忠信一幅荆關圖畫看
我住西湖亦偶然雪泥鴻爪且隨緣待過春市游
人少同上瓜皮如斛船

棠惺齋觀察見訪書院不值因賦二詩答之
前首用杜工部不值吳侍御范員外韻後
首用陳後山不值張文潛晁無咎韻

上客勤相報山人殊未歸新鶯遲遠喚舊水漓生
輝逕下軒車入還嗟良會稀階前諸弟子也解倚
巖扉
正作州民日敢提舊譜來高天懸皓月流影照纖
埃雲戀旌旂久花遲舟楫回祗應早東渡館驛候
蓬萊（蓬萊驛在山陰）

是日周穆門施竹田杭堇浦陳星齋陸賓之
顧寸田來亦俱不值仍用前韻二首

諸公愛山館每至輒忘歸予亦烟霞客貪依松竹
輝春遊好事近宴坐俗緣稀今日山人出雲深闔

兩扉
爲愛南屏晚湖船緩緩來日光遲上壁風力不收
埃鶴怨歸何滯鶯啼客早回徘徊明月出零露濕
蒿萊

贈楊誨仲兼柬何葦江

何子樟亭君老友誰其與者君比偶（君與葦江鄰居）適來
同望樟亭潮其形皴蕩聲哮吼維君昕我一束詩
復以夏課尾其後一一諦觀發奇光若有巨濤奔
左右吾將遡其尤以爲五常君萬象母嗟今之文
氣破碎厄詞刺劉皆斯醜吾以君文懸埶林餘猶

一吷吹劒首楊君楊君吾舊雨錢園一別今已久
可憐人世多烟塵不抵西湖一盃酒只今海內數
巨子指不多屈屈某某維君數奇宜自愛黃楊厄
閏亦何有虎氣終躍龍不藏天地開闢歲子丑君
不見樟亭父子歘壇坫官符聲名俱入手

任處泉入京二首

鏡湖湖水蹴微波十幅蒲帆換玉珂太守舊當開
府貴翰林今投諫官多此時衮職無須補何處高
軒不暫過湛露彤弓歌小雅不勞樂府續驪歌
嫋嫋芙蓉香滿溪還將舊事一重提三年樽酒曾

梁苑十里湖光今會稽閉戶著書閒歲月送人作
郡笑脂泥璚璫老鶴懷何志却望南枝松柏棲

家有老梅樹花時不歸

老樹嫣然着一枝主人風雪隔江時歸來綠葉成
陰日悔煞湖州杜牧之

輓顧茶園三首

詩壇流散日耆舊屢凋時筠谷根先拔（謂鄭璣尺）茶園
味不飴秋陰新鬼嘯介石故人悲（秋陰介石二詩茶園絕筆）只
此留題日都成絕命辭
亦解西湖好從今最斷腸司空華屋在（謂趙鐵巖師）仙
令一庄荒（茶園湖庄與師隣）風義兼師友山川絕棟梁祇
餘舊朋好不復問錢唐
秋日別云暫心疑君不祥如何發叢桂未及展重
陽逝者如流水堅冰已履霜我今歸計決江潤月
茫茫

畢觀察漁庄周分鹺雪舫湖上勸農歸晚城
門下鑰來宿書院有詩次荅

高軒帶月過長橋已燼郊門燭一條（鳳山門禁例燭見跋）莫
怪香山歸去晚勾人草綠是裙腰
漫喚分司御史還玉鈎斜畔鳳凰山紫雲迴首無

消息錦瑟華年付等閒（雪舫原詩有無端錦瑟撥心之句）
共踏烟蘿晚翠深尋盟松柏歲寒心留人多謝金
吾禁買酒何嫌玉漏沉
匆匆不怕曉風吹那望來遲去亦遲入夜梅花香
弄影却疑詞客再來時

程觀察嚴瀨拯溺圖

披圖一驚詫繪水有聲來似鼓纏龍耳（嚴瀨龍耳山聞鼓聲則水）
如潮踣釣臺（浙潮不過釣臺）地荒魑魅喜天潤雁鴻哀
不有程夫子誰爲舟楫才

又去思圖

願借知何及相攀此一時雲停繡蓋近風落布颿
遲越淚無乾驛吳儂見勒碑依微圖畫裏重與話
相思

沈學子王甸文過書院小酌留詩次荅

也許三年一往還揞頤高閣共看山雨沉湖面如
盃小雲過峯頭似客閑好鳥頻飛清影外高僧只
在翠微間（時同訪大恒上人）招要便刺扁舟去誰說華輪
早閉關（此首荅沈）
那許江東聯襼還且隨舊雨望南山青春莫漫堂
堂去（時閏三月）白社須邀得得閒入幕卿當用卿法對

人材與不材間莬裘莫負山陰約買得蔬畦便掩
關（此首荅王）

落花和梁谿父先生韻

永日尋芳喚客偕今朝暫脫踏青鞋縱教樹樹殘
花盡已覺年年好事諧蝶戀猶尋香糝徑鳥窺漸
喜實垂街禰人早訂明春約獨有東風慰老懷

大恆讓山兩上人邀集南屏山房得中字

白社相招得遠公況兼二妙詠能同消詞何必妨
持戒妙諦元知本屢空（用羅豫章詩屢空義）自昔文人稱慧
業誰將菩薩號儒童晚來更聽蒲牢吼一百八聲

秋雨中

贈鄂太守筠亭

嶺外光輝月湖中澹蕩天公來吳地重官自兗州
還白帖蘇詩外周情孔思前飄飄與黙意也上總
宜船

和鄂太守登郡署小石山韻云是東坡遺蹟

好山隨放衙清境非蕭索前賢跡未湮後賢興復
作嗟此一卷石若踐三生約靈府認前緣夙根有
發脚種松不厭高斬竹須藏惡神遠絶塵埃致超
寔雕鑿詩是東坡吟疾如風解籜筆是東坡書妙

于蚓赴壑焉知碧落心不作宰官托亦疑賦甘棠
猶藉歌洞酌一覽衆山小（原序有公餘一覽之句因用杜）翛然凌
寥廓

夢中有作寤續成之

芙蓉秋水好浮槎知在羣仙第幾家無數青山排
絳闕有人白髮對黃花空中靈氣携來散靜裏幽
香覓處差欲問滄桑塵世事也知難量是恆沙

題朱鹿田蘇門灌畦圖

平波通畧彴絶巘俯丹梯似有人長嘯微聞客灌
畦水通淇澳遥山壓太行供圖畫雖闊曠西湖本

舊溪

絕勝行過西溪田家作

鴨奚奚雞州州絕勝清歌倚絲竹白酒釀朱果熟絕勝金枓飣粱肉竹護籬茅覆屋絕勝華林與金谷瓶藏米盎儲粟絕勝千鍾與萬斛子奔走孫匍匐絕勝妖童與俊僕大兒農政書小兒雜字錄絕勝連篇與累牘前村晉賀言後舍致弔哭絕勝文繁與字複西家有女顏如花元髮鬖鬖年十六頭上何所有竹釵絕勝綴珠玉身上何所有苧衣絕勝飄綃縠人生只合老西溪萬樹梅花享清福

與何生漢勳生崇明人婁東十子之一從余定文

誰能碧海掣鯨魚名士風流也不虛海外文章傳海內碎金字句瘦金書

書院篇戲柬棨陽鄭雪崖崇文胡質孚

會城書院地各分西湖之西吳山麓萬松嶺上曰敷文予三人者各一局胡瑗由來教授嚴鄭元亦復經史熟魯人魯鼓空無文越人越吟從其俗兩君課餘輙退閒惟我敷文嗟迫促章縫之士月給餼晝有關防夜有宿栽蒲編柳𡿨日程破帽青衫多犖獨官長司衡加更番課牘毋憂添一束令我晝坐生褰痺令我夜坐費燈燭耳鳴舂米響登登心積伏粱跳築築以此摍捂不自持豈復相從再奔逐昔聞刺史號鐺脚今見先生亦鼎足玉鉉金鉉公等宜自占折足覆公餗

題黃克勤詩集

八社風騷今有無吟髯只解問髯蘇誰知猶有黃山谷占斷西江詩派圖

市樓畫壁賭妖嬈翠管瓊卮金步搖詩體也忝三十六君家原近段家橋

買得蘇州鴨嘴船偶來京口擘吟牋大江月照金山寺語不驚人夜不眠

碧山草堂椽筆歌

昔見吾師篘林運妙手手提一筆大于帚落勢渾如千丈強飄身忽作胡旋走書成天地爲低昂歷數能者曰某某汪子睡菴吾耳熟欲往從之卌年久自詫學書終不工若有鬼物掣其肘夢裏何人贈巨管今一見之良非偶汪子書遡吾師投兩筆矗峙江之東澥之右吁嗟萬物精靈貴不朽文章本作千年壽吾師已殁𠃊潭死謂蔣淵驟禿毫空自傷

老醜猶有歸然遺挂存介我神王甘頫首想見當時奮筆奇動搖人心衡星斗子讀父書孫捧硯遂能寶之世世守嗚呼遂能寶之世世守君不見羲之獻之元有後世間異物寧無耦

題毘陵惲氏畫爲山陰宰林文竹

周昉綦神筆黄筌没骨圖江南列上品官閣足清娛韻入閒中細香流象外孤山陰好春色得似此中無

秋塍三州詩鈔卷之二

杭州稿

會稽魯曾煜啓人

自杭州入諸暨過苧蘿村三首

岸傍桃李已無存石上青苔没舊痕難煞紅顏成大事當初悔不住東村

嘗膽君王味若飴五千甲楯讓蛾眉黄金入越無顏色不鑄西施鑄范蠡

湖上扁舟謝勾踐江頭一死報鴟夷可憐鳥盡弓藏日未是同歸白首時

登五洩山

龍行不見山飛出勢如坼至今窟穴中如露首尾跡一二三四五洩水奔騰迫耀天氷雪翻濺地雷霆劃賈勇初一登山僧凜扶掖微徑如螺旋磔角澗不尺棘鈎蜩虫毛苔滑鯉魚脊下臨萬仭淵上摩千丈石一墜理不還欲退勢難獲我僕顏慘慘輿夫心怨怨拚死博河豚瘖人吷苦檗屢登景愈奇厥狀難刻畫岡立剷似屏嶺廻抱如帟娟妙如美人揖讓如主客怒如巨象㕍鬥如羣虎格如疊亦如攢如鋸亦如傑大澤揚旌旆武庫森戈戟色

黃或如緗素又或如帛青者或黛描黑者或鐵積或綠更或紫或紅更或赤俔迂漻皺染將軍濃金碧米顛潑淋漓黃荃圖潤澤五丁不易開巨靈何自擘直上窮巔頂步不容拇跖天門詄蕩蕩呼吸敢出嗌只有猨玃從邀與塵埃隔勢險心膽墮境絕精爽馘若非神龍躍誰爲力開闢高與不空行得歸如脫厄雲氣隨解襪石芒猶印額異境償驚魂噩夢連昔昔

遊洞巖歌

洞巖亦在天地中如何到此天地窮上疑無天下

非地杳杳冥冥不見底十夫執炬五夫燈（多持火入）隨步換形飽譎詭一洞兮陰森二洞兮傴仄三洞兮夏屋千尋四洞兮鼈門一尺五六洞兮罡風巨川劃斷人跡過此以往不知爲鬼之窟仙之宅我聞道書洞天三十六如何此洞失編錄正如古人紀禽鳥忘却大鵬列羽族又聞南遊太史公手探禹穴誇奇踪足音未聞來洞口亦似葉公空好龍我今用作歌洞巖庶不磨天荒與地老洞巖將奈何

上南泉嶺

栢葉初紅柔葉黃雞花無數繞村庄肩輿直上南泉嶺幾點歸鴉又夕陽

登虎博嶺

肩摩峭石上青霄回首高城路已遙斜日垂將梨棗熟危山容得虎狼驕關心兩邑弛防戍（嶺爲山陰諸暨孔道）食力千夫盡販挑望裏炊烟茅店起邀盧一宿謝家橋

過白鶴浦

秋氣深林壑風高霽日斜茅殘多捲屋水積易浮查紅入孤村樹黃分隔岸花陶潛歸栗里漉酒是生涯

湖樓聽雨

附贅懸疣舊習無腐儒只合老江湖迎風小院花饒態聽雨危樓客正孤白髮梳中勞歲月黃粱枕上欠工夫誰云萬念都消盡要買扁舟署釣徒

送李太守紫髯返讒（鈔第三首）

別離何足惜其奈此流光客訝髯猶紫僧疑鬢漸蒼憂心行役外春色淚痕傍芳草隨歸路名山望有藏

彭方伯青原惠葛

聞說西江葛珍從龍尾形餉來光奕奕著處意泠

泠暮雨滕王閣秋風孺子亭吳頭楚尾路猶擬一揚舲

錢塘阻風遂宿孤山

連日濃陰心事違今朝理檝待東歸石尤風起公無渡羅刹江寛鷁退飛梅老應憐索句瘦鶴癯還笑食言肥孤山處士邀同夢夢説相如封禪非

潘方伯絜方抵浙記梅嶺相别時官南雄太守

庾嶺離筵手重攜繡旗今指浙東西詩歌名虎來南海史紀昆陵入會稽（方伯武進人）舊雨何如新雨貴

吳雲也傍越雲低梅花到處含香遠驛使何勞問馬蹄

至斷河頭看次兒計偕發行李

無情最是斷河頭送往迎來不暫休老去轉添兒女恨病多猶爲稻粱謀裘寒似鐵霜華重帆飽如弓風力遒行路艱難憂子職科名蹭蹬莫淹畱

與孫晴湖感舊

月入秦關遠風吹梁苑多故人名若此今日事如何詩潛西湖水騷愁北渚波洞庭嗟更濶鴻雁幾時過（時懐楚中一友）

不及歸送亡友史子儀葬

素車空結想薤露若爲聞地破深埋玉天荒竟喪文朔風吹凍淚（時十二月十六日）寒日澹孤墳我買餘杭酒歸來一酹君

存歿口號四首效杜工部體

兼山寂寞三冬業（子部歿）徐子雕鎪一代文（笠山存）徵士空教傳應耀大科那得有劉蕡

名山琬琰雙珪破（周子梓存居　名山藏歿）舊水蛟龍一斛深（王子志宣居　舊水藏存）茂叔風流傳道學河汾教授補儒林

題扇橋頭傷雨笠（夏雨笠歿）西施山下竹巖居（胡竹巖存）今

文自許千秋業駢體將成一種書

聞人善賦徵長吉（大建歿）秦子傳經老服虔（振炎存）不復天池屋內住倘期淮海集中傳

七夕同方朴山第五子飲仙

織女牽牛星正高文昌輝映獨詞曹奇鷹風裏能蟠翥老鶴雲端自羽毛嶽嶽談鋒炙轂子泠泠詞曲鬱輪袍名山大業推都講莫負東南一代豪

燈社得翁字

錦帳華鐙一色紅團圞皓月又升東無邊人海含春氣不盡鰲山入化工黃犢驅來聲叱叱青羊舞

處鼓鼙兒耕婦織農家樂羨煞溪頭爛醉翁

送彭學使芝庭北發 鈔第一首

春色牙檣動知余北望深官同曾司寇名在漢儒林天地撐經學鳶魚見道心持將雨化手徧此作商霖

贈丁敬身

世有眞詞伯人誇大布衣尚餘經術在不謂古詩非近市成高隱觀潮悟息機吳樟亭地由他惜命達令子謫生輝

得黃觀察玉圃中州金石攷以貽敬身

愛君能汲古遺字熟皇墳近得中州攷精搜蝌蚪文餉遺含古意厭薄是新聞展此宜存架杭州亦汴分

周太守蕁君來

小隊開晴雪荊扉掃便通寒消貂錦外春入蠹編中易有尋梅句因之刻竹工似逢周茂叔風月不常同

入臨安是張誠齋師舊治

臨安昔日是長安南宋烟花一邑殘滿路梵香迎進士十年列宿應郎官武昌魚美誰能食師擢守武昌天目松奇不再看寥落青衫獨歸去西風吹淚濕江干

撿得汪芀洲師札乃由僉憲晉秦常時

江左通儒列上卿車前肅肅八騶行乍看奏牘如霜白忽羨長齋似水清夙昔臣嘗開俎豆中和帝建協韶謨太平禮樂興尤速猶問迂踈曾兩生兼及家兄馭子師首拔士

呈蘇州葉丈十六韻

望氣江東者巋然重舊儒香山來大老福地是三吳種菊饒清思看山入畫圖文章韓吏部理學董

江都氣象涵滄海襟懷豁具區卦占乾遇震曲奏鳳將雛壇坫吳公子經綸越大夫誰云以子貴自愛列仙癯白髮神逾壯青燈興不孤古香鐫琬琰上食摘菖蒲年以恬彌永心因靜益愉蓬山時見鹿葉縣不須鳧慈孝民彝立綱常吾道扶素風誇盛事青史紀嘉謨行部來朱子通家認老蘇不知林屋洞許拜丈人無

趙丈功千惠詩

小扇湘妃竹詩寫便面開函錦不如賡來玉局韻寫就子昂書入畫成三絕子配以毘陵惲鳴佩畫翻鈔命小胥先

生有令子（謂誠孚）風雅亦相於

送仁和宰黃光遠還閩歸省四首時擢無爲州牧（鈔第二第三四首）

就養寧論地揚名亦仗官何人不自唶之子若爲歡路入徵車曲春回子舍寒致身須少壯只作克家看

四載流光迅相違竟若何樓臺虛暮景舟楫澹微波儒者惟忠孝斯民有札瘥眼前多少事不是付清歌

骨傲難諧俗相依獨有神君非誇道廣吾敢畧州民

畬酒時勞餉詩囊許具陳江南望江北烟樹渺雲津

秋晚雪莊雅集余以病不至補詩（鈔第一首）

吟席空煩折簡招病軀懶上艮家橋湖南日暮懷湖北（余居敷文在湖南）紅樹叢中詩思飄

秋日偕朱鹿田張柳漁范履遠訪讓山（限覓字）

早性躭禪悅衆喧我獨寂招邀訪讓公開徑獲良覿入室無揖讓相對澹欣戚秋氣肅孤鐘涼風帶遠笛平楚色蒼蒼列巘形歷歷豈曰無旨酒粔籹宜飽喫（是日讓公設餅）仰觀虫絲懸俯視蛩距趯萬物各有性我胡門外覓

春日偕金江聲許初觀呂耜堂訪讓山不值既別復遇以本色住山四字分韻（得住字）

有客至吾廬尋梅復連步春風吹妙香引入南屏路曲折叩禪扉身住心亦住讓師偶出山庭有寒花樹相對澹忘言白雲隨芒屨好鳥時一鳴灑然滅衆慮須臾師亦歸誦詩得佳句萬象本無根浮生隨所遇客去吾獨還寂寞瑤華暮

錢塘宰王澹園移海寧

海昌稱緊縣明府萬人誇繞國官厨菜循陔孝子

華老民猶作客累世是通家帶得西湖月來乘東國槎

題錢子照

不識先生面今知靜者心迎秋眞共老懷古若爲深山遠沙添徑松孤桂入林披圖兼韻事支遁正驕唫（從大匡轉乞）

題汪氏壑菴卷子

昔有高人住壑菴此菴原在南山南適來我住萬松嶺咫尺烟蘿手捫探上有淩虛一亭子大書深刻南山字細將顚末問山僧乃知孝子晨葩志純

孝原能感百祥獸馴芝茁亦尋常斷碑掘得襄陽筆古香遂配司馬光（山有溫公隸書家人卦）此事長拄鄉人口神裏綿綿終不朽我今展卷如舊遊此亭眞比南山壽嗟乎哉涑水摩崖半綠苔（古用）片雲何意傍琴臺（古用）夜深月靜湖水澗鶴唳一聲歸去來

桑弢甫遊天台歸

丑冬雪片大于掌我友襆被有攸往借問冒寒走何方答云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我將縱遊八百里不攜一僕攜一杖聞者咋舌柅其行掉頭不顧勢莽莽歸來大笑爲余言此生不到眞虛枉我行

一日計三舍擔頭屝屨換一兩西南高峯曰華頂俯視大海現沆茫（上聲）衆峯羅列似兒孫竟無一山敢倔強寒巖鳥道拄石梁飛泉如練如雷響赤城朱霞起天半形如雉堞絕馬鞅萬朵芙蓉神劍鋩猿猱不上我敢上破菴夜宿有叩門木石之怪夔蜩蛹老僧肢體多不完或脫虎口或毒蟒大風忽起天地搖巨石飛來如一毬千年雪積路漫漫正月桃開春猋猋狂吟祇許和木客奇事亦或遭官長（謂葉惺齋觀察亦入遊）吾耳不窮聒吾目不眩晃吾足不槃散吾心不懈恍渴則能飲露饑則能拾橡倦則能枕崖到則能題榜（俱有題名）一粒納須彌大力馳龍象君言且姑止吾氣馳颷爽天下無名山則吾將安仰君有仙骨入天台我懷高興登雁蕩誰能局促似轅駒謂予不信盟息壤君言吾遊亦尙未要搜域外馳遐想攫身直上崑崙巓大叫帝閽招吾黨

和章琴崖留別原韻四首

忽漫相逢是別筵（杜用）秋江分手況衰年餘杭攜得重陽酒嚴瀨還招九姓船（江山船曰九姓漁船）遊提客兒多獨往寒如范叔少人憐閒曹兩鬢絲相似只有青燈照一氈

漫說分襟江上樽記曾繫艇寺前門共摩崖蘚鐫詩句笑折風荷滲酒痕五柳居隣供頓便（湖上酒肆曰五柳居）萬松嶺峻撥雲昏他年重放山陰棹索我城南水竹村

舊水蛟龍一斛藏幾年相對也相妨渭清涇濁分頭入荼苦薺甘兩舌嘗國子先生官獨冷會稽典錄字猶香比來自作春蠶裂那說狂夫老更狂

樓上端居忽不怡茫茫學海路多岐瓣香正斷南豐日史筆誰誇班固時地有湖山文采烈門多桃

李露華滋淵源道在傳家舊墨妙池邊說五之諸請令嗣

題王旬文尋梅照

林下詩人夢湖邊處士家前身本明月今世亦梅花懷抱清兼遠風神整復斜此中得眞宰刋落是鉛華

與桐鄉宰蔣雲亭坐山上亭子

同此虛亭坐貪消半日閒窺人惟有石好鳥不離山經熟常衙口詩清亦上顏無情天際月寂寞送君還

看南屏山紅葉 分韻得新字

滿眼丹楓泥煞人頻來我作此山鄰誰云樂事年年減愛此秋光樹樹新峯外夕陽添遠照塔尖霜氣落經旬憑他殘葉蕭蕭下樓上衰顏中酒頻

瓶花齋一百八隻酒器歌爲吳甌亭

瓶花主人最好奇瓶花齋中列異瓷不逢好客燕好酒何爲參錯滕陳之定汝官哥實魁首董彭象建亦妃偶爛銅雞花大食國雞卵闘薄昊十九娩我不能酬一巵如升如斗空爾爲藉以巴姬之文錦褁以帝女之素絲吁嗟我住鳳皇山之麓此山土色瑩紫玉或似蠏爪或魚子宋窯取之苦不足不然風露越窯開曾奪千峯翠色來一百八隻鬪奇妙此時不飲胡爲哉嗚呼堯舜千鍾孔百觚此時不飲胡爲哉

不寐

秋宵長太甚無策遣漫漫蟲語如人絮雞鳴似鳳難窗虛風入慣亭敞月來寬偶得新詩句頻求一字安

西湖樓望

徙倚危樓客思枯喜無[illegible]望西湖旁開南北峯

成兩凸出中間山[illegible]八依櫸柳秋風有客憶雕胡近來問價高[illegible]合[illegible]邊踏綠蕪

西湖子夜歌四首

郎如西湖月來照西湖水妾如西湖船只在西湖裏

南北兩峯高何如雨與雲西湖湖水深何如妾與君

採蓮湖之西採菱湖之東郎厭菱角尖妾厭蓮房空

郎去湖上行妾來湖邊住郎愛西湖晴妾愛西湖

雨

西湖寄王志宣沈心玉

僦舍錢塘近沿湖圖畫遥舟遲摩苻藻塔古剎雲霄山雨來飄忽秋風正泬寥所思隔江滸相望亦相招

萬松嶺尋祖無擇介亭遺址不得 分十灰韻

崢嶸萬松嶺窈窕㯶湖臺登臺望東嶺懷古意悠哉治平太守築亭白雲隈縹緲山之隈我今攜杖尋遺跡正值爽氣清秋來斷砥殘甋不復見幽花無數泣露開嗚呼公之直節介如不執拘相公正

忌才 謂荊公 拂衣徑指西山去此亭亦復遭刼灰我昔過公上蔡里 公上蔡人余于乾隆丙辰過之 斷碑文字蝕莓苔只今復住鳳凰山悲公遺構埋塵埃朝暉夕陰幾徘徊公不見兮我心哀此石不爛公不頹君不見前有蔡襄後坡老蓬萊宮闕都崔嵬 公與蔡襄坡公互除代

家傳紀畧七首并附誌哀小引

歲在丙寅 曾煜 督課敷文書院於五月十三日寅時 先君子捐館舍 曾煜 居倚廬踰五月復至杭將致其事因不復入書院暫棲古報恩寺憶 先君子遺訓一則遂

公叔良廷以罪謫戍瀋陽其孫子幼因戍原籍句軍公有長兄諱本宗者例合宗祧宜仲往天培皆程兄者宜仲也若無仲則公又應充從非為人所難矣家廟載其事

[illegible]

草家傳紀畧六首而泣誌於後凡七章時寒月在戶酸風射牌聽漏已四下孤燈閒寂淚流滿紙不能書者再俾後得以考時日云立冬前一日記

處士穆菴公諱本恭明洪武時人

嗟嗟我曾氏疇爲發其祥赫赫我皇祖孝友德不爽前剏徵間左萬里戍遼陽皇祖實少子長兄當啟行長兄遠自經長嫂遠自戕兄子復應戍約身三尺強親戚走相送伏地淚浪浪皇祖慷慨前毋爲是摧傷我當代若往九死不迴腸以此三十載

辛苦歷沙場逝將老異域寧冀返舊鄉皇天實降鑒仍歸梓與桑人民及城郭見或鮮故常於焉營馬鬣而舉三世喪至今南塘路松柏鬱蒼蒼

刑部文明公諱試明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郎中祀鄉賢

庭堅汝作士蓼六竟忽諸于公治漢獄高大其門閭一韓而一貽天道終何如我祖官刑曹蒿目以欷歔雖能察秋毫不樂見淵魚天下無冤民其氣和以舒惜哉年不永 公卒年四十九歲 酷吏風已除嗣者引勿替何以守緒餘不在申韓子而在唐虞書

刑部晝堂公諱銷明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祀鄉賢及山陽名宦

東吏同仇敵字民若子孫（公治山陽時題柱）山陽有遺愛俎豆至今存治河報第一（事詳浙江通志）赴召瞻帝闕朝中何權貴乃欲羅之門公起謝權貴某惟下不援公朝甫拜爵私室旋謝恩此事羞前哲亦非類後昆以兹權貴怒身斥道益尊未幾拂衣去松菊樂田園一經以教子功名安足言

附浙江通志本傳

魯銷字文叔山陰人萬歷丁丑進士令山陽時

寶應湖頻遭覆溺巡撫潘季馴議開新河築隄屬董其事計隄千百丈許踰月告竣報最遷刑部主事以忤張居正謫廣德州判官遷定陶令建義倉立義學設義塚皆實心舉行在山陽有實政錄在陶有治陶錄

太史皐菴公諱皐明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

勁草知疾風松柏知沍陰吁嗟太史公孤忠孰與任前朝丁寇亂神州竟陸沉（李闖之變）公乃焚衣裳被髮遯荒岑讀史斜班馬傳經補向歆縱橫屈宋筆跌宕陶謝唫新朝下江南裒然舉國琛（事詳紹郡續人物志）願乞荒山內殫兹報主心暮年述舊典盛世闡元音聖人動容歎忠義世所欽史臣垂直筆豈徒列儒林

附紹郡續人物志本傳

魯皐字季皐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不數月流賊陷京師皐歸家杜門不出　本

朝定東南徵用前代遺佚順治十二年浙江巡按御史葉舟疏薦於朝以原官召用皐以老疾辭守宰詣門勸駕終不起皐好讀書雖耄不少衰丹鉛甲乙嘗至丙夜居城南柳潭山水清淑幅巾杖履意味蕭然天下碩果目之子炯升有才名康熙己酉舉於鄉尋卒

孝廉子明公諱炯升康熙己酉舉人贈文林郎

蘭以膏自銷薰以香自燒我祖昔好古永夕以永朝骨髓於兹竭精神於兹搖不知何典籍乃能作

天妖方偕郡國計外強內已凋北風吼地起征馬悇不驕彼蒼曷有極素旐已飄飄巫陽爲招魂白日徒昭昭至今捧遺硯涕淚我心慘

太史敬侯公諱德升康熙壬戌進士官翰林院簡討

金閶通籍彥熱中爲一官譬彼絲易染亦如璞不完卓卓太史公風規古人難軒軒金馬門峩峩豸蟬冠視之若浮雲驅車返林樾脫食不知饑布袍不知寒杜門而却軌躃叟日盤桓（事詳紹郡續人物志）貴遊勢燻灼往往中疑患有憂焉得樂遺危詎若安魯

連本飛兔敢作櫪駒看

附紹郡續人物志本傳

魯德升字敬侯康熙壬戌進士以庶吉士授檢討鄉試出禮部尚書湯斌門斌於人慎許可獨愛德升以遠大昜之而德升寂無宦情入館數年即告歸敝衣蔬食務爲刻苦其見人雖柴傭馬走亦與講敵禮及貴客至輒引他事避之家居凡三十年

文學容齋公諱基德山陰邑庠生封翰林院庶吉士學者私謚文肅先生

昔我肅簡公帝褒曰魯直今惟我先子慄慄守舊式甲子歲暮春小子謹侍側先子顧而言至教不踰閾明明我皇祖有典亦有則直乃命之根罔乃天之賊奚爲舍祖訓而弗礪子職小子謹佩紳著天奪何亟達人後必復斯言洵不忒逩逩肅簡公先子持之力寶此一字師終身健不息肅簡遇其通先子丁其蹇大業判行藏精義無豐嗇惕惕頌遺言憂思紛胸臆道源絕續機性學存亡域吁嗟我後人豈其無測識

辭書院呈中丞

吳雲兼入越冬日又迴春邦伯今詞伯州民是鮮民昌黎官牒屢（以書院事屢勞杭郡慈溪兩學師）元獻手書頻（惠書屢次范文正居憂晏元獻聘掌教爲解）欲識孤兒苦荒菴草土身

賦得讀書松桂林留別蔡桐川

依依讀書處松桂列前庭暮雨含空翠秋風潑遠馨入林人共散他日憶曾經獨我欒冠日殘枝落舊青

汴州稿

會稽魯曾煜啓人

渡揚子江將赴金陵晤王中安不果遂入瓜州（時從江北入汴）

樓船歷得怒濤開兩點金焦矗矗來龍虎地分江勢轉斗牛天闊客星迴故人妙畫神留軸（謂題照事）官閣離筵手在杯直到揚州看明月片雲孤負雨花臺

淮上程尊江園中

不見程君久招邀過此園藥欄真杜甫花徑似桃源澹有詩書味閒無車馬喧跤跤塵土客相對忽忘言

邊頤公惠所畫蘆雁

聞道邊蘆雁揮毫值百金手披宣德紙餉我飽當吟對此含離別微聞響遠音流傳千百載何處復追尋

祥符縣太平岡遇周生逢泰

憶汝西南萬里遊相逢古驛暫淹留路從巴峽穿巫峽人自杭州入汴州河上悲秋無忌病天涯作賦仲宣樓艱難我亦嗟行役幾點清霜換黑頭

暮入大梁

車驅百里入黃昏衰柳長隄暮雀喧明月照時猶晉國秋風吹處又夷門侯生老去心還壯公子卑來道益尊杯酒宜澆信陵土買絲何必繡平原

開封太守張念劬小敘

簾捲香濃報放衙好詩妙帖門風華官評不負開封尹時論同歸宰相家梁苑雪飛看授簡長安日近待宣麻更聞嘉樹宜編傳折得劉郎前度花（河南學使署中有桃一株乃太守先世督學者手植）

讌集范方伯署中看演蔡中郎故事

美酒蘭陵高會堂羇人偶聽蔡中郎青衫漫落琵琶淚紅燭難消琥珀光死後是非元不管生前毀譽亦何傷醉餘東指陳留郡月落參橫望故鄉

桃花扇傳奇訂誤五首

才子聲名魁復社翰林風月冠吳趨閒來舊院翻新曲同聽歌喉小串珠（侯朝宗訪李香與張天如偕往今桃花扇誤楊龍友）

奄兒心事費招要豈有調停仗阿嬌公子自藏金跳脫將軍莫進董妖嬈（阮大鋮贈有王將軍者爲之致殷今桃花扇亦誤楊唯

顧領深宮讀曲時李香不學李師師無愁天子難
消受京兆田郎枉見疑（田仰買李香為妾香不往仰遣書責朝宗無李貞麗代嫁事）
尚書申弟已滄桑屈子離騷四負堂只有佳人難
再得更無弓劍憶君王（朝宗歸歸德應順治二年乙酉科鄉試無桃花扇後半事）
春色年年事可哀煙花南部閉青苔蚤知續命無
長縷悔不當初入道來（朝宗早天無入道事）

悼姬詠 並引

王慶娘濟南名妓也構李沈子匿於舍館其母索歸慶娘遽自縊沈子傷之作悼姬詠索和四首

南國佳人王楚雲（姬本吳人）東陽才子沈休文儂腰更
比郎腰瘦覓褪稜稜玉綫帬
翠幃婀娜定情詩紅袖凄涼絕命詞碧玉多情偷
嫁日綠珠有恨墮樓時
十年重到峭山湖粧閣依稀似有無一束香魂招
不得蕭蕭涼雨打菰蒲
我亦無端一斷腸依微禪榻舊紅香那堪頭白天
涯日又聽離魂說慶娘

寶應王孟亭至

齋扉晝掩不曾開忽報歸田太守來相見鬢髯仍
若戟轉看懷抱未成灰漢宮謠詠寧論貌楚澤遭
迴空擅才何處浮雲評富貴東門東去是吹臺
蒼涼陳蹟白雲多信美其非吾土何老去侯生無
妙策狂來杜甫有悲歌側身涕淚秋風客回首升
沉春夢婆與爾東歸理舊槎茫茫高浪又黃河

題胡覲察香圃濯足萬里流圖

舴艋狎巨波醉濯襪不絲魚龍睡醒時望見腳底
板

羈河南懷西湖六首

梅花已負何煩說芳草多情也未歸憑仗東風為
寄訊香山不肯久相遊
岸上垂楊水上扉湖邊小住日依依重樓不啟歲
甃鎖簾外空餘燕子飛
曾挈黃筌老畫師（謂蘇州黃尊古）湖邊吹徹玉參差故人
泉下無消息我亦天涯臥病時
湖上春風珠翠香桃花潭水送汪郎（謂常熟汪仕林）可憐
紅豆山莊客寫斷烏絲日幾行
山僧相約看仙葩四照亭前有洛花花正南時人

正北斷腸春色各天涯（李前壯川從河南移柩）
夏釜聲高飯有香囊中只貯百錢遊青帘處處都
拍颭獨認橋邊蕭九娘（九娘精治庖既沒猶以其名）

諸生論史因記十首

美人熒熒兮顏若古之榮哀哉武靈王妖夢踐孟
嬴回首西與北所營竟何成方其入函關秦王為
震驚洎乎變騎射樓煩懾莫爭以此圖霸業中原
勢莫攖奈何父子間至竟弄甲兵遂探雀鷇死不
請熊蹯生

春秋輩帥師書法罪專已上卿本貴戚削不書公

子惜哉信陵君竊符椎晉鄙救趙功雖高目無魏
王矣三綱久淪陷臣節墮泥滓俠士陳慨慷羣策
尚骫骳大易戒堅冰必自履霜始我懷伊周志皎
皎垂青史

云何陽翟賈生此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其興暴若
此周滅天地閉焚坑乾坤毀泰皇覩蚍蜉遂莫冀
尺咫本志求神仙反速明年死炎精一劍飛德水
流禍水

高帝亦有言東南後當亂嗣後五十年吳王果發
難方其跳盪時勢驅天下半大乃奪其璽不復能
多算周邱雖奇士終亦歸解散出兵日未百縱死
良足歎若狀有反相斯言竟大驗老子何太強當
斷而不斷

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哀哉主父偃怏怏鳴不
平方其丁困厄覘者一毛輕豈惟齊諸子亦有諸
父兄詎知封事上天子乃大驚公等見何晚四遷
益光榮持節過臨淄無不蒙首迎多金各分散高
覘氣彌盈日暮塗復窮倒施逆其行太橫卒致死
死亦成何名嗟彼洨孔車乃獨見交情

齊國公孫弘牧羊東海濱四十治春秋五十猶泥

塵六十徵對策天子手自掄後舉為丞相封侯曰
平津以茲多慾主遇茲多詐臣於焉益固結視之
同一身顧己猶布被詎肎厚故人故人許丞相丞
相嗔惡賓故者失其故親者失其親親故尚棄置
何有相知新乃知開東閤良非吐握真

伊尹無鬚眉周公狀斷椔云何東方朔齒目自稱
奇孔子經之宗左邱史之祖云何東方朔三冬輒
自謝先生蓋避世議論多激詭俳優不自羞歲星
何足喜漢廷連脽尻總作蠛蠓視首尾不全露應
龍固如是

翩翩兩黄鵠過此翟家門一步一迴顧欻然乃發
言高陵父與子誅死誠何冤父以塞星變子以報
國恩天地爲震動日月爲悲吟秋墳鬼夜哭五棘
毒其䰟昔日第宅高今爲茂草原三族雖盡出忠
義豈不尊史臣有微辭毋乃成敗論中庭斷頭雁
艮已勝飛鶱
咄哉楊王孫生死戾其常生時無不致死則嬴以
葬（叶平）裹尸七尺布從足脫其囊其子果從之其友
亦允臧裸體見先人怛化至弗祥鼠肝蟲臂地何
爲久客場何至鬱枯腊千載尚凄涼棺槨薄桐葦

古制固弗傷或云愈華泉金玉溢其藏不見驪山
上牧童照亡羊
平原有禰衡見者遭狎侮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
祖餘子氣奄奄嗷名何足數尸冢遽生悲屠沽寧
能伍顧已踞雲霄視人若糞土離蹤而跂訾因以
中人怒伍伯終加箠美材竟何補以此居危邦古
賢艮非取不見申屠蟠超然南北部

吳京兆小穎典試撤棘敘舊

造牓天高秋氣涼廿年心事兩茫茫白雲紅樹家
鄉夢紫蟹黄魚鎖院觴座有文章眞不俗人分出
處亦何妨多君尚記微銜在頭白天涯老庶常

卿學址出使江南以札來訊答二首

北望詞臣標斗極南瞻使者動星躔路經水部吟
詩地官屬山公啟事年（學址以少年出）物論誰疑鄉貢刺
人才還問孝廉船猶勞千里馳芳訊遲我同談風
月妍
憶昔襴衫利市時登科小錄未參差庚辛樓上歌
鶯谷丁卯橋頭步鳳池（學址生于丁卯）獨座君看茵上繡
勞薪我嘆鬢邊絲玉溪句在心還薄九日樽前有
所思（書于九日寄來）

謁張湑恪師祠（鈔第二首）

微名何足喜所喜出吾師（師辛丑總裁）悵望千秋遠低
回一日遲瓣香眞忝竊築室指前期欲話淵源在
山堂應有祠（曾擬欲于大梁書院之西築師專祠以配湯文正公祠尚未及）

喜同年彰德太守李焚涯見訪

書院元閒局君何意思濃同年推太白異政入開
封昔望雙鳧遠今看一鶴從吹臺殊曠絕杜甫舊
遊蹤

和白公韻三章（鈔第一首第三四首）

天府文昌第一星芒寒色正映彤庭分封四瀆河

淮濟總制三州豫兖青小隊巡行增舊典大夫作賦勒新銘抗懷禹貢還能續何用桑欽注水經

新移學舍近文場更喜軒車駐此堂利見曾占乾九二湖洄漫指水中央閒談風月秋同爽仰視星辰夜正涼清興聯吟天尺五宫牆後是及肩牆

早秋佳氣望龍門多士均沾大府恩喜有新詩吟水部更無賸巧乞天孫蘋蘩仙果香初摘粔籹官廚玉比温更謝驪珠一百八神魚護處夜光存

和吳司馬小湄見贈韻

天下文章有舊儒豫州花鳥認中樞紀恩何但三

持節奉使還勞一剖符姬旦詩成多入雅臯陶歌好亦名謨誰憐舊日春明夢還向烟波問釣徒

喜尹公元符來豫

醇儒建節詔中州正學崇名都上頭陝晝東西兼旦奭河分南北現圖疇精心似向先天見盛事還須大雅求經術湛深吾自愧臯皮難為淺生謀

楚客云同年李舍奇卒于永州文廟

同作瀛洲夢思君一惘然楚人多尚鬼李白果登仙草木離騷韻詩歌天寶傳吾生亦幻景終與話因緣

徐笠山寄墨

君子能好我遺我雙隃麋忽夢小道士再拜前致辭云臣既歸主當歷佈臣私臣性夙處晦見者揶揄之衆方重黃金安用篋乏為調帝願歸去帝顧臣曰咨斯文日淪喪一綫扶者誰往哉惟汝諧汝慎相所宜恭承帝嘉命遂復典厥司歷歷觀下土往往心弗怡櫐櫐署名屋林林没字碑糟粕白髮儒之無黃口兒惟南州高士恨勿早見知今忽弃主囊亮匪臣心期主或瓦注視人又櫝璧疑贈主以自愛勿復仍兒嬉夢中亟荅拜竟弗解所嗤既

寤再忖度斯言乃良規良規勿敢忘所以報相思

校洛學編敬誌湯文正公

中州人物志逾重是師門實學能為政躬行不在言一編關絶續兩世有淵源危坐祠堂讀還能示子孫公後裔多在書院

憶昔

憶昔曾騎欵段行王融漫動入關情西風塵土污方邈遠道鶯花惹寄生忍曉周旋寧作我何當復起更煩卿梁園今夜清光滿不似東華曉月明

負骨詩為徐清獻公

河隄許司馬珮璜其出自南州眎我負骨記令我涕泗流奇孝清獻公風號雲爲愁未晬遇父出十五罹父憂辭母尋父骨未知兒還否銜痛奮前往錢塘淚籛舟玉山寇亂後蒿藜滿荒阪一二老寡妻問信竟無由前有虎眈眈後有鬼啾啾朔雪大於掌遊子寒無裘暑礿梟相拄墮淵沈更浮失足萬仞谿藤葛幸胥留濵死亦已數噩夢見一抔果然獲父骨還復正首卬有聲不得咽有淚不得收我聞殷與庚孝義晉陽秋亦有王與趙稗乘各旁搜萬里尋親記善本或校讐唯公垂至行後學尠稽

求艮以勳業大無復發潛幽昌公數行傳實與龍門厺公有逸才女寶之若圖球本屬班昭筆志表能預修司馬乃其子乞言爲貽謀我文何足論其細若蚍蜉但廢蓼莪詩傷心爲王裒

同朱奎山方伯小坐

葉脫梧桐乍報秋聽君歷歷話前遊江淮形勢分三過杭汴風華似一州平進於今推左轄高文也復冠諸侯只今東指蓬萊去叢桂山中空自幽方伯擢撫山東

陳州金太守話舊

卅載前人手澤存相逢重與話淵源宛邱此日君華國雪苑於今我灌園敢說蒼蠅附驥尾正期河鯉上龍門謂令子夕陽相送還瞻望古道年來誰有敦

與周粲如夜坐

叩門雖近市松竹夜窗虛與子清談久霏微風露餘斯文變虎豹爾雅注蟲魚入耳開顏處秋燈照讀書粲如諸子姪好學俱從予遊

古意

花在地幽桂不將榛菅棄食在器魚肉不將蔥薤

置妾本小家女十五充下陳香風迴歌扇夜月低舞茵顏色寧遽衰君心厭故人君心一變同溝水妾腸萬轉似車輪吟君昔日定情詩跳脫猶珍約腕時雖然憔悴不復理何忍拉雜摧燒之

跋扈行

將軍居京雒跋扈不可當夫妻炫第宅堂寢分陰陽閣道凌雲起連屬互相望懸之以明珠煜煜明月光黃金如山積大萬不可量外廄汗血馬來自西戎疆其菊開園囿採土築層岡奇獸畜麒麟珍禽養鳳凰春風一夕吹百卉氤氳香夫爲擁身扇

妻爲鹽馬粧絲竹揚淒淸金石紛擊撞美麗有秦
宮夜夜侍玉牀生男尚公主生女進椒房勢能毒
漢主何有固與綱哀哉何大儒亦來上壽觴奴子
逢公卿不復迴道傍百僚俱震慴天子爲迴遑中
使持黃紙夜半圍府牆夫妻赴東市相顧淚浪浪
婦女走相詈小兒瓦礫將回望歌舞地惟見黃塵
揚嗚呼空跋扈悔不爲忠良

商婦篇記汝陽事

問妾何人婦白髮老商子枯楊生其稊亦自稱連
理前年販洞庭今歲羅吳市妾嘗處空閨獨宿鮮

娣姒妾貌茗之榮妾心水之止東鄰何少年自矜
冠玉美尼姍致黃金綱戶挑綠綺爲妾謝少年越
禮不如死庭中雪皚皚江上石齒齒石堅不可泐
雪淨不可滓

催租行

陳穀斷新穀熟大戶催租督田僕主家之貴新開
府僕之來兮猛如虎主家之富羸千倉僕之來兮
貪如狠老農瞥見嚇破膽鮮衣危帽坐飲啾諦視
畜牧盡刮收小者鵝鴨大羊牛忽來調戲機上女
傍有脫者爲大怒蕘蕘打鼓以號衆壯夫數十項
刻聚交捽其鬢厭老拳僕之去兮脫如兎嗚呼僕
之去兮脫如兎寒鴉啞啞孤村暮

明宮雜詠十二首

紀太后暴薨後孝宗卽位尹直撰詔云覩漢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孝廟生母）

嶷然龍種認黃衣從此宮中伏禍機生不題門漢
鉤弋死難成禮宋宸妃

邵太后嘗云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鬪後選女
毋及江南我留大恩於本土也后目化人（興獻王母）

紅藥微坐賜錦袍幾多空望帝車高借問江南好
兒女可貪風月桂香膏

英華殿以慈聖李太后貌裝九蓮菩薩祀之
云后化身也（神廟生后）

英華內殿彩雲昇熠熠鏤金匼匝燈六局美人各
稽首九蓮菩薩最高層

劉淑女小失光廟意賜死莊烈帝立得官人
貌似者圖像具大駕迎入淑女卽孝純太后
也（莊烈帝生母）

西山誰爲一招魂賜死無端眞少恩記得天顏橫

涕淚畫圖親捧正陽門 以上太后

英宗復辟詔問景帝廢后索繫腰玉玲瓏后固不肎與曰吾投諸井矣不得也后汪姓順天人

泠落瑤華舊廢宮君王詔索玉玲瓏可憐深井沈淪後不在山河復辟中

張文二妃尚茗世廟循視其手陳后恚投杯起上大怒后悸墮娠崩

玉手纖纖捧玉杯君王捲袖笑顏開秖應斷送陳皇后遽向長門恚死來

高麗權氏姿穠粹善吹玉簫仁廟愛之

風前三奏玉參差月下新承恩澤時一自貴妃親冊後繡靴都學製高麗

郭嬪善文宣廟名入二句卒作楚聲一章先以自哀

宮中眞見漢諸生絕命空悲夢覺情 見本詩 莫向君王歌此曲楚聲第一斷腸聲 以上皇后妃嬪

武廟出遇田婦載歸詞云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

非夜腰歡帬布斜妖姿不復老田家眞教法酒同村酒錯把宮花誤野花

劉美人本晉府妓武廟悅之南征時約迎美人駕先發美人脫簪爲信上過蘆溝河失焉徧索弗獲因親迎美人與俱

太原樂部舊名倡生小風流貯豹房大索亡簪窮十日蘆溝橋畔笑君王

王浣衣名滿堂與選罷歸云夢大貴人趙萬興娶之道士段鋹因詭名得焉鋹竟以謀反誅滿堂沒入浣衣局武廟幸之世廟入復出浣衣人呼爲老浣衣云

陪選三宮事已非夢中道士竟何歸君恩也似東流水白髮蕭蕭老浣衣

圓圓者色纖媚比趙飛燕外戚周奎獻之莊烈帝遽命遣出後爲一邊帥所得

轆轆香車小殿開君王不築避風臺蛾眉皓齒眞傾國直得通侯一怒來 以上雜宮人

遇胡觀察香圃

軒車昨歲涖天中一望清華迥不同觀察脩兵新國紀尚書度地舊家風漢朝七部封圻大禹甸三門士脈豐漠漠秋郊禾黍好繡旗小隊出元戎

示諸生

讀成千賦纔能賦學貫三通始是通朱子源頭來活水漢高天下屬關中到頭多要防書麓屈指誰能入化工猶恨庖犧多一畫畫前無復卬元宮

將歸紹興別同年沈按察子大 鈔第一首

已倔殘冬候蕭條胡不歸秖緣知已在淚下一沾衣馬認前溪樹人依故國薇好詩須卻寄梁苑雪仍飛

抵亳州懷同年廬州牧抱孫

計日馳驅不暫休又辭轣轆上扁舟客程北亳趨

南亳離思中州望越州 時予以家事急歸 帆外月沉山杳杳渡頭雨過水悠悠美人消息重簾隔欲話相思可自由

徐州懷古次帥方伯蘭皋韻

濁水奔趨芒碭孤周征楚戰總荒蕪朱弓赤矢成何瑞破釜沈舟定此都八駿西歸雲寂寞重瞳東走路模糊可憐百戰河山後歲歲春風草木蘇

清流關懷古次帥方伯韻

淮南形勢此關收惆悵南唐失壽州 周師破壽州遂進逼滁 門戶已敎通楚尾咽喉空自鎖吳頭謀臣早預中軍祕 趙則平敎授關外藝祖微服訪之 俘帥難防別徑幽 藝祖從關背僻徑進師 遺跡憑誰參馬陸松篁深處且歸休

金山寺次帥方伯韻

萬里茫茫淚作梯中流突起斷金隄諸天宮闕仙人掌大壑魚龍尺澤鯢兩岸烟浮吳郡小一川雲壓楚峯低渡江不向山巔望餞食哀家蒸熟梨

戲詠江北旅舍

風色蕭蕭過此邦矮垣寘戶竹編窗廬州肥婷秧歌胸泗上曹音花鼓腔淘米赤帽土作銼盛漿何謝玉爲缸鄉心輾轉渾無賴且與漁船渡晚江

贈句容好學而瞽者

日月胸藏有兩丸能將萬類入澄觀左邱已自高三傳子夏何須別小冠寒谷能吹春盎盎枯枝正潤露溥溥 捐賑曾活萬人 濟人本屬吾儒事卜式原知不爲官

歸紹喜孫虛船主講戢山四首

聞說孫山長才高善鑄入來因堯四岳坐論越三仁種蠡書非古唐虞治本淳無邊風月在千載有傳薪

木鐸驅秦俗 虛船宜化陝西 珊瑚網楚才 主考湖北 好風隨地

至春雨過江來活潑鳶魚象消融糟粕堆東南多
竹箭憑仗一培栽
希文方讀禮元獻正求師往事前賢在風流又爾
爲文隨秋共澹山與道相宜忠孝眞根柢江東黃
絹辭
送我夷門去言旋訪舊盟危城臨北斗華館似西
淸髮短羞相對才長歎且驚何因執都養高會聽
諸生

三州詩鈔卷之三

秋塍三州詩鈔卷之四

廣州稿

會稽魯曾煜啓人

自紹發粵路經釣臺

兩岈高峯合抱形漢家遺蹟有碑亭故人道在成
光武太史占應誤客星（子有客星論）日月雙臺餘氣象
波濤七里尙神靈晩風急送征颿去似我何堪此
久停

宿蘭谿

曾記蘭谿驛裏囘月明吹徹洞簫哀山容又笑漂
流客天意不憐詞賦才鄰船桅高雙角起寺樓燈
近一鐘來耳根萬籟相生滅臥看浮雲翳復開

上衢州

極目秋江見白雲西風吹近柏公墳人如逆水篙
難上心似船多縴不分（江山船一人一縴）

宿衢州

此別猶疑夢如何猝猝行炎氛猶有力秋颸極無
情吾亦欲東耳相思太瘦生不如江上鷺來往總
輕輕

登仙霞嶺三首

東南誰闢此蠶叢漢武樓船首紀功設險猶存百戰役嘗關只在一夫雄何年碑碣埋殘霸落日樓臺起大風懷古不勝行役意共憐客路在其中

誰能自在上層巒鳥道縈紆十八盤絕怪籃輿天闕迴轉思蓮舫鏡湖寬北來估客囊絲白南去騷人飫荔丹我亦匆匆勤結伴蕭條何論舊微官

何處風烟是會稽羣山勢走浙東西離家日近猶衣葛出岫雲輕好杖藜猛士休誇大羽箭雄關漫固一丸泥南行要載炎荒筆容我輕裝發劍溪

仍回江右宿鉛山作嗟予篇五首

嗟予有父蚤白頭生獨子兮今遠遊欲不遊兮無可養欲遠遊兮雙淚流南馳北走中何用黃昏風雨徒離憂

嗟予有母不永年欲相見兮及黃泉息葬未營三尺土空令有子百憂煎征衣那復慈闈線白楊風起殯宮眠

有婦有婦久食貧米鹽瑣屑勞精神口脂面藥都拋擲羅衣補綴無鮮新長閑雙麋撐病骨百年憂患歎前因

有子有子長與次各已成丁匪童稚耕也寧知稼穡艱學而僅識之無字一經世守貴朴誠家聲多爲聰明墜

前年新得一女孫于今能語能候門肝熱常憂木剋土芩連苓术各涼溫臨行我作丁寧語也解傷心拭淚痕

宿霸口　閏七月朔日

日日悲看水獨流胡用驚心時序殢扁舟篷行無幾忘閩江遠多風蚤得秋千箇蜻蜓來隔岸一行鷗鷺起前洲明朝飛渡鄱陽去笑指滕王閣上遊

蚤發鄱湖

夢中驚起似奔雷借得雄風亦快哉地缺儘容湖蕩漏天低惟見浪崔嵬此時詞客揚帆去何處船娘打槳來形勢前朝經用武干戈銷盡荻花開

宿河泊所誌感

此去行藏聽所因寂寥何處發精神足音已自悲空谷手爪還須念故人貼貼鄉心彭蠡水勞勞客夢鏡湖濱逢憐庾嶺梅花好猶恐難逢驛使春

北風篇

北風吹上桅杆頭南船歡喜北船愁北風吹得桅杆動舟人歡喜客人恐黑雲如磐雹如拳蛟龍戰

闞浪蹴天此時帆勁船駛直如萬弩齊發倏離嶔又如萬馬齊奔各脫韁又如萬鼓齊鳴響徹泉復如萬鈞齊壓勢沉淵嗚呼吾聞疾風甚雨君子亥冠抱深警又聞洊雷交震君子恐懼以修省誰云忠信涉波濤莫思行險圖徼倖性命依依憐丈夫百年蜺蜺擲俄頃僕夫將進酒令我姑耐守事大如天醉則否口燥唇乾終何有僕言固有理吾姑高臥耳忽然夢入家鄉裏婦婦芙蓉隔秋水

宿泰和縣聞促織

昨宵促織猶未鳴今宵促織處處聲計程十里至

百里聽汝初更徹五更始若績麻音續續旋如繅絲勢縈縈直令路上征夫淚何獨閨中懶婦驚促織促織汝何苦舍旃舍旃汝莫爭奔觧油阻女紅繡泥滑意隳田父耕螳怒不知車是斧蛾飛鄉解火爲坑春秋蟪蛄皆懞懂朝暮蜉蝣即死生惟汝切切夜復旦吾亦瞿瞿鑒汝誠瘦骨難支秋露冷病軀怕照寒潭清美人刀尺天涯遠促織無情却有情

吉安弔文丞相

一代忠臣報國恩我來公里酹清樽斫頭幾不虛丞相正氣曾多幾狀元柴市筵前無日月厓山行在有乾坤可憐南去占城使何日援兵入海門

宿小溪驛

曲折南安郡行來九九灣水流新潤水山似故園山司理濂溪學樓船橫浦關艱難吾土客多載果箱還越客販龍眼日果箱

大庾嶺二首

圖經曾問漢山河鎖鑰南方險莫過地湧千峯開駱越天連一水走牂牁馳驅空自煩楊僕談笑猶能下趙佗惟有老梅香蘊古花開花落舊巖阿

乍上仙霞鳥道長又來梅嶺趁晨涼登臨眞似秋風客顑頷頻經古戰場閩粵柝聞皆樂〻東南箭拾舊巖疆惟餘馬背千行淚一樣傷心望故鄉

南雄女子赤脚行

南雄女子多赤脚前指後趺泥纍纍生來不解足纏何處應須絇屨著頭遮稈笠布爲簷腰繫麻帶垂索壓肩械器勢低昂約背小兒形束縛前谿打水走如飛懸磴斫薪步似躍亦有雙蛾久不修豈無面首不膏油暮歸夫壻多恩愛雞柵牛欄即並頭曾窺吳女鳳頭鞋亦見燕姬金雀釵芙蓉

脂肉桃花面願嫁蕭郎事不諧無端充選良家數
盛年轉被君恩誤霄落秋風團扇歌淒涼夜雨長
門賦豪貴還多買俊姝葳蕤深鎖曲房居夫人夜
襲㩦刀婢丞相朝乘短犢車嗚呼薄命是紅顏青
史茫茫事可憐君不見綠珠樓馬嵬驛不如南雄
女子安穩眠

三峽

梅嶺天下險三峽勢合併岸絕兩山對峯盤一水
盈高天纔露線厚地只存坑英德至清遠綿亘二
百程守狹不守廣用奇莫用平封此一丸泥良勝

十萬兵長錐伏波浪鐵索闌縱橫銛戟固門戶彎
弓雄壘營箐密藏精銳林叢誤敵情梅關斷歸路
腹背絕死生一軍塞連口間道無潛行逸待勞者
勝客難與主爭楊僕下尋陝沛然大功成所以秦
尉佗高築萬人城

飛來寺十六韻

古木蒼藤路懸崖峭壁天林深希見日徑曲只聞
泉帝子軒轅後（二禺山事）舒州俎豆先（寺自舒州來）飛來中
宿峽傳自普通年兄弟分南北君臣皆聖賢（其臣日初式）日
鳳凰吹律至（阮俞遲事）蝌蚪讀書傳（上有帝子讀書臺）秦客

桃源隱（一巖刻秦時五百人避難于此）安期丹竈仙（竈產五色榴）妖猿
留玉佩（孫恪妻事）瑞草響金錢（唐開元事）附會皆如此荒唐
處有焉齊東多野語通鑑闕前編我作炎荒客來
乘粵海船登臨餘雜檢幽險必窮鐫三峽元同蜀
西江本自滇迢遙皇古蹟爛熳邑人宣幻比蕉隍
夢浮同雪爪緣何須嗅龔蹟聊付想當然

觀音巖

靈鷲分來洞鑿幽普陀分得大江流山僧好渡遊
人去天竺先生狂上頭

詠孔雀十六韻

孔雀炎方鳥居然結彩奇高冠來岌岌長尾曳蓰
蓰頭轉鸞相似鱗交鳳亦疑乍開金錯落忽展翠
葳蕤絕少璨璫態還饒俛仰姿錦堂迷步障彩殿
耀罘思晃目都成眩驚心不自持家禽元自孔卦
德又乘離宜有文明象還矜邦國儀翩垂鹵簿扇
象畫屬車旗王母雲翻畫山雞鏡對時寧能儕腦
膊終不悍之而噬肉能攻毒知雄應守雌（孔雀雌者少文）
生防牛有角死慕豹留皮弃鳥知歌舞華蟲近鼎
彝儒林今寂寞留待佛王騎

客有談粵西事者因憶李穆堂師巡撫廣西

二首

迢迢交廣舊山河啟宇曾經百戰過水繞湘灕鯨吹息峯高邕桂鳳鳴和于今碑碣韓襄殺終古祠堂馬伏波記得大儒開幕府蠻兒稽首道傍多

側聞漢治零陵郡更說宜人獨桂林三尺雪高無吠犬四時花發有鳴禽風聲待化鈎輈語雲氣常銷瘴癘陰慚愧經師稱趙德尚留莊舄越人吟師曾掄主宣成書院

再憶穆堂師一絕

眞見偉人垂氣節誰云詞館但文章官階特許同

韓愈癸卯年間兩侍郎昌黎于長慶三年癸卯歷吏兵兩部侍郎師雍正元年癸卯亦歷吏兵兩部侍郎

夢亡友周粹存追輓七首

生年滿百望何奢似此佳人竿不加夢到閒庭多寂寞蕭蕭風雨木香花

當年古學共支持後死斯文或在茲近日君苗焚筆硯記從吾友葢棺時

大雅由來卓不羣後生僞體意何云文章近日如魚爛我向青山一哭君

班馬遺書最擅場晉朝陳壽宋歐陽君家史筆前賢畏可惜名山竟不藏君讀書處號名山藏

論才何但讀書工肝膽交情徹始終已向儒林得游俠更從文苑入英雄

誰知泡影流光短更歎浮雲富貴遲身上袈裟頭上髮西湖歌舞鏡湖詩

十見墳前宿草萌交遊收淚歎平生寧知松柏高踰丈猶放人間第一聲

讀曲詞鈔第一首第七首第十首

烏烏之聲樂一雙復一隻願生八九子莫逢二千石

願歡莫食飴甘言儂易欺願歡莫嘗膽苦言儂所悲

篙師重生男十三學操舟倡家重生女十三貪纏頭

征婦歎

烏白頭難妾白頭易妾白頭君不歸烏白頭君應至嗟乎嗟乎妾不如烏白頭烏有時黑白頭妾黑不得

銅鼓行

四座且勿喧聽歌銅鼓行銅鼓沉深淵近發五羊

城銅鼓何王器傳云漢東京昔者馬新息以節交阯兵制非夏后足亦異殷人楹豐面古五尺其規中月盈巨腰環四耳壯夫可扛擊一一諦視之欵然發光晶色或鴨頭綠又或魚尾赬象既受剝蝕紋亦斷縱横因持寸莛叩其響細錚錚主人前致辭當刓木作鯨擊之震百里深恐聾瞶驚余聞爲宛舌詎敢呶呶爭誰辨銅盎贋誰審服匿名今皇至神聖尙有有苗征蜂屯而蟻聚撲滅煩經營銅鼓爾異物何爲久不鳴一鳴雖小重不鳴雖大輕爾當飲千羽我當請長纓光武昔有言有志事

竟成吁嗟我與爾磊磊同不平

夜同張字通飲

余性不能飲一爵沉湎之趣未領略堂堂乎張誰爲來寬衣大幅欵發作不須長年須酒盃不愛狀元愛𡇼著道逢麴車輒流涎時過屠門而大嚼今夕主人具圓方便爾脫衣劇磅礴酒若渴羌卷白波食若老饕墳巨壑崩崖裂石恣跳盪握月擔風善戲謔詒人蚓竅鳴着蠅自謂鷹饑逐鳥雀寂寂寥寥爾曾生年年歲歲自束縛須知脉望得仙難不如虬蜧因雨躍盧植一石鄭元斛鼈生兩帬鵝四腳眼前千水與千山座上一酬而一酢幕天席地醉欲眠夜風忽送他鄉柝

冰腐廿六韻小引

冰腐在北易在南難粤人貴之爲賦廿六韻

炎鄉冰腐列時序亦相乘石磑綿綿出瓊漿漸漸凝爲從深井縞又避太陽昇遂覺侵晨變還看徹底澄擊來微簌簌劃去駭稜稜水乳融相比清涼散可稱儼同方璧樣又簇異花層詎稱金柈進惟宜瓦缶升得其嚐可食空有肉如陵觸手疑皺瘃

沾牙忽戰兢弱脾宜稍減病肺不妨增陡覺膚生粟何憂腹似癥飽眞同杜甫錢不費何曾童僕私情便山妻方法能縱懸延貴客也合供鄰僧況是儒名腐還加心似冰以玆情益篤要亦理之恆褁者商所供嗛然有不應筵多南食怪厨以大官矜此味兼寒儉深思寓翾懲豈惟爲客繼更囑後人承先世傳淸白家風宜豆登所憂時遞變那得日相仍腐態原難得冰山亦易崩洪纖無異致燕粤有同徵不見東風起黃河響碎凌

前有樽酒行三章

前有一樽酒後有滿管　金黃金許我攖其中藏禍
心不如朝暮一樽酒青天不高海不深
前有一樽酒後有毛施女毛施匪不佳殺身俱由
汝不如朝暮一樽酒冬無皺瘃夏無暑
前有一樽酒後有匹夫劍拔劍立殺人愼爾祖父
念不如朝暮一樽酒口唇不燥心不厭

粤人食蝦蟇以爲蛤蚧蛤蚧別一種昌黎詠
亦未考因次荅柳柳州食蝦蟇詩韻

蝦蟇非蛤蚧何容亂情貌韓公勉入口頗亦欠考
校一居燥在谷一居濕在淖南食辨物產充庖毋

雜鬧爾雅注蟲魚聖人垂典教公詆非磊落意不
服先覺眞金招火燒冷灰有豆爆後人執左驗本
草列官校性能止渴欬實奏補肺效黜列堷井隊
律令失枉橈水上無罕筌木上無罾罼土者析縷
縷客枓辨稍稍諾龍義所尊蟈氏情何樂蛇蜞誤
螃蟹號蟲冒謝豹大書垂志乘不枉南遊櫂

唐京篇 序

昇之長安古意賓王帝京疇昔諸篇粤人
誦之凡詩家取爲正鵠不知鋪列雖麗而
旨未細切余纂志之暇成唐京一篇由武
德始至天寶止不合事蹟逸出云

黑水西河惟雍州前有周秦後炎劉更歷開皇兆
妖夢大興城中洪波流果然勁甲晉陽起一入關
中勢莫厺此關控扼當潼水北繞黃河數千里秦
漢函關都在東秦函谷在陝州漢函谷在新安傳是桃林放牛址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潼關是也元和志謂即周武放牛地其中翼
翼起都城三重內外費經營唐都城凡三重一京城一皇城一宮城一曰子城內拱皇居與帝室左有眷化右通明入太極宮東西二門
宮殿最尊是太極下見終南好山色永徽復
建大名宮仍連西內稍東北太極名西內大名在東也以南去

巍巍名興慶三內區來總不隔唐三大內東內西內南內東內爲大名西內爲太極南內爲興慶三內複道相連
三宮之後三苑開唐大內有三苑西內苑東內苑禁苑也渭川灞水繞池臺灞滻繞東渭川則貫東北長橋
飛作彩虹勢大阜突如巨象尾燕姬隊隊持宮扇
吳女亭亭進壽盃臂留紅處承恩日面注丹時入
月來禁苑之西梨園在梨園在光化門之北出禁苑西頭第一門兩處
教坊都入內左右教坊妓常名入宜春院蚤看搊彈家上場平人女選入宮教習諸樂器者曰搊彈家更許前頭人賜對妓人入內曰前頭人每月二十六日得以毋對點來健舞與軟舞凡出戲上以墨點者舞曰進舞其所舞有分或曰健舞或曰軟舞
羞煞阿姑并阿妹黃幡綽見妓肥大年長者呼曰屁突

于阿姑貌類外邦者呼日康太賓阿妹宮闕之南朱雀門九三乾卦

大臣尊朱雀街有六條象乾卦六爻九三在朱雀門立百司府以應君子已見東

西分省出中書省出東日華門門下省出西月華門復看南北兩軍屯

南衙屯宮南北衙屯禁苑金鑾坡近晨趨便東學士院移金鑾殿西叐翰也玉

女香蕭晚直溫槐市開時土物至太學生四方來者各攜土物至

槐市賣之選門閉日大官煩吏部院選官日則閉門否則開其南坊巷

一百一乃是民廛店舍繁朱雀門外縱橫皆十坊士庶居之六典所云一

百一十坊也遊觀地數曲江首曲江在京城東南隋宇文愷以其地高乃鑿

池厭勝之至唐遂成勝境占斷東南三千畝凡占地三十頃娟娟水面

發芰荷鬱鬱峴頭新蒲柳翠幕如雲各縱橫油車

似霧紛左右曲江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轡幕雲布車馬塡塞好鬭妖

姬杜曲花還開公子新豐酒春秋佳日最難忘三

月之三九月九蒼涼陳蹟幾紛更陳寶雌雄夸戰

爭茫茫五時飛蛾出秦立白青黃赤四帝祠漢又立黑帝祠寂寂七

陵野鵠鳴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此五陵在渭北文帝霸陵

宣帝杜陵在渭南班孟堅西京賦云北眺五陵後世但曰五陵語順也石鼓幾摩周

太史銅人或遇薊先生百年玉木根何處甘泉谷北岸有

槐爲玉木根揚雄甘泉賦翠玉木之菁葱一樹鄭花誰削成唐昌觀玉蘂花長安

惟有一株或詠之曰一樹瓏鬆誰刻成山谷曰此名鄭花江南有之坑儒谷有愍儒

唐改坑儒谷號曰愍儒鄉集仙殿易集賢名元宗易窮塵歷刼

何煩說地老天荒總不平嗚呼形勢重崤函誰識

興亡遞若環李花河北乘時發楊柳江南焉復攀

恰同離黍三章後秦時明月漢時關須知奕葉蟠

根大不在區區百二間君看夜半延秋出第一先

來阿犖山

楊花

甘受人間輕薄譏飄飄只點麗華衣一從沾却汙

泥重不復隨風上下飛

貧

遠受妻孥笑近憑僮僕驕前程眞黑漆轉面是青

霄佛地金能布仙家汞可燒吾儒惟束手那得陸

裴饒

無題四首和佘艷雪韻

入選良家錦籍塡詔從圖畫獻嬋娟諸王舊寵江

無畏從婢新尊馮小憐碧海青天眞有悔金牀玉

几詎能眠白頭未紀綢繆印何止秦宮卅六年

國色天香第一花東風微許問根芽瑣窗有口紅

鸚鵡繡戶蹲形玉辟邪卓女正當新寡日珠娘原

屬舊鄰家一雙跳脫頻珍重不學神仙萼綠華

綺閣斜臨大道傍東南初日照梳粧幾多姊妹稱

香火別有君王愛教坊呈曲先鳴笞臘鼓上場屢
舞踏謠娘十家今直宜春院遲却千金一笑狂
帳前月上醉閼氏少婦齊將箄篥吹身上罽袍都
穩稱臂間羅帕各低垂似聞貴姓迎居次待嫁名
王號谷蠡顏色天然原自好漢家一任奪焉支

偶題示志局諸君子

會鼎原多贋湘山亦可疑相如淸思賦誰辨慶虬
之

對酒

娶妻當如陰麗華安得顛醜易嫁娃生子當如孫

仲謀安得犺獷封王侯我生不有命拄天奚爲晨
夕百憂煎甕有薄薄酒不美斗十千園有此徒茁
不美食萬錢人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吁嗟古人
實我師不見阿承之女王霸兒

題畢君照

湖海一奇士鬢眉潛且蒼說文許叔重散隸漢中
郎林竹同蕭瑟秋山自渺茫前溪有漁父相與濯
滄浪

美人篇留別志局諸子

美人居空谷顏色比毛施豈曰無良媒含意莫致
之側見庭中樹遭此秋飈吹干華賈其英萬葉墮
其枝惻惻彈素琴哀響激羅幃一彈九寡怨再彈
孤子悲誰能發皓齒但見蹙蛾眉吁嗟東鄰女自
字幽并兒百鎰金爲聘五穀玉爲貽被服雲霞錦
環佩參差垂回頭驕處姊辛苦徒爾爲

秋屏文鈔十二卷二州詩鈔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魯曾煜撰曾煜字啟人秋塍其別號也會稽人

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未授職乞養親歸教授

生徒終於家是集文一百二十一篇中多考證之

作其文氣頗剽急蓋才性使然若續中山狼傳之

類雖規橅毛穎然不作可也目列易本末論六十

四篇易纂例八十篇而有錄無書蓋均未刻又廣

東祥符二志凡例亦有錄無書殆以已見於兩志

歟其詩以三州名集自序曰杭州汴州廣州也蓋

其歷主講席游蹤所及之地云

遺旁通而無礙也哉紫蘿今日
歷民社居雄峻直道讜論拂袖
返褐不屈不撓不愧古人復以
最古園二編十八卷詩凡一千
一百八十四首奏疏雜著凡九

十一篇質余問余叙余受而卒
業焉肇無點塵泉湧萬斛氣攄
河嶽光耀日星入乎古人之中
出乎古人之外正變側出合離
無端作者不知其然閱者亦不
測其所由然口不能言神乎其
之爲同爲獨爲詭爲直疇昔所
識渺渺予懷矣[illegible][illegible]世之寶[illegible]
一好所能阿不祧之業非一時
所能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紫

蘿非僅太冲可擬余敢竊附皇
甫少有增加惟是一日扺錙千
稱結契知己之難今古同嘆余
固不能無說以處此

清淵胡悉寧海若題於西

黃霸不留心經傳則亦漢之循吏紫蘿兼收並取不獨天才綺練超羣邁等覩其處也家臨桃花茂竹懸蘿井砂城菱又有舍卷入公淵鴻飛覓泛暢其雅志出

馭堂皇浮器之渡囊沙之城坂埈河淺魏武淮陰相與鷹揚鵬奮蕩滌其雄心故其文章政事卓犖懿雅爲一時領袖元亮少陵極詩人之能事亦有心救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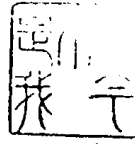
不識房綰之疎徒慢翔軻之壯乃抑情五柳歛步四松終其幽憤無聊使蘭臯楓渚徒爾清絕而以殺雞摘黍供文人之驅染不知孫劉楊馬所不能一飯忘

者此其意豈在酒哉紫蘿今且爲重臣盾鼻之壘濃矣亦何暇引被腐毫與天下士爭廻騷方庭間然而委蛇退食追琢大雅以黼黻　皇猷燕許弘章能不

盆著耶昔

康熙十四年乙卯歲冬至後三

日年家世弟學弟劉友光?

三……

最古園二編叙

某不肖罷官後留滯花源忽忽三年日坐茅齋中風雨晦明谿山寥瀏顧影徘徊殊無聊賴每春花秋月猿啼鳥語頓添愁緒況乎堂上垂白閨人門閭皆前稚子涕淚天涯興言及此

不禁欷歔泣下甲子冬從長沙歸草邑僚皆苦艱入座都非人境獨見案頭新書一部乃侍御紫蘿先生見贈最古園二編也際此窮冬旅况本落霜飛月冷星寒不有鴻文何以破寂披而讀之未嘗不擊節三嘆也夫

以先生之才自成童時郎縱橫文苑顧成進士宜讀中秘書待草明光乃置之外屬則先生屈矣司李四明不數月栽闕則又屈及補芮令擢臺班立朝侃侃卽必言言必盡有汲大夫風天下想望風采以爲某星處墅無

何以直言獲罪則又大屈夫一朝廷耳目臣斥外僚如摧枯拉朽乃以根究之多免窮之廣反爲所陷旣而政府服先生正氣欲挽留期一顧先生怡然不屑投簪卽日就道雖古名諫臣何以加焉里居杜門著作淸齋孀

咏澹如也某嘗見學士大夫處功名之會嘗取榮名擢高位復焉自矜而先生不已喜當患難顛沛輒垂首喪氣而先生不已懼當隱聊獻酬酒後耳熱其聲烏烏而先生不已慍此其充節高風當在何等也某爲諸生時

耳先生鴻名者十年思得一見以慰生平酉春待罪仙里下車卽謁獲聆教言如坐春風化雨中私心自喜恨相見晚嗣是跡碍門之雪月至再焉退而手瓘篇纍纍數千萬言是皆本性情之正道德之純著爲文章其氣

最古園二編跋

作者代著稱大家之尤詩歸少陵文歸昌黎千古彝異辭少陵富於詩而小序小記磊落幽特昌黎豪於文而詩傳四百餘首隸杜韓之長技其惟蘇端明乎鍾竟陵謂端明文章脫胎國策論其詩則曰了然於心者未必了然於手與口侶未深窺端明夫大家詩文獨行獨止獨闢獨闔灝渺離奇彝所不有無所不妙不得以一長求之亦不得以一節訿之故名家易得大家寥寥乃欲修飾字句沿襲聲調以庶幾名家大家之列此可以欺聾瞶而不可以欺哲士可以盜一時而不可以保再世蓋往往而然矣慄奉教我　羅夫子於今十有四

年曰得於詩文之道少有所窺竊讀夫子
前後諸著作歲時服膺頃復遠示最古園
二編焚香展卷反覆經旬心會而口不能
言然即其獨行獨止獨開獨闔灝渺離奇
槩所不有槩所不妙不得以一長求之亦
不得以一節訿之者欲不擬以杜韓蘇三
大家而不得欲竟擬以杜韓蘇三大家而

亦不得蓋可擬者其分量氣象而不可擬
者其性情機軸神明變化也字句聲調云
爾哉夫子居楚卤偏少已名傾海內嗣緣
兵燹展轉患難中雖立 朝直道莫容經
年拂衣不屑如明弘嘉間立七子五子之
名目暨楚長沙公安竟陵之標榜博極羣
籍倚馬萬言娉修德隅師表人倫詩多至

二千數百首今古文辭稱是繼此未可涯
量上自名公巨卿下逮儒生[illegible][illegible]不震
其名而拱璧其書山尊衡恭培塿失高水
尊洞庭行潦愈細斷斷乎駕杜韓蘇而四
焉敬跋數語拜致郵筒質之夫子于海內
知音當不以悰言爲阿薄采[illegible]附片不
朽有厚幸云旹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仲冬受業後學富平
張懷頫頓首拜跋

李公凱 諱鎰編修江南長州人

徐孟樞 諱諾武大理少卿江南勾容人

謝瞻在 諱兆昌御史浙江定海人

孫樹伯 諱蕙給諫山東淄川人

蔣莘田 諱伊御史江南常熟人

孫卧雲 諱必振御史山東諸城人

洪龍洲 諱之傑御史湖廣江陵人

呂敬芝 諱兆琳御史河南新安人

任希菴 諱玥御史山東高密人

成憑崑 諱其範御史山東樂安人

李德中 諱見龍御史山東蒙陰人

衛禹濤 諱執蒲御史陝西[illegible]人

李紫庭 諱錫御史河南祥符人

徐履常 諱一經御史湖廣江陵人

王茂衍 諱孫蔚督學山西臨汾人

葉釋巖 諱映榴督學江南上海人

遲默生 諱煊僉事遼東廣寧人

林特亭 諱堯英督學福建莆田人

譚惺園 諱琳郎中湖廣崇陽人

裴渭湄 諱憲度員外陝西高陵人

張晴峯 諱僑郎中北直景州人

朱山輝 諱廷璟副使陝西富平人

馬嚴中 諱敷思檢討江南桐城人

陳省齋 諱肇昌督學湖廣黃岡人

趙玉圃 諱錫胤中翰陝西膚施人

李叔則 諱楷縣尹陝西朝邑人

劉杜三 諱有光縣尹湖廣攸縣人

程崑崙 諱康莊刺史山西武鄉人

王又韓 諱澔武守浙江餘姚人

王書年 諱際有主政江南丹徒人

任鳳麓 諱虬縣尹江南歙縣人

陸雲士 諱次雲縣尹浙江錢塘人

王山長 諱岱京學湖廣湘潭人

王致甫 諱鉞縣尹陝西朝邑人

王仲昭 諱嗣槐待詔浙江錢塘人

陳坦山 諱維國縣尹同郡武陵人

胡天水 諱虞演行人同郡武陵人

劉山雁 諱昌臣副使同郡武陵人

楊韓龍 諱山松同郡武陵人

沈文菴 諱可選縣尹同郡武陵人

陳新菴 諱鳴鳳縣尹福建寧德人

胡存人 諱獻徵郎中同郡武陵人

王惟夏 諱昊江南崑山人

許燕及 諱維新江南江寧人

李朴子 諱虎白縣尹同邑人

賀天放 諱奇同郡武陵人

耿虎伯 諱宗璜縣尹湖廣黃岡人

瞿天門 諱龍羅同郡武陵人

陳際盛 諱聖泰同郡武陵人

龍南濵 諱之池同郡武陵人

謝也肯 諱聖祉同邑人

關令聞 諱闓同邑人

李青芳 諱匡湖廣景陵人

王星南 諱天壁湖廣黃陂人

賀崆峒 諱峒同郡武陵人

受業門人

寇子旦 諱傑進士陝西富平人

張翰廷 翰宸進士陝西伏羌人

党藥香 彝模舉人陝西華州人

王次佺 仙舉人陝西郃縣人

羅特生 萬傑舉人陝西永壽人

陳■ 景蕃舉人陝西汧縣人

路前路 前舉人陝西澄城人

李■ 玉題舉人陝西郃陽人

史蘭署 流芳進士陝西華陰人

劉■ 峒舉人陝西朝邑人

樊公輔 王右舉人陝西朝邑人

弟振燊 秉倫督捕理事江南江寧籍

懿仲 暹工部主政山東德州籍

㫰枚 懿候補主政山東德州籍

最古園二編目錄

天緒

楚桃源羅人琮紫蘿著　男天經 天緯 編　幼男天紱祝梓 天純

劉體恂　孫時祜 時凱 時俊 時碩 錄

塔龍樸仝編　龍可升 仝錄

李岸　甥龍可見

齋中雜詠 理居
閉門 穫種
明牕淨几 埽地
焚香 煮茶
觀書 臨池
彈琴 [illegible]犬
訪友 街呼
夜市 廟市
憶家 懷舊

摩松 竹塢
梅圃 桂林
海棠園 牡丹臺
前谿 雲嶺
燈花 不寐
續夢 散步
遣懷 哭退谷孫夫子四首
十月哉生魄即事有感 悲感有引
緯兒來省 呈魏環谿左司農

楊大山李丹麓二樞部吳華蒓水部林滄亭司城集
同年諸公懽飲仍用前韻十月二十五日
論詩示緯兒二首 再示緯兒
緯兒侍飲及詩舉東皐薄暮望云李于鱗選唐人此首爲五言律壓卷其牧人驅犢返等句寫景固眞切豈得如大人歸農與犢言意味無盡予曰父無此語必兒錯記前人佳句標出嘆賞久之逮查閱最古園集果予語也益予濡於詩篇什浩繁快心處多不自識爲之一笑

日暮有感四首 同郡趙子雲與其表弟周舉武孝廉赴公車未第偪故鄉淪陷客京邸三年矣予以赴 名至其垣而處天涯艱苦相對欲泣項子雲貴卜自給愧予撐腸無術作詩贈之
壽王太君六十同年王霖蒼母也
示緯兒歸故城有引 王涓來太史名飲觀劇往昔督學高棐旃夫子歡全楚名士肄業濂溪書院一時稱盛太史與予齒最少迄今三十餘年矣同人如熊鍾陵李湘靡曹木欣諸公墓木將拱存者

亦復長息念之慨然　戲拈

再疊用前韻　閨情四首

趙玉譜年丈見贈墨刻二冊一爲韓陵碑東魏高歡克留朱世隆立定國寺旌功溫子昇撰字兼行楷筆法豐健有飛動之勢一爲碧落碑唐李訓等爲其母妃爲容作記咸通十一年鄭承規奉命書釋篆體勁古如虬枝拗鐵予癖好前賢拔尋不遺餘力二冊乃其所未備者展翫神暢賦此志謝

疊唱二首　昔患鼠畜猫猫弱與鼠互

搏及猫強稍能食鼠鼠多猫少其患如故數十年來所畜猫無大別異項郎舍多鼠甫息書燈三五行隔壁上聲若雷動或竊食物或齧書壞器絶[illegible]毆除購得一猫其形狀毛色猶諸猫耳置之舍中不鳴不捕畏寒臥牀褥間方大失望乃向之三五行隔壁上竊食物齧壞書器者一夕音跡杳然予始嘆曰所謂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湖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者非與天下事推而大之有如此猫矣詩以記之　代人贈鎮定羅司馬

十一月廿四夜作二首　兀坐無事[illegible]得偶近寓老詩人以次韻贈妓爲凡十律見示喜其中有佳句漫和如數　歌一首

卷之四　八十二首

十二月六日微雪薄暮作二首

六日夜雪早起漫賦　事文類集載十二月七日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過司馬君實假出[illegible]故事君實有詩見夜讀之殊不懌心　和其韻　賦八

就枕殊不交睫朝乃遲起詩以戒之

剪燭觀書感蓮花獄詩事詩曰蓮花爲號玉爲爬珍重尚書遺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陶苔詩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陶詩第三句殊醜遂蓮花多矣戲和二韻

夜靜二首　贈張恕庵之任玉田

贈李公凱年丈之任真定縣

送趙玉譜年丈之任蕭山

贈王肖夔之任東昌司馬
友人妓索題卻贈用遊花獻詩韻
偶興三首　閱玄散堂詩話極稱謝幼
膺縫衣詩詩曰頻向妝臺理曉妝爲郎獨自製衣
裳針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攷衣
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illegible]無鴻雁寄[illegible]
宵來復妾夢鄉處覺少味戲和其韻
廿一日立春四首　赴[illegible]國雲年丈飲醉歸而
中聞雞聲二首　廿四日作四首

詠美人　題畫
洪[illegible][illegible]惺園二年兄先後招同徐履常中翰飲但
書前漫賦　寄內二首
無題二首　除夕
元旦二首 是日大雪　二日
閨情　三日小集
耿虎伯以元日大雪晚霽詩見示索和漫次其韻
五日述懷二首　悲所聞
冰牀渡二首　春城路二首

人日　胡四庸和予次韻耿虎伯
元日大雪晚霽詩見示再賦二首仍用前韻
八日山臞書至漫賦御寄二首
胡四庸既和予人日詩再成排律次韻賦答
淚日閱韋蘇州寄山中道士作因記東坡此日亦曾
以酒寄道士和蘇州韻作詩今予兀坐無聊故鄉
阻絕復無可寄者如坎二公遺興慈人自念其不
忘此日則同也　要分友人過飲不覺醉漫
賦述懷　雜感八首

感病時獻歲十二日也　獻歲同省宦京師者合資
宴會名曰團拜敦鄉誼也予忝內名羈旅耶舍獲
預其末即病有作　[illegible]
元旦同鄉[illegible]洪龍洲謂惺園二年兄
快飲賦柬　[illegible]母朱太淑人壽節
贈贈石都御史[illegible]公稿中孝義
贈忠節呂年伯殉難　[illegible]十去夜三首
病中作時望家書不至　贈銓部項韋菴年丈初度
夜夢作無題詩惺記龍泉玉樹二語喜其合律因[illegible]

度關　挂劍臺有引
隔堤觀湖命奚僮采蓮花插觚瓶有作
暮懷　望湖
詠所見五首　八月十九日作
抵眞州徐雲翁館我食我舉家沾足漫賦二首
閏中秋作二首　重陽
十月三日寓中作　六言二首
寓中偶興　別雲翁一首
金陵江干八首　阻風

帆風一首　采石磯
吳李朴子年兄二首有引　舟中望九華山
夜行彭澤江二首　薄暮望匡廬
潯陽江干　任雪四首
連日雪　十一月二十三日泊拗荒
岸作二首　舟過龍坪鎮夜行作
喜入楚江晨臥起觀江景
將至蘄陽見江邊佐石亘里許錯落可愛
泊武昌即事　十二月望日立春時舟行

武岳江上　岳州江干
洞庭除夕　將入江有作
抵家
卷十四　八十八首
蒔花　樹籬
檢書　省園
次韻答謝也眉見贈　答康漁邨寄贈
先行人從祀　聖廟謝也眉口　見貽次韻賦答
感懷　偶感

社雨樓望　不寐
苦雨　觀水
賀崆峒故人天放令嗣也玫涉過訪見贈四詩賦答
并次原韻　輓賀天放四首
夜分納涼　散懷
眺望　偶興
雨景二首　且雨看花
無題　東督學王茂衍公祖二首
陳坦山年兄索題航廬卻贈

最古園二編卷之一

楚桃源雜人瑞紫羅著

立春 以下壬子

老官東坡插綵幡常年兒輩有唾言迎春送臘眞閒事醉後何妨兩鬢鬖

又

內出曾傳賦一枝春幡賜後謝恩歸爛然已跨泥牛背莫怪時人請我遊

飲桃林

依稀舊是種桃身乍入桃林發興新杜甫看花悟飲酒花飛已自打衣巾

又

天涯數度可憐春又見千枝綴錦鱗好會劬辭清甕倒拌將一醉報花神

悼亡

雨度兹推往事辛勤房又失書舟人鄉園十載艱難共官轍三季飲茹均行意已能成表裏素心還可數昏晨遺存剩掛依然在退食悽悽何處詢

又

曠觀那異白駒身二八季間一夢新見在應通生滅相從
今幾識去來因勝前乳下愁無緒雨夕風朝思有輪豈必
情鍾正我輩天涯斂淚已沾巾

鴉逐蝗

佳話幾曾不偶然驚聞驕蝗飛蔽天天公役僧翻舊案呼
聚羣鴉來翩翩鴉來食蝗蝗欲盡更遣雷雨不少延賊沒
良全稽事竟不虛足慰與手將三河晚報千箱富一道晨
炊萬竈煙父老踴躍兒童舞補成一段後來傳　朝廷有

道上官禍下吏何敢告無愆

除夕感懷

數載心猶撲面塵今季宦轍倍艱辛方欣鬬訟能憐懶更
慮推敲得爷神檢點賀囊無幾字遺修鳥祭有餘醇長宵
不寐嗟何事商陸頻添已及晨

元日　以下癸丑

閏後三微春漸淡官閒吏散只孤坐重明鳥獻徒遺像白
歛尊開可許謝寶氣應知癡鏡異青香免受貧霜侵傷神
幽獨似丕省及此詩篇莫贈淫

又

誰能辨孟異僑朋尊席[illegible]有滅惡通臟酵葱寧俗轉[illegible]
身椒栢與時仍河西[illegible]以虐苦故里三千夢寐騰只羨
當季回道士廬山此日[illegible]飛升

四月喜雨

去秋羣鴉逐飛蝗遺類更遣雷雨償盛世原未貴金玉下
邑幸已當分莉千觴晚酌竹葉滿萬竈朝炊魚子香官閒
民樂敲撈省彈丸大有亦嘉祈陰冬氣暖水難結冬日豈
非民所望陽勝陰微或徵此天道偶爾不用常只恐臘前

少三白風乾土燥稼枯芒上官下帖諭祈請焚帛告虔走
鄰踏春王之四日乙亥重[illegible]雖身見蒼蒼碧翁作勢及停
午中途但見[illegible]黃[illegible]膏澤而額漸放跳珠打擁廊
蕭蕭颯颯半[illegible]更報入土三寸強不必著屐行四野豆
麥應知秀洋洋作亭作記[illegible]無事聊與童叟期撑腸

五日

已過東坡離泗日又經彭澤氣斜川誰憐外似河西[illegible]
馮難其再著鞭

又

雨歇晴微氣變佳恩前試聽鳥聲諧三真入道開仙梁六
似先生兩寫乖

贈王心日世丈

賓筵快晤對六載念蹉跎昔扣黃鐘響重聞白雪歌聲□
先業表孫落後英多亦幟憑誰按雄風動玉珂

偶感

難弃羨景與衰甚嘆氣何殊春興新北望空思王子鳥音
來亦蔽庾公塵除消搜何但蓄甕須有銜杯近谷神官海
孤帆三老西泰懷楚感未須陳

又

殘梅落盡怯驕陽短馭應嗟暫徜徉紫翠千尋通萬水清
風一枕近羲皇朝來憶夢猶佳事日久榮歸試遠望五大
河西無限意惟憑觸韻肯疎狂

初秋

西郊初秋似季秋秋風雨後日颼颼方尋赤董詩忽懸八
醉高陽詞逗遛日暮添衣看木落宵來擁被夢尋□入□
御喜貞憐憫得向花前行漫遊

喜晴

熙穰芮坂民荒凉芮令署土垣勢欲頹屋瓦聊相傳五季
頗安居未遭風雨妒頂者忽秋霖簷流連日注隙漏出浸
淫滴瀝非一路昨夜護書卷聽覗不敢誤匡牀經三移傾
甕集無數既緣疲精神□□□療閩民貧資秋登飽食寧
細務早起見朝暾塀皆已堪步覗事堅華棟青翠雨霽有
吏卒有欣顏靴履洗泥汙退食畢埽拭焚香看晴樹

今宵

今宵赤樂待何如欲寄懷來懶作書五載□區聊自信令
人不敢說縣魚

又

家園頗足試吾鋤悔愧移文不遂初東望中條南太嶽他
季蹤跡有青驢

和賀天放渡河見訪次韻

舊日星羅尋雨散知章再遇醉天人茶鎗酒盞飛動意細
律高譚感慨因投攬多君新貫肯風塵愧我滯函秦相訂
共振吾軍壁莫小雄風三戶民

次韻奉和陳階六季前見懷

崢嶸浩氣滿區寰試作丸泥非貌間欲發黃鐘遺細響□

承白雪比天關當季奏策稱先畏此日餘論點後頑望比
鳳麟互簡在欣歌頑輔押通班

次和賀天放見贈排律百韻

命駕輕修阻交情我輩凝肝腸原與其瑣屑實非互不祧
歸誰等姝途豨所司塵埃姑作吏小大或稱兒頻有通人
識難希世俗知揮談朝以永刻燭夜何其氣傷三峯脊思
洄九曲瀠溟南鯤自徙天外劍無疑掣電毫燦燦翻江宇
流洶前因眞若夢往事尚堪披宅處臨波闕鄉連對鏡皖
賢星占百里妙理蘊千卮白水盟毋異皇天矢不欺搽驟

須撥項入壁早搴旗只許前茭古寧容苟合時因之來達
近以此動平奇某也季稱少君兮壯始垂闕楊遙比顛吏
魯兩支願久王鷄林坫還閃豹變基誇吻式集耳風氣頗
由之詎止誇儕偶終期擢蜑蕤爰稽楚國蹟未愧霸王遺
雄敢詢周物狂能詎仲尼平翻風雅案玉踵離騷悲銜獄
惭雲海洞庭照幻疑白珩擅重寶椅机異恒辭先後著稱
者聲名可數而誰能允渾噩若可闢蒿藜石倚標良軌嘉
邕繼阜規襄陽隆衆望工部迥姝詞繼是尊歐埽還能互
切偲其餘分地代未復取墳茂放則隨呼癬卑亡敢沭逃

垂拾廟廟表蕭瑟蘋臯姿紫駝因爭突黃蔻且足持娶嘉
徵兒短誚哂寓相推彼語當從隊斷云務別枝緇黃誠匪
合膠漆同爹岐狐犬傾其補煥與姝厥胥短兵摄善殺長
袖舞偏能搞淸淇濤際大椿絕漠陲叔孫綠古伯鄭奏鴒
先藝陳師信壇場贊玩理用劇同互排龠兩差勿放毫釐
未信與賢疲翻疑敏愈遁影端形本正聲發響始隨鋤畢
書成帙蒼蠅聲作啞百篇尊供奉八代門昌黎山說其工
觴日傳夸父追金形藏敗絮擬骨裹妍皮窮羿先基射王
良與造馳寧為焦熒木甘作處囊錐闕捷方虞誠銜鋒[illegible]

等踐一戀天際霧登壁水瀆嫦魔懼忽遺箸舒豪獨捻髭
千秋超往牒篤誠許今斯自試由堅倆甲須克乙資含命
淸作濁誇使理成疵晃鶴傷長短鳳麟別盛衰補覩冰炭
人童視短長疲邪許呼人舉指搭在上趁神優通道器術
裕洗瘠痍着子中成碼念余歸效施尚多前失勁用少戰
士座戕籃孫貧美荳沙道濟支維嚴單撫勝自傻陣難移
阿孟終河濟淮陰妙楚吹猶如庭望徑譬彼參參薺楚禁
倡腰髻與儂飾粉脂九方忘牝牡扁鵲洞肝脾共悟開示
渺旁行變化琦擒王鄉匿賊奪帥勿論裨幾貴通橫縱之

當用角犄澄淵誾劍吼碧瓦羨鱗差地凋脛胡阻天高覷
自雕筆花紛似錦池水竟如淄化鶴寅鴻爪長庚曉月思
闕楊莊蜨逝唐晉玉樓儀秋月開桐葉春山聽子雖同偽
悲宿草宗廟惜純犧我幸非材木君超薄世籬麥空師御
列壁井學吞龜退矣四明客汨然萬項澌標題溯宙合進
退直委蛇杞梓梗楠遜琳球琠瑕麗鷲波生巨壑偉嚮發
宗鑰大義明荒微妙裁出險危令人迷畔岸孰得辨雄雌
訪霍幽叢翠度闕微雨濟休議腰慣折喜說足生胝今昔
堪憐別存亡不禁咨高陽猶舊酒洞口減豊肌燭跋何曾

計黃樓樂所私蹉跎回壯日感慨任心爲請覘中存舌還
觀袖裏椎期期那未敢侃侃乃非諂醉語醒當續名虛實
可期五千頗草草十載徒孳孳將抉叵靈斧莫抽韓嫗絲
君歸余亦倦重倒叩江瓻

賀天放贈詩

一副鬚眉在兩人肝膽癡相逢既屬再道違亦其宜追
憶少年日竊將大雅司楊勲我妹壻唐訪毋猶兒戲訂
三人友期爲百世知嘲譏良有以妒忌果何其鄰邑桃
源縣纔禍沅水滑避秦洞古載捕鯉事今疑桃放紅浮

蔚月明日淚潤綠離青可滴古栢苔如披環帶美人宅
周遭君子嶠登堂躬百拜酹酒滿千卮咸謂交成古衆
如矢勿欺毋商著作事敢執風流旗壬午獵秋試濂溪
肄業時所羅十五國俱屬人文奇館較弘文盛洞仝白
鹿垂臯皮擁上座玉麈揮談劇夫子允爲族論經凰絕
基文章固重矣器識貴先之奇也備員數君其充典爽
南風本自競太史采何遺未免勞熊繹少爲訟仲尼歷
平騷首創宋玉抬伏悲夾不平三百廿爲賦九疑黨惢
本負性酒淚著爲辭詩教祿何起聲諧其繼而皇娥甃

渾沌白帝前篙綦謠謌偕登替箴銘且合規無名十九
首蘇玉三言詞至若蘇同李夙稱切與偲曹家貞父子
謝氏好埙篪卻貴陶潛朴並恨庾信淺力除蕪穢習靡
洗綺紛姿六代云亡速三唐正始持王楊盧駱抽杜宋
張陳推欲辨儲王派早分高孟枝黃初來永響燕許厄
噅岐獨羨奇遒醉惟憂杜甫醫既云聖厥韻亦日史非
龍牌鼓軒檬樂大張廣漠陲又如虞舜舞典以昔臣璣
琢壯誰能繼創奇未可劇厥惟韓紹正嗣後李差樘無
本推敲縈文昌聯答遲中何嶮饒集晩耍幽寒庭過屹

異蹟姑當付偶然惟應地實旺嵐縣雙帮四掌饔飧許何
似駢枝豐野田

又

也云百里藥難支民瘼雖求敢自尸我欲歸功無受處皆
來獨坐盡殘卮

宿倉西西嶽廟

借得孤村古廟傍淒清蕭獨伴更長林宗逆旅分勞否李
靖靈臺漫有章㘽枝塵堆龍象泣香淪火冷鼓鐘荒憑將
一點神無累仰質虛微問上方

詠鶴

感激稻粱五載分惟慚兀兀尚雞群何如縱翅郊原去伏
豖悠然靜不欣

詠柑

側笑金苞敗絮中荊州橘柚得無同可憐未問王廷貢爭
似枝頭飽露風

詠牡丹

國色朝酣倚玉柯未逢顧盼樂山阿移來仍滯凡叢裏空
涉上林雨露多

詠鸚鵡

鮮奇毛羽更能言舉目鴻飛嘴自寬若使追隨威鳳側有
音何處不清溫

臘夜

臘夜寒淡夜緒忡原知不可且飄沉昏府瓦上添霜白寂
寂爐中剩火紅自許征鵬甘鷃笑何能寸地與天通無如
且飲蒲萄酒一醉高眠聽曉鐘

又

獨對寒燈隱復張爐煙斷續散虛廊三冬致慨宦遊最五

載徒勞詩意傷上苑逢人春綠勝家園到處野梅香放衙
被裏何須華乞食斜川自不妨

又

迤宵闌寐減更生徙倚驚聞雨數聲縱擁黃紬難好夢寧
看白炬寄孤[illegible]金鐵卜去爻無定勁筆拈來陣不橫賈勇
瘦爭均莫羨[illegible]萬事付長嬰

又

逢逢柝鼓夜如何今古由來等逝波酒不通宵心事滿詩
堪遺興宦愁多雜乍日後能無辦鴛鴦奔逃可未頗洞裏

負歲月消昌黎千宰佣彭澤志斜川勿遣長鑱懸長丐壽

膝痊毀車并殺馬事快步難跧渺渺奈人倡清清洞口泉

雲霞常入戶松竹日侵筵禮法藏青眼疎狂鼓錦阡春霞

看自鬧夜月聽啼鵑醉醒初何限居行渾任命如何輕曳

墨進退類呵驅命宰通休戚術頁著帙篇鳴琴剝蝕露鷥

錦合烹鮮點石借通賦鬭魑魅甞焊丹砂終可致兇咎或

能翻歲晏寒風勁纂封吏意踴爰過所宦夜復樂亙庭生

署冷脊題字書充耀敗絛卸因鴯勝鵑見淵眼過忝飛走

獸貪狂毛觀蘢蟻偏馬牛犁與語耳鼻此胡懸象騰無常

寄微□□秋然輕方金說萬重乃翼爲蟬蝶毋須眼小言

施尖艷嫘倫彷起小鳥萬斛過洪淵錘碎五千字埽除一

指禪漫言展苦語泣罷還成愕

除夕

除夕茲來又過詩天涯未止泥鄉思千秋苦嘆磴傍驛五

裁姑同囊處錐小調低唫難作嘴高腸強飲不傾卮捫心

往事無聊甚學賣呆兒向剩癡

又

傳聞舊俗辦屠蘇官郎蕭條那復酣有例然燈還故處無

心疼鹿亦空廚休侍飲露宋烏買宮行同商梁鶴趨身息

叟籌知臘去惡將年思惆悵頭

無題　以下甲寅

非懶非忙未作詩惟因不與詩相友情開後起茫無緒酒

腸先貧貧錢開卮九曲徒懸回淵眼三峯自照擁愁肩沉煎

斷腸勞魂夢又對屏增月影移

風夜感懷

方傷棧閣爨薰轉又聽當亭石鼓鳴但須牛首尋兜率光

催賞聲照春微

解纂　以下乙卯

分寄微昔萎辮去見初終磐折背祿爾新勞亦自公身往

如釋負意爽類遊空困驥方辭櫪能無氣吐虹

出署

初意如傳舍何期六載遲見查行滿長歌吳巳於斯不言

翻回計難酒且自許東坡舞詩比淚作和陶詩

出郊　卯巳亭後將辭荆上詞也

七載銅符嘆過通篇負典日類輕舟繼筒已脫猶餘病馬

磴雖隨未盡瘦癸秀菜華迎悴黃山光水氣惜塵埃旁人

猥擬登仙樂獨有盤風吹散髮

華陰道中

兒孫雁可礼諸峯匹馬斜陽紫翠濃默禱歸鞭無別願蓮花
穩自踏玉芙蓉

過郭汾陽王廟

時從讀史憶汾陽特識豐祇莫與行廟貌頗經回首望春
風盡日舞垂楊

過白樂天故里

稱風道雅九牛毛孰耳登壇幾輩豪少傅才高寧負俗昔

楊柴栢尚颼颼

入會城喜逢呂敬芝越一日雨中偕赴楊州湖席賦
劇二公俱同年友也

十五季來悄別均星疎劍合有斯辰休將往事悲持孟且
把今懷託集娜婉轉情移撖矬細禰穩意淨舞衫新黄樓
一樂誇千古有與何妨夜雨頻

介朝坂幾七年六入會城前五往返俱由陸路茲番
藉運糧回艘之便歸取东道舟穀鼓棹覽近泉之
青翠眺遠岫之煙霞觸目□懷蕭然神遠

我本澤國人朝暮見江水出入遠近間扁舟修江裏埒具
魚龍狎亦與雁鶩邇蓬窗恣眺望波白山光紫催婆有淵
醪提攜烹鮮鯉自來介關西風土異桑梓問渡三淵河畢
事無數理今朝忽意外放舟四百里中前有餘情舉觴且
信美不覺怡悅生一坐成履起等之逃空谷足音跫然喜
又如遠五都貧骭乍盼止作詩記特遊携事幸附比

慍殿

渭河之水流潺湲糧艘西上什百聯載重沙壅行不進五
人將篙十人牽沿泉委曲如蟻步國事未終筋力殘官給

餓廩苦不足翻思交卯時日愆艘中顆粒盡膏血胥民初
苦恭倒懸追呼雜卌卄誅戮更有委驅施烏鳶糧到行營
將軍喜馬飽士健向無前盛張殺伐不再舉千里萬里靜
狼煙吾儕蒙恩安耕鑿將軍功勒燕然顛獨念征蜀竭民
髓貌貅爭乘倉囷捐往事未滅後事臨惟願前箸計萬全

入辭擇日長發以述雨攸期新霽無事同雷僧臣楊
卲公率次子天緯攜四幼子登東獄廟前閣漫賦

新霽散遲留登高縱覽遊奔虹依紫嶂亂翠點黄疇沙苑
明如刷首陽兀似浮三峯徒几案遺恨又他秋 辛丑秋經過攏而不

及登巳遺根矣今太華相對數年正俟後舉乃終娠鴻衆身事借正託之空言故云云也

贈雷倚臣有引

雷子倚臣爲梢林先生仲子梢林學宗程朱源流不爽著述甚富倚臣從而修明之詩梢林所註孝經及太極圖說西銘續生篇於石題其館曰孝石山房余解篆後得假寓焉某仰前徽嘉美繼起於其別也贈之以詩

假寓山房二月餘青來翠溼照幾書傳心豈比川含月論孝何如綺爲車在史子言錘可碎韓陵一片語無游古今作述稱難得覽蹟迴輝自起余

最古園二編卷之二

楚桃源羅人琮梁蘿著

夫芮

百里何知怨與恩循良畏驟偶雜那容倖歲月蹉跎久不道輸蹄纏繞路夾郊原聯岸浦人叢父老領兒孫無言亦灑沾襟淚碧柳斜陽萬戶村

假寓陳太夫子郭谷別業之六日辱招遊魚山過亭閣飲山巔坐有黃冠青襲漫賦

七載塵懷強自刊西華几案往遊難天開別境叚权假客陟層巖銀海寬巳織高譚隨白塵尤饒雅曲度芳蘭坐終不及丹砂術手植香松化石看

賀少司寇張東山先生生孫

乞得鄰枝近君相高山喜復見稱公春風鼓世銷兵氣道範親人爺鈍蒙兆應金鈴方號鳳祥開玉燕又翔龍比萬里誠何幸湯餅慚予客座元

月夜感懷

天中値閏魄哉生雉闔當軒照眼明未免飄萍悲故國雙雛源暑速晨征誰識未耜成兵甲竊望笙歌易鼓鉦久識

敵名頻寄慨　官家自爾重掄英

又

到處郊原鐵騎橫擕家李[illegible]年底事甘肱折此
日愁懷歎尾頻紅米自鹽仁[illegible]文作字腐儒情懸車
便可共晨夕鄭重　孫禰促一行

呈陳太夫子

百口平分伴宦遊家園極目白雲浮干戈滿地山難買骸
涉古星道頗修不有干阯憐繞樹安能一羽任乘颸慚[illegible]
耿末虛名誤厚德恭承說報簽

東陽城令都平倩年兄　時余寄家縣之郭谷

好結聯鑣稱年背參碁首獨推賢慚叨　聖王[illegible]
再拜邦君授一廛待哺浮蓮頻返顧依梁燕雀省雨連[illegible]
逢若乏謝仁祖宗米無人一飽懸

呈楊屋山年伯

背參兌照白頭眼中有伊人天與媒日酌東籬彭澤酒開
登北補平陵幕人言尺璧增山邑我坐春風長道茇三十
餘年稱丈執弓旌會看樹苔芬

東洪洞令閻闇宗兄

省別秋風桂綻時砧霜屑指七經秋君成美政楊侯國我
窮盧聲潤水消著月輪蹄愁午[illegible]津倍見女慮朔儀會分
服酌宗親誼可恕疎慵一念茲

旅夜感懷時發郭谷之明日也

浮名幾度賺離家又復停驂隻影斜不有清尊能破寂空
將客緒惱燈花

又

荒荒夜月照虛懸頗信蹄蹤久自憐御向征途生有感樵
漁何故別山江

無題

到此隨宜破局贏貲蹉跎處辟芙蓉頻思夢折供兩賞又
逐貲埃發曉鐘

又

金沙岸際感婥娟皆嘆于今不計年那許人生遊數悔青
鐙素魄夜綿綿

又

琴箏作歌籟低舞散鬢穿雲獨有魂四坐須臾俱俯首不
知何處起寒砧

又

擕手微醺月滿時鵲橋低語訴娥眉驪歌一曲無涯恨留
待黃花逸馬期

途次立秋

由來秋思苦多愁況復長征策蹇遲身事未風何處問故
園鴈斷望中迷離道綿壤生荊棘遂令展轉感鼓鼙日暮
荒村投客館空餘嶺月照孤棲

涉縣公署和壁間韻

涉侯封域舊山深利害長工關書屏峽底雲飛天上白河

滑氣潤望中青三輔著雨悲長路信宿孤蹤憶草亭賴有
故人優織錦能將厚義慰沉冥 同年顧仲勳令此

武安西道旅次作

七日山行山何峻上山下山穿山朶峻坂青似琉璃滑亂
石橫加鴉鶻坐況復連雨尺寸泥兼之雲旗三五火討程
望程程程難徒馬力弱瘦馬跛兩騾駕輿號慣足怯艱難
支步頻頻與巾之人心膽懸覩青蔽何無一可斜川有縈
不即尋空將此身付顛簸回憶故園洞庭西谿流在右隹
山在左人言蘆松竹淡疎離櫥戶自雲裝齋頭萬卷六尺
床抱膝閒登差傻愛月別後湯頓文章恐忘情不早果
已期兒女類萍蓬又復孤征無乃匡出山心吉逢原莊[illegible]
驅雖奢暫免墮人生何必大過望前酒堪貿聊袒疏明朝
戴星須割眠前路故人應迓我 門涉河令劉壯三也

訪劉壯三御賦

曉月長庚亦已疎淡情久劄故人書惭遲投介綠廊序吉
獲披名勝鴈魚雨世盤盂爲我幸三季[illegible][illegible]門若如[illegible]
芮坂誠堪啁會看丹陽鵠 帝居

雨後曉行

秋來暑酷未曾異祖既無從避火旗非夜照珠頂刻雨已
成清夢到江離

又

五夏蹤跡雜行商草木依稀發晴香添水前途疑露涉[illegible]
風先已散微凉

定州旅次和壁間韻 有引

原詩題豎絲歌又調絃腹負將軍不愛眠夜半霜濃被
半冷可憐明月照聰前淮南小倩題時辛亥春日從[illegible]
寓此字小楷亦不惡[illegible][illegible]而和之

又

翅勝冥行且往來何人識是不凡才天開已貢衍始措衣
邑朝宂嘆幾回

前題

頓逃火宅願非虛又道長安不易居紫陌風塵寅跡少朱
門竹肉夜情餘九宮未晤難成算五合希逢懶作書飲力
于今嗟大減數蕉巳入醉鄉墟

又

記取㧞殿十種仙無休草木亦長年黃精可採山難買火

棗思尋俗復牽手譚永日裁成碍海錄經心索解懸日恭
寒砧催客淚何如放意遨巾邊

詠菊

稱黃原正色雜出遂多呼艷映清輝靜芳承冷露孤靈均
餐落遐彭澤採籬姝作客饒幽感對茲念故吾

又

晚秋云歲晏菊後更無花霧重慳香暗風微逗韻奢砧催
柔藻散蜨舞高枝斜撫景娛揮酌興懷筆走蛇

重九前四日感懷和東坡廿八日詩韻

天涯孤枕易成涼旅菊猶開寂寞香舍利何當勞供奉黃
龍自爾報風光（今利黃龍俱九月初五日事）逕持莫遁臨敘刺衙采寧
肅倚市傷臥病東坡無底事霜飛夜館感啼長

望季無懷不至仍用前韻

夜度秋風半枕涼無人共飲玉蘭香避君躑躅青鐔酤對
影徘徊紉藥光每憶追塵前歲日尤懷判袂別江傷微名
老大何須戀一醉天涯客路長

遣典

索米無從仁祖賢孤心悔未事捌犁思揮雅操難宜俗縱

飲醇醪不下臍斷鴈流雲雙寂寞愁眠怨坐雨悽迷坌行
慎固惟金石聊復刀圭試犬雞

擬應制　一

七載黃紬仍藉擬上林敢向借枝棲退方么麼詩跎兔肩
算淺沉等縛雞空夜功成令蔡定背前鋪奏有芇齊壽看
蚤暮浮雲埽不待　君王思鼓鼙

重九

虛舟覓泊無長算客緒纏綿那可覊七夕中秋俱已過按
衣落帽又相沿霜添冷艷供須賞月照蒼枝伴醉眠喜少

催和人敗意莫將一句惱花箋

又

閉門搔首負無頪強插茱萸俗未刪何處彩舫來道士御懷佳句發齊山白衣入望成慌偶黃菊關心引淚滂遺興舒悲隨幻跡不如萬事付昏頑

十日作

流傳此日小重陽追賞淸罇士女忙只有孤懸無意興低鎣盡日隱匡牀

又

客邸箏無愁司馬花中御有醉西施花先照案猶如此何況相逢辭語時

又

冷雨疎風荊楚舊適朝此地氣融和嬌韋媚景依依綮何處秋香惹袖多

又

天涯節去不勝愁尚喜秋英照眼稠也把壺觴娛日晏差人消息自沉浮

又

偶對娛發遂成醉醉後孤鎣感慨生來日幾枝猶可折簽英足供啓牙淸

又

病起重陽節又殘夜深墻冷覺霜天菊花太苦眞成譏人自嗟此花自妍

十一夜述懷

歸從禮飲戴星遲雨過雲飛月滿墀獨立寒充心似水流淚忽憶老翁詩

又

何處美人環珮遲黃花不語馥盈墀可憐旅館如[illegible]首淸罇已過詩

又

新愁欲寫拂絃遲菊影森疎半上墀寂寞千秋同病惜玆宵怕讀子山詩（藐子山九月十一日書事詩二首有老病逢秋無樂事夢回孤枕有鄉情更向佳何思契口一紙家書百鎰輕之何）

又

燭影螢光靜對遲霜中傑士老肯排幾欲長謌倣李[illegible]烏君章懶作詩

令半向見傾城

壽人七十

會記四明一往還重逢鶴髮尚童顏安期有棗如瓜大卯
爲高人歲不慳

王九青太史衛西濤計部王蔡菴中翰集同年諸公
飲盡催漫賦用九月十三日韻 九月二十二日

別多良晤少參差不勝昔一月會再舉蒲座肩靠如金谷
非不足蘭亭竟有金方春宴李桃此觴迴清虛紛紛玄圃
積夜光五照余淡公院同痛能追釋禍初但恐應來闕終

索林欲居進承頗激昂退坐還趦趄古來意氣人不分笠
與車值破鷄雀陋欲接逍遥墟臨西返盤輿市燈代螢蜍

偶拈

京洛餅川總一身方州只集筆端塵連朝寂寞憑詩酒英
嘆風光俛仰陳

又

此際何從問素心孤斟不覺旅霜侵當年老友凋頻憶把
臂催然其人林

又

漫思笑語紛紛莫道孤蹤作計疎　次經　植泛宅大
行旋苗向五湖

又

效寸明窗昔一錢消過半夜擁孤衾愁眠断　待成清不洞
盡翻鸞哭賣香

飲酒有引

旅中無事覩書意倦輒獨飲微醺仰止賦代詩

甕生日濟冷風吹脉脉催思未有涯遣興無能門
丘久已爲詩兒

又

白豆香醪能致遠崑崙絕味覺時腸其中但得雅佳意情
醒齊看自不妨

又

何必談王兼趙部作和清寂憶雲氣那愁道遥俱繞門徑
事書宜到脐

又

漫酌高陽損杖錢也無竹肉也無絃莫道人人能自足花
中妙理待誰傳

過松花失醒倒故里尋栩春號小彤延賜軸筆坩嫖杜陵
居易謂佳什漫把狂辭泚黑烏

又六言

鷙鳥潛廻北風背稱俗慶良月荒凉旅館相逢倍憶新來
忽發

又

我識冬驚歲除寒辰復道嚴節南人怯凍思防難免足恭
尺鐵

最古園二編卷之三

楚使源雜人琮紫雞著

寄示稚兒

自昔蕭蕭事北征出門咫尺已絆縈易騎乖迕付嗟歎粲
蹇能無羨風生途迍崎嶇兼泥水躑躅十里如百里其中
艱辛難備陳今暫乘兒與跨鯉計入長安秋復冬官家何
曾念非尊苦心勞心共晨夕愁病如環霜露濃蟬腹龜腸
亦已久貧居衲衣斷三九彷彿白鶴與朱霞人生位置安
可拘豈甘窮旅減意興隻影伴影復伴燈寂寥互破懷互
遣著鼠杳擧走對勝肆意酣暢寄獨往奚弗凌虛超塵網
無奈可恭不可即姑涉言筌亦渺茫書癖詩淫敢蹈常古
來作者邈相望終應尋樸盡焚御安能仰眠牀上看屋梁

早起

東方漸已白物務啓彷徨匹馬嘶空櫪羣鴉噪曉霜無心
續夢苦有興檢書忙詠賦彈冠後初嗽窺短廊

客中雜詠三十首

理屋

袁閎土舍邈難追路節傳芸有舊枝但使天涯長不失何

須遊旅邛霙龜

閉門

戶外輪蹄戶內清臣心似水快營營高人自昔空雙寂盡日差無剝啄聲

移花

紅旗黃紙冷如僧玉管冰絃久不徵相對可能無靜女謂菊也幽香蕭疏半倚竹

明牕靜几

臨牕不記客邊身隱几還同蜣蜣觀丈室無煩獅子座脩然何處著風塵

埽地

頗惟陳蔕不自栽空教落葉雜莓苔庭階滓穢終須去迸得清虛日夕來

焚香

三日風流跡久陳旃檀叢裏識前因磁爐金鴨同生滅坐看流雲繞夕長

烹茶

結社何庸標茗戰漏卮辱與酪為奴雖將楚水誇無上日煮宜華玉義壺

觀書

漫將十五兼三十有客披帷較雨晴出悅紛華非我意燃松午夜眼偏明

臨池

風流婉約絕當時瘦體肥身美並師好事涸池還筆冢後來寧更坐觀疲

彈琴

移情海島有成連調下急張弦悄然巧越妙臻余不羨松風一曲想無絃

獨飲

于懷物務亦何常遊戲悲歡別有鄉遠寄兒童無異話天涯猶自樂糟牀

訪友

命駕慇勤輕險遠神交未許藉文齋君看雀鼠知微烈一日千秋詔似联

街呼

興賣聲喧畫逢宵鳴蜩聒耳亦何還類思舉皆騰雲表無

娛詩或破悄惘對月玉兎寒焚膏金粟長可憐覺軒人寂寞起長想

悲感 有引

北海孫夫子捐館舍人琮痛不自勝憶行述夫子以萬曆癸巳年閏十一月初七日生少先行人幾六日耳先行人見背三十載時人琮年甫冠孤兒弱息幾至湮滅喪中大小祭詞暨荅名公巨卿四方知己見唁之札友人代爲編次顏曰哀草將同狀志附先集梓告同志乃俱毁於兵燹迄今有觸則感思至則悲益不僅忘目不

樂已也使先行人享年得如夫子雖終傷風木而多此三十年定省承懽豈不差安予情死生大矣修短異爲念之淚下

我作孤兒三十年人生怙恃杳無緣蒿齋每坐生長想九我何曾報滴涓

又

遺衷展險兩寒猿祭器堪懷勉進殘二紀周來餘六載夢魂時戀舊晨昏

又

雁行折盡獨餘身受祇高危敢弗遵衰暮于今生二毀班衣寂寞老萊辛

又

斷自周公未敢求于防孝思不須裁可憐絕續亡存日黃土一抔尚掩哀 此言悲難目封埒不及合塋也

緯兒來省

天涯又復向天涯三月長安弓影蛇豈子前開何敢必閩奴有米未須加饑寒百日聽三地寂寞愁光共一嗟定省鴛來千里續紛加笑語散春花

呈魏璟溪左司農

山雲只取自怡悅閉戶何曾計出門覆瓿揚鑣俱勿問擯脅瓜鉢兩無存黃鐘視缶寧容較布鼓聞雷敢復掀笑置櫝中還一擲齒牙珍重愧餘論

楊大山李丹麓二掘部吳準菴水部林澹亭司城集同年諸公權飲仍用前韻 十月廿五日

命駕驟千里雙魚解便書茲來一何幸芝蘭寄芬如揮譚獨江左磊落自有餘懷抱無俗物相將入清虛公等非常遊辟飄獨愁余雲飛雖懸判古道不忘初所愧失林鹿終

懸長豐君承風動激昂跡陳足復超君看市中碰奚如六
轡車引滿不辭辭軟桑葬昆墟歸坐微毛颯灑乾玉滴蛛

論詩示緯兒

前千後萬我于中獨立隨人河與東隱隱參天星欲避悠
悠問世霧方濛篇多未盡謫仙子律細[illegible]太爽翁自信
平生眞樂事泉奔電埽不論工

又

邪原此道歸言中狂簡寧分待折衷彩鳳鳴來風[illegible]
蠅笑處雨濛濛將無野味煩諸子詩本吾家愧阿翁勞念

悠悠堪泣下誰能較拙復量工

再示緯兒

我無風雅癖遊戲聊復然消閒兼免俗猶勝馬與錢滔滔
世難問自問恐蹄專賦騷始正則已變三百篇蘇李起炎
漢魏晉更張絃下此趨綺靡閨閣鬭新妍唐室開氣運制
科稟方員名輩一時出相反亦相全後來宋明士青藍質
衙權出下數千載此狙誰不遷宗廟明堂意崢嶸險巇天
洪流翻巨浪絕壑燕屠煙清以幽爲尚濟須遠作絲鳳鳴
律自應虎嘯風無慾或戚悲秋蟀或作縮寒泉已相分硫

種輸理均綿綿吾黨胡去取卓立敢自支側溥綠難附草
許松栢堅但同徙溟翼廿受鷃雀譏要當嚴篡竊尤冝舍
蹄筌不覩脂粉飾徒爾皮毛鮮字句假手口補綴銜翻翩
浮瓜斷梗似塵飯土羹淆金點還成鐵柔柔不就支野婿
戴枯骨地出笑飛仙卯曰吾家事迦中不適遊家難並野
鶩定論未容偏旁搜更遠攬塏坫庶亡旋賓符常山上不
徙乃得寧

緯兒侍飲及詩舉東阜薄暮望云李于鱗選唐人此
首爲五言律壓卷其牧人驅犢返等句寫景固言

切豈得如大人歸農與犢言意味無盡乎曰父無
此語必兒錯記前人佳句相與嘆賞久之遂查閱
最古園集果乎語也盖予滑于詩篇什瀾繁快心
處多不自識爲之一笑

人生樂事適平常妙何[illegible]同里[illegible]忘楓落吳江眞足兩不
知何處覓汪洋

秋日暮有感

蓬萊舊望祖元珍風骨一家不共人十二已推文學士依
稀猶得是前身

又

寸斛王修百卷書聊名已喫七非癡白古清貧常近道何須彈鋏嘆無魚

又

素魄舒明烏見枝搬霜禁覺朔風吹西堂不就臨川何苦景愁懷自適詩

又

空堦御立感紛披碧霧紅雲星未蓋賴有佳兒銘劍閣不教瘦翠惱天涯 時緯兒來省京師製和予詩

同鄉趙子雲與其表弟周梁武孝廉赴公車未第偕故鄉滯留客京邸三年矣予以赴 名至共垣而處天涯艱苦相對欲泣頃子雲貢下自給愧予捞腸無術作詩贈之

煌煌微微雙星曝征車解轡風謖謖羅肌衰鬢千里塵釋褐脫岡來輦轂一來輦轂可若何嚙顧渾如失林鹿天涯那得即開顏頼有桑梓逢比屋與君朝見夜聚譚知君旅況三年束中表有周君爲兄生楚籍黔六翮伏射策已充鷹揚賓穿牙要向彤庭試策知猿臂延封侯故鄉復成削秫曲欲歸無歸日月長長安桂珠薪與粟金盡裘敝饑寒并春餞到今愛餉殢嗟我兩地俱萍蓬百丈愁緒轉轆轤君聞此語要悽然咄咄書空淚相續久視不言心暗謗君達陰陽如在目發覆決疑遠遐喧寄跡市門亦高蹈廠滿戶外躬自盈坐牀何異成都卜九宮一算我非能由來毛錐貞碌碌大笑幸不如羅冲不使君家譏不足

壽王太君六十同年王霖蒼母也

鐘郝垂儀稱有閨賢媛北跡氣氤氳投懷玉燕犀名籍入眼斑衣歲月昕驪丹傳經多甲子麻姑閱世易蓬瀛芝蘭

更進庭階茂劍珮巽巽祝頌紛

示緯兒歸陽城 有引

緯兒聞予病雖愈心不自定千數百里來省京師予喜其來而慮流寓數十口照料無人居半月命之歸且慰之日予處羇旅凡一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淹滯抑鬱留連感慨花晨月夕雨後雪初淚眼愁懷情言禮飲無不於吟詠舒之舒則散散則忘忘則日遊於虛世態物務曾不足以相累也昔文惠君聞庖丁解牛而得養生之道予於詩亦云作此數句

有生必欲養所養能幾何無養若無生至理嗟蹉跎豈知
唫詠際不爲境事牽去去但去去陟岵不須和方爲人中
龍鶴鄙囲鷄窠春明或歸來白雪淸淵阿讀我新詩句飄
然想玉珂

王涓來太史召飲觀劇往昔將學高[illegible]勵夫子徵今
楚名士肆業濂溪書院一時稱盛太史與予齒最
少迄今三十餘年矣同人如熊鍾陵李過庭曹木
欣諸公墓木將拱存者亦復落星念之慨然
感柳扳條思黯然河山邈若猶墟綠[illegible]鴻化鶴滄桑後勝

月長庚華毅前愧我噴鳥猶病馬多君[illegible]敵直飛仙笙歌
旨美惟今夕歲逐交疎尚不捐

戲拈

老友得驢如得風玉鞭未試已成空愧無俊逸[illegible][illegible]技探
帽驚人一擲豐

再戲用前韻

傚猫月色復猫風是色歸空又不空豈變太真淮上扇佑
商俯首再成豐

閨情

女伴提攜笑口開歸來不覺悶成堆青天漫漫河山杳鏡
聽釵占渾是情

又

飛卻裁縫氣似醺金龜龍腦未須焚縱教細閣情香滿怨
坐何心只獨聞

又

喚盲聲停鐸復鉦愁眠被冷夢難成可憐窻外荒荒月鳥
靜霜飛徹夜明

又

自遣鷄栖不近門連年征伐日黃昏可憐關塞寒風肅耍
吹深閨越渡魂

趙玉譜年丈見贈璗刻二册一爲韓陵碑東魏高歡
克爾朱世隆立定國寺旌功溫子昇撰字兼行楷
筆法豐徤有飛[illegible]之勢一爲碧落碑唐李訓等爲
其母妃寫容作咸通十一年鄭承規奉命書釋
篆體勁古如虬[illegible]拗鐵予癖好前蹟搜尋不遺餘
力二册乃其所未備者展玩神賜賦此志謝
米芾據鵝晉帖率要三朝宿古碑癖應癖鍛均成癖我癖

八穗以來奇前後諸家論未一心手相應爲得之愧不能
書集古蹟案頭時見允[illegible]離若來益我架上尚美人高士
煥容儀千年英物鬼神合次仲落翮兩山披

邏唱

月白霜青漏幾更邏丁欵乃互相賡此聲不斯鴛衾耳金
屋原自多夜情

又

一枕何能就黑甜盤還住[illegible]起[illegible]簾孤情冷卧原難穩[illegible]
隔無何近日邏

昔患鼠畜猫猫弱與鼠互搏及猫強稍能食鼠鼠多
猫少其數如故數十年來所畜猫無大別異項耶
舍多鼠甫忌書燈三五行隔壁上聲若雷動或竊
食物或齧書壞器急圖驅除購得一猫其形狀毛
色猶諸猫耳置之舍中不鳴不捕畏寒卧牀蓐間
方大失望乃向之三五行隔壁上竊食物齧壞書
器者一夕音跡杳然予始嘆曰所謂如山澤之有
猛獸江湖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者非
與天下事推而大之有如此猫矣詩以記之

恩威貴互濟有時專取威威用威或碍忘威威反歸虐捷
兎偏狡兎拔俯自徹撫劍一夫敵不戰服人誰大較通今
古此理如發機世眼徒昧昧不辨平與奇不覩微物異靜
思動長欷

代人贈鐵足羅司馬

美秀東南阿擅場才全燮鳥屬君章邊郡設邑雜韜鍔巨
祀須人肯處囊千里春風歌白叟一輪秋月映黄堂慚于
奏策成孤客混跡嚴遵接坐香

十一月廿四夜作

寂寞寒宵候僕瞳低燈不啜寸膏明東鄰老友今未出也
送兒童誦讀聲

又

三八良宵陽復增由來客舍冝如僧夏深被冷難孤卧且
命青州醉一燈

兀坐無事索題不得近寓老詩人以次韻贈妓爲厄
十律見示喜其中有佳句漫和如數

皎皎氷姿暗殺霞蔚檀小殿舊披裳雙鬟比美相如賦半
面消魂刺史家玳瑁梁前棲彩燕海棠樹下受飛花斷犖

自古生衰歌又見秋宵雁影斜
又
簟如秋水帳如霞天女維摩失彩裟鴿恨海棠遺杜韻時
從樂府憶秦家輕衫舞映前谿水潑蝶聲催子夜花寂寞
紛華何處悟梧桐夜月影方斜
又
音傳白雪面流霞瑪瑙階前映絳裟曾向景陽逃舊井又
將新月舞官家青樓巳自非金屋路草安能側苑花一曲
琵琶無限恨休教司馬淚橫斜

又
宵頹玉質曉粧霞消靜風流碧落裟桃葉渡頭回舊夢莫
愁湖上想前家生來絕艷方酬酒悟到沾泥忽泛花碧草
王孫無定相閒看出岫片雲斜
又
凌霄曲度舞飛霞不數仙裳與佛裟日底流波成阿好夢
中送雨到誰家夜情多處回鴛枕春色醉人想落花粉黛
堪憐知是假鴻溝一割淚痕斜
又
冷冷梵宮漾落霞雜裳卻御換雲裟同行異路鄉娃伴說
偈呼逃學士家入望青松迎翠巘休追浪柳與閑花雅圖
欲坐愁難穩靜看香煙寂歷斜
又
乍近蒼鳳與碧霞師兄指點代披裟猿啼鶴唳將相老燕
侶鶯儔各自家昔日江皋飛豔雨今朝花貝落天花空門
一例諸情斷莫道前緣入夢斜
又
燈光不盡照如霞薊苔鐘聲催著裟佛號經聲空色地禪

林靜座水雲家聽傳一指能馴虎語到無生解笑花卧近
疏林雙葉寂風搖瘦影度窗斜
又
無復倚門傲繡霞空房面壁掛明裟香亭有誓終塗野青
塚多情不到家薄命由來稱女子皈依竊悔浸春花翻愁
入定定難得四大無聲絳葉斜
又
勞人錯意等韶霞那得空門老一裟楚國竹枝原慣怨錢
塘餘水已無家難堪冷露催黃葉幾見春風駐好花井水

倦弋寧容遲射獵孰敢梁亡何[illegible]庭除林狂流罡不泯
狠狸何日靜鴈影幾方多使我偕之子雖貧那詞狗蛩[illegible]
清四壁鼠竄奪長綱太瘦容來詰將軍莫棄詞莊周仍栩
栩白堊亦吪吪亚理幽林荒近來故群雖怡情親竹闌寄
傲撫松柯裴於吟誰補絲虧那計紀欲傾無奈意滑漢與

江沱

決日閒聿蘇州寄山中道士作因記東坡此日亦曾
以酒寄道士和蘇州韻作詩今予亦生無聊故鄉
阻絕復無可寄者姑次二公遺與念人自念其不

忘此日則同也
跛坂驛騎車還作詩旅客長安索米難欲煮無白石惻惻
春風寒何以樹朝夕人生貴適志端坐念陳跡

又

本是山中人偶緣成遠客感慨失黃精呼嗟避醉石未須
憂歲年還復憐斯夕春風吹卜衲不屐支離跡

蕭閒聚分友人過飲不覺成醉漫賦述懷

曾同老友坐桑洛醉後何人埋詞咏婁劉郎尋舊侶雲
山斷續水滄茫

又

堪憐幻跡無人問也向孤帷自熱香忽記閨情題十六螭
充此際照流黃

雜感

踏葉霜縮輕一錢肯消九節伴風煙自與漁郎惆悵別空
山濟寂水涓涓

又

竹圃松丘帶淡谿柴門靜日白雲[illegible]玉樹芝蘭秀在
醞初香醉似泥

又

人生寄寄也須豪門[illegible]忘夕饗寒一入長安空索米容
應有曲不能彈

又

紛紛士女樂新春和盡非芭又擲筝旅枕鄉思無早春不
知何處聽啼鶯

又

買山無計嘆浮家千里音書障暮霞暗蝦饌蔗同一味只
應抱甕灌神瓜

生案莫策草裏分王孫託豔色漁人能幾時問彈司馬空
淚落

寫懷

夙臨卻親大益小曉夜一片沒歸鳥欲從足下覓詩詞試
步孤哦聲裏說不如人客陶匡張倒看廬聽明月充月夜
興應情深明[illegible]之我不許亦生狂歌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商探搗
電頭香信[illegible]花

最古園二編卷之五

楚桃源羅人琮紫巖著

行路難

片帆輕千里朝入洞庭煙水允平如鏡極目瀰無邊忽送
石家婦狂瀾欲泊天細雨復濛非頗欲疑生全夜傍湖山
麓紫縈亦孤懸茫茫天與水漁火點不然猿啼和鬼嘯側
聽淚潸潸

又

豈惟蜀道險驅馬太行傳峻坂如油滑雨徑添風颶快騎
失健跡徒步不自操顧後已遙遙瞻前更遙遙凍雲起足
下悲鳥鳴背人生輕出鄉將身等鴻毛日暮就旅店惆
悵亦嘈嘈沽酒散積困醉歌更寂寥

又

少小事柔翰縱橫走珠璣豈惟輕終賈竊比皋與夔李廣
封侯晉馮唐終栖遲問天頻搔首顧影自撫歸耕嘆髀
上豈年亦苦饑

又

賦姿生百媚升勝黃金屋一笑百鎰金咳唾比珠玉窈窕

下方愁獨併夜情飯馬鬼褒如指景陽拘虎促恩情付荒
煙繁華如轉轂從今千載人評弔悲祖續

又

崢嶸際盛朝青雲唾手致厚祿稱漁高軒列從騎衆庶
如蟻騰紛紛生辟易落魄詩書人聊呪雲符離自稱大丈
夫時拜上方賜故勢敗一旦遭訶付吏議回首憶平生寧
遁亦飽領生全遂偶然在鹿發長喟

又

直聲動朝野竊比古之人慷慨上封事官家頗見親權貴

爲斂跡避此驄馬行既思克鷄媒敢惜犯龍鱗一朝逢不
側杖落血肉横頁卧南山下孤忠誰與明何如安田舍斗
酒聽春鶯

又

大賈挾贏餘錙銖百千利速𥡴競邪許絳帳擁珠翠厠指
盡豪雄結識多權貴豹虎瀰江皇須臾成捐棄脫身離餘
刃前村煙火滿養犬常食肉一飯誰能貴

又

兜鍪專閫外雄著八面威行營金鼓震坐帳號令飛登復

有橫陣何曾畏間奇廟堂盼捷徼偏裨報搴旗同牀忽異
夢尊俎起殺機玉碎無瓦全頸血空淋漓至今長江水泥
混流傷悲

又

相國受危命七戰會義師雲屯既已逐偪塌似堪期棘翳
徒兒戲程李復參差方將殲勍壘遽爾失角犄安得畏首
尾陷亡全族者

又

人生度相越什阡豈有窮鄉里安身分隴上思豪雄百戰

紛枯骨萬里肅霜鋒殘忍悲重壤居繁憐故宮樓臺羅漢
表歌舞入雲中介冑誇七德文墨擬大風往事付欣叙陳
跡多異同美人泣黃土霸業消白虹一部廿一史聊聊聽
秋蛩

又

畔心守丘壑鵠鴿自相依朝甘徵蕨味夜登離騷詞強事
禍所倚無營命之丕豈料舊狠虎奔北瀰山谿手足不相
保對面成別離凝望劍終合忍言玉遂墜思切類入夢魂
來不道悲生存僑華屋骨肉安所之我欲招爾附故隴黃

沙鷗霜翁萬里茫茫何處近

又

水森森山高高有形險尚可逆事故相倚伏人情難逆料
君不見西川朱處士披裘山中類飛熊纖礙置道傍得米
跡終超又不見阮籍劉伶輩醉鄉夕達朝嬌情非越禮千
載稱寥寥不如學盧升偏心亦怒消生涯在何許抱膝陽
崟山之腰

花朝

半春風日半春愁不覺花朝又似鄉掩首閉門無一見芳

非幾處近高樓

又

回思昔日值芳春載酒尋花樂事均不道長安成滯跡空
將短句惜良晨

又

獨飲孤斟翻自歎蕭然杖抱向誰開名園野圃紛如錦縱
閱遊人花意猜

又

紅英白暈一時爭幽賞裁詩不勝情羇旅蹉跎愁病侵孤

條樂荼與茶鐺

又

故園三千想就荒猶兒可尚沐花光宵來夢度梅谿雨入
戶依希吸暗香

又

京洛紛華蛺蝶傾寧辭滯客玩春閑無端物眼花難亂御
少雙柑往聽鶯

又

我自摩空野鶴非誤稚庭[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耿亂落雨殷勤嫩

蕊新英正漸排

又

七月羈愁逕莫追中春又復負良期只今夜半燕風發國
色天香欲待誰

十六日作

已度平分爨景多汗漫未試奈春何止因無友復無興折
付清眠夢裏過

又

不寒不煖正融和此際千金未足挪報道韶光強半去光

風

驕心鶯飾序喧氣莫春融已過郊原綠更插嶺陌紅千條
生悔易一片惹愁同日夕催[illegible][illegible]爭造化工

雨

潑火連朝暗跳珠復墜絲門[illegible]歎問麥客子怯衙泥迦滯
池過舞花攢霧際斜誰能遊物外脈脈泯幽思

散懷

未樂無憂可寫懷昔所難青紅爐隻影素月感孤鴻笑口
開何處新詩強自寬宵深頻不寐鏡髮日三竿

又

何能消慨嘆斗室暗春光閉戶觀天小幽居覺月長絲桐
留古韻筆墨泛清香放意滄溟外窮通渾欲忘

春朝

初聞窺繡簾展轉看分明強起愁無力臨妝悶似酲鈎簾
通燕子出戶打黃鶯露溥花添馥雙雙蛺蝶爭

春夜

萬象紛成暗蟾光落碧紗芳枝搖影亂旅鴈送聲斜暇動
鴛鴦鳥燈垂斷續花離人愁入夢未是忍忘家

有感而作

山亭一曲怨登程嫩柳依希拂水輕久料盈盈撩物色亦
尋只有暮煙生

三月三日作

祓除沿往古流觴有由來燕集因時盛文詠逐風開踏青
與鬪草士女紛郊隈油花可下錢龍亦相妹良辰憶了
昔歲歲攜笄游惜此莫春日泛賞共嬉娛碧水自深淺自
雲無嫌猜意外羈翠殺七載困塵埃望少風流韻樂事不
相催釋縛赴京洛職達理所該分應仍束閣久客遂徘徊

閉門時搔首懷抱安得恢茲朝天清明忽思一溯洄聊隨
車騎簇稍作花柳陪無伴中道止高興付寒灰卻同白少
傅江半掉舟回惆悵念身世孤情寓草裁

又七絕四首

良晨豈必美蘭亭樂事孤尋任戶扃斗室蕭然詩筆舞東
風喧送百華馨

又

紅披綠拂坐思探適意吟陰與水南可笑洛濱餘習氣全
將美景付支郎

又

禊事南橋錦綺叢與兒輩染小舟中羈情豈必拈奇飾木石還同向好風

又

杜甫難忘天氣新應緣美景惜餘春詩懷我欲乘觀覽不及川涯詠麗人

徐履常洪龍洲約日同譚惺園遊西山

時從積翠望西山憶有高人草木閑君策青驢如不懶雲霞曲處問潺湲

又

山遊最與莫春爲秉燭深情勿再違眼窄腰頑思一放相期袖得白雲歸

夜坐有作

夏簟夜夜豈堪聽偶爾聽來醉復醒隴上躬耕誠之力何妨抱甕作園丁

又

傳聞兩日顚參差身世眞如浪未際好友尋山曾有約不知何曲醉天涯

又

蕭然內視等牛毛敢放孤情浪自豪遥憶故鄉春水漲濤飛處聽鳴篙

又

同塵逐隊日蹉跎心跡難并自昔多叩戶斜川何處是惜應思晚節愧東坡

莫春夜興

豈有紛華悦昔深復一醺庭虛飛遠籟月瘦隔輕雲故里徒勞夢新書亦已供山來波容含愁至脊難分

又

燭散瓶花影孤隱意悄然芳時驚就安旅景不知妍只可同班婕何須顧祖鞭丘園無限樂山齋匕擎拳

又

隔巷猶歌舞燭花漏屢更佳人嬌楚袖客子悲秦箏鐵騎橫原野神州混戰爭寸思消念想藉酒未能醒

又

四顧胡家寂惟餘柝鼓譙秋春羈旅歷感慨夜情綿草木生相效雲霞約已懸茫茫如海泛積悶何時消

塵與土紛紛貿勝月

又

思穩翻就眠少眠宵易曙不覺曙後與眠多恭夢絮人生
久別離黑甜無容為

又

惻惻復惻惻微名胡足為已自迷往復寧復辨東西免俗
愧無能窮達不須提

與張安仲先生有安門遲徐履常譚惺園洪龍洲同
訪李元度將遊鄧園遇雨遂登城樓小飲達暮

聯轡出喧塡所向漸虛廓嫩翠迎渴眸已覺塵懷洏滌邈
沿兩壇逶附闉畦絡民居雜茅茨蕭條如村墅十里訪同
鄉徘徊儕侶約下馬覘來塵茗舍聊斟酌數盡盧仝椀足
勝王喬躡次第釋鞭轡倚檻擷龝器入門各大笑主人饒
疏落好客動指宇為言刱闢偶傳圖過名園佳處領共翌
濟日忽收照陰雲乃不薄意外雨霏霏無其前行怯相與
登城闊檐楹頗可託眺望及參遠為象何交錯西山隱霧
中東聳凌霄閣御苑波濤弘擴映飛躍安敢測腹邊但
賭綿亘郭鳳樓盤雀兕宮王氣旁礴古來取入荒于此陸

靜撿夏思紛入眺未止異肉雀參差遍雜窮所居各若榮
治近不治遠貴使孚情若今者雜欣悅嘉傷濟譚諸輕鄉
回晚霽信步遶腰腳一自泥羈旅居行蔽帷幕面墻已多
時放眼眞綽綽縱使飛亭池紅紫亂綱縛豈如所歷高美
景恣搜索始知造物心微阻增廣漠瀾然發長想乾坤付
一醵

季春十四夜對月

楚月隨吾久依依　帝里春照清猶剩魄寒盡漸琪親幽
懷思千縷愁行影一身為停杯酒問懷抱一時新

又

裴徊憐短燭賸盞與君因未滿留輝遠方中借照均看來
隨苦樂對處異淪淳一夜荒荒白羈情不足陳

既望日作

春氣自暄和萬物自暢茂人生久羈離閉門守固陋安得
揚雙翮篇章詡奇遊（用宋與國九年是月日賞花賦詩事）孤悶來遨巡遂懷
尤輯睽我本淡盧舟不知欲何就臨鏡白髮新闕捷黃盧
後輯思見刀圭露仙亦荒謬（唐王鍔作甘露成仙因名露仙亦是月是日事）

又

昨夜月皎潔今夜月朦朧問來椷看月閒殺下簾櫳飲酒
無儔侶抑鬱寫孤悰高歌花賦去乘興去蕩二一猶李滄
漠後文識與濃我行適類此心跡安得同何時千丈息煩
然賦歸農

送宮詹陳說巖夫子奉 命祭告兆鎮

建本崇隆祀億年分陝牲祭 山川 龍飛劭爽稱雄鎮
鳳翰欽承屬大賢紫嶠煙霞迎使節香塵輿仗粲花天簡
綍一道府街下日月光華萬里鮮

又

御筵曾經近百靈重臣銜 命珮玲玲輕風送馥鶯聲細
薄霧凝輝柳眼惺游氣肯忽澄渤海隆封紫翠映中星
遥聽發嵩呼響恩使還朝達 聖聽

海棠園作 有引

海棠天嬌在百花之右自明皇以之比太眞遂爾美一方
上苑乃昔恨其無香夫花之以香名者蘭桂茉莉之類
是也至於芍藥薔薇桃李諸花與海棠等何以獨有此
恨或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余嘗其語益海棠之於
過於桃李而輕瘦又非芍藥薔薇所可望若加以清香

飄揚則蜂魂顚消蝶夢欲死豈止春睡未足生人憐惜
已哉偶與友拍飲海棠園欣麗態之縟紛感朱英之爍
爛郎所有作匪曰艷詞聊爲名花解嘲云耳

頎惟已稱入今古紛不絕於華動盼睞鍾情獨難造園林
有嬌姿臨風弄纖婉輕同薄玉裝緋借臙脂染芳菲固云
姿押班茲其選式將拚傾城何暇避共韓愛極翻見嫉各
重偶加貶物尤豈待兼葭瑣胡須顯編恐耳食繁致今聲
價減時世易吹毛鑒觀未能遠感懷匪一端評隲相沿外
所貴察微詞秋棠浣一洗寄語含香妹絕代寧容捲

腸花

閉戶那知烟擾春腸花花落已成茵方憐世路難舒步更
嘆風光似轉輪見處偏留元稹恨飛來卻潤杜陵唇紅獨
碧嫩漁舟泊悔不相從樂事新

偶閱少陵再示兩兒詩至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不覺有感予姊一弟三早歲俱相繼喪亡予膺有
雖祭器所託不敢混填溝壑二十年來雖勉自振
拔泉雞啼疑又倒四方多壘身家莽蓬回念少時
聚首之歡此日丘隴荒蕪之觴比之少陵無復團

毆蠅有引

客中精舍如斗圖史半劍蕭然塵表夏深蠅出從撳簾
罅積次而入爲類遂繁徧憩緣案既厭其紛點紙汙幟
更防其漸扇揮帚拂爰事毆除巧避旋伏不能即盡者
俟其不意手捫而放之戶外暗[illegible]怡息耳目頓清亦一
快也

東南蚊市暮西北蠅市朝二物爲人害乘氣常芬芬我本
無市心日中坐寂寥聽几頗明靜青者見侵曹滑蹤應有
隙滋蔓互相招擾我無意意來往恣翻飛[illegible]爾非一事爲

用加客包蓋難施斯役微慈素所昭造物產細族生全皆
得遨遊毆之出空廓隨分逐逍遙瀰穢遠我側耳目如浚
危坐平今古低唫念[illegible]澤清日夕去滿虛動靜饒娛互
謔滯朋猶復巖斗才武功乖文德方丈遂界標

觀雨

雷霧慢晴空斜陽如隔紙庭陰坐敞坐仰看飛燕紫西南
動微風轉眼黑雲邐其勢頗奔騰須臾及案几濺面覺薄
涼蕭疎開其始呼僮撤所覺當電催萬矢傾江遂翻盆薄
龍舒腰胖斷續成三丈塔前生速添容勢逗雨腹是月二

驕哀無悶支喬四蔬畦滋苗天客居切園霖常恐同生理
感茲潤澤忍茄瓜欣入高明朝試馬蹄細塵靜不起

霽喜偕友

雲生辰角方含雨吹過夕陽已半銜燕悅澄空紛上下鵲
歸遠碧晴逍遙步陵七八分朵月半子四愁汝共潮頹有
良朋聲不隔情言旎旎醉偷銜

又

與君同是久羇身寂寞何曾几日鄰適俗由來無此韻先
秋繫念有鄉尊未顧[illegible]戶[illegible]其士正氣雄風感碧紫回首

前齡半[illegible]意[illegible]日[illegible]整新

[illegible]夜偕友待月有引

月之爲光也澂澈而幽清性情與靜者最宜予也商[illegible]
闕裡公有明月應爲我輩生衆人有目亦已足之何予
嘗愛其警切古之修流事者必于中秋蓋前此則傷熱
後此又近寒故日中秋月色正誠確論也然中秋暑退
而寒未來茲孟夏之望寒退而暑尚薄晴空無雲一碧
千里撫景怡懷其爲可流吳右邪羈旅萍蹤雖無金桼
團聚之樂猶幸良朋比鄰可相招呼命酒飛觴[illegible]

復鶴枝高枕印羲皇

又

翹亭倚白鶴几案失青山時還幽興往一息水雲間仙蹤
來何許枕上問堀瑤

又

諸居既云適已復夏之彊安能任[illegible]荒候璺
波瀾永微生[illegible]谷香

亭午適興

亭午憐山靜不燒北[illegible]參差侶飛欲息深林影翠

宅何異類細腰

又

人篤飛黃敢並乘驊綦御之不須鞭閒來只好攜擁飯又
被許生衍履假

又

灑落觀書游將移時從陳跡發欣悲杜陵但得過難字甚
解淵明不待推

又

嶺上白雲翁出煙竹林茅屋暑難尋客愿一鼓幽[illegible]樂彼

從家山到日遊

春興

落落將身寄一稱誰云渺說物難齊應同飽務藏山豹文入
類輕游因角抵燕舞意空紛上下雲因反照𩧩東西幽觀
何處客塵累日暮天涯幻惺迷

驟雨晚霽有作

勁風西北生佇觀暗雲起須臾漏天腔奔騰萬響缺垂霓
玉蚓雙掣電金蛇紫初但紛跳珠轉眼混集矢激灑浸庭
軒波瀾動階陀滂沱僅移時微凉到靜几奚僅易米還泥

土滿禮履反照逝霞霽天宇漸清美歸鴉帶淫光輕燕遊
空綺翟曜燦疎疎餘霞沒斐斐幽獨靜觸愁暇情消滯滓
欸艮思少遊何須駕驛馬露坐烹雪園俯仰憶前史

偶然作

胸示自多金猶巍乃少鐵多少生貴賤可以喻一切達人
秉曠觀不為恆理溺

又

悠悠念古今紛紛何多族跡可施區分同貌或異旨曠意
襄鯤鵬微欣安蠢觸

幽蟬聽處起微哀樹影嵐光落酒杯纔少文君呈豔而瑰
瑰尚涌翠成堆

又

斜陽消霽潑朱闌徙倚闌干珠走翠[illegible]看淨遊盧境外不
知消穀沁哀猨

又

雅坐翛然茶麥忘珠璣散落水雲鄉移人景物何須[illegible]思
向山頭起石羊

又

花客鳥語自春秋可許塵心亦淨遊闌闠千人紛沓已此
中差足蕩塵舟

又

憶昔種桃不計春[illegible]足司殷迷覓
此空傷故繁祠

最古園二編卷之八

楚桃源雜人琮紫薪著

感興

日日騎愁未得刪平泉谷口頗相關情言可悅聊經晏禮
飲雖頹不解顏洞敘丹爐猶隔霧東南鐵騎尚征蠻袁裝
好何無人叫直待西行付小鬟

遊歸過田有感故鄉當留西北後所宿已客

故畝種稱不種黍粱穀麥稷亦鮮真井出入力作性動篤
番損歷佃租酷[illegible]當冬征秋深時凉吹香入寂處展女

叉手語艱辛碧歷阡陌黃楚楚鬧日稽事免棄捐男丁腰
鐮婦女場圃未竟怒吏來敢計饑寒緩公府北鄰集落
頗客是避秦土俗猶近古桂飄菊放稱良辰漉酒烹雞邀
儔侶我亦遂隊互過從醉歸兒童笑何衛山中無營消朝
昏時將吟詠闘新語一自慣同出岫雲十年樂事散如雨
馬上忽然成希遊稱雖縱橫南北有多應泉眼出山腰濯
濯不竭千斛乳分穗垂實何纍纍屑已如豆難任折向方
早已克饑炊此地還須半月後氣寒泥且收斂遲希種早
宵護雀鼠北人腸斷頗未分揭成功[illegible]行旅久客今[illegible]

偶酌步月有作

草亭無人時載酒朝來覓得中聖人五更難措通宵力一斗聊消久客塵停杯眼花怯細字燈下看書且姑置步向庭前翫蟾蜍稻垂麥卯如垂腿素魄清輝沁骨肌三問不荅來幾時共君秦晉又京卿再度桂香尚大涯露薄風微響梧桐砧杵何處飛澄空安得異人指牛壁瓊樓玉宇恣遐覩

入內城醉仙出西直門至天寧寺再客由彰義門寓

赴公府觀劇更深乘月抵寓有作

客久閑無事難消仲商天閉戶頭心目倦眠困懶肩方反飯其服命駕去便便紫陌埃氛靜聽空風日妍顏向通衢趨多從禾巷穿輪蹄紛似織絳碧蕪更鮮雲行至一城闉諦千重毘見均更樂高鼻巽辛甜感此聯臨際未暇萬里延西闉聽且出郊氣鬱浩然禁雖禁綠水毘柳尚修娟我行長堤下飛英落輕便時有捕蝶者童叟戲游浸懽呼矜所得點綴動微颺浮圖入遙覽斜陽王彝圓古寺行蹤學人門憶定禪荷木巢幽鳥彫梁宿淨埋主人未出見頃懷王留連往昔數相過涉似若未今歲何猶異瑣塔影幻

倒懸思府塵土足還路清淨起湖日逾亭午卜晝念資筵忍情割遊眺默悒語難傳嘉會雖屢舉斯集稍羅絡光當秋深别尤亙笑語娛綠奏玉連鎖竹吹鶴所剔絃管盡幽咽孤弱響岩泉份演寫阿堵聽睹失言詮人間與天上誰能分凡仙豈乏蓮花漏見跋興不竣南花蓋欲銷殘飲歸無偏更閑掛半壁清廬輝燈川市燈漸已疏金吾夜戒嚴歸來掩關坐荷集熱未盡心賞青輝敵何知白露滴清夾烹紫荷珠液下丹田琅玕安醉魂促眠漫俊繼勿御遊仙枕致使卿夢頗嬾蟒空惓惓究射小牀前

偶酌成醉

豈少醑卻憂澆遲不用題銀瓶傾碧乳玉液下金罍幾處看明月茲宵折應泥庭前聊借御風影尚沉西

又

自愧非天梨閑來慨泯題家頭思絳帛實腹荷黃藜可之千杯玉難禁萬斛泥何人識此意只有月懸西

八月十二夜走筆六首

寧須三五夜稍艮此際蟾蜍已足觴欲滿清輝孤對久尊空來許謫仙狂

已念萍蓬思悄悄要憐歲月去堂堂只須覓得七賢鐵柱
儿還種神瓜安食指

十四夜

客邸欣逢數夜晴風輕要少一塵生纖毫豈必差端正萬
里澄輝想玉京

又

祇事分修靜與宜清輝濯濯爲誰妍月[illegible]蕭影未穿簾已
有幽人獨割眠

又

斗轉參橫分外明孤觴似聽暗飛聲覺宵往事傳來夜料
有嫦娥吹玉笙

又

飽看金輪靜欲華纖埃未許碧空遮明宵不用稀雲取玉
宇瓊樓應指斜

又

玉顆雲長落酒卮微華潛映似碣見年年月滿人長[illegible]
事休論陸叟詩

又

中天幾見夜寂寥細柳軍聲肅斗刁也憶龍城飛將在豸
川萬頃不須鷄

中秋同洪龍洲碩[illegible]閣程培風赴徐稚菴年丈飲月
下醉歸就臥三更酒醒起步庭前澄宵一碧月華
當空徘徊久之枕上有作次早奉諸公一粲

長安寂寞傾金斛盛筵頻呼享大官冰雪光分青玉案珠
璣唾落赤瑛盤竟臨不待尋仙杖終在何須覓綵鸞夜
狂言君莫聽由來拘忌未成歡

又

月夕澄清萬里同醫與醉兀爷兗中華霄杳杳身爲蛙君
漢沉沉譬度鴻鈞去噬蛇懷玉宇駕來神馬望瑤宮宵闌
彩暈君眠否華下應得示調工

惜月

哉生魄即負餘欣昨夜幽觀悔未勤欲瀉金尊逃舊照恨
無絃管一吹雲

又

欲進清光復受遮空思醉眼看屑華桂林雪晃銀河洗不
照幽人共影斜

曉□楊搢能書至
自慕南踏不記年雙魚北蔵婷頻傳此南到在中秋後昨
夜登樓賦幾篇

又

我輩高懷也套夫闌前不覺一盧胡君章近日夸吞鳥獻
酒亡亭知未殊

什東萍也

長宵一集過千合典到頻呼中聖人公遠北來忘道術銀
橋不達廣寒闕

又

同趣交徒樂事齊主人無俗客無譁歸來鼻息鼾鼾後口
土空傳彈指嗟

夜步觀天兼述所聞

無聲無想坐難眠似醉未醉愁消消掩卷而起步軒前厃
輪神馬往且旋一寸地上仰覷天白雲瀰離如鋪綿綻來
喜見碧碧穿玉鑑隱耀尚在傜思梯取之恐乏絲鴻飛沒
影徒聲傳蝙蝠雙雙掠低檐蓮花漏永籟不喧何處清響
細如泉瞪空聽忽失斷連其中哀樂真邈然使人聽之淚
潺湲測取東西南北邊耳混心閑遊處玄此曲豈從人間
宵朱唇纖指出嬋娟凌霄應倒過飛仙憐我羈旅驛孝軒
不惜數美落層顛洗滌荷葉紅塵交狐鶯別鶴亦暗懸吁
嗟天樂不可編曲沉音杳空周瞻獨有微風吹小旆

散愁

愁來本無端頗與兩人熱掛肴似吞酸入腸如轉轆□兩
恣輕□□能揮倚伏當前或偶逝倏忽乘幽獨並不且陵
除力掃遣□之亦伏當鴻滿身使復相□貧蹉陳歌舞紅
袖撥絲竹適意兼娛情擾我實這徐方甘失爲行弱冠歷

風木蓼莪與鶺鴒哽咽不能讀墳墓杳萬里田園脩千澗
鐵騎滿東南楚晉分骨肉舉首望齊州猶暫若爲來嗟我
愧務文　聖恩拔勞牧置之清要班未任憂覆餗身家之
立錐他卿辦珠玉雖將獨太倉笑早見楚懷慨觀古今
人事未易卜辨烏渾[illegible]羅亡[illegible]殺何分窮山海顛蹶
聊東內陸羽諸宋芽劉伶德業麴小隱倒可期大隱還足
遜何若二老翁對坐出餚腹

柬友

折簡相招偶病忙閣中正渴長卿腸盤橋酒許看傾國翠

詩闌夜已無鈎

又

到處安身等一塵年來漸覺二毛新百篇斗酒春知我說
向千秋不反脣

早朝謝恩

曉月長裾次第升天衢[illegible]降紫陽垂香霧人
隊臚臣敢拜稱

又

靜聽鞭聲肅玉班草茅內愧近躋攀太平萬歲由來頌爾

袞何人許仲山

將出都留別故人並同假諸公

寂寞長安四十旬泥塗勞一歎斗長袖將駐爲炊珠玉愧
與探驪獲爪鱗酒盞花前頻有意狂言醉後未曾瞋秋風
雨散情懷惡幸指重論不越春

出都

歸期爲指菊花天再近花風始著鞭曠等鷃鵬縱羽翼欣
同鹿麑見林泉詩思漸出雲霞表客悶還消軾轡前獨愧
空行仙術杳猶愁計路半三千

京郊至蘗城數日途中作

凉風送覆人征轄暮視歸鴉朝戴星迢遞山光微絢紫蕭
蕭柳色尚留青

又

紛紛鶩走復蜂追各挾良謀小大岐得失由來同塞馬問
君何處伏歡悲

又

伏路疲癃呼一錢誰能獨飽不悽然豈知帝里多窮黄塵
地遍金不用甎

又

凉輕露薄始三秋已見紅楓引客愁前度思歸歸未得蹉
跎秪有二毛稠

又

歸程四歷未云勤日日飛埃逐馬羣兆牡驪黄君莫問入
關子弟半從軍

又

夾路垂楊看碎天紅塵撲面思高眠廿載逢人今半鬼清
風不遣旅懷鮮 清風店 柳巷

又

竹道荒祠斜不知緇黃磬破少人憐當年佛佞眞堪笑趂
有明神慈一椽

又

丈老爲青李涉收頻經黍稷穫如丘脉頭釀就鵝兒甕好
醉黃花燦爛秋

又

暮雲涇面夢難尋[illegible]色噉埋上[illegible]林漸見前林燈火亂行
人已度斷橋陰

又

涼風細細起吹衣倦羽無情亦識歸暮向斜陽勞遠望雲
飛上落霞影希微

又

鴈陣橫斜項羽雄衝雲破霧萬營空指搖看到無形處碧
宇蕭蕭下颷風

又

地色初分已就征微從木末聽風聲須臾大塊恣狂噫無
數登人縮頸行

又

風吹噴霧滴如狂似妒歸人早抵鄉六鷁何緣飛御退精
來幸未舞商羊 時大風欲雨尋霽

又

半日陰霾復碧空聊成一戲笑蒼翁兒童屈指歸期近叉
道生明月似弓 時初三日

又

一望疏林十里程身經塵跡有情路半三千歸易指家
分兩地夢難成

又

主臣艱苦爵與王終始難全萬感傷豔說眞人生白水滹
沱麥飯至今香 渡眞定河

又

滹河兩岸草荒低暫見爰爰挨朔來我欲烹葵充一飽從
無傻犬致何媒

又

善政昇平次第存塋傍插柳蔭征煩千今樹共煙霞老假
盛誰知慮始恩

又

征途七日感頻縈小詠悲將寄目存白筍黄虀聊一嚼何
能滌盡煮熊蹯

豪城縣

秋多澍邑亡以山莊雅葉臨堂始峙芷碧引煙霞斯穫稉稻
翻鳥鵲奐在沱河人對柳懷彭澤瓊代栽花比益陽一宿
郊門猶豈道仙遊何日佩符家

辛貢

烏府自矜美西艮丁百歲今日逐行人憶當年薛君居道

看此日卜中郎御簾有道椎鞭後與世無心不補亡我欲
乘車驚市井要須叱石荒山間

中丘北道與兼隨邑佐同年

風輕塵不起薄日照修岡聚捷與[illegible]黃花路側香煙臭
增氣色聲蹟見軒昂借問烹餅者[illegible]出太行

沙河訪劉杜三明府劉杜三有內壁之喜

經年再獲一披襟情話方濃感慨深君似巨魚縱大壑我
猶倦鳥眷新林宗風不[illegible]推吾黨[illegible]無前豈異任欲定
歸程難遽別黃花待[illegible]秋

沙河早行

東方日色未曨曨早駕籃輿逐曉風漸覺爽深侵手足要
愁道遠越從龍人行古道初塵少鵲噪垂楊薄霧中客緒
交情雙莫遣尋[illegible]積愛已難通

由沙河西行

九達塵拋向右陬青山對面幾層幽輪跡漸少征途狹旅
伍無經晚稼稠聚覩村兒驚宦節傍行野叟避前騶歸程
自此新懷抱涉水登岡汗漫遊

九日武安道中

晨光小雨點垂陽霧色旋開奏逼忙撲面輕塵全不起迎
眸野菊有時香煎茶往事輸桑苧插髩流風夸長房御喜
歸程堪指屈飛魚[illegible]側待傾觴

即日涉縣東道

黽勉舁夫力崎嶇霧中山腰穿虎兕石脊踏龜虹碧老
垂丹柿黃殘點[illegible]登高看道路醉眼正睽睽

涉縣行署作

昔我來沙國愛此山石奇留連不忍去譬如逢新知登臨
姑有待負爲今日期重谿風塵眼翠黛含欣怡登嶺障緇

衍奇峯橫巘巇脊處刻髒几蹲來雖虎犀似疑還似走如
聾復如土神工費捏削鬼搏煩爐鎚彭帶一泓淥由生高
古姿匆匆趁歸道遺恨何可追作詩寄惋嘆笑殺永嘉兒

潞邑客館

我行天下行百里有常程漫漫通平險稍稍占雨晴[illegible]
相與遊感慨不無生石室思王烈誰甘折足鐺

最古園二編卷之九

楚桃源羅人琮紫巖著

將抵流鋪道中作

韓王被困此名山趙卒曾坑血尚殷千古戰爭成底事咸
陽殿闕久茅菅高平縣

又

山煙曉帶柳梢新一羽輕翻破碧璘此景深居誰會得惟
應客路負由人

又

寒風代變久澄天近道歸人思悄然默禱惟須三日霽黃
雞白酒對花前

又

近家可喜卻浮家食祿衣紅事事差莫道閑愁生理窄西
風已吹襲香斜

抵流窩

斜川引望久徘徊且向浮巷賦去來澗曲時穿青嶂合樓
開日近白雲堆他鄉歲月消新句落葉風霜問舊醅入戶
兒童驚太瘦飄搖何以得恢恢

江上似平宗故人希丘墓浮雲外之嶺斷雁涯衙倚笑語
關差覺飢寒催獨應課一前什㪅恕村酗至人絶蹤潛在
背兒吾師幾微推塞馬作息可擘兒長嘯谷響答天地自
平奇

又

我居萬山裏物務付疎慵推敲開鬱抱煙霧陳清供忽爾
暢月逝時變冰霜攻若饑空倉雀踏跡履貧鴻立錐尺何
有容膝復如汎寧知上蒼意[illegible]天涯思舊時共
績少卿風非夜夢乘馬走坂追飛驄未卜主何祥庶幾有

滯通

三韻四首

閒居天地曠物我兩無猜龍蛇走毫上蚨蜨通夢中脩然
感元化月白復日紅

又

闢藉穿古道漫漫積雪封上有鳥獸跡下有行人蹤豈一不
經賢達煙雲無復逢

又

不知所爲意蓮塑未有時山容猶破碎樹影正參差朔風

㩦容面珠璣綴鬚髭

又

特蓋衍杯酒不覺寒陽西人情頗暨慨世事笑連雞何時
銷險阻黃氣料盈肩

又雪作

平生見雪與無間片片飛來不覺寒此日瀰空生百感天
涯未許釋愁肩

又

驚聞風鼓響逐逐不見梅花婚境空只有前村盈尺白獨

居也復望年豐

又

誰云素女剪紈花又道天翁弄玉沙欲展赫曦瑩六出珠
璣走硯穎先叉

又

飄颻纖纖響影微淒京市掩日中屏書生口腹真無計銜
來何人與打圍

又

積盤鋪磨一望香敗殘玉馬耍橫斜縱無鶴營神仙與所

暇與歲未遑差

又

江山翠斂一時新主宇先覩眼未貧銀少雨香堪踏凡府

身附入畫圖人

又

運朝窗氣度天邑丁譚青田高隊是郢上山來傳別調紛

紛剝擬不須評

又

已見據流落評江織纖水筋美朱腮垂飛雪親銀充瑶派

許黃花笑異膣

又

隱匿瑕疵萬象該妝臺傳粉照寒梅何須溺上蔽暗背白

有詩思應急催

又

擬從禁體賦新聲寸鐵無持夜秋營秖恐孤巖勞咎思妬

堪出腎助村伶

廿四夜

居同泛宅倆相因不用徵枝埽屋塵歲末風光難錯惕天

進紙是有餘幸遊仙頗憶立英降適俗姑修子郭禮也解

頁背互破寂村沽何處覓澄醇

寫懷

曠達平生渾拂猩邇來慨嘆煩難要所憂非力還須遣為

樂及時豈異情欲進杯中無好物閒看嶺上有餘清可應

翻盡尋常案坎壈全拋只意行

蠟梅

獨向寒林放雜浮木是姿全無蜂蝶近不受雪霜欺雅韻

偏遺俗清香止自知蕭條風景暗點點璨琉璃

樓居

危樓俯瞰一谿盤落鷄棲入望該北岸清商過夜半西

山爽氣見朝來鄉心繫處千山障旅恭鋈成萬字裘但得

飛仙無異好雲生五色接蓬萊

感舊

雞黍過從古道期頻分笑語入疎籬浪遊十載風塵隔输

御煙霞萬壑瀰

又

細論高譚出素心離羣竊悔誤纓簪能推外似中非意不

假移文檄祭襟、

祀竈口號

由來五祀有傳云此夕從風薦苾芬不爲黃羊徵美報惟
應底事得升聞

除夜作

前年度此夕信著貞奘籠去年度此夕京洛嘆孤蹤辛脫
銅鞮綍□□宣孝近似兒閱關絲絲竹美春風道路三千
外田廬□□中借藥無草錐長懸細腰同別歲之鄰里頁
癡憐兒童居藤蒲自綠商陸火還紅節序驚衰鬢風光肯

薄躬豈能發象遨逍遙箏節叢鐵騎何時靖桀門可遂通
免爲失林鹿猶及歸渚鴻戲儺遵古禮醉竈舉鄉風往來
紛情話醉醒對孤松無令望渺渺猥爾心汎汎方將薦酒
腊勿復鳴蛩蛩聊作羇人詠一消燭影虹

元夕觀鐵花 有引以下丁巳

鐵花即煙火之類其側于山腰搆爐鎔鐵數百斤舉而
揚之花布空際蓋其地產鐵鐵戶捐所有以爲盛節之
觀他處所未有也

盛節羇情感慨俱逢場且看戲卿瓶千枝美錦揚揮㒷百

丈奇詭出嶄殊合似朱霞明碧渚分如絳鳳翹修帚君八
爲說適都少振起因天自可娛

莫春巳届未恰覩遊偶登□□悠然有作

秉燭能無慕扁舟卧洛陽登臨還適往俯仰自天涯顧綠
傷垂柳方闌看杏花羇居難適意歸路覩猶賒

寒食

桃花次放杏花殘六日醉春夜相干早起倦流光客無天
涯寒食可能寬

又

薄素晨消爲輕煙輕風拂柳柳依然可憐丘墓三千里今
及傻愴剪紙錢

上巳日後清明

青樓雅事錢龍宴正值鄉風插柳期馬亂頻年懸一掃堪
遨木石比吳兒

又

潑火無霖妨踏青鷄場水曲野花繁空懷逐隊舒腰脚羇
旅何人念獨醒

哭組綬兩殤兒

平生哀樂已多般身室萍蓬付等閑豈意連頻山間物攵

教苦淚不成潸

又

彭殤一致問莊生感念難忘似宿醒照眼明珠雙失御令

人何得不鍾情

又

牘來舊日百艱身羇旅催人日月遷析讌膝翻憐無奕忽𢴖

愴何計慰昏晨

又

聳肩抱膝兩歔欷雁影鴻泥是也非勝學長生無是處

覓不返衷香微

訪韓僕一張泫之二年丈

屈曲山行遠虹穿一水遵平橋斜馬聽老樹長龍鱗不有

千秋侶其如萬里因君償夙昔至妙理山澄醉

遣悶

忽忽值中夏飛馳日月充內熱須自洗市酒不堪觴亂瘴

愁羇夢浮雲蔽故鄉雙添懷抱淚回首更蒼茫

又

無心浪出岫積悔動輙欲泛宅浮滄溯孤心擬翠微此中

山石破何處鮫魚肥寸意難爲適蕭然獨掩扉

又

萬鏃岡巒盤觸情混淆幾孤縈通舊恨遠眺覺今非碧滿

黃疇錯煙垂落照希何時清瘴霧細話十年違

又

百物俱貧市饑寒集旅居茫茫舟未繫拍拍羽難舒願想

盡村遂名則給貨書寧甘昏特照怒喜近犂鉏

羇懷

虹沒驚喧歲幾周仙人邑里憶林丘寧無羽翼衝峯峙縱

有輪蹄礙雨稠兩地行蹤憑夢合千程客思與萍浮低回

淚落眞非計古節汪洋致此憂

截句二首

皎若明圭初出岫澄如淨碧未添雲臣心障礙曾何渉只

有羇愁渾不分

又

我只他鄉四十餘曾無負販與荷鋤田園極目煙氛隔更

向何方賦遂初

懸穀集器冊臣落羅莫測垂天翼駟馬翻追下澤車上窯
千山無楚客孤槎獨宿意何如

又

將闌仲夏感時馮上少鳴洲下苦逍遙集須揮煩羽扇揚
聲比笑邀迦陵逍遙有賦誰乘息護落無人共刪刪三萬
六千虛過半難排鳴悒對升恒

又

春風交親自從汲三年消息復如何聞吳依舊逕來倡[illegible]
鶴攜纖尚管有且有遠遠亭巽蔓翻憐踏踏不堪歌愁懷

欲試觀真真狗跡無緣泛綠荷
問問今人詩癢卷覺欄戲爲此句
上當時情詩十三 木極目悶盈阡風吹絕翠千山碧鳥
度斜陽萬樹[illegible]浸浮道蹤開網呂桑林故址嘆滄田頻年
肇墨真痕騁自哂猜珈適意偏

又

徙倚危樓枕澗濆鄉關似向嶺頭分層巖有客舒清嘯冷
室何人刺繡紋樹巴山兌蹤跡霞明霧暗度鴻翠倚居
落落無情緒許我科頭對夕曛

遊王國學園亭

僑居靜閉門予懷何渺渺偶出鄰園幽可以縱瞻眺神馬
駕尻輪飄然出物表亭閣倚嶒屹煙雲歸窈窕白檜起蒼
鱗蒼槐垂馬爪泉源細如繩伏流盆前沼中分橫斷虹欄
鞭上萍藻朱魚泛落霞雜卉紛繡縞解意多主人置酒清
興逸坐使塵綱開不覺天地小領要即成佳茲遊未云少

排律一首

屈曲千山裏輕寒六月中雖闌時令頗亦復地當鐘日午
虛紈扇臨晨凍紋蟲天涯艱逸與旅館苦悲蒙濁酒酸甘

一清詩宛轉同支頤觀爽氣擧扇蔽西風故國黃埃沙著
生赤尾克三韓尊南異太面朝元拭頭流無容墮遊[illegible]尚
未能慚予亞承關幾[illegible]正逢[illegible]早暮澄清[illegible]笑語逢
可憐樓上望[illegible]泪[illegible]賓鴻

風雨盡晦有前山裔石之異居人言十餘年所未見
者

驚雷醒積雺屋溜高界傾瓴坳波瀾起猿山霧霽平朝兌
全似暮曉意概如醒俗攝神龍度聲同戰馬鳴凝愁浸地
軸假喜洗天槍瀑布參差見奔虹屈曲橫翠微能勝鉅合

弱敢催動漸恐漂流勢度傳泊没程餐飛蠅寂寞小園菊
芻青旗漲兒童戲喧笑達危熟

憑欄偶興

人廢逢迎懶莫消登樓復爾望蕭蕭天清潛露籠峯脊日
暮輕煙潤柳條捷足無能慙驥褭孤筌尚可惻鵁鶄汪洋
泛宅何時泊萬事參差不用謳

又

未用龍皮淺畫亭幽居人伏尚清冷迴欄複嶺開丹聲對
面佳山列翠屏紫氣應浮憐落落黃庭作意掃星星先生

閉戶年來頗共醉何曾寧獨醒

伏日

流金礫石勢方張一畝山房六尺牀蘸挂雖無澄水帛兆
臆企脚自清凉

又

豈羨芸輝設紫綃門無襏襫樹孤超更邀兩掖清風至半
枕羲皇尚未遥

贈靜子孝廉

天涯卜寓喜相依一盌斜分飽翠微滚滚秋江翻筆瀾煌

煌玉樹漾庭輝千縑莫抵蛇珠貴九朋應知龍甲稀對策
由來推董賈看君偉業漸而徽

購得古瓶

物老所歷多皆然忘世代方其退藏時微若鶩魑魅何年
復人寰拂拭充惟出流轉乃及今所遭豈常儻置之屏案
間蒼特屈一切世俗之真賞漫作贗痂嗜阿護非無恐安
敢等夷視李斯遺狗枷相知古猶昔千秋爲捧腹無玩厭
超類

秋懷

空生老大徒然感又見京風陌柳翻寄跡何曾遲迅歷見
饑豈必過居門一杯未掩他鄉淚雙眼空傷孺子魂案壁
青岑相照出憑欄盡日時炎依

曉意

旅況催殘寐披衣見箭[illegible]花阿兒轉露葉自清冷此際
分歌哭何人辨醉醒身家無足計只覺念飄萍

秋感

漸少蠅羽扇閑秋聲蕭瑟坐相關鄉園望處浮雲斷野
水芙蓉老一灣

又

何曾羲馭肯停征復聽淋頭絡緯鳴眼底風光消不盡空
將華鬢對淒清

中秋雨

重雲渺渺地連天不放蟾蜍當酒圓縱有管絃吹莫徹令
人撫景憶龍泉

客思

逢迎終日背躬忙與俗爽鳥跡通書幌山光入酒卮終年
原來病太瘦一半因詩枕簟微凉入能令夢覺寬

無題

林宗清逝旅仲象荒[illegible]恒齊物愛娥核過情乃出紅差紅
甘子布便捷孔家育度趣寧千古高風一曲吟

最古園二編卷之十

楚桃源羅人孫紫羅著

成湯廟觀贊

世傳此土舊桑林報德秋筵父老心獻奠集虔還集藝鄉
風古意可誰歆

又

始事何年盛傳禮升尊配享似非偷我來一拜秋風下欲
剖嫌微處反矜

北隱

迴峯曲塹漫秋煙企御北隱絕秀妍萬觧少陵猶未道細
腰自傳嘆[illegible]隨東[illegible]自[illegible]詩吟囑各舍多愁慨排核百事
頹然隨地[illegible]獨飲有意消無泉

九日

疎風冷雨屬重陽幸有輕雲照日光漢禁佩萸堪益壽湖
南貢橘漸傳香古詞不道東籬浸詠物還飄嗒館霜嘉節
學容搔首過愁懷暫撥紫英鬧

重九無聊偶憶王維詩日偶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
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此

遐邇渾忘遠音跡千煙中信足降平犢一泓流淙淙聽此
淸虛聽勝與丈人逢南麓見歸路高下絕若紅忽逢蓊蔚
處小徑蕨幾通探之得石案列坐頗堪客不聘需可致羽
觴瀾秋風絡繹雜孔道窮兆凌煙空蠶詞及凡昔放恢傚
化工下士舒大笑詎知落方聽客應到鐘鼓不守亦不攻

再往北山西眺

未厭攀遊數凌虛衆䕺氤遊蘼芥一點近水曲千紋不約
來紅袖輕歌入門雲幽情頻可鼓歸路惜餘暉

飲下洑洄亭觀會

無心任纖假相投碧瓦朱甍照迅流隔岸紛紜波似蛸不
橋雜沓影如鷗歡延潤酹逢羊豜曲度青鬟見莫愁雨散
明朝應脉脉休辭酩酊慰同遊

雜詠

幾度攜壺踏翠微黃花晴凌白雲稀要看赤葉連山錦汗
漫同歌緩緩歸

又

淸詩醉帖兩相娛物務無牽永白駒非夢分明遊弱水飛
仙爲我發盧胡

又

日白霜青旅況孤猶傳鐵騎戰蠻閩饒來只覺吉辭拙此
口茫茫何處倒

又

誰知衣食顧郎難又作殷家贈帛看仲叔淹留何故久應
緣安邑重豬肝

又

屑緞遠接白雲大鴈去飛遠對悄然斗酒難堪消冰夜幽
憂境寫入冰絃

又

雲峯互變客亭幽滯跡還如寨土牛安得空行鶱羽翰山
江萬里聽颸颸

述懷

天涯卻埽守萍庵邇日孤吟頗不堪赤葉方飄風景肅黃
花欲老鴈聲南煙霞汎濫隨來往伴侶逍遙見二三萬事
無如時下酒此中誰慧復誰憨

夜雨

長宵細雨滴前陔半枕幽涼旅夢回漏盡蓮花閣閣語侍

兒報道嶺雲開

夢中作詩頗快意醒忘前二句足成之

饑寒欲至且悠然日與清虛共往還嬴得此身輕似鶴將
雛帶侶紫雲邊

閒居

閒居憂患日造物不能攖詠酌成眞契棐琴屬客卿重樓
青嶂拚豐筱白雲生煩陋餐松柏還議折足鐺

一　孟冬五日作

木奴綴綠拒霜傾小閣低隱聽雨聲不有清鑒消兆陸淒

凉笑殺日邊人

又

紛紛液雨漲柳鬟景暗情孤坐遣艱欲薦香醪祈五信年
來夢斷鱖魚蕩

雨夜

紫煙疎嶺出雲清花滿渠尚紛紛爽辰騁望催詩慣不
獨陽春足假文

又

記別斜川御十年陰風吹液旅情懸幾番舉酒酬山色安

得兒餚縮頸觴

又

為陣摩空入杳茫時將望眼寄斜陽山長水曲窮難定嘹
嚦還應感故鄉

又

峻坂平林暗夕霏行人隱影馬過稀鑒魂泛入淒清裏恍
跡天涯[illegible]眞非

[illegible]言懷

暫假田漈旋欲經川沇漾白嶺拖青東林偶過慚盡剛淵

石何如波上萍

又

赤柿經催滿野籬青州白墮比鄰香我無一顆懸瓶粟抱
膝何時到醉鄉

感懷

低隱耳熱夜燈閒忽憶離巢淚欲潸二十餘年負一夢不
沙浩浩水連山

西園眺覽

太行萬派總氤氳偶事渺觀輒自欣近嶺煙籠羊似石遠

原缺第八至十四葉

羅浮玉骨滌冰魂忽更新妝趁小温今年花放獨早莫道難催來
閣與華裳冷雨翻翻

仲冬初五夜偶和前人韻

僻地曾無禁鼓撾喧催心事亂如麻蕭蕭月落霜深後木
末風生做宿鴉

前題

午夜寒燈走白虹聽敲落葉認西風長鳴不作車前騎細
掣爭同劍下虹眼破乘除思釣叟心輕屹峙笑愚公與本
且見黃流飲盤丹何曾欲覆銅

野飲

冬日深輕温風靜塵不動閒坐環堵中惆悵眉空鎖良晨
挑幽懷散步意忽勇拉侶攜雙屐行行上西隴西隴草木
黃四面見龍從椒雨照流霞快論發長嘯人生真幻安天
涯集飛蝶已自傷淹落安能入膠鞏僻壤忘戰征暢月多
權踊羈旅獨何加頻爲饑寒恐有時學無心鐵椎不鑿孔
有時絕凝滯蕩若走盤丞舊來頗豪雄蒙麻憶角鬆與君
共一醉此樂未堪捧新月隨歸蹤惟餘詩思涌

冬夜即事

鐙漏下三更寒燈搖書幌披覽意昏須掩卷發長想造物
喜簸弄人生貴孤往安能逐營營爭此一寸上同塵分珠
壘共戴異術形聲鄒無常師珊爲何須講兼觀還並蔡聯
然近指掌鳴蟬飲清露青獸食大象或爲轉丸蜣或爲懷
珠蚌莫訝孔見腹更鬪耳出額入名失崢嶸四波非沆瀣
感此七尺軀虛如疣附頂就雁性長青臨池曾堪攘侍兒
燭燼眠呼起猶俯仰洗我紫石潭鼠鬚飄儻稍就蛇蚓
結已作龍虎仿書成御一笑換鵝本云枉

預候封翰林學士陳太夫子七十壽筵作

太行崛屼發千倚紫氣紅雲相映深輕溫迎陽梅欲放瓊
筵正開金鐃學遊戲仙人抱淵理下筆縱橫如翻水唾手
軒兒應難兄芝蘭玉樹盈堦戺濟蔆升獻未易殫　青宮
首秋侍臣冠先河後海有常典拭目　黃誥下霄端七十
面晋嬰兒澤拜舞堂前慶百錫我感知已寄萬間也預彥
會稱遠客孫落兌羿人世希高懸　天翰燦陸離海錯山
珍未足詫麟脯冰桃方外齋卜夜霓裳發興新兩行紅粉
聽銅青清歌彷彿聞天上一曲何妨一束綬投轄引滿還
浮白溫克揮忘傾潟百強逍聽愁陪高歡快堵不覺酒腸

黎銀燭未消逝漏永活火烹煎頭綱餅洗酸重巡捧纖纖
座上添春傷律擊破酌而祝夜何其年年清尊濛黄眉再
酌而祝夜未央養就方瞳聯刻朴又酌而祝胡有鶏手植
庭松看化石俯綿豆兮仰耆耆九如三多頌平常此景不
逝逝不詳安知天道人事得全而全皆

昨夜

霜寒昨夜枕衾添展轉無能問黑甜漫詠新詩消永漏隔
池凍卻鼠鬚尖

寄懷胡文逋

金臺一夢十年餘雨散雲飛樂事疎遙遞三千思笑語慇
勤兩度見鴻魚君乘駿馬騰修坂我跨泥牛望大墟劍合
春風期未遠蘩蕭累重怯宮車

寄懷王昳生

荷殘菊悲鴈南飛賦別重經晤未幾夢到愁腸雙酒醆斜
風細雨一燈微

又

比寓天涯匝歲奇良晨美景共追隨鬍懷卻恐消難盡並
轡亡何北斗垂

又

君猶捧檄慰親心我作無家戀朋吟聚散于今悲樂殊重
來有酒須披襟

有懷徐履常季兄　時以侍御外轉

天街尾附氣如雲壘壘坐迥不羣險韻清詞時和我燈
宵月夕總過君旋成落落羈懷渺任重旬宣特簡殷只願
高軒停迅發春來尚得話繽紛

詠柴

鴉鳥收聲彩未增巖廊飛夜夜淒澄衾幗乍就風偏入足

脊同偎酒莫勝幾處開門差認雪誰家泊水不敲冰羈愁
豈獨嗷嗷口此景愛人亦自矜

望夜

深山顧影嘆孤懸悄看蟾蜍寂寞圓潑眼寒光眞似永晝
帷欲下卻生憐

又

有酒難忘洗醆斟幽憂無蹤忽交襟人生自合行胸臆未
許離騷不醉吟

感懷

殺運嗟難盡還茲兩葉長悲陵空里井戰伐龍農桑白骨
縱横亂青燐慘澹荒生恩翻作咎冥意正茫茫

又

羽檄今稍息狼煙尚未[illegible]花鋒紛燦爛鼓角起颼飀孤拔
長江鎖微連嶂[illegible][illegible]全[illegible]桃花杏旅夢復春秋

獨酌

昨宵掇飲難安席一醉須謀莫再遑漏永燈寒詩意滿不
知山月照霜飛

又

路迷莫覓斜川隱歲晏還嗟底事遑玉露椒花聊永夜伸
懷不讓羽觴飛

又

寂寂無鄰寒夜漫茫茫有夢舊交違可憐江漢難鎔慽不
獨銜陽斷雁飛

又

飄餘俯仰生長想人事天時豈久違萬里何時無坎壈飄
蹤好伴鶺鴒飛

閑坐

東風朔雪靜無營盡日低坐謝耳鳴若少羇愁催短鬢應
同穩困傲西京

又

饑寒潦倒歲華長息影深山不解忙只有鐘情無盡泪詩
成時復滴詩牀

乍泰客肖將近十載夘風莫舉異俗未諳今茲苦寒
乃傚彼製作爲地爐聊成小詩

北陸暢月冰日並近駛很出挺[illegible]交野負冰魚在澗豐亢
凌起栗香冰凝成卸池缸朝須炙足拳夜欲偃辟寒犀莫
致出口熱難將束詩坐磊落社酒久渺茫乃于低恩下掘
坎效異卵埋火深尺寸迸氣破飛霜溫我行坐徑暖我詩
書牀貧卧之窒帳安枕門東方遐想秋征馬凛冽嘶遐荒
裂膚乘墮指鼓角動悲京臨風失紺纊緘裳泣閨房轉邇
困積霰雁鴻近隨陽誰知天涯客深山此回腸

最古園二編卷十一

楚桃源雜人琮紫瀛著

冬至

二十載蹉跎緒正縈艮晨此際卻陽生休稱弱綫添宮禁日
喜熱風近客罽雲物依然悲里井枕牀悄自憶梅檻黍榆
樂逐何時媛亞歲香糕戚話情

小妓

出谷雛鶯學語新呼來席上欲添春桃葉清波憐故跡箱
檀小殿憶回身

又

輕霞散暈玉爲顋菡萏浮香舞袖回扇後簾前誰得似嬌
歌未穩轉生哀

晚眺

莫奈幽憂亂似蓬行唫復爾一臨風嘉平半逝無前日返
照斜穿有臘紅客路寒鴉同悄悄江天戰鼓尚逢逢催霜
數霧千山暮極目蕭然念四松

今宵

今宵重悄悄往事頗難追炊玉安懸磬刮毛托立錐山允
縈地脊節序做天涯明月窺書幕澆寒酒一巵

偶拈

愁中日月空來往客路饑寒尚渺茫何時息影桑榆下只
買烏犍墾故荒

又

天慳雨雪憂南畝客望河山憶故園已悔孤雲漫出岫翻
憐病鶴欲乘軒

又

嬿婉青蛾唱竹枝醲來缺月上珠籬那堪愁耳聽卿曲隱

几蕭然念澤麋

又

小閣焚香覩蝌眼寒耍熾炭飲鵝兒清供若此堪消受卻
有羇愁慣上眉

臘夜

臘夜愁無緒遲眠漫漫中添爐延榻煖剪紙禦牕空寂坐
乾坤幻微唫夢覺通慇勤三寸燭恠爾照飄蓬

呈楊屋山季伯 有引

宦而林下者人輙羣以淵明卽已亦稍稍竊以自託然

莫望花谿痺雨家山中日夕嚲煙霞千秋盛事披青史一
代徽音勳自麻豈必龍光賚豹變思移野芹近天葩重華
未獨權嫣鷺文老爭傳手遞加

寒食

綿山故事出晉彌火禁由來遺俗長此中蔆落經三霜見
人祀祖心傷徨士女紛紜走丘岡微風細雨暗白楊紙灰
半起失飛翔青蘚黃土遥相望安得九水波不揚詩書漫
捲喜洋洋臨風灑酒馬鬣旁

別流寓

離情此際最爲多欲寫詩辭勒澗阿呆重叢羞無暇磬蒼
山碧水奈愁何

途中喜晴

細雨清明斷復還今晨見日頗開顏澄宵點染翻堪玩一
片雲陰一片山

武安道中

太行深處疊相遮縱出崢嶸意未遐辭險朝來負一快武
安山色秀如娃

行夾道柳陰中

往復茲途慣今來复欲役人穿虛碧遠[illegible]方嫩黃深霧起
如施暮風行似鼓琴時是果重玩此一開襟

次韻和李容齋學士正月廿二日 上御懋勤殿名
王部郎賦詩賜[illegible]授翰林侍講送 諭中外臣僚
各製所知恭紀四[illegible]

由來萬派盡歸虛盛德[illegible]言譬如有士同觀君大[illegible]
人解道子才書 彤廷未上詩能顯綠野無容賦遂初
指天戈方奏凱德將音起假屏來

又

天門鑿[illegible]披青司尺一拼滿體要辭 聖代修文眞有道
苗民逆命欲何爲縱橫河捲風霜氣卷帙還輕猶頓背[illegible]
海汞流歌棫樸奇毛[illegible]

又

誤身豈必歎儒冠夢感文通[illegible]昔難駿馬克開方域異雲
翮入池翻羅寬寧誇質益標空閣不數臨軒策治安躋美
揚檄誠盛事奎輝朗映紫螭端

又

龍行騰宛齊時旋舞氣琳充并攬求 膚脩無方先蕆撤

明綸渙下動橫由招同績茂中邊見啓沃功深次第收但
使家修終拜獻毛錐亦遂遜逍俟

暫在會館圖籌未就率賦志慨

故林薺阻捆如初浪向難居覓鵲居貧爲攜梁攜婦了還
愁飲豚側軒東隙跡有泪傷羸博卬次無詩語务魚且最是
匡牀馳道過難將半枕人華胥

盛暑

物理天時驕且官㑹陰午伏火旗縈蹤偏對才搓人久苦
豚無聲和就安

又

鑠石幾陽勢未消北窗揭扇憶游浸朱門縱但迎芳草終
羨長松箕踞閒

壽程母范太宜人 同年侍御程梓園母也

賜範節屆承筵似天上人間歲月寬此日坤儀鍾其赤當
年壺範孟兼桓金芝碧玉庭階燦紫閣烏臺鶴顯冠水淺
送萊麟脯設發星蓢瑛珮珊珊

初秋口占

半枕京回雨打借分澆亭塊失青妖無聊卻思烏孫核纍

聖朝賢不待沽

又

身世參差感慨同百年強半值飄蓬清飇不解催燈火偏
向南微動角弓

又

北牖清風細細生行來絡緯已成聲匆墟爽氣觀遊便無
奈浮家萬緒縈

又

木末無秋早有聲不須人聽暗相驚幽憂莫遣催華髮且
鼓雷威一再行

又

詩情頓減欲如何故國干戈費日多但得湖天波浪靜奚
囊慣滿水雲窩

書懷

昔寓萬山裏檻外嶺聳清層層爭跳踞隱隱露崢嶸援琴
和石澗舉酰對松林頗助推敲興時多冷煖鉴復有抜俗
侶置樽洽比鄰輕歌雜鳥語翠袖漾花馨夜忘更漏永人
醉墜釵春柔愉離川遠此景亦關情攜來日下心跡兩

難弁紛紛走塵網而我欲何成饑寒漸已廹飄泊杳無涯
豈爲癡鷄肋人事乖天性何時賦刋往萬里平滿坑

秋寒

孟秋尚未盡細雨乘斜風郊墟生寒溧几席失和融爽纈
頓埋御輕衫顏不爽驕蠅來欲脫侯鴈去多蹤問者若是
暑道傳聞死亦深潭接急湍此理因相通抑留災虫介時
今忌失中　縣官方有道小測正無容

夜懷

十載飽翀夢未安幾番去住幾悲歡長安又度日百四撑
腸莒雖事事難東南鐵騎戰伐若轉輸徵調何劳午廟謨
尚獨將軍豪千女千萬歸暮伍務糧由來貧飽騰司農持
籌聲策新竭脊髓歸蒲屋探本無容清酸辛聞道股果
多凶歲閭戶自經無人痤思此縱能足糈糗有胸自然感
慨係欲遺懷抱暫酌哦燈昏守牕奈愁何

嘆所聞

錚錚向時百里宰甚味漸佳行可待一朝失足落坎阬欲
免贓獲不能萌可憐文墨脆弱身何堪呼水復呼薪更恐
荷戈隨征戰黃沙漫漫萬苦辛獨坐念此發長嘯君等有

身甘薄宦作法豈獨私南陽深意原爲使人避禍始禍機
兩茫然不知何處問青天

中秋

平常方域陰晴異此夕清光萬里同屡照遥面頗老痛頗
逢莫解細腰愁幽懷可對曾貧雁瀟事聊修憇捕鴉回首
桑榆徒夢寐孤村社酒樂吾曉

壽常梁宜銓部

才名兩代並高攀特達圭璋擢峻班已見巨源標閣在更
同安石出東山未須丹宅逢青牖自有黃庭駐絳顏今看
弓旌來渭水雲霞千尺萃煙鬟

壽廣平沈使君

襲祉珠光燭水曇使君高郵人　才名卓奕邁天南舊同穎渤磨
礱石前守衛輝拜見謳歌著紫山四野清風千里秀一簾浩月
萬家酬九如爲頌權貢史自有大年信老聃

贈買本培樞部政巢雲阿爲卷

洪河遠帶幾重煙嗣有幽深嶺壑妍賦詠垂聲金號各亭
臺著勝輞爲川閒看霹雷凝綿積遍照貳斐類錦懸更美
三王人能寄托數聲鐘磬萬機閒

次韻王山長遊高柳堂
人事緣祢會紛繁仞蜩毛寧知幽境僻獲此遊情高躋勝
原饒具驚人耍破牢歸途連夢寐何處不蕭騷
又
傜跡由來境閒雲任板橋林陰紛[illegible] 鳥語喈相招大雅
抑箏笛素心共桂椒觀遊今始愜何惜馬蹄遙
又
遠翠盈檐牖春勝細月支雙鴉鳴動葉獨鶴舞臨池境灑
風滯度天空埃細移秋光隨屐齒得喪本難知

又
已覺傳破韻青尊耍再移煙霞纏古木鳧鶩狎疎籬近落
娛遊女長堤可戲兒兆總違跂腳斯覽亦皇義
又
羣芳漾靜照村唱出芻蕘井甸來銀海樓臺聳玉霄袍遺
塵土垢跡遠市塵囂共賞張邨度參差盆廓寥
次韻王山長遊放生池
剩與尋清靜塵蹤踏唄堂人天俱渺渺草木共荒荒命脫
亭煎險恩遊一六蒼相將忘取放此語未云狂

又
厕若樊籠隘常懷汗漫行千春徵道合兩腋覺風生地漾
清虛氣價含水月情何須參秘偈指上本無聲
又
津梁疲此子牧拾讓空王絹客放生遂蛟龍動閔皇心存
縱翮際暴戒打魚場事暇東知我無容寄漫郎
附山長詩
拮据隨阡陌閑園入不毛荒塗行愈遠沙埠漸成高板
屋安渠穩空亭蓋石牢山林在城市樸略見風騷　沙

虛堤壅樹渠汲坂支橋野艇無人渡園丁隔水招山煙
青棘蔓秋色醉莖椒咫尺無多地尋幽覺路遥　野蔓
因成架蒼藤天矯支簷陰低礙日小埠面臨池所食朱
魚出驚人好鳥移荒様來往少幽邃客難知　意不在
山水兼無勝具衰堂空扃鑰鑰村落隔藩籬索茗看莊
叟拏舟洛水兒坐閒延白日晷刻近晨羲　臨高生遠
望百里隔茗蕪萬井含青靄圓丘插粹霄天空寬世界
地僻絕喧囂無復尋名勝幽居在寂寥　歸路經蘭若
本寺敞鷹堂草深亭半沒生放治成荒倦客忘賓主高

個莫老蒼會人門三棒喝未許予彻狂　東籬嗟吾老無
由放脚行不因身有我那識道無生野衲迎居士如來
亦世情此間平等在茶罷各停聲　約君觀雲水因尋
禮法王人天同世界去住總翁皇過眼者隙迹無心閑
道場重來應致問[illegible]成兒即

次瑯琊伯九日王山長招飲同友限韻余和是日亭

與同鄉諸公集則存仁寓

雞林細雨逆旌旄四野[illegible]徐夜月高倚闌搖[illegible]訪縱虎[illegible]
籬壓酒問霜螯湖天寥落空長嘯鍾下鄉風尚白豪此際

清言陪盛宴敢同似馬視吾曹

又

簪老橙黃樹影叉茱萸欲插意還遲龍山有與帽先落彭
澤難歸徑自斜雪浪灘頭仙子宅清颶橋畔野人家休將
底事辭沈醉拌策蟏蛸尾夕鴉

又

輕霞濃霧擁崇樓方朔何緣動宦愁白雪高歌巴里笑黃
花好酒故人酉與螺豆必嗟猿臂雀尾能無逝虎頭四座
雄譚襯美須兒教閉戶賦悲秋

又

手植青松憶草堂正堪從[illegible]引[illegible]觴頻瓣釧[illegible]溶幽與要
喜過從獲醒狂此日天涯休宗負多年故國隔炎京請君
試縱題糕筆一埽騷壇似蟻房

戲占自哂

蕭蕭驄馬粟芻難也復馳驅清要難莫道新袍多氣色能
無鼠鼠藏蓬山

偶興

桃椎織屩久思齊猩狒猶然入世蹊鄉舍有人酣呼拼鍜

傷無語往來聊啫郎不敢酬輕脫如我何如見滑稽只有
癡頑銷未盡詩肩長聳月痕低

閱人鹽詩偶效其體

洛水橋頭躍岐王席上青雲鬟頻顧影羈覆自生馨便可
揮金屋要當擺翠屏梅花應暗妒日暮倚空欞

雨中晚眺

當歸豈必遠望差且上高樓手自叉水轉蹲崖如斷虹煙
逃洛木類輕紗僤泥閉戶惟空谷衝逕投林有數鴉此際
羈懷尤惻惻東籬[illegible]菊暗黃花

遣悵

旅況離情兩莫支寒風漾日影淒迷摧殘有興機翻敗筆墨多疎來復歎過眼年華難把玩傷心舊淚尚淋漓長歌安得韓娥聽取爲同官即悲

退署日號呈同官

似是那曹柏影攲頻朝迷隊往還疲傷人錯認議何物退食能無有所思

又

水骨風淩犯曉成天街日月帶塵歸新鳥試問鳴何事盛世由來關是非

又

裂膚墮指雪霜過短褐無完尚負官自古深宮多暖氣六龍親識外邊寒（時大駕幸圓）

又

西南鐵騎尚馳驅氣結堅冰萬族癯夜雪應須戍往積解貂厚意可能辜

又

行行且止爲諸君楚國雖含近少文諫諍由來同宰相外人未肯責牛羣

壽柯素培通衆

芝草無根頗費猜由來家學實有裁亭亭插碧千尋直森涵虛萬頃洄諫議孤風清瑣闥納言雅望照銀臺登堂觸目皆珠玉福首箕疇理數該

戰城南

戰城南兩軍接鼓逢逢悲風冽弱者死退強死擊狐豺飽騰烏鴉飛萬草寒煙橫白骨堂上閨中那得知疑信相參音書稀將軍奏凱恩賜隆可憐惟有孤魂來夢中

白苧詞

白苧舞照流霞回身拂袖眩生花嫩楊臨水裊輕燕漾風斜白苧舞舞復歌扇後燈前叶曹和婉轉抑揚無限意就中悲歡胡其多此曲此聲思韓娥四坐頹然奈汝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六合之外華胥之俗咸悶悶而醇醇居不知所爲兮行不知所逐魚鳥解網罟之憂民不苦于名法之束無慶弔以紛紜胡至類猩猩其多笑與夫狒狒其多哭此願不酬兮何如投釣筒于水湄織芒屨于山腹吁嗟乎

涿鹿始戰征後來日相尋往轍近事傷人情

苦寒行

霜老風勁魚負冰重裘失煖氈帳寒侵官家連年事徂征
健兒盡戴甲里左轉米復運金數千計萬相支撐墮指裂
膚氣難勝食力不飽百結仍怒吏鞭撻未少停壯僵老斃
肉骨零誰繪此景達　至尊

築河堤

築河堤河堤高且潤萬指億指應呵喝官家買力費金錢
轉屬及我半中脫食不足可若何誰總其事致蹉跎高牙

大纛黃白多

又

築河堤河堤高且亘毀土貿新忙萬姓派驢派車空紛紛
來就一工固已困膚空剝痛隔膜誰司其責搏盧胡暑雨
祁寒民其愚

又

築河堤河堤高且長應例輸金走洋洋內出外入貿巨浸
名器猶自膺軒昂河伯驕不受職使臣何術能感輯悚惕
奉命天所隲

短歌行

天漫漫地悠悠月來日往山峙水流人生之始不笑而啼
勞我以生非抵觸或為當車之臂或為觸藩之羝鼴鼠滿
腹鷦一枝周公達旦孔席不煖千古稱聖夫豈但下此牛
毛混[illegible]想企[illegible]思之類[illegible][illegible]飲酒烹肥可若何不如枕書
高眠時復歌

最古園二編卷十二

楚桃源羅人琮紫雍著

冬至

日在狼山觴黍筵風光些歲側時豪陽回紫禁鵷班挽氣
緩黃扉雉羽高自愧行車懸爵尾何妨退食把霜螯艮晨
未許蕭條過短晷年來添二毛

閨思

禁城一夜西風起琵琶蕭蕭退綢間若辦嚴霜千里自湖
天鐵騎渾輕跡

又

荒荒缺月照妝臺畫角隨風起暮哀想見沙場刁斗寂征
人秣馬首空回

又

憶自涼風吹妾肌征袍遠寄要重題緘時啓際能無淚共
結天涯一段悲

又

遠戍迢遙妾自傷難分夫婿念空房年來子女兒遊學笑
氣未曾戒不揚

早朝謝　恩

月白霜青夜氣嚴重裘未覺玉墀寒臚臣拜舞爐煙裊低
樂飄蕭碧漢端

又

蝸頭叩龍仰黃扉寸草何能遂報暉但願九重頻食跖
聖躬日浮萬方肥

大吉門首

來老紅[illegible]凡小閣雨過欲消米臭閣夜已覺詩思
瀾翻

又

感遇書懷有奇遊鏡戲佬無文非鍋枝配逝頓躬躬聽到
背分

又

闔闢喧呼未息蕭然有士孤坐渾忘鶴唳雞唱不盡明昏
一鍼

又

紛紛戶外倩態都靜老僧見問且鼓客應一曲休傚瀑水
流雲

我懷故園四首

我懷故園喬木參天上有白雲下有飛泉爰居爰處亦維

亦佃鳴琴在戶詠歌昔賢

又

我懷故園蓊鬱尘璘叟號支離君稱長身不樂無憂嬉彼

良晨有時醉臥月簞花茵

又

我懷故園山疊谿回猨鶴不怨人徵無猜幾忘甲子月落

花開發支滋諸思解何姝

又

我懷故園迹日苦多猜兗美景虛彼中阿豈無舟車爰阻

干戈感此麥麻樵斧漁蓑

應索詠贈君劉榴池入祀鄉賢

甘陵瑞氣日著著道廣風高冀北張不用多情悲玉樹千

秋俎豆正生香

又

父老潸然思不禁難泯月旦有微音遺留未獨庭階璨盛

事幽光自古今

臘五即事

初臘天和氣欲春岸容催柳暮煙淳燕歌幾度生三嘈社

酒何時動一頤自許高懷娛宦況休將底事惱良晨閒來

炙凍蟠蛇蚓寂寂那曾見四鄰

夜坐有感

新月照低牕寒風吹暗幌倏然宦遊身幽憂動俯仰昨夜

夢谿山漁舟橫兩槳依希見疎林兒童拾墜橡車轂起枕

傍遠遠西長想人生有聚離千秋同沉莽不知綍纓餘干

戈何時妨

又

我昔尚豪邁畏難嬲千里不記所歷程耳邊天風起此懷

一不遂坎坷九濱死遭逢復稍稍重新舊壁壘廿年蹤陳

跡磨牛真堪比邇來荷簡拔清要濫芋禰茫茫思報稱深

慚遊東家

又

厨空停烹煎有酒尚堪酌不知巷渠多耳熱聽殘角思睹

鷄欲鳴月沉星斗錯饑鼠翻空鉼寒燈光焰薄往同驢耳

風近比磨門嚼在昔遊方規企就予為學制眠驅管城辯

語恐遭譴

又

薄精不療饑園宅細腰懸言詞予叓拙扣門愧陶潛曼倩善詼諧欲語難同年獨有退食暇詩思騰雲煙乘鶴翻高樹孤月映寒泉此時蓮漏永燭跋獸炭殘萬事付澹忘無須問卜錢

臘八作

鄉風旅俗兩無端佛粥相貽爛小盤屈曲難逢仙叓聖蹤跎又見歲將闌塊愁豈必眞摧泥寬兕還須强自寬去障

知非關沐浴蘭湯試煮樹彩冠

夜興

誰憐蹤跡尚汎汎歲老霜嚴雜感叢遠夢頻凌千嶺碧低燈自對一燈紅怕忘世局仍秦月汗漫騷壇問楚弓藥玉思攀澆壘塊夜深無奈甕雲空

不寐有作

漏永觀書懶徵螢枕上詩殘霜侵小閣缺月影寒枝有會遊情遠懸歸入夢疑明朝馳紫陌視聽杳難知

贈書師劉瑞生

畫院六法誰得眞蒼生以來幾傳人成染精緻或可倣能事終當愧寫生劉君生長閭巷裏學書觀劍非偶爾筆墨微茫師化工頻令喧呼動邑里長安相見翻憾遲乘興爲予放塵離全現全神尺幅中以燈取影玅難知迭噴兒童看紙上一見稱翁俱不爽叓描追隨撒僕僮借問是一還是兩劉君劉君何姝尤請將韓文杜詩顏字與君共較讐

除日　太廟後殿監禮

升獻崇祀典入廟肅諸供境日揮金碧寒煙襯柏松欽府如在意祇事不渝容執法悚臣濫忝瞻獻灌蹤

賜茶

恭聞天樂裊側近御爐香珥梲粹仙杖瓊漿瀉上方何曾涓滴補受此湛濡充阜槖無封事承　恩愧渺茫

已未元旦朝賀口號 以下己未

商陸燒殘曳玉珂春充首向日邊多龍蛇細引鈞天合喜動鵷班卜止戈

又

殘星欲隱燭光生彩仗微分殿鼓鳴共看朝元雲五色風行萬里八垓平

引見巡視北城

碧漢西懸月一勾抱關身息正匆匆春風緩步聽金鑰聘
色回身辨鳳樓紫極無忘彊不息崇班有喜對惟休濫竽
雄駿報何地又整清塵輦下鞦

宮門上封事恭承　清問略道疏意　上稱是者再
先日始雪退朝復雪禁路寥寂孤行六花紛翻中
亦盛遇之幽景也

宮門聽御廻千秋日表克融道氣周國是聊陳流壤末
天言早許非對妝形廷積玉侵朝履禁路飛花點敝裘補

退孤蹤臣自識遜誰譜入上林幽

燕臺雜詠

西山疊翠映曨曨殿闕崢嶸碧漢中王氣千秋蟠踞遠黃
衢紫陌禁雲紅

又

欣稱衆派盡朝宗環拱宸居萬井從重九登高曾縱目雞
棲蟻集仰芙蓉

又

闤闠千人語亂哤摩肩擊轂類翻江闔頭不辨蠅蝸細瑣
逐何曾肯下降

又

華車駿馬日相追塵土污袍無盡時試向諸君詢解脫何
人有夢到東籬

又

午聽雞聲曉氣微街頭喚賣日霜威枕中夏苦驚車轂任
爾高眠無靜扉

又

逢逢禁鼓欲傳初趁利張燈市不除醉飽贏餘知孰得撰

力到覺日中疎

又

絡繹車牛日夕趨南東北產耀街衢稀奇盡向朱門積蕭
灑何妨四壁徒

又

日食金錢逈莫齊熊魚豈止併駝蹄黃虀紫蟹饞能供素
願寧爲一飽迷

又

侯門宴喜進優俳貢奉源源水陸皆筵前臨煖無嚴凍夜

年詠春有壁叙

又

朱輪載玉幔前開岸翥風翻不上埃多少海棠驕欲死誰
同豔國韻如梅

又

世事繁華日日新更兼月夕與花晨隨風竹肉如天上不
識人間有怨嗔

又

食行珍錯甕如雲淺酌試嘗蘭露盈自是書生多薄相能

醉壓酒博微醺

又

四方水陸送天閶阿那新恩念本根日下金錢如糞土由
來此案故難翻

又

傳聞積雪尚方集御到長安暖氣寬臘盡前村全少白年
徵賦料兩無端

又

歲騎辛勤水復山廷臣請與獻俘班張皇七德非難舞匣

叙三百皇華頌

又

也向鵷班奏九天平平所見思澄淵大亨豈必遺鷄蹠自
古芻蕘未肯捐

又

何辭宦況更離停眼底紛華事事新試問追呼過宇下何
人有腹不煩愕

又

化居除卻日中交表室推星更算爻爲待金錢頻買醉東

方寂寞嘆空庖

又

誰從綺閣弄櫺欞紫陌風塵漸次高但使南徼烽火靜相
和不用首頻搔

又

那堪妙舞復輕歌散盡園亭取直多可念流亡荊棘後萬
方合泪欲成河

又

卒歲三農歷行艱深春六出瑞無花似水臣心官廩薄卓

雞何處種黃瓜

又

退食無聊思渺茫空憐歲月去堂堂從前樂事誠難復只
有推敲紙墨香

又

西山似畫與前清未遂觀遊思緩榮沸吁□多驕勒在風
行安得鹿車輕

又

五方如鶩走沙汀計算何曾肯暫停識世幾懸青白眼幾

人笑醉幾瞋醒

又

吏道多端等集蠅冠裳處處見鬪增臣門莫怪冬來市自
翁寒宵抱寸冰

又

西臺氣色冷如秋豹尾驄蹄自昔優共道澄清無異事懷
中白簡看霜飈

又

天街濟濟集瑚琳瓦礫何時也自詡架上雲和堪寫意間
來一奏猗蘭鉴

又

同倫列服慶朝簪表表南陽啟蓋宗巾古恐今人事異誰
疑挾巧不如憨

又

殺竹災梨作者兼登壇執耳未云難旁觀寶母懷中出應
悔從前買祭添

又

朝呼暮喚語喃喃閉戶孤蹤即遠帆掛得心清無此愧何

須大隱說巖巖

監試會場家振爽次高陽相國舊韻見示率爾奉和

春風帶馥動華襦喜見登髦七德初可許摛詞如布錦誰
能走筆不塵書採驪舊悔珠差讓識路猶同馬有餘職司
無多常局坐河堤柳眼憶全舒

又

也向鵷班曳繡裾前驅謳前鎖闈初循規歷歷陳方策傍
典人人念簡書廿載微名三楚外頻年赤幟五部餘延
鑽論全臣事飽食惟慚一□舒

登觀象臺

觀書該天地懸儀盡細微推求循古法運轉得新機學隘
慚無識思通或不違漫爲誇頌極目瑞氣藹皇畿

監試將畢夜半述懷

書閱月步寄夜闌又滿永寒燈吐金粟青熒照耀彩柳爺
四面喧雜與天吹引懷古有餘悲思今發深省悠悠七八
旬三此留幸使我欲就黑甜徘徊怯孤枕解憂問杜康滿
酌不堪飲

清明有感

山深水曲細腰懸剪紙清明憶昔年幾點淒涼癡懷淚至
今猶夢繞南阡

又

達識何須痛一抔微官累爾旅骸幽鄉闊瘴霧方消拜客
語雙鳧待首丘

清明後一日作

中春病坐盡好景未能追柳韻應青眼桃華想照眉心閑
西舊痛勢與發新疑安得斜川上素心話陸離

古意

耳方熱玉欲頹金釵半墜夜何其心悅君兮君未知

又

歌方闋絃復揮低聲細話燈影微心悅君兮君應知

壽竟陵吳聽齋季伯

湖天人望水雲深拔俗高蹤照月岑白雪高吟音嫋嫋幽
蘭檻外韻森森自書樓蘭竟陵吉瑱安期自種如瓜棗彭澤時揮
一柱琴垂裳衍詩與家風揚觴更續九如詠

壽馮母黃太夫人

癸朗漁陽麗澤洞幾南關範鄉鑄該功資家勿金甌重德

裕咸均絳帳恢數見松摩志甲子開逢水淺問蓬萊賜扇
頒魚年年盛太夫人以清節生石髓還浮紫玉杯

無題

狂流一柱獨當衝逐隊隨班未許從自有平生何用飽常
存氣骨敢辭愁人言誤我生疑貿好事經心絕秘蹤夜告
朝行徒擾擾潛通紫闥有微悰

聞故鄉收復志喜

蠻煙五載漫漉漉鷹跡鳩居感慨深曉日欣瞻銅柱影天
風漸放碧雞瘖浮名絆我書難捲故窒招人夢自尋但生

四松垂翡翠雙魚待剖慰幽悰
四月之望　上步禱南郊是晨星朗月輝祝版甫陳
重雲忽合甘雨連夜朝野懽騰恭賦志盛
十五古時偶未酬氏依側席步圜丘銚鳴礎潤原無兆擘
蜴刑羯不用諏乍喜能旋輝曉月旋翻爲氣泛平疇百室
奔走雲雷會帝座潛通鼓應桴
上賜太液鮮鯽　賜內閣部院翰詹科道諸臣恭賦
紀　恩五月七日
不須彈鋏嘆來遊太液澄波潑潑肥在藻于淵紛劍影藥

楊及柳璨珠輝　天庖賜積金盤雪冷庋　恩生瓦缶甜
飽食深慚無寸報敢云雞蹠饌崇巍
使至得經兒家書
好夢成昨宵雙鵲噪屋背閽人報黃耳遠將萬金字阻絕
半紀餘消息能無悸開函悉平安心定詢漸次盜賊兵燹
中骨肉全未易艱險頗備經阿護知何自積聞總功條要
傷老友逝人生壓去卵感慨合累積況值草竊奸齟齬在
時勢王師貞電埽壁壘成靡爬遂令湖波靜瘴雨浸消弭
但願廓邊徼聲教無滯泥庶幾松筍安勿致荆棘委桃花
陌上春漁樵俱可憩異時賦歸來社酒逐吾隊
遣兒女南歸
微官累汝作萍蓬六載雲山夢未通怔霧方消青瘴月驟
驅不敢待秋風
又
甘貧豈得飽黃齏故國耕桑汝合栖屈指三千征路遠羈
情更自繫輪蹏
又
宦情如水繫　君恩荒勝還欣笑語溫薄祿難支成遠別

人生聚散不須論
又
昔時雞肋比微名此日冰情未足矜待賦歸來江上隱耕
丘切記早須營
送同年程梓陽侍御請假還休寧
秘院秋曹舊有聲還從柱下見崢嶸彤墀彩仗鷹姿肅華
路風塵豹尾清陟屺懷深寧爲鱠踏歌意重莫辭觥珠簾
石壁溪聲滿可待重來始細評
述懷

信道由來貴靜持相看世路自多岐陰風不待臨淵意已
作蕭然滿目悲

又

威清豈必鬬聽鬪混汪淊淈恐莫分但使終宵魂夢暢焚
香不必欲排雲

秋後

交秋纔五日景色已淒清院柳還留翠盤蠅漸不横風隨
客意遠雲與宦情輕莫遣傳聞異崢嶸隱詎平

地震

俗陽曾有論盛世豈同推側席勞　當宁懸鞀簡碩規潛
微原以類黙揆自因時欲議清寧理黔黎恥莫欺

奉　命查覈地震傾倒民房壓死丁口有感

陰陽廹伏舊垂微露宿啼號慘莫勝但得蓬萊遥不隔縱
無節次也懽騰

又

盛世偏隨一刧徂哀魂何處問黄壚更張莫道　君恩遠
浩蕩先欣欲澤枯

九日飲譚惺園年兄齋

良晨卻憶　水東籬宦事經心搔首遲喜插茱萸還彥會狂
來不敢醉如泥

又

主人有酒正飛觴開見日新感慨長記取中條千嶂合黄
花歷落自雲香

壽李金門應君弟太史公凱年兄索書也

振翮雞林早有聲鴻儀豹霧裕縱横大材皆就由來論芳
到弓旌鉢水明　金門山陽人縣有鉢池山爲王子喬煉丹處

又

冰桃碧藕勝筵開更有王喬御履來九叙懇懃君莫答文
章千世不須猜

殘月

清光似水逗窗枝夢覺那知更漏遲底事明朝防朳磬何
如枕上續殘詩

又

寒爐火盡尚留香更倩蟾蜍伴夜長清瑩黑甜聊自適不
知何處補亡羊

又

指上流泉韻正悠華胥到處識佳遊堦虫欲數淒涼少獨
有黃花笑玉勾

憶故園

問來何事最關心故園屏曲白雲深白雲可袖叟可放谿
流遶屋山作屏長身君子搖鳳尾支離老叟長龍鱗應時
草木參差見上代斑爛孤特陳坐擁百城恒自位彈詠舊
然古俗情方擬漁樵酉駒隙豈緣冷疲混鹿塵無何亦取
移文誚六載河濱脈鼓撈羽檄紛紜輸輓劇狼煙透迢遞
騎橫特范身輕豕安有樊籠敢望摩空翮意外艱難成僞

脫得嗜京洛氣冲騰那知鴆班豕雄峻道合勢避常吞聲
懷中封事雖數出小言無補負 聖明姑將行止試驄馬
甞下何曾見風清欲茹惟餘舊氷蘖持盈不染報平生瘝
闕微後音青杏兒女河山不足縈欲賦遂初還蕙帳免使
猿鶴怨相仍 君恩深重發長想忍負高致謝簪纓煙水
城池仙人里歲月空煩夢寐頻

名對

曈曨曉色映鳴珂禁院鴆隨靜不頗久側芻蕘親 日表
新從僉咈欲 天和嘉謨未許稍同喬盛代寧容偶附阿

飛勉交深負體要徒慚識字未歐麽

太和殿災 上諭蔫至恭賦

啓聖由來不諱災 九重內省即祥回非惟愼儉茅茨迦
叟思蹄仁澤被恢 帝意何當垂大壯 天心似欲合羣
材臣艱備咎 森綸切合看清寧過八垓

除夕

唱和無人槃土風椒觴數酌一揮桐負凝送竈隨兒女慣
照飛騰列炬紅

又

春隨殘臘此宵中暖逐桑榆意叟豐邸兄荒衣存舊骨休
將底事問清洪

梵桃源羅人蔣紫雛著

元旦　皇太后宮臨朝恭紀以下

微臣職典肅班儀　雲帶雨來戚屏隨入出　宮門瞻步
履玉處全識　鳳龍姿

又

禁樹蒼葱散曉鴉紫雲深處鷺行斜催騰萬國　申慈帽
不獨隆儀賁歲華

經兒至

常懸望眼伴愁看忽到干戈久別兒癡道平安全肉骨旋
言播越若寒饑踏年痛瘸琴書荐逾月風塵面日黧夜
酒杯譚夢寐雙荷處處雜懽悲

送王仲昭內翰東歸

諸僚聲名自後先兗華此日照湖天　皇猷黼黻時爭佚
大貝縱橫理尚懸已動　綠綸揚自雲還將驪詠恭紉
驪歌一曲春風裏合劍何年話舊緣

水仙次王星甫韻

豔史留題阿絕倫思將高潔恰爾人蔡看灌晚朝兗靜素
月籠蒐夕影蓁不羨楊家紅有堂還同虢國淡無塵隔中
覽取吟思動更欲從君賦洛神

上元前二日觀碧桃花和王星甫韻

能爭冷艷上林栴不待花風幾度來豔質誰堪冰雪妒靈
根似並蓬萊栽般方可供希奇翫羯鼓還分造化材此際
人工憑煖氣天方有藥四時開

巡城則滿晨附石聽影有作

宦邸朝暇亦趨時東虛歷歷放春曦融充逗枕吟魂動暖
氣侵衾慵意隨雀啄轉斜垂隙瓦系沾敗葉舞風枝幽觀

忽觸桑榆感笛上三竿不怕遲

感事

逐雀鷹鸇豸逐邪　盛朝此義更無差浮雲不計千秋唼
欲向晴空把日遮

又

爲漸　娛命問豺狼快意當前萬忿洋豈料穢聲能出霧
將迷黑白紛穹蒼

又

風波宦海幾曾無兄戒寒蟬惱蟪蛄獨惟持論稱古道還

窺既往說城狐

又

明明指掌復何疑正論難申旣自墮緩使　形迹能補救
也應輸御道無欺

又

但得通都遊覽貝何妨中夢歎倦眼老倘不見無窮盡且
向春花日試游

又

山前鹿走足欲心往逝紛紜不受侵前看萊除十六年來

書何地之孤尋

又

喬琢何須問古今翻將咄咄付高途旁人向我嘲嘆甚
識深雲不繫心

又

徵官得失自相忘九陌殷勤感嘆長亟事由來關國是變
居審閱兩須詳

敲建嗽紫西郎千寓作

夏分獨憐懶叁變子朔愁心賦路難殘夢驚回何處續淒
風透入紙窗寒

又

徵忠自許亦何疏循俗翻慚充棟書休惟笑譚全似舊此
身已久比篠遙

又

搔首何須苦問天開窗明月尚娟娟與君飲著消長夜為
事姑同塞馬詮

又

理事何能兩不違茫茫世路中危機笑譚未了愁心茁佛

看青天美鳥飛

不寐偶作

妄計耍張比琵琴寧知反舌尚多音全神自省輕湯火竇
耍由來遊墾岑仗馬終非　明主意神羊不解直臣心鴉
驚漏轉孤窗肅獨有荒荒潛月侵

釋禁

晴庄一破梟伉歸耍布神機散中微巳拚孤蹤向机肉何
期墜魄起靈旂　君恩浩湯貝無極臣罪昭明敢自希侵
捲詩書尋舊業落英尚足[illegible][illegible]

去都兼別同官

倦鳥思林日深厭惡擊長股 勤惭執友感憤謝旁人已與銅駝遠還將鐵庇親蕭條行 李色薑桂有餘辛

又

祖帳頻危酒諸君躍仗前交 章時有覲衆祖理難旋惓惓行蹤邈勞勞駿馬連危機予 獨中賦去念高天

晉寄鄭譚二年丈兼東 相關諸公有引

予以言責取忌當路又曾 辯慷慨不能自屈益觸危機頻 王上叫蹕門合謀下 石亦稍稍易慮得以從容賦

歸冷煖規避人情之常何 足置嘆而大僚踵存同人破新例祖道與勤至右贊善 翰林院檢討鄭斷對謙戶部主事譚惺園擢鑄話別遠送 郊原野謀時門鋤貪志已遂罷去亦 君恩無必知 天縱多謀是殷言一 時矛可折千載舌猶存歸斷京華 夢桃源在子門予感其意為賦一章將以寄二君及同 人大僚之不忘大義者

久念七不可寧忽二難晉 君恩絆疏直期免瀆職羞危機嗟獨觸事類風馬牛 九重懸刷鑒賦歸夙願酬豈無笑一劄何如繞指倪諸公感 意氣高義破局區二子尤惓惓潭水千尺修孤臣跡標鄉 青史道悠游從茲煙霞府相望不相訣

將登舟述懷

閉雲惧出岫離鄉十三秭勞 同牛馬役泛與萍蓬鄰一自疆場隔間津許夙心印欲賦歸 去徘徊繫 君恩豈知伏機發憂患萃舊身難容分直 道薄譴戴陽春峥嵘思往古嶮巇愴平生塵網留幻跡脫 了如夢醒獨有安定力見留空老翁拂袖成一快捲書計 客程但得舟輕蕩免受酷暑侵祖存多賢高誼道荷深情 前君強自愛狠狸不須嗔

解纜

浮家寂寂洞洞逆擊鼓施牽 衆力調回首時悲雲叢叢吹衣尚喜風飄飄歸程緩急從 茲計宦海波濤不用纏繞指柔能徒一劄祗應江上伴漁 樵

天津

天津之民胡穰穰天津之水 胡湯湯民祭水遠成要會中設官役權行商放額巳自人 稱鴈月新歲異祿張皇 縣官權亙非得巳公少私多吏 如狠矯託橫鈎白日嘶非貧非貨及空囊大奸小猾互倚 仗服貢欲斷傍觀傷我昝聞

之思入告茲來身受徒徬徨近古相沿有常典爭爲抑末
歸農桑議征未幷懷遡遡今昔何處不汪洋

糧艘

日逢糧艘連什伯嫓老篙師招呼切耶許不斷朝暮聲輪
入官倉何很藉官倉支米未嫌煩餘人得少南陽多南陽
多地復多米侈豪寧止飽欲死誰向干戈起瘡痍水旱流
行民苦饑民饑粳稻負珠玉藏撈敢討妾孥啼存者轉徙
死溝壑常賦方了虛井落　官家聖明側席憂內帑不惜
賑其痍諸君食此發省無莫忘膏血上下辛

度閘

畢國重漕渠開濬非一氏當淺末河身累石成雙峙積深
資蔽障公私時閉啓狹口僅容舟迅流走奔軏波濤吼殷
雷溯輓如藩抵耶許齊衆聲鼠鼠役千指鳴鉦壁上人招
呼催步趾脫險客心舒推懸甄岸疋欲倣杜工部歷度難
減米

挂劍臺有引

臺在兗州東阿縣之張秋城南按吳季札聘魯過徐徐
君愛其劍而未言季札心知之以君命未將不及贈及
返徐君已歿季札弔於墓挂劍而去今挂劍之栢無存
即所稱墓旁挂劍草亦無可采獨徐君之墓封表宛然
碑碣頗多元至正間有記其事者括地志載泗州徐城
屬徐偃王故都有徐君冢挂劍臺爲近是而廣輿記並
詳於此予舟泊臺下攜經兒往觀感其事賦之

孤帆行止雨無聲夕照西風斷岸村久感逝波懷往事叉
聯殘碣弔征魂稱心豈必追然諾篤義何嘗間歿存記載
由來多誤筆姑懸積案聽平反

隔堤觀湖命奚僮采蓮花插觚瓶有作

萬頃長湖隔岸經微風送爽入疎櫺浮光巳洗庾塵淨濟
豔還回阮眼青去語無聞香寂寞踏歌有意韻清泠芳枝
借取陪書劍不染相將照畫屏

暮懷

孤舟滯滯任風伯有士舟中嘆且啞試奮鼠須寫幽懷低
唫朱了日將夕遠山西峙未知名點破明霞一片碧屋穰
何曾肯暫停往來耶許尚絡繹既瞻仳傴澇卿苦叉聞悲
憤離女啣江湖長想可若何半枕秋風慰蕭索

湖望

重陽

玉露凋林菊有蕾重陽客舍問清尊差無風雨傷懷抱獨有雲山惱夢魂候雁圖南先出領離花滿徑待歸軒登高欲鼓還搔首落帽□禮不用論

十月三日寓中作

浪出到今孤自憐晚尋鴻鵠病未能合時經五月猶客滯路歷三千且半懸旅天涯成煙樹老江天東合水雲速繫懷故國行蹤遠斗有楓映碧泉

六言二首

水來沙平歲晏楓凋橘老天寒故國離情一紀夢魂嘯詠青谿

又

行坐何曾有意詠歌亦自無心但得鷦枝息影不妨臥聽松琴

寓中偶興

一滯經三月羈居念歲華青天漫去路白雁掠流霞未少歡迎夢猶同遠望嗟人生不適意豈必係官家

別雲翁

周旋深風曾失意要何怯半夜呼初發全家易尾頹哀韓惟進食歎杜齊門百日忘貧王吉祠亦贅鳴

又

頗少沾巾別茲番豈過情驪歌聽獨切消酒飲難頹南斗回釣浦東風問靴丁他時飛隼意此際衍何

金陵江干作

兀坐何曾笑口開江風吹送浪花洄離騷不用慇懃讀獨把霜螯倚酒杯

又

兩度曾遊一水限茲來倘泊怯徘徊鋤貪未遂鄉關遠又道豺狼吹死灰

又

一朝風雨一朝晴去住隨時百慮輕縱使人情堪按劍何須方寸起崢嶸

又

自來繁會數江南潦倒荒洲煙雨酣有典觀遊俟異日允銷烱爍聽重譚

又

何事昔空起咄嗟作詩紀興日西斜寒霄鳥度煙光紫要
看霜風亂荻葭

又

舊境重尋料盡疑美人黃土玉鉤墮何如閉坐蒼煙裏世
事乘除總不知

又

賦去盤桓頗有期居忘風雨食忘饑吳山楚水桃花岸正
好披雲擷紫芝

又

行止茫茫嘆願違寒風歲晏擁霜飛人生但逐桑榆暖歸
鳥岫雲雨不譏

阻風

遲行悔姑恤解纜苦西風十日兩移舟趾步望故蹤坼仅
洶湃舞鬼神真戲竊悟矣歸咎人百惟付稱象道泥言買
謹歸卧糟丘東

順風

漫將心事付潺湲伐鼓張帆出小灣偶話當年身歷處回
頭失卻眼前山

又

東風兩岸荻蘆飛幾過三山又采磯今夜不知何處泊還
將醉眼看斜暉

采石磯

亭館荒京在魚龍啓岸容蒼茫千古秀峭削一江雄供奉
留陳跡開平著戰功俯今還弔昔帆影去如鴻

哭李朴子年兄有引

余與朴子生同里井中歲定交綢繆紛紛古道相許蓋
緣通顯殊未之或易也王貢之誼可以朱陳同今西秦

敦厲風節遽干戈阻絕朴子棄官間道西川艱難歸里
余在再京師羈守[illegible]動乃於憂患險巇之際
忽接家書知朴子以今年元日[illegible]舍寢門號泣痛
不自定自後每一念及輒涙數行下而朴子時入我夢
所謂情親見君意者直其然乎屢欲哭以詩章時遑事
迮匆匆不暇茲歸帆南指頗親筆墨昨夜夢君宛如夙
昔愛悲咽而作此詩

悠悠世路月相尋我輩何人許素心十載萍蹤期促膝一
朝書信頓沾襟無須更聽鄰家笛已覺難揮几上琴老眼

黃鵠頻動慨為君痛續露瑜詮

又

別後相思歲月征松崩玉摧不勝情難封壽為將軍嘆稚

猶差欣亞子京毗下林泉誰與伴舊時飛動不能生延臨

要發孫刑儆會看貧朋淨淚頻

舟中望九華山

平生身歷處遺憾任登臨縱失青驄約難期白鹿尋浮家

容累重勝境隔程深已感循砧急更憐雪岸森捐柯空夙

意望嶽續孤吟排翠雲中碧芙蓉霧外簪終南爭秀麗太

華失奇欲賠錫寧懸定平反敢遽謂應多高士跡未少列

仙音極目聊乘興何如卧覽情

夜行彭澤江

川原月散片帆輕卧聽寒濤雜鳳笙已度潮頭難到處潯

陽客淚為誰橫

又

流風咨今迴難京向叢何人傲俗名歎過遺殘千載地憑

將一醉弔孤情

海暮望匡廬

飄渺晴空一抹青崢嶸高仞碍雲翎瓶蓮面貌儼齊走只

缺登臨淨影形白鶴松前懷奕響背牛谷裏憶仙靈乘風

欣慨云何極漸覺翠微入杳冥

潯陽江干

蕭蕭雨雪亂江聲茅屋煙微午正平大塊祇隨南北噫客

心何事往來爭酒杯聊落情無奈詩兒清冷力尚勍雙鯉

久傳歸鴈信白雲空嘆望行旌

江雪

江天雪色異平常況復浮家鷺鶿行岸上人家煙火澀銀

光漫漫水蒼蒼

又

昨夜刁騷聽不歇起看荒積夜如月厨茶爨更悠然放

水亭茶盌思發、

又

無端看雪起彷徨不見梅花和雪香游豔衝寒知待我今

胴彭澤引壺觴

又

几案崢嶸斜玉馬我時對飲茅檐下興懷此景十餘年歸

颺然花千萬羣

連日雪

閉坐頻聽戛響徹推窗快見更霏霏瀰漫萬頃銀光眩氛瑟千村玉岸肥巳拚僵眠存傲骨難將爛醉敵寒威消閑莫惜勞幽獨好何衝喉草走壝

十一月二十三日泊舟荒岸作

雪霽風微雨□清浪花如縠鷺縱橫片帆無力篙師□坐看前山返照撐

又

月黑星稀快□□孤洲漁火爛前灘鉴騷把酒乘除外不解霜飛午夜寒

舟過潁圻鎮夜行作

近山如几遠山雲水凸底洲飛□天鉞瓜未眠衰草地銅鉦巳落暮雲前□詩偶□惟見洲空歸半醉愁但得便風帆腹飽不愁夜乘快長年

喜入楚江晨卧起觀江景

天明起雙杙開帆鬨波聲東風吹殘霖巳度千家濱我行適時月入楚覺情親漁□沿岸架青山斷續橫倚總看不盡頻作短長詠

將至潁陽見江邊怪石亘里許錯落可愛

沙磧平如掌蒼蔥斷復絡日安孤煙晨方舟近岸掠忽睹怪石陳千萬紛磊硌巨細備羣□嵌空竅□弩或貌南山虎或比潮陽鱷或疑初平羊或肖令威鶴或縱亦或橫或狎亦或鄭或爲蹲以踞或爲奮且躍體勢難盡名可識不可索女媧□石成餘汁零江朔結此一片奇我行恣觀樂欲采供□□無其力能斲

泊武昌仰華　更輕舟以洞庭水淺也

兩夏浮家遠移書復此忙雲深思穩卧水涸便輕颿草樹迷陳跡煙波動夕陽投林歎倦鳥往策信非良

十二月望日立春時舟行武岳江上

荏苒年華又及春天時人事兩車輪關情豈遂忘憂樂適意何容感屈伸柳韻將回鶯宛轉梅魂卻與雪逡巡兒曹不慣糟丘役好向青陽醉夕晨

岳州江干

相近安風伯維舟及再與殘城爭小市洞浦架荒罾戰具奚僮拾遺艘守卒稱空惶四絕勝破落不堪登

洞庭除夕 時以水淺風逆阻滯難行

客中度歲已多回此日洞庭雨雪催見雞豚辨脫粟尋
沽遠浦怨村醪鄉風不媿兒童嘆泛宅無涯從者瘏易逐
桑榆成五柳潯陽咫尺賦歸來

將入江有作 以下辛酉

出淺遊深浩蕩中湖波欲盡御江風鄉音漸熟兒童狎片
勢微分鷺鶿從快聽鑼煙消日月猶悄飛雨悴勾篆故園
風景知何似屈指欲迎報菊松

抵家

陶潛賦歸去杜甫詠北征消憂忘饑渴欣慨如聞聲我夙
安泉石不厭藜藿貧意外入羅網遭譏坐虛名曲折登仕
版割鷄致升騰班忝字清要雄峻古所稱日慚言責重
至上詰誠深更有共事老物望頗不輕亦引備責義勸勉
期有成敢復學虛舟止取無怨嗔臣身猶鹿也微者需為
羹當時負氣節唯諾無反脣六街逝九陌見聞髮指纓天
高卑乃聽欲使直道伸雲浮與塵蔽放還即陽春易退道
應爾捲書絕逡巡弭變戒私交祖帳久未營茲行固很似
炎涼豈異情胡為國門外車馬紛縱橫從此掛征席水行

難期程憶往驕豺虎故鄉委荒蓁七載音書斷廊清有餘
㗖闔宅歸有地辛苦何足陳初至走鄉里聯觀聚似林丈
老相問訊同驚白髮新兒童俱未識拜揖須自呈能無計
風雨漸次謀昏晨懸車謝賓客多病廢將迎破屋勞牽補
頹垣待支撐山色迴別業雲屏擁柴荊寧遂云樂志庶幾
遂初心

最古園二編卷十四

楚桃源羅人琮紫蕤著

蒔花

辛苦還故里吾策豈非良所悲亂離後草木亦凋喪揮鋤除蕪穢佳種漸成行不必誇奇異聊取慰衰朽雨露滋青青庭皆生輝光

樹籬

市荒夜防虎敝廬疎處多圾築工匪易補茸戒蹉跎課僮事芟伐青竹委閑披一朝成雄藩抵羊竊若何從茲獲安枕采菊未須科

撿書

故里經亂餘卷帙委瑲壁向時充棟物流散滋悵惜獨餘京邸攜可以永朝夕其來途苦遠馱載費跋涉既慮雨雪浸復恐虫鼠齧拂拭去塵埃次第登几席將我抱膝吟無憂心眼窄神靜古人親澄江映秋月

省園

入深食力愧茲與老圃儔荷鋤曾幾日青翠忽盈疇未作盤餐想漸希生計修日涉尋新趣含芳擥芽日遊幽觀還𨻶

酌春風自颸颸

次韻答謝也眉見贈

相期比舍共泉紳傾結無心出岫振別後青山懸老眼歸來白髮訝同人纔頒紙裳當年事因辟煙霞去國臣耳熱無辭應報時長與燒燭扇神

荅康漁郎寄贈

津頭問阻問無從寄語離披樹泛蹤幾憶遊眠聞落子尤欣鄉塲擁仓封驅村豈宦來南秀增席應償入九重青萌紫荊成一醉黃花夜月聽鳴蛩

先行人劉祀　聖瀚謝也眉以詩見贊次韻賦答

此身來鬧亦何倚況復秋風有所思秘寶無須臨衆往孫情木自與人和源流不爽留同報纫豆生稃合待時雨並通家君與我傳薪筆墨照江湄

感懷

作宦歸同作客身速年疾病御借貧巢枝秪憶三山遠息影翻憐二髮新懸櫬乍沾黃土棲旅戢尚逐曉霜頻斷蔓此際憑誰破惟有閑雲一片親亡室櫬歸自芮坂以亂歸懸未舉者十年茲始安厝三四兩兒殁于陽城之村莊亦懸櫬數年遺使舁柩尚未抵故園故五六及之

偶感

自討歸田樂未央誰知時事失平常天遊起碍情緣薄肺病裁眠夜漏長但得青驄貧汗漫休憑白彩閱風光久安幽獨疎題詠試效青谷寫内傷

社雨樓望 以下壬戌

社雨催來作農家說有年黃牛悅細草白鷺狎平田樹影添雲暗山光引水連無辭蓑笠溼稼事自靠天

不寐

撫枕三更後殘燈竊復紅蕭條聞細雨闃寂數疎鐘栩蝶能無意華胥未暇通鉤蛇非不力此際付飄蓬

苦雨

杜戶無朋雨連綿覺未安家籌新米窄意適觀遊難滴夜添蕭槭洄堦見泥濁積陰移節序仲夏亦生寒

觀水

衆派歸江疾受多江身大洞流貫支節平衆盡茫昧淼淼沉廬舍混混浮根蔕鷙鶩失畔岸魚龍恣狡猾湖西居上游其下苦澇害萬指營青青不足當淹汰口腹豈微務賦稅更何賴懸知東西鎮應有鄭監繪偶出遂眺望愁思有

附合

賀峰桐故人天放介嗣也敢涉過訪見贈四詩賦答

并次原韻

我自知魚豈必魚桃花夾岸野人居不須勾漏尋靈藥敝向蝸環識異書戶外頻空論事廢江干漫謝達人車黍君丈執關文字一接鬚眉意豁如

又

局曲相從且世間何辭辛苦度重關情深老友憐感泪羨嗣微玉笋班豈有熊羆安舊窟還期驥足躍天閑論文

不愧知過許酌酒聊看屋角山

又

不祧宗功定幾人寥寥俎豆閱千春胸涵象緯還翻水字挾風霜更絕塵莫向中原譚故響羞從市井說連茵試詳此語平反否豈桂春殘未改辛

又

炙鷄絮酒故人堂百里懸車闕一行許及空齋藏玉後悲來不到置琴場欣餐秀色兼懷舊愧復清詩莫救裝敢惜衷彰酬九環 來詩有乞取傳神李夜郎之句故云 崢嶸軼轍有諸郎

輓賀天放

回思壇坫定交年天放與楊張氏唐及巷詩選社予與魯公一男闕大同詩選秦晉並書上國占星復後先歲壬午督學高棠旃先生過此設聚楚名士讀書濂溪書院經數變可憐出處兩茫然間關夙義君偏篤逐隊微名我自牽劍合方中泉石約甲寅天放訪予于芮署嗣是滇變阻絶誰料宿草問南阡

又

贓異奚云邈等倫逢君色相爛然新詩追杜白成無[illegible]字法鐘王看有神遠御貞堪資獵藪時艱亦復見嶙峋留同世界翻無色此語千秋未反唇

又

勁草心孤跡亦孤支傾亡命兩無嗁聊從白足逃塵網竊比黃冠認故吾朔籍重新徵史筆長篇啓我獲驪珠于今事定空勞遜惟有典型照鑑湖

又

月照空原壠上梧移山填海任盧胡全神閲世同著狗混跡焚身總白駒許下雙雛無足擬平輿二士已琨乎九泉定不憂傳業冥報干君求或孥

夜分納涼

倦羽何求事未齊幽懷夜半坐樓迷微風拂院螢輝靜明月盈牕樹影低甌有無齋常廢飲蝌蚪不遇懶留題斜[illegible]獨鶴長鳴去更有孤雲一片西

散懷

耶平卻作故園主睎月隨人是也非策後杖藜天宇濶籬前即目緻風微花乘餘暖凌霜放鷹喜晚晴逐件飛只恐閒愁傷節抱預防稚子話刺譏

晚望

秋晏風光踏遠觀更添花柴逝遠翠細雨點重陽井落

疎煙火閣林濯柘桑迢呼方怒吏　聖澤久汪洋

偶興

不生未遂願無憂肺病經年作餐[illegible]不欲遊山陪飲酒其如看雪懶登樓閒聽細滴如幽語小閣低牕尚逸休一自懸車刪往夢出來人事不相謀

雨景以下癸亥

幽居慵印事任意偶登樓萬戸疎煙淀千秋宿霧稠終流方滴瀝孩雀正啁啾此際難為意[illegible]飄[illegible]扁區

又

伴春煙景暗望歸舉[illegible]路十一人跡疎冬[illegible]雁擎尋梅
敲宿霞剪非破旅雲[illegible]席川[illegible]占農有餘云

月雨看花

久雨觀遊廢青陽漸欲更臨風闘𤻲穀隱几想垂英翔蝶
催無倏瑕筵坐未橫衝泥露淒際悶眼片時明

無題

閑中回念意感慨不自分好事風前雪危機海上雲老僧
開見淨[illegible]歎踏劉郎跡種桃有後云

東齋學士茂衍公祖

長安初把臂裴裴夜亮中圭壁誰能殿盤盂已願從人欲
逢大雅道完振三風光復控南服衙綦氣待隆

又

杜戶深山寂側聽紫氣臨論文思接席臥病失披襟淵務
亙同埒幽芳可冀尋簡書將奉外執耳見欽岑茂衍有楚書之役

陳坦山年兄案題舫盧卻贈

南牕寄傲近如何槪勝平湖鏡碧阿巧葺游亭無累滿差
殊乏宅越風波蘆花淺水鄰魚艇夜月澄沙聽[illegible]
弓旌來渭曲高蹤莫遣北山訶

幽居多務徙倚北牕率成二首

杜門偷風雨心與跡俱閒為樂稱防飲觀書眼長艱不堪
委人事何暇討天慳新聞犁蟻急燭設飛蛾須豈知吸清
露高寄迥難攀人生貴適意物情等芥管賤後盈兜挑新
翠見前山

又

田園消廢舉闔出荒蕪草堂幸蟲就容膝要何須蒔花
雖未夥窩日生苔貧病起迂拙此意遯江湖取識同[illegible]
彦外悊中哉腹兒童傳外事日新月不衍疑信兩無著[illegible]

復供盧胡

憶昔

憶昔憶何許歲逢乙干支逾午計僧尖意客長安同舍同
學亦多侶爾時膠漆屬阿誰嘯懷逸志獨千古一試天官
一乞麾西滯無聊戢垂羽不辭詩酒近顛狂時出觀遊瓶
儔伍曾賦短墻春不腸東風吹放碧桃嫵一往不復三十
年後此把翫知誰與故人墓木拱南阡雲齒雲鬟入黃土
遡年夢魂多故蹤權悲自知無人語

又

憶昔憶何年歲在候鷄烽火連故園擾攘無寧日攜家欲
研金鳳田所謀未遂止半道前有平湖後廣阡艱難復值
仳傷苦闘室真如細腰懸頸有川倚其朝夕所憂非力百
務鍋論文飲酒無虛日眺遊時登北山巔此中祐籍獨三
易腹悲絃續亦宿緣回思十二大難後萬應彷彿華胥事
一從星疎更雨散人事出處遂茫然歸來頗生黃壚感滋
存故人隔往還二十餘年負一夢過少故物翻自憐

登樓偶興

雨後清霄迴幽觀節盡取乘風爲半上悅舞燕斜翩增水

光速樹遥山碧插天逸欄增感慨遺恨始何年

又

壯戶從吾慣蕭條覺自寬來青隨近遠攬翠聽汗漫拌少
清譚味安停薄酌歡無須懷往事井水靜波瀾

立秋

宵來斗柄應金商便有輕風灑面京乍爽空堦催促織遙
消半枕近羲皇殘炎欲盡𡫀宵火衰髮隨時動慨慷上
晨泉期病卻莫謂鷹隼擊初霜

幽居

佳節頻相偪何嫌樂事微京風增舊感薄日啓新輝自衣
惆來往青山淨是非幽居無剝啄落葉打荊扉

一東

落落行蹤野老同草堂迷爽有松風山光隱見分還合水
色希微北復東幾嘆羨須猶遜鹿差欣弋慕世莫鴻乘除
滿眼真難問盡向蘆花付釣筒

二冬

池邊出洛流芙蓉性藥尋看淼復濃不用離騷增感慨始
從麴糵寄疎慵懸車盡日全無繫索試筆如神漫有鋒那許

西京知此意臨阜亭上嘆人龍

三江

如畫峯巒迸北窗窗中久已寸心降孤斟對影娟娟月閑
坐驚聲寂寞缸耳熟房蟲蟲易靡觚操鮮見語多咒參参
域內推雄長楚國由來屬大邦

四支

年來且喜不驚枝頗覺行整坐穩宜眼底三山無俗物齊
頭四壁有殘危陰晴欲較天難問冷暖相忘理自敎孚琹
無枚輸錦里惟栽黃菊滿東籬

五微

久慕桃椎織屩扉空山寂處足音希藏身獨寄天爲倚食
力無慾道與幾雅俗何須青白視賢愚總絕見聞非彿徑
此際慚芳軌心跡年來幸不違

六魚

闢道嗒然我喪予漁山樵水總非虛誰憑紙墨爭壇坫也
向荒蕪試剪鋤衆吠何當辭蜀雪浮威漫自比黔驢此中
消息頻推索破卷含泉意豁如

七虞

蕭然一室謝偏孤坐看浮雲乍有無聖鳳懷仁順白鷺雲
鷗解語置饒烏慈安稼剛泯憂樂莫向江湖動咲可鄰老
偶逢評近事爲君聊復一盧胡

八齊

理事何能強與齊無如酔醒適窮栖蒼松翠竹通三徑白
石青泉許一犁北門欣偕歸澤雁當年共笑觸藩羝雨餘
輕爽生庭戶鼓腹微登月向西

九佳

厚地相承有我儕所憂何事卻須埋清池對影甑魚泳綠
樹分陰聽鳥喈短鬢全非驚今節衰顏愈減問靈媒終思
弱水航蓬島祇恐孤帆萬里乖

十灰

息影忘情視聽回休教物態惱吳灰閑張吐綬隨歌囀倦
酌游仙幻往來松竹森疏孤韻恰兒童譜讀笑顏開貧家
埽地邀前話有道庭階淨夙埃

十一真

空齋抱膝草萋萋世眼爭嗤薄桂辛豈識紛華歌借泣何
辭閒寂病逃貧夙允不改情多感把甑方濃跡易陳觸北

南憩稱寄傲惟予薄相恤誠真

十二文

散步秋衫卷白雲頻年卻埽嘆離羣青天漫漫橫征鴈永
夜轟轟聽集蚊塵境須洗游勝地浮沉莫料任斯文柴門
昨到故人屐聊一披襟語笑紛

十三元

浮雲出岫亂如旛翠噪枝頭聒耳繁刱往覓同無稍鶴追
來悔作失林猿寧艱欵結能貽米夙拙言詞懶扣門瞿氏
丹砂崔嫗酒好將孤跡寄朝昏

十四寒

流金鑠石燠難安忽度清芝溽者殘好月分光搖珉珂微
風吹馥入琅玕幽窗抱膝心成水靜几揮絃氣吐蘭叟吾
鉤蛇貞抄計晨興不覺日三竿

十五刪

茫無念想樂昏頑翠造煙澄水一溽內悅潛消惟服礼天
游不鑿貝扃關遙憫偶爾跫梁市散步隨塒放白鷳山扃
還能成任坦神山雖勝未須攀

一先

瑠雪君親事已傳夏聞粉黛定燕然酬功赫奕戎前祚拜
命趦趄啓背弦被處寧能存閃爍風嫠白衿絶烏鳶空啣
溽海無涯恨久須澄清掃尚纏

二蕭

欃槍猥見啓招搖戰伐綿延萬姓傾未少荏苒稱負虎尤
雄猛壘數名驍驃門繫首叢嗤嗤畫閣垂功亦寂寥溺眼
拼殤成底事徒教白骨雜蓬蒿

三肴

蕭然緊贅壯羆休漢武雄風未足勦益賦翻虞同趙擢
穿斷圍備克危中郎夏思驅章石楚國何須貢藉茅引領
高天層累漏希聞百室有愁設

四豪

西風一夜起颼颼節序頻催首復搔鳩鵲相存看悄悄魚
蝦互食嘆滔滔非關白水崇湯沐自是南陽秉桔槔往事
流觀堪掩卷無如掃葉把香醪

五歌

莫訝高蹤老淵阿世情事事有江河稍開古道貞如土幸
挽時權半似阿飲露翔遊蜣轉笑柄桐亦受駱毿呵消閑

耳熱三蕉後日暮聊爲踏踏歌

六麻

兒童舊事記非差歷歷如新轉瞬斜白許何愚憐杜老平
生坐累憶蘇家朝臨砌鑑鬚添雪夜讀空齋眼有花但使
王風存嘯詠無客瑣屑感琵琶

七陽

鵂鶹數紀混存亡項始招魂薦酒漿寢寐依然通笑語行
遊料不隔榆桑亂餘紙墨塵灰盡身後文章付渺茫撫景
煢煢頻灑淚莊周那得一彭殤

八庚

武陵夙望老崢嶸電烱耄年不礙睛爻執同聲兼共譜箴枝在馬幹爲庚嗟予失恃先喪怙迄此悲風更念蔑杖履無虞思一拜函書遠省翻悖悖

九青

江皐側對遠峯青混混澄波帶畫屏籍寐彫梁來燕舞依稀彩院隱狐腥劫灰幾令推無定羲御仍忙眾不停始信三斯貞頌禱草堂何必卜郊坰

十蒸

秦川攬勝跡多徵洞口千年紫翠凝瀑水飛聲清俗耳桃花夾岸擁漁罾鄰齡履齒頻偕友梵院琴言願共僧一自干戈林谷恐山頭獨嘯憶孫登

十一尤

三十餘年前事悠夢回孤枕痛還留存亡不繫歌爲泣呼應隨人馬復牛逐隊伊予慚怨鶴倦飛與世去垂痴人生有志終須適一飽遺羞未足謀

十二侵

煙霞幸免俗緣侵坐廢將迎歲月深識字客邪慚往語歸田不孫有遺心慵看匣劍千清漢靜伉飛雲戀舊岑月姣槐陰空剩碧無絃撫下和低崟

十三覃

花花孰辨巧非憨紙上繁言久未譚豈必金輕蟬翼重何當轍北轍南局闊已覺雙戚寂定意遙同五不男桂叢浮香催落葉雲來嶺外半浦庵

十四鹽

非干立意乘孤嚴野性原來不受黏皓月憑軒嗟渺渺懸崖撒手看阽阽相傳玉匣何須記素驗金錢不用占閏後

中秋風較肅青霜漸侶老莎尖

十五咸

叉徧驚寒鴈陣饒梁間乳燕暫呢喃赤丸欲往難靈藥弱水將航少片帆未免嘯吟傷秣葬適宜煙雨望松杉差強人意師痾減庋置蕉卮近頗銜

述意

綴詞垂片石轉巧未庸慳獨惟函書意中藏挾貴闊由來舊桂性不處鐵金門肯效王維陋反慚康對山

哭予無懷

不過黃壚感亦頻傳君遠訃尊沾巾鄰歎劍氣横埋埍楚
國星纏共夕悲君悵爲手書院舊友出孰中分隴上水馳騁雨集筆
端塵難堪未止聞鄰笛灑泣滿堂有老親

冬至後三日雪

賜月未賜陽已生寒風吹雪入疎櫺自朝達暮斷復續斜
堦欲沒兎無棱閉戶傾聽聲瑟瑟登樓眺望氣冥冥前山
妝玉江冰合後徑枝攀樹影平笞我見此生情性近來
與懶成眞弄微不用思褕暖靜後無客試馬焉只餘夜
難除盡還向梅花一束竪

遣懷

檻外寒山色蕭條人望覓孤煙依落木斷鴈下荒谿歲晏
風光疾貧居作息安行坐要坐嬉特此亂雙丸

又

茫茫閒見要感慨不無孫我法堪回首前微盡反厝年華
聊共適底事不須詢細數兒童擊鄉風和北鄰

又

春逢閏後早歲價已紛紜況復晴晦續因之暖氣益伊從
成獨往頗不惜離群尚想千秋上饑寒未足云

又

蕉風吹臘日景色覺悠然柳意含嫩碧梅魂媚遠阡幽哀
將爭報逆與忽高牽莫問升沉事漁樵話舊緣

山人過賞紀過訪

甲子周來一紀餘兼程担步倣舟車非醒不改嬰兒色似
讀阿蘭十種書

又

久掩柴門應叟呼繞罈近事發盧胡奚囊要出驚人句遐
邇君山猥隱愚

迎春

春風小歲夜颼颼成毀須叟問土牛過眼年華誰把亂憑
將無累任蜉蝣

又

歲去堂堂春又回驚愁放遍嶺頭梅幽居概逐東郊勝也
向青陽一舉杯

寄婦詞 若問蠶

佳期擬在黃花後東風又見吹楊柳道路阻兼修夢覓恨
遠雷　離愁應共切對影何能　說寄語勿茫茫三春欲案

楚桃源胡人琮纂輯者

請厲風節疏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 題爲厲風節以正官方以培民生以奉升平事臣惟民生繫邦國之本吏治又繫民生休戚之原此雖近於常譚亦諸臣疏詞所間及然自古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得遂民生不遂而克登上理者終當切實指陳以振厲風節爲第一義竊見我 皇上念切蒸黎拔簾懲貪縱古帝王無以過此當此徵發繁興

之際使外吏留心愛養何至失所乃有司乘機漁獵閭閻日見窮愁致以民生困苦上厪 府慮近來小民越控屢見其餘可習聞以上而督撫司道下而府州縣衛不肖大破積習互相勸懲之故也夫 朝廷處分之定例非不甚嚴獨是例所不及固每遁於處分之外例所已及又每遁於處分之中下爲苞苴可行上爲彌縫自密條例具在何從指發臣以爲人臣學古入官[illegible]等之事天降鑒之昭嚴如肘腋事君同於事父天威不違近若家庭斯豈必遠念處分而後惕哉今舉世卑與不有防表不立而能若[illegible]

特之蹟次亟賢能賢者必能立身清介若行檢不修揮霍亦餘技也臣聞古者覽品下布父老猶扶杖感泣矧 聖主推誠勸誡自應內外風動伏祈 皇上特頒 綸音振興風節諭以大法小廉各盡乃職申明處分以儆庸流激發行誼以動中士獎舉良吏以堅其特立不渝之操令在外大小臣僚刑刻木牌懸之臨民之處使之觸目警心遠傳近誦 皇上允復俯賜頒身於督撫司道下逮守令之風節特著政績特技者有所簡察題存書屏立見黜陟如此則天下曉然知 一人振厲風節之意爭相濯磨以

仰答 主上即有不肖顧影慚形行當官方澄清而錢糧加派之苦詞訟刻索之冤提衙貪祿之陋吏役狐鼠之黠俱可改絃易轍利興害除民氣和樂即逃隱背逆跳踴人火之餘亦引頷歸命將見聊登升平人遊 盛世矣臣於 皇上御極首科叨賜進士七載外吏蒙拔臺班深悉民生疾苦急須端本清源 愚陋報謹陳芻蕘仰乞 睿[illegible]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奉 旨該部知道

請申禁火耗外派疏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爲請申火耗外派之禁並杜軍需採買之累以安民生事竊惟民生當多事之日非有司委曲培植無以幾生全而固元氣我　皇上週覽萬方念切民瘼軍需浩繁不忍輕議加賦此即古帝王視民如傷痌瘝乃身之至仁中外臣民誰不感激但州縣衛所火耗外派歷來積習復奉　功令嚴禁改弊易轍閭閻困苦少穌自吳逆倡叛以來政務紛繁督撫止取供辦無誤稽察未免漸疏其間牧民自愛者固有而乘機朘削恣飽貪饕者亦不乏人臣辦事衙門見江南撫臣參金

壇知縣閔子才重耗虐民又縱役派取票錢一疏一處如此各省可知保無更有什伯甚於此者乎哀哀小民何以堪此至於採買軍需開銷原動正項轉輸亦支腳價倘實心照常招辦相傚僱運何至滋累惟分發里甲派擾既多侵漁運官未已復運軍前守候濡發饑寒易填溝壑百姓敲髓剝膚之痛　皇上雖高居九重所時時惻然者也伏乞申飭　綸音諭督撫司道嚴行體訪務令風清弊絕夫民愚而神撫我虐我爲日沸騰縱不洗滌肺腸耳目剔能擠飾大僚體　朝廷念依之恩盡去狗庇黔黎自食生

生全之福漸登衽席元氣固而撻伐張未必不由乎此也凡此不外嚴申舊禁自俾民生如果臣言可採仰祈　勅部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奉　旨該部知道

薦舉遺才疏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爲薦舉遺才事自古聖人繼離開泰必旁求文雅淵弘之士以鼓吹休風我皇上遠法帝王遙志時敦右文海闊猶且聖不自聖搜揚俊髦　諭內外諸臣各舉所知一時潛修積學咸達　聖

聽臣恭聞感激欣逢　盛事但未經補授頗有所知無能上達項蒙　皇恩忝列臺班仰體　皇上崇文至意不敢緘默遺珠雖爲舉經議停止然臣初未得從諸臣後摭所見聞蔽賢不舉自顧難安所有品行卓特學問淵博文采優贍如湖廣黃岡縣貢生朱日濬湖廣孝感縣貢生見任黃安縣訓導彭炳浙江錢塘縣監生洪升等據實開列此數人者華實並茂文行兼長皆足以黼黻　皇猷備　皇上考試錄用者也臣從側惜遺才起見目睹　聖聰倘蒙皇上睿鑒伏乞　勅部議復施行謹題請　旨康熙十七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亟籌鼓鑄疏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　題為亟籌鼓鑄以裕民用以佐軍需事竊惟官山煮海國家之大權錢法鹽法二者所關最巨頃鹽政釐剔幾盡獨是鼓鑄一途尚未振興臣同官黃斐請嚴額解關銅一疏以十七年報銷停七省停鑄歷五月欲定限催辦銅斤臣料辦銅不力固由關息玩之過而銅少價昂亦或有辦銅不給之處臣見近來外省荒歉　京師食用日貴制錢日少百姓困苦究其故

緣産銅地方尚未盡通運販稀則銅少銅少則價騰計錢一千文約重九斤民間買銀不及九錢而燬銅所值反多於錢價是以趨利無賴之徒收錢化銅以圖滋息錢之日少又不獨鼓鑄之停緩也倘不早為之所日甚一日當此百姓艱難之際民間無錢行使將何以收泉布之利便民因以益　國乎臣愚以為欲使鼓鑄不休奸民不化錢為銅必使銅價不昂欲使銅價不昂必使銅斤有餘夫言銅於今日運販既稀公私各項造作未嘗少減安所得有餘之銅而源源於錢局乎竊變通久莫如除見用已成外暫禁民間造作銅器並新鑄一切銅像俟指日湯平各處銅斤輻輳仍行弛禁如此則銅觔入局而價日平價平則化錢為銅之弊自止於以便民而收錢息以佐軍需未必無少補也至於民間見有銅器原可足用且經此需用錫鐵復可通造似無妨民之處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謹題請　旨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題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纂修明史疏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　題為及時纂修以光

文治以垂永久事竊見我　大清御宇以來百度維新　皇上又復天縱聰明右文崇學即帝之重華王之丕承無以過此伏思從來勝國之史必成於昭代蓋自唐虞已然遼金宋三史成於元明洪武二年即命右丞相李善長等編輯元史明史一書我　世祖章皇帝亟圖舉行　皇上紹緒顧切　睿慮特以　太宗暨　世祖章皇帝之實錄纂思方殷故暫停今　世祖章皇帝之實錄已成　太宗之實錄亦將告竣似宜將有明一代事跡訂正殘訛裒集成書以示勸懲且事貴及時文獻無徵孔子致慨於杞

𡨋頭故老尚存聞見宜切若再遷延此輩漸次凋零不免
忽稽鮮據　皇上泰山不讓大海不擇因方博學鴻儒徵召
集　輦下此正千載一時伏乞　皇上於考試錄用之際
特簡若干員錫以品秩開局纂修書成優敘則有明三
百年中英庸賢奸成敗得失之故不致散逸淪沒而　皇
上垂憲億萬年之徽猷直與乾坤俱無盡矣如果臣言可采
汪伏乞採擇　勅部議覆施行謹題請　旨

糾參坊官疏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臣等謹題　題為糾參坊官隱匿重犯

不報朦朧歸結事臣等風聞宣武門外琉璃廠西門寓住
有會試舉人被賊竊去黃金四十錠經官人驗俱殘中有
瓜分等語不勝駭異當查係副指揮沈端理所轄地方查
卷竝無報文隨傳沈端理詳訊緣由據供本年正月十三
日有江南會試舉人徐樹穀口稱被竊黃金四大錠又二
小錠共合九十兩銀首飾一副銀碗一個將伊家人陳弘典
混押送到城研審不認後要用刑據陳弘典混同供竊得
黃金大小六錠銀首飾俱是實但寄回江南原籍徐樹穀
遂願領回二人發往江南取贓原無呈詞故未報城等語

臣等看得徐樹穀被竊黃金四十錠中有瓜分情由兹風
聞虛實難定即如沈端理所供盜去贓物計算約值五百
兩按律竊盜至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奴婢僱工人盜家長
財物減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沈端理不將重犯解
報私自聽徐樹穀領回釋放殊屬違例理合題參伏乞
勅下該部嚴查匿犯不報情節以警玩忽臣等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九日題奉　旨該部知
議具奏

請蠲湖南錢糧疏

巡視北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　題為湖南
賠賦獨深湖南之民受賊虐獨慘懇乞早沛　恩綸以安
鴻竟以廣　皇仁事竊惟　聖代御宇之初萬方綏定湖
南於順治四年始入版圖復為逆孽攻蹂殺掠幾盡續經
埽蕩又緣巨賊竊據滇黔蹂躪不次禍患十餘年忌公竭
力供億大兵滇黔歸命方慶寧宇不料吳逆煽亂久踞湖
討六載未見　天日以　朝廷生全豢養之赤子任其魚
肉一年徵三年之糧賣男鬻女敲扑難堪將化農器以供
兵戈悉索綿纊以製甲冑饑寒湯火死亡傷心賊逃楚

之苦所在皆然臣家常德之桃源縣音信久絕幸仗 皇
上天威恢復臣長子拔貢生羅天溶遣使通問備悉情形
凡此孑遺久叨 睿鑒伏讀二月初九日抄傳 上諭將
江西拾陸年以前舊欠錢糧與各省接壤賊境地方一例
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曲加矜恤邇臣
民誰不感激泣下今湖南臣鄉獨深受虐殘據之民既據
而痛心疾首北望 恩波賊解而目睹通衢前導車騎其
爲嬰擾斯惻惻應安切於諸方下竊窺之 詔全荷延之
生何待愚臣貿督獨念大未蘇黎窮鄉僻壤不識寬大之

政恐積年被賊追納錢糧有司徵比萬難存活或棄產能
或深谷逃避耕耘總期收穫廢事不獨服畝輸將無望
耕且軍需承應莫辦伏乞 皇上垂念湖南百死一生之
民命將拾柒年以前被賊追納之錢糧與閩越江西等
處一視同仁盡行蠲免之處早沛 恩綸使父老扶杖而
觀化子弟耕夫以慶生在於本年正賦有被破尤甚大兵
駐札地方田荒丁絕者令督撫查明酌量蠲免總在 皇
上恩施將見 湛澤誕敷萬里風行而遐方歸命恐後矣
務係早沛 恩綸事理非敢越例妄干伏乞 睿鑒施行部

覆議施行謹題請 旨康熙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題奉
上諭令閣臣察覆

立法勸懲疏 七月初一日草

題覲北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爲外吏之
貪風日熾督撫之參劾宜嚴請乞立法勸懲以安民生以
培根本事竊惟致治以安民爲急安民以察吏爲先雖爲
常談千古莫易我 皇上仁育萬物視民如傷惟恐有司
不能奉行澤不下究其於獎廉懲貪宵旰不忘邇者因年
務紛紜既行權宜復從寬典吏道雜而多端大小相資爲

厲科道雖有察訪限於風聞所恃督撫不時參劾分別淑
慝庶自愛者人人始全終仰不自愛者亦改途末路元元其
有幸也且大計臣典亦恃此議停是封疆大吏不得視參
劾爲緩務而任意瞻徇也明矣臣見近來督撫有半年而
參數員者有經歲不過以一二員塞責者有立劾方面懲
大以警小者有五六年不劾一道府者豈非瞻徇與不職
徇之大可見者歟夫以天下之大所見所聞所傳聞在在
有之而參貪官之寥寥若此豈州縣之貪官具不多見而
方面之僅見者獨繆正心等二三人耶且臣閱邸報河撫

蓮國與特科會試年老有司五員一疏內云臣因奏 旨
賑濟各處饑民經歷郡邑詢訪官評訪得貪劣衰庸州縣
等語向使河撫不經歷郡邑此五員或在脫漏之外是留
心參劾者且然況優游坐視其遺留民害又何若乎至於
明明徇庇轉相漁獵敲骨擊髓民怨莫伸言者痛心聞者
髮指 皇上念此能不惻然伏祈鑑督撫參劾之重贓徇
遺害之臣立賜 特斷作何立法勸懲雖聖人敦尚寬大
不必以擊賊為功而貪官之害民比於蝗蝻之害苗蝗蝻
不盡將苗不復生蟲滋甚而參貪實帝王培植國本之深心哉

則以參劾為督撫之風厲即以為督撫之清操而以參劾
有司方面之多寡有無定督撫之優劣斯亦理勢之所必
出者如果臣言可採仰乞 勅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
題請 旨

清流弊以廣積貯疏 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草

題覆北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為清流弊
以維良法以廣積貯以佐升平事竊惟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成周之制縣鄙各有委積以待凶荒後世常平義社之
名相沿而起然行之而久皆不同利害依分亦有集言盈
廷格而不行何者泰法有善不善流弊隨所未易處始棄
成也今欲酌古準今集豐亨之治使遇水旱而民不流亡
莫如先臚列其弊而去之我 皇上至仁至聖留心民瘼
各省歲歉百姓仳傭即發帑金賑濟祈禱 圜丘甘霖立
沛又慮豐收之後民間不知樽節 諭令多積米糧俾倘
仰有資凶荒可備 王言惻惻誰不感激泣下部臣推廣
上諭業已請理常平倉兼興義社二倉矣夫常平設於州
縣義社設於鄉鄙制通豐儉地兼近遠誠為要務獨欲議
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久則所謂興利莫先於去弊臣敢為

我 皇上陳之一倉廒之宜議也州縣之倉有者須修
無者須建查例部則大約俱須創建有司於修建倉廒木
植磚瓦等項為費不少或責之里甲或委之約保苟派橫
斂未免騷擾百姓且里甲約保之承役歲月為期此輩止
取一時塞責初尚可觀過時易頹頹而修修而復頹米粟
之轉移不常出人之浮盈時有事同兒戲何能久遠相應
令有司從長設法自捐勸助勿累民間仍擇賢能佐二首
領督率工匠親身查考務要堅完可久則一勞永逸蓄積
有地矣一管理之人員宜議也州縣之倉管理多付吏役

吏胥之弊有身家知畏者謂此役之闒冗又慮干係視爲
畏途多方規避而奸猾無賴之徒起而任之肆雀鼠之知
飽貪狼之欲及至水落石出追比無出鄉鄰之倉雖云委
之耆民但傳此役一應終身難卸致有累及子孫者故指
爲里閭之望而衆報之多方賄脫數報數賄雞犬不寧永
應者率歸不良之輩亦與胥吏等耳相應州縣之倉責令
佐貳首領司其封鎖稽出入多寡之數卽遇陞遷署任
前後交代盤驗鄉鄰須確訪老成殷實鄉耆覽其[illegible]
年更替一如佐貳首領稱事者優給頂帶則管理無奸人

而收放有定數矣一秋收春放之宜有常期也年雖豐稔
耕耘之際民間豈無不足願領倉穀者惟爲法太密州縣
避事畏難不肯輕發往往令其封鎖積年累歲一旦不得
已而後發之早已化爲浮埃集壞而不可食相應平時如
期出陳易新或量取子息或分石止取折耗三升遇荒歉
卽爲散賑則收放無愆不致指有用爲無用而與建倉之
意無背矣一上司之造報驗查宜省也建倉止取濟民出
入明白卽屬無弊乃上官不察只任錄書苛求或要造報
多冊或字數微訛卽行駁查挑究或假盤驗爲由或指佼

覈爲說名目多端巧肆需索管理者仍自取辦倉內人員
之難承弊端之必出多出於此相應飭省繁文上下坦易
則稽查可清任事無懼患政易舉矣至於穀本當費用浩
繁之日勢難出自正項而當地方鄉紳士庶之貧富勸論
捐助卽以所得倉穀定州縣任事之勤惰或於勸助多者
稍加議敘鼓舞人心奮發好義之氣而 朝廷預荒政之備
所謂清流弊以維長法積貯可廣并平可佐計無要於此
者緣係條陳積貯事宜字多逾格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敬陳末議疏 康熙十八年九月初一日草

巡視北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爲敬陳末
議事我 皇上因地震示警 諭臣等將應行應革事宜
明白條奏仰見 憂勤惕厲實修人事之盛心伏思天人
相與之際甚微而不可忽災眚之告上蒼所以仁愛 人
主而欽承克享莫要於返害民之轍而深究其原近日在
內諸臣因循成例刑和相高任事無端亮之謨獻進言無
骨鯁之氣飾恭順 皇上乾綱大振凡有人心類無不洗
滌肺腸痛改前弊以應我 聖天子之容儆者但在外督

撫司道府州縣等官不及親聆　德音祗憑文告傳宣恐
一紙黃封僅束高閣非勸勉之餘大著懲誡使人人警目
驚心將傳染不除惡習不悛如邇來內外諸臣所參[illegible]貪
貪官罔上行私剝膚吸髓一家溫飽萬姓愁咨此與可以
結民怨而招　天怒也夫刑罰者在先聖王不得已而用
之此等貪汙之官皆可使其覬覦　皇恩得以少緩須臾
之幾倖乎必使人人知受貪官之名萬無得快一日之貪
憤也如此則本官應悔身家之不保不能要除刑以為子
孫也如此在後人知前車之既覆亦可凜然畏懼不敢肆

行再誤也如此若止令其革職回籍坐擁貲財復圖捐納
享妻妾子女之奉無絲忽挫折之辱不幾謂貪吏不可為
而可為耶前臣同官公疏內有請停秋決一條蓋為無知
小民犯法恐有寃抑所以寬　朝廷好生之仁而嚴懲貪
婪痛改積習所以彰　國法剛斷之義所謂各相反而實
相成者也抑臣更有請者懲貪莫如敦儉今之督撫司道
等官蓋造房屋置買田園私畜優人壯丁不下數百所在
皆有不可勝責試問此等從何而來鮮衣美食從何措辦
孟子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守令刻

監郎府州縣等官上任車馬鮮華跟役數十餘人使其家
有餘貲也亦必取補於地方若其無貲借貸也累息盈利
至盈千萬喪心圖償勢所必至若不大加禁飭無以砥礪
官方嗣後房屋田園內外僮僕大小應有定限優人壯丁
應加裁革官員上任並帶家口若干不許太過違者治罪
敦儉德以養廉恥尤為挽回貪風之大機也大法小廉總
尤不生應幾災告可消　天和可致矣如果芻蕘可採伏
乞　皇上敕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特參奇貪異酷臬司疏

巡視北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題為特糾奇
貪異酷臬司以舒民怨以快　天心事我　皇上因地震
示警推原百姓因苦由於貪婪成風此誠無私之照採本
之論也竊惟外官自督撫而下莫重於藩臬藩臬賢則道
府州縣有所觀感彈壓而不敢為虐民之事藩臬不賢則
肆威恃勢包苴公行剜肉吸髓民怨　天怒釀就災告所
關非小以臣耳目所及頗不乏人然未有如江南按察司
新陞湖南布政使崔維雅之甚者也維雅以陰險之性濟
以漁利之才不畏人怨不畏糾責惟知枉法行私全無顧

忌關防嚴密原屬典常維雅自涖任以來門不封鎖一任
家人晝夜出入一切差提必用家人同往排訪殷實
諸盤過付不由外人以滅形跡或明通黨與諭令託情盈
千累萬暗地瓜分數年之間搜括無遺六郡士民聞風喪
膽即如康熙十四年興化縣積棍張鳴岡誣扳隱匿逆本
維雅居爲奇貨初供揚州汪朝奉領本銀五萬兩拘拿新
城汪鋐當番係傭工人釋放再拘江都縣汪三毛係富
戶夾勒懇送赤金叁拾錠銀三千兩夜著家人到監吩咐
張鳴岡另扳他人令汪三毛與銀貳千兩覆審改扳揚州

汪麟徵及賤計與弱生維雅威逼汪麟徵誣扳族人以飽
谿壑麟徵不從刑斃獄中貽徵子汪大曾刊刻冤狀遍貼
見者傷心復脇與弱生株扳打綑不許啇及汪三毛後逢
江寧知府孫芳清獄於張鳴岡房內搜出美婦貳人琵琶
等物并贓銀壹千貳百兩張鳴岡供情畢露維雅始將
張鳴岡與弱生解部塞責與弱生逢拾柒年正月　恩赦
放歸出獄身死此案慘死一命逆本分文未入　公帑此
外如威偪劉鎮岡家人張養誣扳舒良以及其餘借逆本
陷害多人不能悉舉維雅貪虎噬大畧可知且維雅年
逾七旬素有瘋症每日坐堂如遇來發將衙役及無辜拔
支呈訴人等責四五六十板不等隨復給發棒瘡藥以
沽名譽如此奇貪異酷桑榆病戾之官在江南既已流毒
無窮今復藩司楚省恐湖南　纔出湯火之民弱肉不勝其
食矣臣與維雅本無嫌隙忝居言路仰體　皇上懲貪
聖意不敢不據實糾參伏乞　廟謨立賜處分施行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十八年九月初八日題奉　旨崔
維雅屢經合推這本內事情着原推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仰乞　聖鑒疏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羅人琮謹　題爲微臣奉職糾參摳
誣實難忍受激切呼　天仰乞　聖鑒事臣於地震後從
諸臣之末蒙　皇上召對　諭留等科道逢二八月陞轉
上本塞責並未參一大貪大惡又　諭言官死且不怕怕
甚處分臣內省惶愧退思天下貪惡無有過於江南臬司
新陞湖南布政使崔維雅者列款據實指參　皇上簡擇
部堂司官祭審覆疏在案乃維雅供內稱臣候補御史日
曾寄書囑其看管羅聖章部　臣取臣口供將原書抄示內
云老年翁堂臺乘轉河道缺　子孫之遠未敢輕賣等語其

餘俱部但不堪不勝詫異竊臣親奉　天語誠飭如會與
維雅書札又復趨叅至愚極昧亦不出此維雅若得臣札
何不舉發維雅雖原任寧波府知府臣十三年前曾補推
官到任十日奉文裁汰推官非知府屬官原不稱呼堂尊
豈有已授御史肯稱維雅作堂臺之理至堂廉字出漢臣
賈誼治安策言人主之尊譬如堂廉遠地則堂高臣中辛
丑科十九名進士頗解文墨豈至以對　王言之語混加
維雅即此文理不通明明假造且臣世居湖南桃源縣自
逆賊反亂家鄉阽危六載並無族人在外臣生平孤介自

守並未與人聯宗認族雲章之有無臣不得知今臣親筆
口供五條在部既不對臣筆跡又說雲章已死無人質証
止云圖章是眞夫印篆尚有假冒何況圖章數錢可辦豈
難僞造似此懸揣臣之一身何足深惜竊恐言官人人自
危後此貪官任意橫行無人敢叅在　皇上聖明天縱博
覽羣書自當照察眞僞臣非敢不靜聽處分惟慮處分一
定無由自達於　九閽心跡不白死有餘慚夫凡人急則
呼天子急則呼父臣急則呼君臣一介孤危無可控訴不
得不冒死陳言哀鳴於　皇上之前伏乞　睿覽垂照庶
公道昭明羣心感悅臣生生世世永戴　天恩於無窮矣
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此疏因同人勸止謂　主上聖明政府公道擬上未果

乞斬姦逆疏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臣等謹題爲乞斬姦逆事本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據馬氏告前事詞稱氏夫朱文臣正妻高氏
頗積家資竟生忤逆親子朱德正夫妻性如虺蝎異常狠
倫父母俱遭慘斃現存不孝懼勢不敢聲言遺氏幼子朱
亘正日受殘虐可憐伊父妾張氏姿頗少艾逆通强姦不

從自縊救解將氏等鎖禁空房百般拷打張氏不敢不從
淫樂復串挖假旗嚇審判斷有家人杜三使女九月二人
可証似此異常大狱人倫叩鳴俯准親提究勘正倫正法
生死銜恩等情將被告朱德正張氏被害張氏小馬氏朱
亘正干証使女九月家人杜三等具告到城隨拘一干犯
証研審問朱德正這馬氏告稱你逐弄他幼子朱亘正强
姦父妾張氏這事可眞麽據供我係鑲黃旗包衣劉名彰
佐領下人朱亘正是我兄弟因他在外惹事我原打他是
實張氏是我父親買的使女不是妾只因他在通州走到

趙庄頭家去我原踢了兩脚拿到京裏鎖禁空房內是眞
我父親原是旗下曾分過房地等語問馬氏將你狀內告
的情由從實供來據供我丈夫叫朱文臣先娶妻高氏已
故生長子朱秉正次子朱德正後在通州娶我有二十二
年了我生子叫朱値正又有高氏身邊妾張氏生子朱公
正我丈夫共生四個兒子我丈夫於舊年六月初九日死
了朱德正於七月二十一日從杭州回來到八月初四日
要強姦我身邊妾張氏張氏不從抹過頸現有刀痕可據
十月二十九日朱德正領一起光棍把我們都強搶上京

來把我兒子朱値正拿在廟裏吊打又把張氏在家吊打
又要強姦張氏不從上過吊朱德正每日把張氏吊打張
氏疼痛難忍於今年三月從了他把我們仍舊鎖禁空房
叫使女九月看守飯食不能飽吃所以情急偷空出來告
狀是實等語再問馬氏這朱德正說你丈夫朱文臣係投
充旗下這是眞麼據供我丈夫不係投充旗下人原在通
州當坐擺驛的食糧小甲有册可查家下人李成在通州
務應車戶通州遍城人俱知道我丈夫是民籍非旗下又
有我丈夫妻高氏所生與朱德正同胞哥朱秉正中武進

士現做官有兵部册籍並誥命可查我丈夫果係旗下豈
有做得小甲車戶兒子又以民籍做官之理我小叔子朱
四原當箭匠已死其子現替朱德正因姦父妾罪大混稱
等語問張氏你是朱文臣什麼人據供我是朱文臣康熙
十年用財禮娶來做妾去年六月初九日我丈夫死了次
子朱德正到通州守喪於八月初四日強姦我我不從抹
過頸現有刀痕可據十月二十九日就把我們搶上京裏
來到今年三月初五日逼勒姦我我上過吊被馬氏解救
朱德正忿馬氏不依合將馬氏拚髮毆打至初六日我只
得從了他等語問九月杜三這張氏是你朱文臣的什麼

人你們平日叫他做什麼朱德正姦張氏張氏上吊這事
可眞麼據九月供這張氏原是朱文臣的妾我們叫他做
三姑娘他上過吊朱德正打他把他鎖禁在房內叫我看
守他是眞別的事情我俱不知道等語據杜三供這張氏
原是朱文臣娶的妾我們叫他是姨娘他上過吊朱德正
打他是眞姦情我在外邊不曾見聽得說吊打他原爲這
事等語問小馬氏據馬氏狀內說你們被害可是眞麼據
供我是馬氏親妹子我六歲父母雙亡跟着姊姊住到十

五歲我妳夫將我收了朱德正要強姦我我不依將我們
鎖禁空房等語問朱德正妻張氏這張氏馬氏小馬氏是
你的什麼人你丈夫可行姦張氏麼據供這三個都是我
公公娶的妾我叫他們是姨娘張氏從通州到京說我丈
夫拉扯他乘氣忿上吊故此打他鎖在房裏是實並無姦
情等語問驍騎校于德小撥什庫譚從龍這馬氏丈夫朱
文臣是你們佐領下人麼據供這朱文臣係我們佐領下
人檔內寫的名字是朱三與他兄弟朱四同披甲我們佐
領下這二人俱分過地先是朱三當箭匠因老了革退朱

四當了箭匠這些情由我們佐領俱知道朱三的兒子朱
德正於十二月初一日在內務府將馬氏控告包衣大人
交付與我送慎刑司審理故來將馬氏等領去交審各等
情該臣等看得馬氏告朱德正乞斬姦逆一案德政雖稱
其父朱文臣係披克旗下而馬氏歷引証據辨其是民且
查房號底册德正與其兄同住之房俱係民房至德正稱
張氏係其父用價買的使女踢打鎖禁並打朱值正俱行
自認而使女九月家人杜三德正妻張氏俱供張氏是朱
文臣之妾其吊打鎖禁強姦情節張氏口供與杜三等口

供無異服供未竟之際有驍騎校于德小撥什庫譚從龍
口稱朱德正在內務府告准臣等已將一干付領帶去但
子姦父妾事關風化究情是旗是民相應一併據實 題
參伏乞 勅部察審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本月初
十日題十二日奉 旨該部嚴察究擬具奏

最古閣二編卷十六

楚桃源羅人[illegible]

與覺蓼含

兄來不使適目爽成痾不及一叙爲悵冬老霜嚴正好閉戶擁爐蟄誰未能少告芹火亦木天故人以色糊銀杓見惠遂寄不能卻敢奉所意不盡

復黃定山

關防編審正值歲晏事叢不敢一刻偷暇勞吏之苦倍於向時承尊太夫人大惠聊味海珍令廚頓炙未試烹煎蔬

腸雷動矣謝謝

復程昆崙

覺羅青沧使人生天際頁人之想諭教下及亞以鴻篇勁翮[illegible]覺壁壘旌旗俱是大將軍氣象作者紛紛直兒戲耳承諭即差送東渡不致復費吉蜈矣小刻二種附呈郢正衙途勞吏適值蝸冗不克對角樹奏幸此草復幸有不非臨池王臣

復宋文朱

東文毋庸開一牾志御作風裁度通愜凝思將與社翁旅

今日聚首恍若夢中今故人倘佯泉石而弟困於簿書一迭一勞即出見之師矣遊等于壽見世身意抵得有日出來灘於江干拔玉壓於蘭室可攜指俟也色紬壹端米反一對聊引二千里區區之敬惟多鄙而存之爲忍燈下共草不盡王臣

與李朴子

新政岸特祝尚政俗吏奚啻徑庭錫是彈丸衙齋[illegible]稠之紛日不[illegible]紛所謂雞骰自爲殿黑恐有才亦不[illegible]耳弱傻適值身病大小女病心緒不堪未能多及怀怀[illegible]

聊祝三多幸笑而存之爲感黃定山有歷河州之信又奚貴治相近矣臨池王臣

復楊順侯

老伯仙遊弟抱禁關西不及一預哭泣之位言之概然老社翁讀禮讀書上下千古而弟簌碌牛馬負不啻徑庭也誌墓之委弟何敢當獨以不得嚴歷實行不獲指筆耳弱傻率布不備不盡臨池王臣

上許文石夫子

恭惟老夫子大師相閣下方今　聖朝圖治海宇清宴

祿盈保泰之必重其修齊道經邦之必愼其選爰起平修
其致升恒在老夫子以一出蒼若生宿望　上白彤廷下
及草野窮微僻隅白叟黃童莫不歡忻鼓舞拭觀德化之
成某叨側宮墻塵忝駕極肅修片牘少將微忱臨穎神馳
伏祈崇鑒

上潼商道

恩荷榮旋騶印當前而謁賀祿剛娶新故成人子女仍未
臨任幼穉左男女長者十餘歲小者纔五月又四男女相
繼抱病瀕死復生方有起色在哈右泣觸境牽懷未能遽

離疵深瞻仰向值憑蒙大喜未敢以不祥之言上聞茲恐
下情未達肅此稟白伏祈憲鑒曷勝悚悚

上衛文石夫子

某令朝邑將近四年畢殺鋼符雖稱界秩然私計讀書三
十餘載上下古今終當驗之服官之日以此勵節敦行興
利除害遠之期無愧於古人近之式仰報我夫子此四年
中辯覺相孚上下均信乃前大計不預卓異致煩札諭挑
腕頃兩年爲哀復遺盆覺理勢無據蓋某僻偏無華而又
拙偏不能自致老夫子所謂亦爲其不可效者而已夫復
何言但衝匱疲地簿書酬應之間殊難久處以此忽忽無
聊告休蒙念近幸新撫頗稱知己可道府廳亦心誌勞吏
如蒙老夫子不惜引手假之羽毛則飛騰有期矣極知老
夫子口不言私某亦何敢以私相瀆惟是礪世磨鈍不外
汲拔廉能雖私實公亮老夫子決不厭聞至於或達　宸
聰或嘯當事竊祈垂神倘得步塵京洛侍側函丈執經問
字雖不敢僭擬顏回亦庶幾游夏之流亞也稍刻詩文並
先成芮政二卷并呈覽削某臨楮曷勝惶悚翹企之至

復郭小儀同年

抵芮後即聞張登一案大爲繫念時以不及遣候爲悒茲
讀復札畧知年翁仁人孝子之心與日月俱炳矣　聖朝
寬大精明定再邀異數惟年翁珍重以俟薄俸聊資涓滴
愧不能厚希知己亮之臨池不盡覼縷

東大司成徐立齋

恭惟台臺羽翼　宸極師表人倫德峻望崇非頊說所能
務挹某自西闈侍側大賢遲聆王教雖數易寒暑然每飯
念未嘗忘依斗坐風時也客冬請今親經臨得接瑤函兼
拜遐貺如下夫際蘇循例闈防簡緘未獲修復令親當爲

代希想荷汪容兹因富平張生公車之便肅佈左右伏惟
台炤臨池依依

與黃父母

歲序更始景物咸新此老父母台臺百福駢集時也弟某
匏繫河西碌碌無似惟有翹首春風耳敝地謬稱仙邑鷄
犬桑麻居然樂壤自癸未以後禍亂相尋視他屬獨慘即
王邑者亦鮮亨通說者謂東門北向不受生氣而受殺氣
職此之故弟足跡半天下見直省郡縣北門無不兩扇內
直外側以避殺煞縣僅具東城以受生之門竟闢北向

事之錯誤不待知者而後知之矣此緣當日堪輿自爲其
私當事不察遺害至今紳衿屢欲呈改奮皇不暇茲值賢
侯致政市野安堵爲難因仍伏祈老父母台臺訪之公論
速議毀建磚石不待添買止須灰工小費坊村量捐可無
時絀舉贏之慮惟老父母台臺圖之倘因敝聯衿之便願
侯新祉并商要務二千里含函仰希鑒原臨潁神馳

上撫院阿

職受事半載後即以居官立志不敢苟圖功名之微忱膺
奏口陳於諸憲臺之前業蒙炤鑒溫諭至今銘佩爲剛職

守自撫憲自作古督憲莫內陞臬憲移段晉雖各上臺耳
目俱高然始終垂察獨仰憲臺老大人爲切去年季秋擢
調增蒲蒙賜侍坐獎勵懇勤夫士荷知己頂踵可忘職何
緣獲此隆遇所以每一念及未嘗不撫心叩首感激泣下
也祗恐寸念可恃而難恃公道易明而難明未免踟躕疑
畏有終厄下僚之嘆及讀憲臺嚴禁雜派以恤民力一示
反覆三思然後知日月非纖芥可翳衡鑑并增損可泯伏
願訪之婦人孺子之口察之過客行商之言使清白勞吏
吐氣揚眉始信大聖賢礪世磨俗迥出尋常萬萬而直省

閭風吏治蒸蒸進職幸甚蟻民幸甚天下幸甚爲此具稟臨
稟可勝惶悚

復蔣州守

恭惟老年臺詞壇赤幟治譜驪珠清德允著乎中州政聲
徧鄭於西土此誠國家之柱礎抑亦吾黨之師資也弟久
仰南斗御李惟懇正圖修候而大函忽頒既聆金玉之音
復承瓊瑤之賜敬登佳箑拜揚仁風矣爾此申謝尚容佈
賀弟臨潁呂勝贈汪

上撫院杭公

懸槖以優賢爲聖之德建玆　王庇氏之秖向詹善嶽翻
坂末吏已深泰山北斗之仰矣頃福曜西臨界職幸側守
下如陜以西之隸召公猶七十子之服孔子其爲葵向可
任雀忭正圖掘衣一遂泥首三百里外適奉憲檄旣不敢
違諭越承復不敢修啓稱賀伏念界職湖南末品洞口凡
才當明末壬午科年未弱冠賢書叨列邊方危險困頓流
離至辛丑承之魁名蒙　今上賜以三甲第二名進士初
授四明司理嗣乃濫牧河西讀古人之書汗牛充棟傳先
世之業誠意正心五載有餘飲冰而茹蘖百里未見士樂

而民安惟是述古傳今積成卷帙或意採謠問俗不棄非
芻散木與大匠之錢頑金望洪爐之鑄謹呈拙刻三種伏
乞憲臺俯賜內覽界職臨稟曷勝惶悚之至

與許燕及 癸丑孟春

憶辛丑得交叔度開我懷抱拙稾悉點定問世假無鹽以
脂粉起斷木而青黃至今愧感木秋理四明謂可重訂石
上之緣不料破甑云歸狼狽倉皇俾欲一覩色笑不暇也
今令闔中將五載簿書蔽㧞徒勞人意遠志小草無能解
嘲矣向見大選尚列賤名於叅閣知翁兄之不置弟猶弟
之每飯念未嘗忘旅次聚譚時神往神往山川修阻遣僕
維艱藉敝友某之便布此積悃拙集二十四卷附呈覽政
別種頗難裒攜尚容另致薄俸聊將遠念知已如燕及與
棐雖別後十二載魚鴻方通負事之可訝者然繼此合劍
斷斷可期祈翁兄鑒之

復南欒令方竹友年兄

恭惟老年翁台臺兩浙自舒三衢青選發桃嶺之秀管錦
千端攜古田之雲霖雨一路此誠當時繫望奚啻同籍分
榮弟自愧擁塢後塵敢言同牧并駕旣魚鴈之多缺遂寂

露以惟勞忽傳是音如從天際敬佩來諭暫勸荒所尚容
嵩候新禧尤冀百聯至教弟臨啓曷勝依依

復都司馬胡紹菴

承台諭自當祗遵但愧不文恐無以發懿德之光耳容勉
圖報命台賜肅竢臨穎惶悚

復居丑菴年伯

牛馬風塵于今五載側念生平遊戲文墨出處差堪自娛
一墮苦海不獨嚼蠟無味惟覺折腰難禁幾欲毀車殺馬
追效昔人之高而時勢不同隱忍有待遙望老年伯稼湖

東山嬾詠梟石貞不啻天淵也向辱手教值斷絃之悲衣
及裁復茲因經兒扶亡室靈柩歸里之便布候新禧色剁
履襪大帶四事聊引鄙敬仰希莞存姪近來頗有著述涙
經災木渠擕維艱尚容另呈晉之備書一切皆係身親尊
者前本不應草草冗職交集間不能作楷惟老年伯亮之
恕之臨池依依世兄未另

與劉杜三

向接手翰慇慇丁奉聚首之樂後會難期之感知老年翁
之不忘弟猶弟之未嘗須臾忘老年翁也嗣聞除書幸温

州要地獲有神君過客行商漸次口碑德惠老年翁文章
政事兩張我軍敬蹂加弟五載漫無短長猶龍之變承之
內愧矣陝塌全經久爲覓就擬爲賀附致蝍冗少暇遲遲
至今特催點截貲以充清玩幷呈小刻三種豚兒卷一册
請政老年翁著述素富不惜金玉開我固陋並望並望弟
不揣將有勝國昭代詩文之役合劍有日本教俶切臨風
依依不盡硯耬

上少參陳階六年伯

老年伯懇亭德崇望重士悅民懷既千秋以自張抑一路

而稱福尋將在　帝左右霖雨蒼生此非曲說偏辭所能
揚抗萬一者也姪某自分一丘一壑文墨自娛乃邂逅其
材始者李官甬東條爾曳綬芮坂應牛應馬茄蘗飲冰惟
是蘭講高誼難問今人每望庚辰父執眞不啻景星慶雲
之難遇也向者屢旌榮任咫尺錯過屢圖修候愧乏伯函
因而中止茲幸令親闔年兄經過敝治藉手通稟附具拙
刻三種乞賜指南親惟遙鑒曷勝翹切

又

向藉閆君満遁寸啓藉從王世兄接讀瑤函兼登詩笈恭

承惓顧拜揚仁風念先巖而悲書仰父執之推屋成喜幷
集感愧俱深矣老年伯大人譽普洪洲風清紫塞拭目在
帝左右豈止一路福星姪某五載簿書味同嚼蠟木猶濡
處鳥思倦還不知老年伯何以指南也涓滴將敬輸爻惟
慚伏祈恕存曷勝榮幸淵源令姪某兒女親家也才傑心
古居柬縛之勢凡有可以噓植者懇爲垂青如姪身受其
臨楮不盡瞻依

復粘愼旃

弟於尊君夫子三十年師生僅得從患難辛苦九死餘生

六坐春風方謂周旋有期報稱可俟孰意天萎耆德哲人
云亡忽拔吉音心裂腸斷不知涕之何從也老世翁以岸
卓之才聯掇巍科蒼生望殷同儕聯切夫子未竟之志未
成之業蓋歷以待嗣世之兇大矣苫塊冬寒萬祈節哀順
變以延洪休弟自戊夏別後館況日若客春稍稍流逝[illegible]
兒弱女左啼右泣今季春纔得舉遺骸還里至於百孔千
瘡支吾莫給有非筆墨所能盡者古人於朋友炙雞絮酒
千里舒哀況弟身側夫子門墻爲一官所羈不能匍匐靈
位少盡失聲之痛其將何以爲情哉亟欲差役代奠恐徃

復爲煩謹藉手來人薄具奠儀祈老世翁代酹明水備告
愚忱雖牛眠已卜萬古宅安異日大修墓域受知如弟倘
不即塡溝壑勒事尚有日也師母暨令弟世兄統祈致意
臨祉依依不盡王臣

復陳說巖夫子

立雪幾遊坐風惟忽瞻望宮墻能無憾雙鳧之不力耶老
夫子以金錫圭璧之度蘊博大恢弘之才登高而招在
帝左右此眞吾道之幸社稷生靈之福言之可勝忭慰某
六載簿書牛馬風塵豈獨徒勞人意往者退食之暇猶事

題錄以遣悵抱頃軍需旁午延齡老友如坐針氈爰度日
以如年欲罷拙而難巧所得生成曲爲引手耳使命遠頒
垂以隆賜拜捧之餘愧感泣下至獎譽過分則永之汗甲
奐細讀合集壁壘旌旗俱爲巨觀我夫子所積內兇尤爲
卓絕某側足風雅聊自怡悅安得一望京洛之塵日侍函
丈俾候鳥時蟲自鳴自止與鳳唫虎嘯並存天壤哉猶刻
拙集並內政節錄初編稿便呈例新作不揣尙圖災木俟
稍定糕寫成帙當奉記室乞老夫子數言弁首不啻[illegible][illegible]
青黄也肅此鳴謝併候近悰臨風依依

復郭富平

恭惟老實翁台臺治林卓魯襲苑班楊向關首疆既已風
行草偃近宰巨邑共傳政簡刑祥姓字久達於紫禁簡
擢尋升於黃備矣弟無所短長徒備牛馬幸高賢之在望
竊師資之有從忽辱德音覩奉雅念盛貺拜登觸客尚馳
臨啓曷勝瞻注

復朱山輝

聞風想慕仰斗有素小草河西紫氣在望而就正惟難則
豹繫之愆也老先生暫卧東山蒼生疾呼舟揖霖雨旦暮

刻某謹並求老夫子閣下辱賜書三種誦約言而識大旨
之歸讀益智錄不獨益人神智開古人生面成千秋定論
升送伯傳輯古之良吏尚有遜乃于於考正定論扶持正
學開示來者紹統集成非夫子而誰某幼即好學長見賤
履朱及得君而事而交母兄弟夫婦朋友處人接物之際
似不甚大遠於聖賢明附宮牆南北異地每迷問旦無緣
就正竊謂大學終始察若日星頃非適於中上顧不省於
下學者夜不旦心意存發反說無差但恐物感紛華失其
本意故用力於毋自欺三字共四書五經本文傳註不忘

研究弱冠後執義確確積病患疏家破人亡視死如歸不
幸後生回念前事雖無赧屈然君子危疑微似未能安定
因書不動心三字於門泰山崩前而色不變麋鹿興左而
目不瞬此不動心註脚也斯所見四壁蕭行坐俱獨目焉
自是稍稍有得一切富貴貧賤他失學辱與夫疾苦迅雷
疾風驚濤成可排遣處之也惟是舊書散失故學滑下又
鮮友朋之助概此倘得少酬京洛時坐春風此生之幸均
可言喻某散木頑石自附陶冶老夫子進而教之區消
無任惶悚之至下

再上陝說叔夫子

近詩辱賜指南本應踴謝恐煩典府談之菲既千秋之晨
也某於此道質嚴所得循習離騷已不同於三百篇蘇李
復不同於離騷下而魏晉六朝三唐二宋諸大家各不相
闌迭成不祧之宗近來言詩者多取唐人餘唾風雲月露
魚鳥谿山極易上口上下之字可漸綴成篇高者亦止求
之氣格聲調如人婦女發花而微雲河漢疏雨梧桐
水迴青峰雲渡湲落豈非古人致何今若效之便成宿調
矣杜白韓蘇諸公淵深廣大字字來歷似不若此某懵此

不敢向人益懷老夫子進相許可故爾布其所見並錄舊
作二排律呈覽以祈進而教之惶悚悚悚

與耿蔗伯

許飛不說教言殊慰孤寂向及何妄事自是酒後戲語割
下爺而且急不暇復念寂寞矣如年翁尚爾垂神必得目
覩唐韻一部者否則翁秀而建耳細而長乃其人也如何
如何一笑

復楊長君　乙卯十二月十一

相思欲老故里與悲彼此共之矣自寅春道候仙公出本

俯人曰黨君子口都古今之大凡也夫德而無器則修德者懼鄰而非德則造就者容將府公無以成世俯之作孔子無以收四科之彥士之生於衰周而散處於春秋之世者亦安能附青雲而聲施後世哉今內外遠近其推主持世道之正人扶翊孔之德扶進人才歸斷歸之閣下人琮雖不肖亦嘗測閣古人之風矣天下有勢位顯望可以升況乎我而與我異不與我不妨漠然視之以習修職而行存乎已進退與輸有而為不可強為鬪也若夫主持世道之人挾周孔之德以進擺英髦而我學力之所及生平之

所守或有幾微不能見諒之處至與悠悠泛泛同類而並亂之則必悚惕不安若集針於氈芒刺在背無以自適其朝夕起居何者理應同而或異道應合而或離近則不能自信遠則無以辨於天下後世此人琮所以不能不自昧致詞於閣下之前也同年考選入都以所刻詩文二十四卷呈覽過蒙折節獎譽非分猥許不傷古人自開生面人琮與海內相訂數十年自娛不敢告人人亦莫有及之者而閣下獨許之文章雖小數所謂得一人知已可以無憾者非耶聲華士之末務非人琮所自命亦豈閣下所借望

於人琮者哉人琮自補官以來初入班行無所表見惟是矢志清勤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欺屋漏硜硜抱守獨立寡交恃此以告無罪於　九閽恭于忱於大僚閣下近在鄉員切付矚其幾微而辨其消息乎京察告竣人琮得免斥逐已為過望夫復何言而過當時人琮給任未滿半年當從所任若必知今閣下意實有見於人琮之于行心術乃偏同類於所謂悠悠泛泛是必閣下視人琮有[illegible]跡似彼者故為幷陳本末仰希垂照焉人琮幼稟庭訓之覩聞將命能遵念識亦稍長遵祖父清門家教背義利之辯

未弱冠遭世變家難干戈盜賊九死一生視存亡如泡影存歿介於頃危瞬然不潰其來舊矣一行作吏恭懸魚埋轍之高風耜志不染六載一轍處首備之區值罷旅之餘派辦加賦徵發如雨上民愛戴聲應風行以此無一介之通一面之識擢撫其公術得出膺行李蕭然資斧猶功凡皆全秦晉豫之民所目擊耳聞非可以飾說邀者至于幽隱有必通而在右所下悉十年以來修飾未渝斬操益堅矯衆情之若狂排常論而不偭珠桂無資儀爽時切勞楹或指為迂異迂或擬為詐事未易一二為流俗道豈閣下

之堂竟成萬里之遠珂士能說其名不能說其實能編其
題不能篤其微能飾其皙不能飾其久閣下試用視以覺
由察安之法遠訪近覓人琮印善處能復道於先天則日
之下歟人琮前者講求幾四十年榮辱得失久置度外豈
猶有所希冀而必如時鳥候蟲不能默默則以閣下爲言
持世道之正人操引孔之德以延攬英髦一不見諒遂千
有怏惕不安不能道其例久之意故敢不避斧鉞仰告身
嚴伏祈念德鄰相須之殷許求真始終不同之私使後代
勵行者確有憑藉而無搖搖難必之勢則以此獎進人才
印以此扶助紀綱天下幸甚吾黨幸甚人琮臨穎無任悃
恐激切待命之至

東侍生路年伯

拜造杖履彈指歲月自今丙時一兩通候尉趁烽煙間阻
歸來雖杜門謝客然十四五年廢閣之物務俱須漸次勾
當日不暇給兼之腳病纏綿屢欲假過小齋之便趨聆教
言竟延遲未果也老年伯在牽東山佳勝足已無待消水
乃旌無吝與訣姪琮出處進退固不敢謂迫之而起始者
逐隊逢場聊復爾爾既而循分守道未肯隨人呼拜此類

爲流俗人道老年伯高懷曠視無俟贅說想應豁然一笑
耶拙集一種付小孫致呈邸削坊刻入股業一冊奉令孫
世兄覽政少間尚圖偷布臨池瀝切不宣

楚桃源羅人琮紫雖著

最古園集自序一

詩文之道貴乎持世而不爲世所持也爲百年之黍稷豐歲之圭璋狂流之底柱而捧心之顰邯鄲之步叔敖之衣冠不與爲上下作者之林其卑者才不足以自憤識不足以自拔學不足以進退去取取古人之音見模而彷彿之孰得其半孰得其似以爲厚幸其高者俯視一切放意狂撰自詭前無古人然非其才之果足以自憤也識之果足以自拔而學之果足以進退去取也二者其弊正等夫立言而必求於古人是有古人而無我也立言而必大反乎古人以遂其堅僻聊睨之私是又有我而無詩文也予持此以衡古今人之詩文而負詩文出爲憶余年十六七時已不屑束縛馳驟於眾子業春晨秋夜月榭花欄或擕酒偕朋尋丘訪壑或閉中日永靜裏天大與會所至腕走風生如是者數年迫于身世顛危仳離失所滄桑慘目骨肉傷心爲孤兒爲逋客則且遠望當歸悲歌當泣如是者復數年常變殊遭哀樂異感方將積成卷帙出問同人無何

粹燹之餘祖龍見於猋乎遂與先行人全集俱付灰燼自是著述念吟歌詠情衰間覩紙墨不甚愛惜邇者物色亟逢稍圖振厲又江干勞車馬之駐敲門副醉帙之求所謂故疾逢蝦蟆者非歟兒増搜簡殘篇並近作共若干卷俾梓人以年友手書遠至因有最古園集之刻今試取斯集而反復討之其爲興會所至腕走風生與夫遠望當歸悲歌當泣者已不能盡列其顰笑啼之情[illegible]取孤嚴志存簡遠亦終無當於風感表異之理然而傍門戶於他人徇聲氣於一已未獲一得受此兩傷[illegible]爲懼其躬自蹈之矣敢曰持世云爾哉昔康熙甲辰季冬日

最古園集自序二

往予刻甲辰以前詩四卷非前此之詩盡於四卷可存者既多不存欲存者復多不可存是以若此寥寥也歲乙巳家居閒曠又頗無他嗜好故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心思之所感觸薄物細故莫不發之於詩紙墨遂繁再値梓人以年友書自江右至因并今年春及初夏詩編爲四卷付梓雖然予敢侈言詩哉或曰三百篇無楚風屈大夫以離

騷雅之宋玉九辨二賦不愧其師且孔子生民一聖而接
與知聊微識狂著千古後代他不以詩名於唐世如杜若
作孟襄陽諸人至子美獨步無容置喙迄明逸才並出夫
盡衰彭公安竟陵猶能鼓吹風雅吾于楚人也竊無虞有
徽之難而後美之易掩乎予應之曰否昔人云前不見
古人後不見來者又云不恨我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
我豈爲放言亦有以自立焉耳予敢後前詩成不縱不橫
無說無逆恨逆壯情聊不失楚人本色他何足計康熙五
年丙午端陽日

最古園集自序三

余既渡丙午季夏以前詩付梓自是將執未遂葉蓋可悲
飄零入戶黃花笑人雖節候變遷而幽獨如故兼之兒輩
省試問難暫停兀坐無聊欣慨紛若作六月廿九夜以下
諸什已而都若初傳驟念出處總難作廷林審擊窮作偶
興以下諸什既而戒馬別鶴離猿祖餞連宵長征伊始
瞻江廣漢嘆雨雪之不時飛風煙壁路跋涉之獨遠瞻曬
方敢寄託亦殊作出門以下諸什抵長安怯見朱門賞心
素笑壺觴消沉笑語排愁作初入都以下諸什段於官

示中東發輪蹄告息進排華親覽齊魯之遺封識吳越之
佳概作出都以下諸什　兩識清允遊就貸就任事經旬
羈居周月應酬繁碎翰墨頗疎暑中述懷天封登岱二章
而已眷言古人難進易退臣心似水官意如秋四明登頂
餘杭解纜名勝說面浪署數言今昔關情輒留片語蓋紙
墨遂多焉歸來煙霞娛服草木怡神亦或故物生悲舊交
增感則還家以後之什詳焉均耳迄乎由前迄今歲有七
月中間往復萬有餘里始者奪幽閑而日逐勞薪繼則吏
天末而忽同斷梗當斯之時羈旅欲淚炎涼愴懷未免情

情誰能遣此而予也險易順逆凡境之所值情之所鍾
入聽迎聽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一切以詠吟釋之然則余
不能忘此萬有餘里前後之事其能忘此歲有七月之詩
聽其漫滅不傳也哉因出奚囊所得句付兒輩編爲四卷
合彙刻共成十二卷兒輩請登梨棗遂從之既卒業而目
識本末寧徑倒也皆康熙六年丁未除日

最古園集自序四

詩與官之不相能也詩尚雅而官俗詩尚閒而官忙詩尚
山水觀遊明窗靜几而官則簿書敲撲迎送磬折其不相

能也固冝予從竹抵強無他嗜好惟以題詠自怡悅及除
舊邑故態頓易然蠟味薪芻馬牛呼應七不可二難惡旣
愧古人強已不循含此道無以洗滌固陋飛動性情雖曰
不暇聊復爾爾爰檢三年所成合戊申春夏作爲三卷適
經籍兩兒輯予散落雜稾加千首郵至笄近葉竊梓以竟
最古園之帙詩文或旅或宦槪以最古園名篇從舊目也
是集也凡二十四卷詩十之六雜稾十之四向已三自序
畧道其故而終不乞人一言弁其首蓋予園自爲詩文不
敢必其有合於古人予旣不敢必其有合於古人又安敢

必其見許於來者若夫未嘗有而浮洸其似無其實而標
榜其名所競失本色取譏通士矣康熙十一年壬子立
春後三日

贈廣文劉德端還官序

先生庚戌季秋初度諸弟子製錦上壽予謬爲文術稱其
於世德淵源本身彰教卓特不苟同乎人者亦旣約畧言
之茲先生榮遷山丹捴諸弟子服訓益久無能已於質予
與先生交五年餘相得愈深亦無能已於言予惟古今人
才之際蓋大足繫人爲遲也其人之才優於此而即如其
人之才以用之才位相配正也其人之才詘於此而或不
盡如其人之才以用之位不配才非正也不盡如其人之
才以用之而其人乃傲然不屑曰吾才大而用嗇何所屑
吾意是以非正觞非正之不得其正也不盡如其人之才
以用之而其人循循孜孜曰吾用嗇而蛾有必酬盡其所
當盡天下之人遂舉莫能盡居下而隆然自上處界而咢
然自尊是以正順非正之究歸於大正也夫以先生之高
曾祖父兄蘊儲先後若是先生起而充大之如劍之干將
如木之豫章究二酉而富五車若是使置先生於木天金

馬間黼黻　皇猷必有可觀抑或青鎖烏臺與宰相爭可
否議論丰裁不減陸宣公賈長沙即不然分符司牧奏
卓績而聲猶簡在帝者諸人下乃使以明經三仕廣
文豈非位不配才之較著者哉而先生之上遡淵源本身
彰教卓特不苟同乎人者訓飭翔論清水與其所以鐸我
朝士者其風不啻山高水長已也今　朝廷知先生賢不
立齊之侍從臺省之班試以民社揮霍之事蓋將肆發其
鼓鐘而叜徵其通達治帶遷而是大用有多士以福蒼生
學不於茲行卜之哉然則先生之不以非正觞非正而以

亟厥非正之寃歸於大正也豈其然乎予念移風易俗非
俗吏所能爲矯欲政教並施以服幾古人之治於先生詒
有資爲先生膏車秣馬衛士引領而俟之諸生依依蕭風
之將遠予能無繾綣耶爰酌而祝曰根固者末大積厚者
流光先生其無忘廸此湖士者以廸衛士進而加上勁當
世之推發明王之學大行吾道一快平生君乃自信不佞
與有榮施矣

壽李乙平廣文序

文運繫風氣亦行世道亦行謂非古今通論不可文行本於

教教本於身自家邦以至成均皆然百里之内人材之區
爲卿博士官者尤不重哉乃或由明經積久而致則自朝
廷所以養宿儒或由孝廉亦不過自青衿皆宿以此優拙
美資公車巳耳抑曾思其官之重而任之未易副也蓋若
夫思其官之重而任之未易副矣而才不足以振與士氣
才足以振與士類矣而德不足以厭服士心欲不而於學
士官之習以克盡夫博士官之實殆戛戛乎其難之自予
得與薛公允升共事其事且久然後汪洋之嘆息期望之
想深焉公生長與元勝地天孕大巴之奇漢水清涼之秀

山川鍾氣蔚爲英傑匪公曷屬公承尊人明守公好學厲
行之後光昭前美早登賢書如鶴立鷄群孤桐百尺正微
學參所成就既監聽間補劉論頗改舊觀復欣親視其諸
究也悉其訓課也詳其納諸生於軌物如取彰彩於形聲
也不謀外而謀內溫溫之度卓特之槪可以消鄙吝發心
神蓋予藉手公教以爲移風易俗之倡朝士之幸尤予之
厚幸也使居是官者人人如公培治行以厚氣運爲予所
此而不止此也南宮選俊　聖主臨軒在捐廊間公將爲
異數之榮以其文行詔天下即以教宜治理詔國壽凡尤

豈得以尋常格則相繩量數項建丑月之望爲公誕辰爰
士飲其和服其範相與頌公祝公製錦稱觴以序請予不
文聊述公所已然並卜公所必然以著其純固悠久之理
三峯咫尺爲靈仙窟宅冰桃雪藕不讓杏棗獻侑不乏區
區延益之說君子以爲末矣時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十
二月之吉

隴右倡和詩序

天下爭言詩矣其所言詩言其所言而非詩之謂也抑言
其所爲詩而非眞詩之謂也夫離騷已不侔於三百篇漢

魏又不作於離騷逮兩晉三唐宋明諸大家相持而各不相師此負詩也其間言其所言與言其所為詩者不預為詩豈易言哉閩子百詩為予同年鶴龕侄弟孟夏將赴臨右候少參階六陳年伯促道訪予予覩其呼𠻳之氣俊偉之度心知非可以文人相測識比返轡少參札示予其推百詩之詩百詩遂出所與陳君子壽倡和各五十首見示讀之細耨典雅音響鏗然而後益知百詩於此道誠不苟然故其同調亦屬當時之傑雙珠合璧有如子壽其人以覘世之言其所言與其所為詩者奚啻逕庭耶百詩好為

之而古今之負詩出矣百詩擬合梓以示遠人索予弁其首因書此數言貽之時康熙癸丑年小雪前五日

霞漱軒詩序

詩非有仇於吏而作吏者自有所不暇匪唯不暇作且不暇讀詩焉匪唯不暇讀且能使讀詩者望而引去為予令茂幾五載雖云外似中非未免牽於物務叢襲所得之何與友朋倡和之樂覩昔則有間矣李子青房入幕鄰境主人為予姻戚得不時相見獨未嘗深悉其詩一日從韋上聯所書數作詩既朴茂字復蒼徑不禁驚嘆抑猶之乎豹之窺本末終未之詳此則作吏之不暇使人望而引去之一徵也頃主人遷官方東行青房亦欲歸楚因緘其所著霞漱軒詩五卷問序於予予讀而卒業而後知青房之於此道出入經營有非時俗之所易及者青房竟陵人竟陵為人材淵藪先後指難勝屈鍾譚兩公鼓吹風雅一時靡從近固頗求疵詆然評詩之精當作詩之出脫安得不推功廓清耶青房詩不屑屑步趨兩公而車整增坫壁壘崖嶄嶄然一新余能不喜我軍之有人哉斯集光怪陸離再秘異日洛陽紙貴其以余言為佛頭之糞可耳時康熙癸丑

歲花朝前五日

野航遺詩序

昔唐球者詩撚稾為圓納大瓢中投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知我苦心此作者塊懷固然若子孫於祖父所著片紙隻字寶若珠玉安敢以得不得聽之或然或不然之數耶余輯先行人詩文奏疏二十卷手錄正副本將付剞劂滄桑紛紜死生呼吸中失於倉卒遠徵旁搜十不獲一二每一念及心酸神沮頃入都與天章王世兄朝夕天章出其先尊侍御仙掌年伯野航集遺詩見示且曰先君昔

述存者絶少此詩伯氏不鞏刻於吳門今歲原板散落圖
重梓以永其傳余嘆曰孝子仁人之用心有如此者乃取
野航詩讀之蘊藉弘深丰韻蕭宕未嘗竊附古人而體倘
法老所謂以少許勝人多多許者非歟侍御公與先行人
同郡同年又復同門稱莫逆交予讀遺詩如見丈執焉見
丈執於遺詩因以追先行人交遊嘗好與其五行俱下無
畏淋漓益深風木之悲存不存之感爲天章家言奇其蹤
余忝附猶子莫能辭言夫表彰美盛栢鄉村國與河濱皆
翁諸君裴已序之似無容取識續貂矣昔康熙十四年乙

卯中秋後五日

黃定山陣圖序

自有涿鹿之役而兵法與陣法俱傳古之人戰守具定勢
而勝敗獲兩全者用此道也議者謂程不識之刁斗精明
未必優於李廣之水草自便若武穆不事篇器動合古法
雖撼愈山至今稱之將亦惟是縱横自如耳何事乎陣亦
何事乎規所爲陣而圖之也哉夫強弱無常而弱可爲強
衆寡無常而寡可爲衆在彼常不可知在我無不可恃斯
誠貴乎變之多而變化之有本矣余友黃君定山以名將

之胄提旅西關雄聲勁節快人聽聞余忝同舟佩服尤甚
當事特上其狀　朝廷方大任用何黃河之瀾而清紫塞
之塵君自應爲之爰推七家之意擴前人所未備作陣法
若干圖以示同人間來者余惟撫劍撩弧一夫之技曾
甲兵指揮由我度量相越豈不遠甚定山以綸巾羽扇輕
裘緩帶之風繫人倫重望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其所成
就能可涯測者於斯圖窺一斑矣昔康熙壬子小滿後一
日

鐸書序

聖門不乏從政之才禮樂則謙讓未遑司馬子長曰移風
易俗類非俗吏所能爲也故言治必以教化爲歸教化有
文有質文至而質不至者不足道抑未有文不至而徒存
其質者也古之人既已本身式俗矣懸象著魏飲射讀法
未嘗偏廢近代六條之講亦猶行古之道爲余令芮思以
古治治之思以古人治身以治人之治治之與除而外告
誡諄切絃誦竊嘆內反撫惭敢云教化鄉目勉耳頃得上
司頒發鐸書規條肯暢可以醒世覺迷爰急梓而行之冀
爲有志教化之功余願司牧者不徒文具視而比之虛策

遁何者識不能深學不能達涉歷觀遊物態人情不能以暢鄰其胸中之所見故曰窮而後工老而愈趣非虛語耳余爲詩多年而不敢因人之詩以爲詩余言詩多年而不敢傚人之言詩以爲言天下後世之觀余詩與論余之言詩者且不知其何若乃近得交余鄉王子星南相與上下古今而幸其不以云云爲河漢也星南年富才高彭彭不得志於有司走長安將以發舒其鬱嶸之氣卽已寥寥落然獨得其所爲詩視世之依傍古人與識淺學疎而局局於一鄉一邑者不啻徑庭極其所至豈復尋常格則可析

涯量星南鈔刻其詩幷雜著若干首問世屬山長王先生偕余點定刻成爲署序其說如此時康熙十八年大寒後一日

賀胡母朱太君節孝榮壽序

南郡胡孔志先生以碩才邃學來訓桃庠越明年教行職舉迎養其母氏朱太君序屬菊秋爲太君設帨令旦庠之諸君子推先生孝思將製錦以觴問序於予予戒夫錦文之藻而陋謏而鮮實也久不爲人言頃諸君子曰太君之壽非猶夫平常無足稱述亦非僅所稱賢媛列女備一節之徵已耳因出其節孝實錄相示予讀之卒業作而歎曰甚哉生不幸而早備困厄患難百折靡守正而不渝抑何生而全貞孝之大事迭聚世澤發祥仰在冠裳古今罕有而幽閨英蹤聳人聽聞此　朝廷所爲崇獎以勵風化表彰祇須吾黨之責其何能辭太君系出名族于歸名門無容贅言其大而可傳者太君年十八適文學甫美公作嬪冢宗克盡婦道十九舉孔志甫而歲甫美公捐館舍太君以煢孤故稱未亡人下撫弱息上事孀姑又侍孀姑事其祖翁姑貲盛之餘家道中落脫簪珥鬻織紝以奉甘旨

祖翁姑皆樹之門兒不獨爲孝婦且爲孝子不獨爲孝子且爲孝孫奕祖翁姑仰世後事皆其經理必誠必敬太君有焉無何形影相依朝夕弗離之孀姑又復見背於兵火流離之際病侍藥餌歿辦斂含青山遺恨黃土掩淚旻天不恤至此極歟逆亂兵圍城太君攜子謀依母弟先數日密縫其內外衣裳後與母弟同隱於亂被竹不屈罵不絕口烈慘創微淹然氣盡攜母弟相守次早復甦遇老蒼頭負匿山間乃免形勢窘迫孤兒嵌入遍尋得合謂非精誠感召神靈呵護所致耶是時孔志年方幼學太君作之傳

杼與卿晤聲相聞和熊畫荻又以母道兼師道至其敬上
恤下敦族睦里閭範家風處幾雉都有志今太君年六十
四冰霜凛凛何知千秋筆髮搖搖有如一日孔志中庚子
副車以明經振鐸章將變鼓中原大行所學文孫五車並
淵洊太君之食報於積而取償於漸正未有艾也頃寄東
方以太僕節孝 上聞旌侯旌表褒德由兹照耀江漢矣
予嘗謂天地清淑之氣純一不二賦於人陽剛為忠貞為
孝子為義士坤德為節烈為孝婦為賢母聯舉史傳生揚
甫之慚而豎巾幗之幟□□之道不難備歷艱辛嘗上

姊姑重慶白髮行役旅南迎近無間出虎狼之險全金玉
之身爲訓良以克昌厥後兼長斯夫如太君之盛若夫理
之至者數不能外人之定者天不能違太君之克享遐齡
神明不爽錄表長康欣賞樹之祝又有投菊之兆縣衛侯
總青而後决識余將舉觴母之侍爲數勞中子為始之慶
年水堤堤兼以爲太君頌可乎

同律堂序

從來作詩者因多言詩者亦復不少大要本之性情發爲
聲調淺深於學問而移易於氣運行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勝國弘正隆慶間北地信陽歷下瑯琊樹前後七子之幟
爾時已互相訾議其後公安竟陵以迄虞山壇坫重新攻
擊遞起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將誰使正之然而
千百年來源流本末淵承異同孰正孰變孰得孰失孰工
孰拙孰堅孰脆孰為不祧之宗孰為易改之質豈不洞若
觀火較若列眉也哉閩中新巷陳君以名孝廉來宰予桃
予養病山中雖列編氓亦屢將迎乃君不以予為不肖屢
枉軒車問得一聆緒論即其雅度超遥灑然於簿書盤錯
之表風雅蘊藉隱躍於字間未幾翔紐投閒以兩袖清風
留滯旅寓川廻峰映暮靄朝煙撫景觸吟積成卷帙巧于

點定下訪忽勤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焉清虛飄舉比於
風塵煙火則有間玉珮霞妝比於黍脂傅粉則有間敲金
戛玉比於布鼓木鐘則有間叶律生風比於壁響砌音則
有間性情正而聲調自逸學問深而氣運莫移又何間作
者言者之紛紛擾擾耶予於此道本無所窺或日成數章
或竟月不作一字嶺上白雲取自怡悅君乃欲問山中所
有則固未能備片石於他山也

劉子聖基詩序

風雅至今日幾於家自爲幟人自爲壘矣雖不敢謂荒莘
敗葉淵空紅目竊聽坫而蜀山渾書亦頗須商榷也此道
自黃娥白帝而後代有傳人相師也而未許相襲王創也
而未始不因謂如作新豐市雞犬各識其家者非也謂自
我作古去規離矩以致方不成方員不成員者亦非也予
紙墨雖多取供惟笑詩律之細拈筆之神竊比古人敢云
庶幾兒子天經天緯相勉於詩本家康頗仵父名然不敢
出專稾以問世豈其有監於樹幟建壘之非易易耶劉子
聖基爲山雁先生少子厚角岐嶷卓有父風予無心出岫

旋遭閒阻聖基雖數館於予未測所至頃歲歸來出所作
近古體相質且乞弁數語付之剞劂觀其鶚起駿騰風行
電埽取材多而用物弘始驚嘆曰予嘗戲山雁老蚌生珠
今始信之聖基勉旃坐而文於壁上覩鄉哲之影小後來
領袖有厚望焉

重修尊經閣記

成均及郡州縣學咸有尊經閣所以貯經籍備攷誦而其
意尤深且遠也邑初無閣創自明萬曆壬辰令阡平趙公
炳王之迄今八十年風雨傾圮棟楹僅存予始至念此太
退茲逾三載利頗興害頗除鬱者以舒憂者以甦民安其
恒業士習於誦求修學廢墜時未可已況其關文教者耶
爰減月用刮吊背之已朽材鳩工始事猗月未旬卒業仲
冬將杪輝煌堅好盡復前規夫經者道之輿也經不明則
行不修行不修則道不著經明行修大道充昭于以復古
治而仰贊　聖天子允升之猷尊之時義大矣哉而今以
往與邑人士思閣之所由建因思經之所當尊僚然於
有戒拘文牽義行戒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尊不以名
而以實閣乃可綠新而微功如徒日關軒補偽增新以侈

壯麗或購遺集散以美聽聞步昔人之後塵失制作之深
意則非予之所孤知是爲記昔康熙十年辛亥冬至後二
日

朝邑縣永定官馬碑記

朝邑衝途最巨者無過站馬一事往時養之見年繁費百
出又因閏月遞那積閒成歲先一年養馬次年催徵錢糧
方得領補工料借代漏卮勢所難免前後相仍積重莫返
予始至苦心調停更正見年收馬入廠歲省民間數萬金
迄今五年民困少甦前碑記之詳矣獨見閣逆之變官馬

無存遞相流補歷有年所亟欲盡正問之民而人心辦行問之官而無金無術項值三甲永應之初諸里祭義急公遵論不委於概縣規利於久遠俾予獲出站償清補往局永成官馬過此見年安坐而享無事之福焉歲事將畢里老請勒石垂後予慨然允從以著諸里老相與有成之美因思設首役民惟此與用除弊四字頗利何以興有興一利而伏一害者矣有興一利而伏數害者久更有者一行之以爲可今人沿之而大不利者矣總不如其不便於民者次第去之月易而歲不同不見利亦不見弊不見興利

止見除弊久之便於民者多不便於民者少上樂民安官家相慶民與官相忘於利弊之興除其以告無罪於上下思過半耳余除朝邑六弊其餘隨事規正者不與焉此物此志也並附記於此以遺後之良牧云時康熙十二年癸丑大雪前三日

書田母戒穫子受金圖卷

攷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霅川人南宋理宗景定間舉鄉進士花木翎毛師趙昌山水人物師趙千里俱妙難形容余偶購得田母戒穫子受金圖嘆其精絕而裝廣二分寸其

亦老健可觀卷首有金華宋景濂私記爲明初名臣所珍藏數百年遇賞不知經幾題跋因未可尋常視之也康熙十二年季夏日紫雒氏書

書璇璣圖卷

蘇若蘭作璇璣圖左右流轉皆成文章甚邁千古越八百餘年朱淑貞深思其故若心分解錄之尺幅并跋若蘭小像世異志同竟其然乎又越百餘年管仲姬遵其舊式臨摹精妙夫璇璣原圖既不得見而分解所著亦復湮沒無存三百年後得仲姬此圖若蘭淑貞若堪彷彿矣故并其

首目閨中三絕至卷後所續不知出何代何人書法工緻彩色至今爛然真名手也康熙十二年仲夏日紫雒氏識

書周蘇米蔡卷後

余於客春購得此卷卷後只與某君識有蘇黃米蔡之目而中無黃筆首幅周越跋懷素藏真帖二十餘字末截景祐年月用御書之寶初疑爲景祐御臨周越跋懷素搨藏真帖周跋行幅廣狹上下分寸字之肥瘦筋絡毫不異而無御書之寶然後知二十餘字并年月字即懷帖原本也此必御府珍玩用寶記識流落人間其藏真帖原本不

如存沒猶存此跋與蘇米蔡三幅若有神靈阿護矣若
夫黃而增閒概觀四家筆法各極其致朝粹四代年逾七
百名公手蹟充照几案得非希世鴻寶哉某年月日紫瀾
氏識

書韓陵碑册後

韓陵碑在彰德府城東北東魏溫子昇記高歡破爾朱世
隆事也字畫應有淵洛此蓋後來臨刻者否則碑在堅好
山靈阿護與但古蹟獨異耶考陳尚書徐陵奉使過碑下
讀之歎賞不置及歸陳主問北朝人物何如對曰惟韓陵

一片石耳子昇嶠之後王應裴云江左人文宋有顏延之
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子昇足以淩顏轢謝含任吐沈二
子之所以服子昇者至矣以今觀之文嚴而徑字勁而脈
名下無虛士二子豈欺我哉康熙十四年乙卯小寒前一
日紫瀾識

書唐碧落碑釋文册後

碧落碑有二在絳州唐初李訓等爲其母妃撰立一係陳
懷玉書此即鄭承規奉命書釋者也李陽冰嵩才尚氣自
猶其書後千年無可代而嘆此碑文法高古其爲異苑語

寶可知予于各場翠刻搜羅頗廣此與韓陵碑亦入篋笥
項年友趙玉譜入都見惠爲之一快康熙十四年乙卯小
寒前一日紫瀾識

書海內聲氣册首

不壓而走無翼而飛其惟聲氣乎是故銅山崩而鐘響應
桐魚擊而石鼓鳴理有必然無足怪者夫與天地並有之身
識而名利之碌碌甚于古[illegible]方各流交其相與往[illegible]
羽蓋付劫灰炬火中抱塔而抵所謂天涯一室萬里比鄰
猶往往而有也鄭簡所投分見爲[illegible]其要者登高聚散乎

蹟則裝潢入册兹在流寓消閒復題爲之題之曰海內聲
氣聊識其意如此康熙丁巳秋抄書

楚桃源羅人琮紫蘺著

李太公暨元配張太孺人合塋墓誌銘

予流寓陽城之白巷里公以既耄之年肩輿過訪矍鑠恭謹如六十許人為心嚮者久之又故長君石淙與余同時售秋闈雖楚晉異鄉有同年之誼因得數覲公杖履方幸典型在望不意僅一逾月而公遽捐館舍頃將大葬石淙孫持楊席山年伯所為狀以誌銘請不能辭謹按狀公諱一杜字齊賢號乗甫先世忠厚傳家曾祖重臺公偭授詩

官已擢乗豐重臺生竹菴公國廉以子貴累封中憲大夫竹菴生有吾公養蒙前辛丑進士歷官楚憲副子二公行居嫡長衆於累官之後貴盛珍愛鮮克由禮勢所易至而公資性純篤孝友無間言與鄉鄰處和平寡愕喜讀書不以世祿之家疎其勤苦補諸生每試高等晉撫軍按士之允肄業晉院公膺特選履次秋闈數奇不遇然里閭間無不羨公之才服公之行誼為作公子首稱云方有吾公之遊宦四方也竹菴公春秋高不肯就養官署公以冢孫留侍愛敬兼隆逮有吾公服闋赴補終於京邸公聞訃即日就道哀毀骨立還葬卒事情文俱備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矣公事曾恭人於孺人尤為周至訓誨嫡庶雍雍絕無許聲弟一桂失怙方幼公遵有吾公遺命析七箸取數寧嗇無纖毫私且勤勤訓迪俾獲有成以明經授縣令公之教也公翼翼其度秩秩其儀人所豔羨自視夬然濟貧周困惟日不足顏其齋曰耐辱門日執雌持下兒童臧獲未嘗見其傲色厲容故遠近親疎愛公敬公有加一日兩舉鄉飲大賓謙讓不赴令有篤行裕後之旌今壬子孫靜子舉孝廉振振不凡將與其兄若弟竟石淙兄弟未竟之志

而允大公之所為公壽耋且耄善飲能步行燈下作蠅頭小楷孫見曾立二十餘人濟濟膝下公且終日手不釋卷或焚香靜坐遇良辰美景與二三老友快飲清譚於戲若公者寧僅上黨人瑞已哉至於無疾告終悠然而逝殆所謂全受全歸者矣公元配張孺人為大柰田南公孫女及笄適公道事憲副上及封翁當李氏貴盛孺人以貴家女出其幽靜莊勤仰佐君子曾恭人於孺人皆愛重之憲副公即世後曾於無纖毫相軋孺人之力居多衣必履澣食無兼味閨訓閫儀方古賢媛何多讓焉公生於明萬曆十

五年丁亥十二月十三日卒於清康熙十五年丙辰十一
月二十八日享年九十孺人生與公同庚六月初六日先
公二十八年卒於清順治六年己丑六月初九日享年六
十有三卜今三月初八日吉時合塟於汪壁先塋愿祔公
之側子二長兆甲中壬午亞魁娶張氏大中丞鶴雲公女
也次應甲庠生娶王氏參政淑陵公孫女也兆應俱先卒
女一適戶部郎中前山王公孫男惟一孫男九曰兆甲出
者三烜庠生煜仰靜子壬子舉人嗣叔祖誥庠生曰應甲
出者六旭庠生㝉壆選埤昺俱業儒孫女四長適庠生楊

潤芳次適太學生劉振世早卒俱兆甲出次適張樹棠次
適曹詩早卒俱應甲出曾孫十一啓秀啓存啓芳啓儁啓
佑啓盛啓亨啓績啓第啓繼啓永玄孫三德欽德鑑德釗
而桃花源紫蘿氏爲之銘
銘曰行修於身既和且臧兮壽考令終彌流芳兮嵩大垣
大得全全歸兮斯丘斯祭沐日浴月之光兮子孫世世德
音鏘鏘兮

誥贈封楊母賈延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衣昔賈媼尚比英縱雖修短異數要以助成夫德遺行後
世甚盛事也余於兩孺人有感云賈孺人出沁水右族爲
賢公遠長女生具淑質年十五適我屺山年伯端靜勤愼
事舅姑以孝聞甫三載年伯遽失怙下帷繼晷弗計生殖
家漸薄孺人處之晏然中饋之餘機杼佐之荊釵帬布糟
糠無厭穿墉之譏舉案之敬庶幾近之迨年伯擢魏科銜
循良孺人雖不獲親見然雞鳴風雨不可謂非孺人有以
成之矣繼孺人而于歸於楊者爲延孺人年伯同邑文學
延公人秀女也幼敏慧遇事能决物務無巨細井井有條
理以此家日隆起從宦命婚時食指頗繁孺人稱量豐約

多所節省不致以口腹累民閒會號巖邑年伯以才望兼
攝山陰蕭山事三縣之民靡不謳思稱爲神君孺人之內
助居多焉世變滄桑年伯解組歸里高尚三十餘年里之
貴盛炳耀接踵并駕顯揚相形見譏分定而孺人以閨閣
之秀既無一語勸駕又鮮幾微觖望之心可不謂賢歟孺
人少舉二子賢殤卽謀置副室羅舉子女各一共撫育子
女也愛如己出一切婚嫁之具悉心經理視世之懷嫉蒙
妒度越豈直徑庭已哉賈孺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九年四
月二十五日卒於天啓五年三月十六日享年二十五歲

延孺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卒於清康熙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享年六十七歲子倢國學生娶　誥封詹事府正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公昌期女女字提督福建糧儲道按察司副使韓公璵子爲某延孺人撫長房女一適沁水縣孫公述祖子庠生世振將卜今某月某日合葬於本里之北山負某揖某余以屋山年伯命不敢辭爰誌而銘之

銘曰惟坤承乾其道靜正兮賢媛則之德音孔盛兮爲母爲修理齊於命分樂哉茲丘雲日昭映兮萬世子孫[illegible]衍慶兮

胡母楊孺人傳

人琮令芮得以屬吏事絅菴胡先生先生不謂人琮不肖官常之外時及詩文一日示人琮曰亡室生前備嘗諸苦矢志以殁某抱潘安仁劉禹錫悼亡傷往之痛思發其微若其爲我傳之人琮不敢辭乃取先生所著孺人行實按焉嗟乎李溫陵作初潭集首夫婦稱數賢媛足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觀豈不誠哉

孺人古雄州楊氏女小字慧貞先世多隱德父六嗣公以拜名題倅如仍刺并州俱有循卓聲孺人少喜讀書習小楷于歸之明年絅菴先生補博士弟子員下帷繼晷孺人紡刺佐之時復煮茗焚香不少倦性至孝事舅姑暨大舅姑誠敬備具宗族鄉黨無間言先生兩世承清白後尊人某公居貞不字弗事家人生計滄桑之餘未免屢空孺人蓬鹽布縷上奉甘旨曲盡雞豚俾先生青衫行意晏如也先生謁選天官孺人愀然不樂曰本欲與君效梁孟之隱今君行袞於華軒恐無以繼美前人夫豚王雖貴而太什不免此語得無負乎迨先生筮仕男之香山孺人謂親老

途遙願爾事高堂堂上人以瘴鄉萬里無內助不可強之行比至任香民桀刁悍逋公家賦相效以爲家軍需孔急鼓協徒煩孺人益以爲憂枕席有淅泣痕先生退食則又勉以加餐星霜八易夙夜分憂中饋一切躬親無不井井圖書鉛槧項細相需之物措據收藏各有條貫問則輒答取卽在前蓋先生理繁治劇治聲遠著惟孺人有以成之矣孺人悅澹薄不蓄私財姻戚中有替家者內妝皆[illegible]麗孺人將彩布帑絕不介意先生遷郡司馬將去香以代香民足逋額不獲既然孺人傾篋以助不過數十金計所

存帷珥簪一枝儲笥一指而已先生遘賦既足復牽率作
宜人念舅姑愈老圖返故園至浦口以長君病卒悲痛過
情兼以旅食維艱歸計莫辦徘徊哽咽鬱結成痾而宜人
不起矣宜人負姑舅之姿年僅四十有三懿行難更僕數
屬纊之先仲叔二君攜持孫枝環侍榻前宜人泣謂曰汝
父出山我即以爲憂今果生死相拋我死勿計於舅汝父
生平相敬[illegible]闇此有難爲情者出其將逝所叮嚀以
觀其志念[illegible]纏綿悉人子之情周於言表先生篤於伉儷之
念寄緘[illegible]風悲雨泣泮泮歟

贊曰人琮觀於世之所稱賢婦人者不少矣若宜人之孝
敬不匱順比孟光言成金玉佐夫子織錦烹鮮福祿漸隆
而善訴能書炳炳則則溫陵所稱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殆
庶幾焉若夫有子莪莪有孫振振圭璋特達則又長發其
祥矣

文學馬室龔塋贊

太行嵬巍沁水淙決毓鍾秀毓其人斯臧敦素披藻質文
俱芳森修松柏特達圭璋德隆淵蔚鸞翔鶴鼎莪莪振振
繼踵垂充日華月精食此丘園[illegible]億萬載長發其祥

贈馬驄千阡表

士未可以出處論也古昔勝流青衫白屋而悠然自得勤
修終身其磊落蕭疏之意有非貧賤所能掩者馬君驄千
性質岸特慷慨尚氣節敦崇古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爲
黌序白眉兵燹之餘家漸落之不屑生殖硯田自給里之
縉紳先生延致恐後受業者日衆咸斌斌爲少孤未修所
入孝養北堂每逝喪葬盡禮獨力不累其弟故孝友之稱
內外無間言揚沁潞給諫邑之望也與君爲忘年交其
以服膺者深矣往屢試輒不利丁棘闈絶無幾微怨尤形
於詞色詩文之外兼通書畫得古人筆法之妙更精釋典
與人談因果報應事娓娓不倦蓋君豈於才而嗇於遇既
託之貞草隸篆以發其鬱結之氣又深之制行飭法以浮
其入世出世之本年近七旬猶燈下作蠅頭小楷雖耳根
絶塵然神明不隔因可類見手不停披口不絶吟老而益
篤與下帷繼晷者無異居今志古君之生平大略如此君
諱馭遠驄千其字晉之陽城人始祖景輝公自高平赤土
坡遷於邑王村里之下佛本支蕃衍遂稱望族父驗邑諸
生樽學能文倜儻不羈卿先達頗推服之驄千有子二咸

時傷俗不欲令其以毛錐坂田亦翫脫之一班也君今正
康疆上壽可卜以余文足傳請豫爲表予謝之君曰古人
自爲志表者多矣相遇之難而將來數十年常不可知某
思附以不朽昌吾耶予感其言從之至君後所成就俟之
續筆 昔康熙十七年仲春月日

祭八蜡文

維 皇清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七月戊申朔日甲辰越
祭日辛未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知縣羅 謹以牲醴
香楮之儀致祭於八蜡之神前曰惟神王成百穀民命攸

關蝗孚彈丸於今四載年登歲稔實藪神庥頃蝻蝗爲災
所在見告乃而人邑境即有羣鴉逐食迅雷急雨旱爲驅
除職與合縣士民共賴神力但經飛來絕後此難量伏祈
尊神鑒職微悃默相孫穉俾獲有年尚饗

祭河伯文 癸丑六月初二日

維 皇清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六月己未朔日己亥越
祭日庚子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知縣羅某謹以羊豕
清酌香帛之儀致祭告于河伯尊神前曰嗚呼竊惟五嶽
四瀆載在祀典功德既昭感應攸捷故 朝廷隆重官民
敬仰若乃厤常喜新肆虐滋害夫豈神意自黃河經行內
地爲朝邑東西邊界往者忽爾西徙漂失我村庄十餘處
百姓剜肉醫瘡賣男鬻女包賠累糧積苦多年職涖任之
初荷上臺德意 朝廷洪仁准請豁除餘痛未忘哭聲猶
在職曾仰賣河伯祈返故道堅我西岸彼時水勢稍安以
蒙垂聽乃近年以來太平江家等社漸次崩沒兼月灌商
道意罹辜職等致禱河干備極哀切神若罔聞侵削未艾
目今民情洶洶寢食不寧已沒者憶丘墳房舍於鮫宮逝
近者慮安居沃壤爲幻局心傷背刺朝懍暮愁職身父衙

寄如聞太息一聆呼籲奚啻痌瘝承 簡命而神聽不回
司牧養而民依日失守疆圉而傾圮將聞職更有何面目
立於民上而恭奉神祀耶儻此方百姓積成愆尤或招因
戾惟神默鑒恕使自新若使縣令奉職無狀藉此示譴罪
在縣令豈愚何知神其顯示責罰無容傍及以明不私之
義職所甘心如其不然念此百姓無土爲耕無宅爲居誰
無墳墓遷移者泣幽魂於夜月沉淪者委白骨於鯨波忍
賜生全俯爲回怒仍舊貢而錫安靜之福畫故道而免老
弱之呼昭功德而示感應庶職與朝民心銘口頌勦篇

章而河伯之靈赫赫于古矣覬思河伯至仁必無殘民以逞之意若屬憑藉滋祟立祈約束惟嚴職同僚屬士民人等待罪水濱迫切披陳伏望神鑒尙饗

附祭河教

朝邑自黃河西徙漂沒村莊民苦包賠本縣蒞任之初力爲申請仰上體德意　朝廷洪恩概准豁除民困少蘇又水勢西注日侵月削本縣亦壯告虔請命河伯幸連年桃花礬山俱免汛溢新大慶關一帶岸基頗固乃近年太平社江家社等處漸次崩頹春日漳商道憑惻念災黎親臨祭禱本縣率僚屬士民陪祭河干目擊心傷臨風揮淚不料神意未回西齧不止淪胥腴於狂波毀房垣爲鮫宅此雖士民之厄實本縣奉職無狀不能感格之愆未可委爲河伯之不仁也謹齋戒止停訟刑擇次月初二日肅備羊豕諸儀躬詣崩齧處所迫切致詞仰懇濆靈爲此示仰在彼士民人等知悉屆期各執信香攜持老幼隨本縣共伸忱悃庶本縣之微誠藉士民之呼號而神聽可期矣

祭孫北海夫子文乙卯孟冬月

維某年月日門人某等謹以庶羞清酌香楮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吏部左侍郎事孫老夫子之靈前曰嗚呼觀閩弟子之哭奠其先生而爲文以昭告之也與凡哭奠而爲文以昭告之者異弟子幸遊至人之門親炙美備書紳服膺其哭奠而爲文以昭告其先生也與凡爲弟子而爲文以昭告其先生者又異是故文言之不如質言之也繁言之不如畧言之也孔子殁而有子輿氏倡仁義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秦火一炬典籍散亡漢儒附會而失眞遞代表彰而無力斯道幾晦幸傳暨有宋諸儒矻矻而紫陽獨集其成紫陽之傳註五經四書著述不倦良非得已然同時之反脣異世之操戈雲生霧漫識者慮焉我孫老夫子毅然起而任之宗程朱之正派辯陸王之支離參攷異同昭著得失於朱子晚年定論有考正於孝經有正文於六經各有參定其餘關係心術典章著述不可枚舉行年八十餘手不釋卷筆不停書蓋等身充棟之不足盡也紫陽而後紹尼山之統而集諸儒之成舍吾夫子其誰歸歟旣稱千秋正學矣不僅□□體而力行衛武庶幾好學矣未能稽古而正今吾師□□

嗚乎豈猶夫數端之善一二世之賢可彷彿而揚扢之者
哉其初筮浚儀也以聖賢之道治其民其入爲給諫中丞
也以聖賢之道輔其　君典銓政而引用善類辭軒冕而
揚播高風人倫物則之正允明俊偉之度謀篇纂辭陵班
俯而馬降亦龍跳而虎卧文言無當繁言莫詳則亦無容
列贊矣今天下上自　朝廷下逮縉紳僞學莫不各有哲
人景行而斗其指館舍也無論知與不知莫不流涕人人
不遺者德以至於斯也某等受業三十餘年立雪坐風如
覩河海之浩瀚如瞻日月之中天當此之際何能爲懷脩

山酒汾夫子弗歆惟是道統之傳學脉之正人之所以仰
瞻夫子抑夫子之所爲亟欲自明也靈其不昧將無首肯
歟人闓千禩哀豈常情泰山梁木之感小子輩今古有同
悲也嗚呼尚饗

神[illegible]公祭張安仲文

嗚呼士之磊落岸特抱負不凡以自命於世者既不能達
時獨處痼癖煙霞與草木同腐朽則必焜煌炳擢星馳電
埽駭衆人之耳目邁儕俗於顯榮曰此大丈夫得志於時
者之所爲也若夫跡界顯晦遇半汚隆長劍輒倚於天外
利刃終困於小割投閒置散庸夫披易哲人傷之惟先生
跡與遇之不常察才與品之定分固有彼此同揆擬議益
著者矣此吾輩於安翁年丈之逝於京邸不能無辭以奠
焉翁少而穎異長者令譽爲吾鄉名宿歲戊子舉於鄉一
時爲楚榜得人慶方謂自珩非一國之珍亦幟建中原之
表豈意屢厄甬宮就外翰於下邑遷博士於成均司事春
官未幾以微疾告列故園三千里嗣子幼弱筍蒙蕭然其人
者在堂弔者在戶索莫淒凉行路隕涕天之報施善人左
何如哉然而楚稱才藪翁能錚錚矯矯不爲時地所掩其

鐸中外端範者型得教本於身之義視一切以青雲濟啼
號之需者不啻天淵至其遲祀部務咄嗟立辦堂司稱詡
不置使天假之年當破格用人之際不次拔擢則其所成
就又寧尋常格則可相繩量耶翁詼諧爽朗笑謔解頤有
淳于髮倩之風又吾黨所敬愛而樂道者以翁之才之品
若此而就其已然推其所成就又若此悠游於中外之冷
署散職不鄙薄以墮功不抑鬱而傷志掌上之珠庭前之
玉振興允大成可預卜翁將含笑九原安庸以容死爲戚
天之報施善人信而疑疑而益信得志與不得志之間可

厠領而並觀也已嗚呼尚饗

代公祭張安仲文

嗚呼自古名多磨滅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爲夫所謂倜儻非常之人其居之於心而成之於世固非一格乃或文彩不彰與時俯仰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慕名高而衆悲嚴一不當則愁苦憤疾以謂非我所宜遇也此其人於當世之賢不肖爲何如耶若夫抱負不凡矣亦既崎乎困矣若乎外矣粲美珠於碧目辨選響於焦桐不可謂不錚錚矣方將已取世資故身通顯賁漢來風康莊騁驥勢所必

至理有固然無如東方苦饑昌黎作解甚矣夫器大而用小才宏而遇不足也消長之氣生濩落之感賢者不免寧是異哉惟是天今若人不能容道合者物不能紛造潜虛引循能稱分衆適達之識者謂之風天下事豈猶是以難斯人而有所爲而不能者以稱倜儻非常之人然歟否歟遂一二於千萬當斯稱而不愧吾黨於安翁張先生之歿不能不歔欷三嘆云翁壯登賢書屢困公車外內寓也經司存官小售不足以配才投閒置散不足以配德而翁之居官盡職高風嗣懷但不乖倜儻非常之稱然則翁之觀一身爲寄視一身之寄於官與一切之寄於太地夫豈常情之所可測識歟况乎本身彌後之樹森柴又有可深務而取者而吾黨於翁大志之未竟旅櫬之未歸欷歔三嘆泣下沾襟是猶未免俗情之介介也嗚呼尚饗

公祭黃無方文

嗚呼士負一節之長擅一端之美遂以自鳴於世世亦猶稱從而稱之驕强浮躁徑趨詭御致聲譽取青紫駭流俗之觀聽起愚蒙之推慕然而負咎靜夜遺議清議及至蓋棺事定和盤脫出此其人於當時之賢不肖爲何如以此

知偏才畸術之無足尚而雅質澄修廉隅自好篤志勵行終始一致者斷屬聖賢之徒未易數數見也公幼而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所爲制舉業原本先正雄渾軒逸屢試高等廪於庠孝行表表族黨無間言端方和粹數十年如一日外不能名以一節一端亦不能指其微疵小失以議之渾金璞玉耶雕碧匣劍耶嶙山之響而較器之水耶吾儕之佩服其生平浹洽於萎逝豈平常友朋之情誄訣之詞已乎以公之文章若此德行若此冝其厚孚天眷身膺顯榮乃屢困棘闈印歲進且不及待不幾疑積厚而報

觕㨾墜而取裔哉雖然士之尊於天下後世自有本末未可以退不退爲定論公豈與䠞弛浮游從遊説御者爭一日之末光且公之子若孫峩峩振振皆可尚因家不時之需則公之不得於身者自應得之於子孫文行可則奇考令終發祥無量公當含笑九原耶吳行芳耽者其亦可以無疑於天人之際矣嗚呼尚饗

惡木說

余避暑葉貞荊棘闢荒蕪於草叢中見小樹一本高不盈尺質貞石楠枝葉扶疎參差均停青葱其足乎蔡其形謂

可養之成材放花結實足悅覽觀兼供賓客乃登正苑盛以盆盎寒則防冷暑則防乾灑掃灌漑曾不憚煩逮至培植既固風露既飽逾月累年旁枝斜抽亂幹橫穿短長無紀妨礙成蔭蓋不復向時之故態矣或曰此鬼柳亦惡木也幾欲斬除回念舊意徘徊猶豫姑未忍焉漸至佳桂受其侵侮芳蘭怨其蹂凌窘行坐之步混庭堦之清於是挾持斧斤毅然於役棄之戕傾之際當之釜甑之餘諸設式祛舊貫頓復月閭疎影入遊空虛乃知君子之於物其始也擇之愼其既也審之漸不幸皆其要務未路難拖則忍之也戕屬而去之也宜速嗟乎十年之計莫如樹木今其初種之不倖如此天下事有大於此者其又惡得而不思哉

時文說示兒孫輩

取士之制鄉舉里選不可行於近代策論聲律沿襲易就揣摩易工惟八股一道盡天下聰明才技束縛於其中不熟習乎經書傳註性理大全則其旨不明不旁通乎二十一史諸子百家則其辭不傳不佩服乎左國班馬唐宋八大家則其氣不雄不暢自初學以迄大成自小售以迄巍

科皆出入於規矩準繩之中未可逐波隨流因陋就簡放蕩於規矩準繩之外所謂八股者自起講落題後爲提比自出題後爲中比爲後比爲束比小結其單行也起講宜嚴飭又宜絕斷題之前後提比宜反振惟反則傷下者變通之中比闔題後比題外生意取足本旨束比渾收通篇小結須氣足神完不可有首重身輕尾大不倫及重複錯亂不周不激軟弱諧俗字句杜撰詞調俗濫之弊其餘體格或三股或四股或五六小股股法宜變或宜遞出底不板而或散行亦須時出整比結則斷斷宜整惟記述宜

順也者曰氣或以學者斷論有子曰等者斷作起講其餘
皆以學者代聖賢口氣故戒致駕戒以後世語作聖賢語
前輩論之甚詳雖與時推移然薪傳不爽故勝國盛以
前爲元爲魁有一定位置蓋此道羽翼聖賢關乎氣運
滔滔不返必有雅心大雅之儒起而正之余嘗謂艾千子
先生爲時文中孟子非虛也近日時輩見各處督學們取
前列之文行卷房書選家眼力不到順情登梓之作不察
本末不辨黑白父兄教勉子弟諷誦以爲斯儘足以取功
名而八股正理先輩定論棄而不講曰吾以從時也夫文

猶器也雖分精麤而方員廣狹稜角機軸則古今無異文
猶緞綾布帛也雖分貴賤而尺幅長短經緯色樣則古今
無異文猶衣服也雖朝祭公私袖領繁簡時代不同而適
體稱身縫衽上下則古今無異文猶人也雖君子野人美
醜妍陋千萬里之內千萬里之外貌人人殊而耳目口鼻
手足爪指動止行坐則古今不異如時所云云何殊合方
員廣狹稜角機軸以論器合尺幅長短經緯色樣以論緞
綾布帛合適體稱身縫衽上下以論衣服合耳目口鼻手
足爪指動止行坐以論人哉仍以詩論詩之古體宗漢魏

近體一變唐代詩王今日不知爲變然韻必依沈約平仄
七言必調二四六稍細者並調三五五言必調二四稍細
者幷第三字調之不如此則謂之不知詩夫詩特我輩詠
懷述意習者消閑之務傳不傳付之度外尚有一定不可
越之格何况八股爲宋明以來時王取士之制乎余謂時
文不必盡泥先輩一科有一科之風氣一科有一科之佳
爲其卓見其故寢食於古爲俎豆不祧之宗者上也下
數人其次亦必講於體格而能推陳出新獨帶於[illegible]之
理時王之制與先輩所論列而後可若時所云云余不欲

觀聽不願汝輩泛泛於其中也其敬識之

最古園二編十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羅人琮撰人琮字紫蘿湖南桃源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集人琮所自定其云二編以尚有初刻最古園集二十四卷也然其初刻今未之見此集詩文則大抵以才氣用事曼衍縱橫者也

陸堂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六卷續集六卷（一）

〔清〕陸奎勳撰

天津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小瀛山閣刻本

予幼承父師之訓弱冠以還賦草雜文已充篋笥[illegible]
二叔父挚之入都既而從事閩關歸遭先公之喪春明[illegible]
若冰消矣癸酉被放饑來驅我犯寒復入都門爾時叔父官閣
[illegible]諸先達皆折節下交臺閣應制之文時時捉筆求其懸
國門而藏名山者什無二三焉乙亥冬月悵然賦歸適值忠翁
純一許叟蒼山慫慂學仙經年而通八脈三關究未能結胎則
由身無仙骨故也復遇天台老僧授以觀心訣靜坐匝月能如
黃山人前知自謂作佛有基無藉於語言文字篋中舊作盡爲
友人學徒携去所存者陸堂詩草數卷而已己卯仲春先妣張
恭人見背在喪不能讀禮借佛書以遣日秋杪閱竟首楞嚴乃
知自悟而修而證而普度學佛階級猶夫希聖希賢之[illegible]

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而皈命於瞿曇之教乎由是[illegible]
凡壬奇醫卜堪輿星相諸書靡不手批口誦勞勞者五六年但
可賛助談柄毫無補于身心殊自悔其用功之悞也年過四十
壹意說經辛卯初夏李巙使嶧山延課二子署中寓於經籍折
衷辨正於毛詩尚書春秋戴禮俱有成書將手輯易學夢見先
聖究論大易源流與夫作樂微旨心地開明顧吾齒則已屆知
非矣己亥庚子之交爲白撫軍近薇編纂西江志是秋舉浙榜
明年成進士改庶常簪筆承明極爲榮幸後以檢討充明史館
纂脩官四更寒暑成列傳十二卷乃謝病乞歸蘿隱黙易不復
動彈冠之興矣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當二十五歲
即抗顏作師舌耕者三十餘年既踰古希猶爲秀峰書院山長

日與諸弟子賞奇晰疑不啻良友之往復切劘也卯冬就養梧州易學始脫藁五經皆已行世所餘詩歌古文本無關於重輕張甥龍威婿沈荻廬輩願爲鋟版正續詩集外選存文集二十卷次第開雕嗟夫立言之道期於不朽縱不敢貿貿自詡亦無庸過自貶損也緬惟中年立志遠法孟子近宗晦翁祈嚮非不甚端惜乎能知言不能養氣能窮理未能居敬虛悟差覺可喜實功良用負慚然則是集刊行亦文勝而道不足者之流已爾安能成一家之言而免覆瓿之譏乎哉雖然文章得失寸心自知集中論事之文不及歐曾說理之文不如草廬敬軒而經經史緯自具鑪錘絕無所謂勦說雷同也者揆諸今代作家若長洲鈍翁類藁秀水竹垞先生曝書亭集亦可俯仰[illegible]間矣昔乾隆四年己未臘月當湖七十五翁陸奎勳[illegible]

衛武吉甫周詩人也篇什外無文章京毛服鄭漢經師也傳注外無文字天賦其材質有量而人之役其心力者易竭故兼難陸堂先生生今之世兼古人所不能兼以立言郁乎盛哉易尚書詩禮春秋之學出而吾奉之爲經神解頤折角者退矣古今體詩正續之集出而吾又推之爲騷將撚髭嘔心者卻矣最後自刪訂其文集爲二十卷寓書屬予繫以辭受而讀之滸滸乎其海乎騰騰乎其龍乎鑠鑠乎其星斗乎目炫心震而烏乎測之吾方以湛深經術微言精義者測之俄而議論敘事飈馳而霆擊老生宿儒舌撟而不敢下吾方以載籍極博考据辨證者測之俄而清思邅旨吐棄一切才人學人無所置其喙吾以高文典冊掞天華國者測之而幽而尋諸煙霞林壑樵[illegible]勿空吾以虛明超悟澄心見性者測之而繁而試諸[illegible]世濟物稽朝章條時務罔勿達吾測之以繩趨矩步謂其以法勝也而又或端倪變化猝然尋之不見其首尾吾測之以渾淪包舉謂其以氣勝也而又或羅縷切當如布帛菽粟之用吾測之以周情孔思謂其以理勝也乃今而後曰庶幾得之矣要唯斯文以爲已任夢寐通而心腑靈故蘊之也精以醇發之也閎以肆而猶自謂道不足而文勝夫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吾雖無以測之而有以知其行遠而傳後必也於是陸堂齒尊而言立蓋予晚而交陸堂自同入翰林見初月而卯月生於西之說談一雅而聆夏革之義白駒黃鳥之所以相次知其長於經同撰文稱旨受內殷之　賜而知其長於文同充明史纂修官知其長於史

聆予闓行以詩知其長於詩是時羣書未出也已不能以一端測又拜賜入雖知之而未盡也迨次第梓行其副墨而供予維誦則旣推奉如前所云矣至是盡讀其文則又有若今所云者雖測而知之譬猶跳蠹而望洋躍蝘而雲翔流螢而映列宿之光如之何其能序之耶乾隆五年秋九月年學弟華亭黃之雋

陸堂文集目錄

門人姚德音凝遠
沈人儀若韓
朱丕戭載之
史開基體仁
蔡以堂鵬南
張雲錦龍威同校
壻胡朝江
男　載紀
綸覆校

陸堂文集第一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受業甥　張雲錦　鐵珊校

賦

明志賦有序

志者心所之也先聖十五志學孟子以尚志爲士事范文正從而希之乃有志伊學顏之說豈非窮達因時挾持在已者與予半百年華慳於一第兼善天下才固不能修明遺經力猶可勉旣溫故以知新亦當仁而弗讓爰作明志賦以自勗焉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心之精神是謂聖不溯諸天教何以傳不宗諸聖志曷由定徒涉獵乎言詮等心源於廢井庶墳典之精研得汲古之修綆乃有佔畢生徒進旅退旅蓄疑在心離所致語曰先生身該乎六行迹超乎三坑道既通矣德旣成矣謂宜澤周寰寓化被羣生而豈修身潔已閉戶埽軌之硜硜乎哉先生曰吾無其命焉有其業宜安孔顏之貧匪慕巢許之節或又起而言曰人生行樂耳享身後之大名不若美酒一巵也搆名山之絕作不如卽席千詩也先生幼稱聖童艾作經師得其大意足矣何必焚膏瞑寫而做鑽紙之蠹爲先生听然曰吁說經之樂吾自知之耶與子陳其大略而斥去千古繆悠之辭昔者牲之蚩蚩與鳥獸伍庖犧氏作乃畫八物之象而爲六書之祖連山歸藏本乎農軒槃起耆策定名坤乾堯舜增加姬昌序焉旦

繫爻詞孔絕華編是則易綜十聖而不知者泥爲三聖之傳尚書之文有今有古伏生口授敎行齊魯誰與作僞白頭皇甫借勦說之八篇欲証明乎世譜詩分四家傳者毛萇魯亦請頌文不稱王大序小序嫁名卜商何檜魏之君公臣民無一姓氏之能表揚春秋褒貶專據一字公穀已非何況餘子未親炙夫聖門敢折衷乎孟氏曰史文之外自有竊取之其義夫春夏秋冬昊天之四序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四府也乃必繼之以禮合五行之生數者不徒氣運之謂蓋謂安上治民非禮無以紹唐虞監夏商法文武也兩漢以還三禮徒存高堂生之儀禮苦於難讀河間王之周禮强爲敷陳彼大小二戴記者猶治絲而紛且紜至若樂書附禮遺秦道喪世無伶倫我將安訪幸至聖之

降庭聞一語而心朗由八風之從律悟音聲之交唱從此發古樂之淵深匪但襲紙上之浮響於戲苹洙泗之微言厄祖龍之一炬茫茫長夜者歷千百餘年不復曙矣天挺濂溪幾聖之質太極一圖演爲皇極溯淵源乎二程集大成於考亭正羣儒之訛舛俾經學之昌明予弱冠之年汩於時藝壯歲而後猶耽綺語枉求仙而學佛悵岐塗之罔禪晚希進於儒林日孳孳而不已始晰其言繼徹其旨漸擷其腴久吸其髓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嗟夫士不通經奚尚文辭即使博物如張壯武天才若謝客兒有蠹螢䖶蛮之勤苦兼泰山北斗之師資不過務華而棄厥實舍幹而捸其枝者耳安能稱完人於兩間而闡斯道於來茲也與

述祖德賦 并序

昔康樂有詩述其祖德予南陸一支由高祖少司馬津陽公以名爵顯功崇德懋可以昭示來許者亦既上諸史館載在家乘矣雨牕偶讀謝句輒倣其意吮毫成賦辭曰

陸氏譜牒溯源田通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氏焉望於吳郡負哉烈公因遺愛以迎葬遂啓後而立宗烈字伯元漢時爲吳令既卒吳人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三國鼎峙四姓稱雄武略遜抗遜出揚州別駕續枝文學衡龍此江左之茂閥非殊方所得比縱也洎乎忠宣相唐世表大備贄爲齊望出侍郎雅枝蔡十葉之軒裳推慶國爲錫類綿瓜瓞於浙西析九枝而浸熾忠宣十傳爲慶國公子姓最繁有九枝散居杭嘉湖三府維我南陸從自鹽官值元季以蜚遁耽理學而鑽遡程朱之正路迴釋

老之狂瀾支祖子榮公生元末始居當湖鎭子孫皆以理學顯東隱嗣興且讀且耕麥壠之黃雲萬叠雞牕之白月三更蓋業不待勉而勤德不期積而宏矣七世祖東隱公躬耕積德五世祖武東公有桂聯云百畝明農婦饁夫耕春萬斛一經教子爐香杯水月三更我高祖之登第也當神廟之初載萬曆庚辰進士元氣未瀉庶政無怠占泰運以橐征寧藏器而有待初作牧於桐川慕希文之廉惠北鄉禁其爨煤水陽復其輸兌由仁心之感孚竹連擢以呈瑞初任廣德知州多惠政署中生連理竹以卓異陞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及瓜而代判牘西曹邢瑞之獄執法不撓邢巨瑞邢尚智繫獄有陰爲地者論成如律爰量移夫南銓旋監司於楚地清長沙之屯額息茶陵之礦議改南京吏部稽勳司郎中累遷湖南按察司副使當路議開礦力持不可事得寢稽覈長沙屯額侵占歲得糧三千六百餘石以助軍需已而府江諸猺恃險鴟兵華黎兩姓豬突尤獰軍久頓而糜餉徒滋累乎民生請撤師

徒容以計取夜半深入俘其妻子欲乘虛以出刼俄擒勳而誅旭旣渠魁之就殲請八寨之黨與陞廣西桂平道參政孫首誅扶仰槃花婆作亂府江震時屯土兵三萬五千餉不給力請撤去止留兵三千守荔浦密與總兵童元鎮定謀藪穢黨爲嚮導夜襲獲其妻子又誘韋敢出白馬冲刼獄伏兵擒之槃花婆亦授首餘黨猶而八寨皆聽撫播酋倡亂勞師大征八道分入如霄如霆時則銜兼觀察參贊戎機青蛇之囤攻圍者立破海龍之窟焚刈者靡遺雖假力於將帥賴帷幄之主持荷金幣之疊錫覺文恬而武熙播賊楊應龍作亂特擢湖廣上湖南道加按察使贊理軍務破應龍於青蛇囤賞賚白金米甸西江自右轉左祠武陽於爽塏建攬秀而岌硪救枵腹之災黎弛長河之蒲嬴加以蠲除門稅補苴宗祿停燒景德之磁改折京絹之局功德不朽乎章江尸祝猶留夫祠屋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改建萃丹專祠重修攬秀樓宗藩不給出存積銀十三萬以賑之大水民飢蠲南昌府門稅弛長河漁禁善政不

可枚舉士民德之立生祠於章江門內之西大街乃尹應天膏流馬戸就擢銀臺糾劾虎虜抗疏以廷諍命副貳夫圻父忽邱壑之縈懷羌辭榮而解組陞應天府尹兵部解馬舊係折色吏胥乘罔寺編審馬戶隊騰徹縣仍解本色僉馬頭勒榜禁絕之又爲奏免青冊就改通政使時留都多私鑄官幣壞格巨姦陰嗾喇虎橫行坊市白晝搶奪特疏糾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任兩疏乞歸時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也嗚呼泰昌短祚德陵童昏茄花委鬼擾亂天翻漆甚同文之獄冤深白馬之淪而乃智若申屠超然黨外哦詩註莊道亭心泰蹟者英之大年廼游翔乎仙界叨郵典於彤廷景芳躅而未艾林下二十餘年撫按七薦不起著有莊子選註等書卒年七十八崇禎甲戌歲俞禮臣陳子壯請賜祭葬幸傳家之清白以詩書爲燕貽覬達人之有後信圓蓋之無私我祖我父纘緌勿替曁仲叔而光前特參知夫政事祖未蒼公順治丙戌舉人任北直宣府推官父孝山公丙戌拔貢歷任貴州思州府知府叔義山公康熙丁未會魁己未博學鴻詞翰林山館

□□內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顧貌躬之愚蒙澤未湮於五世恐有負乎科名慎厥修而仰跂守傴僂之鼎銘冀流傳夫後嗣

圓明園賦 并序

京城之西十五里而遙有園榜曰圓明我

皇上以時駐蹕即臨軒聽政於茲非如離宮别館祇以奉宸遊翫物華已也臣瞻仰

皇居極其壯麗而制度儉朴於竹苞松茂之中仍寓茅茨土階之意夏哉

聖德誠爲超越萬古者矣不揣愚蒙敬獻斯賦賦曰

惟神京之乾位實燕薊之隩區山西峙而叠翠水東注而成渠地形爽塏物產豐腴異卉名材罕能悉數天開地獻此爲特殊

景運式膺芳園聿啓或仍舊貫松竹蔭夫穠陰更展新圖林壑擅其尤美高墉廣廈引般匠之法繩曲池層臺運工倕之巧指信鼛鼓之弗勝民悅來而如子

皇帝御極之三年大禮備舉庶政咸和爰乘秋令來遊來歌于宮珮委九校星羅道息纖塵愛曉風之披拂烟籠萬柳儼春日之淡沲緬維合宮有制創自軒皇衢室特開炳於唐代越姬周之尚文構明堂於泰岱既日覲夫羣侯亦布政之所在顧遊幸於一時非匝歲而亮采自漢以降簡策相仍建元雄略廣闢上林貞觀政暇避暑九成雖宮室之華美徒騁目於遊巡疇能即怡神適性之地而日釐夫國計民生瞻斯園之麗則倣內朝之規模鉤陳翼衛於左右北斗高映夫

族居公卿臺省均有直廬鐘鳴而抱牘假寐雞唱而啓事羣趨
宮門旦開賢良出入勤政之榜輝煌
御墨石欄間以紅橋長廊帶夫祇室乍翹首以悚心縱含毫而
難悉迤西玉泉流入苑牆滙爲瀛海涵澤汪洋際昇平而講武
龍犀舟之帆檣築五城以仡仡聳形勢於金湯我
皇一日萬幾所其無逸未明則預爲求衣當午而不遑暇食是
以物阜民安風移俗易在宥覃及夫八埏貢琛遠訖夫重譯至
若闡之命名義弘且深六合共仰夫圓曜中天普照以離明不
息自强體行者乾元之德日新又新效法者湯盤之銘豈徒探
釋氏之祕典悟妙諦於空靈而已哉小臣侍從弇鄙無文久諳
恩於湛露長跂仰夫紅雲比朦膠而獻賦恐有負於溫綸數

陳不足繼以頌言曰
元后立極亶聰明兮仁育義正純粹精兮駐蹕西園接天閶兮
雕飾不事儉德彰兮左圖右史愜
聖情兮訓飭臣鄰百度貞兮道繼勳華軼夏商兮含餔鼓腹胥
樂康兮麟遊鳳集呈庥祥兮億萬斯年祚無疆兮

夏雲多奇峯賦

大哉乾象雲沛澤以流行邈矣坤輿山含輝而奠定灝氣浮兮
元形畢應蒼霓幻出惟憑唐史之占聳嶂移來詎假夸娥之命
海蒸潤以從龍澤旁通而成民當夫林鍾紀度祝融司衡百卉
胎養萬象離明風南來而施爵日北至以寢兵騶保章之設職
辨雲物於長嬴始而乾門闢陽光積既縹緲以橫空遂輪囷而
排石燦燦流紅皚皚斂碧輕文燐亂分熠晃於僊宮細影參差
匝微明於日域試爲比類厥有殊觀獸蹲則朱鱗熠熠鳥跂則
青翼翩翩芝叢凝而元君徐至翠軿駕而王母欲前影帶其彩
擬錯繡之延厲光生乎白比孽絜之蟬聯宣城散綺之吟賦形
覺其未肯平原登閣之句體物訝其不全原夫洗盆玉女呼吸
可通觸石天孫膚寸而合高唐則陰黯朝行太乙則晴融晚納
由來山氣結五色之晶英此際雲容儼數峰之巀嶭或尖背如
熊耳或銳出如虎牙或角截牛首而凌厲或冠帶雞頭而攫拏
亂若抽笋聚若摶沙乍列塞山狀類唐而童頼旋堆海岫形隱
見而參差雖更僕以難數實駭矚之可誇若廼詩翁憶弟白日
彌修法掾懷親孤飛似寄隱華陽而却聘長自悅怡令豐隆以

乘車旁求佳麗西北之高樓可齊東南之飄風與會莫不布幽
景於自然而收妙繪於無意矧
皇圖之式廓握大象以當陽維慶雲之爛熳曆復旦而奉觴永
垂姬籙郁郁乎青色浮河載叶虞絃霏霏者黃氣遶堂願承日
以增麗仰在漢之爲章侍通明而鵠立紀雲瑞於軒皇

鰲峰書院落成賦以一道同俗承先啓後爲韻

極函者三道貫以一列聖遞演夫羲圖諸經集成於孔筆祖龍
灰冷膠西之黃老爭師白馬梵消江北之禪宗橫出邪說波靡
正路草萊濂溪遠紹乎洙泗喜弄月而坐風閩洛重振以考亭
儼開天而揭日顧以世好岐趨人耽小道綺年弄翰即想簪纓
白首含毫惟誇麗藻變褰中之士習仗斗南之師表嵩高二室

積靈氣以降神海納百川障狂瀾於既倒原夫壤錫無諸七閩之關律阨險敘開常袞三山之人物爭雄石標天寶臺踞釣龍丹青待月之閣長春水晶之宮然而酒釀茶香聊供遊屐蕉紅榕綠但助吟筇雖風流之未墜亦宦興之所同乃有今代儒宗
聖朝岳牧開府則蓮幕羅才清身則氷壺率屬行南國而敷政蔽芾甘棠效西伯以作人薪槱棫樸地闢熊氏之故基書院創自勿軒熊氏閩撫孝先張公重修院枕金鰲之山麓西連烏石獻翠如屏北顧螺江浮波似縠聚嵩陽之經史不談法器神光頒鹿洞之規條何羨羽流匡俗夫固仁義拓址忠信設屏咀六藝以爲藻棁飭五倫以當石承有猷有爲有守尚奧室之未造希賢希聖希天猶階級之可升堂較寬於禹縣樓比峻乎青冥勝工倕之運巧越離

婁之督繩時則奇英接席碩彥摩肩廚豐委積茶釋豆籩戩俶載鑽覓陳言之務去斯征斯邁怵他人之我先玉有待夫追琢木不棄夫曲拳正誼獨崇毋羊質而悅草藏書博綜可得魚而忘筌粵自松巖載徙竹林新啟叩蔡季通之學願與爲朋嘉黃勉齋之志娶之以子書傳委諸仲默秀奪龍湖道南賴有安卿祥鍾鹿水紹遺緒於勿軒闡義圖之奧旨天未墜乎斯文聖同揆乎此理荷大匠之陶甄盼後賢而鵲起自笑鶴不鳴皐兒惟株守能文何益妄希內史多才舊學漸荒難繼忠宣不負溫飽本非吾志還且讀書桃李盡在公門聞而額手負笈奚辭褰裳恐後破拔扶迅雷之鳴洪鐘任短莛之扣頻加澡雪際正學之昌期佇叶枚占贊文思於　哲后

萬寶告成賦以綏萬邦屢豐年爲韻 壬寅七月館課

庶徵休應有穀慶貽洵稼穡之爲寶兆福祉之恒綏寓內太和書紀嘉禾之同穎仁風肆訖史標麥秀之兩岐天道顯於物類
帝心軫夫民依時屆白藏柳星司旦川月澄而印千金風爽以吹萬田畯至喜詠多黍而多稌兆姓那居樂有年而有幹爲酒介壽馨逾元日之椒鼓腹游衢香勝雕胡之飯矧乃維
皇建極表正萬邦湛恩汪濊風俗淳龐靈星熒熒拱乎北斗農丈朗朗帶乎天杠固宜和風甘露之祥順成四海白粲香秔之貢帆集千艘幸際昌期興歌燕豫登熙熙之春臺沐瀼瀼之甘露賞奇遇況不慮居難樂道如回寧憂空屢願隨秋社扶村落之醉人喜逐耆年賜　天家之大酺夫蝦由天錫樂與人同雨

玉雨珠未足供夫衣食積薪積水直乎應於化工令百官而務納制三十年之通府修事和上理聿臻乎虞代重農貴粟前席詎論夫元豐惟
一人之有道召百福之如川鳴紫鳳於高嶺育青麟乎乘田芝草環池耿木禾而獻瑞華萼匝砌並迷穀以騰烟歲登太平穰穰者煥史書於兩廡時調玉燭蕩蕩乎難
皇圖之萬年

惜分陰賦以大禹聖人尚惜寸陰爲韻 癸卯三月館課

駒影常馳逸志宜汰維鉛槧之苦辛寧歲月之玩愒行藏安乎所遇不激不隨德業勉諸在躬可久可大道充爲貴任華髮之猶驕耆味堪尋歷瑣聰之明藹我思古人實惟夏禹祇台德先

善必弘取總師不怠能平地以成天在位克勤務協律而中矩
溯河洛之神功發金奏於龍簴書不云乎克念作聖展如之人
曷爲弗敬業中徒而無恒藝粗通而未竟好行小慧或耽博奕
之娛不務闇修但詡才華之盛豈知幼而失學壯不如人年半
百而無聞貽羞於世老將至而髦及長負此身縱視蔭以何補
笑秉燭之不倫颯颯秋聲助幽情於夜讀靡靡鐵體戒綺語於
嬉春既列士林惟志是尚周情孔思道曠千年陋巷簞瓢樂尋
一晌濂溪之風月長新鹿洞之琴書亡恙凌晨照勘蕗帶苔之
翻階徹夜咿哦詡螢飛之入帳况乎漏箭常浮蟻旋不息夸父
棄杖曦車之渴逐徒勞魯陽揮戈揄景之戰酣何益由進德之
無疆覺此日之可惜積分成寸類織女之機絲判刻爲分倍蠡

臺之巧曆凡以質謝生安力宜勉困桑硯時穿陶甓待運鏡不
磨而暫昏弩雖强而末鈍較臧穀之亡羊其間不能以寸幸生
際夫
聖代得借枝於上林文賦未工漫誇授簡史書可讀敢悞陶陰
日居月諸恐修名之難立夙興夜寐奉湶雪之良箴雖聞道兮
不早庶永保乎素心

頌

聖主躬耕耤田頌并序

臣聞陳八政者食爲先脩五禮者祭爲重自古帝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是以敬念農事親耕耤田誠鉅典也欽惟我
皇上躬膺曆數德邁唐虞庶政咸和百禮具舉届上辛而祈穀
諏吉亥以　躬耕時則七校颸馳九旂雲譪
聖天子虔祀　先農肅臨耕位司徒奉耜京尹進鞭葱犗服疇
而三推禮備青箱播種而千畝膏流繼乃登臺觀耕五推九
推秩秩有序後使者庶終畝焉是日也晴輪四皎纖塵不飛
山川增麗萬彙偕春蒸民依久切於
宸衷而重農即所以敬祀固宜休徵協應大有頻書普天率土
皓叟黃童莫不抃舞於康衢謳歌夫
帝德猗歟盛哉小臣愚陋忻際　昌辰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兩儀攸分九垓肇域作之君師錫福建極穆穆我
皇照臨萬方所其無逸揚烈覲光稼穡艱難民依倍凜三陽旣
舒淑氣來諗夾鍾應律榆雨欲零禮官諏吉遵典　躬耕耕臺

之南耤田膴膴遊北神倉粢盛所貯直廬周設司空戒塗虎賁
龍驤雷動煙驅乃陟農壇肅將芳醴乃詣耕位親勞　玉趾龍
口之犁黃絨之鞭紅旗徐引禾詞丕宣
入于三推佐者五九播厥百穀農夫終畝
聖容雝肅列侍寅淸晴曦卓午大禮慶成府修事和超三咸五
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雙岐六穗千箱萬倉是稱上瑞美於麟凰
黍稷薦馨惟孝之則民力普存惟仁之錫仁覆八埏浩蕩堯天
含餔鼓腹樂利萬年

內制

聖祖仁皇帝梓宮安奉地宮祭文

維雍正元年歲次癸卯某月某朔越祭日

孝子嗣皇帝御名謹昭告於
皇考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
皇帝神位前曰　玉座淸嚴霜露感深於秋杪　橋山葱鬱雲
霞瑞應夫天長展吉旦之明禋森陳鑾衛奠萬年之　安宅永
閟珠襦銜恤靡窮抒忱莫釋欽惟
皇考德配天地道冠帝王至聖至仁兼任　君師之統允文允武
弘宣守創之謨貫元氣於春夏秋冬六十載猶然號業播德威
於東西南朔千百國莫不尊親禮樂政刑事事咸昭典則飛潛
動植物物各遂生成方集慶於鳳鳴忽興悲乎鴟語邇自　升
遐而後罔非哀慕之時燧改榆煙奉玉衣於　享殿寒驚雁唳
攀　龍馭於幽宮卜日既臧同軌畢至撫山阿之風樹恨抱終

天泣川水之逝波目迷長夜於戲恩深　君父竭誠敬以難酬
禮備　山陵緬音容而如在淑氣蜿蜒於大隧松蓋承雲祥光
掩映於層城芝房繞砌肅將牲醴虔告几筵伏冀　聖慈俯垂
歆鑒

大行仁壽皇太后小祭文

維雍正元年歲次癸卯六月某朔越祭日
孝子嗣皇帝御名謹率諸王貝勒大臣文武百官等致祭於
皇妣大行仁壽皇太后神位前曰竊以凉德奉侍　慈闈訓育
深恩同天罔極尊養弘願與日俱長正期多福誕膺太年永錫
詎意竟遭降割奄忽　升遐六宮靡所瞻依萬方同其悽愴緬
懷　懿德至聖至仁佇想　慈容可法可則祗事
皇考無間終身哀慕　山陵不忘俄頃是以心積憂而難釋疾乍
發而已深醫藥罔功禱祈莫應　寢門雖啓遽失承歡宮扇猶
傳旋虛上膳孝含視殮痛不欲生搶地呼蒼泣繼以血悲帳幄
之徒設睠色笑以無期集蓼彌辛茹荼倍苦謹以粢盛牲醴初
陳饋奠之儀慟告几筵五中摧裂伏祈　慈眷俯鑒哀忱

大行皇太后初祭文

慈顔莫覩難酬鞠育之深恩　神爽如臨肇舉薦馨之舊典
龍輴在御思返駕以無期玉饌空陳緬含飴而永隔盈懷淚漬
銜恤心傷欽惟
皇妣大行皇太后道配乾行功符坤載備含弘之至德化洽宮庭
播中圻之芳規恩孚遐邇力行節儉寧惟綈練爲裳秉性寬仁

每以詩書作誡克勤克愼祗事
皇考者垂五十年止孝止慈仰贊　母儀者徧千百國乃猶　聖
不自聖謙而又謙　徽稱之盛典頻辭敦請之孝心彌切藐躬
凉德重荷　慈恩方期永保遐齡詎意忽升　仙馭寢門斯在
頓失承歡豐席徒陳永虛上膳羲輪如馳驚阜月之俄終孝叓
已移燴炎威之倍酷四海遙同遏密六宮失所瞻依集蓼含辛
嘗荼至苦於戲憶庭闈之定省曾不間於晨昏啟幄殿以悲號
終莫親夫色笑初陳牲醴虔告几筵伏冀　聖慈俯鑒哀悃

大行皇太后大殯引祭文

夙髮遠移葱鬱之佳城待啓　龍輴夙駕冥漠之神路靡依漉
涕雨於青郊音容不再起悲風於丹阜儀衛空陳敬薦馨香用

伸哀慕欽惟
皇妣大行皇太后順體坤元祥開泰祉邁蜀山之盛軌德懋承天
嗣京室之徽音恩隆逮下溫恭肅愼垂　懿訓於六宮節儉慈
仁式　母儀於萬國痛自　升遐而後罔非銜恤之時秋氣堪
悲商飈愈慘　敢宮設幃猶咫尺之不離　陵寢依山邇迢遞
而欲發森陳綵仗感咽滋深肅展　靈輿攀號莫逮於戲六紼
首塗引轜車而即遠百神環衛擁飛蓋以如臨目斷川原心摧
祖奠追思疇昔冬溫夏凊以無違慟念今茲地迥天高而永隔
陵修牲醴伏冀　慈歆

陸堂文集第十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一卷

平湖　陸奎勲　坡星著
門人　郭世昌　星來
弟　士熊　覲旂同校

內制

敬敏皇貴妃諡册文

職贊宮闈綱椒塗之淑範禮崇位號揚彤管之清芬宜賁徽章
用昭彝典
皇考敏妃張雅氏秉性端純禔躬祗恪助宣宮教夙茂賢聲垂玉
琡之芳型衍金枝之餘慶瑤光永閟曾衆
聖祖一字之褒組帳空陳彌念中闈四德之備匪由追贈曷著
徽音謹以册寶加諡曰
皇考敬敏皇貴妃於戲令儀未遠久膺翟茀之榮惠問常昭載晉
龍章之秩芳流金石光賁泉宮謹言

定妃册文

德著懿恭贊坤元而助順禮隆封號宣巽命以揚庥慶溢椒庭
光生金簡
皇考定嬪瓦劉哈氏秉性安貞持躬淑愼佐璇宮之禮教順以承
乾凛彤史之規儀柔能法地久嫻嫕則彌矢敬勤之心肇慶天
潢允協臧嘉之頌匪由　顯號曷表　芳型謹以金册尊爲
皇考定妃金鏤華函佇休徵之洊至蘭馨椒殿知福履之攸同謹
言

密妃冊文

範著蘭宮倍坤儀之克贊典隆寶冊仰頋順之多祥肇慶彤闈式昭懿德皇考密嬪王氏性秉粹和動嫻禮法應星垣而作輔順德承天佐壼政以端型安貞法地惟謙受益在貴能勤播令譽於管彤諧均芳之棣萼宜加顯號聿表徽音謹以金冊尊爲皇考密妃金書煥彩昭惠問之川流椒殿凝香慶純禧之山積謹言

齊妃冊文

制曰朕惟化理肇自閨門令儀是式功容稟夫圖史禮秩攸崇錫以綸言光茲懿典咨爾　氏秉性安和持躬淑慎克嫻內則丕著芳聲納順罔愆合珩璜之矩度服勤有素膺褕翟之光榮茲仰承皇太后慈諭以冊印封爾爲齊妃爾其益懋溫恭尚祇承夫嘉命彌懷謙抑庶永集夫繁禧欽哉

封和碩淳親王冊文

制曰分頒寶玉誼最篤於展親寵錫介圭情倍殷於同氣建維城而作輔瑤牒增輝渙大號以酬庸銀潢衍慶光昭國典式序天倫咨爾允祐乃皇考聖祖仁皇帝之第十五子朕之弟也賦性和平持躬謹飭恬居邸第早彰敦厚之風恪守藩垣克勵靖共之節宜優禮秩用賁徽章授以冊寶封爾爲和碩淳親王永襲勿替於戲慎毖威儀尚居謙而戒滿勤修德業宜樂善以希賢期素履之無渝致令名之有永祇承寵命用迓洪禧欽哉

封多羅果郡王冊文

制曰典隆錫爵肇膺桐葉之封誼篤展親倍衍銀潢之慶樹作屏之雅望玉牒增輝侍分土之殊榮龍章煥彩聿昭成憲式序彝倫咨爾允禮乃皇考聖祖仁皇帝之第二十　子朕之弟也性度冲和天姿聰敏祇遵聖訓既恪慎以居衷克勵躬行復精勤而敬事爰稽茂典特沛恩綸授以冊印封爾爲多羅果郡王於戲育德有基尚顧名而思義秉心克斷務持滿以居謙慕親賢樂善之風懋謹度求章之美永綏福祿用固本支欽哉

恪靖固倫公主冊文

制曰銀潢毓秀誼最篤於本支玉葉敷榮情倍孚於同氣式昭闓德申錫殊恩咨爾恪靖公主乃聖祖仁皇帝之第六女也秉性安和宅衷淵靜早嫻內則揚淑慎之休聲下嫁名藩著肅雍之令範宜膺崇秩爰沛新綸是用封爾爲恪靖固倫公主錫之金冊謙以持盈益懋柔嘉之譽貴而能儉恒增戚里之輝勿替芳儀永綏介福欽哉

一等公額布根誥命

制曰瑞毓宮闈溯發祥之有自恩加戚畹期錫類於无疆肇膺茅土之封用顯褒崇之制爾額布根乃

仁壽皇太后之曾祖父也生際昌期系推望姓叨禁庭之撫育遐
啓雲龍預樽俎之謀猷業貽弓冶聿求世德璇宮之毓　聖源
長丕振家聲麟閣之展親澤永樹百年之堂構緜累葉之簪纓
宜沛綸言式昭慶典茲特追封爾為一等公錫之誥命於戲報
功崇德冠五等以揚休礪山帶河歷四傳而衍慶加茲寵錫尚
克欽承

仁壽皇太后曾祖父曾祖母合撰碑文

朕惟國家推恩之禮首重勳庸朝廷錫類之仁尤隆懿戚矧祥
源之肇發宜渥澤之頻加匪勒豐珉曷昭鉅典爾領布根乃
仁壽皇太后之曾祖鍾奇望族啓跡昌時荷撫育於禁庭抒忠抱
義贊謀猷於帷幄說禮敦詩預麟閣之恩光簪纓濟美溯　璇

宮之自出茅土褒封爾傅查氏作配高門克嫻內則言容交飭
允協度於珩璜淑慎罔愆堪垂[illegible]於蘭畹惟含章之有美詒謀
永裕乎後昆洵積善之慶餘福祉特鍾乎
聖母凡茲懿軌並合追揚恩由教本而隆禮必緣情而起既薦馨
於雕俎寵多生輝爰表式於松銘泉壚增色於戲賁命齋煙彌
著雲臺之駿烈龍章璀璨愈流彤管之芳徽俾立穹碑用光奕
世

內大臣一等公舅祖佟國維祭文

國有重臣惟忠貞之世篤身為懿戚猶祇敬以日嚴是以勳紀
旂常歷歲時而未艾典崇秬鬯思故舊而不遺爾佟國維戚本
椒房盛鍾嵩嶽居心粹白行己恪恭贊內府之謀猷膺上公之
爵命
皇考倚為心膂鑒厥忠誠而能秉翼翼之小心致齊齊之令譽蹤
躬善道端在持盈種德高門長留餘慶毓璇宮之　聖質垂彤
史之　母儀爾復有子象賢為國柱石與聞　顧命丕著勤勞
洵流澤之孔長由詒謀之素裕乃日月如馳已歷四朞之改火
而泉壚永閟尚虛一卣之酬勳爰命虞曹修理墳院飭培封於
馬鬣戒翦伐乎松楸茲者增設祭筵用光朝典於戲賁以恩綸
慶永緜於麟閣崇茲禋祀寵特錫夫雲罍歿而有知靈其來享

一品夫人覺羅氏祭文

國重懿親助順必資夫閫德代欽淑範推恩宜錫以褒綸彤
管之貽芳敕容臺而報祀惟覺羅氏乃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溫穆崇天育聖章皇后之母鍾祥華胄作配
高門淑慎性成協珩璜之雅度敬恭德備昭圖史之令儀是以
善積厥躬啓　璇閨而集慶澤延後葉表蘭畹以流徽
皇考弘錫類之深仁篤展親之厚誼典隆賜葬禮備飾終朕丕紹
鴻基睠懷椒戚表揚懿德既刻篆於貞珉寘錫恩榮爰薦馨於
几席於戲牲醴具陳覺微音之未遠絲綸特賁庶泉壤之增光
靈如有知其克歆享

原任大學士圖海祭文

國資良弼紀勳績於旂常禮重明禋萃芬芳於秬鬯惟嘉猷之
未艾宜特典之攸崇爾圖海秉性忠貞持躬恪慎久宣勞於政
府碩德咸孚頻奏凱於師中遐方式靖功高不伐業廣彌勤洵

文武之兼資爲國家之元老
皇考優加禮遇洊錫　恩綸旣封爵以酬勳仍易名而致卹朕丕
承大統眷念前勞特施異數之褒崇加晉上公之寵命隨敕虞
部培爾佳城載設祭筵聿光彝典於戲德必追崇俾澤流于封
樹功宜報祀爰寵錫以尊彝爾靈有知尚其歆格

原任大學士阿蘭泰祭文

功高翊贊垂青簡以流光德重老成賁紫綸而追卹惟典型之
尚在宜恩禮之有加爾阿蘭泰賦姿純穆立品端凝奉職樞曹
樸誠自矢陟班卿貳敬慎靡愆迨膺密勿之司益勵匪躬之節
事持大體咸稱容德休休議集和衷彌見小心翼翼世際昇平
之運贊機務者十年家傳清白之風守素履如一日篤忠貞以

啓後因勞瘁而卒官
皇考鑒厥盡忱優加賵賻昇文清之令謚晉宮保之崇階報祀之
典隆瑀飾終之禮備矣朕纘承大統篤念前勞將以風示羣僚
謂宜特加異數几筵肆設殽核維馨於戲績紀旂常想當年之
風度恩頒綸綍膺沒世之光榮靈其有知尚克歆享

衍聖公孔毓圻初次祭文

道備師儒澤承延於後嗣禮崇報祀恩倍篤於老成克著象賢
之休聲宜膺飾終之盛典爾孔毓圻胄邦毘族闕里華宗綿世
德之流長敦詩說禮荷國恩之洊被覺世牖民行已樸誠爵雖
高而不伐居官恪慎齒旣老而彌勤朕躬紹宏圖心儀丕教崇
萬世之師表晉五代之王封爾以泰謝來京馳驅盡瘁方期弗
藥有喜獲享遐齡詎意厥疾不瘳奄歸長夜良深軫惻用沛恩
施敕代奠以致哀議易名而追卹兼營窀穸肆設几筵於戲啓
後光前洙泗之淵源可溯酬勞眷德綸綍之錫命常新禮備哀
榮光增泉壤靈如不爽尚克歆承

追封關帝三代祭文

皇帝遣官某致祭於　關帝之　曾祖光昭公　祖裕昌公
父成忠公曰秉兩間之正氣毓聖有基冠五等之崇封推恩及
遠絲綸誕賁俎豆常新惟公系本夏臣派分晉邑溯淵源於奕
葉知善積而慶餘啓忠義於後昆能庇民而福國宜加隆禮用
示褒揚三代俱錫以上公千秋特崇夫報祀於戲神聰明而正
直有開必先德蓄積以輝光克昌厥後國典由茲鼎舉人心足

以振興旣荷殊榮尚其歆格

浙江提督署都督僉事楊長春祭文

宜勞彊圉臣子報國之常經寵錫絲綸朝廷酬庸之令典緬壯
猷而如昨宜恩澤之洊加爾楊長春矢志恪誠賦姿英毅早承
世蔭分典禁兵自副閫而總戎旌旗色改復移鎮而作督江海
波澄方期久屬以一方詎料奄歸於長夜良深軫惻用示褒揚
爰命禮臣聿申奠饗於戲抒忱盡瘁難忘保障之功念舊推恩
特沛馨香之薦爾其歆格荷茲寵休

碑文

朕惟封疆寧謐尚資將帥之材綸綍輝煌用表勤勞之績生前
旣旌旄承寵身後則琬琰流芳凡以昭國恩勵臣節也爾楊長

者誠蕭韜畧資秉赳桓早克紹夫家聲久宣勞乎禁旅分麾京口嚴紀律於師中關閫江西息烽煙於境內遂移浙省之節鉞特晉提督之官階方倚壯猷俄聞徂逝軫懷殊切涯澤用施予優諡以易名勒豐碑而表範於戲馬鬣叚封侈成勞而追卹龍章日麗加異數以酬勳荷茲光榮垂諸奕禩不亦休與

序

恭擬

御製千叟宴詩序

國家郅隆之運必始自法宮誕于褒禹積累涵濡廣博悠遠然後太和洽而雅頌興皋初之臣颺揚浮麗人皆上壽顧史冊所紀不詳自有虞氏上庠以養國老下庠以養庶老三王遵而行

之蓋未有遺年者雖用饗用食衣縞衣燕不無異制而立愛立敬教孝教弟之心四代同揆禮經所載可攷而知也朕躬膺天眷在位六十有一年壽屆古稀罔敢自逸在廷諸臣皆老年學鍊贊襄治理因念時値太平之不易君臣相遇之爲難旣殫勤勞寧忘燕豫擇於首春之吉弘開養老之典凡滿漢大小臣工年過甲以至耄耋者得一千三百餘人錫宴於乾清宮階前設席命坐酒行三爵飫以香秔庶合周人兼用燕饗食之禮爰唱一詩以紀其事廷臣賡和漸次成帙題曰千叟宴詩夫三代以還漢唐令辟如永平間亦嘗躬親袒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開元中仲春賜臣下酺宴於興慶宮賦詩非不可云一時曠典而人數差寡恩澤未周以今方古殆有過焉然而稱詩之意豈

徒用以揚詡治化流傳汗簡而已哉將使遐邇臣庶體予一人敬老尚齒之心事親則孝事長則順先王之至德要道風行四海兵刑自此靖禮樂自此興則夫歌詩之作不於國家郅隆之運大有造乎洪範中五之疇曰皇建其極斂福錫厥庶民益福必斂而後錫也五福以壽居首壽國壽民乃成其爲仁者之壽斯則願與在廷臣僚永矢無斁者已

九經考證序

昔者竇攸識鼮鼠而世重爾雅劉子政識貳負而世學山海之經艮由一物不知儒者所恥雖騶車雖異不廢研稽矧夫彪炳兩儀匡扶宇宙若九經者功尤鉅矣夫窮經之道有二宋儒著述往往得其大意句櫛字比則推漢註唐疏然必象數名物訓

詁精詳而後可悟厥指歸此所謂由博返約聖門之學適異雜流者也世有愚而自用者杖杜伏獵吟口貽譏固無足論間或負賞英敏冗鈍爛墨徒役役于茶經酒譜貴以經學則畏難而不敢任嗟夫秦火肆虐漢代網羅如此其艱爾時嗜古者殫心竭力甚至削荆以書塋星而讀今則經明紆紫上旣以之脩厲學宮而且巾箱善本觸處風行不假殺青自供尋繹顧乃承訛襲陋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何其暴棄若此與青壇吳先生向刊朱子論文一書闡洙泗之微言以砥狂而啓瞶其有裨于後學者不淺近復撰九經考證大則三綱九法凜若嚴霜小不遺夫蟲魚卉木專門授經之士可挾此以爲格致先資而鴻儒碩學無難於石渠虎觀辨析異同鼎則解頤雲則折角孰謂古今人

不相及哉

陸堂易學自序

周易以卜筮幸存商瞿子木所傳與夫漢代易說其湮滅殆盡惟焦氏易林京氏易略尚存然與周易不同道矣費直而下康成小有發明而亂古易之次今所行王韓註孔氏疏皆彼善於此者爾宋濂溪周子作太極圖說易之大原於是發露邵子皇極書主數程子易傳主理至朱子本義則玩辭玩占兼盡其道厥後雲峯善釋辭雙湖善言象皆足羽翼朱子者也予少歲學易但記其辭中年潛心卦象漸有悟入之處乃徧覽先儒易解究未有如朱子者夫他人讀易憑己之口而讀之予之讀易借賢聖之心而讀之始由朱子本義知有孔子之易繼即孔子十

翼知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九聖人之易得力祗在說卦一篇而足該全易之旨人知天地定位章為羲卦之象不知坤以藏之章為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為連山象也又不知商之歸藏本于神農夏之連山本于黃帝也人知畫卦重卦皆由伏羲而不知蓍數起于黃帝乾坤八卦之名亦起黃帝也又不知屯蒙五十六卦名增加于堯舜時也人知文王有彖辭而不知文王序卦之妙也人知周公有小象而不知說卦傳中凡言乾坤八卦之象皆周公所集成與夫象傳之上下兩象亦本諸文王周公而非孔子所自取也既得其象於意自達於辭自通書作於康熙癸巳臘月入道化成之年也成於乾隆丙辰臯月飛龍在天之歲也更歷二紀口誦心維晨書暝寫竊幸天假之年得以聚精會神撰此一家之言質先儒而待來學豈非拙叟之樂事乎且夫易之為書微顯而闡幽彰往而察來二語盡之矣顯微幽明其理一貫予識之已及者也彰往察來非著數不為功書中雖載古人筮占大畧數學未精而耄已及之矣神而明之願以俟後之君子

今文尚書說自序

伏生者故秦博士以尚書二十八篇口授齊魯間孝文府命掌故晁錯就其家問其書伏生年九十餘言不可曉乃使其女傳言而錯以隸字寫之故曰今文尚書也予嘗謂伏生於書功宜金鑄惟毛公詩詁庶足相埒而非二戴記禮所得比倫今文書有二體其體正而辭顯者如堯典臯謨禹貢洪範之類文章極

則內聖外王蓋大學中庸所自出也其體變而辭晦者如盤庚大誥多士多方之類無句不拘無字不險然循繹其義脉絡貫通亦千秋絕作也考工記有其傳而味已薄管韓子書有其峭而術多畸矣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率文從字順時代之近不辨自明朱子於易有本義毛詩有集傳而尚書獨無定本豈不以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强通而今文古文亦有難為去取者與九峯蔡氏承本師之命殫一紀之功撰成書傳六卷曰欽曰中帝王之心傳固能洞燭其原兵刑禮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莫不闡發其蘊小而訓字義釋名物曲盡心思誠可與易本義詩集傳鼎立於學官矣惟是禹貢黑水三危之屬生長南疆未由攷訂洪範中以五事配五行意在破劉氏曲說故專

互相生之序不兼相雜之序亦免後人滋議也雖然是烏足爲蔡氏累哉昔者鄱陽董氏鼎廬山陳氏師凱皆於蔡傳之外別有發明予爲今文尚書說博採先儒間附己意非敢與蔡氏立異亦取法乎董氏陳氏欲使九峰集傳成爲盡美盡善之書而無纖毫可疑之處斯已爾至若古文尚書眞僞錯出蔡氏並爲訓釋已屬厚幸予無暇爲之叅稽但本子朱子之意作古文尚書辯二篇附諸卷末云

陸堂詩學自序

陸堂詩學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癸巳十月䈎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巳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絃詩

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即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即歌也歌必有賸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多而其可轉忌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亶其然乎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鐃歌之妃呼豨收中吾正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鐸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於絃者由是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亡國亦有詩以其久托於音也鄘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不勞肄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妙於言詩雄雉之不忮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覩作者大旨以爲去取先後孔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後能特其聲入心通於師摯琴襄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惘惘鑿空

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服鄭諸儒之降王進晉種種陋說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訛解惑者唉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牆心領聖人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眞見焉今者予識稍進輙覺從前說詩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留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辯久之終無由默契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脣齒喉舌具而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

魯詩補亡自序

班固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藝文志云魯詩最爲近之子謂申公與楚元王交同受詩於浮丘伯焉得爲魯詩之祖昔者孔子雅言之教首在乎詩不但子貢子夏專門名家顔曾七十子之徒莫不心知其義至子思孟子其傳益廣此魯詩之嫡嗣也魯卿中若孟孫蔑季孫行父叔孫豹父子皆長於詩可爲鄭七子晉諸卿之先路焉隋經籍志云魯詩亡於西晉蓋自東漢而毛學盛魯詩微奚必至西晉哉明鄞人豐坊僞作申培詩說子貢詩傳與魯詩世學紕繆不可勝摘彼其學術淺陋且不知漢史所云申公無說而豈足以惑世誣民耶予故爲魯詩補亡一書自四子孝經春秋內外傳二戴禮荀子又由史記下訖家語終以兩漢魯詩源流及所引孔子論詩之說上下凡二卷

夫言詩之法或斷章取義或知人論世孔孟兼斯二者而斷章取義尤多漢後習毛學者必序其詩作自何人因乎其事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惟能斷章以取則其義無窮亦猶易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可泥乎一人一事也於戲聖門言詩之妙是書足以窺尋矣即申䈞高魏之學至西晉而澌滅殆盡其又何傷

王豐川春秋原經序

秦人焚書尤惡列國之史故周易以卜筮得存即詩書三禮遭出於灰燼之餘而孔子春秋毫無影響漢後以公穀左氏立於學官摘出三傳史文尊爲聖經此亦無可如何以是爲補苴罅漏實無當於孔門春秋之教也戰國時莊周荀卿皆曾見孔子春秋者莊之言曰春秋道名分荀之言曰春秋善胥命非不胸有灼見然總不如孟子所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云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說春秋而主乎義不從乎例非所謂日月者明爝火頓熄者與豐川王先生今代儒宗設教於江蘇湖北嘗讀其前後語錄文集家訓暨江漢書院講義卽身爲度矢口成謨不媿卜子之在西河而程朱之於洛於閩也五經咸有撰述易說久已行世首揭我夫子寡過之旨次申伊川從時之義古今說易者未見有舉要如斯者也令嗣滑州使君愻堂以所錄春秋原經委序於予洛誦壹周始知作書根柢專主孟氏尊王而賤霸取義而舍例蓋先生平居講學以孟子爲依

歸稱其仁義兼該知言養氣獨接尼山道脈以故詮解春秋亦心契乎鄒嶧微言而漢晉以後之說不足信從匪特諸儒也卽家絃戶誦之胡傳必究論其褒貶之任心獎霸功尊盟主之非法等而上之公穀之起例釋經左傳之紀事論斷俱未合乎作經本旨且謂左傳非丘明之筆決非親見孔子之人公穀并非子夏弟子讀古人書具茲特識於以抉遷固之瑕纇啖趙之曲夫何難之有是書梓行雖先聖手定之經未獲再覩而聖心所取之大義固已昭昭於天日之表矣予少習春秋卽疑字褒字貶之非與夫公穀之拘牽成例左氏之事辭多誣年過半百乃著義存錄一書以爲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若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土無二王娶妻不娶同姓之類均屬明証此固愚衷之

剏解未知先生不斥其爲鑿而許備一說焉否也

春秋義存錄自序

少閱胡氏春秋喜其文筆之淸剛而氣褒貶於一字竊疑聖人之書未必爾爾年過四十專心說經於詩禮既卒業乃豁然心解曰孔子之作春秋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與贊易說詩其揆一也微特左氏所引仲尼之言彰彰炳據若魯論中辨桓文之正譎責武仲爲要君檀弓之卿卒不書功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微言大義散見經子秦火雖酷烏得而滅沒諸惜乎孔子家語漢後已失其眞武帝所輯孔氏正言二十卷唐人罕有見者薪令一書尚存則子之說春秋得以逐條援引不至如是殘闕矣然即此經傳子緯存者什之三四可以想

見聖人當年述作又何敢以愚陋自諉而不爲之編輯成書也與再更寒煥爲藁凡十二卷本孟子其義竊取之言題曰春秋義存錄卷首採摭春秋綱領三十條以備參考別撰春秋或問一篇以破千古疑端夫聖人析義之精豈特以警亂臣賊子而已哉舉凡朝會戰伐郊禘卒葬與夫天災物異以至一言一動極人事之微末斷自聖心均足垂教子不云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乃作春秋之大旨也

戴禮緒言自序

三禮中高堂生所傳儀禮十七篇最爲近古周禮乃河間獻王所集成非周公原書也后蒼爲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號大戴禮今存四十篇未頒學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號小戴禮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而鄭註又分曲禮檀弓雜記爲上下總四十九篇近代與易書詩春秋列在五經之數不可謂非小戴之幸也予少習戴記專以經歸陳氏集說爲宗授經邗上乃於漢註唐疏外博考諸家之言獨愛元儒衛正叔集說採摭大備凡一百六十卷自夏徂冬丹黃一過始知陳氏說之醇粹者悉本于子朱子其餘集解尚不免有偏駁之處宋儒中如廬陵澹菴胡氏山陰家農師尤爲學博識精其書均可單行惜未能爲之手鈔而鋟版也夫既知其非焉可不爲辯正既知其美亦當爲之流傳爰舉曲禮四十六篇每篇作一小序辨其爲周爲秦爲漢使讀者無迷津之

嘆又於中尋章摘句先儒之說有足正陳氏外訛者亟爲錄存尚有遺義則就已見爲論定雖未能綜核全經折衷五禮而說有據依不敢一毫穿鑿題曰戴禮緒言聊取不賢識小之義云爾然世之有志窮經者就我說而繹思之推廣之則知是書雖簡於小戴遺經有所發明即於衛氏集說不無裨補矣

四書繹註序

予自中年銳志窮經詩書春秋戴禮均有成書易學雖未脫藁而於象變辭占研究亦幾十載矣惟於四子之書未暇發明昔子朱子惡後學論孟集註學庸章句外復有或問語類諸書皆大醇而無小疵生平尋味之不足奚能拈紙弄墨强爲撰著于其後乎前明隆萬而降講解日多書理愈晦由其不本洛閩

之遺言故失洙泗之微旨也　國朝宗仰朱子者首推家律徵
稼書其所著松陽講義大全閣本學者奉為金科玉律舍是而
外撰述紛如未信其為紫陽功臣也表兄周仁山先生姿禀絕
人又能加以學力曾著經學合叅一書貫穿六經元元本本又
輯日抄攬最如干卷搜奇摘異鴛玉海合璧而上之生平聚精
會神尤在四子之書其曰釋詮者就朱註而推衍之不敢一字
背違也外此有曰叅解者博採儒先緒論以補朱子未備也有
曰訂疑者雖蒙存淺達近代之所盛行而義有未的無容曲徇
也有曰附考者凡為人物典故靡不援據詳明也是書甫成即
就正于稼書侍御深許其信從之正決擇之精而先生未敢自
足方且季鍜月削以至于老夫聖道之與紛華其相背而馳也

久矣先生世居華溪田廬差足自給乃無慕于簪組之榮焚膏
繼晷日孳孳焉與聖賢相晤對四方嚮慕者以為有黃汝南劉
楨楨風範故雖不標理學之名而實當代之醇儒也今先生已
游道山令子適成能讀父書有聲六館兩孫震鸞近從予游制
義之餘俱能勵志實學然則先生讀書修德之報不於其身於
其子若孫豈非天人感應理之必然者與予於四子書未遑撰
述竊幸是書刊行得以附名不朽爰撮管序諸簡端

四書杓指序

四子之書童年習之白首紛如而莫得其指歸者此無他習諸
口耳不能體諸身心推諸事物以故卑者溺於訓詁辭章高者
入於陽儒陰釋偏駁者合王霸義利為一途雖以孔曾思孟立
教於前濂洛關閩諸儒研精講貫於後而庠序生徒但能粗通
文義求其心傳之默契者茫茫宇宙如晨星之歷落可數已爾
予嘗謂儒者之學格致為先而格致之要務即於四子書求之
昔子朱子以明睿之姿殫數十年攻苦章句集註而外復有精
義或問輯畧語類諸書學者兼覽而潛心焉足以遠紹洙泗微
言無復與迷津失路之歎矣雖然四子之書不因制義而設而
上既以是與賢下以是為先資拜獻則有在書理本自直截明
顯叅以題理而虛者不可徑露省者更費斡全此蒙存淺達之
說亦得與宋儒並垂為佔畢者之一助不以近今而輙廢也星
濤為予精學工文所著四書杓指恭與學徒辯疑解惑日積月
累然後薈萃成書予觀卷論首章云是即孔顏樂處又云讀大

學首章要知家國天下為一身讀中庸首章要知天地萬物為
一體皆能道前賢所未發而其詮解格物云因物察則是之謂
格不外日用靜觀性命之原不出庸行能體神化之撰洵屬宗
仰考亭不雜新會姚江以為說者遐邇人士用以翟聲中選則
為荒歲之穀循是以明道見聖又不啻豐年之玉矣江都夙推
名郡自董相昌明絕學代有碩儒雖胡安定之口義王竹西之
論語感發詩禮辯學淩久失傳要其為功聖門者耿耿不可磨
滅蔣氏尤多偉人如子東先生之撰述兼該內聖外王昴哉星
濤立言不朽依於功德豈獨為江東之名雋也與

陸堂文集第二卷終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同里　沈　鐸　荻廬校

八代詩揆序

予既選唐人安詩集以爲初學津筏復念自漢入唐源遠流分雖人才升降視乎世運而其間之由舊趨新代必有二三作者爲詩林之標準苟非上下千百年兼綜條貫而欲自勒一家言斷不可得梁昭明選詩向稱善本惜乎樂府鐃歌未備春容大篇槩從棄置大同太清而後玉臺新詠所收又祗香艷一體若後代樂苑詩紀詩乘諸書瑜瑕並見但可備觀難於循諷因隨所選手錄之適得三百之數釐爲五卷題曰八代詩揆象山先生有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是即推廣孟氏揆一之義予嘗持以論詩揆者心也心不離乎性情又理也理不離乎人倫庶物舍倫物而崇尚虛無永嘉之詩所以中絕也以聲色嗜欲爲性情而昧樂不淫哀不傷之大旨梁陳以下之詩所以日就衰靡而不可復振也昔孔子以學詩詔門弟子而曰興觀羣怨是即性情之謂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是即倫物之謂學者無志於詩則已苟其有志不奉是以爲道揆尚不能決擇古人之詩妄欲遣筆吐言徒見其伥伥焉如驅車荆棘中轍窮而無所之斯已矣雖然沈約何遜之屬選例稍寬祗可下啟唐音非能遠紹三百也漢人即曰近古探河源者止於積石而不根極星宿之海

何予哉予於三百十一篇撰有陸堂詩學四始六義頗能抉摘先儒之所未發衍[illegible]以質四方同志相與取法最上而歸風合雅勿謂[illegible]近世必無此才也

唐人安詩集序

合初盛中晚之詩而錄者十二人胡爲乎稱唐人也曰盡之矣夫詩家之稱李杜猶作賦者之宗馬揚作史者之必規摹子長孟堅也前者拓之後者導之乾坤雷硠光餤萬丈學者研心於二家即唐人無餘詩矣何論宋元以下雖然玉有瑕星有暈於大體固無傷若謂其以病增妍吾弗之信也李之七律其通犀之暈與杜之五七絕句其良玉之瑕與吾將去二家之短不得不收衆人之長襄陽龍標李之先聲也樊川繼其後塵學杜而得其生新者爲韓爲孟爲天隨子得其沈麗者爲玉溪生李杜而外冲淡靜穆自能成家者右丞其最也次韋蘇州至白傅而格稍降矣吾嘗論天之生人五官百骸莫不備具而河目海口駢脅四乳就中生有特殊者不必叔服姑布子卿而後驚歎也善將兵者方位猶是鉦鼓猶是白羽一揮天地風雲龍鳥虎蛇千變萬化而莫測其端倪吾於諸家第存一二體猶必拔其尤者非敢刻論古人也又非敢務爲簡便以錮蔽後人之聰明亦聊以設之範樹之幟焉斯已爾其曰安詩者何也記有之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安之云者非徒撚髭苦吟求安于字句之謂言情必根性言事必裹理有餘味而無停機我心安焉推諸天下後世度必有同好者過此爲怪僻玉川皇甫昌谷是也不及此

者爲乎弱姚武功許丁卯之屬是也世人或傳而習之吾亦何必棄康莊入幽谷却甘毳厭蒭豢哉至若元白溫李皮陸當時並稱取此汰彼則有知人論世之學焉既序述已見因各系以詩

許氏支傳序

予讀許氏支傳不禁喟然歎與曰務實之與務華根於心而著於語言文字判然若是其相反哉原夫人之初生呿呿吁吁饑求食飽棄餘若禽獸者然知母而不知父庖犧氏作乃爲之正姓氏姓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至姬周而因生胙土氏諡官族其典愈重其文益詳嗚呼孰知聖人之心仁至義盡迄今而澌滅無餘也耶水有源木有本眷令亦知急

難蒼蘊猶能庇根故尊祖而睦族者聖人之仁廟制多寡德厚者流長德薄者流短四世緦而服窮五世袒免而殺同姓六世而親屬竭者聖人之義然而仁可過義不可過自天子至卿大夫惴惴然以奪嫡亂宗爲懼故門内之治恩不掩義烏有談道讀書號稱士類而䟽其本族不復以至情相流貫乎善乎穌洵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意油然自生夫作譜而推本孝弟此真務實不務華者矣予怪近世譜系多假托于神明之胄九族則忽之不可知者强附而親之此雖其人之惑而所由來者亦有漸也自魏晋以降九品官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逮南北分裂垂三百年王謝崔盧其家子弟雖當鼎遷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積重難返宜乎世之作譜者紛紛緣附更無由推本孝弟不失乎先聖仁至義盡之心也今讀許氏支傳絕不誇得姓於高陽而惟援宗老所傳以東漢孝子諱順者爲遠祖以明初徵士德璋公爲白鶴始祖支分派衍犂然在目許氏復世有哲人繩繩繼繼觀德璋公之隱居却聘可以愧鵷梁之流觀心鑑公之精象緯龍泉公之奮猛虎可以破井蛙泥鮒之見觀圖南公之耽詩結客澹軒公之刲股療親可以使錢思赧顏豚于汗下夫論譔祖考之功德信今而傳後較之哆口誇級者大有間矣且使許氏子若孫手茲一編聞風興起于無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萬石君家之孝謹江州陳氏之和順不難隔世而同揆此蒼山先生之志也非猶夫務華絕根者也

清溪沈氏三修家乘序

古無譜牒而有大宗以正其本有小宗以聯其支所以尊祖而睦族者爲法綦備漢後宗法不行於是族屬渙散有服未盡而相視若塗人者故隋唐以還家尚譜牒推其所自出譏其所由分敦之以仁正之以義雖愈遠愈蕃而親睦之意無間譜之所繫詎不重乎按沈姓望于吳興尤遠者溯自文王第十子聃季遞及于沈尹諸梁顧遥遥華胄君子不免致疑焉淸溪沈氏家乘原本吳興之洪城而略其不可知者以聖三翁爲當湖遷祖二世曰達之號南野翁三世曰珍別號淸溪居士生五子惟碧瀾西郊東林三支子姓蕃衍迄今十有七世矣吾湖析邑在明宣德五年開科發解者太守公石窓琮侍御公青璧瑋也厥後

大叅公吾匏槃少叅公一山煉方伯公泉坪紳禎惠政廉名垂
諸竹素入　國朝科第聯緜簪纓接武沈氏門才之盛甲於浙
右以視北地崔盧殆過之無不及也譜創于九世孫維欽十世
孫立愛續修之然皆寫本至封公寅所民範始付剞劂而成于
明經巽仲紹閭　國初壬辰歲文學輪選种續增條例著有三
修抄本且於宗祠祭田外別立譜田五十畝歲收子粒積而充
之以爲後來刻譜之費抑何用意周而立法善也與寒宗之與
清沈科名相繼世契也而重以姻戚間歲一游清溪見其族人
封宇望衡竹苞松茂秀者勤絃誦朴者尚菑畬當春祠祭牲醴
豐潔宗房暨三大支長幼咸集祝奠頒胙彬彬成禮乎既爲文
記之而家乘刊行分門凡十有二首恩綸昭龍貺也次世系圖

世傳溯源而窮流因名而紀實也次志傳德善功勲表先代式
來茲也次內外傳崇閫範揚孤芳也繼以祠宇墓宅遺言軼事
綴之以文賦詩詞蓋兼倣歐陽曾蘇之譜又旁叅近代宗工之
體例故能信而不誣雅而不陋奚但足資湖中文獻即舉以爲
海內譜式烏得疑乎言爲溢美哉夫世家鉅族其本根蟠固枝
葉扶蘇寖昌而寖熾者雖由祖宗積累之深敷遺之厚而爲之
維持防範亦必賴有賢子孫能明尊祖之義篤親親之仁以無
失乎統宗收族之遺意此乎於清溪之譜肅然起敬而樂序其
詳焉是譜也屬草于丙午之秋鐫版于丁未之春同心協力其
考據之審纂述之勤讎校之精與夫儲費之艱程工之敏則沈
氏宗英若彥則律時問青崢孝則方蕙迴菴修齡肅度黼能並
均有勞焉例得並書

金壇楊氏合譜序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氏之重由來
舊矣夫由姓而氏其派漸分乃溯得姓之遠莫不自詡爲炎黃
之胄何與蓋三代時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居民悉從其姓今之
茂閥半出炎黃職是故耳且天之生人不鬪產自空桑迸於石
穴也由我身遡而溯之孰非闢闢以來生生不絕者耶惟功德
入人之深故能歷世綿長子姓蕃衍然則唐宋而降世家大族
雖不盡出于炎黃亦未必非六相九官之苗裔也自周衰而宗
法壞後之君子不得已爲尊祖收族之計於是乎有宗祠之建
有譜牒之作二者相爲表裏唐代雖尚族姓之學譜系往往失

傳至宋而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其譜最善尊祖者敬而愼不
至有郭崇韜拜汾陽墓之譏收族者親而嚴不至有天下諸胡
盡帶鈴之誚豈非近代作譜所宜奉爲軌範者與同年楊君瑞
城上世本江南金壇人遷祖裕公明初從征雲南以功授武略
將軍占籍臨安衛之張家營徙石屏遂爲簪纓望族五世祖
叅議公廷相官南評事嘗至金沙拜祠觀譜始知爲道五公後
嗣縈縈有據瑞城爲叅議公六世孫以庶常出宰朝邑攝篆華
陰漢太尉伯起公墓在太華山麓其後人請修祭未敢強爲攀
附也歲乙卯入爲廷評尋改粵西永寧州牧取道江左承叅議
公素志抵金沙訪族長辰南天鎮暨拜支祖安三公畫像致祭
於上陽宗祠由是以雲南裕公下十四世宗支與金壇譜合而

爲一按金壇楊氏指衆以萬計其遷祖則博學宏詞丁五公也其譜牒溯源于伯起公雖伯起公而上如赤泉侯喜安平侯敞皆昭垂漢史然功德不朽以關西夫子爲宗足矣又何必追溯夫遥遥華胄也與嗟乎世間族屬僞者難附猶散沙之不能膠粘也若夫木有本水有源一氣貫通非時地所能間隔大傳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此道得也夫子不能通曉氏書號稱肉譜而於歐蘇譜法則固心知其善者也瑞城屢以升語相勗爰敘次其分合之源委以附蔡西山先生馬君常宮諭之後云

西江星野志後序

從來志星野者有二說一主地之方位一主星之光氣主地者似乎有憑實失之固考鄭注分野之初析木寅津幽燕分也而與星紀斗牛相聯東魯爲降婁中州之宋爲大火反隔一舍其不主地位明矣或者乃以瑞昌接壤武昌宜爲軫不爲斗崇義西連郴桂瑞金地近汀州皆去斗分爲遠甚至强配道里於一度中又分細數不幾欲密而反疎乎以氣相屬不繫方隅其說源於張衡王充暢於唐僧一行理較當矣昔人猶以星紀北而吳越南未能破疑試思斗牛雖屬北方之宿而四時運行非若北辰之居所不移也况星紀舍中農丈人主稼穡織女主女功瓠瓜主果食宇內同占曷嘗限以南北哉詳核天文志及星經豫章於次爲星紀於辰爲丑於星宿爲斗牛此千古不刊之說其麗屬而有時占及者北斗第四權星第五衡星第六開陽星

上台之下星天市垣東蕃第六星西蕃第二星十二國之越星楚星五車之司空星於五曜主熒惑及歲星說不盡合亦曰我有所受之已耳若夫歷代占驗豫章應斗者什之五六應牛者什之二三翼軫無之觀古可以知今不當以豫章地曾入楚强附翼尾次舍矣古來曆法以元郭守敬授時曆爲最善　國朝時憲曆精密過之辨經星之度差由於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月將之差由於節氣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而測景則兼重二分交食則預定分數至五星經緯從古無談及者測步不合委之失行而已今法更立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正割餘割等線始以三角對數法爲測量新義夫豈監正五官克修厥職所能致此者與良由
聖學高深心通象緯而　法宮之中兢兢業業所爲格天凝命者又自有原本焉是以日月昭回五星順軌薄海內外覲光華而仰覆冒也江西林志舊缺星野新志補列一門稽考未備上自經傳史子下迄星書雜志凡言次舍麗屬占驗氣候者采摭弗遺終之以漢晉志序及歐陽夾漈之說蓋言天必衷諸人言數不越乎理持此意以志星野庶有合於堯典欽若敬授之道而不流爲星氣讖緯之小智也夫

西江水利志後序

按井田壞自嬴秦溝洫不修旱潦無備鄭渠白渠之利由是興焉馬遷志河渠班固志溝洫往往詳於西北略於東南新唐書地理志間附阜堤馬塘李渠之屬蓋當時賢刺史急民興利非

必藉由廊廟責成也宋熙寧間務修水土之政府界及諸路有資灌溉者多至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考宋史河渠志由黃河汴河徧及東南諸水江南西路闕焉不載明洪武二十七年諭天下有司皆興水利嗣後堤塘陂塘以次修復郡志邑乘犂然具備入　國朝輕徭減賦

天子軫念民依承平日久生齒繁而土田闢卽如興國一邑舊額存者祇十有一新增者四十有四推之他郡屬縣農政修舉槩可知已乃江西舊有水利志共板既燬明嘉靖癸未叅政林庭㭿通志不立水利一門殊嫌罣漏康熙甲子增修各縣陂塘數日摭拾頗詳顧於水道源流及前賢名蹟之興廢什遺五六

未足為鑑古宜今之助用是逭稽近考徵文核事釐為水利三卷從前之因革利害可一覽而瞭然在目矣雖然其末易見其本難知箕範首叙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乾卦文言云利者義之和也以義制事而用人之和則水性就下微特順之而利有時逆之而亦利瀦之固可救旱有時決之而亦可以救潦若熙寧君相之所講求其術是也其心非也殫心水利者能通乎洪範易傳之旨卽於經野劭農之方思過半矣

異域錄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有一年文德誕敷湛恩汪濊普天之下來享來王版輿式廓為開闢以來所未有於時職方圖君奉使土爾虎特國宣播　諭旨道經鄂羅斯是役也往返歲將三歷寒暑水陸郵程三萬里而遙事成歸報

天子褒獎再三撤饌以賜退而珥筆成書題曰異域錄予為披覽一過竊歎圖君固雅負使才而皇華載賡　國威遐暢此尤士大夫不易得之遭逢也按周禮大行人之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遠不遺乎要荒蕃國小行人之職其出使也輯為五書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以明堂有記王會有圖聲教肆訖自雉貢自越裳楛矢獻于肅慎顧由今考之祇在南北封域之內已耳漢唐而降若天馬來驃國樂之屬非不播諸管絃追風抗雅而耀武功則有餘矣文德則不足讀史者有遺憾焉我

朝聲教肆訖喀爾喀久已內附鄂羅斯亦許今貢市若彼土爾虎特者西北荒裔未歸正朔乃　詔使式臨不惟厚以錫賚且

俾骨肉完聚大信大仁推心置腹宜乎望風稽顙仰天設誓永永為不侵不畔之屬國也昔劉原父使於契丹熟悉其山川里道相待有加禮范石湖還自女眞所著攬轡錄膾炙人口第爾時趙宋勢孱頗有行人失辭之懼豈如圖君此行栢興頭目以下負弩送迎供馬具舟牢醴禾芻之餽厥不絕于路圖君亦榮矣哉予又觀前明咸賓象胥諸書自東海以至西域凡請封修貢者本末具載而抄撮陳言未免浮夸失實君所紀錄一一得諸耳聞目睹於水見栢海見湖鄂布河之大且深於山見根特汗山佛落克嶺之險且秀上而律令官制下訖民風土俗與夫禽魚卉木之奇形怪狀摭拾靡遺且辭取達意無聱牙棘喉之病而自寓洋洋纚纚之觀世有子政伯喈者流能無指為枕中

之珍帳中之秘也與夫世儒眼光如豆終身跧伏牖下不獲縱橫萬里高瞻遠眺以增長才識而激發其胸中之奇氣誠得是編而瀏覽焉劃沙聚米雖窮陬絕徼了了盡在目前南車所指霎霧立撥其爲裨益實弘且多豈徒斤斤焉恃爲博物洽聞之助也哉

槀草辨疑序

嘗閱新舊唐書竊慕顏魯公淸臣之忠烈與從兄常山太守杲卿後先輝映而魯公書法特妙大小眞行流傳碑版至今珍逾珙璧噫書固以人重哉褒平馬文毅公巡撫粵西遭吳逆之變捐軀殉節闔門從死者三十八人事聞

聖祖仁皇帝深加震悼贈兵部尚書謚文毅 賜祭葬 御書碑

文以旌異之

皇上御極之二年復 命詞臣撰文諭祭六年 詔入京師昭忠廟蓋公之精忠堪與日星爭烈而 朝廷所以勸忠者典隆恩渥匪直公之子孫所當銘心而矢報也巳先是叛帥迫公降誓死不屈乃拘之別室公無所洩其幽憤爰取漢晉唐宋諸家草書臨摹一十二帙題曰槀草辨疑厥後少宰公入粵扶櫬得遺書於故簏中於戲忠臣手澤若隱有鬼物爲之呵護者不洵奇與金華郡守冉如爲公之曾孫以弁語見委廻憶少時入閩登道山謁范忠貞公祠讀其以炭劃壁詩不禁肅然起敬今得寓目茲帙因歎公之從容就義異地同揆誠爲間氣所特鍾靑編之極軌也他日雕本傳世當與魯公碑版照曜千秋謹爲序

壹通與附名以垂不朽

徐冏卿旌忠祠規序

前太僕少卿徐公旌忠祠在郡城東南隅予每過必正襟肅拜過墟哀而入廟敬天性之誠殆感觸於不自知者與有明末造流賊蜂起其嗜殺者張獻忠爲最劇一時死封疆之臣指不勝屈而闔門赴難臣死忠子死孝妾死節僕死義必以徐隨州中明爲稱首長君質可瀝血三上疏乃得贈官階予專祠前朝報忠之典其難其愼者若此叔子忠可所析居有古舞蛟石以公素嘗愛翫改建忠祠春秋奉祀手定規則且於祠右刻肅成書院爲族子講習之所誠盛心哉嗟夫正氣長存淸門中落魏文貞之故宅幾不保於後昆平陂往復識者往往致疑于天道矣

幸而公孫名炎鳳者恢復舊業堂構一新觀其所撰祠規續記扶微興壞設誠致行蓋念祖德而昭茲來許亦承父志而永言不忘者也夫忠孝節義本諸性生如手持足行之不待勉強自世有憸邪陋劣蕩棄名檢者於是乎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寥寥絕迹遂若爲宇宙間氣之所鍾此無他性汨于習之故耳然而見棠則爲之思入社則爲之祝行道之人尙不沒其秉彝公好何况本支百世繼繼繩繩有不興起其仁讓之心而願爲象賢亢宗毋爲陵德敗禮者與戴記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祠規近乃鋟版豈惟屑屑焉籩錢穀具牲醴祗守成法而已乎忠孝之後必有達者吾知引而長之擴而大之雖呂氏之家塾范公之義莊均不得諉爲異人任也巳

訓家恒語序

家訓流傳者莫舊於北齊之顏氏唐之柳氏及宋司馬溫公之家範呂舍人之童蒙訓前明則有鄭文融之義門規範吳稼齋之家誠要言是皆德修于己居家則爲孝子許國則爲忠臣行既有恒言亦有物以故由近及遠爭相矜式而豈徒虛辭以立教博聞以干譽乎哉同郡周濟𤡋先生系出濂溪占籍鶴湖已歷數傳矣少失怙事其祖怡川公翁枕溫衾終身孺慕毋夫人遘疾衣不解帶者月餘居喪哀毀成咯血之症鄉黨咸以孝稱友愛兩弟同居共爨白首無間言雅慕范希文義田之舉置產二頃有奇以奉先而贍族且篤於友誼指囷焚券靡善不爲凶年出粟賑饑冬施襦夏施帳則歲以爲常懿行如斯宜乎闔郡

盡仰德門邑宰屢延賓席也平居于洛閩諸書研窮殆徧晚歲著訓家恒語舉前哲規範成韻言五十章盡周官六行業已躬行而實踐焉故信筆所書近情着理不惟近紹鄭吳直可上追顏柳雖卷帙無多不啻尺璧寸珠之可寶也先生爲道山游已逾二紀予姪循循孝謹莫不守其家規令孫桐原爲予葭戚乞弁語以付剞工向景先生之懿行茲復佩其嘉言雖才謝元晏其敢辭嗤矢之鳴乎

黄唐堂行樂題詞序

古無畫像於楚辭中始得像設君室一語逮兩漢而麟閣雲臺丹青愈彪炳矣厥後凱之妆橅添毫嗣是貌行像者窮奇盡變至宋元而斓盛然考卷中題句大槩取貿時彥未有能借交往哲者也同年黄君唐堂才名冠江左當在瀛館時凡屬代言無不稱旨予輩莫能抗手爰以宫允視閩學士風振起歸而鍵戶讀書灑然有以自樂豈非內重則其外自輕者與嘗繪行樂四圖曰漁樵農牧上自阮公陶令下訖倪迂鐵史莫不摘其雋句彙爲全篇書諸像後儼乎玉山之與珠海光耀耀目焉夫善畫龐窮品蓋天下猶必尚友古人斯爲極則今觀唐堂集古題詞濬靈機於方寸接羣雅于同堂情理所孚時代莫隔洵所云自我作古其妙難言者也第恐此風一開古來縱多詩人亦未免疲於奔命矣

貞烈朱元姑題辭序

禮者制中之謂也過與不及均不得謂之禮然而與其不及也

寧過夫生相憐死相捐男女之無情者類然故少女能以情死國家即許爲節烈而不靳其旌門况字而未婚則但知有義不知有情者也乃能甘心殉死是烏可以不旌歟桂縣朱元姑處士履洪之女許字同邑郯城令陳昇子垣德未婚而垣德遘水厄元姑聞計易服過門以守節養姑請姑弗許遂托言趾沐入室自經死鄉里欽其貞烈呈諸當路中丞高公章之具題奉俞旨給銀建坊旌表其兄孝廉亨錦乞詩于四方名流裒然成集予教習師海昌相國時官宗伯業已序其顛末矣閱十年予授經秀峰書院門下士朱彤章請爲弁言爰即海昌師原序而推廣言之案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禮重廟見并不重成婚矣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

不改故夫死不嫁則已成婚者始禁其改適未婚者從不之禁也比先王制禮不強人以情之所難又何嘗責其易服守貞乎昔郝原之女許字魏武少子蒼舒皆早亡魏武欲求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然則未成婚者固不得為夫婦也而又何庸為之殉死乎雖然女未嫁而從死即曰賢智之過亦與匹夫處士捐軀以殉國難者同守夫天之經地之義而已曷為反譏其輕生也嗚呼以西粤邊徼之區而有元姑之貞烈亟為旌表庶使女之不聘而奔婦之不克守志而再庭者聞其風皆惕然生愧耻之心而能以節義自堅矣

東湖弄珠樓志序

嘉郡南湖之勝以煙雨樓為最吾湖弄珠樓環以十景不但嘉

名相埒幾欲駕而上之惜乎董思翁飛白扁額與夫瑞川芳草柱聯兵燹之餘銷歸無有此存今懷古者所不能已於咄嗟紀述也張塌龍威負才雋與分纂浙江通志及西湖志名噪一時里居多暇著有東湖弄珠樓新志觀其凡例大畧仿竹垞先生煙雨樓志予謂志弄珠較難於志煙雨一則時有久近之別一則地有衝僻之分按煙雨樓創建於吳越王錢元璙至今已八百載廢興迭見感慨宜多且地屬通津帆檣之所湊集四方名流登臨讌會莫不斐然有作從而排纂之猶易若弄珠則前明嘉靖時築暨萬曆間改樓歷年未滿二百而又僻處海壖孤懸縣境既無翫月之大府亦少騎鶴之仙人寥寥述作數見不鮮欲為之搜羅也良難龍威殫心經年編成六卷自正史說部方言廢不登載自邑宰紳士以及寓公閨秀方外汰彼危言揭其麗製雖曰小志不啻圓嶠方壺引人入勝付諸剞氏當不脛而走重譯矣末卷附載東湖百詠追述乎縣初年遞詳今事於唱歎之中寓褒貶之義蓋詩也而合乎史之體裁焉他日有修郡邑志者可採入藝文雜紀其為通人之所周咨騷林之所傳播不更侈乎至其平居稱詩工於詠物張紅葉之名遠擬夫鄭鷓鴣謝蝴蝶而菜花諸律尤見賞於錫山相國膾誦不釋口他如製賦摛文無體不善宜乎學使帥公拔冠一軍目為飛空騄褭無俟予之重為游揚也已

徐司寇憺園集序

昔李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容接者輒名為登龍門郎荀慈明

之家聲尚欣然以御李為幸至唐之李太白其豪氣尤不可一世乃致書於荊州自比青萍結綠待長價于薛卞之門何其卑己而尊人哉良以吐哺握髮之風自周公以後未見有誠心行之者幸遇其人莫不褰裳就之矣崑山大司寇徐公其當代之龍門而奇才異能之士所為喁喁焉胥願識韓者與予庚午歲始游京師見公于碧山堂是春即請告南還不獲重挹光霽然公之愛才若渴寢寐無不欽心者固不必身在門牆而後樂為推崇也公制義醇雅予少時即喜讀之古風近體於名家詩選中亦曾含英咀華晚歲濫厠翰林見公所撰內外制得代言體復能推陳出新洵所稱高文典册凌轢鄒枚者矣聞憺園全集開雕已久惜未經寓目乙卯冬養病梧州今孫南州使君以集

多訛字屬爲校正乃得循環洛誦知公於六經十七史窮源竟委故發爲詩文無體不工而尤長于三禮之學蓋公舊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學有元本宜乎剖析異同洞若觀火集中議禮之文如云郊天有配祀地無配漢後以皇后配媪神尤狎褻而悖乎禮古有夯社之典無北郊之稱未可泥周禮而失其實於儀禮喪服傳辨晰尤精微獨夾漈貴與識所不逮即漢晉名儒康成子邕之屬未見有能先之者世人以公弟昆子姓科名勳爵之盛嘖嘖豔羡此見公之淺者耳又或以公有殊相廣顙豐頤宜若裴晉公出將入相晚居東都極園林賓友之樂又如文潞公以太師致仕鮐齒龐眉倡洛中耆英之會此皆天下想望于公者乃僅僅以秋官致政不數歲而遽騎箕化去也天之

蒼蒼其所以錫福于公者得毋未竟其量乎予竊以爲不然當康熙甲子上元四海昇平九列多名公卿公膺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朝廷有大制作必屬公起草賜讌瀛臺賜遊西苑明良喜起不啻虞廷之皋益也而公汲引人材棫樸菁莪靡不儲爲國楨以備巖廊任使周雅所稱於茲再覯逮省墓言歸猶聽以書局自隨瀕行賜　御額曰光燄萬丈嗟夫李杜之詩韓歐之文以一身兼擅之可不謂至榮焉然則公之碩德豐功其量既堪百年十世而立言復垂不朽殆無忝于宇宙之完人矣又何必以位不陟元僚壽不躋大耋而沾沾焉爲公咨嗟歎息也哉

計萊村偶存文稿序

往讀改亭集華嶽應乎金天直上五千仞包奇崛而駕嶢嶒河源自高注下急過雷霆束以三門砥柱殺其怒勢後乃豁然奔放何其氣盛而辭達也茲讀萊村偶存文藁又若九華骨秀面面芙蓉繚曲清溪滙爲鏡潭覽者攜琴撫弄而不能去因歎三曹詩格二王書法雖父子不必曲肖而自能詣極洵乎弓冶箕裘過庭得益較諸負笈從師者相去不啻倍蓰夫古今作者衆矣文載乎道道備乎經經不可以妄儗學史漢則有北地貌似之譏學唐宋大家亦踵熙甫應德之後塵已爾或乃無慮著作之難殺竹災木動詡等身井鼃踔跳大愚至此即序文一體自皇甫三都以降求其增光長價者指不多屈若歐曾論文諸序必其學識大過彼人乃可抉摘所短誘引所長非沾沾焉務標

榜以張我軍也丁敬禮不云乎後世誰相知定我文者乎則謂求定于人不若返而自求諸己藉令陶彭澤韓昌黎手編己集未必存閑情一賦與夫伏光範門之三書也今萊村文藁得失自知陶汰者什之五六何假乎他山之助顧走筆長吟促序卷首竊念承好三十年投我瓊玖不報之以木桃敢乎哉乃復挑燈洛誦具識作者苦心縱古賢林立怵其我先然而懷親規友孰非抒我摯性當代之忠義節烈幽晦未章顯者不得不以立言不朽自任且學術邪正判若涇渭安忍以心之所明膜視他人之曆嚃而不一爲提撕耶就所窺見爲序一通用識溪陽家學淵源暨我友述作之愼棄取之嚴而已如欲增長光價白頭元晏世有其人萊村倘搴裳遇之乎亦願抱遺經往請益焉

固哉叟未删稿序

闡閬龍門史記後序文以遊進詞然張燕公道濟詩獨得江山之助妄謂燕公詩格所長特臺閣應制耳於山水何涉能爲山水寫眞者在六朝則推謝客永嘉諸什馳雋尋微在唐人則子美入蜀詩天開地獻絶後超前餘子碌碌未足數也槜李高大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望縣政事文學兼聖門二科之長今者壽蹐大耋巋然如魯靈光之特存里中後進羣相景仰乃虛衷若谷以固哉叟未删稿十七卷屬僕點定把翫五句丹黃始竟蓋先生遊蹤半天下於水見河海江淮之浩淼而淵渟於山見岱華台雁匡廬武夷之崇嵒而幽秀與夫古刹名園莫不攜屐奇花異鳥盡入吟筒取材既博鍜鍊尤精其詩因遊益工與年

俱進洵乎可以遠追康樂上埒草堂者與至若睠懷祖德宣播家風白馬素車誼篤師友篇中摯情流露如邵二泉眞詩有篤王李而上之者何論中郎以降耶且夫元和賀雨泰中議婚重賦香山諷諭之作體源三百先生五言古詩時復相肖惜乎才優經濟不獲盡抒而僅以詩人老也高氏世有詩名曩歲補刊槜李詩繫於屯田明水公景元堂集廣衡鴻一公稽古堂集暨予俯公高戶部集莫不廣爲登載先生克紹家學變化日新茲得附名簡端私心竊喜倘援敬禮定文之例則僕遜謝不敏矣

周象益蒼初稿序

歲丙子予下帷咸春堂西偏周子象益來從學見其所爲時藝風發泉涌因易之曰予才高而識斂時藝既工詩歌古文可旁通而合美也象益請示其要予謂學詩當熟精選體後乃汎濫于三唐兩宋學古文必讀左史莊騷其後乃以唐宋八家爲法象益從我言朝披夕諷閱五載而其學大成今所存驂鸞前後集歷下集則德州少司寇李公延以爲師嚮明風雨吟哦自適者也最後析津一集則澤州蓋平兩相國招之爲友賡花頌酒與時賢相角勝者也間作詩餘酷肖玉田草窗其他雜文莫不稍具典麗音如黃鐘大呂而無牢愁幽抑之語生平尤長奏疏大江左右風俗民情能洞燭其利獘習撫大吏用其言入告往往見諸施行然雅不欲存稾恐其炫已能而攘人善也夫以象益之才與識非無名公鉅卿爲之倒屣賢士大夫爲之推轂而竟屢試瑣闈不得一伸其志晚而投牒銓部引　見闕廷　命馳

往滇南以州牧用方謂可得一善地稍展其致澤之猷乃甫暑南歸嬰疾以卒得年僅五十有三嗟嗟圓蓋何心既賦之以高才絶識曷爲而故阨塞之使其名不登於桂帖仕不歷夫方州也令子緝堂懼手澤之將湮乞予爲之選定每一展卷不禁悄焉以悲雖然此固其嘔心鉥肝而成之者烏忍不加品騭聽其與蛛絲蠨粉同歸滅沒矣乎昔昌黎爲東野作序極稱其詩之善鳴而悲其境遇之窮東坡題黃九詩後云每讀魯直詩文令人絶倒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予心枯筆弱不能踵武韓蘇而象益之在我門則固堪與籍湜爭衡漆張並駕者也爲選定詩四卷文二卷雖畢生撰述不盡於斯而春華秋實兼擅其長是亦足以行遠傳世矣

吳囊尺牘小序

春水如羅迢遞雙鯉秋雲似絮嘹嚦孤鴻是以烏鯽爲脂牋紙假紅桃作色寧非奇艷洵有幽情昔者陳孟公之片牘藏弆爲榮朱齡石之百函斯須並發玉溪繁縟智過令狐山谷清剛派分坡老譬猶搜龍女之秘藏寸璧亦吐奇光入卯國之廣廚一臠允資適口者矣曼翁舅氏衍乘槎之貴冑逕濯柳之新安五嶽涵胸百花攢管囊中錦字倩香璵以風行肆裏燈詞付翠幾而雲過乃猶雞棲凉月慣寫離悰因之展訪瓊雞迭遞芳訊試披全帙磊落見才聊檢一篇溫文寄旨倘逢倦圃托蘭臭以分鑣如遇櫟園命鈔胥而脫脕嗟夫賦東陽之枯樹尚有韓甥領北府之雄師不如劉舅此時客袂染塵于宣武門邊他日歸鞍收酒于華陽臺下

瘞鸚詞序

昔隸烏衣亂鳥曾留贅婿潭游紫石蚍蜉亦擅名王幻雖甚於鸚籠雋不助夫犀塵若乃蜘蛛石搶蟋蟀銀棺汾水雁邱元裕之填詞表事焦山鶴塚陶貞白刻篆記年是物未免鍾情過人於焉寫恨邇者連天著姓乞墅名甥詠罷四愁閒耽芳艸識餘三箧偶畜珍禽形特肖乎迦陵語較清于吉了翠衿緯約家山本屬隴頭雪浪飄摇市舶携來海角賈宜白璧換以明珠小架綠沉借作藏嬌之屋雙甕紅豆聊充餇食之槃濟尼授經無微不解韓娥教曲有悞能諳而乃憔悴春寒懨懨三月謐明夢懸寂寂空堂嗟乎弱歲萱烏芝焚京館華年洗馬璧損羊車命白短於玉簫葬不延乎金鹿總被聰明之誤難期骨相之堅何況翦翮依人失羣懷土尖風冷雨固宜殞彼慧軀苦霧荒煙祇自傷其巧舌艷猶蓮朶轉盼旋凋奇似雲峰終朝倏散然而主人義重公子情長榆櫬雕鏤綈衾裹束苔堦三尺葢劉氏之素馨香土一抔配陸家之黃耳蛄啼月底爲爾招魂蠅止花間與卿作弔如斯韻事播在四方合有佳吟裒爲一集禰先生之作賦灑灑如流黃要叔之傳神栩栩欲活聚衆香而爲國何異叠秋風辭集群翠以成裘絕勝比紅兒什

陸堂文集第三卷終

陸堂文集第四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

姪 秉禮 典三 校

俗竹廬詩集序

歲在戊戌述緗姚君舉花社自春徂秋極觴詠唱酬之樂冬初出其尊人旃麓先生俗竹廬詩屬予選付剞劂氏臘盡乃卒業作而歎曰甚哉詩本性情一語爲能得三百之奥旨也公旦保奭身膺制作之任七月文王公劉卷阿諸什精醇不可尚已吉甫史籀夾輔中興車攻崧嶽變雅藉以返正焉若夫生不逢辰而情難自抑則考槃之高人東門之貞士陟岵之孝子伀弟皆得歌風見志以取重于聖門豈非稱詩之道以文扶質無其實而

強言之固不如緣情根性者之眞切而可傳也與先生少負儁才中年而後蹭蹬名場花鳥蟲魚假以排悶集中所收大旨近于阮公之秋懷陶公之飲酒其間端莊簡潔有若康樂之懷祖德者有若安仁之詠家風者至於以朋友爲性命履常蹈變寧歌伐木毋歌谷風蓋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是也少作經日千巽丈點定嚴于去取即今撫卷流連具見當時縞紵之歡與夫講習切磋之益惜予生晚未獲從雲間諸詩老把臂談心近與述緗游歸風合雅爲能世其家學緬想俗竹廬中冷吟閒醉未嘗不歎大雅之難作而又囅然于達人之必有後洵不誣也

采山堂詩集序

壬辰夏五與周君文日相遇邗上因得盡讀當谷先生詩竊怪爲詩至梁陳而辭愈勝格愈卑夫宛丘儷謝不刺而美高唐賦物以幻爲眞微論風雅道喪而騷人之旨亦寖失矣世人於先生詩服其敏捷容或疑其雕飾未至不知沉浸卷軸既已擷其菁英遺其糟粕故能縱筆所如蕭閒高朗出入于右丞襄陽太白而窮愁感觸一以浣花老人爲宗然則世人所疑其未至者惜之予謂名山廣川通都大邑往往爲詩人游覽之助五噫乃先生之詩之所爲大工也先生隱居長水晚歲游燕而沒聞一歌至今令人跂想伯鸞荆州從事未聞有損鹿門高致也客歲開雕檇李詩繫於山林耆儁尤多補輯采山堂全稿竟未獲寓目焉誠爲藝林恨事又聞平生作詩幾至等身今集中五言

差富諸體僅有存者然物以少而見珍安知彼蓄之意不從摧折磨滅之餘而大發其光與嗟乎自毛傳鄭箋以降言詩者尚文義昧音節茫茫千載絕學無傳先生向有詞緯一書能究聲律之所以然近世以布衣撰述未知寶而重之於此益見眞賞之難而雅人之不能復作爲可歎已

谷蘭齋詩集序

由漢魏迄元明詩格遞變而推本性情敷陳倫物作詩者之根柢古今莫之易也漢詩佳者直接三百篇往往不列作者姓名建安黃初以降人各分體予所心慕弗釋者於魏則阮嗣宗晉則陶淵明唐之韋蘇州白香山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明之王文成邵二泉均能以性情倫物發爲眞詩夫豈取青妃白徒工

厥辭牛鬼蛇神不衷諸理者所可同科並衛也與錢塘高太史𡸁亭生稟殊質兼以名父良師熏陶涵育故年甫弱冠其詩已得唐人三昧既而研心內典悟徹四禪藐富貴如浮雲視生死如蟬蛻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或疑引用佛經詩家所忌予謂古賢罕有以易入詩者謝客始爲之其云洊至宜使習兼山貴止託融化易辭意匠最超又疑道學語不可入詩予讀朱子觀書題句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見道既深稱詩益妙由是推之即以梵語入詩庸何傷試觀白蘇二公其詩之譚禪者連篇累牘　國初錢蒙叟有學集正以其博通三藏雄踞騷壇必謂詩家禁用佛典此大非通論也且儒門所以深黜夫禪者爲其背君親離事物置其心於空虛寂滅之地斯已耳今

讀太史全詩僾亶家居每飯不忘　君恩至若永懷二人則小旻之大夫也侍養祖母則陳情之令伯也愴弟妹于鴒原悲師友之宿艸眞性摯情流露楮墨悉合三百篇微旨夫其制行若此雖游心禪悅固當代之碩儒也豈必以往還海上贈衣大顚曲爲昌黎譏訶也耶某忝附世好莫逆於心暨晚歲通籍則太史爲道山遊已踰三載矣令子三臺從學於予商推遺集乃編成六卷竊歎息以爲二泉眞詩從兹再覯以視世之鍊字句矜奇險者過之奚啻倍蓰不揣檮昧識諸簡端并以質海內之論詩者

葉待堂寒碧山齋詩序

嘗與同學論詩以爲詩本性情苟性情之不淑即才高學富非失之浮艷則失之麁豪其詩罕有傳者故必於詩外有工夫乃能於詩中得肯綮也葉君待堂負才儁與從先叔闇學公遊與嘯夫南疑篳有蘇門四學士之目既而予倡洛如詩會待堂偕其弟笠亭踔踸壇坫伸紙疾書每一篇成同人遜謝弗及由是二葉之名鬨於遐邇視彼兩到雙丁殆過之毋不及焉雖然待堂詩筆之工人盡知之而不知其詩所由工有得力于詩中者有根源于詩外者當其規摹漢魏流覽三唐五言如蘇李之別河梁思王之賦名都美女七言則出入于太白少陵淡而旨有若香山者溫麗而秀潤有若玉溪樊川者宋元以下習調毫不染其筆端此得力於詩中者也至若希心聖賢傳家孝友以友朋爲性命視貨利如土苴中有所得形諸咏歌自然高妙絕俗

此其根源于詩外者非相知最深亦安能類窺其底蘊耶昔文洋州與可云世無知予者惟子瞻一見識我妙處蓋心知之難得如此予與待堂交三十年如一日往者授經維揚作客章水詩筒酬答情見乎言迨匏繫金門猶復緘詩問訊意想他日假歸賭酒斸花可以重尋舊樂而不料待堂已爲道山遊矣丁未夏予得請南還道出鵝莊有感舊七絕句其四云五字唐音妙入神三升魯酒見天眞江南何處無芳艸絕憶風流鏡閣人乃爲待堂作者詩雖成於倉猝可以想見我友之襟期品概竊謂不減子瞻篔竹記也待堂詩篇甚夥未沒之先手刪其半且曰安得陸坡星歸一爲印定己酉初冬柳田昆玉奉遺言以寒碧山齋選存詩就予商榷因編爲五卷并作序以紀始末蓋重幸

我友之遺詩可以行遠傳世而又深歎夫屋梁落月顏色之不可復見也已

程鈞軒楮葉集序

歲癸酉得交程子鈞軒虎阜送春石湖尋秋極觴詠盤旋之樂後十餘年予舉洛如詩會鈞軒適館湖中每一搦管麗藻紛披時稱才子之最嗣是蹤跡雖疎郵筒不隔庚子冬予以計偕北上相別於虎山橋畔迨解組歸里而鈞軒又移居陸墓矣庚戌之春再晤於西原州堂酒闌話舊出示楮葉集一編蓋已亥以後之詩其少作不與焉予嘗與學徒論詩竊歎夫詩格日降匪關學疎才窘也良由居心之雜以致人品之卑縱復撚髭苦吟其詩究不足以行遠傳世粤稽古來詩人若帝聖仙鬼之屬非不森然林立求其詩以品重者於晉得一人焉曰陶靖節於唐得一人焉曰孟浩然於宋元得二人焉曰林和靖楊鐵崖之數君子者爲詩沖淡修潔清眞奇艷體各不同而誦其詩論其世莫不撫卷醉心傾倒於字句聲調之外鈞軒少無宦情煙霞成癖其心性胸襟直如白鶴青松無一毫塵俗得以煎滌宜乎長篇短什卓犖紆餘靡不引人入勝詩緣品重此千古之公評非一己之阿好也顧予謂鈞軒少作多可存者錄而寘諸卷首不獨見詩格之與年俱進亦足覘介節之歷久勿移鄙趣如斯鈞軒得毋以名心未盡覼然爲發一粲乎

范密居昌晚集序

西崑之體首推玉溪觀其茂陵曲江漢南書事諸律神骨浣花老人韓碑則仿昌黎燕臺詩則仿昌谷皆有積薪居上之歎豈徒覓對句于春蠶寄相思于牋紙而已哉故邇來學崑體者皆飛卿柯古諸人猶易求皆玉溪良難也如皐密居范君少秉異才所爲制藝天然與嘉魚方城筆旨相合尤工有韵之語其刊行者如鳳味齋集霜妍集業已膾炙人口壯歲以還詩格日益進綺發葩流皆玉溪者十之五六餘則淡濃相間自韓歐蘇兼備其體病中自爲編次取元裕之詩題曰昌晚集夫詩本性情助以學識從未有根柢不深而能英華發露者君天性孝友篤且扶樾則曾閔之芳躅也對床風雨則三姜二蘇之懿範也且以友朋爲性命在都門則有吳寶崖郭于宮諸名流把臂論交徵歌買醉即家居養痾亦必與薛汲三顧湘靈冐文足諸素心晨夕切劘談今道古以故發爲詩歌靡不言文旨遠此殆韓子所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與藉令天假之年宦遊所至名山大川足供採擷何難與工部入蜀之詩謝客永嘉諸什後先爭勝乃宣力河工積勞成疾年未半百遽爲道山遊彼蒼之於詩人往往豐以才而嗇其壽予固不解其何心矣然即此昌晚一編秀在骨中艷流字外於新城司寇所選唐人三昧既已得其心傳廣陵縱多詩老直可與書宣太史之雄雉齋集蛟門比部之百尺梧桐閣詩分道揚鑣世有知言之君子寧以予爲阿所好耶

茅鷗汀五湖詩集序

流東野云倚詩爲活計古來無多肥予謂東野詩如寒螿之弔

月宜其困窮若昌黎元和聖德詩[illegible]之[illegible]遊歐公誌梅聖俞稱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夫都官詩格酷似郊寒無怪詘于名位若歐陽之勳名德業堪與韓范比肩而和平蕭散其詩又曷嘗不工乎故以詩衡人別有真鑑目前通嗇非所論也同年茅君鷗汀所撰古文時義均能度越儕偶性尤嗜詩髫齡出語往往驚其長老厥後汎濫諸家自蘇李曹謝訖唐宋元明靡不擷其精華窮其變態今備觀所存湖南漁釣葉古詩中如擬淵明之飲酒明達之行路難轉覺青出于藍可使前賢生畏近體則逵凌溫李近轢蘇黃此其轉益多師與年俱進者也至于金陵泰山燕臺楚遊諸藁又以遊覽而益工昔燕公覊宦岳州詩愈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子美入蜀石鼯鳳臺

諸什神工鑱刻遂爲千秋絕調鷗汀遊屐幾徧天下於山見泰岱之高九華之秀于水經彭蠡洞庭之汪涵浩森沅湘江漢之源遠而流長土風勝蹟悉貯詩囊旅月遊燈時時嘔心琢句宜乎氣象萬千掣鯨魚而挚珊網也粤考吳興茅氏代有聞人而鹿門觀察石民總戎尤稱傑出君之高祖廷尉公不惟宦蹟煊赫兼且著書等身傳云公卿之後必復其始尊人孺懷先生僅以名孝廉卒京邸繩武拓基僉謂有待于君乃既受知宗工而猶屈置副乘豈眞善詩之人例必坐窮與雖然知人以言千古不爽天既賦鷗汀以異才斷不終嗇其遇行見揚葩演藻被吹休明媲美韓歐鉅儒而非若東野聖俞之終窮也已

小石林詩二集序

予友葉君笠亭所刊小石林詩及長短句古文久已膾炙人口戊午夏月以小石林詩二集索序於予洛誦數過見其新樂府則抗手西崖五七古則遠慕東里草堂近轢松陵東坡石湖律體奪秀於三唐絕句追新於兩宋良由合古詩人之長以自成一家言其行遠而傳世也固宜予舉洛如詩會在丙戌之春湖中尙多名宿君偕其兄待堂踔踸騷壇每拈一題馳雋尋微用是二葉詩名冠於江浙迨予丁未乞歸再舉㕑花雅集待堂已作道山遊風流歇絕而君學益進詩益工懷古詠物靡不出拔儕偶夫朋友之交縱屬五倫之末而賞奇析疑其益無窮其樂亦與爲無窮特始終廢間者難耳屈指交君歷三十餘年自乙酉而後同踏省門商榷制義暇則聯袂出遊觀韶光之曉日説

西泠之夜月爾時意氣豪邁我兩人厚自期許謂紆紫猶拾地芥靑料予過艾年始溷一第而君終困名場洵乎命之所限有莫之爲而爲者耶迺者 朝廷開鴻博之科君膺有司薦舉省試詩賦解連珠一一敏妙乃已取復落竟不獲覲光墀下此我輩所宜代爲扼腕者也然軒冕之榮在一時名山之業在千古孰重孰輕有不待再計而決者集中元旦句云三朝懷樂上一代老詩人雖絕無怨尤之意而知我者希亦超然足以自豪矣問閱唐詩紀事如李稱朝晳韓改金根從來有名父未必皆有肖子而令嗣鈞客信臣天池輩能文工詩不啻王門珠樹照耀時人耳目茲之選貢成均蜚聲黌序猶是登山而發軔云爾若詩文之外著有列國考年號考廣輿摘韻 本朝詩話前後編

知古知今皆卓卓可垂不朽竊歎野無遺賢之世尚有淹滯如葉君者以故急爲表揚是亦如蘭舊雨之責也夫

香樹齋詩集序

江浙稱詩者大槪索予序言而拙集所存寥寥則以人與詩之難於合美也或詰予曰雲卿延清之屬其人何若其詩曷嘗不傳王籍入若耶溪片什亦傳崔信明楓落吳江冷單句亦傳何必斤斤去取爲予應之曰人有功德者何必立言如以言其可傳者亦多何必韻語若詩可而人否世自有傳之者不必予爲揚波惟人與詩兩可别予序固將藉之流傳耳同年友錢君主敬其人不凡卽予同譜中亦屬傑出其詩不朽在吾黨同學中未見有先之者也君以甲午舉順天至辛丑偕予成進士入史

館應制鴻文一時莫與抗手君嘗自言我詩五言第一諸體次之栔澗者十餘年益信斯言之不妄也已先聖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嘗持此說以觀唐賢詩尚不可多得何況宋元以下今乃得之於君蓋作者自有其根柢觀者亦别具賞識焉當其弱冠里居孝親友弟睦婣族戚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及乎壯歲登朝忠於君信於友志在行道濟時兼利民物則猶少陵之許身稷契而昌黎之洞視萬古憫惜當時者也且夫情隨境遷賢者不免以杜詩之雄壯不能不悲歌於同谷以韓詩之奇闢亦且感歎夫秦嶺藍關君由講官僕直　南書房遭逢盛際喜起賡歌詩之中正和平固其所也乃至奉使邊徼戎馬倥偬雪山瀚海之區嚴[illegible]壁指[illegible]絶[illegible]羈旅之坎坷而發爲詩歌從無悲涼激楚之音非由德性堅定有不爲外境所搖奪者與乙卯丙辰之交視學畿輔不徒甄拔孤寒大正文風實勵士行兼舉鴻博之材以應制科贊助

聖朝菁莪雅化宜乎海内學人不啻瞻泰山而仰北斗邇者讀禮言旋拮据營葬以祥琴之餘暇自定香樹齋詩集如干卷將付剞工俾予作序爰揭溫柔敦厚之微旨以爲溯源洙泗自可兼括兩漢三唐而樹詩林之標準若夫立格之高取材之博用意之雋承選辭之雅潔他人所挾以自豪者就君詩視之不過一鱗片甲而非神龍所護之珠予固未敢舉以贊誦矣

小雲巢詩略序

論詩者往往尚唐而斥宋予不謂然試觀宋人中若元之永叔

子瞻晦翁諸大家雖其體製風調小異于唐而究論根柢未有不得力于國風楚辭者嚴滄浪謂詩有别腸不關于學似矣顧零章隻句偶然意到或有勝于苦心追琢者若春容大篇藉非昌其氣擴其識日含咀于卷軸中詎足垂世而不朽焉吳興沈氏自休文以還代多作者我友操堂先生主浙西壇坫者二十年於茲矣長君勉之以綺年擢桂帖名噪一時殫其餘力工爲韻語夫單門寒畯之士縱嘔心鉥肝所作多不滿人意而濡染于父兄師友者日新月異不自覺其調之高體之備豈非任天者之不逮夫人力也耶勉之嘗以宋人詩話示予甄綜至百數十家按部就班馳徵尋偶宜乎詩筆之工盡得宋人匠巧而與唐賢爭席也予交在紀羣旣評騭其小雲巢詩略欣賞不置復

進之以溯源窮流之說妄謂六義而外無詩法也美人香艸之
餘無所爲風雲月露也即漢魏六朝舍此更無從結撰何况三
唐兩宋不過沿流而遞變者耶中年以後九章九辯多所遺忘
作詩心弱亦不能盡六義之妙茀熟識其門徑聊縱談及之使
我黨從事吟壇者皆能根柢風騷則爲唐爲宋隨其性所喜筆
所近而爲之靡不可爾奚必斷斷焉爭高下于末流也與

韓貽孫雪鴻寄草序

湖中多風雅之士而宗仰太近其卑者規摹石湖誠齋以取清
新等而上之亦祇學步溫李希風元白韓孟以自詡專家予嘗
欲矯其趨故有八代詩揆之選而同志者尚寥寥焉韓子貽孫
天才卓犖自少即以詩名月鍛季鍊積至千餘首乃沈浸卷軸

於古賢名集反覆叅玩倐有悟入取少作悉焚之惟存近詩一
帙題曰雪鴻寄草予洛誦一過見其前數卷俱和陶之作質而
綺癯而腴旣與淵明酷肖而感時紀事曲折微婉尤能别開生
面不弟如東坡山谷之賡和可與鼎立爲三也後半讀史詩自
兩漢訖元明舉古人之高超雅潔者各題一絶用誌景仰較諸
仲宣太冲則小變其體製若胡曾王漁而下固當有積薪之歎
矣且貽孫爲人孝友篤摯老母弱妹疊遘閔凶永歎長言其悲
凉悽惋使人不可卒讀然則作詩以外自具本原即概擬昔賢
流覽史冊不過如雪中鴻爪偶于寥天大輿之中呈露端倪倘
沾沾焉茀以工詩相推許猶未足罄貽孫之底蘊也已

蕋香詩草序

予弱冠喜談詩兼喜談禪讀書之暇輒詣妙嚴山房訪笑拈上
人茶話竟日嘗贈句云礎痕潑墨推雙絶酷似淮南老惠崇座
下獅林師年少工詩亦贈句云眼前誰是呂黎伯遲爾推敲過
淵[illegible]盍爾時妄自矜詡顧學韓豪即以瘦島相期也荏苒數十
年老病歸休獅林亦衙迴周甲相見問無恙外出示所著蕋香
詩艸其五言蕭冷秀潤可與島佛抗行七律圓融壯濶視廣宣
紅樓道場之作廣明浮槎八記詩殆將駕而上之予觀獅林平
居雖游于方外而能養母終身是其孝也博稽教典閉門不交
俗客是其靜也維孝與靜其性情迴與人殊故發爲韻語有超
然于塵壒之表者不必取材于皎然之淵海學步于已公之風
騷自格自能中規協律焉且夫談禪之妙無往不宜可入畫亦

可入詩然百千公案不過見其大意偶爾拈及如必藕絲針孔
啞羊偷波句魔撫拾滿紙縱極奇詭豈屬詩家本色乎獅林詩
已得禪人心印而又不失儒者家風故心賞而樂序之世有明
眼當不河漢我言

試策典要序

楓溪蔡氏與予皆世交桐川行修學博名譟一時以所纂試策
典要乞序于予把翫終卷闡三才之秘奧擷六籍之膏液微獨
爲貴與功臣即君卿夾漈亦樂引爲後起之助矣唐制科目不
一士族所趨嚮者惟明經進士兩科明經先試文所重在記問
之學進士先試時務策所重在經濟之才論者往往視爲歧塗
而予竊謂非然者試觀董子天人三策尚德緩刑與學貢士經

濟之才固優至云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道之大原出於天上接洙泗之心傳下啓濂洛關閩之學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故發策而僅目爲時務此唐後偏曲之見徇末而忘其本致用而遺其體者耳我　國家鄉會兩闈雖仍舊制而必兼重後場以矯點策數判之弊邇者直省學臣科試兼命策題知古知今之士莫不慶遭逢而占拔茹否則未窺半豹徒歎望洋恐難師心而臆對也桐川據通考門類覃精研思補其缺漏共若干篇或疑以類區分芟繁就簡毋乃率人以趨易乎是又不然昔東坡與王郎論讀書法以爲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精力不能兼收也當分類以次求之坡公絶世聰明其持論猶復爾爾況時賢賦性敏鈍各殊與其務博而窮大

失居何若守約而選言俱當也與是書鋟木既成正諸學使王公稱爲溯源竟委意達辭文於藝林大有裨益夫既見賞於宗工哲匠而予先以一言爲嚆矢佇望世之有志汲古者由是而襄括三通胸羅經史敦崇實學導揚文治以不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奚敢曰序同元晏足使價長三都乎哉

壬午鄉墨序

萃千萬人之聰明才辨而欲駕乎其上又悉合有司程度則作者難糊名易書卷若山積欲從而拔其尤使結綠青萍價長卞薛則識者難十五國之剛柔緩急繫乎風好惡取舍隨乎俗乃欲擷彼菁英就我陶鑄不啻指南車之行陸而寶筏之利涉大川則選者難夫作者之難非直經義而已溯國家設科之意論必韓潮蘇海策必賈茂董醇表必彥昇之筆無點竄判必張鷟之萬選青錢而後其學爲有體有用其才爲宜古宜今近乃避難趨易臨場輒刊時務一册雷同勦說有甚於宋之帖括者顧且父詔其子師課其弟曰非此無以專精經義也覽者亦恬不之怪曰此應舉餘技耳無庸苛繩遂相傳有三場一場七藝一藝之說究其所爲一藝者舉子何以揣摩不能言其操券而合之由主司何故激賞不能喻以磁石引針之妙竟若冥冥中有莫之爲而爲者夫莫之爲而爲者命也命豈士君子所屑道哉昌黎應科目時與人書曰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亦命也愚謂科目一途惟既得者不妨言命以自托於撝謙沖淡若未得而言命則啓人以僥倖既失而言命則居已于毀隨二者無一可

也焉有手提玉尺進退人材而假命之說以自解免乎哉家忠宣試不遷怒論始失韓公東坡知貢舉李方叔仍被放古賢者之遇合亦不可憑豈非命耶然必其作之者一日之短覽之者意見或畸而命之說終不得參乎其間何者命無憑而文有定也歐陽永叔當景祐中力變文體軋茁刺刷自謂已斥劉幾而幾竟以易名首薦人不咎歐公之失言反從而美其得人者不知其人知其文故也且文亦何難乎知人歐公閱大蘇刑賞忠厚之至論曰此吾輩人也須避之王應麟得文宋瑞卷歎爲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然則精於鑒者一日之文且以決終身之品行節烈矣誠使清其心歛其氣弘其識手披口誦合三試而參詳之有不能得茂材異等以稱當宁求賢意旨者僕未之

奈夫風簷官燭作者既不盡所長幸而躊躇滿志此欲脫穎
而出彼方拔劍相待其摩娑珍惜者乃宋人之燕石而客見之
胡盧者也於是文無定評選家起而譊譊焉譏切于集端抉摘
于紙尾其亦甚不得已之心矣夫選家之道有四以智覺愚以
正範邪以公遏私以通化執有如改金根昧蹲鴟則選家已自
愚矣秘安石之新經沿無垢之別解則選家已自邪矣黨同伐
異入主出奴甘陵兩部浸淫而號爲八俊八及八顧八廚則選
者已不勝其私矣愚者不足患朝成書而夕覆瓿也邪與私積
爲世道人心之隱憂幸今者儒學昭明邪說不入功令森然無
敢自狥其私若夫執而不通守正者肖衣冠于優孟好變者化
尻輪于子輿矯枉失中是則吾黨之羞也予將于評騭科程墨

窮究正變之旨而備行文體裁茲於壬午鄉墨先發其端折楊
皇荂近於俗者汰之惟恐不速并不敢雜以佛老縱橫名法家
言不愜鄙意縱車笠夙盟必不濫登以開標榜之漸而編書之
綱領務使法不傷氣才不詭理正者什之七變者什之三雖小
異於時賢自信其無悖於世也或詰之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
日黔而黑從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踰江北化
而爲枳今子所選正變兼收胸無定識惟人自擇楊朱所以泣
岐路墨翟所以悲染絲也胡爲其然哉予曰唯唯否否天地大
文盡於圖書河圖體圓而用方洛書體方而用圓一經一緯燦
焉成章論文而有正無變失所爲對待之理先變後正失所爲
流行之理即國風大小雅不過由正之變耳甚而至于離騷卜
居湘君山鬼跌宕怪神似不可訓味厥指歸猶是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也然後知變也者特變於正之謂變立
而正者愈覺可傳又何駭乎或曰曩者酉戌之交墨腔盛行如
蠡入腹不可救藥選家大聲疾呼其風乃衰歟今子又從而揚
泥揚波何也夫予非能爲龔日墨腔者也擬而議之神而明之
欲其變俗爲雅化腐爲奇以不失乎墨之名義而胥成命中之
技焉斯已矣不覩諸工乎有刀者礲諸有石者錯諸非矩無以
成方非規無以成圓規矩立而巧運乎中所謂用規矩者亦自
有規矩存焉者也此墨之名義也又嘗闕射矣或中紅心或中
貼或中垛今之掇元魁者其果箭在的中巧力兼至與則衆必
投弓屈伏矣餘或隨才而次第之取必于中不必瑣瑣焉辨其

爲貼爲垛也顧未有不往省括于度者未有不內志正外體直
而能持弓矢命中者子故懸鵠爲招不怨勝己反求諸躬君子
度必有取焉且選墨之與行卷試牘正變同而所以爲正變者
不同唐以詩賦取士賦爭一破李程之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已
爲佳絕無取二京三都也應制諸詩大半吉祥軟美然而江青
數峰特收錢起瀟洒出塵之作未嘗不見賞於識者何獨至經
義而疑之是編得行豈惟操觚之士各隨性之所近造乎其極
稍寓目焉即悟理有定理文無定文採其正如宗廟四瑚六璉
之器搜其變如芝草醴泉鳳鳥爲盛世僅見之祥而選家樂受
其成彙以訂之勸而傳之如張樂於洞庭之野鼓宮宮應鼓商

商應七均備八風乎魚出聽而獸率舞也有作者何必無識者
有識者何必無遐者破三難而成三易豈必曰以矛攻盾愓愓
乎若其言之爲我設哉兹役也書林迫促兩月告竣得文二百
四十有奇譬猶鸎燕弄聲于一時桃李爭色于三春已耳世有
問津者尙蘄加其膏灌其根倣程端禮分年讀書法以四子九
經性理爲正業以史漢百家之文通典通考諸書盡其餘力貫
穿浹洽談道德儼然程朱降而制度文章猶不失爲班馬京兆
鄒陽也名副乎實行顧乎言以扶正學以儲眞才以光文教以
輔　聖治芻蕘一得之愚其願望必極乎此倘言之而不盡效
海內宗工雜其穢而澄其源端厥表而塞厥竇則可乎

陸堂四書文自序

康熙乙卯歲予齒十有一齡學爲四書文十年而後成章至丙
寅游庠有宜樓草二百篇小題居多戊辰秋遭喪輟業者久之
辛未壬申偕胡開衣昆季爲鴻軒文會大槩規摹金陳雖達於
暢晷非碩也癸酉館金閶呂氏行文稍依墨度游京師二年旣
歸館郡中朱氏曹氏有鴛湖草丙子場前欲以變格取勝旣被
放乃專心爲博大沉雄之文戊寅食餼已卯再丁內艱辛巳下
帷沈氏四知堂有珂里草壬午所作甚彩絢爛極矣仍不遇乙
酉乃改趨秀潤一途闈墨頗自喜又爲謄錄者所悞始信得失
有命文字固不足憑戊子以後家居教兒有陸堂草辛卯授經
邗上凡六年於尙書毛詩春秋戴記均有撰述時文偶爾拈弄
爲學徒示範而已就中惟癸巳之春讀書紫薇署中有金閶續
草爾時心境俱靜别有悟入能脫去向來排比方幅之習丁酉
初秋寓瑯𤩋有西泠草庚子舉於鄉有閩計草辛丑成進士
濫厠館選予齒五十有七鬚髮已强半雪素矣計生平之所作
千篇有奇而棄多散佚其存者又不足傳及門諸子謀付剞劂
予以是爲心智所寄亦不復强止焉追維弱冠以還務博不專
嘗閱江文通雜體詩謂時文何獨不爾嗣後每遇一題必懸擬
一先輩名家櫽成輒自顧所長在此所短亦卽在此夫揣摩之
道專精者易售龐襍者無功尙其所也特於此道已三折其肱
不忍棄去故垂老而終得一遇然則世之少年英銳者當以予
爲鑒戒而毋失之龐襍若其齒踰强艾蹭蹬名場又不妨借予
鼓勵其志氣無庸以過時而悲憤也雖然繡譜鴛央金針具在

亭獨無爲之根柢者乎非徧觀朱子遺書理弗足也非研精六
經學弗醇也非熟讀左史莊騷暨唐宋八家氣弗昌才弗贍也
又非靜坐養心使之至虛至靈而仰觀俯察有會於鳶飛魚躍
之趣則其機必不能活其神必不能完此則予與學徒所爲日
夕提撕而亦已之甘苦自喻者故於拙稿之首覼縷及之并以
質當代知言之君子

沈母趙太君七十貞壽序

粤考劉更生列女志曁殷芸婦人編其談閫德者衆矣或云善
不可爲或云惟拙是尙予竊以爲不然在易之咸言止說其德
爲女女而婦故繼以恒婦而母坤德用六有美含之火上於地
爲晉晉之六二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明乎有是德者斯食其

報善氣萃於一家休聲揚於四國闔邇吉老嘖嘖亦懿婷之[illegible]
心也清溪沈母趙太君系出天潢元孫析居當湖遂爲衣冠望
族太君玉質蘭心幼嫻七誡可方古之淑女及歸在宮沈君籍
燈佐讀相敬如賓可方古之賢婦旣而寡鵠興歌撫孤成立又
可方古之節母壬寅正月下浣届七袠悅辰戚友委序于予爲
觴者先予惟范史之贊曰區別風烈昭我彤管湛方生貞女解
以爲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古來表閭德者首重貞操
太君結禱未承而茹荼攻蓼辛苦閱三十餘年行見烏頭棹楔
國典光榮此其宜壽者一也陶母截髮待客而上行知名柳母
粉熊爲丸而諸子皆勤苦習學有賢母者必有令子誠相得而
益彰也虞問幼稟慈訓入孝出弟綽有門風加以孫枝競爽頭

角崢嶸其所爲揚顯者蓄之厚而流愈光此其宜壽者二也唐
夫人之乳姑貴而不驕曹大家戰兢守身終如其始豈非有孝
有德閨中所難者哉仲潔先生爲道山遊吳太孺人嫠居北堂
太君以媳代子侍膳問寢歷久彌虔而且庭感烏集兆卜牛眠
竭情盡慎族黨均以孝稱至于勤儉操家慈和逮下行廉賜粟
之類靡善不爲以大德而享大年卻母九十神明不衰又何讓
焉此其宜壽者三也又嘗披覽沈氏家乘如平碩人之勵志保
孤壽臻大耋有司旌門王太安人之貞壽以子少參公貴拜上
冠帔例得大書特書垂休奕葉今太君節苦而甘後先輝映自
女而婦而母而王母身該易德予故詳爲序之以竊附于閨史
勸善之義而意猶有未盡也爰申之以貞松之曲其辭曰壽松
兮青松舒鱗斂甲兮下有伏龍蘭生孫兮芝復秀御安車兮奴
清晝再賡嵊雪之章曰芝楣麗兮繡帨張八須奏兮青鳥翔行
霞觴兮玉潔餌顏盤兮嵊雪齡滿百兮算無竭

嫂何太宜人八十壽序

粵攷成周之世閨必有史以紀二鄉善行而閨內之德亦有女
史書之詩所云彤管有煒是已二南之詩二十五篇言婦德者
過半葉雅之材一百有五而頌揚家兒者往往詳焉惟易亦然
坤之道以順恒之德以貞家人之象取其內外交正晉六二之
爻美其受茲介福則乎閨幃懿範積久彌彰猶夫士君子之姱
修德必與年俱進也我嫂何太宜人系出盧江夙嫻姆教畜嘗
初笄而已頁女宗之目矣暨歸斌侯大兄鴻案相莊琴瑟靜好

兄自武闈高捷後王路馳驅不遑內顧太宜人勤儉持門家政
鉅細莫不秩然就理且能孝於姑婉和於娣姒誠敬以祭先恪
慎以延師訓子廣菴姪出自前母而撫育教誨與典三姪無纖
毫同異自授室以至析產太宜人摒擋經營曲盡心力族黨僉
以爲難他若賙親睦隣敬老卹孤爲普孳孳惟日不足下迄臧
獲之屬咸戴恩慈舉凡彤史所書標四行而垂七誡孰非一身
兼備者與典三姪少秉異材精通韜略歲已卯掇鷹揚之巍科
一門繼美爲里人所艷稱癸未會闈得而復失顧輦下名公鉅
卿爭相延譽以爲可任國家干城腹心之寄紹古賢敦詩說禮
之風一時未見有儔匹焉繼以失怙永懷春侍北堂恬於仕進
語云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夫旣具此至性他日移孝作忠

勲名遠到豈易量與典三爲叔父繼嗣事叔母梁太孺人歷數十年竭誠盡禮而生身誼篤所以致孝於太宜人者花之嶷川之夕甘毳承顏板輿遊歷視束晳循陔之詩潘岳開居之賦殆過之無不及也庚戌首春屆八十懸帨之辰戚友製錦稱觴委序於予爰詳次太宜人生平閫範有合於國風二雅所載足爲庶姬矜式且身該易德自必坐享期頤建坊表瑞匪特如郄夫人行年九十神明不衰已也初筵既設寒梅着花珠履之客盈門令予捧觴上壽諸孫繞膝戲舞斑斕太宜人綠鬢儼然其必當此而開顏引滿乎若夫金母桃熟以六千歲爲期麻姑東到滄海復見揚塵或失之誇或近於誕予未敢漫爲摭拾也已

鮑母程太安人九十貞壽序

昔程子有云人能務學則年雖老而不衰斯非所期於閨閫也顧予稽世說所稱王右軍郄夫人行年九十神明了不衰頹雖曰賦性之殊亦自有涵養之助焉茲於鮑母程太安人而信古今人之合轍踵美也太安人系出伊川作嬪東海自婦而母而王母德隨年進福與壽兼今且躋登九袠矣季春下澣届設帨之辰三黨懿戚乞予言以侑一觴粤考叔牙賜姓世有達人當晋咸和間刺史弘公以甘棠遺愛椒衍天都蔚然爲簪纓望族迨明經文宇公篤生上之公譽重膠庠以遊學没於海陵時則程太孺人齒未三十贈公魯仲先生年纔六齡耳太孺人勵苦撫孤贈公既授室奉母徙居湖中家業日隆隆振起則太安人儉勤襄贊之力居多善事北堂先意承旨太孺人嘗遘疾醫禱

罔効刲股和藥以進沉痾立瘳此其純孝性成殆桓少君鮑女宗之匹儔也贈公博學能詩觀國之光策名銓部乃甫及艾年遽游道山太安人隻手持門茹荼集蓼此其艱貞之操又不啻陶嬰之歌寡鵠曹大家之作女誡也且夫嘉耦著聲而後嗣不克丕振是烏足爲枌社之禮宗芸編之極軌哉太安人親自教兒有若柳母之丸熊歐母之畫荻長君怡山紹武拓基處則爲家督出則爲國楨厥弟心竹个香莫不研經術工詩文四方碩彥名流往往登堂拜母釃酒言歡以故玉友金昆嫓美於河東三鳳令孫愼言書誠鑑吾葉採藻泮林觀砰太學均有國器之目而內外子姓繞膝者幾幾不能辨識太安人既受冠帔之封旋膺桮棬之典謂非賁由哲而甘名以寶而致洵無忝於程正叔之閨訓而與郄母之耄年神旺有足後先輝映者與抑予聞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造極之爲難而更慮乎鮮終也太安人以坤之厚德致晋之介福心竹弟且肩枕溫衾不改孺慕之天性諸孫稚齒者得分甘毳之味其勝衣冠者盡傳絳幔之經太安人得天而愉得人而怡無纖毫拂意之境端居靜養行見自耄耋而期頤昭

聖世之人瑞此理與數之斷斷不爽者予職係彤史居同里閭雖才遜劉范而交托紀羣固宜揚彤管之芳申無量之祝焉

陸堂文集第四卷終

陸堂文集第五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天都 黃 瀛 學登
長水 吳高增 縱長同校

記

東湖夜遊記

戊子秋試陸子被放有侘傺無聊之思九月既望飲淮左廨西青屋酒酣日秋光如許盍攜飲具爲弄珠徹夜之遊座中皆躍然起覓午餟核粗備大風颼飀起天末不果行十七傍晚乃呼小艇渡湖登樓設席于東軒六牕盡啓皎月乍升一碧千頃燈火熒熒出沒于深林密箐間倏鐘響絕歘乃漁歌來自遠浦予

與諸子持盞拍浮不期而醉醉則烹茗清話又不期而醒月既午把盃踞石連飲無算或書空咄咄或倚闌長嘯或起作胡旋舞是亦足以解牢愁而消壘塊矣顧予有進焉者仰觀夫天清虛浩渺纖雲不生而方寸幾何塵氛錮蔽曷爲日失其虛靈也俯觀夫川川無停流月無定所於以悟皇帝王霸之運會公孤卿尹之名爵與夫施旦妖冶之色崇愷齷齪之利逝而不留均可作漚泡觀而我心如月隨所遇之險夷枯菀曾不改其光榮也又何必抱秋士之感而輒爲不平之鳴乎昔太白翫月金陵城西飲孫楚酒樓歌吹達曙鐵崖遊汾湖坐釣雪舫挾妓珠簾金粟子無論偎傲史之才過之坷壈阨塞抑又甚焉然而風共蕭疎胸次歷落屏絲竹却伎人博覺斯遊眞率差勝昔賢也用右丞酌酒會臨泉水句分韻成五言古體漏三下酣臥樓頭殘曉與渡而歸同遊者程子萬里治具者侄西瀔漁滄淮左濟容四人期而不至者醒士沈坍之黍駐鶴皆侄以病瘧初愈欲出而中止云

見聖記

癸巳臘月將撰陸堂易學妄謂能通於河圖洛書而後可以談易息心靜坐者十晝夜忽疑劉歆所云伏羲見龍馬負圖而畫八卦與孔子仰以觀於天文一章其旨不符十三日之夜半夢伏羲降于庭但見淸氣聚堂中毫無形象予舉所疑相質聞淸氣中有聲云得一者聖龍馬龜書皆瑞應爾予乃悟伏羲不緣龍馬而畫卦也傳云有象而後有數八卦象也其一爲太極無

形者也河圖洛書數也或加一圈或布一籌皆屬有形明乎八卦在先河洛在後八卦爲體河圖爲用劉歆妄說其亦不攻自破矣十四夜漏二下復夢孔子降庭長身微髭冠荷葉巾衣青袍彷彿俗間所繪磻溪翁像夫子南面而立予傍侍因問得一者聖之旨子云畫卦始一動而爲二再動而爲三以至百千萬變而皆不離乎一也天地且不能無動況于人乎惟聖人之心動而無動渾然太極之體是卽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一則誠而已矣中庸至誠無息章可爲註脚予曰易理廣大精微今諸經粗有成書欲撰易學恐識見淺而語多訛舛奈何子云聖人立象以盡意夫易烏可以言語窮哉當文王周公時爲文王周公之言當丘之時爲丘之言取其足以覺世牖民已爾夫易爲

由以吉語窮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就汝所見而闡發之即小有語病庸何傷乎乃歎聖道之弘而待後學之寬且恕也予又問曰邵子程子於易孰優予云堯夫於易見到五分伊川不及也予又請問作樂之法子云汝未讀樂記乎對曰向撰戴禮緒言熟復樂記數過竊疑漢儒所作非三代以上之書夫子乃大聲訶叱曰心竅何所見而云然對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此作樂之本也樂記中毫無發明但云樂者生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憑空說理後人何所據依以為作樂之法夫子即朗誦曰八風從律而不姦豈非作樂之本乎天下萬事無出八卦外者作樂其一法耳予乃請問其詳子云鈞天地祇之樂非汝所能知者汝所能知人間之樂而已夫樂

必以人聲為主近取諸身滿口為宮引喉為商捲舌為角齊齒為徵撮唇為羽天造地設而不可假借五聲既明遠取諸物凡飛潛動植之有聲者不難一聽而別白于耳八音中惟絲竹能與人聲相比故用為主音金石之屬一聲無轉但用以為節爾然作樂必備八音以應八方之風則一堂具天地之象然後可以感格幽明也又云作樂之法首重樂章有是功德乃可宣諸歌詠以周公經天緯地之才豈不逮于后夔而不能為簫韶之九奏者蓋舜當揖讓之時紹堯得人文明已極故陽之數可極於九武王伐紂發揚蹈厲陰凝之象居多故數止于六時為之也倘樂章有一辭虛假附會則不足以格此時之天地鬼神感此時之祖宗民物故作樂亦不離乎一誠至若隔八相生娶妻

生子此不過用以旋宮起調而清濁高下亦祇因乎人聲之自然近代所傳工尺譜伶人俗工皆優為之非儒生言樂之本也設試觀命夔典樂及戛擊鳴球二章則韶樂具存觀有瞽在廷一詩及與賓牟賈言樂一章則大武樂舞可以想見孰謂古樂淪亡哉予用是知史遷樂書猶為近古班固所錄多採劉歆曲說昧其源而勝其流毋怪乎世歷千年知樂者寥寥罕覯也明年三月復夢周公降庭予急起迎入公視夫子身長尺許正欲致疑問難未接一談陡然驚覺自分生平可以著書而不能經世夢兆中已明告我矣予因先聖之言欲將九經諸子內外傳考工記爾雅注釋成古樂發微一書俾人人可以知樂無如每一屬藁心輒怔忡凡三作而三止若天有以阻之者即易學亦

僅僅發揮於周公易象略有窺見而數學終未能十窺五中也嘗于夢見孔子發心開一竅不特六經四子麻絲貫通即一行大衍康節皇極其乘除之數亦不學而自知至甲午上元其竅忽閉資吾仍鈍所能記憶者惟先聖作樂之大旨懼其久而遺忘也援筆識之以示學徒并貽同志焉

中秋夢觀降香花記

歲乙未予在廣陵度中秋夜漏已絕夢登一樓樓高三十餘級西邊一帶花如錦屏枝枝從天而降花比車輪較大七出下啟深紅色仰開不見其心自南及北三花瓣相次低而葉葉振動紅光射目疊七為一斂縮成小青蕊輪兒纖至見青蕊齊下六七漸大如瓜吐紅艷而未大放問予花名予曰此所謂錦[illegible]

之花舒卷無定者也一花蕊拂予面乃驚覺噫夫用行舍藏之
道孔顏而下難言之矣諸葛武鄉侯庶幾近之惜乎金刀數終
力不能挽濂溪周元公雖不見用于世然能尋孔顏樂處則禹
稷三譲怏怏乎具在我也子美特一詩人其云勳業頻看鏡行
藏獨倚樓又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能窺見大意者故
其詩亦詣聖境予好言詩而不善自運學儒又不克成今而後
不爲化海之鯤其爲蘧園之蝶乎

儀眞縣學重建尊經閣記

儀邑在宋爲眞州慶曆四年始立學規制視他縣特弘尊經之
閣兩建于前明正統嘉靖間自基址再徙兵燹頹仍　大成之
殿明倫之堂方慮鞠爲茂艸閣之興廢宜未暇過而問焉今

天子重道崇儒昌明經學在位者率以學校爲先務揚州所屬
士夫慕義尤稱盛於許氏一門丙申春仲予薄游蘂江肅拜廟
下環視碑刻乃知倡修　大成殿者中憲許君承遠也重建明
倫堂者子中翰君松齡也而其孫彪者復念尊經一閣廢墜百
年毅然獨肩其任旣訖功美輪美奐即於閣外廣置書舍增修
殿前階戺欄楯與夫名宦鄉賢之祠居仁由義之齋學制完美
抑亦可稱子克家繩祖武者矣雖然有閣不可無經猶之沃壤
在而田器修也有經而貿貿焉不知所尊猶夫耒耜徒設而耕
耨違時甚者鹵莽滅裂以妄冀有秋也昔龜山先生嘗著訓矣
六經聖人經世之迹在焉夫尊經而第求諸迹殆不如子雲之
說六經濟乎道者也陽明子嘗記尊經閣矣六經者吾心之記

[illegible]也才心而不本諸天又不如匡鼎之說六經聖人所以統天
[illegible]之心也夫洙泗微言萃于朱子當時教學之方有云必因先
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無躐等空
[illegible]而馴致其極我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嗚呼所以
[illegible]經者抑何至與顧予謂尊行之要尤在孝經子曰夫孝德之
本教所由生也朱子五歲題孝經曰不若是非人也學者誠以
孝爲根柢自能恭兄愛弟忠君信友而後足以闡發四子貫通
六經然則尊經者固爲明倫之輔明倫者是即學聖之基也與
茲閣旣興予願邑之茂宰勸學有若文翁而主教導者舉安定
蘇湖之法切劘歲月豈惟爲一邑儲材菁莪棫樸實可爲　聖
朝文治之助若夫蔡鼇魏科元光首解儀邑江山清淑自當會

逢其盛而予所期於英才碩彥者非艷稱夫科名仕宦而已也
是爲記

平湖縣重修文廟學宮碑記

學之尊先聖也漢後未有定制亦無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始以
王禮祀　孔子追贈十哲以下宋慶曆間詔天下郡縣咸立廟
學至明嘉靖而撤像立主易號至聖先師厥典乖諸不刊我朝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臨幸闕里釋奠先師　御書萬世師表匾
額懸掛直省學宮我
皇上孝崇繼述丕宣文教　特旨追封聖祖木金父至叔梁公
五代王爵而又頒發內帑重建闕里新宮琉瓦鳳樓制同帝闕
涓吉上梁慶雲見於曲阜五色氤氳如芝如鳳歷午未申三時

之久猗與休哉聖道光昌文明普被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湖邑僻處海壖廟學之設其來已久前代屢有興作具詳邑乘康熙乙丑歲重建明倫堂兼修大成殿先叔閣學蓑山公紀其事邇來風雨震凌日就傾圯有志者嵩目久矣孝廉嚴子力囘徐子乾若就商於予竊謂興修廟學雖藉賢有司之力而紳士與有責焉大人經營扃宇務極華美至於聖人宮墻視其朽壞若唐埒之不足介懷獨何心哉且緇衣黃冠尚能壯棟宇以崇其教豈有儒家者流而可忘所自出乎於是嚴子力任勸輸而徐子先爲之倡士林好義輕財者雲集響應文學胡子原仲董願董其役設冊以稽數選匠以任工首脩大成殿檐桷朽腐者易之光覽損敝者增之施朱加漆輪奐聿飛次東西兩廡儀門欞星

門遂遵新令增脩崇聖祠名宦鄉賢兩祠兼葺敬一亭泮池宮墻龍吟閣以及四周垣墉啓建柏林書屋東西廟學碑記兩亭是役也費不出於田賦丁不假於里胥約計白金一千九百三十兩經始於己酉二月落成於庚戌九月學博葉君柘村余君梅莊率諸生行釋菜禮遠邇聚觀以爲規模宏敞甲於他邑云予惟古來記廟學者或贊聖道之大或勉諸生以學未有越於斯二者也昔泰山孫明復作贛縣廟記謂夫聖道被於萬世不假廟筭儒辭以爲稱述而歐曾朱張諸學記其言明體達用崇正黜邪所以敷宣教學者無遺蘊矣何敢雷同而勦說焉惟是生際昌期
聖天子法孔子之道以匹堯舜之治而當路諸公莫不仰承德意崇聖興學獎勸生徒以佐雲漢昭囘之治化我湖人士歡欣鼓舞各輸財而殫力固分義所當然也況湖邑山水鍾靈名公鉅卿後先輝映而我族侍御稼書先生拔程朱之道脈本朝從祀兩廡者實惟先生一人吾鄉聞風興起上之希聖希賢次亦勉爲醇儒善士出則致主而澤民處則垂訓而範俗豈徒矜博洽矯詞章以釣名而干祿乎哉抑聞朱子之易說矣君子善治蠱者將壞則當謀新後事方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使不至於速壞追數乙丑修學時未及四紀而殿廡傾圯宮墻壞缺雖興復之難幸睹成功洽經歲月能保成者之不復毀乎因詳記之勒諸石俾來者得考稽焉至勸書董役與有勞者及捐銀諸姓氏具見俞子泰階廟學誌中不復書

嘉興府新建文昌閣記

郡太守閻公蒞任再朞政修人和乃擇地於府治之巽隅倚城培址建閣三楹中奉文昌之神并祀魁星於其上陽月吉日落成而躬自偕守薦庠士觀瞻踴躍請爲文紀其事予聞斯閣之勝遠眺南湖與煙雨樓並峙寒暄明晦變態萬千兼以僧梵漁歌悠揚入耳帆檣汀蘆蕭疎極目使人怡曠於心徘徊而不能去也雖然公之創建斯閣豈直爲邦人遊覽之資登高能賦之助而已哉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上將次將貴相而外四日司命五日司中六日司祿考諸經史文昌之祀信而有徵者若此昔文文山記龍泉梓潼祠有云士以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枝壹是法合者

陟遐者縣人知選舉之權屬諸有司不知神之默定也久矣或疑文山持論泥於道家化書予謂天旣有此星象世即有此神靈以彰福善禍淫之報而爲人文之主宰斯亦理之昭昭不爽者爾且公之施德於我郡也美不勝書丙午秋大水傷稼民有飢色公至愁焉憂之誠意所孚雨暘以時連歲登大有爲邑之道賦已淸境內之盜風已戢訟則已簡獄則已空蓋公之爲政廉而持之以恕仁而濟之以勇故能剪彼豪猾扶厥善良槐街柳巷之間絃誦之聲兆轂宜乎秉金錫而駟馬徵循績幾降于渤海穎川也粤稽構李往哲唐宋以還經濟有若我祖忠宣項襄毅孫簡肅文學有若衞淸叔貝廷琚鄭端簡忠孝有若趙忠定程原道邱庶子魯元承科名宦望有若呂文懿朱文恪莫不

寶至名歸彪炳汗簡入 國朝以鼎甲制科顯者絡繹不絕二十年來風氣稍不競矣夫山川出雲有開必先顧非得守土之大賢隱爲維持而顯加鼓勵烏能旋至立應也與閣旣成會聖天子加恩浙士賓興大典舉行在卽度必有文章英彥大魁海內以展其忠孝之忱施其經濟之略與往哲互相輝映者乃知公之創興是舉有裨于邦人文教良非淺尠也已雅有之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言人材衆多堪爲國楨也其二章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五章復申之曰民所燎矣神所勞矣公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用能悉徵靈貺以慰作人之盛心而導揚 聖朝之雅化我儕庇宇下者當共爲詩文踵示久遠縱弁傾矣敢辭公名琪字涑陽山西夏邑人康熙丙戌進士以晉州知州特擢今任云

東皋菜園記

今相國蓋平白公爲圃於東便門外相距八里而遥其地曰深溝慶豐平津之水後繞而東入白河遥望西山靑翠欲滴雖水陸之通途實郊坰之靜境也門徑緣水北趨不復更置折而西正中爽塏新構松齋三楹蓋斯圃專以樹勝高柳長楡碧梧繚李不可枚舉前後松數十株老作龍鱗不獨三伏坐蔭令人忘暑即嚴寒氷雪蒼然有不可犯之色是宜居衆材上矣其東精舍八九間寢興觴詠靡不適宜迤邐廊廡位置悉稱又南爲紅梨舫亭春月著花紅鮮香馥輞川之文杏館辛夷塢不是過也舊有土阜餘亘孤露不愜於意乃穿渠引流蜿蜒數折積土成

山横嶺側巘咫尺間含千里勢由小橋陟山巔有亭踞其陽額曰縱目遠村近寺曉煙晚霞畢獻於杖屨之下亭面圓池水澄不滓游魚瀲波芙蕖旣開蓼花被岸鴨脚經霜脫葉點徑昔人云寸寸秋色於此有會心焉池右爲一黃山房深而狹形似舟淪茗圍棋如坐歐公舊舫齋中也復折而東有老屋數椽揭其眉曰學圃處其南東隙地約十餘畝黃芽紫莧萵苣蕪菁播種滿畦雜以瓜茄薤韭之屬其後有井甃而深之淸泉汩汩涌出飛輪散周洩瀆滋潤四時嘉蔬採摘不竭用佐家食兼可速賓此東皋菜圃所由名也夫士大夫知菜之味則能守其素風見菜之色則念黎民疾苦公受知兩朝位高望重近雖養痾燕居而安其身猶務所以安人適其性更思所以適物豈屑屑然效

漢陰丈人之息機甘爲蘇園翁之肥遁者乎且自唐宋以來元
僚鉅公遭際承平莫不以園林自適若裴晉公之午橋莊涼臺
暑館非不華美君子不以爲譏李衛公平泉有記語爲名花心
云侈矣司馬溫公本其先憂之心而以獨樂名園彼其讀書有
堂農圃井亭隨宜締構蓋亦儉樸之甚者也今觀斯園週遭土
垣不加堊飾屋葺而不丹木斧而不斲於開闔攝靜之中寓儉
以養德之旨殆與溫公之命名獨樂後先[illegible]揆者與某人從公
游是歲九日微雨初霽召賓戚爲登高之會酒半頎而言曰子
盍爲我識之自揣姸陋然園以人重人[illegible]華文以園傳無妨
於質遂吮毫而爲之記

清溪沈氏宗祠記

我湖沈氏一曰石莊一曰清溪科第簪纓之盛於清溪首屈一
指石莊樹德祠予叔閣學雅坪公爲文記之清溪宗祠其來最
久當前明景泰間封兵部東林公始建祠以祀遷祖聖三公及
二世繭埜公三世清磎公泰和王文端之碑記石雖泐文猶載
家乘中然而東林公非宗子也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
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
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嗣是封工部可聞公別建宗
祠倣圭田遺意撥產四十九畝以奉蒸嘗由可聞上溯聖三公
數止五世雖曰繼禰之宗實即繼別之宗義允當矣第歷年既
遠祠址頻遷嘉靖中燬于倭寇後渼公壁建三楹封憲副貞所
公廓爲五楹顏額曰追遠堂中奉三世如初增祀碧瀾可閒兩
公其左增祀贈刑部樗軒少參一山明經裕齋三公右則宗孫
世嗣焉至崇禎癸酉圮於風濤明經巽仲公葺而固之自爲記
入　國朝移建王家灣形家以爲不利仍徙祖基東時則獻臣
藏之叔輸公元諸文學董其役堂構聿新復于樗軒公下增祀
大叅吾匏太學西溪處士得生三公夫岷江之源僅可濫觴及
至江津非舫楫不可以涉豈非以支分派合積久彌盛也耶清
溪之祠歷十數傳而祀典加虔[illegible]季冬之孟子姓昭穆
咸萃祠下犧牲有儀牲皿具備[illegible]則以賢以貴以長幼
爲等差其于大傳所云尊祖[illegible]宗故收族不有一舉而
備三善者與且自封公可聞[illegible]後裔古愚青崖輪碧諸
公次第擴充春秋祠祭田額[illegible]倍于昔又以羸餘買田備梓刊

譜牒之費蒞祠規之簡約而可循周緻而無弊莫有善于清溪
沈氏者也粤考姬周盛時卿大夫皆有采地以貽子孫故宗法
久而不替漢唐以降仕無世祿大小宗槩置不講賢人君子不
得已而建祠輯譜以維持宗法之窮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
本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祖先甚不可也又云今
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而朝
廷之勢自尊眉山蘇氏譜序云亡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
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族屬不散則由有譜之力信斯言也修
譜之與建祠相爲表裏二者不可缺一焉今沈氏宗英刻譜乘
成姪壻虞聞攜示學博公撫辰宗祠續記乞予補其缺遺將勒
石以垂不朽予自束髮受書卽有志于范文正之義莊鄭太和

之規範老將至矣有心無力良用自慚近覽清溪沈氏祠規知
詒謀之永遠卜後裔之昌隆又嘉虞問有木本水源之孝思能
不忘尊祖敬宗收族之大義也於是乎書

西塘倪氏義田碑記

周禮以六行教萬民孝友之外特重睦婣故自漢以降敬宗則
立宗祠收族則輯族譜士夫家相沿不替獨至義田之設則自
錢君綺爲范希文作記後見於書策者寥寥無幾豈果力不充
給與抑以枯心未厚孰德不弘遂至因循退諉舉世不肯勉爲
其難也西塘倪君帶黄輿子世交而兼客戚績學工詩藝林群
樹引重太翁蕭洲先生負海内名宗之望晚歲栖於仕進旋隱
德于一鄉鄉黨咸奉令德之作先型訓與令弟紫安纘緒拓基

日益昌熾倪氏子姓勝衣冠者莫不讀書勵行恂恂儒雅萬石
君家之孝謹王謝顔柳之門風家訓蔑以過焉君樂天知命花
甲既週即爲諸郎析箸不復以家務縈懷特念倪氏族人散居
魏塘者不下千指就中貧困者多倘膜外視之如秦越人之不
相存卹大失古先哲王睦族教順之意乃撥存田五百畝畫其
租息分給老疾孤嫠歲以爲常昔胡文定云立志當以明道希
文自期待明道享年不永厥施未竟希文位歷忝知歳臂厚祿
乃能建立義莊今君未登仕版而仰承先志惠及通族實能克
紹希文芳躅不徒抱虚志而邀浮名其爲度越時賢豈復可以
倍蓰計哉當予爲諸生時亦有志于敬宗收族之舉老而通籍
以病遄歸值歲饑自救不暇九族中有不能舉火者付之扼腕
羨息而已聞君創斯義舉艷羨久之即不禁鄙言中心固樂爲
揚抡也君乃殷殷致語以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雖力爲舉
行而吾後嗣之賢否不可知異時倘有廢墜以失信于族人則
爲德不卒矣請爲文一通勸戒後來俾賢者鼓舞而愈加擴充
不賢者亦有所警懼而兢兢世守庶乎可也嗟乎君之枯心可
云厚孰德可云弘而其識其力更爲審慎而周詳者矣抑予聞
之善之積也如穜藝然灌漑益勤則枝葉愈蕃時日漸久則根
柢愈固倪氏義田既興繼以義塾不惟養之兼且教之使俊旹
秀好之姿皆得及時來學以詩書禮樂爲習傳以孝弟忠信爲
践履窮則善其身達則澤其民行見西塘之倪繩繩繼繼如江
州之陳宗十世同居浦陽之義門鄭氏子孫簪組不絶天道雖

遠符于人事不待遲久而信鄙言之不誣也其每歲收舉支給
之例君已折衷盡善付冢子應榴遵行故予弟書其創始之大
略至於田畝佃甲則亦勒諸碑陰以示永遠云

平湖縣增建育嬰堂碑記

粤稽大同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終壯有用而幼
孤亦得長養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則各子其子三代聖王所以
導其天性之良而防其流失者爲法綦備以今觀周禮一書大
司徒保息萬民首曰慈幼次乃及於養老卹貧寬疾愼竊疑鄉
飲酒之禮尊長敬老設席歌詩歷久不廢而春裂孤子割烹酌
酒此典何以曠絶人間豈夫鹿不忍子鶴猶護雛乃哄之狙猿
竟有棄兒不舉者此非天性漸滅與夫情有難言之故毋亦役

病死喪爲父母者力不能顧不得已而忍心出此也平邑育嬰之堂創自康熙癸未時則邑左道侯紫來甫下車會逢
聖祖仁皇帝俞少司空周公蓉湖入告疏俾天下郡縣咸得建堂育嬰侯因營繕斯堂兼爲置産既而三山林侯鳳溪續置田畝以給堂中公費今
天子御極之初仁政畢舉復　諭地方有司加意育嬰爾時歲太史西武先生主持堂事倡議以爲堂止一進其中臨水恐不足以垂久遠東偏隙地一區力勸馮子枚吉喜捨以作善緣同事將廣爲勸募增建一堂表姪張子炳文素具仁心勇於爲善慨然獨肩其任鳩工於丁未之二月訖五月而落成其中建樓一所以供聖母行像前廂後軒丹雘輝煌美輪美奐木石瓦甓暨匠役之費約計二百餘金又以其後偪窄規模未稱捐貲契買王錦章屋基吏買羽士高雲客隙地自是庭宇爽塏垣墉四周遠邇觀者嘖嘖稱善復捐鳴儒圩樓房十一間平屋四間租息十五兩有奇爲毎歲修葺及堂中僱乳之資夫民我同胞物爲我與古來慈心於物者方春不合圍艸木黃落然後入山林蟄蟲昭蘇足不踐履其樽節而護惜之者周詳若此況乎稟五行之秀具知覺之良顧可膜外視之而過滅其生機乎是堂既成凡我同志踵事增華設立規條可以永遵勿替矣門人嚴生方回來告予曰從古善事必藉文章以傳不朽是堂不可無記請礱石以待鐫刻予嘉炳文能以闔邑之公舉獨力仔肩上之足以導揚　聖治昭格天心次之亦能贊襄賢侯惠政善終如其始從兹湖中棄嬰以養以長樂育於光天化日之中均不致有夭札之患德莫深焉功莫鉅焉故不復以心疾辭而詮次其事如右

先公畫像記

右讀書射獵圖乃先公已酉年小像也朱顔黑髮危坐觀書時先公爲南雄守已歷十四載矣衣冠侍立把卷誦者爲四兄膚士短衣挾彈遊目空外者則不孝奎勳也四兄秉性沉潛讀書之外無他嗜好奎四歲解誦唐人詩五歲就傳讀四子書過午輒復嬉戲雖張弓發矢力不勝任而見獵心喜童時即未能免先公爲此圖非曰尚武蓋隱以示誡也先公涖雄十八載甲寅遭王父司理公喪明年歸里卜葬庚申再補思州丁卯以病乞歸殁于庚午之五月溯自高祖津陽公以少司馬致政歸優游林下者二十年得壽七十有八曾祖贈通議公年幾四十王父司理公年六十有八先公享年六十有五奎弟兄八人惟二兄平仲年六十三八弟誠民年五十八餘皆不能半百奎以孱軀晚年僥倖一第入史館稍以文章報國而致澤無具乞病歸林乃能壽躋古希兼以室人齊眉見孫繞膝彼蒼之降鑒而於庇之者豈不深且厚乎哉至于見獵心喜習氣難除自四十以後專力窮經翫味明道先生語始能拔去病根以無負乎先公教誨之微意是圖向存仲兄篋笥久不寓目七十誕辰姪戩霍持以歸予回憶童時親見畫師吳叟于雄署之東軒摹寫是圖當年顔發番髻者忽而已成白首衰翁憶日月如馳而德業不

自幸之餘轉自慚焉敬識卷末俾後人什襲藏之其毋忽

金粟山廣慧禪寺置田碑記

域澉浦諸山其脩嶞犖犖者無慮什百而金粟之名赫焉欲騖乎其上何哉蓋山以寺重寺以人興吳赤烏中康僧會得佛舍利始構三寺鹽官之金粟與金陵保寧太平萬壽以古刹雄峙于天南象教中衰山靈長寂千五百年於茲矣前明萬曆朝密雲老人來主法席提倡宗風遐邇嚮慕六時飛錫之聲溢于林岩翠靄間禾中選佛場至今以金粟爲稱首顧法侶日衆而伊蒲淨供減於疇曩此鑑璐大師所以有續置寺田之舉也或難之曰浮屠不久桑下三宿絕恩愛也沙門不住資生行乞自足無罣礙也今師必數數然增置田畘以給道糜殊失見苦斷集

之旨乎應之曰唯唯否否夫佛者覺也人知情盡之爲覺不知情生之爲覺昔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發種種誓願欲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衆生有所乏少又謂諸有情者饑渴所惱爲求食故我當飽以上品飲食餘令尋求法味乃知必有憫俗之情然後可得眞如之覺佛與菩薩道豈二哉時乎出世雖以聖賢送食不妨斥爲外魔邪見時乎入世割肉啖鷹投崖飼虎苟可利益群生一毫莫之靳惜也況乎順風以呼山谷響應假檀施之緣爲熏脩之助其功德尤不可思議矣予自結髮受書思闡儒關中歲亦樂與高僧究論佛法師固超然無着其自利利他更具無邊願力非徒束縛于天龍一指者寺故有趙觀察國琦碑所載慈會禪德本彥積歲五稔興復金粟事甚詳自師住持茲山勞心苦骨繼武拓基亦閱五年了此勝因將卓錫于卓亭四時之內成功者逾在師不復有所係戀嗣法某等乞予言勒諸珉石使知滄桑變遷一剎那頃莫可究詰而大慈所貽有成無壞縱窮塵歷劫煥乎如日月之斬新也乃爲辭曰

維民生厚以食爲天儒者之道行乎竺乾金粟名剎卓立海壖緇流雲集合十累千香飯不給佛火空懸疇爲大德而懺善緣栽一頃禾取三百廛自食厥力於僧較便種樹留蔭得魚忘筌甫掃去茲贊如秋煙功歸常住可銘可鐫粥鼓若雷晨且弘宣

重建雲林寺殿閣碑記

從來佛寺祖庭半依名山勝地顧非封表之榮錫自朝宁衆以

岳牧護持則雖山靈擁秀僧寶現奇而其蹟易湮未足以肅觀瞻垂久遠也浙西山水首稱武林其間名刹則以靈隱爲最古蓋自東晉咸和中竺僧慧理指鷲嶺爲飛來倚青林而燕寂宋景德後永號禪林五燈互照而臨濟宗居多有明末葉日就頹落　國朝順治已丑具德老人來主法席經營二十餘年殿閣巍峩堂寮鱗砌象設嚴麗金碧輝煌雖日重興其功實與開創者等康熙已巳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浙　勅改靈隱爲雲林寺從茲靈鷲遂華月桂諸峯週環獻秀依日月而迓休祥出雲雨以致豐稔匪直爲雲林一寺之光榮已也歲已卯三月　翠華重臨時慧輅和尚號諦暉者繼席住持率衆迎鑾遂入羅漢堂觀五百應眞像奏

對稱　旨賜金佛一尊白金五百兩翼日復賜禪門法紀扁額
禪心澄水门法鼓聚魚龍對聯又飛來峯三字再過碧峯七言
詩一首嗣後寵錫便蕃珥筆難罄
皇上御極以來孝崇繼述化致隆平　特簡宮保尚書李公開
府於浙政肅風清境內大治且年穀順成民有餘力是以學宮
祠廟城池倉庾橋梁之屬百廢具舉復念雲林一寺爲
歷經駐蹕之區懸供　御書多歷年所及今不加葺治大懼
風雨剝蝕失臣子敬恭之誼爰捐俸興脩并作疏令住持廣智
監院義果廣爲勸募自己酉迄今大雄寶殿天王殿華嚴閣直
指堂青猊面壁兩軒慧日寂照兩塔院暨冷泉亭修整一新木
石甎甓匠役之費約計白金三千七百有奇而山門法堂轉輪

殿羅漢堂諸所厥功猶未竟焉粤稽靈隱舊志在宋天聖間仁
宗有放免田糧之舉後趙清獻公抃知郡卽爲之禁樵採明萬
曆間神宗賜觀音大士瑞蓮聖像一軸而冢宰張公瀚家莊簡
公光祖後先爲之募建大殿然未有如我　朝之特賜寺額稱
登加恩俾佛土藉以重光山靈永爲增色者也宜乎制府李公
竭忠盡誠殷然以脩建爲已任吾見古刹長新高僧雲集六時
諷誦祝釐聲振林樾豈非護國佑民之一助與辛亥秋令住持
上志師以大工垂成請爲文勒諸石自愧筆力庸鈍不能俛頸
陀之碑流播藝苑而假茲勝緣得以附名不朽可不謂榮幸歟
因吮毫濡墨謹爲之記

三過堂記

古來地以人傳者多矣如羊叔子之峴山元次山之浯溪歐陽
永叔之醉翁豐樂兩亭由其功勳品望足以弁勝地靈至若文
釆風流照耀千古者尤必以子瞻蘇公爲最世傳公乃戒禪師
後身故樂與方外遊於成都文慧大師作清風閣記於西湖僧
惠勤作六一泉銘而吾郡三過堂者在城西報本院當維舟一
爲登眺見夫殿宇頹廢緇侶寂寥幸存者惟巋然兩石塔與萬
壽山扁額而已顧三過堂之名至今嘖嘖人口豈非賴蘇公以
垂不朽與昔熈寧間蜀僧文長老主院公嘗過此訪之後六年
自徐湖再訪又十年公以學士知杭州過之則文已棄世矣公
詩有云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卽此一聯其交情
之篤摯禪理之湛深皆可于言外得之厥後慶元乙卯僧本覺

勒三過詩于石嘉定甲申僧元澄重建三過堂不獨地以人傳
卽僧中好事者亦得附名不朽彼元符之宵人必欲深文曲法
以屛之瘴鄉而擠之死地獨何心耶昔昌黎貶潮州與老僧大
顚往還後至袁州留衣服與別或者以爲口實而子瞻之于文
長老莫不推爲韻事留爲美談蓋韓公道峻故易于取謗而蘇
公道廣故易于得名也試觀文暢高閑之徒喜詩善書皆藉韓
文以傳曷嘗不與蘇公一轍哉何代無賢乃不能折節以事而
徒蚩蚩焉甘與流俗爲伍没世無稱良可惜也

陸堂文集第五卷終

陸堂文集第六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姪　麟徵　仁趾
　　超宗　鳳池同校

考

五嶽考

或云自唐虞迄周初嶽有四而無五虞書之四岳四巡周官之考制度于四岳其明徵也予謂唐虞以霍山爲中嶽禹貢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又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豈有稱太岳而不列于嶽者特霍太山在冀州封內故巡狩不及耳周禮大司樂之職四鎭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

之有五顯然可據特周之西嶽乃吳嶽而非太華吳嶽卽岍山在鎬京西華則反在東矣周之中嶽乃太華而非嵩山蓋華山在雍豫二州閒故得稱中而霍山爲冀州鎭使霍叔主其祀周禮雖缺職方之文可考而知也馬遷封禪書謂秦漢祀典自華以西名山七吳嶽與焉是則然矣謂嵩山古稱中嶽甚不可從按禹貢第稱外方周職方不列九鎭內左傳晉司馬侯始稱太室山海經兼及少室未聞有尊爲中嶽者漢武元封元年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有若呼萬歲者三乃增加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故爾雅釋山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周之五嶽也後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乃漢之五嶽也後儒見近遺遠小戴記孔子言詩崧高維嶽訛爲嵩高鄭康成註周禮彼此矛盾皇甫謐高士傳僞云許由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孫炎註爾雅不省漢武以南衡遼曠改祀灊縣霍山之故而謂霍當作衡博辨之家舛錯若此他更無足譏矣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夫旣列方嶽自能儲精英出雲雨何必岱宗艮由古來封禪管子盛稱七十二君秦漢已下皆心羨而欲比德焉是以泰岱獨有加禮也天下名山多矣封號牢醴豈能徧及子美之詩足以傳蜀山子厚之遊記亦足傳柳永諸山卽如我浙台宕並稱興公賦後赤城之霞彪炳者千餘年而雁宕至趙宋乃闡然則山靈

之升降顯晦亦似有時命存焉況乎古今述作藏名山以俟其人者不遇眞知簡脫字爛終化而爲浮埃朽壤烏可勝數哉

辟雝靈臺考

謂辟雝與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蔡中郎謂不與明堂宗廟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袁孝尼中郎論畧云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雝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予按明堂有太室無太廟中郎惑于不韋月令之文及明堂位所記以魯太廟當周明堂其說稍訛初未嘗以周之明堂卽爲皇祖后稷羣昭羣穆之廟而孝尼剌剌不休其攻訐近理者祇此明堂非宗廟

一併實則悞解中郎本旨若謂辟廱象形四周水圜如璧此則惑于公玉帶所上之圖及韓詩說白虎通承襲之舛最爲穿鑿可笑者孝尼不能駁正反從而訓釋云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較中郎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之說尤爲支蔓夫考典故者必切究其增加之故辨訛繆者當察其牽合附會之由按辟廱始見靈臺詩再見于有聲三見于振鷺當文王爲西伯時紂尚徒賜弓矢亦必錫之以樂而殷之國學本名瞽宗故靈臺後二章鼓鏞矇瞍苐美作樂之事迨周云文王有辟廱之樂於義爲近後人謂文王立辟廱之學失之妄矣武王克商乃以辟廱名太學辟廱者蓋禮明樂和之謂王制天子曰辟廱鄭註義猶不悖說韓詩者假借字義辟轉爲璧廱轉爲壅是可據爲定論乎又按宰辟文敦王在辟宮冊周厖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厖辟有辟宮雝有雝宮分二字以命名其義尚可假借乎有聲六章云鎬京辟廱末章又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可見辟廱即太學育材之地參以周頌之於彼西雝知仍臨豐水在鎬京西武王實未嘗移建也孝尼悞信圜璧之說故疑其地不足以立四學容生徒若但依水布置不泥四周之形雖如漢制之築舍萬區亦有餘壞何慮乎人鬼慢瀆死生交錯耶且辟廱之隨事立名者多矣大司樂率國子以合樂則謂之成均其義取樂有五均猶殷之瞽宗右學非如陳氏禮書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泛解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則謂之東校漢人訛校爲膠鄭

注遂以糾訓膠相沿不改行燕射之禮養三老五更及羣老則謂之東序序賓序賢序齒序爵義尤顯然獨禮家所謂虞庠米廩者當在鎬京南郊與藉田相近乃周之小學不與辟廱爲一然則周立四代之學惟其義不惟其形而徒据汶上之所建明堂蔡謂南北東西四面立學漢博士之牽合附會其陋若此孝尼既指辟廱爲圜璧而轉疑明堂之非即太學太學之非即辟廱者未許其具卓識也鎬京祖廟在雉門內此亦何勞詞費而豐之故都別立文廟故召誥云成王至豐畢命亦云康王至豐國有大事必往告焉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即豐廟也廟必有堂堂之內必有室於穆清廟總而言之明堂者配帝之所太室以享文王之主古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是一徵也緣避皇祖后稷故特稱太室中郎牽引秦令太廟太室所當駁正其謂清廟明堂太室太學辟廱同域異名與詩書記傳地志俱合孝尼一切非之毋乃典故未熟而反滋訛繆也與至若靈臺也者本以觀游即用以占雲物其爲義易明然亦始自文王濟陰成陽之靈臺因堯陵及慶都陵後人訛陵堂爲靈臺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最合當日情勢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有時臺囿臺不得有靈臺乃予稽左傳衛侯建靈臺于藉圃魯用天子禮樂而仍名爲觀臺公羊家言於古無徵以已意漫爲推衍耳据左傳秦舍晉侯于靈臺杜預註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通典鄭

在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三輔黃圖云辟廱與靈臺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邰氏聞見後錄言周之鎬京豐宮靈臺辟廱明堂地亦相近惟靈臺至今可辨其崇二十尺是靈臺與辟廱未嘗不同域也中郎有失有得比德于玉瑕不掩瑜孝尼所論若碱砆然雖似是而實非烏足取哉

浙江水道考

兩浙之水漸江界於中大海環於東南諸水或徑入海或由江以達於海其發源有數派江以西爲武林派地理志云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南爲九溪西爲十八澗瀦爲西湖周三十里亦稱錢唐湖唐刺史白居易宋守蘇軾俱議開濬至今民食其利湖水北流合外沙河東過永昌壩合菜市門河西至會安壩合艮

山門河轉德勝橋武林門內大河自吳山水驛過清湖上中下三閘與之會分爲二一爲上塘河東北逕舊東倉過臨平山爲臨平湖東漢末湖壅吳孫皓時湖忽開故老相傳湖開天下平皓自以爲瑞不知晉武平吳乃應此西爲石鼓河北至長安壩一爲下塘河過北新橋分爲三西北流者入德清界北流者爲運河歷謝村塘棲穿石門城左受語兒楓樹十八涇右受柿林羔羊十三涇之水逕石門塘東折縈環如帶曰玉灣也入桐鄉界南受車口陸墅北受車溪爛溪龍翔灣諸水東流逕皂林入秀水境逾白龍潭舊曰風濤爲厲作三塔鎮之乃免東流瀦爲鴛央湖一名南湖其東南爲滮湖一名馬腸湖長水海鹽二塘水之所滙也長水塘自長安壩下東流爲二十五里塘河過海

寧縣又東南流入袁花塘妙果山之尾也合姚塘茶湖麻涇彭墩諸水入洛塘河北經紫微山贅山間爲峽石河東經練浦春秋時吳人練兵於此海鹽塘亦合海寧諸水北經橫塘劉長卿詩家在橫塘曲者此也俱滙於滮湖東流經雙溪橋又東出會龍橋分二支一由漢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其由滮湖入澄海門由漕河入迎越門者出望吳春波二門俱東趨會龍橋又一支繞城北流過西麗北麗爲相家湖又東北爲麟湖亦入嘉善境其由漢塘東流者合胥江陶涇諸水滙爲當湖泖臨鵲鵝上谷黃道諸湖之水合流而北過柳莊獨山乍浦諸塘之水入之東北流由三泖入黃浦自魏塘東流者一爲華亭塘東爲張涇滙爲風涇之白牛塘宋陳舜俞跨牛往來於此台祥符蕩

葉蕩之水會章練塘東入泖一爲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蕩又北入汾湖又北入澱山湖東至黃浦入海有天目派山上二池若左右目左屬臨安爲東溪右屬於潛爲西溪西溪水出尖頂逕細荊口有箕潭形如仰箕瀑布下注爲蛟龍池池分上中下下流與東溪合南逕白鶴溪合雙清溪滙爲三潭與虞溪合經於潛城西岩磐山臨其側名爲錦江南流爲浮溪經發車橋欒溪合百丈嶺水橫塘水竹林水入之經地風山浪溪與柳源水合而爲交溪經昔口昔溪出黃嶺入之東南過煙口苦竹水入之又東南與昌化紫溪合水中磐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倒影在水名曰赤瀨東南流有二湢昌化者小湢於潛者大湢也經武勇山桑乾水入之至分水境西南流合印渚溪繞天祿山

下歷二十四瀨西南流逕桐廬爲桐溪自天目而下一支出廣
苕山爲苕溪夾岸多苕花由臨安東流經餘杭合仇溪溪二源
一出高陵山一出獨松嶺亦名雙溪合徑山港經錢塘東北流
過安溪奉口又經德清齊眉山下爲洋溪東流爲條不溪其上
流爲鼉溪孔愉放白龜之所也水清澈亦名清溪東北過敢山
漾又北過菱湖又北過楊瀆大溪過阜安橋與武康前溪合源
出銅峴山晉沈充家於此前溪曲充所製也上流爲阮公溪東
北爲後溪又東爲新溪宋令蔡篠疏去砂磧因名蔡公溪合北
流水即餘不之支分也會於沙溪北過峴山漾一名碧浪湖北
入湖州安定門其出自獨松嶺者過邵渡爲龍溪經荻浦與仙
溪合又合孝豐浮玉山水吳興志在峴山漾爲小浮玉此爲大

浮玉也董嶺水東流者入寧國境西流者與南嶼水會於梅溪
繞安吉城東南邸閣池北來之水合梅溪西來之水經長興爲
荆溪其西白峴箬雲諸水流爲楊店梓方二硎滙爲合溪東流
爲罨畫溪折而南經呂山塘四安溪合石瀾廣德諸水東流入
之其南餘罌溪北流入之會於霅諸水奔滙霅然有聲也又名
江子滙北流至含山塘入太湖罨畫之下流爲箬溪南曰上箬
北曰下箬釀酒美北連顧渚溪經明月峽山上多産茶唐時置
貢茶院北流爲紫花澗出水口鎭注包洋湖過夾浦入太湖虞
翻川瀆記云太湖東通淞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鬲湖東
通韭溪以其通五水故亦名五湖也江子滙之水外一支出迎
春門爲運河又東流爲官塘河經昇山塘合烏鎭水由澇溪通

吳江入新城塘過石臼漾合穆溪水入嘉興之漕河此浙西水
道之源委也江以東有金川派金溪二源在開化一出馬金嶺
一出百濟嶺經松陽源合而西流繞城經鍾山下東南流哲口
溪入之龍山溪二源十二曲流至華埠入之始容小舟經常山
北與私溪石硿溪合謂之三合水可勝三百斛舟下流與文溪
合文溪四源流經江山禮賢鎭滙爲一合鹿頭溪口二溪經西
安溪爲西溪折而北經雞鳴山下定陽溪出遂昌周公源東北
流與之合亦名東溪東流爲盈川經龍游爲瀫溪溪南岸姑蔑
故墟也靈山港出遂昌合赤眞水東流入之金村源水出遂昌
南流入之槃溪出松陽大方山合馬報水北流入之過翠花巖
下爲團石潭此衢港也抵金華有雙溪派一爲東港一爲南港

東港出東陽大盆山東北流東白山水入之安定溪西流入之
逕西橫溪水入之折而南荆浦溪入之合爲東陽江西流抵義
烏鮎魚水出南山西流入之龍門山澗水西流入之華溪出雲
橫山吳溪出杏溪合丹溪峴溪流至黃蒲潭入之五雲溪合梅
溪至成家渡入之滙於讀墦山下爲畫溪即東陽江之別名也
經金華城南石碕巖下潛溪出南山三斷水合梅花溪入之赤
松澗水出金華山合徐公湖南流入之與南港合南港出縉雲
黃碧山流經永康花溪出寗浦山東南流入之仙溪出馬嶺北
谷南流合義烏蘇溪水入之北溪出石佛山南流入之合南溪
爲永康溪湯溪之秀芝小龍白砂諸溪水北流入之合大小銅
川南流經武義八素溪出八素山南流入之泰末洛陽八士俗

隱於此衣冠青素故名妃水溪北流入之姬水溪西流入之遂
昌之欵溪合大妃嶺苦竹溪二斷山白姥溪東南流入之經金
華城下與東港合故曰雙溪西流出五百灘蓋言水迅駛撓舟
須五百人此婺港也婺港西流衢港東北流滙於蘭溪蘭陰山
下水紋如羅縠曰縠水也三源水上曰鮑源中曰盛源下曰繆
源南流入之驟溪出玉壺山八石溪出雞窠巖龍門水出烏蜀
山俱南流入之祉溪芝溪二水合爲甘溪至湖步入之洞溪出
洞岩山西流入之下流爲香溪産玉蘭無葉而花白東北流與
浦陽江合江水出深裊山合岩坑山水見山步橋水由莧浦入
之私水出天目伏流一百六十里乃見如沉水然東流入之經
覲山下遡川水入之蛇浦水曲流入之槁溪出白石山東流入

之白麟溪出金芙蓉山西流入之義烏酥溪出清潭山深溪出
龍祈山合於了口西北流入之與富陽江合有新安派新安江
源出歙縣一名青溪經淳安南雲溪合梓桐水東流入之清平
水合軒駐溪南流入之遂安武強溪合靈巖溪東北流入之壽
昌過浴山出三泉一爲周溪入艾溪一爲協儒溪入淤葑溪一
爲五里溪入湖神溪合流至翠口又合竹溪交溪諸水入大同
溪東北流入之經建德東聖水出烏龍山嶺流爲三灣九曲水
秀泉出秀山流爲西溪過杜橋入之馬目溪合大小洋溪又合
桐溪北流入之杜息溪出雲岫山東流入之爲胥口江一名建
德江此歙港也三港之水合流而下爲富春江經嚴陵山七里
瀨新城水由青山潭南流合葛溪三源合流至南新鎮受分水

之禾溪水東南流建派溪口受湘溪水經縣南爲鑑江繞百丈
山東流至深浦入於江下流經蕭山西爲浙江波流曲折也一
名錢塘江江中有羅刹石名羅刹江江岸有定山海潮至山下
即回亦名定山江有東白派山跨三邑在嵊曰北白在東陽曰
西白在浦陽曰東白其水出山之陰流入諸暨界分爲二一爲
上東江合孝義開化二溪西北流會下瀨溪爲洪浦江一爲上
西江亦名豐江東北流合黃沙溪至了港口合東江流爲浣江
經諸暨南江中有浣紗石分爲下東下西二江東江受烏石溪
高公湖泌湖諸水西江受五洩溪青山溪紫草溪諸水合於三
港口經山陰之西江柯水出柯山北流入之餘支溪二源一溫
一涼爲鏡湖之別派鏡湖古南湖也周三百五十八里受山會

三十六源之水流爲運河與西江合西北流經蕭山西潘水入
之西流至臨浦出西興渡入錢塘江由龕赭兩山出鱉子門入
於海此浙西浙東之水合流於江以入海者也其水出東白山
之陽者流入嵊縣南爲剡溪其滙流有三一自東陽封山合太
白山青陽岡五龍山諸派北流入之一自天台石橋出爲東溪
經新昌東南合石笥溪柘溪下長潭過彩煙山上碧溪東流入
之一自奉化四明山有梨洲泉其流九曲爲剡源溪至新昌爲
黃澤溪繞三十六渡北流滙於杜潭出浦口入之所謂萬壑爭
流也溪迂回五十餘里越嵊二山峽間東折而北入曹娥江
舊志云曹娥未溺之前亦名浦陽江諺云鐵面曹娥言風波險
惡亞於錢塘也又名上虞江有姚江派江源出太平山山形如

繖亦名繖山江岸多產蕙一稱蕙江亦名舜江西流與上虞江合菁江合長冷河東北流入之五夫河受夏蓋上妃白馬諸湖之水東流入之夏蓋湖在夏蓋山下周一百里北枕大海南爲白馬湖周四十五里西爲上妃湖周三十五里納三十六澗之水爲上虞巨浸江水又經會稽東南爲小舜江一名東小江若邪溪經鑄浦山下北流入之山有歐冶祠溪中有樵風涇東爲沉釀川北爲簞醪河又北爲了溪越絕書云禹鑿了溪人方宅土也北流過瀝海所至三江入海有甬江泒即鄞江也甬接谿化江一名北渡江台州寧海之白渚溪出白溪山東北流入之栢溪出鎮亭山南溪出鯉湖山北溪出日嶺西錦溪出華頂山雙溪出杉木結碕二嶺金溪出金峩山桒溪出白杜黃柑二嶺俱分流由縣溪入之西接慈谿江江源出太平山至丈亭渡分

爲二一小支貫邑中大支由車廐浦抵城北合於鄞江它山大宙山諸水東流入之又東爲管山江過桃花渡經鎮海南爲大浹江支流爲小浹江受西北諸湖之水東流爲黃崎江巾子候濤二山對峙爲屏障北流出虎蹲蛟門入大海此浙東水道之源委也至溫州一府之水不與浙江通而自入於海其大者有三曰永寧江曰安陽江曰橫陽江永寧江在府城北門外水源有二泒一出瑞安芳山鄉爲瞿溪東北流經岷岡山與雄溪合經喝嶼與郭溪合滙爲會昌湖唐會昌中郡守韋庸所浚分爲南湖西湖中有蒿公堤西過慈湖竹嶼謝靈運石壁精舍諸詩由此作一出仙居山中爲柟溪南流合城北六鄉之水流爲樣樟

羅滌遂珍小李八溪至潮漈合爲永寧江一名歷江亦名甌江城西歷川七曲合新河百里坊河東北流入之沿江有三洲十二浦樂清之衆浦其一也東接館頭江合東溪西溪同入於海安陽江有二泒一自福建政和縣溫洋南流至百丈口泰順之仙居溪東流出焦灣至洪溪口合葛溪水入之又會羅陽大洪嶴江水爲大溪一自處州青田木凳嶺至陀溪合三坑水轉至陶山南口爲小溪二溪合流至瑞安縣南爲安陽江舊名安固江吳時名羅陽江唐後名飛雲渡永豐湖水出安仁鄉東北流入之東湖北湖及城內水與城北帆游諸鄉之水入之北湖一名錦湖前人詩云沽酒樓高斜欲墮買茶船小巧相尋今爲瀻渡處又東仙岩河水入之東流入海橫陽江在平陽縣西二十五里舊名始陽江南則親仁招順金舟西鄉諸水入焉北則歸

仁崇政寧清鳳林東鄉諸水入焉梅溪出蓋竹山東流入之蒜湖納烏石諸山鄉之水入之燥溪自宋蘭洋分流入之東入於海處州十縣如遂昌松陽縉雲之水間有流入浙江者上文已晰言之餘水俱從溫州入甌海其大川南自龍泉之查田東北過縣南留槎閣又東下二百里會雲和之浮雲溪水又五十里至懷頭會松遂二縣水又五十里過麗水之鏡潭至三港口會宣平之黃村水又三里至藕埠會西溪水爲大溪又名洞溪南過郡城三里與東溪合東溪唐後改名好溪今仍之其東北自縉雲大盤山西南九十里過縣東會吞嶺水下略九盤山至東渡又西五十里經府東突星瀨過靈山爲好溪又十里西南流

與泗溪合東出佛頭嶺過石帆山會大群水又南八十里會景寧之小溪水過青田經高江至溫州永嘉縣入海若溫之泰順雖屬山縣而白溪之水繞城南流經鎮南橋過文筆峯下抵福建壽寧界入海又一支爲泗溪南流至東溪渡合熊溪水入石龍潭南下龍漩溪抵福建福安界入海而處之慶元地入閩界樣溪芸洲溪棘蘭溪新窰溪諸水俱出縣北流入於閩與他縣之水歸宿差別此溫處二府水道之源委也

江西水道考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爲章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水經曰贛水出南安府都東山沙谿洞(屬崇義縣西南界)方石五色水如滴漏至洗心橋始大東流經大庾縣合嶓山和溥水雲山峇水丫山

靈巖水大里水黃公坑尚山水傀儡山大明水大庾嶺嶠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凉熱水(寰宇記云皆名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縣西南爲南壄口合蓮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侯水鏤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爲芙蓉江澄滌泖深東山有港有橋皆以芙蓉名也西北崇義縣有樟山之潛水湖南益漿之麟潭水牛皮龍水玉泉山之義安水大嶂山之帶岡水(出橫水)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猶嶂合稍水(出石溪)料水(出料村)造水(出老寨背)關水(出盆)石門水(出石丈洞)米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東經贛州城西環城而北與貢水會貢水漢志曰湖漢水發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經瑞金縣陳石山綿江水流

三十里入之又合烏村智水銅鉢山灞水羅田浮圖水流經會昌湘水上源爲羊角水北流過龍石綿湘二水始合爲湘洪水淵深多怪石蛟蜃居之盤古山墨斗灣諸水皆會而入貢水安遠濂江水南流入之經雩都南爲雩水合金溪水(出鴨公嶂)化龍水(出雞公山)羅芽汉水(出慈果嶺)其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鳶子岡合灞水寧都之梅水出梅嶺(在縣北百二十里非大庾之梅嶺)合白沙江(出武頭峰麓)白鹿江(出石城)璜溪又合東江之鰲溪小溪西江之龍礮溪桃溪(出桃林山)會於峴口渡西南流入雩水繞城而西出雩都峽其北興國之瀲江源出桐林埂及蜈蚣山合瀲水(出太平鄉藍坡)黃田水(出清德鄉)龍下川(出曹溪西流)長信衣錦二瀧西南流入雩水其南則定南貝魚溪出南坑揭龍南桃水出冬桃山合筋竹葛溪諸山水爲三江口經

信豐爲桃江源出龍南桃嶺合黃田江(出始興大竹園保昌崖頭龍南樟木埛諸處)方溪水(出龍洲)北江水(出猶山)大樂口水(出大庾界楓山)安樂鄉三江水(一爲新田江出安遠會昌界一爲周坑江出會昌遊魚山一爲寺坪腦江出會昌賴縣上下坪)巫水(出中坑洞)禾溪口水(出長老山)綿水(出綿山)安息江水(出安遠東坑)東北流至雙溪口又北爲烏漾又北會於雩水故雩都爲衆水之滙也貢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與章水會二水合而爲贛此贑都官尚書劉澄之說相沿已久雖酈道元譏其以字說水亦未遠失水實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名縣則說尤允矣城中鳳皇嘶馬金鯽三池福壽二溝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西流入之皀水東流出皀口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經萬安龍溪水西流入之綿

津溪水出雙坑及長仙合流入之蜜溪水出鷲公嶂西流入之水甘洌可瀹茗十八灘中惶恐灘最險上有神潭潭傍種茶甚美故諺云蜜溪水神潭茶贛江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陂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之韶江水合黃鴿水東流入之武朔溪受風雨雲雷四潭之水西流入之其西龍泉遂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李派渡合爲一東北流入之經泰和江流澄澈故曰澄江永新拔鐵山出之牛軋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之麻斜溪水合李陂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贛江又北經永豐西報恩江發源寧都西北界古名瀨水以漢孝子歐寶廬墓救虎虎啣白鹿以報故更名西流合葛溪黃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逕邑城下流爲英潭其南沙溪蕭瀧發源與國界西北流合孤

江儲溪出廬陵張家渡入贛江江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焉宋江文忠萬里始建書院合習溪水出吉塘渡螺湖水出五里岡冷水坑及橫石江水在西北界吉水安福之盧水發源盧蕭山西受永新之禾水勝業水及溶江在永新東界合毛停水閣水郭水出郭山上通宜春同水出遊嶺赤谷水出分宜界習溪出宜春桑田東麓荷溪出鴿湖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舟湖水合修水於書岡下達於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江經廬陵神岡山下同入於贛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入者爲廬陵之王江廬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爲廬陵之廬水贛江又北經吉水南爲文江永豐英潭之交會也江中有青湖洲二水繞之狀若吉字故灘曰吉陽縣曰吉水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文亦曰字水合義昌水出文昌鄉上通蕭灘

陽豐永豐幽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出中鴿鄉東流出柘口入之經峽江東流折北舊爲玉峽鎮江水束於中而不得溢合亭頭水出七里洞蘇膳水出石牛嶺自古山漕溪逆流南入者爲仁和水自漕溪北入者爲蓮花潭水經新淦西湄湘水發源高嶺合秀溪水西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丈峰合金灘水東流入之贛江又經臨江郡城南爲清江水蓋袁江贛江二水會於萬頃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末贛水齧衝蛇溪水爲銅鑼江沒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十里與袁江會於是臨江城臨袁不臨贛也袁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下爲羅霄水東流至宜春西爲稠江折而北澄清深碧名爲秀江合麟橋江其源爲清瀝江出老山仰山水九曲水鷲谿水經分宜南爲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

竹橋諸水東流經新喻南爲渝川縣本以渝水名唐後訛而爲喻西合嚴塘江版陂江畫江東合距江出分宜灼江潁江發源蒙山合八十四源即太平江水長宜江出橫綠嶺諸水凡九十九灣八十八灘紫洲東灑洲聯亘以障之下清江而合於贛贛江又北流至清江鎮淦水發源離嶺合沉香溪水一名閤山水出洋湖西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源匯於香田由蕭洲橋歷蕭灘鎮東注之經豐城西爲劍江繞而北歷苦竹楊林金雞諸洲豐水出杯山東北流由三溪津會羅山之富水東流受百斤湖廣百餘頃溉田五百餘頃株湖長十餘里溉田千餘頃銅湖亘三十里赤湖廣二里溉田二百餘頃平港湖溉田二百餘頃諸水又會猴峰之槎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贛江江水北流雩[illegible]水出撫州橫汶河合隱溪水西流入之過龍霧洲即金鏡

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匯爲藥湖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瑞州水自萬載西南入鳌山有金鐘湖東流爲龍江歷魚鱗灘合康樂水東流經上高南爲凌江新昌之東溪來自奉新西溪來自寧州皆南流入之合鹽溪(在新昌西門外)清溪秀溪(一名查溪有晉陶淵明遺蹟)白竹港(出高嶺)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煙竹嶺)易樂水(出敖陂嶺)斜口水(出紫山)六口水(出上夫)石洪港水東流貫高安城南爲錦江一名筠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亘南城爲市河東會於象牙潭受鐘口(出荷山)龍口(出鼓湖)華陽(出新喻小溪)龍陂(出米山)梅口(出蕭坊斜溪)諸水東流抵新建界黄源(出蕭峰)銅源(出香城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爲章江蓼源水出西山上風雨池注梅嶺下爲吳源水合白石源水入之寧州修水出黄龍山山與湖廣通城縣連界水

行修遠故曰修江郭璞識云有水名修有魚名鰷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受杏苑水(出幕阜山亦達通城)百葛水(出大湖山)武寧鄉水(出大溈山連湖廣瀏陽興國州及新昌界乃盜賊淵藪也)東津水(出州南東津山)洪水灘水(漑毛嶺山下田三十頃)鹿源水腰帶水(出鳳皇山)過州城東受安平水(出毛竹山)鵠源水(出湖廣連界九宮山)及泰安鄉飲口梁溪諸水東北流經武寧縣南今義溪水官塘源港(亦名腰帶水出神童山)魯溪水南受清江(出銀爐山)長田(出牛皮洞)楊浦石鏤(俱出嚴陽山)鳳口(出三老山)北受茶培(出伊山)東北受陂田(出界仁鄉)箬溪(出了髻山)東受磧溪(出雙嶠山)諸港水東北流靖安城西雙溪水出毛竹山(與寧州界)一支歷南源諸都東北流達於追里一支歷中下燦坑達於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洞南流)石掌灘水東南流抵奉新與馮水合(出邑南百丈山)龍溪水(出藥王山)華林水(出華林山)紫紆西來入之而皆會於修

水安義之龍江水兆州水東陽新徑水合於邑東爲三合水并皎源(出齊峰山)白武斛源(二水俱出靖安界)諸水東流合於修水又東北流經建昌縣南合檀陂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白沙雲門諸水東流入之又合珠溪水一名靑樹灣漢元和問出明月珠大如雞子即此達於章江匯於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德安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爲女兒港德化水入之港口白沙水磧初日照之燦然金色曰金沙洲明師戴陳友諒之卒於洲上是爲西鄱陽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蘇圃逸北曰北湖由廣濟橋至洪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兩學宮抵水關閘曰西湖總名爲東湖古稱十里後僅廣五里歲額魚課一百二十金明萬曆中郡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津者義取洪

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潤門二津惠民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津各引水歸濠水關橋置內外閘湖水溢則放水西達章江江湖俱溢則閉外閘使江水不得侵入乃開內閘引湖達濠繞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歸蜆子艾溪二湖出牛尾閘趨楊家灘入於湖盱水發源血木嶺過匪山北流爲巴溪又北爲小勳溪過泉鎮經廣昌縣南爲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靑銅諸港水北流經南豐西會滄浪水(出新城界)軍港(出軍山)雙翠湖諸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川門爲盱江說文曰始出曰盱淸明之意也一名盱姥江盱村有老母生三子服五銖衣喜食魚日於黎沮澤中取二鯉久之能變化遂仙去也合東江(出霞船山)石頭港水一名梅溪(出梓木山)新城飛鳶水亦名悲猿

港合荷溪西流入之東北流經金谿西合麻岡清江石門塗嶺后車溪出南雙嶺東漕港諸水經撫州東為汝江上流為金谿水出上幕嶺水色如金與苦竹赤橋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府流緩渟豬如湖名曰瑤湖宜黃漳水發源碧嶺北流與軍峰宜水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為臨水之源東北流至嚴陀大盤山寶唐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二水分流會於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山之西寧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東流過黃洲有長橋束之水灌則湧激如奔馬過左港合羅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大浮山水高峰山水石牛源水逕白鷺渡為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磐水發源長岡出黃塘橋東流入之水比他水獨重

昔人取以充漏刻無差節諸水相合由金玉臺出烏鵲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鄉三港水合金橋延橋二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洛水入武陽水進賢通濟港水出香爐山流為九曲至臧溪灣合獅山之院澤水優游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湖湖有小山東為日西為月涸則二漲則一中有石灘讖云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東歷回龍洲逆軍山湖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為白沙湖與南昌大沙小沙二湖接邑西羅溪嶺水流為清溪合南陽水為青嵐湖與洞陽武陽合為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出懷玉山西流合沙溪永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福建建寧盤亭西流入之過廣信城南為上饒江西流合儲溪朱溪楮溪諸水皆出盤山為弋陽江一名漆溪信義港自

福建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過桃花灘經貴溪南薌溪水合箬溪湖陂藏星諸溪水過白芷洲洲上昔產鬱金香草故名貴溪也經安仁南為安仁江一名錦江亦名雲錦溪水雲蕩漾如錦也自塔河合主石烏石鵞湖河陂諸澗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瀘溪水流百二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桐口灘分二派西北流者由布村趨龍窟河受潤陂水三源一出李梅峰一出臨川大梅嶺一出進賢贊王嶺過樣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於湖東北流者由八字嘴又分二支一受古埠水二源一出貴溪鶴嶺一出安仁洪源大趨馮田過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市河中有越水波紋或圓如鏡或長如練味甘且重陸羽取烹茗謂味似鏡湖水故名越也出西津但會珠湖趨饒河口故老云餘干水國寨破

穴則龍窟為大河塞布村則沙港西津為大河也鄱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共山之霄溪禾戊嶺之柏溪及椰木嶺武陵嶺慮溪山諸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寶水十數里會橫槎港水至臧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降水鯉魚橋水黃墩水柳家灣水西合大演水洗馬橋水豐溪塢水流為昌江過景德鎮經饒州鄱陽南為鄱江樂平洎川發源德興洎山下洎灘里西流與大溪會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貢港水至明口與長樂水會水出大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榴源諸水至桐山港口合建節水水出弋陽務山下俱西流歸大溪入樂安江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萬年之殷河匯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又書源出之九芝

水注之而入鄱江江受北珠南珠楓木角尾大雷白水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雙港口分爲二一支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干水入於湖一支西注堯山港由老鸛港滙爲烏玲湖出虬門入於湖是爲東鄱陽湖湖闊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抵饒州蓋滙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宮亭一名揚瀾近都昌者爲左蠡湖近湖口者爲土目湖北爲皂湖白洋湖又北爲西叴湖勞渡湖爲白虎塘皆在鞋山亦名大孤山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殊源同歸之大概也瑞昌蘆泉魚泉石房大蝦梅溪白龍諸泉瀦爲赤湖流爲瀼溪東流經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迴湓浦港白樂天聽商婦琵琶處南通濂溪港宋儒周元公所寓也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

土嶺捘沙頭河入大江沙頭一名麒麟河係明萬曆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嘉名如楊港曰武曲港黃牛洑曰文昌洑老鴉磯曰鳳皇磯之類是也彭澤靑山大泊諸湖瀼子臙脂筲箕橫山諸港皆濱大江此雖水之別入于江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當隨地以附見焉

中州河防考 癸卯八月館課

黃河之有隄防也在中州爲倍急何言之河自星宿海踰崑崙流經積石而折旋於秦晉之界其行地也遠矣其受水也衆矣然皆束于崇山峻嶺故茀有泛溢之虞而無衝決之患卽在豫州境內其東至底柱又東至孟津者數千百年來與禹迹猶符合也由孟津至溫縣而兩岸無山至武陟而洛伊沁汜諸水谷之河勢益張潰決靡定豈非地形曠衍使然哉古來治河之法不越賈讓三策徙民而不與水爭地也多穿漕渠也築隄以塞也近代以隄防爲要策而時佐之以疏濬若行之中州則尤切中機宜者矣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隄在開封之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者東漢永平間修汴渠隄卽金隄也然爾時河道出靑冀之境以達於海故魏晉以降中州並鮮河患隋大業間開通濟渠而榖洛之水遂與河合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于淮而河流南徙之形已肇端于此矣夫河道之喜於北趨天性之本然也其轉而南徙則浸淫歲月所謂習慣成自然者也唐之河患多在靑冀卽中州豈得晏然亦以不治治之而

已宋元豐間范子淵言固護黃河岸畢功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大觀間脩直河於陽武上埽以分減水勢然終宋之世河患不寧當其趨北不能過之使東當其徙南又莫能挽之使北哉元大德間決杞縣蒲口廉訪使尚文以不塞爲便而便於中州者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以不便告也則隄防固不可緩也至正間又決金隄等處賈魯實與大役今閱歐陽原功河平碑疏濬之外治隄治埽之法較詳明代工役之鉅者莫如劉大夏之濬賈魯舊河及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由陳潁以入于淮又浚河由中牟扶溝至宿遷東入于淮又浚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二派以會于淮興築長隄起河南之胙城盡徐州亘三百六十里自是張秋決塞而中州水患亦稀可見治

河之法委任得人預儲財料祭緩急之水勢審高卑之地形意主乎隄防而佐之以疏濬此不獨中州宜然在中州則尤屬不得不然者耳我

國家六府孔修大河之慶安瀾者已歷數十載矣夏雨時行中州河溢疇咨在廷公卿遣官相度不逾時而河循故道焉營之口既塞中牟之隄復完周頌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甚盛德烏能奏功若此其速者與至中州河防而外如豫省之泉源引以濟運而汶河尤宜加濬淮揚之間壩閘時啟閉而海口務必疏通此則　廟廊之上碩畫周詳更無庸鰓鰓焉借箸以談矣

陸堂文集第六卷終

陸堂文集第七卷

平湖　陸奎勳　撰
同里　鮑玉瑞　心竹　校

辯

先天後天易辯

邵子曰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於帝出乎震章則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宋後儒者莫不確守是說予獨不能無疑焉天地定位章邵子以爲伏羲卦位其說允矣但天地定位當以上下言乃云乾南坤北則以豎圖爲橫圖立文稍疎又未知伏羲時但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卦而無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名故孔子說此章亦絕無乾坤字樣也則自離東坎西而下亦未免有遺議矣至謂帝出乎震章文王所定卦位乃後天之學則尤不合乎理竊謂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乃夏代連山之易也坤以藏之章殷代歸藏之易也予中年學易卽悟及此徧觀先儒之說惟晉干氏寶與予合遂守之而不變夫首乾次坤終以旣濟未濟者此文王所序之易也何以又定此卦位乎且此卦位純用夏正建寅與周正建子者逈別其非文王所定明矣若謂夏易而文王定之又不可沿流昧源也予以爲歸藏雖商易而實本于神農此神農所以教民稼穡也連山雖夏易而實本于黃帝此黃帝所以推筴定歷也夫子說卦所以先歸藏而後連山者

豈無意哉世謂以神農爲連山氏黃帝爲歸藏氏此傳述之訛也夫夏之連山商之歸藏經泰火而殘闕若孔子時則固三易並用者也不惟夏易商易卽三墳八索之書孔子亦必兼讀者也豈可以生身晩近拘泥周易之名而謂孔子說卦之僅僅爲羲文而作哉且以對待流行之卦分爲先天後天其說雖近乎理然論其極至則畫前之易如孔子所云太極也者乃先天之易也一有卦畫卽屬後天不得以後天專指文王也況以夏連山之易爲文王後天之學文王決不任受就邵子所傳伏羲圓圖雖無卦名已屬流行卦象文不得云後天之學始于文王矣嗚呼邵子易數之精在宋儒首屈一指卽朱子啟蒙亦藉以爲根柢而本義于天地定位帝出乎震兩章特引邵子之言不

復自下註脚後之儒者豈敢復生異議耶然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九聖之易而但指爲羲文二聖之易茫茫宇宙恐未足以承前而啟後也蓋邵子諸圖出自陳氏圖南圖南雖號神仙未能盡聖人易道猶夫魏伯陽參同契但稱伏羲文王孔子爲三聖也況一傳穆修伯長再傳李之才挺之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宜乎有乾南坤北先天後天之曲說矣且邵子所云卦畫自十六至三十二以至六十四亦傳自之才者也予謂伏羲有八卦卽重之而爲六十四卦未成八卦之先有兩儀四象之名若加至四畫五畫則未知爲何卦何名也此合于數而不合于理者卦止六畫方合乎積月成歲之理一陽之復當冬至節歷六陽之乾而爲四月之卦一陰之姤當夏至節歷六陰之坤而爲十月之卦陰陽消長盡于此矣若加至十二畫此又合數而不合理者先天之學其無當于易也明甚然觀邵子所云乾坤縱而六子橫則固知爲竪圖矣其大易吟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風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旣濟未濟則未嘗不知伏羲八物之象矣其曰道爲太極其詩云須信畫前先有易則已知太極爲先天之易矣又云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則亦知有軒皇之易而不泥乎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說矣豈非數十年養靜致虛之功不惟傳得易數兼且深于易理其智有大過于師者哉予生平篤信朱子謂孔子作十翼後精于易者莫如本義何敢於所取之說妄有譏評惟是研慮之久心有所得不敢匿其所疑將以質先儒而俟來學

此亦予不得已之辯也

古文尙書辨上下篇

古文尙書者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魯共王得之以還孔氏者也其篇數不可得而詳若較諸伏生今文增多二十五篇又以意離析成五十八篇并序爲五十九篇此東晉梅賾之僞本也朱子疑安國序不類西漢人手筆是固然矣而大旨之訛謬則謂孔子删書同於删詩夫書雖不一其體要皆史官記錄孔子但依虞夏商周之序而爲之編巳耳豈如安國所云芟夷煩亂剪截浮辭也哉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鄭京王肅成守是說此謬之甚者也安國序文雖未嘗明言序作於孔子然云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夫以

後人僞序而列諸四代經文之上此卽用詩序爲例尤爲東晉人陋見非闘安國之旨眛矣予觀所傳六十三序不但立文拙率顯與經旨相戾者甚多蓋卽張霸百兩篇之僞序也烏可襲其唾餘而以誣蔑先聖耶且三代以上從無序之一體卽漢初司馬遷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皆於卷末自序其作書篇次猶孔子序卦傳之序也惟劉向校書天祿閣每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於是乎有新序之名豈可以之懸擬聖人耶今觀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盤庚云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史臣已自道其緣起矣再加以序是爲疊牀架屋稍知文體者必不肯作而謂聖人有此贅筆耶明乎此不但書序爲作僞之尤亦可知安國自序與

卜子夏詩序均屬贋鼎矣安國云承詔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熄不復以聞此則因家語而傅會其說也安國作孔氏家語實有是事作古文尚書傳特子虛烏有之談耳夫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自同郡張生以至歐陽大小夏侯傳者若是之盛至東漢而馬鄭之流尚守其業若安國既承詔作傳縱不敢上聞誰禁其開門授徒而傳之者僅僅一都尉朝耶前漢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予觀史遷本紀載堯典臯謨禹貢而不載大禹謨之文載湯誓而不載虺誥之語於宋世家載微子洪範而不載微子之命於燕世家載君奭而不載旅獒乃知史遷亦但熟習今文未嘗目覩增加之古文也班史之言失其實矣竊謂孔壁所藏尚書雖有百篇之名而內多殘缺亦猶論語孝經之不無缺訛也史遷於夏本紀亦云作五子之歌作胤征於殷本紀亦云作湯征作女鳩女房典寶之屬此則問於安國而採入者故沿至東萊張霸猶得據之以作百兩篇僞序也漢孝武時安國從兄太常蓼侯孔臧者嘗貽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也則是百篇之名同時昆弟尚以爲疑何況鄙倍之書序耶孝成時孔衍以其祖安國所作家語未立學官獻疏闕下若使安國業已作傳何以衍不言承詔之書傳而專及私編之家語耶可知安國當武帝時但藏有科斗文之尚書而實未嘗作傳矣或云王肅既作孔子家語亦必僞作安國書傳知不然者肅本傳云肅善賈馬之學而不

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則肅注已大流行故梅賾於元帝時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卽取肅注以補綴也後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按景伯之訓康成之注僅散見於二十八篇之中未嘗概及於五十八篇也又林本傳云濟南徐巡始師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曰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夫漆書而僅得一卷其非全文可知又繹林所以語宏者似爲字學而發非解尚書大義也由是推之則前漢所稱傳古文者如徐敖王橫塗惲輩亦祇就伏生之

惟能識夫古文奇字而已焉得有禹謨虺誥諸篇私相授受者哉范史之言以訛傳訛亦不足爲據矣隋經籍志云安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予謂隋代僞書盛行牛弘之無識也唐初諸儒莫不以梅賾本爲眞古文孔穎達專據此書因梁費甝疏爲義贊而奉詔更名正義於是馬鄭諸家之注蕩然無復存者豈不重可惜哉朱子云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予考鄭玄所注禮記趙岐所注孟子韋昭杜預所注國語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五篇之中者皆指爲逸書然則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從未有寓目者矣何至梅賾而忽得此秘本耶九峯蔡氏集傳於書序指摘其謬不復列於每篇

之首自作序言斥去安國僞序此眞聰有卓識不愧紫陽之徒矣惟是以孔疏爲定本並註今文古文不復作軒輊之語則未知與朱子之心脗合否也予豈好辨哉不過本朱子之意而詳舉夫孔傳古文之可疑俾後之讀書者自具隻眼毋爲前人所揜蓋焉

疑古文尚書者前乎朱子有吳才老後乎朱子有趙汝談其說詳矣然概指以爲僞而不能就中別白是猶碔混玉而淄雜澠也未可云善讀書者也予於今文尚書逐句逐字爲之究晰以得其至是所歸而於古文尚書亦未嘗不循環而諷誦也奚敢盡斥爲僞哉湯誥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言性之始也太甲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是言仁言誠之始也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是言一貫之始也說命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是言學之始也而說命三篇敘事修辭拔爲雅馴直可與今文相埒至若周官一書與周禮相表裏君陳畢命君牙伯冏俱得策命體裁較諸文侯之命翻似過之者不得謂古文盡劣於今文也按二帝三王之書周時謂之大訓而成康以後之典冊掌諸柱史者子孫世爲實守秦火雖嚴享國不長荒塚老屋所藏豈能澌滅殆盡乎竊謂湯誥說命諸篇非魏晉人所能緝撰此必河間獻王之所購請者陳農之所收而劉向校書於劉陶中文尚書中幸存二三策者也然予觀湯誥之篇異于所引湯誓其辭各別論語所稱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亦小有異

同又指斥夏桀目爲罪人不似湯誓之溫厚則知後人亦不無增損矣戴記所引兌命其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無大異也緇衣末節云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其辭不可句讀今觀梅賾本文從字順絕無闕疑之處又知後人所改定者多矣夫能於伏生之書增多二十五篇非爲安國補傳此固間代一出之才而豈梅賾梁柳輩所能幾及哉能之者其惟元晏先生乎孔疏云古文尚書晉太保公鄭沖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此直爲賾所愚耳按謐爲柳之內兄博學而識古文奇字故能爲此僞書然謐在柳不敢獻也梅賾爲豫章內史在元帝中興之初謐亡已久乃獻之以爲已功耳予少習尚書以孔疏蔡傳爲宗亦未

能繫繫有見夫古文之僞牟將及艾於詩禮春秋撰成經說二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眞贋一覽自明始悟古文中有僞書由皇甫謐爲之也在虞書則大禹謨一篇禹謨已載皋謨中不應複出篇首曰若稽古大禹十七字不過摹倣堯典篇首之例而不虞姚方興又倣之以亂舜典也先儒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爲十六字之心傳考論語堯命舜之辭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也亦然當時但有執中之語曷嘗有所謂十六字耶況荀子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道書其言非無據也受命神宗之後忽及征苗一事誓詞不倫反不及甘誓之古質又云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孟子所引書詞也下突接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夫以禹之征苗而

爲舜事瞽瞍之比伯益聖人何措辭若是之不倫耶此則僞書之尤駁者矣在夏書有五子之歌及亂征蓋謐實據竹書紀年撰帝王世紀年歷故補此二篇以爲左證也五子之歌純引歌辭於篇首作一緣起此補書中最簡潔者亂征中所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威克厥愛允濟其語多見左傳予讀至每歲孟春句不禁听然失笑夫訓之爲經不惟說理造極卽篇法句法字法皆後人百思不到者卽盤庚大誥之類詰曲聱牙然深味之一字不可移易當王莽時國師劉歆輩所作策命極摹八誥終無一語相肖何況魏晉以降哉篇中用每歲二字鄙俚之至漢人所不屑道而欲以混前代之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商書中仲虺之誥無大謬戾然書名有曰湯征者征葛是也虺誥一書特爲釋慚作耳乃葛伯仇餉一條反載虺誥中豈非牽湊而成者耶伏生二十八篇周書中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如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史遷本紀亦載其語純是緯書烏可雜於今文耶古文泰誓雖覺稍優然斥紂之語太甚武成書日之法與召誥顧命互異而自稱爲有道曾孫周王發亦與聖人謙衷不合竊謂武王伐商旣有牧誓一篇卽廢此泰誓武成奚不可之有哉皇甫增加識何淺也微子之命通體平順非周公史佚所作魏晉人優爲之蔡仲之命尤屬可疑武王告康叔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其辭莊重若是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此尤僞書之失體者矣予姑揭此八篇之書辨其中之優劣若所補孔氏傳則不暇爲之駁正夫士君子著書立說雖不得志於時而亦足以自樂何必竊名古人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謐生平好奇之過故裸葬土坑一子方回不得其死此亦冥報之重者矣隋代劉炫僞作連山易魯史記旣膺重賞後爲人告發終至斥逐非所云作僞心勞日拙者哉嗚呼生數千年以後而欲於古人之書一一鑒別其眞僞雖心知其然焉必他人之我信耶然世有君山必知子雲之玄學後有陽明必傳象山之心學予雖未敢以經學自詡正不得不存此二辨以爲讀書者之一助也已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帝舜之命皐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王畢公之命曰樹之風聲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蓋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流昧源甚至關雎雞鳴蟋蟀鳲鳩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

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達規陶唐上繼皇祖其體固當入雅夏人歌出尚書大傳其質未足遡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歌宛然黍離兔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說以二南為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蓋以天子不能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槩斥為變風嗟乎王朝之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之繆戾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目夫詩之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觀樂薛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徵也邶鄘亡國不沒其名豳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槩斥為妄未可稱善於別裁者矣朱子云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吾徒當奉以為蓍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不留可也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之周

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封布茲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周召之地反從二公得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繇之周原膴膴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悞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

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據小序亦無一詩爲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由公始乃修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沒而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其稱南者何也或據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以爲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召氏春秋何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關於雍州梁荊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詩決不如此參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荊汝墳採於豫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說然周南詠歌文德并不及武召南則悶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紬繹其詞父母孔邇言

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茇既沒而思不在康王之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之義讀詩者烏可曰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與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箾南籥孔疏云皆文王樂而有武舞文舞之分據戴禮下而管象箾與管同以爲象用兵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內然而象箾南籥必由周公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異愧巽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謬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闡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爲孔子事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予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從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召南繫之召公因謂天子例必

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予于國風辨已詳言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正月雨無正菀柳都人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謬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風亡也惟伊川則云王者之詩云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爲國風兼用龜山楊氏之說予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爲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爲雅亡可

也雅亡者卽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卽以爲風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夫八佾歌雍卽以爲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爲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服虔而顯于鄭氏詩譜弟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爲貶周孔子不受卽以爲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特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爲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爲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刪詩屬諸師攀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籀固其選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据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予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豳風辨

讀詩至豳風體愈變說愈紛旨愈舛請一一從而明辨之小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所駁者而集傳以豳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据周禮籥章以爲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豳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卽公所遺鴟鴞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孔叢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暑迎寒亦第名豳詩其後別之爲風者由祈年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而是詩因風體

也豳雅豳頌本未嘗逸說在甫田大田載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寧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吹竽笙塤籥簫箎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升之瑟備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卽可

移風作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諸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
詩太史之職鴟鴞至狼跋附諸豳風何居愚謂居東之說先儒
未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
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東
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閟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魯始
自伯禽再徵之金縢予小子其親逆自鎬至魯成王豈能涉
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東之地宗
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也且孟子不
云乎太王避狄遷岐豳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而所謂東人者
岐人也即豳人也以豳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
二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繼鴟鴞而破斧以

類相從耳周樂次序豳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
意謂豳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
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豳風
爲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誚試思七月一
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旨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爲變哉夫聖人
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
春秋者之瑣瑣焉寓襃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
所安而辨論非所敢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小雅辨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變小雅節
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
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
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詁訓之祖義取近
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
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爲二體夫義所當
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
陋說也胤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其書者自能識世運
之降王化之中衰聖人烏容屑屑焉區分之曰若者爲誥之
變若者爲誓命之變哉且周宣末年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
人脩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幾隆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
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
正彼其意不過拘牽二生言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

肅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
孳孳圖治而非重熙累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
此耳成湯放桀亦屬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
在宇宙間周之宜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
推求迄無一合于百年來謹守之若蓍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
夫立論一偏未有不浸淫離遁者宣王既爲變小雅子不先父
厲王遂無刺詩乎桓諸君又以降雅爲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
烏有之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湟一身幽
王何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
而盡失其眞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舝
十篇疑爲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朱

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而姑
仍其舊背人謂朱子於小序掊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於先儒
包容頗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杕杜以上屬文王魚麗
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為公閔管蔡
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為公隱十月之交四
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嗚呼康成所師者
馬南郡融也乎奮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宏
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成於
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藝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即

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為三謂屬
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毛公先儒不
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家元恪毛詩疏
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是為小毛公釋文別作毛亨於古皆無徵按藝文志詩
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
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
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
但萇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叅校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牾
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予謂周秦
之書不問有序孔子序卦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
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
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揚雄法言敘之
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
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
遺叢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
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寘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
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
漢之衛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
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冠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犍為杜撫善
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叅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九
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烏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
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貧富而悟淇澳游心
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
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
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有序戚正蒙引用北山
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時未遭秦火檜魏之君
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据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
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緇衣鹽星明引高子彼已白張漢幟不
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
而作康王厲之令僻獨無雅須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
盡漢儒唐突卜子也乎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

雅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
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
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
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
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
二南之分繫二公疑亦衛宏之所增益猶未純乎毛氏之舊
而可遽指爲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
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
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
明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更已昔劉勰身爲梁人所作文心雕
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畧序不

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贗則與其言之而貽禍何若
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爲先格致之功知言爲要
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眞贗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
盡致蔽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
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
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六笙詩辨

鄭夾漈六經奧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
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辭皆有義而無其辭
東晳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
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漈識廣徵之補
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
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漈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著
于韶箾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
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爲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
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昧源者耳箏色有譜
止用六工尺上等字可以譜曲而當其始必據一詩以起調頌
詞有譜小令長謠後人可以追省前人而調名之緣起廿州曲
必以爲製自蜀王衍瑞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
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漫云有聲無辭以
自掩其固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
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鳩飛茅鳴之屬

已耳向使夾漈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已明言
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
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
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
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鵲巢采蘩采蘋
皆入笙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漈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
皆無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
始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
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皆因秦舊
事焉明譏叔孫通餘十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夏宋
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勖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漈反以爲變

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乎謂節舞必有詩騶虞貍首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八闋豈乎皆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云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宋玉舞賦勤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褎諸經未足折鄭氏之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卽頌之於鑠王師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章賚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魯之郊禘辨

魯何以有郊禘成王賜之惠公請之二者交譏蓋得失相半云

曰成王賜者根據明堂位語多浮夸祭統僉云成康白啓疑賓後人所由轉信呂覽不知成王所賜者禘樂而惠公所請者郊禮也予于禘說中略述魯禘始末其末流之失人所共知若其初雖曰因公而賜實則爲文而禘魯立文王之廟在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沒時已用禘樂旣沒而禘猶功宗之配食耳故成王可賜不爲瀆魯公可受不爲僭至若郊禮之賜吾未之前聞也漢儒旣禘于郊乃云郊禘並賜後之說春秋者見魯人郊祀之失輒歸咎于成王魯公曾不自知其耳食之誤夫天下僭妄之端未有發之無因而不成於積漸者惠公請郊非獨自比杞宋彼見周室旣東秦襄祠上帝于西畤秦文繼作鄜畤附庸之國猶然況魯爲諸姬所宗故毅然請之而不疑平王使史角往報其勢必不能禁特未入春秋或行或止總無左證耳自隱及閔經無書郊者桓三年秋大雩大雩者雩帝也因雩而寄其僭郊之漸乎僖三十一年經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前此必有卜郊而從者矣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曹其主盟僖亦何敢僭郊今以閟宮詩合之春秋曰淮夷來同必在十六年會淮之後遂荒徐宅必在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之後新廟奕奕必在二十年西宮災新作南門之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必在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後而其所以敢僭者一則僖僭宋襄圖覇次則僖從晉文定王三則晉國待魯有加禮然郊非長至猶曰避周郊必卜吉猶曰順天郊以祈穀猶曰惜民成十年甚至五卜郊十七

年九月乃郊定之十五年五月亦郊周公所爲敬天尊祖者惜然不知卽舊史所云啓蟄而郊以祈農事寖失其意乎故謂魯郊之僭妄啓于惠假于桓成于僖襲于文宣廢于成襄昭定其流失則與禘同而緣起自異于禘學者苟不河漢我言奚但可與讀閟宮詩卽春秋大義思過半矣

陸堂文集第七卷終

陸堂文集第八卷

平湖　陸奎勲　坡星著
西塘　倪應棋　商萊
天都　黃　淇　衛瞻同校

說

重卦定名說

謂神農重卦者康成也而小司馬索隱因之謂重自夏禹者孫盛也謂重自文王者史遷及揚子雲也惟虞翻謂重于伏羲王弼註易遂主其說後儒莫不遵之予謂繫傳云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說卦傳云八卦相錯則孔子已明言伏羲既有八卦即重之爲六十四卦矣且八卦未足以占吉凶必重至六畫而後陽

多者吉陰多者凶內卦爲事始外卦爲事終吉凶從此可定也故謂伏羲重卦者此亘古不刊之說若謂卦名亦始伏羲說坡淺陋按神農始作方書黃帝始作井鑄則在伏羲時焉得有蠱與井問之名耶予講易二十年參以所見古書乃能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名悉其原委按乾鑿度云☰即古文天字☷即地字☳即雷字☴即風字☵即水字☲即火字☶即山字☱即澤字是伏羲但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卦未嘗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名也以天地八物之象相推盪可成六十有四與伏羲重卦之說仍不相悖至黃帝始立蓍數因定乾坤八卦之名而著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卦德說卦傳乾健也一章是據黃帝之易後聖相因者而言也初疑屯蒙諸卦名亦起自黃帝但衡

時民風淳朴而易中卦名若需訟遯睽夬困旅渙之類略盡世情變態當必起于中古聖人而文王因之以序卦也繫傳云黃帝堯舜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黃帝之教民揲蓍與更定乾坤八卦之名也黃帝蓍法唐虞無所更改若非增加屯蒙諸卦名更定方圖卦位則於易無變通之事孔子何以連稱黃帝堯舜耶予推演孔子之說而必兼指堯舜者蓋堯老而舜攝也邵子所傳伏羲方圖本無卦名今傍註乾履同人无妄諸卦者正堯舜時六十四卦之方圖也所傳伏羲圓圖已屬流行之象而震卦與坤接位居東北不居正東乃商代歸藏易之圓圖也後儒見近昧遠以訛傳訛尚不知有夏易商易又安知神農黃帝堯舜之易耶夫

三墳八索之書皆言易之書也漢儒未獲寓目孔子固信而好古者也豈左史倚相能讀而孔子反不能讀耶竊謂三墳書必集成于唐虞八索書必集成于夏代當堯舜時地平天成民食足而文教興禹契諸聖人羣萃一堂宜乎有屯蒙需訟之卦名與乾履同人无妄之圖象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伏羲作八卦神農重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蓋稍有窺見而未能細考者也謂文王重卦者固非謂文王名卦者似是而予亦不從者夫文王有功于易在序卦之錯綜始終與夫揲蓍用九用六之妙而不在乎定卦名也繫傳云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名即卦名雜者謂改前聖之序不越者謂無遯于前聖之理然曰其稱名雜則前此必有命名者矣明夷一卦孔子彖傳直指文王

箕子周公爻辭亦以九三爲武王之伐紂六五爲箕子之奴囚上六爲紂之無道失國周公當代商之後不妨明白言之文王當羑里之囚豈可以明夷二字隱刺其君耶故彖辭曰利艱貞乃文王自警之辭也萃渙二卦文王彖辭皆曰王假有廟此王乃夏商之王也立廟之義於象無取直取萃卦渙卦名義則命名者又當在夏商之前矣且殷代有坤乾之書是孔子所言也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夫所謂經卦皆八者卽周易以微之於乾坤卦畫下標乾下乾上坤下坤上之名於屯卦畫下標震下坎上之名于成卦畫下標艮下兌上之名於叫卦畫下標巽下離上之名是也歸藏至宋惟存初經今尚有初乾初奭卽坤初艮初兌初犖卽坎初蠱卽離初震初巽之文而六十四卦名內闕其四然則謂

卦名始文王者亦未嘗細心而博考矣嗚呼學者生數千年之後而欲於古來羣聖之易一一究其原委雖負小智能無失之鑿乎然賴有孔子之易不苐可知伏羲文王周公之易兼可以知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易矣夫已有疑不可不爲之析已既信烏可私諸已而不告諸人耶以故詳爲之說云

觀象說

繫傳云聖人立象以盡意又云聖人設卦觀象雖以文王周公之聖猶必玩象之久乃能繫辭學者苐通乎辭不咨厥象是沿流而昧其源也烏乎可雖然言象亦難漢季荀爽易解有卅象三十一此廣八卦之緒餘可有可無王弼略例云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其論似乎名通然亨知輔嗣胸中實亦未明夫象何則其於辭有未達也漢上易傳不但言互象兼及飛伏贖而可厭朱子本義精于辭占於象則大略言之惟恐穿鑿以害義耳後之宗朱子者惟雙湖胡氏善于言象顧亦有合有不合予學易二十年初亦從辭入也繼乃樂玩卦象優而游之漸而漬之方悟卦象之所由來亦猶卦名之遞有增加而皆集成于周公非孔子以已意爲推廣也按伏羲始畫八卦其卦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字字卽象也神農教民稼穡其時以雨爲水以日爲火此從地合天者也黃帝時蒼頡制字文卽☰天☷地之字又轉讀爲乾坤此卽六書之由象形而會意也以健順動入陷麗止

說之八德配天地雷風八物之象又於人身取乾首坤腹之象於物類取乾馬坤牛之象此從天地推及人物者也智者觀之亦可引伸觸類矣唐虞聖人猶以爲未足曉諭顓蒙也於是卽八卦而定屯蒙諸卦之名其在天者以日沒而曰明夷在人身則有頤噬嗑之象在物類則有井鼎之象然推而論之邑十爲都都十爲師五家爲比闕前爲觀亦在地之象也同人家人歸妹及旅皆在人之象也屨之不帶者爲履蟲之在皿者爲蠱小獸謂之坎大琴謂之離棲皮曰革竹目曰節莫非在物之象也若以坤之吝嗇震之決躁例推之則屯蒙需訟以下諸名非取卦德卽類物情安往而非象哉雙湖謂廣八卦象乃孔子所取非也蓋說卦一篇皆因前聖之舊象而孔子爲之傳耳天地定

位言義卦之象也坤以藏之章歸藏之象也帝出乎震章連山之象也乾父坤母章周易之象也皆周公所集成即魯太史所藏之易象也廣八卦象者本於八索之書載三皇五帝所取卦象夏商之所遵守者而周公廣列之以示人也孔子特傳記之已爾今就其中細剖之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仍八物之舊也乾爲寒冰坤於地爲黑震爲大塗巽爲木坎爲月爲溝瀆離爲日爲雷艮爲徑路小石兌於地爲剛鹵此從八物推廣者也爲君父母長子長女中女少女妾衆工巫盜于人爲寡髮廣顙多白眼心病耳痛血多眚大腹指口舌皆從人身推廣者也乾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坤爲子母牛震爲龍于馬爲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巽不言雞坎亦不言豕而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離

不言雉而爲鼈蟹蠃蚌龜艮爲狗鼠黔喙之屬兌爲羊則本乾馬坤牛之象少減而爻增者也虞翻以龍作駹狗作拘羊作羔此偏見也爲木果亦蒼筤竹萑葦反生稼蕃鮮木堅多心科上槁堅多節果蓏則以植物言也其以形器言則爲圜布釜大輿文柄繩直長高觚轑弓輪曳輿甲冑戈兵門闕閽寺毀折是也以性情言則爲吝嗇均決躁健進退不果近利市三倍躁隱伏加憂通乾附決是也以色臭言則爲大赤元黃白赤臭是也所取之象詳矣悉矣無容增加矣雙湖云大象傳之兩象亦孔子所取又非也周公先列兩卦之大象乃繫六爻之辭今所傳卦畫之下有乾下乾上之文此周公依文王所序之卦而立之象也于八物之外有雲泉雨雹則木之屬孔子亦依文周舊象而

言若蒙卦加下出二字需卦加上于二字則聖人文法之妙耳文王象辭于坤有牝馬于需訟皆有大川於小畜有密雲於履有虎周公爻辭於乾有龍又有田淵於坤有霜堅冰囊黃裳血野諸象周公所取多於文王數倍此則先儒所共悉者雙湖分門別類詳識之以啓後學洵足爲朱子功臣惜乎以周公集成之象而爲孔子自取之象也大抵文王象辭有正象無互象周公分爻繫辭不得不於正象之外兼及互象以盡衰世之情僞雙湖于六爻之辭言象精密宋儒莫能先也而於孔子象傳中如同人通天下之志亦主卦象於繫傳所取十三卦每言互象此則泥象而失之者矣葢易象至周公已爲詳盡孔子不必增加故象傳但言卦體卦名卦德卦變以發明易理於大象傳必

加以字以見用易之道於小象傳中嘗示人以敬慎免咎之義惟于繫傳中往往象辭並舉卦象與蓍數再三言之以窮盡易理又指出太極爲卦象先孔子之易所以異于文王周公者此爾夫有象而後有數即軒皇之揲蓍亦不能離象者也觀象而後繫辭文王之象周公之六爻辭皆由象而生者也但數之已定象即因數而顯辭之既占象亦因辭而明解人自悟之耳予嘗云觀象有要道由文王而上豈晩學所能擬議哉誠能觀周公三百八十四爻所取之象則大小精粗靡弗通矣觀孔子六十四卦用易之道則窮達常變无不宜矣若知鐘之出於何方鼠之復姬三子木長金短知其爲借資而非借勦一時雖似神奇不過用智推測之小術非所云前知之神也噫學者得吾說

而論思焉則於觀象亦過半矣

蓍數起黃帝說

卦象既立必揲蓍以求卦而易之體用乃備當伏羲時民風朴傃焉能盡知蓍數所謂畫卦以示者大約如村廟环珓就陰陽以判吉凶此則民可使由者耳乎以爲揲蓍之法自黃帝始按司馬遷帝紀云黃帝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世史類編云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撓作甲子容成作蓋天問於鬼臾蓲而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命隸首作筭數此數學所由與既可推策以定歷自能揲蓍以求卦也然乎之創爲此說非

徒閱史而知實由讀易而悟繫傳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孔子先言蓍後言卦正謂揲蓍求卦之法自黃帝始也況神武不殺四字明明指出軒皇而後儒以易緯之言垂皇策者犧羣然信之殆所云聽話隔壁者矣本義解云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亦偶未見到也下繫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豈非教民揲蓍之顯據乎開物成務莫大于是故可以无爲而成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前後說易者但云衣裳創自黃帝備於虞舜而通其變一段不知先聖之意云何竟置不講此大易所以多淆義也孔子云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亦屬乾坤之象而不知蓍法雖精大要不離奇偶故曰取諸乾坤也本義云乾坤變化而無爲似乎見得此意然引而不發未足開千古之聾瞶矣軒皇既立蓍法唐虞遵之迄夏商而不改鄭夾漈謂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此無稽之談也杜元凱謂夏商占法俱重七八雖未敢信爲必然但夏道尚忠商道尚質苟能命筮以誠亦能其應如響洪範有云占用二曰貞曰悔可知其時以內外卦本卦之卦分主客辨初終而又參之卦象卦德以斷吉凶今觀左傳國語所載占法并可推其大略者與殷之末世民俗尚鬼蕩而不靜其情僞有難於測度者故文王再演易序更定占法易中所云用九用六雖自周公發之實本諸文王者也夫爻以

動占幾之微也象之萌也神之假也心之靈也此理與數之極則也蓋易必至文王周公而後羲之卦畫軒之蓍數發揮殆盡剛柔易位老少異情由人事極諸天地其道一以貫之深邃而未嘗不淺近明顯而未嘗不隱幽宜乎孔子贊之深而說之備也嗚呼秦火酷烈諸經灰燼大易以卜筮幸存豈非天之深愛斯文也與豈非天之深愛斯人也與

鄭風說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創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茷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睔之世而其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濫溺不

止從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別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漈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爲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飲而湎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暱即以爲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愼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杕杜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媾季女斯飢而亦云婉兮孌兮狡童褰裳雖或他有所指然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狥朱子者蓋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爲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爲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忽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爲可信扶蘇蘀兮狡童爲可疑而槩斥爲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儒之嘵嘵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臺鶉奔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爲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知其立言亦不愼也東門之墠序說以爲男女相奔二復焉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爲刺淫詩溱洧之秉蕳贈勺雖非淫者自作而曲敘其一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妄綴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乎温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爲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遵大路未嘗不以爲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爲閔忽而自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爲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大雅說

大雅之別於小雅者何也集傳以小雅爲燕饗之樂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要亦從其多者而言若據以爲定例車攻采薇未嘗不施之朝會行葦鳧鷖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已心焉疑之史遷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則似未嘗玩味全詩者潛谷鄧氏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試觀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曷嘗不言天道而其格君者亦凱切矣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說近之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近閱二程先生書稍悟指歸夫大雅直精于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烝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微言奥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爲表裏此其區分之故雖國史樂官亦能見及而必藉聖人論定焉惜乎祖龍一炬天祿重校齊魯先亡韓詩繼墜專守毛氏之傳疑非孔門之舊耳張揖注上林賦謂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秖据今本以立說實則上自周召下迄吉甫良夫西周大雅不過寥寥千餘人東遷以還獨有抑戒之衛武而已然則王之轉而爲風者乃由世衰道汚人材寖降之故而嵩孔子以之貶黜平桓哉昔之論六義者必以頌爲歸宿愚謂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羹玄酒之遺若夫

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但以賦比興爲三經而不詳興之特妙以風雅頌爲三緯而不推論雅之詣極入神則於詩尚多漏義也世有解人苟能刊落浮華元元本本灼見夫雅之所以爲大六經四子一以貫之可矣

周頌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序訓詁甚精後儒寖失其旨籀文頌作額說文頌即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爲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登堂掘衣頌禮甚嚴蓋頌之同容正音也頌之同誦借音也自劉熙釋名以稱頌成功謂之頌而唐宋諸儒無不譌借爲正矣愚謂雅頌之分雅則主言頌則無容周禮太師教六詩其別之曰頌者大抵用爲行禮習舞之節至春秋而魯人頌僖乃舉所爲鋪張揚厲者槩列諸頌已非復西周之舊猶夫列國之風本以風化爲義而其後雜以諷刺之作也秦人刻石頌功德漢世司馬相如亦爲封禪頌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馬融爲廣成頌雖曰詞采爛然皆沿流而昧其源何況五季以下乎今以經文序傳參諸三禮三通及陳氏昆季之禮書樂書如維清爲舞象詩武賚桓爲大武三詩於鑠爲舞勺詩此世所共知者也雍用以徹俎勺即用以祼獻升歌清廟而維天用以獻尸高山祀太王即用以獻先公之尸思文爲郊天配稷而作廟中亦用以獻皇祖之尸執競獻武成康三尸此世所未悉者也獻尸有樂烈文繇衣獻助祭者亦各有等而大武之舞作于九獻之後他若臣工祈穀潛薦魚豐年載芟

良耜順成報蜡詩必有施用之地故孔子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不能樂於禮素可以悟頌之爲容而先儒之誦說猶有發其端未竟其蘊者矣甚哉秦火之流毒也當漢武建元爲雅爲頌老師尚不能一身兼通至毛萇乃集其成復賴鄭氏之箋孔氏之疏得不如三家速朽然而維清句多殘缺大武半存已失其次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如其依違遷就既非心之所安又不敢妄更舊什以于自用自專之戾與言及此擲筆慨然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雄言雖有疵累然康爲周之令辟其有樂頌宜也鄭譜頌止成王幸而朱子糾正其失後學得所據依若夫商質周文關乎運會商頌已分章句周頌乃混而爲一得毋守毛氏之專家狗東平之曲說乎愚

謂大武六成本一時所作後世依行禮節次離析為六故有存有亡維天烈文而下顯有章句者凡十六詩謹就朱子所分一一訂正以補鄭牋闕畧叮古樂亡而詩徒存卜氏云遙微言幾絕世無心解音節若杜夔阮咸其人者吾將安所咨訪哉

魯頌說

小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其說不為無因惜乎所以為說者未備也按行父為季友孫季友卒于魯僖十六年專魯政者為東門襄仲文六年行父始見經襄六年行父卒左氏稱其相三君而無私積三君謂宣成襄也當僖公時行父固無請周事僖公薨而文公立爾時叔服會葬毛伯錫命襄王待魯甚厚勢不難為僖請頌然而文公元年如京師者叔孫得

臣非季孫行父也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薄責夏父弗忌歸罪臧孫辰其無與於行父明矣八年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九年叔孫得臣如京會葬當文公時亦無行父請周事按内外傳史克里革為一人宣公初年行父逐莒僕史克代為之對後則濫于泗淵斷其罟而棄之魯之史官性剛學博未有過于克者而其齒稍長行父則請閟宮一篇克以頌僖可也然序所標史克作頌者本在魯頌篇首王肅遂云四詩皆史克作作于文公時則猶惑于傳述之悞而以推論駉馬二詩義皆不合愚嘗博考經傳折衷其間竊以為史克作頌者非作四詩之謂蓋魯詩之稱頌自史克始也豈惟魯頌凡二南國風大小雅商周頌莫不編輯于史克之手何言之文公四年衛甯俞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俞不辭亦不答則魯雖有雅詩可歌有司尚昧乎其義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夫自驪山遘禍周室東遷雅頌以習用之樂不至銷沉而列國之風其作于西周者已寥寥不可多得宣榭告災中興樂器靡有孑遺幸而魯秉周禮兼備四代之樂賢如史克職當修明其時樂官之長又得師存其人相與審五音正六義以故魯詩三百釐然具備厥後季札來觀稱美不置叔孫豹父子用能以言詩著聲列國也特其事雖成于史克而行父實秉魯政在定王之世行父與仲孫蔑皆善于劉成公則由行父請周而後魯國之詩不繫于風儼然列三頌而不以為僭吾故曰小序有因惜其為說者不備猶夫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但以詩為史官所

編而未嘗明言當魯宣之時成史克之手後儒所由惑于遷說紛紛焉以刪詩屬之孔子耳或云魯宣時亦未聞有行父如周事乎謂宣八年六月襄仲卒而行父為正卿宣之九年定王之七年也經書仲孫蔑如京師傳稱王以為有禮而重賄之宜其請無不得矣然孰非受命行父者哉或云侯國無頌魯安得以是請周乎謂魯之禘郊前王業已許之矣周頌之清廟思文雍勺武桓魯人久用之茲乃援宋為例欲自有頌以追美其先公是固王室所不拒者也惠公請郊廟之禮呂覽可信何獨斥小序之說或云序稱史克作頌人猶疑之子何据而信為編詩且編詩非史官職也乎謂株林刺而陳靈弒事在魯宣十年此後不錄一詩可信為克所編定矣楚左史倚相不能誦祈招之詩

鄭丹深以爲譏孰謂史官例不職詩乎或云克爲魯史安得變西周之舊乎謂魯之春秋亦史官創體也特以秦周正朔故不與晉乘楚檮杌同科周初六詩之教掌在大樂正太師其風何國不陳而魯史于二南之外祗存邶鄘衛十三國文獻不足無如何也雅分大小又襍正變在西周决不如是然而審音辨義猶或僭焉憂時竭忠雖變者無容廢也至其列魯于頌猶夫春秋以魯紀年而欲尊本國必先請命王朝即春秋歲首書王正月之義蓋變不失正所謂猶秉周禮者此耳讀詩者烏可承譌踵陋并其緣起而懵然不識也哉鄭譜乃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按襄二十九年爲子札歌頌而曰盛德所同知頌之有商魯矣王魯齋以左氏爲誣按劉向校古樂記亦載季

札觀樂篇安得信史記而斥左爲僞書漢儒襲馬遷餘論往往從而甚之謂孔子進魯僖使之有頌而斥周平使不得有雅故予先欲辨正刪詩之說夫自漢迄唐爲韓毛之學者皆云大序子夏作今諦觀文義但歸功于國史毫無一語推本先聖刪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雖巧者末由伸其辨矣譜又云周尊魯巡方述職不陳其詩魯之所由無風也按成王初年伯禽已封故史記有三年報政之說魯而述職已在賞罰黜陟之中烏爲而廢其陳詩從儒于報政之說則疑遷爲妄于刪詩之說翻然奉爲依歸豈知遷之在漢乃所謂詩始萌芽者耶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大傳以爲六年事洛誥王在新邑惟七年當周公未没成王業已巡狩乃使太師因已之故尊魯如客有詩不陳其說之害義尤甚嗟乎學古之士自具隻眼慎勿拘牽舊聞而貽誚于詩之失愚也

商頌說

商之有頌由來舊矣魯史就其存者錄之非孔子以私遠祖也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按元鳥長發上溯司徒那則專祀成湯乃首列焉周之異宋者此爾國語以爲校是宋所固有也小序以爲得則是宋所本無易一字而義頓殊臨文之際可不慎與舊說宋祖帝乙故得用天子禮樂竊謂微子封宋帝乙猶禰廟也曷以云祖既郊天而配以契必當祖成湯而宗武丁數世以後微子義不可祧當如魯公之立太室而宗武丁者或遷改焉惜乎禮崩樂壞在孔

子時已發宋不足徵之歎幸留此猗那五詩不至如九夏之澌滅殆盡則由世數之差近而宋霸之不同杞夷也不然大韶大夏之樂章苟有完好如商頌者奚忍不爲流傳而槩從刊落也與愚嘗謂宋亦有風有客白馬周人以美微子猶緇衣之美鄭武也魯史以助祭之故附于周頌誰謂河廣宋桓夫人念襄公作也既躋魯僖于頌不得列宋襄于風而衛爲毋家其詩可附猶夫敝笱載驅本屬魯風而附在齊求魯史編詩有微意焉孔子悉仍其舊耳史遷宋世家乃云襄公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考父生當宣王時史遷之謬鄭譜足以正之乃康成又自爲臆說謂宋不陳詩亦示無貶黜客之意夫周之客宋不過如書所云作賓

王家傳所云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是亦足矣
齊太公丁公衛康叔牟伯唐叔虞燮父今其詩無一可考豈天
子皆尊以爲客而不陳其詩乎哉

禘說

孔子不言禘之說漢後遂無知之者夫羣言淆亂既不能折諸
聖安得不衷諸經經之可信者莫如易書詩而三經皆不言禘
春秋書禘者再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
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此特魯禘耳於周之禘無與禮之可信
者莫如儀禮十七篇周禮文最繁亦不言禘小戴所記前後互
異皆假借經傳以爲之說今欲識其是者不得不先辨其非者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甚

哉漢博士之陋也徒見周易有禴祭之稱魯禘周公在季夏六
月因謂春曰礿夏曰禘又見魯史有禘嘗烝而無禴因謂諸侯
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其實周之時祭當以小雅之禴
祠烝嘗及周禮大宗伯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者爲據而王制
之夏曰禘與郊特牲祭統之春曰禘皆屬無徵不信之言大傳
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謂
周出蒼帝靈威仰郊祀而配之以稷說近誕妄伯循趙氏闢之
是也然謂禘嚳于后稷之廟實非記者本意夫所謂大傳者因
儀禮而作也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之所自出者天耳儀

禮以郊言與郊特牲之大報本反始其義正同大傳釋之以禘
故賈逵韋昭高誘杜佑皆謂禘帝嚳于圜丘此猶得其近似而
豈如趙氏禘嚳稷廟之說哉信齋楊氏深信趙說謂祭法有明
文也不知祭法乃襲用國語魯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乎
非謂柳下之聖乃有妄談特以外傳分國紀事本多異同掇拾
焚餘難以盡信即如此條所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當指
帝舜而言下云郊堯宗舜又似泛指虞思箕伯之屬殷人禘舜
其文尤訛祭法改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又
改殷人禘嚳義差正矣然曰周祖文王亦不可通祖文王豈反

祧后稷乎若云祖功宗德之祖則與殷人祖契例又不合江陵
項氏謂漢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有明文可
據乎觀其後半所述五廟月祭二祧享嘗壇墠有禱祭之無禱
乃止皆與周禮迥殊楊氏亦斥以爲衰世之法不可槩信乃獨
於言禘者而斤斤焉守爲確論何哉王肅謂周有姜嫄廟無高
辛廟此則未然按姜嫄之廟即孟仲子所云禖宮也禖宮必祀
高辛帝嚳本高辛氏故周人禘嚳之說以訛傳訛然亦由昭王
之世房后祈嗣創爲此典在周初并無所謂禖宮也者乎故不
敢尊信禘嚳之說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此與禮緯所云五年
一禘者隱相符合知不然者莫尊于天王者祭天每歲不止一
舉今必以五年之疏指爲大禘豈帝嚳反尊于天乎仲尼燕居

原缺第十九葉

遠稽唐虞之質豈復可考予謂周人禘嚳稷廟特可虛懸是說以爲儒生辨難之端而無當于天家行禮之實然則禘之說終不可知乎反覆思維竊以爲周之大禘自有裒諸經而折諸聖者非如漢唐諸儒紛爭聚訟之說也孝經子言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周所謂大禘也而曠百世竟無知者所賴洙泗微言於今未墜耳或難予曰夫子言宗祀未嘗言禘也予謂周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南郊本配天之祭後人以於郊故謂之郊祀于明堂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今觀其字从示从帝可

以知名義之所由起或又難曰古稱禘郊則文竟可先稷耶予謂明堂之祭在季秋南郊之祭在冬至故順時序以爲言然觀射父之對楚昭者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云郊禘不過繭栗則先後亦何定之有在易之豫其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頌思文郊之樂章配祖也我將禘之樂章配考也小序以雍詩爲禘太祖彼言太祖則失之歌雍徹俎亦屬禘文之樂猶必歌清廟維天以獻尸歌烈文以獻助祭諸侯堂下兼舞象武蓋郊天尚質配帝則郁郁乎文乃周公所爲禮以義起者若謂禘嚳稷廟頌固無之雅亦不載而周禮所用六樂有黄帝之雲門無帝嚳之五英則合諸經以參考不得舍禘文而言禘嚳矣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其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與禘之說最合後代從康成註本其文失載此戴記之多可疑而禘說所由終晦也且人亦知魯禘之源流乎伯禽封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之廟廟立而禘樂備焉周公既薨立廟于魯因之禘文王而以公配得用天子禮樂此由成王特賜雖變而不失乎正者也數世以後公爲太祖昭穆升祔亦用禘樂此即春秋之吉禘而魯禮之再變也又其後僭侈無等如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則雖時祭各廟皆用禘樂此魯禮之三變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我不欲觀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漢初說禮者大都齊魯諸生所由沿流昧源倒周於魯或以禘爲春夏之祭或以禘爲

喪畢之祭諦審昭穆曾不知其爲配帝明堂之大祭藉使永平建初間有達禮之通儒以高祖配天而當周之郊稷以光武配上帝于明堂而當周之禘文祀典光昭雖唐宋代興可永遵爲成憲無如惑于緯書漫以三年爲祫五年爲禘遂使馬鄭徐王諸家日斷斷于禘祫大小先後不惟不知禘之說兼且不知祫之說積重難反縱程朱大儒未免各執一解博辯若三山林氏究不敢自發一論而謂學者當闕其所疑豈不深可痛惜也哉夫周之廟祭祠禴則分嘗烝則合祫之與合字異義同故爾雅釋禘不釋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即漢博士初不以犆祫爲祭名註疏自穿鑿耳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祫祭于祖夫子所稱祫祭猶是合

祭也云爾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又士虞禮祝文哀薦祫事則似祫爲祭名也者然詳其常即秋冬之嘗烝是也道其變即遭喪之祔祭是也自公羊有大祫之說而禮緯乃斷以三年其傳云毁廟之主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信如公羊家言去廟爲祧名毁而實不毁七廟九廟祖功宗德俱可不論徒知武煬有禱見可復立不思桓僖親盡天必爲災而後人慮其尸多禮煩變爲毁廟無尸之說主多地狹又變而爲但合毁主不合存主之說種種謬悠習焉不覺以故趙宋崇寧宣祖當遷而不遷翼主既遷而復祔甚至德祐初元度宗祔廟無地可容外閣東廡以處之有識者駭爲不祥胸無卓見徒爲古人所愚禮官之失勢必至此予因辨說三頌縱

言及禮務使祫不與禘混禘亦不與郊混且不混于時享祔祭則禘之說已晦復明而孝如周公者能嚴父聖如文王者可配帝天親一揆所謂禮之待人而行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我非我皆所不問聊以自表誦法孔子之意

涵養須用敬說 癸卯五月館課

天之所以與我者性而已矣我之所以能復其天者存心以養性而已矣心之爲物也最靈出入之無時操舍之莫必甚危也亦甚微也庸人不知放其心而日流于縱恣君子知之持其心而日深其戒懼克念之所以作聖罔念之所以作狂聖狂之辨敬肆之幾已爾蓋天之生人心有形而性無形性無爲而心有爲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古之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猶必洗心以退藏于密何況質非上智而謂可忘涵養之功乎雖然涵養心性之難論者亦多岐矣自洙泗而後宋儒首開理學之傳濂溪太極圖說實扶道原横渠之正蒙能窮性始然張子大意主乎存神非下學所可驟語也若夫程子之學本于濂溪其所謂主静以立人極者宜乎師承有素矣何示人以涵養之方乃不曰静而曰敬耶蓋自上哲以觀言神則事無不備言静則動罔不該顯微固一致體用固一原若就學者以論則一心之存發未能無間而持守一偏將言神而已離事矣言静而已去動矣彼虛無寂滅之說不猶可隱竊其似以亂吾學哉故夫涵養而用敬者必以程子之言爲折衷也夫敬者徹上徹下之學而合內合外之道出乎中所以應乎

外制乎外亦所以養其中非禮之防謹於一心而密察乎視聽言動之際吾儕用敬之實功所可得而盡力者此爾且夫主敬之學亦非自程子始也人之生也本直故坤之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堯舜之欽明溫恭禹湯之敬修日躋文武之敬止敬勝列聖遞承之心法統歸一敬而儒者之所以存心養性其功亦莫外乎此厥後朱子亦以主敬立教而得其的傳者莫如敬齋胡氏其言曰端莊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蓋能發程朱未盡之蘊者矣學者誠以主敬立其本而又加致知窮理之功此即尊德性而道問學子思子之所垂訓也又何容偏廢其一流爲學術之異同也與

黃秉直字說

黃子名明懿字秉直從學於予而請爲之說予謂直者人之生理也然直有可以徑行者有必須曲致者乞隣與醯之不直以其曲致而近名也不若有曰有無曰無之直遂也證父攘羊之非直以其徑行而寡恩也不若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曲當也故直必賴養養之道無他亦云好學而已昔季路見於孔子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子進之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也不更深乎斯以知善全乎生理者必由學矣黃子履貧讀書藉筆耕以養母是能敦仁而立本者也今旣登賢書益宜力學不倦裁之以義守之以禮裒之以智要之以信則性可復而不爲氣質所拘如金如玉有以成己卽有以及物

而豈徒爲粤嶠之英俊乎若夫文筆之美書法之工黃子已能出拔儕偶無俟予言獎勵焉

陸堂文集第八卷終

陸堂文集第九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同里　郭兆奎　右垣
表姪　張遂年　炳文同校

論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關雎旣亂師摯修之旁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遷說謂以鄭譜推之有更一二十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予謂歐陽之說辨矣顧嘗考書緯所

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則史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烏可據爲定論與歐陽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本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句有衣錦尙絅句是皆穿鑿而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說爲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駭者漢魏六朝轉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迺避不敢攻甚且爲之掘泥揚波鄭譜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詩之須同於

王者之後又一謬也降黍離爲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
談也以幽風終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
而强屬之聖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
至宣王而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
焉大備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郤縠者
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敎之
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
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予謂孔
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風陳
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閟宮新廟顯爲頌僖而作也拘
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種立異乃

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匱者庸知魯史
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
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審音
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嘗不以之自任也予
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
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
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
子以爲示德三家歌雍以徹譏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
羽在大饗又以爲中禮可見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謬於一
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
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

勢不能不親加釐正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
三終合樂三終孔子所歎爲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
儀禮相合則自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
箋草蟲先采蘋秦先於豳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
得所矣若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淫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
絢唐棣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
增貍首爲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
誦茅鴟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
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有
商附五頌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嘗刪
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敎至洙泗而復興微獨

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於詩荀卿
著書猶知詩爲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寓目學者所
爲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篆而隸而分愚
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風混於雅雅混於
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皆秦火之咎哉大易
固不經秦火者也繫傳說卦頗雜九師之易象彖傳文言糾紛
錯出乾坤乃岐爲二體近人無論不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
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桑中篇續論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序
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於中聲

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詩之旨此貴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貴與曰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慨其為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溱洧敘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為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夫詩與春秋相為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艶雍姬之毋曰人盡夫也此其語幷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

成為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揜也聖王者風敎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强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為敎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夫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辯有不敗者矣況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蓰而無算也必以詩為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吠吠吁吁而且知毋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者儉其風本殊故必分

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為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柳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柳閒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懷者皆貴族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衛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益會眞雜憶之濫觴矣雖欲不斥為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為鄘風也衛靈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為紂靡

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為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已而吾復倡異說於其間是召鬧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為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復見天心論

天地以生物為心然非由靜而動之初天心既露其端倪則亦無由默察焉而有會于人心故天心者聖學之本王道之要也古來運會之升降不越乎一歲之推遷陰中有陽剝後成復元為善之長仁乃生之機知此者謂之善於觀天體此者謂之精於言易昔孔子於復之彖傳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請得而申其旨夫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今必謂天地之心

藉人而見豈不顯之帝載猶有未離於聲臭者與此殆非篤論也葢聖人有心而亦可云無心以其雖動亦靜也天地無心而亦可云有心以其靜極復動也且夫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世有靜觀之士俯焉仰焉隨時隨地可以悟機緘之妙而天地之心於復可見則尤先聖之提撕最切者耳漢後諸儒談易者莫不以爲天心見之於靜至伊川易傳乃改靜爲動誠足爲千古發矇矣邵子堯夫系以詩其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朱子特揭之以示學者葢人知天地之生物必於春之句萌甲坼夏之長養恢合而後可見詎知乾之大生由靜專而動直坤之廣生由靜翕而動闢藉非子月之微陽有蘊蓄於地

中者奚以成生物之不測而極宇宙蕃變之觀乎此貞下起元天地之生機如引環而無終極也由一歲推之元會運世均此理耳是以古之聖王哲后本好生之仁爲體元之德而義禮智信皆以輔行仁之不逮此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若學易之君子則時地有不同者矣今卽復之爻位觀之六五之敦復居尊而中順者也二之休復四之中行獨復皆爲樂善之賢人而必以初爻爲卦主葢陽德之亨剛長之吉均繫於此故就氣化言之此爲天地之根就性功言之此卽道義之門也若夫推而廣之天地豈獨有心哉天聰明視下而聽卑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葢體物而無一事之不在焉故養之於靜尤必察之於動致中以立大本尤必致和以行達道然則愼動也者其君子決

天之功而聖人參天之德也與

淡則欲心平　庚子　朴鄕埀

生民有欲濃者日增淡者日損而淸乎其源則惟樂音之感人爲最速而其移人爲最深葢五聲之與五味五色事異而理同味尙淡故甘可受和色尙淡故白能受采樂聲亦貴乎淡淡者理之發而欲之所由遏也然非有聖王在上則亦無由心知其意而獨操移風易俗之要矣昔周子論古樂之妙而曰淡則欲心平試申之夫世之言樂者不曰五聲繁會卽曰八音具舉故聽其鏗鏘足以悅耳而窮其巧變足以移情也今必以淡爲尙吾恐如魏文之聽古樂雖端冕而亦思臥矣欲求其感人也得乎且天地之運由質入文生人性情喜華厭朴恐難矯拂以從

事也雖然淡之勝濃其來已久人特不能自領其意趣耳古君子之爲學也淡而不厭其訂交也淡則彌長豈獨於樂音一節樂聞其淡乎今卽以樂理言之士君子無故終身不撤琴瑟琴者禁也所以禁人之慆心瑟者塞也所以塞人之邪念非曰托諸音以鳴高已也抑聞奏雅音者用樂器十有二奏頌音者用四樂器音固以簡爲貴耳況夫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焉謂必用此古樸肅穆之音則鬼神來格而祖考居歆其理有不爽者豈有以淡音之樂感兆人之心而不能歸於淡以平其欲者乎夫生而無欲者聖人也間世一出者也生而寡欲者賢人也百里千里或一覯焉其生而多欲者凡民也故人之一身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馨香四肢欲求安佚與

耳之欲聞好音同屬性生雖聖王不能禁也聖王者有道以使其敎化先之以禮使之束縛於規矩之中繼之以樂使之陶融於絲竹之內其心淡焉不見可欲而漠然卽見有可欲亦必强勉制之雖凡民而可進於賢哲矣信乎樂音之感人最速而移人最深也然而心期於淡亦難言之子夏以聖門高弟猶曰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葢必幾經用力而後乃能戰勝也諸葛武侯戒子書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淡則無欲無欲故靜然則謹其初不過以安淡泊爲心而充其量卽能主靜以立人極矣旨哉淡中之妙莫可名言而周子特於論樂發之夫樂音之和人所共知者也樂音之淡非人所易知者也天地間有樂元當於希聲求之濂溪以後欲索解人微康節吾誰與歸

萬一各正 辛丑科會墨

窮理者必精察之於散殊而後可徐通夫一本夫自有天地以來萬物之靈蠢純駁亦甚紛紜而錯出矣要必有所爲一者以統貫其中而萬物之生乃能各正其性命以保合於太和此儒者之學存心不遺乎窮理而窮理之功一貫必由於多識也昔周子申明太極圖說而詳揭一本萬殊之旨有所謂萬一各正者試論之夫萬則其可見者也一則其不可見者也今將馳情浩博日逐逐乎名物象數之紛陳而終不能見其大意將萬物不足爲我益適足爲我困已耳不然寂守此心以求所爲一者而遺棄萬有則異學之獘更甚於俗學若此者皆未能灼見夫理之本然而知萬物之所由各正也夫天地間有大德以敦化故萬物統體一太極卽有小德之川流故物物各具一太極今卽以人身言之五官之用恭作肅也從作乂也明作哲也聰作謀而睿作聖也一物各具一則也推諸五倫之大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友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皆民秉之常性賢者不獨豐愚者不獨嗇也下而及於庶類之紛繁虎狼猛矣尚有父子蜂蟻微矣亦有君臣雎鳩可喻夫婦鹿鳴可況賓朋凡以其氣雖濁其質雖駁終未有能離乎理者吾觀至誠在上盡其性以盡人性盡物性知之明焉處之當焉此無他理本一而分則殊也是以乾道變化品物流形君子致和萬物樂育豈非天人之一致而功用之最盛者與然亦非作而致之也今夫老宜安則

安之幼宜懷則懷之遂其生而復其性此固因民心以出治之道也卽至雞司晨犬司夜馬可服牛可耕不過因化工自然之理而使之各止其所耳雖有聖人烏能違鳴吠之常而易耕犁爲羈靮乎哉且吾聞帝舜之命禹矣曰惟精惟一葢必決擇乎萬理之精乃能操持乎一心之要而伊尹之告太甲者亦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誠以天下之理旣由一以散爲萬必由萬以歸於一特氣質殊稟於物則見其塞於人則見其通也於賢則得其勉於聖則得其安也然而所謂各正者則已具於大生廣生之初矣藉非有一以爲之統貫則無賦性何以成形卽天地亦安能以太空之象大塊之體而遽爲民物之主宰耶旨哉周子萬一各正之言不惟有以徵小大之攸定而直足以悟混闢

之無窮也世之學爲儒者向其殫心窮理由多而貫之以一則幾矣

由氣化有道之名 辛丑八月館課

昭昭宇宙間者道也而或徇乎其名昧乎其實則道晦而道之所由來與夫日起而有功者靡不浸淫而失其旨夫豈知理宰乎氣則天亦該於道之中氣乘乎理則道不出於天之外試觀二氣之環生而不窮萬化之並育而不害然後昭然於俯仰之間不見有道也無在非道也是足以標千古之定論而不爲異端所淆惑矣昔橫渠以太虛爲天而繼之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請得而申論其旨夫道之名吾不知何自始也唐虞授受之際曰道心惟微則已就人言之而未天事有間矣夫善言天道者

莫如孔子乃以端木賜之聰穎而歎其不可得聞是豈至聖之有所秘惜於其間而大道之實難體察而得與殆非也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彼自謂知道之所由名而離有入無名雖是而實已非浮屠家言則以眞空爲要旨而以大地山河爲見病彼旣不知所爲天無怪乎不知所爲道也夫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不若是將無所以爲天而又安所爲道哉昔者孔子明詔之矣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是卽天地之至敎也天地之妙道也子思子論道而舉旱麓之兩言爲上下之昭察或者以爲氣化流行活潑潑地彼二氏亦能見及乎此不知就二氏言之鳶可以躍魚可以飛躍亦可在天飛亦可在淵洸洋譎詭而終不成爲道若吾儒之旨鳶魚各一族天淵本殊境飛躍有

定理行乎自然而各止其所此言道者之所以爲精切也故二氏之所謂道者索諸氣化之外似乎高奇而實不可訓吾儒之所謂道者察諸氣化之中似乎平易而實不可踰也且指氣化以爲道雖自橫渠發之而亦本於孔子之贊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有見於此故嘗釋之以一神兩化一神者道之體所由立兩化者道之用所由行也至是乃約言之曰由氣化有道之名洵足發千古之蒙而二氏之詖詞邪說從茲立破矣後之儒者誠能存心默察灼然於天道之旨歸此所謂獨見大意而非猶夫支離偏駁之末學也今卽易書觀之太極本無形也而兩儀生四象立八卦盡摩盪爲六十四推衍至四千九十六乃足盡陰陽之消長人事物理之

變化存亡盈必知易而後能知道此又橫渠引而不發之微旨也不然氣化終古不息而見道者卒鮮則夫所謂太虛者亦不過蒼蒼之形象已耳惟知氣化之卽爲道而賦諸人物者爲性爲心偏全靈蠢之故又何難洞燭其所以然也與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壬寅十月館課

天下有體者足以致用務本者乃能該末不然才華雖盛名譽雖隆自有識者視之直以爲此的然而日亡者爾以之炫一時則有餘以之期遠到則不足故身列士林必審所先務而用志不紛其量擴之而愈廣其智斂之而彌精不徒以才華獵取名譽也而觀人者亦卽以是爲不爽之鑒可爲國家儲有用之才矣善乎裴行儉之言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請得而申其旨夫

文者載道之器也古之聖賢即聲爲律吐詞成經中有所得而宣之於外則載道之文固不得以曲藝目之矣後世沿流昧源不知務道德而以言語爲工是文也特藝也故就其文藝觀之非不有纂組之華博大瑰奇之觀而其器則域於斗筲焉其識則淪於瑣屑焉士品之日下由風氣爲之轉移而不能轉移乎風氣也國家亦安取於浮躁淺露之輩以壞膠庠之士習乎哉夫唐文三變自永徽迄弘道間號稱四傑而以文擅名者莫如王楊盧駱固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矣乃行儉之持論獨以爲優於文藝絀於器識此非故爲矯激而有所苛求於數子也蓋天之生人大道不器者非可驟幾次之莫如成器四瑚六璉貴重華美此朝廟所必需也若夫識見之大小雖自天畀之而士

人能用知言窮理之功又深之以養氣之學則其識自有絕類離群者果其器大而識高體既立矣本既端矣以其餘力發爲詞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豈必橛擅鬬雞賦工鳴蜩唱從軍之什著五悲之文而後足以稱如椽之巨手列著作之專家乎故先所當先後所當後寧勵實學毋騖虛聲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命而朝廷育才衡品之方亦未有越乎此者今考唐書行儉之傳稱其爲吏部典選人號冰鑑無私厥後出領邊陲軍功赫奕非其器識之過人與彼四傑之流或渡海而溺水或負罪而逋逃或被廢以幽憂或終屈於下邑即使文名藉甚亦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已爾然則置身士林者慎毋爲的然日亡之小人必求爲闇然日章之君子而可哉

史館擬明太祖本紀論

論曰太祖起自濠梁不階尺土克成帝業同符漢高乃用兵者十有七載而後削平羣雄混壹區宇撥亂甚若斯之難也藉非本不嗜殺之仁心運以不世出之武略縱欲士附民懷其道無由豈但如陸賈所稱逆取之而以順守乎哉夫[illegible]善謀扞馬著烈帝雖天授亦夾輔之力居多洎即位以[illegible]求賢愛民惟日不足海內殷富典禮制樂宜乎天眷申重卜[illegible]永焉特以矯元季之廢弛果於用法功臣不獲令終雖若遜美唐宋者然愼乃在位既老不衰較唐宗而內[illegible]德視宋祖而外多駿功雅不云乎豐水有芑詒孫翼子[illegible]開國之初規模固已弘遠矣

議

錢法議 癸卯三月[illegible]議

粤稽錢法之興由來久矣上古曰[illegible]曰貝[illegible]唐氏始謂之泉而九府圜法大備於周所以[illegible]之富[illegible]萬民之用持百物之平者莫過於[illegible]或用穀帛爲交易其法[illegible]正終不能免[illegible]之弊宋元而降交子會子大鈔小鈔皆屬一時權宜之計故裕國足民莫便於用錢而鐵鉛錫錢又未如用銅錢鑄者之爲且古不易也至錢之範式大者直百當千小者榆莢鵝眼大則易滯小則易[illegible]惟漢之五銖唐之開元輕重適中行之可久而又不爰銅不惜工國冶精良私鑄自廢此則我　朝行之既效者矣惟是邇年以來京師錢貴

推原其故或以爲錢數少而用者多或以爲富豪之家積錢射利或以爲銅之價貴姦民有敢於銷燬制錢者夫積錢有禁燬錢有誅此皆法令可及者也若夫地廣人庶錢數不敷則恃乎救時之實政矣近奉

明詔寶泉寶源兩局毎月多鑄四卯復令雲南四川俱得鼓鑄且許滇省所辦銅觔照式鑄錢解送京師錢數日增流通不竭故令甫下而價已平也若銅價之貴積漸使然往者分派八省採辦銅觔有司顧忌考成彼此競買商人居奇留難而價以日昂今則辦銅之責歸併江浙兩巡撫而巡撫兼司榷關雖有豪商黠賈誰敢逐利藐法耶然銅價猶未能遽減於前也愚謂收銅當廣其所出而鑄錢宜酌乎其中夫銅出於山以官開礦或費本多而無利或額常設而病民莫若

聽民有力者自爲之有司以時稽察而輸什分之二於官則官民兩利也在漢江淛產銅侔於巴蜀唐代江右銅源大發後乃耗竭今則雲南頗擅其利蓋亦天地盈虛之數也然而滇產近亦差貴矣夫中國之錢有時散溢於海外而海外之銅不能輻湊於中國是豈足爲長策哉宜禁洋船諸商無得多挾錢入海但以白銀及貨物互市而日本安南諸國凡產銅者皆風諭之使不得遏抑我販銅之商則所出者浸廣矣又宜更定錢式毋文以重一錢爲準於小錢之外別鑄大錢當十體重八錢大錢當五十體重六兩著令民人得以納糧而於盜鑄者有嚴刑則銅可稍減錢可通行此固子母兼權輕重互用單穆公鑄錢之碩畫也或者欲如唐臣劉秩所議除祭器樂器鑄鏡外一切禁用銅器雖屬救時之策而奉行不善得無滋擾民間也與然此但就錢法言之耳三代郅隆之政務農桑教樹畜當時民有常業一家之用如穀米布帛雞豚魚蔬之類皆因其力以自致其待錢而具者無幾也惟商賈之貿遷有無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利不得不賴乎錢幣之用耳然則厚民生而正民俗道固有立於錢法之先者與謹議

積貯議 癸卯七月館課

事必有備而後無患此古人經久之碩畫不但備荒一節爲然也夫峻德如堯而洚水警予聖武如湯而桑林親禱氣運所致無可如何者天也而有可補救者亦預盡其人事而已矣當其既荒雖竭智盡能亦無奇策之可建若當其未荒而預籌之但得廉慈之吏或謹守成法或因地制宜均足施恩億兆而沛然

有餘議者以爲積貯之法漢後始詳愚竊以爲不然粤考周禮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縣都之委積以待歲之凶荒王制云冢宰制國用以三十年爲之通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在姬周時而其法已詳密矣漢代常平之倉略本李悝之意至隋改爲義倉至宋而朱子舉行社倉其法號爲盡善然而得其人施利於民者固多失其人而爲井里之累幾幾有類於青苗之洪故有治人無治法誠爲古今通論也我　國家昇平日久物阜民安遠邁前古外省小有水旱

聖天子旰食宵衣既爲蠲征復爲賑濟固已無仳離之嗟而有

幹寧之樂矣今欲師古人之備豫垂久遠之規條莫如舉常平義倉社倉之法參酌而隨地行之穀熟時勸諭有方而不爲勉強徵求也出陳易新每歲加謹而官吏不爲侵蝕也小歉則減價平糶大祲則按戶賑濟務實惠毋務虛名也鄉里善良願行社倉者有司但爲之主持而不爲之掣肘也總之立一法即有一弊去其弊即小民無不獲利者矣雖然此特就積貯而陳其大略耳夫仁心者天德之元也人和者歲豐之本也誠使督撫大吏能仰體

聖君仁育之心而以公廉帥屬自郡守以下皆實心愛民省刑禁暴自足感召天和歲登大有而又爲之勸課桑麻崇尚節儉則家給人足非所謂積之於不匱之府貯之於不竭之倉者與

謹議

贊

史館擬明太祖本紀贊

贊曰紅羅浮水黃雲覆城天之所啓無藉而興神龍躍淵高鳥擇木匪策罿英孰運乾軸奮武揆文炳炳麟麟允有慕義必世歸仁炎德於昭淩唐轢宋猗與烈哉創業垂統

文嚴兩先生像贊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嚴道尊忠孝所出燈巖文公江右儒宗（文公諱德翼任嘉郡司理）執經者誰若上司農（司農嚴公諱沆）是師是弟合猶水乳赫矣夔龍高哉巢許窮達一如展卷心儀千秋永寶楮墨勿渝

炎章郭翁像贊

疇工描繪頰上三毫神栩栩兮七尺昂藏蔚若編貝儼東方兮喬卿華宗纘緒拓基人中龍兮入孝出悌抱義懷仁百行備兮讀聖賢書勤勤志道師三傾兮既富而教試諸一家覩成效兮宜爾子孫寶桂羅蘭萃德門兮心交有素敬贊遺容盥薇露兮

銘

恭擬

雍正寶座銘

龍飛九五剛德統乾位乎天位在宥八埏星垣環拱帝車運旋天佑我淸

聖聖相傳貌與纘緒惕若冰淵歷稽前辟濯彼光前心以敬承道必恭先盤盂几杖可銘可鐫克念作聖所寶惟賢百工熙績兆

姓昌延疇雍有象守正罔愆凝命孔固勿替萬年

李辰山太極椅銘

無用之用瓠五石醉我心者壽前易

懶迂翁方竹杖銘

體梅松兮耐寒乘直方兮特立

赤藤杖銘

爾質藤化龍躍去非真形厥色赤闇然之修宜髹漆

澄泥小硯銘

易其田疇美於金玉

三蕉書屋硯銘

羽一泓雲四屯助爾著書高等身

陸堂註易硯銘

媿獨學而無師藉石交以多識闡象數於羲軒發周孔之情思

張甥客槎琪莊銘

古名莊者或以漁或以墨琪則何取乎爾東方之玉曰琪者良惟其希也斯可貴不求售也寧必藏客槎曰是足以銘我莊

箴

酒箴

性無他好惟酒足諆藉以養和兼可忘憂或溢其量出口啓羞豈必沉湎乃屬下流睹物警心皃樽玉舟

陸堂文集第九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
受業　周　霞　標赤
受業　孫李曾　思白同校

表

擬纂輯周易折中謝表

聖學開天闡乾坤之秘於一畫王心覺世揭河洛之奥于千秋紫禁之披覽維勤入神精義黃扉之搜輯務廣竟委窮源見四聖於羹墻作諸經之領袖先生冊府喜溢儒林竊惟仰觀俯察文理為昭聖作述明淵源可溯故畫前有易旨雖未易窺尋而動處成占心則何嫌擬議文象妙演夫羲卦圖配後先孔思遥

印夫周情象分大小陰陽無始六子之變化何窮動靜互根萬類之生成自足寧忝象罔亦正亦中不落言詮无方无體然而脫祖龍之焰姑以卜筮空留廣焦贑之林但曰隐淪所授荀爽夙標令譽仍襲九師王弼雅善清言孤垂六季連山已泯猷劉子之僞書夏傳何來寶張生之贋本德明之字音徒具仲達之疏解未精勇撤臯比心欽者伊川坐講奇探月窟風流在康節行窩而理數罔兼不盡微言于泗水即象占旁及祇遵本義于考亭未有甲帳披文神解發三才之蘊元侔珥筆精言咀百氏之華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峻堯階業隆禹服立聖神文武之極咸五登三擅聰明睿知之能經天緯地星雲復旦則喜起賡歌梧鳳朝陽則

豈弟彌性固已誦仁風之肆訖瞻道岍之先登矣乃猶安愈求
安聖不自聖當萬幾之餘暇五夜頻勞陳六籍以紛披十行具
下謂經之有易若元氣貫乎四時而易之在周似大海環夫百
谷始乾健者得天統六十四從茲互變非如首坤首艮之偏用
大衍者盡物數萬一千藉以包籠不類太玄太乙之繫中庸可
學言有物而行有恒艱險無廣淲之孤而裁之鬼否淼倚伏上
有助于哲后賢臣趨避吉凶細不遺夫旅人女子天地相準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日月長新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即假年之至聖猶三絕夫韋編豈獨學之儒
生可盡收夫花算必功深乎研極庶道顯乎幽微特命閣臣廣
搜輿義商瞿傳後豈少施孟之顓家梁丘亡餘尚留馬鄭之舊

註簡次亂于費直所喜復正于雙湖圖說溯自希夷何可再淆
于闕朗通書固譜道妙啟蒙亦得心傳摭盡羣言琬琰直爭乎
二酉呈諸睿鑒風雷寧慱乎六丁如指迷津人登寶筏言提克
耳代聽樅鏞牀頭讀而不癡夢裡吞而自解因文見道不雜子
休寓言以術亡身無取京生小智薄聆素之命講徒拘乾卦六
爻陋胡廣之成書漫用董家三易臣等研朱待點垂白猶紛媿
嗜學于陸澄三年未悟羨善譚之管輅九事咸明雖渺見寡聞
未獲贊高深于聖籍而一知半解亦欲漱芳潤于經筒渠閣導
揚時聆新義鳳池翰墨忝荷殊榮伏願學懋緝熙誠徵悠久金
聲玉振再集羣聖之大成德邁功超盡罩百王於下等元會運
世呼吸而周萬年禮樂詩書會萃而光九有將河浮五老龍圖

協有道之占而閣選八儒壁府仰大文之貢矣

擬浙江鄉試正副榜擴額謝表

帝世掄才極北之鳳書特下皇朝籲俊斗南之鐵網宏開攉桂
而坐映凉蟾香浮玉檢吹笙而歌翻鳴鹿帖報金泥文物不遜
于三吳拔茹無遺於兩浙泮林志喜壁府生光竊惟山鍾澤毓
何地無才鳳集梧生以人為國廣門甫闢廣清問於四聰姒曆
載庸宅義氏于九德鳧鳥辯開于祁俊乂旁招扈鳥紀自姬宗
賢能識獻策傳貢詠乃在元狩得馬之先郡察茂才亦經建武
投戈之後五老摺揚于天復十科拔萃於寶元簪天下人材原
盡出于學校而古今心術亦豈壞於制科勿為楊億之拂衣糊
名可廢能效和凝之傳鉢撤棘奚傷不藉游揚杜牧固應第五

如芟軋茁劉幾仍自無雙顧以成例相沿遂致蒐羅或隘進不
遝怒論已失韓公讀古戰塲文空慚坡老青衫捲袖幾同荷葉
之枯白髮盈頭并少貂裘之敝況乎海天遼濶大有遺珠越嶺
參差寧無含璞湖名西子憐趙旭之飄零祠近孤山仰林逋之
高潔未有廣額于銀袍隊裏藥榜新懸叨恩於靈鷲峰邊卻林
全借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六合為身三才立極聰明睿智生知接洙泗之傳文
武聖神廣運邁陶唐之治小廉本乎大法文恬繼以武熙伯添
之時士動觀光之願宣巽之命人興漸陸之思特沛輝煌微聆
回于雲漢新恩優渥宏選造於膠庠蓋斗宿聯牛文筆之光芒
北燭而吳雲入越騷壇之旂鼓相當天目乳長稚分芒碭錢塘

潮怒勢甚中洽芹摘青泥數已齊于江南江北桂飄黃雪名何
滅於浙東浙西當茲三歲之賓興與以並驅之解額日華五色
首擢李程江青數峰特收錢起孫山之外袖猶染夫天香杜羔
不歸榜忽書夫淡墨豫章翻風而見採縱拳曲亦受郢斤天馬
絕足以行空即蹄囓尚充副乘道左書奪標之客江干多隨計
之船九萬雲程喜秋清於鶚薦三千桃浪俟春煖以龍騰坐而
言者起而行定有東萊之理學修諸家者報諸國非徒內相之
文章王梅溪不愧科名永嘉發軔何子溫實嫻政事星瀨鍾靈
小邑破天荒留爲佳話名經頂千佛與有榮施臣等謬膺前席
濫著先鞭六尺燈藜久昏魚目三年秋賦敢詫龍頭籠貯參苓
不植私門桃李班聯玉筍寧栽上苑薔薇生當聖人一道德之

時竊以涓埃自効居近婺州四先生之地尚其私淑無忘伏願
金鑑常披冰壺朗映進賢以任賢爲要務嚴股肱耳目之討取
士以養士爲先聿廣禮樂詩書之化胡翼之蘇湖教授經義與
治事分齋程伊川太學看詳尊賢與待賓異制菁英駢合玉琢
岐陽孝秀咸登露零燕鎬將雲歌八伯璿階占有道之星而華
祝三多銀甕顯太平之字矣

擬

上聖德彌隆持盈保泰　特諭九卿詹事科道請通直省地
方有人民疾苦官方弊政一切應行入告之事許即具摺
奏陳厥先事綢繆益成久安長治之化羣臣謝表康熙五十八年

皇建有極懋昭德以行乾后克厥艱持敬心而保泰天工必由
人代惟時惟幾知人即在安民汝爲汝翼四海之輿情不隔萬
年之景運方新慶比瞻雲榮分珥筆竊惟聖人以道而化成君
子無逸以作所故合宮大啓卜軒籙之無疆而萬邦協和戴堯
天之不老舜華協于帝仍望弼直而作股肱禹德獨稱神尚急
求言而懸鞀鐸懋官懋賞民彰信于商王康功田功臣咸成于
文考遂不忘而邇不泄知探本乎丹書車既庶而馬既馳敢鳴
豫乎鳳鳥畢公治洛書勖保釐山甫徂齊詩稱補衮蓋慮口中
之必扆當及未雨以綢繆省厥庶徵王用歲而卿用月鑒于習
坎比喻水而君喻舟自唐虞三代之既邈乃英君誼辟之虛傳
以孝文之謙讓未遑不問蒼生於賈傅即貞觀之政要足紀猶
嘲嫵媚于魏公建隆豈拒諫之朝而元僚之薦牘頻補乾道本

偏安之勢而真儒之封事徒緘何況上苑賞花念不軫夫兆姓
縱使文淵錫饌恩止逮夫詞臣未有德峻于天董百官而凝庶
績衷虛若谷式九閽以奏隆平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涵太極道貫三才作之君而作之師出乎類而拔
乎萃得位得祿得名得壽純禧推錫類之思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廣運配乾健之德九載黜陟臣盡夔龍千里旬宣政同周召
固已沐仁風之普被沾惠澤之旁流矣乃猶治愈思治安復求
安　特諭廷僚共勤國是謙還受益大猷可致允升泰即虞豐
要道無過傾否邦畿固爲首善之地海隅孰非近光之黎自北
而南萬四千里豈徒矜孔厚之畈章合山與澤百九十州何以
滋徧灑之膏露氓無恆業授之饑而予之粟官有市心貪之三

而庶之五誦賣絲賣穀之句情則何堪易下考上考之書謚何
容易圖扉生綠艸長懷劉守蒲鞭涸鮒轉清波祇賴細侯河潤
雖封疆之大吏當以教養爲先圖而心膂之近臣詎無謀猷之
入告幸作興事庭堅陳慎憲之謨永綏兆民傅說謹對揚之命
瑞禾棲畝治奏三登諫果回甘疏防十漸務使小廉大法方爲
邦國之肥尤期邇悅遐懷庶並岡陵之固時則秩登卿貳環九
棘以抒忠望重宮端命元龜而如響掖垣陳諫艸胥問夜以何
其御史避青驄或巡行而且止良由
聖主作其敢言之氣故使羣黎安于順則之天從茲擊壤圖中
綿延歲月允矣熙春臺畔浩蕩乾坤臣等智遜拔茅庶慚留犢
先憂後樂茲希文之大賢爲師激濁揚清儀元禮之君子亦冀

在 聖朝本無闕事奚假封章芻野老亦具曝忱敢忘靖獻學
山姑勉爲負薪測海易阻夫持蠡捧如絲以如綸實切同仁一
視之意職爲上與爲下忻逢遵義歸極之風伏願學古有獲德
懋維新禮樂在躬聲爲律而身爲度典謨被世言中節而行中
規嘉問論義以擊鐘何但愛書而止帶引風力于几席一德一
心任頗牧於邊陲如飛如翰將珠囊永挈綠字行薦堯壇而齎
鏡常懸丹書自呈昌戶矣

擬

上聖德同天寶曆綿長極古今未有之盛恭逢孟冬朔旦
欽頒康熙六十年時憲歷甲子之初周萬年伊始普天同慶羣臣
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一人有慶昭磐固於金甌天子萬年衍綿長於玉曆頒朔在建
亥之月甲子環周迎年當抱卒之期貞元迭運爲亘古未有之
盛事乃普天幸遇之昌辰虎拜揚休嵩呼協瑞竊惟雷風有象
聖道同天地之恒曆數成書五紀先皇極之建是以皇風草昧
享國皆萬歲有奇帝象權衡御宇悉百年而外迎日推策靈臺
則肇自有熊南正司天曆宗則羣推顓頊五帝雖各有紀古史
闕鉄其文伊耆之德則天尚驗四時于羲仲和叔重華以孝得
福猶齊七政於璿璣玉衡美殷宗之寅恭紀年七十有五誇周
王之纘述錫齡九十而三鳳集卷阿彌性則天錫純嘏圖營洛
邑和民而臣矢萬年叅元后特開壽域之宏斯薄海共聯文教
之訖也溯自嬴秦而降德不加修詳覩綱目之書年亦有限漢

文儉德日再中而改元孝武雄心鼎乍來而易號貞觀末政漸
不如初天聖深仁寖失之弱何況捨身同泰[illegible]亂難仗夫佛靈
甚至設醮誇宮青詞徒詡夫帝鑒不能以敬作所豈曰逆天之
休未有布令先庚律轉而錫蕩平之福膺圖週甲運隆而存兢
業之心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三立極得一居貞麗堯雲舜日於中天治功丕煥
會孔思周情於五夜問學彌勤稟知臨之宜德兼備乎有容有
執有敬有別具廣運之量詣臻極于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彼蒼
申命以用休黎民嚮風而從欲霧消涿鹿邊徼咸安雉貢越裳
海波無警齊煙九點之外更闢分星周鼎千祀以還應推過曆
茲者屆孟冬之吉旦成時憲之新書首欽定於巖廊香凝玉檢

旋頒行于寰寓彩發金箱盍我　國家曆學之精算差後而測
居先固遠超乎太初大衍而
聖天子仁壽之應山並崇而川方至自度越于軒后羲皇計踐
阼至今流支徧滿於六十綜建元而後牙籌積累乎萬千以莫
不增亦孔之固編年有史推古今第一之　君復旦成歌際文
明極盛之世生堵無煩蓂莢華已祝夫三多出洛定有龜書疇
倍申夫百福從此王民皥皥樂化日之舒長抑且庶物欣欣沐
和風之時敘臣等愚同捫燭智遜挈壺授遺簡于遷固眛月令
之七十二候凛師承於許鄭陋談天之八十一家辭遠騶比歐
陽司天有考心巧無過康節皇極能推所賴貫曆日于瑤階何
慮山中寒盡更欣奉正朔於瀛海有如天上春來伏願法天不

息應地无疆九功敘而九敘歌萬世永賴五禮庸而五刑措庶
績咸熙廷多天壽平格之元僚野盡含哺鼓腹之耆老所過者
化春風春雨均爲有脚之春所存者神壽國壽民益徵無量之
壽則符七十二君之景命大業不假于封巒而登千萬億之丕
基峻德有光於欽昊矣

策

第一問（庚子科鄉試策）

嘗思有道之世人君躬行仁義以端風化之原而大司徒所以
教民者六德六行六藝本末兼該體用具備賢者上之不賢者
簡之以故道德一而風俗同其後教澤衰而學校廢于衿佻達
風人刺焉由是以師儒之權代作君之任此亦先聖先賢不得
已而爲世道人心之計奈何歷世寖久即心性而啟門戶之爭
舉道學而競元黃之戰也乎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而又好學不倦慎修思永自堯舜以至孔孟
之道統固已直接其傳矣迺者尊崇朱子升堂配饗海內人士
孰不欽仰　聖德之謙而循循善誘爲能示天下以正學之歸
也今執事發策首略先儒異同請研辨其槩焉夫微言絶而異
學興俗學出董韓醇矣義猶未精至濂溪發其端繼以二程橫
渠而朱子集厥大成固非伯恭子靜所能齊肩也世之辨朱陸
者率謂朱子主道問學陸子主尊德性抑思尊道二者爲修德
凝道之功其旨發自子思子豈朱子而敢有所偏尚乎即六經
皆我註脚之言子靜亦自表其未暇著書之意非以誦習爲可

廢也承朱學者金華四先生魯齋仁山爲最紹陸學者甬上四
夫弟子慈湖固裒然稱首也慈湖易傳不及禮書即魯齋之書
疑亦不及詩疑仁山則釋經之餘兼長史學惜乎慈湖和叔輩
猶得學優入仕魯齋仁山甯布終身不得稍抒其學也有明從
祀者四人餘干近於文清新會近於文成觀文清讀書錄不愧
醇儒之目以文成德性之高明事功之彪炳在聖門當並賜而
望回即不復講學可也致良知之教越中王錢諸子親承之江
右鄒羅諸公遠紹之雖其說時與朱子牴牾洵屬賢知之過亦
由爲之從者浸淫失其旨而始近於禪也夫言心言性而必爭
豈獨陽明子爲然即子靜當日講喻義一章深與朱子契合迨
爭論無極太極往復不休雖意主明道立教不涉偏私而觀聖

人之無我則有間矣且道亦隨人所入耳中行可入狂狷亦可
入始學之功居敬窮理當以朱子爲依歸若已見大意即象山
陽明未始非先我着鞭者也朱子詩不云乎繁枝刋落功收一
原後之學爲儒而斷斷攻擊者何哉雖然專門講學非盛世之
風也誠使愼選學官以崇四教而地之荒僻者則輔以書院山
長優而柔之自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文行兼修明誠並進何
患儒統之中絶也與

第二問

聞之經者徑也言如徑路之可遵行也又云三極彝訓是謂之
經葢天地人之微旨未有能越於經者昔孔子大聖人也而於
六經猶曰述而不作故生乎漢後者釋經則可擬經則不可擬

之則是僭也愚也揚雄王通所以見譏於世也若夫漢晉之傳
註與唐宋之疏解雖分途異轍皆足爲功於聖門何則漢人謹
守師說唐人因之專精於典章名物至宋儒則獨尚心悟有得
於理義之大原本末淺深相岐也而適以相濟故書無慮乎多
也問考漢藝文志及隋書所志經籍如費氏易伏生書傳韓詩
內傳服虔註左傳皆前代所極風行至唐宋而罕有存者豈盡
由兵燹之故夫亦專崇一家盡棄其餘又加甚焉即孔氏義疏
亦厭以爲繁賾庋閣不觀矣明永樂初集五經四書大全或者
以爲群臣無所發明祗據劉氏汪氏三董氏之說以爲諸經藍
本而於四子書則尤醇駁互見夫通經稽古之難奉詔爲之尚
不能盡美盡善何怪布衣帛帶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也乎

國家崇尚經學適唐軼宋伏讀
皇上御纂周易折中以程傳朱義爲主而兼採衆說補缺斷疑
理數象占炳然若揭視胡廣所輯大全相去不啻天壤矣諸經
次第刋布嘉惠海內學人誠千古一時之盛舉也至於經解一
書卷帙浩繁分年閱之自足爲窮經之助其精而可傳者於易
則朱子遺說而雙湖之附錄纂註也董鼎書傳吳澄纂言李黃
毛詩集解許氏名物鈔差能步武前哲戴記則衞湜之集說備
矣劉公是之權衡趙東山之屬辭非麟經中之後先爭勝者與
其濫而可去者胡氏尚書詳解取便訓蒙一齋毛詩解願老生
常談五經廣矣而蠡測四書明矣而辨疑若此類不可枚舉而
張亟之子夏易傳則尤作僞而在所必斥者矣他如安定周易

口義誠齋易傳之屬失於剞劂者非借抄之未得即搜羅及之
而中多闕訛故耳豈必有成見以爲去取乎要之由博返約孔
孟之教循序漸進即窮經者焉能外此哉先之以誦詩讀書次
之學禮而通乎春秋然後深而求諸易而得乎易簡之旨不言
易無非易也體乎欽敬之心不言書禮無非書禮也合乎是非
好惡之公不言詩與春秋無非詩與春秋也是眞能通經者也

第三問

從來君臣上下之際非徒以法相制之難而以禮相接之爲難
亦非徒以禮相接之難而以心相孚之爲難且非徒以心相孚
之難而以德相成之爲難我
皇上知人善任使中外文武以恬以熙夫固優之以禮而不徒

相制以法矣乃於文學侍從之臣 特旨許令以次侍班覲
天顏而備顧問則是昔之珥筆西清者進而參宰相之論思焉
臺垣之弼直寵莫深焉榮莫大焉宣聖有云體羣臣則士之報
禮重以彼踈逖者猶然何況身列文學侍從膺寵叨榮至于若
此則感激於心有不力圖報稱之具者哉夫三公燮理三孤弘
化其道大而責亦重矣詞臣固所稱儲相者也敬事後食當抒
其忱非第曰杜門埽軌能養其望已也諫臣之責在於補衮喜
固有進善之旌敢言之賞怒則有時而攖逆鱗觸雷霆亦無所
謝其擔荷也若詞臣不過賡歌颺拜者耳奚必多言以干譽乎
然而愚閱諸傳記矣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
命豈有緘口取容之流而可稱文章報國之士乎哉夫事君以

忠雖宇宙間極尋常之理而其道亦未易克盡故人知相孚者
之在心而不知非敬無以爲實心也人知相成者之在德又不
知舍誠無以爲實德也昔朱子入朝有勸其委曲以行道者答
之曰誠意正心四字生平所學舍此更無可以告君尹和靖之
毎侍經筵也越宿必齋戒沐浴務以敬心感格其主使有真儒
之根柢而得逢上智之君推誠而信用之則致君澤民釐工熙
積而於天下之平均也何有乃人有言曰諫書之稀由聖朝本
無闕事也夫舜湯豈有闕失者哉而禹皐之陳謨一則曰其弼
直也一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也仲虺之告則又曰用
人猶已好問則裕也觀于臣之責君者如此而臣所以自責者
不言而心倍切矣此則今代之詞臣所宜厚自期許者也若夫

玉堂書額以賜易簡上苑鋪筵而客王珪不過一時優禮所及
傳爲美談已耳曾何足媲虞廷之君明臣良暨有商之一德一
德也耶

第四問

世之所謂士者吾知之矣觀其貌衣冠彬雅也而表未必符乎
裏問其業詩書講習也而華未必根乎實聆其言忠孝廉節亶
亶動人也而終未必驗乎始豈習俗之移人與何其品之日益
汙下也或曰周之士貴由於上之貴之也秦之士賤由於上之
賤之也是大不然夫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固其所耳焉有儼然
負士之名而不克卓然自立隨風俗爲轉移者乎我 國家所
以造士恩至渥矣多設義學以誘進之歲科兩試慎簡學使者
有文莫不登進也有德尤加獎禮也及三年而賓興之歌鹿鳴

宴恩榮士所以快然于親生我而君成我也生今之世而猶頹
惰委靡不願爲有孝有德之英儲公卿大夫之選者非屬下愚
誰甘出此且吾聞唐虞之格頑也必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而
成周大學之教於鼓篋釋菜之餘兼用夏楚以收威凡所以動
其愧恥而作其善心者蓋不廢學校之刑焉今則 御製訓飭
士子文勒石學宮使人人回心而嚮道是不必以刑教而直以
言教也且不獨以言教而直以身教也乃猶有不古之士習以
煩執事之顧慮何耶蓋越男接壤其俗輕華故家無積儲不克
堅廉靜之守且號稱澤國其性浮動工文者固多而借以干祿
者亦復不少也至浙東則既與閩接西連信郡而控天都山張

水阻非樸陋之可虞即有過剛而流爲激悍者矣我浙人品特出載在名賢編者自儒碩以至文苑指不勝屈若劉文成命世之佐于忠肅再造之功王文成之經濟理學豈非前明所稱三異人乎何代無才而致嘆于後賢之不克繼踵也夫望以殊尤則所取無拘資格收其實用則所重不苐詞章誠爲造士之要道矣昔者范文正請以安定蘓湖教式頒布天下伊川看詳學制請改試爲課及置待賔吏師二齋令使教士者經義而外天官水利樂律兵謀算術之類各就性之所近而專精爲之其後互爲師友以此濟彼則天下明體達用之儒畢萃于學校中於以備位　朝廷而贊襄上理猶與豈不盛哉

第五問

粤稽洪範九疇首次五行其一曰水蓋水固天一所生而爲利于民間者也然而享其利者亦必防其害是即四瀆百川或溢或竭尚不能無藉于人爲何況海於天地爲物最鉅者乎而東南之海又非若在西北者之遼邈而無補于民生也則夫修築堤岸之方疏濬淤沙之計勸課功程之法誠爲求寧求莫者所當先事而審其幾及時以制其宜也已我浙東瀕大海其民世食魚鹽之利不啻青齊淮揚天下承平日久中山入貢占城來賔固已海不揚波詠中國之有
聖君矣近因中小亹漲沙漸成平陸海潮衝射塘壩崩頹上虞海寧兩邑人民岌岌乎有蕩析離居之患宜乎督撫大臣相度形勢具疏而入告有築塘挑淤之舉也夫海潮之大小應乎月而生乎日其日必再至也是天下之大信也非猶淮黃之水因風以爲動靜者也若其至秋始大則亦猶之黃河二汛可以先期尅定者也開淤挑淺儲器以備用分部而督工其事與治河等特於海築塘較之淮黃形勢大不相侔耳蓋清淮之弱不敵濁河之強固也而河水猶可下埽以禦則葦藁有助也石工未固猶可假木櫃以護隄也試觀海門之潮勢若奔馬波如連山逞其怒而東西盪激元泰定間用木櫃竹絡無功改用石囤其明徵也今則江海二流不循故道夏蓋山以西老鹽倉而北均屬最衝即使排樁加石猶難保其鞏固矣請因執事之問而臆對之竊以爲塘基之式陡塘不及坡陁塘也是以柔勝剛之道也而塘身之設直塘不及凹凸塘也是急脉緩受之道也即河身之坑曲其理勢曷嘗有異揆哉然而咨之近今者不如稽之在昔觀趙維寰之寧志備致而知前明海鹽築塘之難較甚寧邑蓋鹽邑之潮直射塘肋寧邑之潮順塘經行也叠石有縱橫之式下濶上縮內齊外陂而鎔鐵錠以貫之又有附石之土塘備內之復塘則胡孝轅所撰海鹽圖經最爲詳善監修者熟覽而叅酌之是亦芻蕘之一得乎夫木石之費既已不貲烏可容侵漁之胥吏險要之工既已難固豈可用積疲之丁夫今遇大吏之賢者率作於上則夫勸功程課直如臂之運肘指已耳何慮焉且夫人心盡而天心格海若効順百神懷柔詎惟昏墊無虞醎潮不至泛溢行見地平天成六府修三事和海隅蒼生之衆有不歌詠沐浴于光天之內者哉

第一問辛丑科會試策

從來道統開於天而成於人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秉彛之性而修道以垂教者必推繼天立極之聖乃開闢以來三皇羲農諸君類皆天授神奇前民創制非耳目心思所能窺測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五典天叙也五禮天秩也五服五刑天命天討也而千古道統之眞傳則尤盡于危微精一之十六字禹湯文武聖而得中者也太甲高宗成王賢而不失其中者也特聖則多成於性而賢必藉學以爲功耳孔子在春秋以天縱之聖道與時違退而與七十子之徒修明六經垂教萬世回也生而具體參也以魯得之而思孟以次紹述豈非作師之統有足輔君道之不逮者與世之論道統者以爲秦滅聖籍蒙昧者千百

餘年至宋而濂洛關閩眞儒迭出聖道昌明是固不易之論矣然如江都天人之策醇於荀揚昌黎原道之論力排佛老未始非大道之羽翼也昔朱子著書等身生平精力尤萃於四書章句其引用二程之說直標程子而不更加別白此即孟註終篇以明道上接孟氏之微意也周子太極圖說或云得諸華山陳摶又云壽涯老僧所傳故伊川不以示人并不明言其師之指授而愚竊知其非然者蓋太極有圖有說濂溪本以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旨猶夫通書多爲卦象而發故其始本名易通也夫霽月光風庭艸交翠周子超然獨悟者未可與下學驟語故程門往往失錄耳不然豈以伊川而敢廢其師說即朱子亦何勞親爲註釋也哉若夫朱子之學由延平而上溯豫章得統固正但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微近於釋氏之觀心故朱子以爲不若動靜交養有全功而無流弊也仲素尊堯錄論法本朝間以箴規於頌愿中之書中要語節取其近裏着己者以資教學則於內聖外王之道二者豈無小補與承朱學者一時極盛而禮授勉齋書傳仲默則尤翹然傑出者矣夫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治統也而道統適與之相際故有堯舜則禹皋陶爲見知有孔子則顔曾思孟爲嫡嗣由朱子至於今凡五百年其貞元會合之時乎我

皇上生知亶聖峻德同天加以好學不倦折衷六經崇尚性理諸書嘉惠海內是合堯舜孔子爲一身而作君作師之統所由集成也士旣生逢盛世識所依歸則夫處爲醇儒出爲聖佐其

亦當夙夜孜孜而斂皇自勵也與

第二問

數與理相因者也天與人相應者也故數無定數而理有定理有天定勝人之時即有人定勝天之時然言理者必根乎德而德必統之以仁則大生之本也言天者不越乎心而心必要之以誠則無息之原也帝王所以祈天永命衍無疆之曆服而臻萬歲之丕基者道莫外此或者曰邃古之初風氣淳厚故人壽悠長舊史所傳三皇氏兄弟各萬有八千歲似未可斥爲鑿空之論也然觀五帝紀中若羲農軒頊之屬神靈首出皆孟子所云聖不可知者而享國之數或過百齡或躋大耋其時風氣豈較之皇初而遞降與何年數若是其懸絕也愚嘗博考漢後之

書惟孔安國書傳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其書則曰三墳以少昊至虞舜爲五帝其書則曰五典確而可從有大過于遷史者何則伏羲首畫八卦爲萬世文字之祖有書契而後可以紀事結繩未足憑也孔子於書始自唐虞并不及帝嚳者蓋唐堯即位歲次甲辰前此既無干支可紀則荒遠應在所略也故唐人著書不言上古之事其可據之以核五帝享年者獨韓子諫佛骨一表耳劉恕外紀羅泌路史博則博矣好奇語怪視荒史亦等倫焉不若欒城古史溯上前編猶未失實而足備稽攷矣竹書所載事與古殊穆王享國其一條也然書之本序既云享國百年亦何必曲徇此五十五年之說耶三代而下在位久長者莫如漢之武帝然文成五利惑於求仙玉檢金泥屢行封禪

雖有得麟得鼎之瑞亦僅僅五十四年下之而梁武唐明宋仁遜聖抑又不逮五十者矣若此者以爲關於氣運則天命之爲元后當不靳以遐齡之錫以爲繫乎君德則聖人備德之躬亦豈屑屑焉與倖於天而爲迓福之具意者天與人之相應固不期然而然數與理之相因亦莫之致而致者耶殆非然也不觀孔子之言乎曰仁者壽又不聞子思之語乎曰至誠無息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體仁以長人則生氣洋溢而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聖人久道而化成則純亦不已又與乾坤合其撰是乃得壽之本也召誥之祈天永命兢兢於疾敬厥德意固有引而未發者在與我

皇上膺圖御宇六十年於茲寶曆綿長方且積之至於百千萬億所由然者神武而不殺前聖無此大仁也行健而日新亘古無此至誠也德與天齊則壽亦與天無極大小臣工薄海內外當同獻萬年之觴而快覩星雲復旦之盛也已

第三問

聞之五經者配乎五行而經之有易則又始天之元氣貫乎四時而無不包舉者也昔者庖羲畫卦因而重之立象固可盡意乃以孔子贊易方且自謂非言辭所得而窮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其亦難爲擬議矣雖然執言固不足以盡易而舍辭則又安從見易哉秦人燔書大易以卜筮之故幸而得存似不宜如諸經之殘缺失次乃由漢以來既施孟梁丘之互異又有焦京之別傳易之晦而不明也非一日之積矣諸經無與傳相連者至

於易則彖辭爻辭彖象諸傳三聖所以闡揚羲卦者各有深心尤不可混而爲一其一之者費氏開其端而王弼襲其陋也唐時孔疏乃有取於弼之言理以爲差勝漢儒之拘泥于象者夫易必假象以現理苟舍象而徒虛言若者天道之變若者人事之常是足窮大易之微旨乎朱子本義不主弼註亦不盡合程傳言理而兼之以象旁及於占蓋集伊川康節所長而棄其所短誠哉爲易學之宗已其次則先以文之象繼以周之小象終以孔之十翼使讀者有以見三聖之心因時爲言而不膠於一轍神而明之即與親見庖犧可矣且夫以象言易則亦何常之有乾爲龍而震亦可爲龍也坤爲牛而又可爲牝馬也自非有一貫之學必不能神解心悟而悉其徵即以卦象言之正對者

成一卦乾坤坎離小過大過頤中孚是也反對者成兩卦屯蒙以下五十六卦是也上經正對者六反對者十二下經正對者二反對者十六此數之所以適均也明儒來氏知德以乾坤八卦爲錯屯蒙五十六卦爲綜適合周易之象而以之言卦變亦無不通安得謂近今之書不足補本義闕略乎以歐陽之學識而疑十翼非聖人作則喜于持論之過也序卦雜卦書雖後出而序卦即卦名以言理雜卦則錯綜之義且見篇末錯簡當從蔡氏定本不必參以雲峰互卦之說也康節所解先後天圖本諸圖南一以爲伏羲易一以爲文王易而干寶則云帝出乎震疑即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疑即殷之歸藏其說似乎近理康節所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此用加一倍法以起數耳若伏羲之

易由八卦而重爲六十四似不與邵易脗合也且我疑周公有小象而無大象乃韓宣適魯見有周公所爲易象者則似天地定位以下數章皆孔子部周公之象而贊歎之特其說未經先儒闡發故不敢憑心立論也伏讀　御纂周易折中一書盡載朱子本義及程傳旁採漢魏以下儒先之說缺者補之疑者斷之聖人之道四象變辭占犁然具備雖愚賤之質紬繹再三亦必有悟入處方藉是爲易學津梁又安能引伸觸類以助
聖學高深之萬一也與

第四問

從來天地生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況乎養以學校董以師儒當其爲士時而已造就之多方矣迨入仕而忠孝之志既矢乎性初名檢之繩又惕以國法必無有盡棄所學而甘蹈於小人之途者然吏治得而民食其福吏治失而民滋其害則安得斤斤焉徒拘於法而不求詳于鼓舞激勵之道也夫古之官制不一矣唐虞建官惟百內外相承體統相維是以庶政和而萬國寧夏商官備亦克用乂至於周而公孤之外六卿率屬以倡九牧兆民之阜職是故哉然而唐虞之亮天功也必曰三載考績九載黜陟幽明是即今所行三年大計之法也成王之戒卿士者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又即今保舉連坐之法也夫以唐虞成周之世其分職者皆具聖人之才備位者皆極宅俊之選猶必有道焉以爲之鼓舞激勵而後職無不修位無不稱矧運會屢遷人材遞降其可徒徇寬厚之名而竟無

察吏安民之實也哉三代以下漢設六條差爲近古故其時循吏之績有鳳皇見而禾麥九穗者自魏而晉以九品中正論人物法綦嚴矣而崇華閥輕單門其弊亦緣是以起至唐而分爲九等非猶是嚴于甄別者乎而苐責之考功竊恐天下之大不能以一人之耳目徧及也宋則積爲四考其法尤密然不以屬之相臣而爲之審院得毋有輕於信任而踰尊踰戚者乎至若科目一途創自隋代歷久而不能變論者以爲專用文藝不若參用鄉舉里選之法可以興起天下之德行夫上既以名求之下即以術應之彼剽賸虛糜之風豈必盡根于天性乎況科目既設以來經濟之名臣道德之真儒未嘗不間出其中以爲朝野之羽儀則亦不必嘐嘐然扼腕而談變法矣我　國家察吏

宜今慎銓選而嚴科目兼以立賢無方果有碩德奇才往往破例擢用其次者循資量移使得自奮于功名之路所以鼓舞激厲之道不旣詳與閒有貪暴病民者督撫之白簡隨其後夫督撫旣得其人則舉劾自無不當苟旣蒙保舉於先而改任之後忽變其節此其心之不肖亦非法制所得而坊維也故禮運曰大臣法小臣廉正身率屬尤當嚴其責於外之督撫矣若夫京師者首善之地我

皇上久道化成猶日以克艱保泰之道儆戒提撕宜乎公孤卿尹各謹天工人代之心而効其股肱耳目之寄然則上下相交終始如一將唐虞所稱百僚師師周官之推賢讓能豈得專美於昔也耶

第五問

今夫文者所以載道者也昔周子論文而以本之不立遂擬之爲虛車且重嘗之曰陋然則文章特藝事耳烏足取重於今古哉雖然文亦有未可廢者夫有德者必有言是得此而兼彼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不求工而自工者也粤考唐虞之世禹皋稷契不知所讀何書而皆能吐詞爲經敷言成訓意固有得諸天授者乎以周公之多材多藝而詩書大備以孔子之天縱多能而六經修明此固文運之所由開非後賢所得而踵武也漢代文章賈生之茂不及董醇而龍錯之刻深相如枚叔之靡曼更無足齒唐文三變惟昌黎能起八代之衰故學者宗之不啻泰山北斗宋之歐蘇曾王非得韓法而加以變化者與夫有一韓子即有歐蘇諸人以紹述之乃有北宋之四家而六七百年來謂嗣音者之竟絕豈天之降才果隆於前而嗇於後耶必不然矣南渡而後益公平園集最爲繁富延之誠齋石湖放翁千巖各以詩鳴而文章或有不逮然觀范之驂鸞錄陸之南唐書未始非吉光片羽也元代能文者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均號名家而伯生自以爲老吏斷獄較諸子有微長焉則亦由其以法勝也明善之才其史筆不及歐陽元功固已然如吳艸廬之纂述諸經趙東山之長於春秋旣足爲大道羽翼而其文釆亦復煥發千載則豈虞揭諸子所能抗衡也與明初推巨手者實惟宋氏潛溪鏘鏘乎黃鍾大呂之音也東里西涯官階過之才斯狹矣震川十上公車其學古之心不能不間乎時藝雖

文體極潔而觀瑕酬應之章猶病其陶汰未盡特差勝于崆峒大復於鱗元美先後狎主齊盟以恐嚇朝紳而奔走下士耳夫割裂左國史漢以爲贋古則與優孟之衣冠何異而牀頭捉刀盡災梨棗宜乎有惟妄故庸之譏後雖自悔亦無及已至元美以南昌余德甫爲後五子之冠彼午渠之集文無足觀詩亦僅僅且體元美未免阿其所好而下此者又何論乎總之文以載道旣目爲文則必有經有緯和順積而英華發焉者也豈徒求工于聲調字句之間而規規於起伏照應以自矜能事已哉竊謂道旣通者文無不善試觀王文成全書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固前明一代之偉人也豈可以其輕詆朱子而遂斥爲異學并不足於其文耶

聖朝文治之隆超越百王稟經酌雅鼓吹休明固其時也謹就執事所諮略舉夫作者之源流得失以見運會之遷更著述之匪易而文章報國之思亦因是而油然興起矣

陸堂文集第十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一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受業 張廷誦 穆如
受業 郭 韶 學乾同校

或問

春秋或問

或問於予曰孔子作春秋未作之先卽名春秋否與予應之曰名豈剏自孔子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以春秋是春秋之名其來已久固也非剏也或曰鄭氏通志引汲冢瑣語內有魯春秋記魯

獻公十七年事是可信與否予曰瑣語不足信也魯之春秋始自隱公元年耳或曰何所據而云然予曰春秋之名舊有數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說也褒一貶若春若秋又一說也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其說尤謬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是說得之顧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足破千古之疑也或曰表年首事錯舉四時名不爽矣其必托始於隱何與予曰漢後諸儒見不及此請斥其謬而歸於一是有謂托始於隱傷魯隱之被弑者有謂隱爲讓國之賢君者有謂自隱訖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者皆曲說也夫知春秋所由命名卽知所以托始隱公之故烏庸襲前人之緒論而膠固窒礙於心哉予嘗閱竹書紀年內一條云魯隱公之元年正

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晉改用夏正左傳從序亦載是說不禁豁然大悟曰得之矣當伯禽封魯之初史官固分自王朝者也歷代魯史必以天王紀年而不敢從本國之君自晉改夏正列國翕然效之故周正子月爲春天下皆不以爲春午月爲秋天下皆不以爲秋而魯之春秋雖改舊史之體卽以本國之君紀年然寓尊王之義仍奉宗周正朔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也此其所以表異於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或曰子旣疑項語失實矣何爲而獨信紀年曰予之疑紀年者多矣竹簡殘缺有爲皇甫謐束晳諸人補綴者固不可盡信若此一條其本文非解春秋也而可以見春秋之名義所關甚鉅與夫托始隱公

元年之故一節打通其有功於聖門不淺烏得疑以爲僞撰哉或曰胡氏春秋謂以夏時冠周月蔡氏註尚書謂但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說可盡廢與予曰陽生子月亦可呼春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其一徵也若蔡氏謂仍以寅月起數卽周亦用夏時矣孔子何必語顏子以行夏之時耶考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改時改月之明驗也或曰改時改月漢書何足爲證卽左傳與經文相去亦有間矣安得遽從而信之予曰左傳與孔子春秋相爲表裏者也今疑左氏而信宋儒有是理乎且卽以經文考之如三書無冰襄二十八年但書春不書月桓十四年書春正月猶未足證成元年

直書春二月無冰以夏正而言建卯之月無冰宜矣何必書之簡策耶總之說春秋卽當以春秋爲確據無庸雜引詩書以亂之也或又曰秦火之後春秋古經名見漢藝文志蓋卽就三傳中錄出經文以是爲孔子春秋也司馬遷謂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最爲近古子乃不從其說何與予曰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皆魯史舊文也孔子未嘗刪改偶有特筆刪改者如天王狩于河陽則由以臣名君不可爲訓孔子自明言之矣若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或曰漢後

說春秋者奚啻百家雖學識議論不無淺深純駁之分其謂聖人筆削舊史以示褒貶大旨從同而盡反之可乎予曰某字爲褒某字爲貶說有不通復更其例聖人之書決不如是卽子朱子亦云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豈至予而始斥其說乎或曰朱子所疑亦謂孔子只據舊史文不以一字爲褒貶已耳若子所錄史文之外別自有義卽朱子亦無是說也而鑿空爲之可乎予曰自祖龍焚書孔子春秋湮沒久矣孟子生周之季乃親見孔子春秋者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非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者乎今據左氏所引孔子之語多至三十條公穀亦間有之他

若檀弓之卿卒不繹爲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義坊記之取
妻不取同姓爲孟子卒之義表記之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爲四
月四卜郊四月五卜郊之義確切不移焉得以我說爲鑿空哉
或曰子所引三傳戴記是則可信矣摭及魯論周易毋乃牽合
之甚乎予曰魯論中固多春秋之義如晉文譎而不正齊桓正
而不譎管仲不死子糾賢於召忽武仲以防求後是爲要君於
義毫不牽合也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是爲晉
殺陽處父之義聖人推明易理與春秋亦自吻合惟達人能見
及此耳特以史外之義失傳者多聖籍遭焚無可援引若論語
中使民以時人而無信之類雖未必因此一事而發然於春秋
之義差近不得已姑錄之以見聖人垂誡之意而十條之中缺

者過半予固不敢强爲穿鑿以滋後人之糾彈矣或曰趙氏匡
有三傳同異考據予之見左傳與公穀孰爲優予曰春秋經文
綱也左傳目也微事必於左傳非公穀所能鼎峙也公穀於經
文之外自發一論與愚所輯孔子之義其體略似無如去聖既
遠傳授失眞但言例而不言義差謬不啻千里矣或曰公羊所
云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
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語出自孔子否與曰似有所
承但二子既不明言予欲臆斷而不得矣或曰左傳果屬丘明
所作乎予曰以丘明爲孔門弟子史遷之說也班固因之第觀
魯論所稱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其人似生於孔子前不在門
弟子之列故伊川程子亦不敢信左傳爲丘明作也予幼喜讀

左傳翫味久之見其文體互異非出一手自隱桓至宣成猶與
尚書命誓相近襄公以降頗雜縱橫氣習且其書兼載孔子卒
終於趙韓魏三家共滅知氏則左氏當屬戰國時人其非丘明
明矣就中若劉累豢龍之事又必劉歆妄增以彰炎劉得姓之
遠此稽古者所當自具隻眼不當曲守馬班之說而相將落坑
也或曰左傳終篇有斷以君子曰者如周鄭交質取郜取防之
屬其言皆不合理而所引仲尼之言宋儒頗有辯其誣者予悉
取而錄之以爲聖人之義其然豈其然乎予曰左氏所斷誠有
與理背違者至所引聖言不得斥爲誣也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
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劉氏敞曰非仲尼之言也盾之免與不

免在乎討與不討不在越與不越夫趙盾豈眞弑君者孔子贊
美董狐旣歸獄于盾矣越竟乃免一語蓋聖人之恕道也非劉
敞所能見及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殷
有三仁以比干爲仁必不以洩冶爲非且旣以身許國矣豈可
緘默苟容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夫直諫而死賢者
莫不是之而聖人之義以爲死不如去此眞游夏不能贊一辭
者而豈黃氏仲炎所能見及哉嗚呼微言旣絕大義莫傳猶賴
左氏存什之一可以推想聖人制作而反肆其譏說斥以爲誣
孔子不復生舉世遂若大夢之不復醒也良可憫矣或曰孔子
生卒於義無屬子仍錄之何也曰公穀記孔子之生左氏記孔

子之卒皆以是爲孔門之書故尊聖而變體錄之也予敢不仍其舊文乎或曰春秋絶筆於獲麟此非孔子之筆與予曰亦史文也孔子錄之以爲麟出非時故有道窮之歎而春秋亦於是卒簡矣何休以爲文成致麟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後儒瞽相附和其說皆不足信或曰積重難反者勢也而予創此一書以爲春秋眞本從兹再見是猶持蕢土障决河也能乎哉予曰古今不同心一耳聖凡不同理一耳合乎人心當乎天理大者可以明王道撥亂而反正小者亦足垂世教别嫌而防微春秋一書非孔子不能作者恃此義也非如公羊穀梁之拘牽於例也晦翁復起當不易吾言矣或人於是灑然意釋默爾而退焉

周禮或問

或問於予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後儒多有異議何與予應之曰周公自有周禮亡於秦火非今本所能亂眞也或曰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其說然與否與予曰以周官作周禮迂濶瑣碎則有之未見其爲陰謀也緣後人假之以病民故是書亦蒙垢耳或曰作是書者誰與予曰當漢孝武時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其書未必若是整齊蓋集成於河間獻王也惜其以考工之記補冬官之闕致見斥於時君耳或曰周公周禮散見於左傳者有云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是書純用排體句法酷肖何所見而斷爲非周公之書予曰禮莫重于祭祭莫重于郊禘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所稱禘祭也厥典尤重而六官中並不載有禘之一字何周公著書疎忽至此與或曰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即郊也禘也予曰類于上帝在虞書已有此典若周之郊稷以於郊故謂之郊周之禘文以配帝明堂故謂之禘也烏可混以禋祀二字當之與且予所以斷爲非周公之書者其說多端而大者一在理財之太密一在設官之太繁周公作無逸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蓋謂仁君散財以得民不忍多取於下也今觀司市司關所征歷人肆長所斂莫不利盡錙銖當屬戰國時虐政豈周初而遂創此法制與周官云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是以三公三孤亦屬兼官六卿率屬以倡九牧設官如是足矣今周禮之制於

六官有六卿於六鄉又有六卿於后宮又有十二卿是何設卿之多與且稽六鄉官制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官何多也又稽六遂之制五縣爲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酇有酇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隣有隣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噫抑又多矣夫省吏不如省官稍知治體者猶持此論況周公大聖而肯使國多倖位之員以致詔祿之不給乎或曰劉歆一用周禮而敗以所輔者新莽也莽即不用周禮亦未能免於敗亡也王安石再用周禮而敗以其所信任者呂惠卿章惇也若使明道諸賢爲之殃民未必

若此其甚也予曰君子小人之分途不過義與利而已彼雖僞學周公實則貪利之尤者也歆之身爲國師亦嗜利無恥者也借泉府理財之說剏爲五均六斡列郡皆置市官流毒人民怨之切骨其罪有浮於甄豐王匡者矣安石有志滅遼先圖富國此神宗所由傾心聽從違衆任用者也彼其所立新法因泉府國服一條而爲靑苗錢因廛人總布一條而爲不係行錢大槪假經術以愚民務剝民以足國卽使周公復生斷不能推行盡利而況執拘不通之安石乎後由紹聖迄宣和蔡京王黼之屬衣鉢相傳殘民悞國遂乍滅而宋卽隨之論者歸罪於安石之變法此固不得曰爲苛刻也或曰善法古者必潤澤以合宜若拘拘於紙上空言未有行之無獘者何獨於周禮而更嘗試乎

曰論孟學庸以及四代之書大中至正聖君賢相合此無以致治雖萬世由之可也豈若周禮之橫生荆棘難於遵行自露敗闕易於駁詰者與或曰先儒註周禮者多矣獨推康成何與予曰先鄭司農衆亦多所發明而與博不及康成是以後鄭獨顯也昔人譏康成之註其失有五竊謂引左傳國語戴記猶屬以經証經未可云失摭拾司馬法則與夏官制度逈乎不侔若雜引緯書如周祀感生帝之說又列赤熛怒含樞紐之名與北辰耀魄寶是爲六天非其誕妄之甚者與唐賈公彥疏壹遵鄭註而參以陳邵之異同評及沈重經義究之瑜瑕各半自在有識者之鑒別耳安石旣成新義王昭禹之周禮詳解附會其說者也楊龜山之辯悞及陳君擧之周禮說則皆抉摘其短者也顧

潁濱蘇氏謂周禮不可信者有三予觀古今異勢動輒牴牾矣三端哉貴與馬氏謂周禮可行於封建之時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豈獨漢後難行當穆王時周道已衰失禮入刑贖鍰繫與文武之謨烈墜矣魯號守禮之邦削弱尤甚謂可行於封建之世此亦非通論也葉文康時著禮經會元持論獨正經三魚先生點定愈覺可珍此後則王東巖之訂義說最完備其餘我不欲觀矣或曰臨川俞氏廷椿謂冬官未嘗亡也其屬散見于五官耳同安丘氏葵因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者爲周禮定本其說果可信從與予曰巧則巧矣亦未爲允我湖前輩錢䵣作冬官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玄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

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場人則本諸左氏傳是亦善於讀書而可備一解者矣或曰本朝萬氏斯大著有周官辨非其皆是與抑或有深文者與予曰辨非之作持論皆有根據雖起劉王於今日不能爲之强辯也惟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一條拔合周時時祭王禮而萬氏援王制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以爲駁不知王制本成於漢博士欲剏爲漢代典禮與殷周之禮俱無涉也萬氏又云天子祫祭一大禘行於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祫蓋仰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如先儒之說也予按周家行禘在九月中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之謂禘乃周公所特設者明堂位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盖奉公配文仍用禘樂故亦謂之禘而其禮小變然已不專在午月矣而可援王制之夏曰禘以爲據乎總之周家禘禮孝經獨有明文而諸儒盡失其解宜乎萬氏亦有此曲說矣或曰書不作於周公然則可盡廢與予曰縱非周公所作而姬周一代之典制文物畧存其概烏可盡廢哉試觀太宰制官中則所以格君心者有道矣小宰尚六廉則所以課吏治者有本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士服其教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民得所養大宗伯詳於五禮六樂而有以協幽明之理大司馬嚴於九伐四征而有以彰仁義之師大司寇慎於三典五刑而有以輔德禮之化不特此也稻人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草人掌土化之

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庶氏則掌除毒蠱蝈氏則掌去鼃黽土宜物性靡不周知甚至神可殺淵爲陵其事近怪其理本庸非多材多藝之聖孰能臻此乎顧亦多可疑者如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爲君象因月食之故挾弓矢以射太陽是豈聖人敬天之道乎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夫刑不上大夫此係何說也媒氏於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夫行媒授幣皆周公所制之禮凡以謹男女之辨也何獨於周官而下此誨淫之令乎妄謂獻王集此一書有周初極盛之典章亦有周末極敝之規則擇焉不精遠遜儀禮之古奧若較諸大小戴禮之龐雜則相去不能逾寸矣明道先生云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謂行之固有本原也乎續二語云有學論孟子之達權然後可行周官之常法謂行之更具作用也夫阡陌開而井田壞笞箠興而肉刑廢郡縣設而封建弛由今之俗烏能盡復古制哉但令田無兼并賦不厚歛雖不行井田而養自贍矣斷獄平允下無冤民雖不用肉刑而俗可化矣守令咸得人大吏各奉職雖不營封建而四海足以久安長治矣師其意不泥其法是真能通經致用者也豈可深懲劉王之禍而欲爲秦項之焚也耶

書

與王綸光論學書

綸兄畏友日來所讀何書進德何似其爲政想從僕游者雖多不過欲以時文取科第間有涉獵詩古文者亦祗矜在已之博

洽希世上之浮名已耳求其倫紀日用反身力行天命性道觸處體察微獨上達不容驟語即下學恐難以強聒也聞兄今歲失館讀書西宮藜糗不能供一飽日惟啜粥以延軀命節屆小雪凄其以風下體仍着生布敝袴既窮至此而志益堅氣益壯時文不耐觀也所紬繹者濂洛關閩之言令名好爵視之蔑如惟日孜孜者闇然爲已之實學豈非荒隴中之特苗而羣鳥間之彩鸞皓鶴也與辱承賜書謂僕有見道之明造道之質宜厚自期待專心誦法朱子又謂僕於象山陽明從無一詞貶斥依違兩可竊恐祈嚮稍差終蹈陽儒陰釋之弊似此藥石之言非他友所肯啇及也僕自乙亥冬從都下歸即淡于功名學仙者年餘轉而學佛靜坐久之能如董山人之前知初亦自喜後乃

知爲虛悟於身心無裨也反而求之四子六經譬如行者之履
絕嶠涉迷津忽而抵家起居食息恬然足以自樂矣朱子遺書
初集二集僕旣伏而讀之又於文集語類之外徧覽周易遺說
宋名臣言行錄諸書誦法朱子不遺餘力承兄見教當矢之終
身永言弗諼耳嘗閱象山文集其說經之細密不逮朱子而居
家孝友在官愛民躬行實踐非諸儒所能幾及陽明經濟事功
彪炳史冊晚年爲張桂擠排竄荒病篤觀其尺牘往還絕無一
毫怨尤此其德性之高明眞有大過於人者自顧藐躬德功言
三者一無建立奚敢妄爲譏彈以獲罪于先儒耶且夫剖析同
異以定指歸此明道立教者之事非吾儕所敢則傚也日者閩
撫儀封張公命作正學論僕以爲有孟子斯可以闢楊墨若以

儀秦而爲距楊墨之言未信爲聖人之徒也有朱子斯可與象
山同甫往復辨論卽入室弟子如北溪果齋諸儒亦未聞有含
己婉修而日事排擊者且誦法朱子不徒誦其遺書必當效法
其持身之嚴教家之肅正心誠意以格君建書院刋六經以教
育士子舉行社倉興復水利獨減木炭稅銀以利濟民生然後
足稱朱門嫡嗣張公深以爲然諒兄亦不嫌其迂濶也兄又諄
諄論及以爲碁不可着詩亦不必多作夫奕碁之廢時失事韋
曜會著論譏之僕本非高手誠可置而不爲至詩三百篇發抒
性情敷陳倫物是乃聖門之經教也鄙見以爲稱詩者但不當
酷摹李玉溪之無題韓冬郎之香奩體耳若其忠孝節烈賴詩
以爲表揚天時之阨人事之窮亦惟詩足以陶寫融釋非但僕
不能已於作卽兄於讀書之暇亦何妨偶爲拈弄耶僕與兄交
二十餘年矣志同道合不啻弟昆竊謂吾兩人造詣各有所長
亦各有所短僕雖見之明而行有不逮目前急務在敦其倫復
其性不以虛悟而弛實功兄則守有餘而識未精當卽事物之
所在體認天命之流行則下學上達不難漸造于醇儒之域矣
記云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慨自家三魚先生殂謝人師旣
不可復遇惟憑一二良友互相砥礪切磋以成其德若因意見
偶岐爭辯不休無益徒取鬨爾僕不敢蹈此習氣也伏惟澄鑒
得暇尚希過我細談

與沈方舟論漢詩書

契濶經年蕭寫之思曷其有極蒙寄漢詩說十卷把翫數過竊

歎邇來稱詩者多尚宋元其高者不過取法中晚唐人若魏晉
五季初唐詩庋閣不觀何論兩漢兄與費君滋衡殫心者十餘
年自大風瓠子下訖謠諺仙詩搜輯靡遺或標舉大意或講明
句法字義漢詩去今雖遠尋味久之自覺有門徑可由誠哉撥
霧之金針登岸之寶筏也僕以非材得居論正之列方幸附名
不朽又奚敢斷斷焉妄爲譏彈以名鬧而取謗耶雖然述作之
道必有大醇而無小疵乃爲足貴據鄙見所窺及註中尚有宜
改者篇什有宜增宜汰者未敢隱而不宣以留良玉微瑕也郊
祀歌日出入篇尊註以爲心若訾黃不寧之貌據師古漢書註
云訾嗟歎之辭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其說良允倘嫌無
韻若字讀惹自可叶耳不當以心若訾黃爲斷句也鐃歌朱鷺

篇舊解沿訛尊註引禽經朱鷺不攫肉不吞鯉謂此蓋比王者征伐有罪不殘殺其民但誅有罪而止此足發千古之矇矣惟以烏字同韻下音互者音渚則未足爲定論愚謂魚以烏魚疑鷺爲烏也食茄下鷺食茄而飛下也誅者舊作諫者大謬者字不必叶渚古人用韻平上去皆通不當徇後儒叶讀法也上邪篇謂盟詛之辭極得大旨邪乃語助辭不必仍存上雅舊說相和歌辭出東門篇行吾去爲遲尊註以爲遲遲其行留戀不舍也按詩發云此乃夫語婦之詞行字當讀斷結二句乃婦囑詞也最得漢詩寓言離合之法宜從之張平子同聲歌雖意主諷刺篇末終嫌誨淫不當過於贊歎以貽悞後生也董妖嬈篇結四句乃樂府通用之語不當指爲正意所在至如出塞古辭晉

樂志以爲造自李延年似當補入車子侯歌縱未必眞當如子年落葉招商之例列入而指爲僞托馬融長笛賦末有邱仲長笛辭七言可誦當如平子思玄之例亦載其詩陌上桑後一首純用楚辭與漢人無涉可以汰去蔡琰詩雖見范史東坡嘗辯之以爲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孔文舉六言詩如所云夢想曹公歸來又云曹公憂國無私以文舉之剛正嫉邪豈肯爲魏武作此媚詞意必子桓囑其黨僞撰以誣衊文舉者卽不從删亦當著論以斥其贋昭武舞歌四首按晉樂志云漢初有矛俞本歌曲安弩俞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其辭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

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曰昭武舞則此四章明係魏詩其首篇云漢初建國家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八月始建魏宗廟社稷二十一年五月進操公爵爲魏王也末章漢國保長慶亦謂漢所建之魏國耳律以春秋之義操久擅征伐至是復僭禮樂所宜據實削去不當傅會以爲美漢功德也吾兄素以誨人不倦爲心而又虛衷若谷時時以能問於不能故敢縷陳而僭論之易繫傳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兄與滋衡之謂也鶴鳴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僕敢援以自况焉是否希卽裁定賜以復書臨楮翹跂不宣

與同館論明史書

明史開局四十餘年未有成書

今上御極特簡監修總裁諸大臣遴選纂修官　諭以矢公矢愼譾劣如奎亦厠其列媿懼交幷昔韓昌黎不敢作史以爲非有人禍卽有天刑是說雖見譏于子厚然而爲史官者烏可不存是心哉蓋以輕心喜心出之微論懷私曲筆有玷史職也卽令居心極公而不推之以恕下筆極愼而或稍掩其眞亦不足以膺三難之任而据爲良史材矣夫古來史法不越記言記事二端言本尚書事本春秋其重適均然愚以爲必核實其事蹟方可據以行文則亦有先後之序存焉有明去今未遠而傳疑之事已不啻什之二三其又甚者承譌襲舛一唱衆和紛紛不可枚舉也如洪武係開創之君制作明備乃所傳實錄錢受之

集中辨證其悞者多至五卷實錄且然況儒家所撰私史乎閥代且然況中葉尤尚粉飾乎實錄中最不可信者莫如泰昌天啓兩朝一則奄黨增刪事多失實一則權倖總裁凡小人劾君子之疏盡截全文使後人閱之幾幾乎黑白混而是非亂若崇禎則本無實錄館中祗據十七年邸報輯爲長編愚觀王司農所撰莊烈帝本紀積歲黙勘不遺餘力就中左都督何可綱之死事在四年十月悞錄于八月丁卯日總兵艾萬年之死複見于七八兩年可見有實錄而折衷者猶易無實錄而剏造者倍難也永樂師稱靖難當時江左承平何難之有善乎寧海方公孝孺之言曰千秋萬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乃世傳文皇誅夷孝孺十族并及門人故友失之太過而史氏謂其叩頭以乞餘生

則又誣枉之甚者矣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夫國君死社稷義也據實錄所載纖毫無損于建文不知誰人倡爲祝髮出亡歷徧天涯歸死大內之說致使以身殉國之少帝與正統五年老僧楊行祥之獄同一詭秘蹤跡豈不哀哉從前分纂者猶據致身錄從亡隨筆二書謂事當傳疑不知此二書者錢受之駁正于前朱竹垞明辯于後捕風捉影之談烏可援引入史乎英宗復辟此千古僅見之事夫土木被遮辱國已甚幸而生還卽使景帝畧仿羣臣奉迎亦當力爲辭讓況重之以奪門耶愚嘗謂人臣遇非常定大難者不可不通于春秋之義春秋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與武后篡唐改周張柬之等手定其亂必當更立太宗

子孫不當復迎中宗釀成韋后武三思之禍春秋之義國君失地則生而名之比于賤者宋之徽欽陷身北庭但可迎還不可復主社稷使南渡重臣如李綱趙鼎者預能申明是義則秦檜不得陰挾避位之說以愚弄高宗而甘於棄絕其兄矣英宗之歸朝也實賴社稷有君之言而春秋失國之大義廷臣亦未有宣明之者是以景帝失禮于南內積嫌成忿徐石輩起而乘之挾上皇爲金注僥倖成功遂使奪門二字貽誚青史也武宗無嗣世宗由興邸卽位兄終弟及原不得以漢定陶宋濮王爲例楊新都持之太堅羣臣伏闕號哭有觸逆鱗張永嘉上繼統不繼嗣之疏迹雖迎合而其說近正故帝興獻而后章聖爲興獻創立世廟於情於理猶之可也甚至稱睿宗而祔太廟則世宗

恣意尊禰不但目無孝武二宗兼且得罪列祖矣延至天啓祧憲宗而不祧睿宗是則禮官之過也梃擊紅丸移宮號三案者衆論紛紜迄無一定夫張差一妄男子持梃入宮王之寀首發奸謀謂其陰有指使主瘋癲者意在調護宮闈爾時廷臣稱鯁直者莫如孫高陽乃亦云龐保劉成可問以上者不可深問則知斃張差以結局此出神廟之意豈外廷所能力爭乎實錄載梃擊事在四十三年五月乃六月中復有風狂男子擅闖禁門付錦衣衛枷責何其事適相類也竊以爲梃擊一案終屬傳疑可也紅丸始末具見韓蒲州一疏其時光宗之疾巳入膏肓可灼欲以金冊奪命不慎則有之心本無他也論者必以李可灼之進劫劑與崔文昇之用通利藥致疾大漸者同一篡弑陰謀

則輕重失倫矣移宮一案無關重輕乖纖稱制豈李選侍所能爲其強留皇長子者不過欲索封典耳楊左諸公雖忠義激發未免直情徑行所由黨人中以蜚語勢不得不抗疏自辨也思陵剪除魏客號稱英明而國勢莫支卒以身殉甲申從死者自大學士范公景文而下凡二十人大節與日月爭光俱蒙　本朝贈䘏矣外戚中如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駙馬都尉鞏永固皆闔門焚身最爲激烈而李襄城之死卽不能無遺議中官從縊者惟王承恩一人而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何傳聞之異辭耶夫殉難者宜乎見褒則從賊者必宜加誅榮辱兩途關係匪細是宜核實而論定之未可據稗官野史之言妄爲出入也總之自萬曆訖崇禎黨禍既興朝事遂壞魏黨固屬小

人東林非盡君子是言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東漢末造申屠蟠超然于黨錮之外司馬溫公稱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乃今之史家拘於成見往往偏袒東林而于不黨之人反輕視而棄置之甚可歎也卽如我高祖諱長庚者由南吏部郎中歷通政使詳見神宗實錄中任廣西桂平道生擒叛猺韋扶仲按察湖廣贊理軍務破楊應龍于青蛇屯爲江西左右布政愛民䘏商尤多善政至今家尸戶祝在留都疏劾喇虎私鑄姦黨攙之遂謝病得旨慰留後以兵部右侍郎乞歸林居二十年撫按七薦不起崇禎初年卒賜祭葬如制生平中立無黨遠邇稱爲完人前史官李檢討渭清撰有專傳存史館中而橫雲山人擬稾竟置不錄卽廣西湖廣土司志中亦沒其功績姓名疎漏如此由一人而推之其以未嘗見遺者蓋不知凡幾誰也記云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奎備員史館奚敢緘口不言身冒不明不仁之罪乎至于行文之體總裁業已發凡起例吾儕遵而行之但當博考其事而暢達其辭俾他日得以刪繁就簡歸于一律斯已矣奎少而貧賤授經糊口媿不能精通經學前明一代之書寓目者少就所窺見聊爲披陳說有謬悠卽祈辨正外此有宜商榷者請先生詳悉指示以開茅塞幸甚幸甚

尺牘

寄嬾真兄

自金閶歸未得圖晤乃聞夫兄有飄然出世之想觀彼汨沒糟

邱者誠爲過之雖然亦未可遽也夫僧者不得已而爲之求還鐵雲至今稱奇男子若無故而髡其髮皈命于黃面瞿曇無論不得法卽得法亦烏足以傲吾儕之吟風弄月也大兄才筆超絕而淡于名場今之彭澤襄陽是足以垂不朽矣或性愛逃禪楞嚴圓覺得其意而爲在家之僧亦無不可入山必深毋乃失之已甚乎可出卽出可歸卽歸君子時中弟輩有厚望焉

謝副憲述齋李公

武林暌署接侍誨言荏苒十霜緣寡累不能入都又不敢以蕪函混瀆惟從周生來益處詢知起居康泰稍慰瞻仰之私先生敭歷中外遭際　聖明秉憲栢臺風清綮重雖山甫之尹侯吉召伯之沛雨膏以今方古更何讓焉奎辱于一第以命自安投

徒之暇著有陸堂詩學十二卷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戴禮緒言四卷容繕寫副本寄呈斧削使得假元晏序以傳則尤幸矣寒如東野媿乏其才乃齒芬所及不啻韓公之薦士顏汗之餘中心銘戢諸世兄均此申候不宣

與陳集斯

貴省庚午科最稱得人乃先叔父之喪門下有不致生芻一束者陸氏莊荒今古同歎世長兄在都門遣使致奠自蒞任遂安軫念孤嫠頻分清俸古道照顏豈時流所能跂及者耶弟與兄七年濶別竊想爲勞青氈束縛不獲泛櫂江東一聽釜魚來蘇之歌曷勝悵怏去冬承德州公薦揚家累糾纏艱於北走維揚硯席雖僅僅足以糊口而諸經皆有撰述窮愁之餘聊以自慰

目下欲爲古樂發微一書精力稍衰不能如前之尅期而就所見秘書亦少聞海多才專精樂律者諒必有人借鈔一二深荷成玉矣肅函佈候媿乏緘瑞

與沈荻廬

腕弱筆頑向來最畏索書者詩體龐近元人亦不能持唐賢風格荻廬主人必欲備寫拙詠塗鴉紫蚓惜汚此十竹齋舊牋也

寄心壁禪丈

三宿開先瀑布松風爽目清耳加以塵譚飄玉令人俗心去而道心生不但如巳公茅屋可賦新詩巳也自放舟泛歸帆得詩二十一首內多率句祈師爲我痛刪之八代詩揆寄正外附一律聊志傾倒之忱

復盧仲山

先公作守思陽僅滿兩考業蒙學使萬九沙批祠名宦乃蒞雄一十八載畏壘尚虛庠士近有公舉頓長兄額諸惠仲孺文宗始得從祀學宮因賤子之交遊念先人之清白古道照顏銘感入骨臨高海外瘴鄉撫字之餘所祈珍重眠食以待徵黃倚風學簡曷既神馳

復臨川座師

丁未之夏咯血症發匆遽出都未獲拜別函丈侍老師情璦之寬不加督責邇來想道體康泰著述益多足爲後學津梁也甲寅冬月門生窘於家食就養梧州承撫藩諸公拾爲秀峰書院山長生徒百餘講書評文總非衰年所能勝任明春意欲辭歸矣

初冬接讀誨帖及所寄象山先生年譜表以生知之質而踐履篤實敬閱數過仰止彌深聞學譜近在粵東校刊顒望賜以全部昭然如發朦也至所論宗英支派嘉郡雖有幾家同姓未曾親其譜牒遷祖確係何人未敢草率奉覆附新刻今文尚書說春秋義存錄戴禮緒言寄呈斧削易學近有成書首卷圖說外釋辭凡十卷無力開雕先刻自序凡例易說數篇可知作書大略但中多創解伏懇老師鑒定是否賜序一篇庶足使學人信從而易於梓行矣肅候台安曷勝馳戀之至

啓

徵刻槜李詩繫續編啓

槜李自宋慶元後聿稱文獻之邦乃宋漢翔所選英華不越有

明一代詩厳尚寳希仲徃哲列傳雖表微闡幽顧亦嫌其峑漏南疑沈三兄向有檇李詩繫選本由漢魏六代以迄　國朝鄉達寓公方外閨秀仙鬼謠諺搜輯靡遺且人各立傳考覈詳而品隲當洵足以誇藝林之薈萃供輶軒之采摭矣東表三甥久藏篋衍近得我友金君夏聲軷讐亥豕之訛鐫版行世竊念戊寅距今歲歷一紀詩老之遊道山者指不勝屈有其始之莫或終之大懼闕於表章無以昭美備之觀擬仿前例選定續編諸君子惠而好我凡刻集寫本與夫家傳墓誌所望郎賜覽觀其或誼非親故著作可傳亦祈加意搜羅鈔撮郵示夫愛古而薄今貴遠而棄近淺夫陋見高明者之所剌譏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持此鄙懷質諸大

雅其尚有訪善諮周從而轂推佽助者與

東湖重舉放生會啓

天心可見大德曰生物命能延近仁惟恕故菁莪庭艸猶披茂叔光風而混沌車螯共訝錘蚖私議況乎枯魚有淚竭澤何辜豈必珠亡種已盡于一網不緣脡祭技欲逞乎連鼇濠上攜笻曾無樂意汝濆赬尾奚翅勞形菱蕩中央暫假釜鬵之息漁柳四集終殘刀俎之魂舊屬恩波九港之濚洄若鏡頓違息壤一川之撩取如雲衆不成倉乾眞及谷衰宗君子之澤何忍銷沉梓里大慈之心致希博濟訂期月朔爭入社以披襟買放淛西俟孕成而卵育貯之筒裏積日長羸挂在杖頭從心所欲貸笞門之半菜涸鮒其蘇轉龍子以清波羣蟻莫制非求寘福花餘

哺以卹環定獲休徵印就封而左紐

浙撫屠艾山年丈公啓

三謨經世八柱承天族望陳留邁崔盧之貂冠魚珮門高全楚毓申甫於漢水荆山華年看上苑之花異數錫掖垣之笏譪如春旭京尹帥屬以具瞻凜若秋霜臺主籠街而獨步帝心特簡郇伯膏雨乎天南物望咸歸韓公衣被大斗北秉乾坤之正氣文恬繼以武熙映日月之清光小廉本乎大法荷花桂子樽開有美堂邊星瀨仙巖壤接無諸國裏登吳越十一州於衽席禮序樂和靜江海千萬里之波濤兵銷刑措宜調相鼎早列公槐某等刻鵠凡姿雕蟲末技經傳樸學敢謝丁稜之並登文際昌期幸附齊賢而賜第挹清標於令嗣珠玉當前仰峻

德於大賢雲山不隔鳳庇萬間廣廈羣瞻一路福星未獲拜床稍展通門之誼祇憑奏記敬抒請益之忱曷罄寅恭伏祈丙鑒

陸堂文集第十一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二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表姪 張廷掞 湘雷

乍浦 宋景濂 雙額同校

明史擬傳

劉一燝傳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三十三年一焜為考功郎掌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臯鍾兆斗屬一燝為請謝不可由是忤一貫意尋進贊善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

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諸人一燝力持之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潅兩人方在籍及是帝命召之復命一燝與何宗彥韓爌明日又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屬疾八月晦日疾大漸召見羣臣於乾清宮有小璫附帝耳語帝搖首不應俄一朱衣婦人從帝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皇長子見帝忸怩曰欲封后耳諸臣愕然既退一燝語吏部尚書周嘉謨曰上顧念大臣不已若不欲委身婦寺者朱衣人何無畏憚若是朱衣人即選侍李氏也明晨帝崩

諸臣入臨畢一燝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獨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為李選侍所匿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即還耳選侍頷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燝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猶屬聲呼哥兒還遣使追躡者三輩一燝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先即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侍猶趣還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燝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輩當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欲緩其

期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宮慈聖生母也移慈寧宮今何日也而可姑緩耶乃於初五日偕同官固請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一號殿天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阼從哲被劾在告一燝遂當國與爌同心輔政發內帑抑近侍擕德遺賢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明年天啓改元潞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晏然不知何故藭除致有今日禍尋有詔盡謫姚宗文等官以其擠排廷弼也一燝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不難乎治矣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有不經者詔格之蓋懲萬曆末年言官沸囂政府倒權天下日益多事

也初選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而仆金寶墜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羣奄懼構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部尚書黃克纘等張大其辭欲脫羣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將嚴譴之一燝乃具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跡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銜選侍甚必欲誅盜奄已而漸忘前事魏忠賢既竊柄奄黨厚賄之使緩地有李鳴盛者上疏辯冤內傳免朝詔死其疏徑下法司一燝執奏詔等議誅久法無可雪且疏直下部從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詔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

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罷大恨而朝等竟免死孟狂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燝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廕止擬加恩三等請言官論客氏被譴者十一燝皆疏救又引祖制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齮一燝時言路爭論事有請募兵人給餉六十者有請清查牧馬地者一燝皆寢止之衆方怨又窺魏客等日用事一燝勢孤是年四月侯補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燝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燝再論救不聽六月職方郎中余大成復劾一燝爲中官請囑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交章劾一燝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與嘉謨爲之上疏力攻之一燝一燝疏辯求罷帝已慰留給事

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向日結納王安於是一燝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是從哲罷帝數稱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其位以俟向高及向高入讒言謂一燝尼己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燝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燝堅臥不起二年正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陛辭復疏論萬曆泰昌間事微辨王安冤曰襲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情景陛下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論誑去度亦陛下所深惻也禁闥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陛下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搆以爲罪上下千古邑强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

臣願後人毋徒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自當以君父爲急乃發東朝持梃之奸者目爲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也又曰臣去國孤踪何必深言時事然係一身進退者小係宗社安危者大若以茹荼吞炭苦心付之長歎於歸隱得矣其如國是何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奸細杜茂劉一爌獄欲指一爌爲一燝族株連之刑部尚書王紀持不可一夕內降斥紀去鶴鳴向由一燝推轂特論薄之其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燝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一燝處之泰然嘗語所親曰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楊左同命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焉崇禎改元詔復官遣行人存問一燝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十一月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何宗彥傳

何宗彥字君美父其大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左庶子四十一年累進少詹詹事明年遷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藩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禍患之中於宗社其可慮者有六危宗社即危福王語甚切至帝不聽四十三年五月梃擊事起宗彥疏言陛下天性至慈豈不鍾愛儲闈而叢禁疎問安之期文華稀開講之候皇貴妃葬地誰爲典司太子妃靈輀杳無發引天下疑陛下之薄太子久矣太子處積輕之勢閹寺無戀主之心致慈慶宮門守以耄年二內侍中門寂無一人張差持梃至殿前越級而上

韓本用等羣呼畢集亦僅僅七八人而已東宮主器關係重大而輕脫若此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部事如故明年會試届期請增詩易各一房同考官用二十人由是科始時崑山華亭庠士與鄉官互相告訐宗彥因請飭學臣以正士風略云士習之敝也其專門服箭未必有西京之經術而足智先人敢效東漢之標榜其菝維踰閑尚不及晉人之清譚而走利舍沙慘於洛蜀之排擊世以爲篤論是冬隆德殿災疏請通下情修廢政補曠官不報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東宮講學於去秋一舉復輟宗彥屢疏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宗彥引伯陽甫言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升上修省三事不報明年秋遼事益棘宗彥率僚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沒瀋陽孤危司馬既無蒭糈爲兵之方司農又乏點鐵成金之術奏報遲而又遲事機悞而再悞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計亦不報宗彥清修有執署尚書事六年遇朝廷大典禮及宗藩封婚請名莫不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故事會推而首垣不署名者不得預給事中亓詩教齊黨之魁與宗彥有郤吏科給事中張延登其鄉人也因曲指宗彥短延登信之遂不肯署名宗彥旋乞假去御史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等交章惜之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先是光宗在青宮曾以令旨囑皇親事宗彥封還曰固不敢宣洩以損殿下之明亦不敢曲從以傷臣子之節光宗

心賢之故有是命天啓元年夏還朝屢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時葉向高當國宗彥無所表見又以璫勢日張心嘗壹鬱四年正月卒官遣行人護喪歸贈太傅謚文毅

朱國祚傳 從子大啓附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父儒官太醫院使萬曆十一年國祚以進士第一人授修撰久之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歷諭德庶子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曰此吾鄉無賴子因緣爲奸利耳公輕信之獨不慮辱國乎星不能用卒僨事二十六年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

楷奉亦不久撤回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位未定冠婚踰期國祚屢疏諫戚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冊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冊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祖訓相承先冊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勑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啓國家無窮之患皆此言也又言冊立之事義不容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相戒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故當在殿不在宮也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藉藉或疑陛下借典禮之

將舉以羅珠寶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使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竊恐大禮幾無期矣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之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冊為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冊立者士庶之家衣食稍給亦未有年十九而不冠婚之理況天子之元子乎國祚攝尚書近二年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國祚疏言陵谷變遷高卑易位宜痛加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煙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消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土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言官有論及者遂引疾歸光宗登極以國祚嘗侍潛

邸起南京禮部尚書未赴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與舊輔葉向高一併遣官敦趣熹宗嗣位再辭不允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明年偕何宗彥主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內閣一人帝以首科特用宗彥及國祚甫竣事國祚以旨由中出易致猜疑具疏求罷詔慰留之國祚素行清慎每事持大體人稱長者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蹶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為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偕宗彥等疏救不聽復具私揭爭之紀始為禮部郎嘗以磨勘事觸忤國祚至是乃歎曰盛德包容於今再見矣三年進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

明年十月卒贈太傅謚文恪所著有孝宗大紀介石齋集行世從子大啓字君輿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昌府推官舉卓異第一入為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員外郎乞假歸天啓五年起考功郎中改文選忤奄黨意復自引去崇禎初元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尋以太僕卿督餉江西有旨額外搜括大啓疏奏江右貧瘠正額且不支安問額外遂獲寬免越二年由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轉左帝怒尚書馮英藐玩命下法司擬處英自赴獄大啓攝部事以聞令歸私邸待罪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為按臣所劾大啓白其誣得復官又請釋遊擊劉廷諫及無辜係縶百餘人既引疾歸猶具疏請以京師熱審冬審之例通行直省得旨報可卒贈刑部尚書予祭葬

論曰雖居台鼎不敢貎璫蓋自漢唐而已然明季魏奄之禍非浮振瑾當壬癸而後毒熖日張南昌蒲州韓爌力護衆正有搘拄而無調停殆賢於福清一等矣他若隨州之隱忍卒官烏程朱國禎之排擠去位似不及秀水餘姚孫如游見幾之蚤然而不劇虎牙遭蝮螫不幸中猶曰幸焉此外爰立盡屬私人即欲如南北司之水火爭勝烏可得哉

李標傳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泰昌時累遷少詹事天啓中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黨人忌之列名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歸莊烈帝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

未幾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爲首輔帝銳意更始屢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廵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疑其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厰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愼養冲以爲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帝默然同官劉鴻訓以增敕事爲御史吳玉所糾帝欲寘鴻訓於法標力辯其納賄之誣溫體仁訐錢謙益引已結浙闈事爲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標言陛下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閒籍於允儒仍許自新而式耜等槩從薄罰諸臣安則體仁之心亦安所裨於一道同風之治良非淺尠帝不從自是深疑朝臣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韓爌還朝標循例退讓明年與爌等定附逆罪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爲首輔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與標並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暱璫斥鴻訓以增敕戍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閣遂五疏乞休至三月乃得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謚文節

論曰莊烈帝御極之初愼重枚卜謂宜有非常之才胥逢其盛顧考所得六相彼黨奄比匪者固無足齒就中名位兩全獨李高邑一人長山劉鴻訓華亭錢龍錫慷慨任事而相繼譴戍亦云甚矣乃知金甌貯名求諸寘瀎徒文具爾曽何裨於化理豈若詢事考言克知灼見爲古來擇相之要道乎

成基命傳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天啓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疏中有辟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者壅也壅天下之殘賊等語執政者不悅令以原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修光宗實錄進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爲楊漣同門生落職別住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言帷幄決勝急資元老壯猷請召還舊輔孫承宗又請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數員以備任使帝並可之十一月八日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越五日承宗入朝召對基命颺言於帝

曰願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盡其才必能仰副聖意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爲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後果一戰而敗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慄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愼重即是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衆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煥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凡有建白即飭部臣舉行及解嚴召對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其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若驟用紛更恐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輔政者日以操切可喜逢迎帝意而國是遂至大壞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脫袁崇煥罪故乞慎重基命

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韓爌李標相繼去基命遂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以恢復永平敘功並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至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延儒體仁最爲帝所眷注比而傾基命基命始不安其位矣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辯且乞放歸帝慰留之疏三上於九月得請歸里基命性寬厚毋事持大體先是四城未復兵部尚書梁廷棟銜總理馬世龍將更置之以撼樞輔承宗基命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下吏並爲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事將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立法雖

犯死罪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炮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爲輕基命言罪止於戍法無可加乃得如擬爲首輔者數月帝欲委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八年卒於家贈少保諡文穆

何如寵傳

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鼇知棲霞縣有德於民如寵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天啓時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起爲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請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曆末至是積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列名者

如寵立劑其期貧宗得嫁女娶婦凡六百餘人大學士劉鴻訓以增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爲剖析得免死戍邊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驁者請以私財團其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堅持不可且言不善用之必啓內釁帝召問對如初袖中出片紙示之乃得之偵事者與如寵言脗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籍其家得往來書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帝問之對曰焚之矣如寵素不與崇煥往[illegible][illegible]欲以是全國體弘主德也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春副周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陳[illegible]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帝時觀通鑑察古今理亂忠佞語甚切至六年延儒罷政

首揆當屬温體仁而延儒撼體仁排巳謀起如寵以抑之六疏固辭體仁遂爲首輔如寵性孝友母年九十猶色養不衰制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謚文端

徐光啓傳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楊鎬四路喪師畿輔大震累疏請練兵自效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器械未幾熹宗即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

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砲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啓與兵部尚書崔景榮意見相左御史丘兆麟露章劾之復移疾歸天啓三年起爲少詹事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上屯鹽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已擢本部尚書先是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也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啓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在閣年已老值周延儒温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以勞瘁卒官贈少保謚文定十四年帝念光啓博學强識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錢士升傳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啓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

受璫禍及江右同年生萬燝杖死追贓皆力爲營護且破產助之以是爲東林所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名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即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有軫恤湯沐以固邦本一疏披陳戶口流亡之狀甚悉得奉俞旨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贓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士升見政尚操切中外囂然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而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温體仁

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偕以去就爭之乃疏言流寇所在蹂躙皇上憫生民懲吏治因陳啓新言事擢置省闥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况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富家轉眼化爲窮民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其包藏禍念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問乃降嚴旨且詰責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久爲首輔帝信任之專力弗能抗踰年甚爲所忌遂萌去志士升先任南禮部撰有表忠記在籍復著岡易撲南華詮賜餘堂集國變後病卒

陸堂文集第十二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三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乍川　周昌庠　懷中
同里　吳元鎮　德封　同校

明史擬傳

孫承宗傳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須髯戟張目光如炬聲音若洪鐘始爲縣學生授經易水雲中往來飛狐拒馬間遍至紇干青波歷不遊歷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阨塞用是洞悉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進中允梃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麗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麗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頗著其語援黨人忌將以大計出諸外掌院學士劉一燝力持之乃止歷諭德洗馬神宗疾大漸閣臣屬草遺詔請增發帑餉邊一條朝議韙之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天啓元年進少詹事時瀋遼相繼失舉朝恂駭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崔景榮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爲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　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尚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急東事遂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游擊越

數日命以閣臣掌部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冒破
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
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遙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
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
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解沾沾凌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
不足問要令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之計因列上撫西部恤
邊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
納為時邊警屢告閣部大臣幸已暫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
宗乃請下廷弼於理與化貞並讞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
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
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僨散者諸人以

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咎者亦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
廷弼經畧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
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
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因得廣寧
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為穩
著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
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
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
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
晉曰否當另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
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即舊城址也舊城之
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
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於舊城之下將閉關延入乎抑閉關以
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可入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
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
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
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閧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承
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
持不可主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
初化貞等既逃關東五城七十二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游
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知哈喇慎諸部不足信
而寧遠覺華之可守也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

晝夜終不應還朝乃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
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
罪也將吏匿影關內不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
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
版築曷若築寧遠之要害而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衝
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
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回二百里疆土又條奏關東西形勢事
宜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災凡十餘疏帝悉嘉納
無何御講筵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并斥
逃臣慎言等而八里鋪築城之議遂熄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
師詔給關防勅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

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
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
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於崇文門外送行既至關城令總兵江
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
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砲臺中書舍
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嵩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
令游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游
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
軍是時關上兵額七萬顧冒餉者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
遣還河南眞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屯爲兵
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移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

令復四衞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島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
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承宗請用馬世龍爲大將以尤
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聽其節制且爲世龍請尚方劍帝皆可
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率教已守前屯盡驅
哈喇愼諸部撫塲猶在八里鋪象乾議開水關撫之關內承宗
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時　大淸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插
漢部以告有孚有孚謀挾西部乘間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
曰西部殺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
情時令東厰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
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賚內庫神砲甲仗弓
矢之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銀十萬犒蟒百五十端頒賚將

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巡寧遠中璫
聞之立繕疏以中使覘兵自古有戒爲言帝溫旨報之承宗在
關先已禁止宴會朝等至但具杯茗而已鳴泰之爲巡撫也由
承宗薦之後知其名過於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
宗亦引疾言官交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
帝乃罷鳴泰而以張鳳翼代鳳翼性恇怯仍主守關議承宗不
悅乃復出關巡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
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請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
然之遂令大壽與工築城委崇煥及滿桂共守之先是虎部竊
出爲盜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承宗持之堅乃
免王楹戍中右所護其兵出採木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遣

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
市賞千金象乾尋以憂去承宗患主款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
可勿兼設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鳳翼謂置己死地也因大恨
與其鄉人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爲薊撫
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搆陷乃共爲浮言撓出關討給
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
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其勢有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
百里中其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
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
可棄請勅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
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與舉再察敵人之

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
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全軀
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下也復爲世龍辯
而發有孚等交搆狀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爲廣寧理餉同
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爲廣寧道僉事專撫插漢多乾沒至是以
承宗言被斥鳳翼亦以憂歸喻安性代爲巡撫而廷臣言總督
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初東事急承宗有請立從至
是計臣以關門供億爲苦趙彥繼董漢儒爲樞部事多中制承
宗心不平舉彥自代欲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
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畀
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

曰餉足渠即安爲不如[illegible]而不與承宗再疏促其以情告帝爲
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先是承宗論劾方震孺等後皆爲求省
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給事中顧其仁許
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承宗敘五防效勞諸
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
承宗坐蟒膝襴佐以金幣時忠賢益盜國柄以承宗功高欲親
附之令應坤申意承宗不交一言忠賢由是心銜之會忠賢逐
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
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
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
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立成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泣

帝亦爲心動令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
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
又矯旨諭九門守閹承宗若入齊化門即縛之以聞承宗抵通
州遣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從者惟鹿善繼意
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於王敦李懷
光之叛承宗乃杜門求去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
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吏部尚書崔景榮力言承宗不可去
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令奏報承宗方遣諸
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罷大將世欽世祿副
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歲費六十八萬而言官論
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語詳世龍傳

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屢加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
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賜蟒服銀
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安性亦罷遂
廢巡撫不設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
遂憾明年寧遠被圍乃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
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蒞關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
萬人餉足矣第乃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夢環巡關欲
傳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九大城四
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
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
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後敘寧遠功廕子錦衣世千戶若

第灤州人爲經略不數月以畏懦被劾去後 大清兵破灤州
第竄免以倡逃逮繫莊烈帝即位有薦舊輔韓爌及承宗者在
晉時爲兵部尚書修舊怨嗾臺省交口詆之以沮其出崇禎二
年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逼都城廷臣爭請召承
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
臺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奏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
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
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遏南
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
苦飢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
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

趣首輔韓爌草勅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
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是日館閣諸僚吏盛服以遲入
直夜半忽傳旨速往通州料理勅書補給時烽火徧近郊承宗
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亾其三獨茅元儀誓死相從疾馳抵
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坐受之曰吾以
安衆也令國棟統兩城兵京軍驕蹇扑京營兩將以伸令檄州
牧編民兵具食於其次安砲位創懸簾城守之法漸備而 大
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游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
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復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
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
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爲遼東前鋒總兵官偕崇煥入衛崇煥

下吏大壽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
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復令游擊石柱國
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厚賞城
上人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又指爲間諜而殺之
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揭衆顏然後束身待罪柱國追及諸
將士皆持弓刀相向垂涕而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砲擊殺我
軍故至此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謡
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遼將多
馬世龍部曲譁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
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劄諭大壽急上章自明且立功贖督
師罪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帝優詔報之命

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
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
白晝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令敵
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屧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亙於
關城穴之使砲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
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麇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察護
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
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入援令游擊祖可法等率騎兵
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
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即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
師禮羣疑頓釋是月四日 大清兵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

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守甚堅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戰乃還兵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諸將亦時戰攻顧未有能克復者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遷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為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

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令東西諸營並進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丘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尤世祿吳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為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又以收復之晚自劾帝優旨答焉朶顏束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齎銀幣先以冊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齎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徧閱

三協十二路而返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兼食尚書俸廕尚寶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承宗初督師右屯大凌河二城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隳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遣吳襄宋偉馳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隳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禾嘉及承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得請錫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幷奪寧遠世廕承宗復列上薊遼事宜十六

款詳辯復城進兵二事而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得旨報聞而已里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日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縊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鈊尚寶丞鑰官生鈰生員鉻鎬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涌之潤之浩之澹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䘏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承宗所著文集百卷奏議三十卷督師全書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營百八扣一卷撫夷志十卷高陽縣志十四卷惟中官志若干卷未就

論曰高陽天挺異材首冠閩部乃小試於熹宗之朝思陵踐阼見賢而委諸疏逖非由媢忌者衆耶厥後闔門殉難節烈磊磊軒天地而謚廕闕如較諸考終牖下者尚不逮焉於戲誰秉國成儺正莪公一至此極卽大命之傾可知矣

賀逢聖傳

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初舉於鄉以家貧就應城教諭萬曆四十四年由殿試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天啓時歷官洗馬魏忠賢閱湖廣生祠上梁文出逢聖筆特詰之逢聖曰此借銜臣習耳予安能數千里外爲人作文耶忠賢怫然去誣以營求典試削其籍莊烈帝卽位起故官崇禎元年累遷少詹事遭外艱廬墓三載還朝進詹事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尋擢禮部尚書

九年六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溫體仁罷歸張至發爲首輔逢聖與之善至發訐黃道周逢聖爲屬草時論非之十一年致政歸歷陳道中所見災傷及郵傳困敝狀報聞十四年與周延儒同名入朝明年正月朔旦帝行尊師禮揖輔臣於皇極殿逢聖與焉屢疏引疾至六月得請帝將增置閣臣名延儒逢聖等賜坐德政殿逢聖謝恩大哭不止駕移中極殿諸輔臣隨入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已衆咸怪之詔賜路費八十金彩幣四表裏大紅蟒衣一襲遣行人護歸瀕行疏謝因救尚書李日宣等帝優詔答之十六年六月張獻忠圍武昌逢聖在城中昌言曰封疆破壞至此非盡勢潰直是捧郡邑以與賊耳逢聖雖致政老臣當躬擐甲冑率先督守

趣守臣下令有敢逃者斬賊攻圍五日不能下會楚府募兵爲賊應城乃陷逢聖亟詣楚王府邀與同死不知王所在遂被賊執叱之曰我朝廷大臣若輩不得無禮賊麾使去乃北向五拜三稽首投墩子湖死妻危氏子覲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次子光明自他所來赴亦死之事定有司覓其屍閱八日而顏色不變福王時贈少傅謚文忠祭葬廕子如制逢聖居相位無可稱述其爲學從困勉入門以一念不起爲詣極嘗云餓死事小家中無飯吃寧用米磨羹皮用切不可錯動念頭雖僻致通顯而苦節自甘晚歲視死如歸一門殉難眞能不易所守者矣

范景文傳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犖呼爲二不公歲大飢人相食盡心賑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景文具疏畧云今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鶩毋亦鑒衡之地先自不淸而欲其恬淡寡營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托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官約一聽請托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爲天地惜人才爲朝廷守名器爲天下萬世存是非公論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

自信者時魏忠賢黨羽視吏部爲外府疏出大恨之忠賢惡御
史李應昇黄尊素周宗建等欲以年例出之外景文持不可視
事未踰月謝病去崇禎初言者交薦名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練兵備樂爲保障計未幾京師戒嚴
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十二月望抵涿州四方援兵多
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尋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
帝知其足任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景文在
河南知民苦徭役力爲釐革歷代者更已法上疏極論其害請
令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俱歸之官而令民稍助其費一切
供應不得立官價名悉如市直平買帝令永著爲例是時通鎮
初設兵皆名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居二年以父喪去官七

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明年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
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賊鋒爲之斂戢持論非
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以
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宿重兵於盧遊兵出英六之間東
援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其以守爲戰之大局也嘗
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敘援剿
功復故秩熊文燦撫張獻忠景文言獻忠嘗散衆歸耕或靜伏
徵調乃益市馬造舟聚黨屬兵此其謀叵測帝不納獻忠卒叛
去十一年冬京師戒嚴立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少詹事
黄道周執義廷諍給事中何楷等連章糾劾帝震怒罪譴與
景文乃偕同列合詞論救謂道周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

晚類之何得其益乃共推楷果遂堅抱莫殊堪惋惜帝不悅詰
首謀者景文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
年秋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
臞也時中外多故景文拮据勞瘁日入不遑休息十七年二月
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
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
立從其言李自成兵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
固結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外非敢議帝曰國君死社稷朕
志已定卿言是也三月十九日都城陷景文先已絕粒不食是
晨詣中左門請見宮人倉皇出走問之曰上太監隨駕南行矣
復趨朝房賊騎已充斥從者請易服歸寓景文曰駕出安歸就

道旁廟中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遺
恨又賦絕命詩二章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煙嘶之句蓋猶謂
帝南幸也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傍龍泉菴古井死
年五十有九福王時贈太傅諡文貞　本朝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景文及倪元璐李邦華王家
彥孟兆祥父子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
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姓名
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景文諡
文忠其所著有味元堂集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行世
論曰思陵一朝宰輔至五十人抑何多也以高陽之純忠偉略
不能一日厠於政地既用吳橋備位匝月豈能以一木之力支

就傾之大廈耶夫國家養士必食其報況爵居元僚信專任重乃居常則持祿養交溯危猶蔽賢竊位甚至有蒙面乞降喪心勸進者然而忠孝性生決不至澌滅殆盡如吳橋之從容殉節以其身為十九人之倡蓋文信國陸端明之代興也嗚呼此千古臣道綱維之係豈直增光台蔔已哉

陸堂文集第十三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四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
受業　葉　謙　信臣
姪孫　銘一　恕先　同校

明史擬傳

文震孟傳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脩撰時魏忠賢漸用事與黨議禁講學正人以次斥逐震孟於是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警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之制唱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若山海而閣臣一出

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
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家宰亦相率求退
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謍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
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
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一日
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
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
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
豸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
波及震孟與編脩陳仁錫庶吉士鄭鄤並斥爲民崇禎元年以
侍讀名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

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謀報復震孟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
報震孟進左諭德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
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
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思辨雪永光爲六
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
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
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
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
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箸甚密結大奄王
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乃希孟之舅帝心疑之永光辨
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

震孟在講筵最嚴正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
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葬以冊封益藩便道歸
遂不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啟時詔脩
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臲卼及妖書梃擊
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史石三畏劾炳謨削職忠
賢使其黨重脩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
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兆熊所沮八年正月賊犯
鳳陽皇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
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
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陛
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

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
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
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
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
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
及進講果稱帝旨嘗講宰咺歸賵云咺位六官之長而壞法亂
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蓋有所諷也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
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
明日命取姜逢元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
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即投刺司

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名下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嘗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有憤言體仁因述擬旨始末且言吾騶震孟意欲行勘臣以冢臣所糾復下誰勘乃擬削籍震孟怫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

天下止此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賞罰不足勸懲矣臣不知其何心而作此語數口來羣謀授草欲爲譽卿攻臣者寔繁有徒臣身可殺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諾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希孟卒哭之慟亦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謚文肅次子乘遭國變死於難

蔣德璟傳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光彥江西副使德璟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崇禎時由侍讀歷遷少詹事條奏救荒事宜尋擢禮部右侍郎時議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奪而足食莫如貴粟北平山陜江北諸處宜聽民儘力開墾及課種桑棗脩農田水利府縣官考滿以是爲殿最至常平義倉歲輸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議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寇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故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耕耤禮成請召還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帝皆錄用六月廷推閣臣首德璟入對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曷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如拯百姓近加遼餉千萬練餉七百萬

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贍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黃景昉吳甡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延儒甡各樹門戶德璟無所比甡輭直黃道周名用劉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往督戰優詔不允明年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德璟語部臣合部運津運各

邊民運屯鹽通爲計畫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罷也二日名對帝詰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弩刀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旂補役以鎗勝負爲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嫻方准襲替此練將法豈至今方設兵帝爲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選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舉重馭輕勢今皆虛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

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是之而不果行十七年戶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鼇永贊行之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後竟獲免先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值令買米豆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名對面陳其害帝卽令擬諭罷之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羣臣會議以二十二日奏聞都御史李邦華密疏云輔臣知而不敢言翼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啓事項慫東宮南遷議對帝取視默然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帝不悅詰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部臣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爲申救尚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戶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

日德璟具疏引罪帝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效檢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不聽德璟聞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已卽辭朝移寓外城賊至得亡去福王立於南京名入閣自陳三罪固辭明年唐王立於福州與何吾騶黃景昉並名又明年以足疾辭歸病卒

論曰相臣度爲首才次之學又次之若成文穆之推轂高陽可不謂賢乎觀桐城之再名不起吳縣之三月而斥益歎娼嫉之難與共事也晉江博學亞於文定顧未足以濟時興化吳甡饒有幹才遷延畏避乃於國亡之後自比微箕君子不無遺議焉

鄭三俊傳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元氏知縣

歷南京禮部郎中由歸德知府遷福建提學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啟初名爲光祿少卿改太常未上陳中官侵冐六事時魏忠賢與客氏比離間宮闈三俊疏有篤厚三宮妖冶不列於御語忠賢令二豎至閣中摘妖冶語令重其罪閣臣力爭而擬旨則以先朝故事爲辭三俊不悅復具疏語侵閣臣留中不下巳而擢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內外諸司再遷左副都御史四年正月進戶部右侍郎楊漣劾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署倉場奏行足儲數事國計賴之忠賢盡逐漣等三俊引疾歸明年忠賢黨張訥請毀天下書院劾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同流合汙褫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明年京察南都凡附璫者澄汰一

空是冬京師被兵大臣多獲譴明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力言聖主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暌孤足爲隱慮願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樞部仍增兵不已三俊始至倉庫無一月儲力祛積弊糾有司尤怠玩者屢與樞部爭虛冐久之士得宿飽萬曆中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稅六七萬泰昌時巳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關稅南京宣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爲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徵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關徵商三俊請歸併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征其貨皆不從蕪湖淮安杭州三關隸南戶部所遣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俶皆貪三俊悉劾罷之居

七年部事大飭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偕右都御史范景文奏免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旋上議官評杜請囑慎差委三事帝咸採納流寇大擾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策飭部侍郎陳子壯下獄疏救不允十年閏四月考績入都留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俊請寬詿誤繫獄諸臣令出外候讞因論告訐株蔓之弊乞勅內外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五城訊鞫非重辟不必痠送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要犯不必盡行解部刑曹決斷總以十日爲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請舉寬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歷朝實訓得祖宗冬月錄囚數事備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

釋還侍養不許初戶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讞上不稱旨譏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者三俊亦擬輕典帝大怒褫職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帝御經筵講官黃景昉極稱三俊清節又偕黃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疏救之大學士孔貞運等亦以爲言乃許回籍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獲罪即命三俊代之請立諮訪銓司之法又請六部屬員明註優平繁簡字樣各以資俸序陞雖殫心擘畫亦未能盡見施行也考選屆期外吏多假緝城墾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乃賁緣周延儒囑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帝欲

召對擢用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得專況樞部乎乞
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但以
奏對取人安能得眞品卒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帝下詔求賢三
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
四人又言編修楊廷麟宜還原職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
周獲嚴譴皆力爲申救刑部尙書徐石麒罷黜率同官合疏乞
留三俊爲人端嚴淸亮正色立朝惟薦引吳昌時以他部調文
選郎頗爲世所訴病帝惡言官不職語三俊欲多汰之三俊與
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於外言路大譁劾昌時褻制弄
權并詆三俊遂引咎乞休詔許乘傳歸國變後家居十餘年而
卒

李長庚傳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江
西左右布政使皆勵淸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盡心荒政民賴以蘇時武定諸州縣盜起禽其渠魁亂遂
定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疑不便後言自
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
兎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玉女宮陸行至廣
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爲便
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
餉駐天津卽改長庚爲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用牛車酌海道
截幇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凡九事廷議歲運米百
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鹽銀三百二十
四萬長庚因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
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
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
絲緜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
有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急
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朝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
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
充軍費於是戶科給事中官應震亦抗疏言之帝卒不聽時諸
事刱始百務坌集長庚悉辦治天啟初命回部管事尋遷南京
刑部尙書就移戶部三年名拜戶部尙書未任以憂歸崇禎元

年起工部尙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爲吏部尙書六年正
月脩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
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
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淸朝所宜有臣等溺職
祈立賜罷黜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帝不懌
次日召對平臺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
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時各部司屬降罰者
難于開復差滿者考覈稽遲遂至府道缺出遷轉乏人長庚疏
請擇有才品者先予開復推用餘帶所降俸級於新任効力不
稱從重處分至差滿者速行考覈毋令養俸以逍遙於局外帝
從之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跡尤疎始推郎中王茂學爲眞

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并追奪冠帶
監生授職事令回奏遂斥爲民家居久之卒

孫居相傳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縣徵授南
京御史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內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
無一人得盡其職治道日乖天變人怨釀成瓦解土崩之勢縱
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誠意伯劉世延屢犯重
辟廢爲庶人錮原籍世延不奉詔久居南京妄言星變將勒兵
赴闕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京[illegible][illegible]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
吏安遠東寧忻城諸侯伯子弟[illegible]同强暴爲之歛戢雲南稅
監楊榮逞兇激變守太和山中[illegible][illegible]劾嗾道士毆辱知府皆極

論其罪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事俱就理大學士沈一
貫數被論居相力詆其奸貪植黨一貫乃罷去居相亦奪俸一
年連遭內外艱服闋起官出巡漕運還朝發湯賓尹韓敬科場
事敬坐不謹落職閒住故事御史年例外轉者吏部都察院協
議王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尚書
趙煥煥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私意出宋槃潘之祥於外居
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
五人以持議不合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相並抗章論列當是
時朋黨勢成言路不肖者率附銓部以驅除異己勢張甚居相
挺身與抗氣不稍挫於是唐世濟姚宗文劉光復[illegible]興邦周永
春吳亮嗣輩群起爲難居相連疏摘柱諸人迄不能害至四十
五年亦以年例出爲江西參政引疾不就天啟改元起光祿少
卿改太僕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四年春名拜兵部右侍郎
其冬以魏忠賢盜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相出趙
南星門與楊漣交好同官虞廷陛復劾其力薦李三才遙結史
記事遂削籍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專督鼓鑄尋改吏部進
左侍郎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轉漕多雇民船里戶償甚用居
相言襲蘇先是高平知縣蓊淳貪虐爲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坐
贓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與援乞移法司覆訊且訐時化請囑
致隙時化方憂居致書居相報札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語爲
偵事者所得聞於朝帝大怒下居相獄謫戍邊七年卒於戍所

曹珖傳

曹珖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皇城
四門倉衛軍貸羣璫子錢償以月餉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
羣璫挾券至珖命減息璫大譁珖曰并私券奏聞聽上意處分
耳羣璫乃請如命軍困稍蘇尋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
職方郎中大璫私人求大帥珖峻拒之又請勅諭東廠太監盧
受約束部卒毋陷良民出爲河南參政移疾歸久之起南京太
常少卿光宗驟崩駛疏言先帝春秋鼎盛便爾殂落道路咸知
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於此天下之弒逆有毒而非酖戕而
非刃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奸宄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以雪
先帝之讎報聞天啟初叙職方時邊功加光祿卿進太常大理
卿時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珖請告歸爲給事中潘士聞所劾

落職閒住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珖狎主邪盟遂與給事中李遇知司日削籍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督錢法三年由左侍郎拜工部尙書珖初名珍至是避仁祖諱改今名五年陵功成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十二萬有奇浙江追織造銀十餘萬巡撫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珖皆持不可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兩部事右侍郎高弘圖將履任彝憲欲共設公座珖與弘圖約凌晨赴部比彝憲至皆曰事竣矣卽撤座去彝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元飈交疏劾彝憲彝憲疑出珖意日伺其隙會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取粗鉛呈覽且曰庫內俱然嚴旨盡鎔庫鉛司屬有中毒死

者內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彝憲又指閘工冐破齮齕之珖累疏乞骸骨歸五月得請屢薦不起家居久之卒

曹于汴傳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除淮安推官以卓異擢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尙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俱引去吏部郎趙邦淸被誣于汴疏雪之遷刑科右給事中謁告歸布衣糲食所居不蔽風雨再起故官轉左朝房災請急補曠官脩廢政遼左有警廷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盛獎邊臣功伐賜以蟒衣金幣增其官秩今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邊道超擢當於狄滿時閱實其績毋徒循資俸坐取建牙開府進吏科都給事中給事胡嘉棟發中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訐嘉棟于汴極論永壽罪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請飭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當明年典京察擬斥南京祭酒湯賓尹工部主事徐大化等而以年例出御史王紹徽喬應甲於外其黨羣起力攻于汴持之堅卒不能奪以久次推太常少卿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移疾歸光宗立以太常少卿召天啟初元改大理少卿尋遷左僉都御史三年佐趙南星京察事竣進左副都御史是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己義不可越四辭不得旣涖任卽引疾去明年起南

京右都御史辭不赴時紹徽應甲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劾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削籍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飭僚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奄黨幾盡仕路爲淸溫體仁訐錢謙益于汴爲謙益座主弁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竟奪謙益官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尙書喬允升牢心參決不爲已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𡎺素爲淸議所擯吏部尙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由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乃投牒自乞卒持不予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賈人子也嘗誣劾大

學士爌至是再劾爌與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啟南府丞魏光緒目爲西黨請皆放黜帝紬抱奇言不聽工部主事陸澄源繼劾之帝雖謫澄源于汴卒謝事去初于汴理淮時嘗刱志道書院聘名儒聚講諸生記其言爲共發編及是歸里建程明道祠學會復興有共發續編所著曹門學則大旨以未發之中爲根本以萬物一體爲規模以改過遷善爲功課又曰忠君孝親安民阜物譬如飢食渴飲暑葛寒裘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而忠孝求人知惑也七年正月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子太保

論曰自洪武中年不設丞相分其權於六部總憲厥後蹇夏懋績於仁宣王劉表範於弘治雖三楊謝李將退然遜美焉迨明末而衆正盈廷功業如彼毋亦救過未遑有難於展抒所藴者與然而宿學端品以于汴爲稱首鄒三俊之清正居相于廷陳孟諤之伉直允升喬吉甫珖之廉介不阿皆無忝于清流人物也弟當是時部權日輕臺規亦褻非具幾先之明輒蒙不止之辱覘政者可以識世變矣

陸堂文集第十五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門孫　周元熙　緝堂
姪孫　銘三　駉思同校

明史擬傳四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知縣築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四萬頃隣邑亦享其利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蓆爲廬作止飲食有度民皆懽忻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武選郎中汰造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參議山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且謂古人救荒率興工作乃繕城濬濠脩先聖廟使饑者咸得食更搜額外税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賑戶部劾其擅移官廩時已遷副使遂移疾歸久之起河南右叅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遼事方棘應泰練兵繕甲脩亭障餙樓櫓關外所需芻茭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畧熊廷弼深賴焉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踰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爲經畧而以薛國用爲巡撫應泰始受事即刑白馬誓神願以身委遼上疏言人臣之大戒曰二心爾於軍律尤甚臣自誓受命之後不敢不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將吏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遼事庶其有濟至于嚴謝事之律著勤事之賞在部臣重爲申飭以激發之熹宗優

詔褒答賜以尚方劍乃儍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議恢復撫順用兵一十八萬統以大將十八奏陳方略應泰歷官精敏強毅而用兵非所長廷弼在遼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變更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其人遂潛行淫掠居民若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爲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謂得計將藉以抗　大清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陣歿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羣疑明年天啟改元三月十有二日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

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於渾河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環兵以待十有九日　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梁仲善等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留宿營中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纍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並踰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

宜急去吾死於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屍大慟縱火焚樓而死事聞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廕一子

熊廷弼傳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棄寬奠新疆八百里徙編氓六萬家于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可斬并及前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罪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地可耕計遼兵八萬簡十之三歲屯種可得粟百二十萬石又言山海杏山錦義廣寧遼瀋開鐵諸處地多沃而反荒金復開蓋地皆磽而反墾請於軍屯則廣給薄科以

鼓之民耕則弛税罷徵以便之官墾則議擢議敘以勵之帝從詔褒美令推行于諸邊邊將好搗巢輒生釁端廷弼言防邊以守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疏入未報又條上常平倉括鍰糴穀備邊之數詔後官如例奏報仍載入考成廷弼在遼數年杜餽遺覈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嘗行部金州以歲大旱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劍遣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爲神三十九年遷督學南畿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荊養喬相訐養喬投劾去廷弼亦聽勘歸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朝議以廷弼熟邊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

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河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攻猶有左腋之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朝鮮不敢不從背腋無虞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而遼瀋倘可守乎然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不能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乞速遣將士備芻糧脩器械毋缺乏以窘臣用毋遥延以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而兼悞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上方劍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奔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悉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陣亡將卒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

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畧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諸要口每路三萬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騎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奠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統之諸路領兵至邊畫疆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更挑精悍者爲遊徼乘閒掠零騎擾耕牧使敵疲於奔命然後可相機進兵至以遼人守遼之議倡自李如楨李登屢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之責成兵部用兵十八萬計餉銀三百二十四萬月米豆芻稱是臣請以之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鐵俱無[illegible]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屬衝途矣又須以

廣寧爲家當山海關爲轉輸凡甲冑弓矢匠作馬牛軍中所需勢不得不資協同幹辦臣請以之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所發兵馬羸弱容臣汰回換補嗣後調將徵兵臣請以之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畧也疏入帝從之廷弼始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由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吾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哭臨行軍士皆哭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人心復定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前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

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蒲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戶科給事中服闋欲補官數年不得乃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下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宗文由是怨之後夤緣補吏科閱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先爲御史坐大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募遼人爲兵萬七千有奇逃亡過半廷弼聞于朝國縉亦怨初廷弼爲御史時與國縉宗文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及是拂其意遂相比而傾廷弼宗文閱視歸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類攻
擊必欲去之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
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實無濟變之才徒
有凌人之氣騰鼠之技巳窮黔驢之威久用廷弼憤抗疏極辯
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再疏自明云遼
巳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尚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
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
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
廷臣咸謂遼必亡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
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王誠臣之罪然求
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

臣何敢復蹈前轍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乃命兵科給
事中朱童蒙往勘廷弼復上疏曰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
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遣他人臣不得不一陳顛末今臺省議論
全不知兵冬春冰雪之際敵兵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
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
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莫非臺省所建白何
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
意一不從輒艴然怒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未言臣入
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
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
其壯也及見官兵鶩惕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
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
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孤城仍議起用天啟元年三月瀋陽遼
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并及閣臣劉
一燝時河西軍民盡奔逃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煙火斷絕一
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
功兼以排擠勞臣爲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
嘉鞏三秩除宗文名乃復詔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貞爲廣寧
巡撫廣寧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岔河爲阻而三岔
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化貞以叅議駐廣寧城中止羸卒千招
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固遼陽初失
遠近震駭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志氣不懾時

望蔚然中朝因以河西事委之化貞又謂登萊天津兵可不設
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是年五月
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
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緩其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
虛入南衛以風聲震之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
巡撫如天津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進廷弼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畧遼東軍務廷弼因請尚
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士馬糧芻軍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
部曰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
議用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
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敎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

用以收遼人心並報允七月廷弼將祫行特賜麒麟服一彩幣
四襲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
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爲經畧病不任事化貞乃部
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叅將一人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
鎭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
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
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
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
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
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
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

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
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
行慍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
坐失事機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合朝鮮請亟發勅使
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公道之師連營河上助我聲勢又發詔
書慰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
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斯于
援助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臣給與空名劄
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
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致也因薦監軍
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從之且命如行

人泰使故事賜一品服之垣未行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
襲取鎭江屢敗之餘聞此捷音舉朝大喜亟命登萊巡撫陶朗
先發水兵一萬總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撫畢自嚴調浙水兵
爲後勁叅將管大藩主之或直抵鎭江或徑赴三岔河化貞督
廣寧兵四萬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嚴勒兵將居中
節制命雖下經撫各鎭互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西
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即縛守
將以降西部虎墩兎炒花咸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過二千河
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
據險以擊其惰可盡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爲然奏言時不可
失御史徐卿伯復趣之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

移鎭山海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鎭江遂驅掠四衛屯
民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速宜赴援於
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
屯馳奏云海州取易而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化貞
素不習兵輕視大敵文武將吏進諫者悉不入矣意李永芳必
爲內應聽西部言虎墩兎願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
一切兵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徒以大言罔帝朝鶴鳴深
信之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廷弼關上無一卒
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延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
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
鳴故猜其餉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

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襲鎮江化貞自謂發縱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並進之謀悞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至九月化貞猶言虎墩兎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為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撑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尅期共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于中撫臣決策于外可卜一舉成功而智者千慮猶當防其不盡然也旣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

亦不敢進廷弼旣與化貞隙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謂高出胡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剌廷弼詆之垣逍遙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琰則言廷弼宜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且言登萊水師無所用不必取盈于五萬廷弼怒上疏力詆三人帝皆不問至十月氷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勅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將駐何地樞臣第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日計惟樞臣偕同于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益銜之廷弼

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敵來越鎮武一步者誅無救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復引退廷弼乃上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秋間屢進屢止猶未疏請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表輙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已歸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晦日又至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至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復聞罷馬遣還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為明年進兵門戶此時馬圈無一敵兵即得牛莊終不能守將吏力持

不可撫臣亦怏怏而回進退無恒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為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恃欵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廷議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尚方劒得便宜捺縱孫杰劾一燝以用出與嘉棟卜年為非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

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戸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
相困又言經撫不和侍有言官言官交攻侍有樞部樞部佐閣
侍有閣臣臣今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
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宜下
廷臣集議二年正月員外郎徐大化劾廷弼大言罔世嫉能妬
功不去必壞遼事疏幷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公議議撤廷弼者
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
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尙方劍專委以廣寧
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議奏會　大清兵
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無何西平圍急化
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畀得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

進戰廷弼亦檄渠撤營赴援二十二日遇　大清兵平陽橋鋒
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武閭陽兵遂大潰渠秉忠
戰歿沙嶺大壽走覺華島西平守將一貫待援不至與參將黑
雲鶴俱戰歿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參議邢慎言勸急救廣寧
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退還時　大清兵尙頓沙嶺而得功有
異志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
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
矣宜速行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人徒步從遂棄
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
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
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二

十六日偕初命護潰民入關化貞出嘉棟先後入獨邦佐自經
死得功率將卒迎降廣寧遂陷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恐自請視
師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四月刑部尙書王紀左都御史鄒
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畧云王化貞實不知兵認
賊作子敵尙隔百里之外而棄廣寧若敝屣宜服上刑以正欺
辜熊廷弼言我兵不可浪戰西部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
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若掛券獨其性傲氣驕以爭毛文龍功罪
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已成元黃之戰遂力守備之事置若
等閒蓋曰勝固可以成我名敗亦足以驗我言也不知封疆大
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得旨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
行刑汪文言爲之營救許賄内廷四萬金既而背之魏忠賢大

恨誓必斬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賄甚其罪馮銓亦
恨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
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棄市傳首九邊
已而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盗軍資十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
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族家俱
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長子兆
珪自刎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崇禎元年詔免追贓其秋工部主事徐爾一爲廷弼訟冤乞賜
昭雪不報明年五月大學士韓爌等言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
葬從來國法所未有今其子兆璧疏請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
皇仁並行不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

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為慮請核地界飭
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為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
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皇祖用楊鶴
言召起廷弼代鎬一年餘修飭守具邊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
議以廷弼無戰功攻之使去代以袁應泰四閱月而遼亡使廷
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
田間復任經畧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羣議皆是化貞廷弼屢言
玩師必敗間諜宜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
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三假令
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不然支
持寧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

風鶴偕化貞並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末
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
庭頭足異處亦足為臨難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
疆失陷之條偕同事諸臣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賄
賦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衆借題曲殺
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廹極自刎斯則廷
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竊歎者特以封疆二字
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僨倖營
私者無算廷弼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唇敝舌爭言大計
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屈
曲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疆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僇慘

慨也市瞅瞅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
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茲事雖
關封疆於朝中邪正本末陰有關係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
等為大謬也詔許其子持首歸葬至五年化貞始伏誅

論曰遼事孔棘任經畧者難矣楊鎬始事朝鮮已致敗衂豈乎
三路喪師安所逃罪應泰失計收降然能以身殉城論者無苛
求焉惜哉廷弼以蓋世之材覞而任性取忌其功名顯于遼亦
隳于遼茀責以逃死而顯僇之法云極矣曷為至于傳首也遼
撫庸庸罕見挂齒化貞小有才卒以輕躁僨事廣寧失陷實為
罪魁乃以門户之故曲殺廷弼而化貞稽誅者數年刑章顛覆
欲祈國命之昌延得乎

朱燮元傳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遷
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廣東提學以右參政謝病歸起陝西按
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蜀田沿舊籍田日益闢皆豪右隱占遂
餉起海內悉加賦燮元偏科蜀田歲省派七萬五千有奇天啟
元年就遷左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蜀王固留之治軍奢氏
本倮玀種洪武時歸附世為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疏
屬襲性陰鷙佯為恭順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
御史李達徵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
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龍等遂反殺可求
及參政孫好古總兵官黃守魁等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

七日也賊遂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蜂起應之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列城多不守崇明僭偽號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陷新都內江盡據木椑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泰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城內兵僅有鎮遠營七百人餉又絀燮元下令集吏民治守具檄保寧知府周道直等徵石砫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歛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固守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架以蓬蓽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却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壕賊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通賊者二百人斬以徇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命敢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燔其樓既而援兵漸

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屢勝然賊亦愈增日發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惟礮石能破之乃立巨木轉索發機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又以大礮擊牛中其當軛者牛返走敗去諸生范祖文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燮元許之夜半縋而入乾象衷甲佩刀燮元方臥戍樓呼與飲同寢達旦乾象誓以死報自是賊中舉動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身免燮元料賊且走造木

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令有司沉舟斷橋梁嚴兵以待乾象等內變縱火焚營崇明父子走瀘州乾象率衆來歸城圍百二日而解初朝端聞重慶變即擢燮元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未至成都圍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惟重慶為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副使徐如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與良玉攻拔之崇明發卒數萬來援如珂迎戰擊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而樊龍亦死亂兵手燮元所遣他將復建武長寧獲偽丞相何若海瀘州亦旋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撫李櫶已遣兵復之永寧人李忠臣嘗為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約愈懋

為內應事覺遇害賊却用其家僮紿愈懋襲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崇明未平而貴州安邦彥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尚幼邦彥故得乘機倡亂朝議錄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荊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續共辦奢安二賊然兩督府分地治軍川貴不相應賊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分而賊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涼傘鋪盡於其營樊虎中鎗死寅亦被二鎗遁復追敗於橫山青崗坪

直抵城下拔之擒叛將周邦泰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藺州城五月爲參將羅乾象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初賊失永寧即求救於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擣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輝等寅國禎皆被創走錄功進燮元右都御史燮元以永寧既拔拓地千里割膏腴歸永寧衛其餘析爲四十八屯給諸降將令歲輸賦於官隷叙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叙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

駐蜀中遂靖而邦彥張甚四年春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沒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議合兩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鎭遵義而以尹同皐代撫四川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寧未行寅被殺寅凶淫日甚有阿引者監軍副使謝澗賂之使圖寅自効乃與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乘寅醉殺之以首來獻寅既死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聞於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燮元旋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瑊調督臣移鎭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陳用兵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

進而白巖層臺畢節大方約二百餘里我既宿重兵諸番交逼之路絶然後貴陽遵義軍尅期並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鳴議遂寢鶴鳴未至明輝奉制書僅招撫安位不云赦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由此絶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鋭崇禎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之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貴陽遭亂後居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聞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合兵

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誘賊至永寧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恃勇擬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忽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衆於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賞久不行烏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撒燮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決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囷獸之鬬未可輕也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之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養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

宝廬懸榜示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燓元與約四事一貶秩
二創水外六月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同開畢節等
九驛位請如約率四十八目出降燓元受之貴州亦請遂上善
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
近控蠻苗遠聯滇蜀皆立邸舍舘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
爲寇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贍蓋
酪兔茭出其中諸將士身經百戰即劃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
勸帝報可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燓元
頗右黔將屢奏於朝爲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力求罷帝
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遍威清等上六衞及平越
清平偏橋鎮遠四衞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貴陽東北有洪邊

十二馬頭宣慰宋嗣殷故地也嗣殷以助邦彥被勦滅乃即其地
置開州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
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
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遽戍燓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
壩者隣大方邦彥以假崇明崇明既滅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
守以自廣而安位謂已故地數舉兵爭燓元不之禁會燓元劾
良柱不職良柱亦訐燓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四川巡按
御史劉宗祥八年正月宗祥劾燓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
邑衞爲欺罔燓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
今水西已納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國賦若設官屯兵
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

激藺州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非
國家久遠計帝猶未允後勘其地果如所議又論挑紅堀功進
少師世蔭錦衣指揮使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十年安位死無
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燓元力爭遂傳檄土目布上
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燓元乃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
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
口徵其賦稅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
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
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
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
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

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
軍衞因其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
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地省
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帑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
輕錫以土田於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計逆
志不萌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
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者
給田且耕且守衞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
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帝咸報可無
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燓元坐貶一秩已竟
破賊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燓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

兼二十八鎮西南久軍皆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閒使人各當其材犯法親愛必誅有功即厮養不遺賞也馭蠻一以忠信不妄殺叟民皆懷其德初官陝西時遇老叟異之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後果如其言

論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及十載一時封疆大吏非以死勤事即見難引避已爾若燮元者甚定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地蹈三善（貴撫王 彭伯）之覆轍而西南由茲永寧庶幾可方趙營平之制羌韋南康之鎮蜀者與

陸堂文集第十五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六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門孫　呂榮嶠　巨山校

明史擬傳

劉綎傳

劉綎字省吾都督顯子用廕爲指揮使萬曆初從顯討九絲蠻擒其酋長阿大以功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綎遊擊將軍署騰衝守備事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強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初爲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曩烏

酖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爲宣撫瑞體死子應裏嗣令鳳與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及從父猛別等率象兵數十萬攻雷弄盞達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殆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已陷順寧破盞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州土官知州何鈺鳳僚婿也遣使招之鳳縶獻應裏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猛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勢益張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世曾亦移楚雄大徵土漢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姜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連戰十餘次積級千六百有奇猛別落參授首參將鄧子龍擊斬罕

虜於姚關賊益奪氣應裏趣鳳東冦姚關北據灣甸芒市鋌復
開示百方與之盟誓會鋌亦至軍鳳大懼令妻子及部曲來降
鋌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猛滅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
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已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
遂詣軍門降鋌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兵隴川鋌攻之擧城
亦降鋌乃携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賊知鳳降馳報應裏將發
兵再圖隴川鋌乘勝掩殺賊窘乞降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
平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臉生擒其
魁雲南平獻俘於朝帝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內閣申時行以
下悉進官廕子鋌亦進副總兵予世廕鋌賜白金二千乃改孟
密安撫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猛臉

曰猛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鎮安命鋌以
副總兵署臨元叅將移鎮蠻莫未幾緬人復大舉寇猛密圍五
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馳援破賊數萬連擢六營爲西南戰
功第一進官世廕副千戶鋌亦優叙蠻莫設安撫以土官思順
有功特授之鋌納其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汚思順大怨
鋌將家子父顯故部曲多健兒鋌擁以自豪征緬之役勒兵金
沙江築將臺於王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還至
騰衝皆甲而譟焚民居鋌在蠻莫聞之馳至犒以金錢始定還
至蠻莫思順恐禍及叛歸緬酋詔革鋌任以遊擊候調無何羅
雄變起羅雄者曲靖屬州也者氏世爲知州嘉靖時者濬嗣職
殺營長而奪其妻生子繼榮濬年老無他子繼榮得襲因弑濬

奸僧王道張道以繼榮有奇相奉爲主用符術錬丁甲煽衆往
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繼榮乃築寨赤龍山山廣六十里建龍
樓鳳閣環以堅城下有龍潭九盡質部將妻女於中恣爲淫樂
十三年冬分黨四剽廣西師宗陸涼諸府州咸被患巡撫世曾
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鋌解官至霑益
世曾喜令與裨將劉紹桂萬鏊分道討鋌直擣赤龍山拔之獲
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鋌連克三砦斬王道張道追奔至阿拜
江隆有義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撫
降者萬餘人論者稱其不妄殺焉世曾請築城設流官後乃改
羅雄曰羅平設千戶所曰定雄鋌初破繼榮有論其私財物者
功不錄世曾爲辯誣乃賜白金尋用爲廣西叅將移四川二十

年召援五軍三營參將會朝鮮用師鋌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
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巳棄王京遁鋌趨尚州烏嶺嶺亘七十
餘里峭壁通一線倭拒險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
山出烏嶺後倭大驚移駐釜山浦鋌及承訓等進屯大丘忠州
以全羅水兵竄船布釜山海口朝鮮略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
欵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
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鋌屯陜川扼之倭果分犯諸將並有
斬獲倭乃從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歸朝鮮帝命撤如松大軍
還止留鋌及遊擊吳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總督顧養
謙力主款撤鋌惟忠亦先後還屬播酋楊應龍作亂擢鋌四川
總兵官鋌戍朝鮮二年勞甚覬勘功優叙乃肵御史宋興祖與

祖以聞法當處部議綎功難盡掩請革去雲南所加功級以副總兵鎭四川尋以應龍輸欵而靑海寇數擾邊特設臨洮總兵官移綎任之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眞相昆都魯歹成他卜襲等掠番寇內地綎部將周國柱韓先卜等邀之莽刺川腦斬首百三十有奇獲馬牛雜畜二萬計帝爲告郊廟宣捷綎等進秩予廕有差明年五月朝鮮再用師詔綎充禦倭總兵官提督漢土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朝鮮楊鎬李如梅已敗經略邢玠乃分軍爲三綎領西路麻貴領東路中則以董一元代李如梅而陳璘專領水兵倭亦分三路中路石曼子東淸正西行長據順天濴砦深固綎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綎皆單騎俟道中行長覘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諜洩行長大

驚逸去綎進攻失利監軍叅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綎懼力戰破之已而平秀吉死倭將俱欲歸綎夜半攻奪栗林曳橋斬獲多石曼子引舟師救陳璘邀擊之海中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班師進綎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官萬鏊罷卽以綎代之時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東又分爲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綎當之應龍熟綎才頗懼益兵守要害三十八年正月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遂直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將穆照等擁衆數萬連營諸將憚之綎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生擒其魁餘賊奔入峒乘勝克三關直擣峒前焚之賊多死盡克三峒擒穆照及賊黨吳尚華是日綎將戰左持金右持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鬬死者四

十人遂大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及其黨楊珠統銳卒數萬由松坎魚渡羅古池三道並進綎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別以一軍餌應賊至伏盡起綎率部下轉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初綎聞征播命逗遛不進多設難以要朝廷言官交劾議調南京右府僉書綎聞而辭任總督李化龍請平播非綎不可固留之力薦於朝綎乃復受事踰夜郞舊城攻克滴淚三坡瓦窯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婁山萬峰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座排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間道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老將持重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

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賊方有烏江之勝謀再奪婁山適穆照遣使洩芬孤軍狀賊乃襲之射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失亡士卒二千人綎聞親勒騎卒衝堅部將周敦吉周以德分兩翼夾擊賊始大奔追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龍幾被獲乃不敢窺婁山綎懲前失劄近關堅壁且請濟師踰十餘日克後水囤營於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逼海龍囤下與諸將共平賊綎功爲最初李化龍薦綎言官謂綎嘗納應龍賄宜奪官從兵部議謫爲事官戴罪辦賊綎德化龍使人齎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投化龍家爲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化龍景榮並奏其事詔革綎任永不收錄沒其物於

官綖再錮已録平播功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綖討賊總兵官未至賊已平四十年四川建昌猓玀亂命綖爲總兵官討之偕叅政王之機督諸將八路進攻巳居中節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猓巢穴一空綖爲將數被黜抑性驕恣如故嘗拳毆馬湖知府詹淑淑劾調綖奪祿半年久之以畢政拾遺罷歸四十六年帝念遼警召爲左府僉書援遼總兵官明年二月經略楊鎬令綖及杜松馬林李如柏四路出師綖兵四萬由寛奠遊擊祖天定都司姚國輔等隷之海蓋副使康應乾爲監督遊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並進綖鎭蜀久好用蜀兵久待不至遂行而所分道獨險遠重岡叠嶺馬不得成列次深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綖軍至逆戰綖縱兵圍之　大清兵衆寡不敵失裨將額勒納額黒乙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綖已深入三百里杜松軍覆猶不知　大清兵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賺綖開營營中大亂綖與部將乙支阿答綫子劉招孫等數十人徒手格鬭突圍數重圍厚不得出俱力戰死士卒脫者無幾時應乾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忽狂風驟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營軍亂　大清兵乘勢衝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百騎免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率衆降一琦兵敗投崖碎首死楊鎬聞杜松馬林師敗馳召綖及如柏還騎未至綖已覆如柏一軍獨全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

恤綖家屬令優給護送回籍綖年十三即以勇略聞西南所用鑌鐵偃月刀百二十斤積加至二百斤馬上輪轉如飛故天下稱劉大刀尤長於袖箭箭凡一十六種長皆不踰尺種各有名自言單衣血戰矢盡道窮短兵不接者屢矣賴此獲免常勸人學之惟弟相亦盡其能綖既殁相取片瓦錐金剛鑽白練椎追魂標之屬悉燔之歎曰中原袖箭於茲絶矣妻張氏亦有大將風宗族賓客內及姬侍外而夷丁漢卒家僮日常二千餘人飲食以序頒給厨屏肅然不聞喧呼滌器束箸之聲天啓初繼妻羅氏爲綖請卹詔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世廕指揮僉事立祠曰表忠

鄧子龍傳

鄧子龍豐城人狀䰟梧驍捷無倫兼通翰墨嘉靖中江西賊起掠樟樹鎭子龍應有司辟破平之授廣東把總萬曆初從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盗賴元爵巳從平陳金鶯羅紹淸賊䰟黃高暌逸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尋擢署都指揮僉事掌浙江都司被論當奪職帝以子龍犯輕會麻陽苗金道侶等作亂擢參將討之大破賊解散其黨五開衛卒胡若盧等大臨司行署撻逐守備及黎平守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應爲亂子龍火其東門以致賊而潛兵奪北門入賊遂滅十一年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木邦部耿馬有奸人罕虔與岳鳳同爲逆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陣斬虔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自謂得天險令叔罕老率蒲人藥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龍偵知賊

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北勝嶺渠諸番兵直搗賊巢以夜半上而頂伏兵山後夾擊火器競發生擒挌羿挌色羿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尖山巢空乃撫流移數千人會劉綎亦俘兵鳳以獻帝悅進子龍副總兵予世廕永昌騰衝夙號樂土自岳羿倡亂始議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軍不相能致角鬪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旣而綎罷劉天倖代天倖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兵毋工作輒虐騰兵及用師隴川子龍故爲低昂椎牛饗士姚倍于騰騰兵憤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因索餉作亂由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掠諸兵夾擊之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亂始靖子龍坐褫官下吏十八年孟

養賊思箇叛子龍時方對簿巡撫吳定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無何丁改十寨賊普應春覇生等作亂勢張甚定大徵士漢軍令子龍軍其右遊擊楊威軍其左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復子龍副總兵署僉山參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烝其嫂甘線姑欲妻之弗得乃與其黨丙測叛歸緬數導入寇二十年攻孟養犯蠻莫土同知思紀奔等練山子龍擊敗之乃去子龍尋被劾罷歸二十六年朝鮮用兵詔以故官領水師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擢壯士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倭死傷者無算忽他舟擲火器悞入子龍舟舟中火倭乘勢衝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廕一子廟祀朝鮮

論曰定陵享國旣久朝政漸弛邊徼生心播酋應龍之亂合八道師歷時五月後乃平定之不已勞乎諸將中若應祥璘質非不嫻於韜略而稱大勇者必以劉綎爲冠平生戰無不克厥後深河之役死最烈卹典亦最優鄧子龍始事姚安名與綎埒晉老征倭慷慨盡節廟祀海表亦無遜焉兩人皆江右產也雖干將鏌鎁其銳易折然精光已燭霄漢矣

賀世賢傳尤世功附

賀世賢榆林衛人少爲廝養積軍功至瀋陽游擊遷義州參將萬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圍副將鄒儲賢固守城破率親丁

鏖戰與參將張旆並死之世賢於靉陽縱擊獲級百五十有四進副總兵明年經略楊鎬四路出師世賢副李如柏出清河劉綎深入中伏勸如柏往救不從綎軍遂覆歿尋擢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駐虎皮驛鐵嶺被圍世賢馳援城已破邀獲首功百餘級泰昌元年九月連戰灰山撫安堡獲首功二百有奇當是時四方宿將鱗集遼左率縮朒不敢戰獨世賢勇於赴鬪數有功爲同列所忌移鎮瀋陽經略袁應泰下納降令世賢所納過多廣寧總兵李光榮疑之以狀聞給事中蕭基御史王業浩爭言其失策巡撫薛國用亦陳奏三可慮兵部尚書崔景榮請闗後勿納而留已納者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已不可散遣同列遂謗其有異志天啓元年三月　大清以重兵薄瀋陽世賢及總兵

官尤世功掘塹濬壕樹大木爲柵環城列兵設楯車火器木石
之屬守法甚嚴備　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引兵躡之殺
四人世賢勇而輕性嗜酒是日晨飲率親丁千餘出城逆擊
大清兵佯敗世賢乘銳追逐俄而精騎四合力戰不支退囬西
門身被十餘矢城中聞主帥敗各鳥獸竄而降丁復叛斷城外
吊橋不得入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爲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
復見袁經略揮鐵鞭馳突圍中擊殺數人中矢墜馬而死世功
亦戰死城下世賢既沒有謂其逗且降者故卹典不之及四川
副使車樸爲訟冤終格於衆議世功亦榆林人萬曆中舉武鄉
試歷瀋陽游擊撫順失事時世功脫歸坐褫職經略楊鎬言其
身負重傷才可策勵乃補武精營游擊鎬四路出師隸李如柏

麾下獲全尋以副總兵守瀋陽熊廷弼代鎬愛其才與副將朱
萬良並倚任廷弼罷袁應泰代議三路出師用爲總兵官未行
而瀋陽被兵死於戰贈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級再廕指揮僉
事賜祭葬建祠額曰愍忠

羅一貫傳

羅一貫甘州衛人以參將守西平堡天啓元年三月遼陽陷西
平地最衝一貫悉力捍禦巡撫王化貞言於朝加副總兵時化
貞駐廣寧經略熊廷弼駐右屯總兵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堡
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驛而一貫率二千人守西平已定議各
將堅壁有急則互相救援違者必誅明年正月　大清兵西
渡河經撫戒勿輕戰兵漸近參將黑雲鶴欲出擊一貫止之不
從明日雲鶴戰敗奔還城追兵殲焉一貫憑城固拒用砲擊傷
者無算　大清樹旂招降且遣使來說一貫不從夜半布十面
雲梯竟不能上又明日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流矢中目不能
戰城中火藥矢石俱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剄都司
陳尙仁王崇信亦死之化貞知城未下信游擊孫得功語盡發
廣寧兵以得功及中軍游擊祖大壽爲前鋒令會秉忠赴援廷
弼亦遣使督渠進戰遇　大清兵於平陽得功懷異志分兵爲
左右翼退後譟渠秉忠當先渠等力戰頗有殺傷得功及副將
鮑承先先走後軍見之亦奔遂大潰渠戰死秉忠被二刀三矢
家衆扶上馬奪圍出創重卒於途副將劉徵擊殺十餘人乃死
大壽走覺華島得功率衆降越二日廣寧郎破詔贈一貫都督

同知世廕副千戶渠秉忠少保左都督增世廕三級再廕指揮
僉事皆賜祭葬建祠並祀一貫子俊傑承廕崇禎中仕至宣府
總兵官免歸李自成犯甘州城陷死之自遼左軍興總兵官陣
亡者凡十有四人撫順則張承廕四路出師則杜松劉綎王宣
趙夢麟開原則馬林瀋陽則賀世賢尤世功渾河則童仲揆陳
策遼陽則楊宗業梁仲善是役渠與秉忠繼之朝端卹典俱極
優崇而僨軍之將若李如柏麻承恩輩竟有未膺顯戮者

滿桂傳

滿桂蒙古人自幼家宣府稍長善騎射每從征多斬馘軍令獲
敵首一予一官否則賚白金五十桂屢得金不受職年及壯始
爲總旂又十餘年爲百戶後屢遷潮河川守備經略楊鎬薦擢

將知兵者數人首及桂移守黃土嶺進石塘路游擊喜峰口參
將天啓二年大學士孫承宗行邊桂入謁壯其貌與談兵事大
奇之及出鎭山海郞擢副總兵領中軍事承宗幕下薈萃文武
才獨任用桂衆皆竊笑之桂雖椎魯然忠勇絶倫不好聲色能
與士卒同甘苦明年承宗出關巡視集將吏問誰可守寧遠者
馬世龍薦孫諫及李承先承宗皆不許袁崇煥茅元儀進曰滿
桂可但爲公中軍不敢請耳承宗曰旣可安問中軍呼桂語之
慨然請行世龍猶疑其不可承宗郞日置酒親爲之餞桂至寧
遠與崇煥協心城築屹然成重鎭諸詳崇煥傳中時蒙古部落
駐牧寧遠東鄙遼民來歸者悉遭刼掠承宗患之四年二月遣
桂及總兵尤世祿襲之大凌河皆號泣竄去東鄙以寧拱兎炒

花卒賽諸部陽受欵而陰懷反側桂善操縱諸部咸畏服歲省
撫賞銀不貲初城中郭外一望丘墟至是軍民五萬餘家屯種
遠至五十里承宗上其功詔擢都督僉事加銜總兵承宗乃令
典後部與前部趙率教相犄角督餉郞中楊呈秀侵尅軍士糧
副將徐漣激之變圍崇煥署憚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結隊東走
桂與崇煥追斬首惡撫餘衆而還六年正月　大淸以數萬騎
來攻遠邇大震桂與崇煥死守始攻西南城隅發西洋紅夷砲
傷攻者甚衆明日轉攻南城用火器拒却之圍解帝大喜擢都
督同知實授總兵官再論功加右都督廕副千戶世襲桂疏謝
幷自叙前後功優詔褒荅再進左都督桂初與率教深相得是
役也怒其不親身赴援相責望帝聞之下勅戒勉而崇煥復與

桂不和言其意氣驕矜謾罵僚屬恐壞封疆大計乞移之別鎭
以關外事權歸率教舉朝皆知桂可用慮同城或僨事詔召還
以故秩僉書中軍府事督師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召命已下
又請用之關門皆不納已而崇煥亦自悔請仍用之臣言帝可
之命桂掛印移鎭關門兼統關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諸軍賜尚
方劍以重事權七年五月　大淸兵圍錦州分兵略寧遠桂督
將卒往救勝負相當遂入寧遠城與崇煥爲守禦計　大淸兵
進薄城下桂率副將尤世威等出城迎敵頗有殺傷桂亦身被
重創大軍旋引去捷聞加太子太師世廕錦衣僉事及崇煥休
去之臣再督師盛推桂才請仍鎭寧遠會蒙古炒花諸部離散
桂與之臣招之悉寘麾下莊烈帝嗣位詔之臣毋蹈袁應泰王

化貞故轍并責桂聞之臣意桂以病乞休不允崇禎元年七月
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罷桂亦召還府適大同總兵渠家
禎失事命桂代之大同久恃欵弛備揷部西侵順義王遂入境
大掠桂至徧閱八路七十二城堡邊備大修軍民恃以無恐明
年冬十月　大淸兵入近畿十一月詔諭勤王桂帥五千騎入
衞次順義與宣府總兵侯世祿俱戰敗遂趨都城帝遣官慰勞
犒萬金令與世祿俱屯德勝門無何合戰世祿兵潰桂獨前鬭
城上發大砲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令入休甕城旋與袁崇
煥祖大壽並召見桂解衣呈露創瘢帝動色嘉歎十二月朔復
召見下崇煥獄賜桂酒饌令總理關寧將卒營安定門外桂驍
勇敢戰所部降丁爲民擾不能施約束副將申甫所募兵多市

井游手桂軍凌之夜發矢驚其營有致死者御史金聲以聞帝置不問及大壽軍東潰乃拜桂武經略盡統入衛諸軍賜尚方劍趣出師桂曰敵劲援寡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督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諸大將以十五日移營永定門外列柵以待　大清兵自艮鄉冋襲日昧爽以精騎四面蹙之諸軍不能支桂及祖壽戰死雲龍登雲俱被執帝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啓致祭贈少師世廕錦衣僉事襲陞三級有司爲之建祠

曹變蛟傳

曹變蛟文詔從子也幼從文詔積軍功至游擊崇禎四年從復河曲明年從追賊於張麻村隴安司斬馘甚衆以御史吳甡薦進參將文詔移山西變蛟從戰輙勝及文詔改鎮大同山西巡

撫許鼎臣言晉賊紫金梁雖死老回回過天星蝎子塊闖塌天諸渠未滅變蛟驍勇絕人麾下健兒千百其才乃文詔亞乞留之晉中從之七年群賊入湖廣命變蛟南征文詔困於大同又命北援七月遇　大清兵廣武有戰功其冬文詔失事論戍變蛟亦以疾歸明年起文詔爲援勦總兵官變蛟以故秩從大捷金嶺川壘真寧之湫頭鎮皆爲軍鋒文詔遇伏戰歿變蛟收潰卒復成一軍總督洪承疇薦爲副總兵置麾下與高傑破賊關山鎮逐北三十餘里又與副將尤翟文游擊孫守法追闖王高迎祥與戰鳳翔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總兵左光先敗迎祥於乾州迎祥中箭走獲級三百五十有奇已而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關光先戰不利賴變蛟陷陣乃獲全九年破闖將於澄城偕光先等追至靖鹵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靜寧州賊屢挫其秋追混天星等敗之蒲城賊西走平涼鞏昌復擊破之十年二月巡撫孫傳庭部卒許忠叛勾賊混十萬謀犯西安變蛟方西追過天星聞亂急還賊始遁傳庭已誅迎祥其黨闖將混天星等盤踞洮岷階文深谷承疇遣變蛟及光先約祖大弼孫顯祖合勦之入山遇大雨擊賊於郭家壩諸將力戰賊死傷者無算食盡乃引還九月階州陷與光先並停俸俄擢都督僉事爲臨洮總兵官當是時承疇傳庭其矢滅賊傳庭戰於東承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階成出西和禮縣光先顯祖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走徽州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十月賊瞯蜀中虛陷寧羌州分三道連陷州縣三十

餘承疇率變蛟等由沔縣歷寧羌過七盤朝天二關山高道狹士馬飢疲歲暮抵廣元賊已走還秦變蛟等回軍邀擊斬首五百餘級時兵部尚書楊嗣昌刱四正六隅之說限三月平賊十一年四月以滅賊踰期晉議降罰變蛟鐫三官戴罪辦賊賊之再入秦也其渠魁號六隊者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星過天星二部仍伏階文獨闖將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承疇令變蛟偕賀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餘級番地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餘賊潰入塞大弼駐洮州扼戰不力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勦賊伏匿不敢出惟六隊勢猶張六月光先自固原進兵賊已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

王復走成縣階州爲變蛟所扼其別部號三隊及仁義王混天
王降於光先而自成六隊及其黨祁總管避秦兵復謀犯蜀副
將馬科賀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抵西鄉僤變蛟乃走漢中又
爲光先所扼六隊祁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
預設三覆於潼關之南原變蛟追及大呼斫賊伏盡起賊屍相
枕藉村民用大棒擊逃者自成妻女俱失從七騎遁去是時曹
兵最强各鎮依之以爲固錄關中平賊功進變蛟左都督十一
月京師戒嚴召承疇入衛變蛟及光先從之明年二月抵近畿
帝遣使迎勞將士各有賜未幾戰渾河無功再戰太平砦北小
有斬獲及解嚴留屯遵化麾下皆秦卒思歸多逃亡者追斬之
乃定時張獻忠羅汝才既降復叛陝西再用兵總督鄭崇儉乞

令變蛟兵西還帝不許尋以爲東協總兵官十三年五月錦州
告急從總督承疇出關駐寧遠七月與援勦總兵左光先山海
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遼東總兵劉肇基遇　大清兵於
黄土臺及松山杏山互有殺傷　大清兵退屯義州承疇議遣
變蛟光先科之兵入關養銳留三桂肇基於松杏間佯示進兵
狀又以肇基短於調度請解任代以王廷臣遣光先西歸代以
白廣恩而樞臣調兵數單薄請調旁近邊軍以厚其力承疇奏
言師行糧從必芻糧足支一歲然後可議益兵帝然之勅所司
速爲措給徵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
各揀精卒赴援十四年三月變蛟及科廣恩先後出關合三桂
廷臣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馬四萬並駐寧遠承疇意主持重以

職方郎中張若麒趣戰遂誓師援錦州七月二十八日諸軍次
松山營西北岡數戰圍不解八月國柱戰殁以山西總兵李輔
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峯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
環以長壕互相策應俄聞
太宗文皇帝親臨督陣衆心大懼及出戰連敗而餉道又絕樸先
夜遁通科三桂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
爲　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變蛟廷臣聞敗疾馳至松山
與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寧遠至高橋遇
伏大敗僅以身免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自是錦
州圍益急而松山亦被圍應援俱絕矣九月承疇變蛟等率城
中馬步兵欲突圍出敗還仍固守不下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

德爲內應松山遂破承疇變蛟廷臣及巡撫丘民仰故總兵祖
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
下百餘人皆被執變蛟等不屈見殺獨承疇與大樂獲免三月
祖大壽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連失京師大震詔賜諸臣祭葬
有司建祠變蛟妻高氏請贈蔭乃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世蔭
錦衣指揮僉事

論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遼左用兵以來敢戰者絕少殆由惜死者衆也觀世賢一貫
蒲桂變蛟諸帥非所謂鐵中錚錚者與丈夫結髮從軍即具馬
革壯志其功成身泰幸也勢窮力詘而或以身殉城或橫尸寨
下亦云得死所矣乃引繩切墨者輒謂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

未能塞責持論之苛烏足以勵人心維世教乎

陸堂文集第十七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門孫　呂榮嶠　巨山
姪孫　烈　旂銘同校

傳

封奉政大夫陶庵李公傳

公諱淶字孔皆一字霖贍其先自江西寧都衛徙居山東德州世有達人四世祖方伯公逢時始官侍御疏諫馬市公之尊人僉事公允禎有聲循吏後先尤相照耀云公丙戌成進士旋除直隸延慶州知州置義倉建社學法繩邊軍毋爲民擾上官奇其才委署懷來判篆既調湖廣茶陵州以失察懷來逃人降補山西芮城縣知縣甫下車豁浮額丁銀革除蒲州協濟既而姜瓖叛據大同三晉餘孽蜂起響應平陽六州二十七縣之民望風延領芮城勢孤不能守姦黨內訌潛謀迎賊賊騎猝至公羅馬突圍出渡河走潼關乞師於秦督孟喬芳會秦督奉勅救晉大破賊於蒲州公身爲嚮導收復條山抵芮城僞將軍姜瓖夜遁公躡之擒斬僞知縣薛勤王城既復轉運芻粟以佐軍儲開釋芮民脅從者千餘戶秦督敘功凡六縣而公爲冠部議竟落職嗟夫孤城當累卵之秋變生肘腋智何所施勇何所濟而乃間關走險率偏師身先矢石蹈不測之途以殲寇而恢復土宇此其功卽韓司馬之贊平蔡伍太守之勷擒逆濠曾不是過彼雲臺高議之臣拘牽繩尺不惟沒其功且厚責以失守之罪其

亦未見爲持平矣公不爲世用將以著作之事自娛南浮江淮掇洞庭七十二峯徧攬豫嶺西子湖以迄禹穴宛委諸勝既歸而山川清淑之氣一發於詩今所刊三卷少司農田公以爲格如白陸體涵韋柳者非諛詞也築室顏曰陶菴貯書數千卷外環竹木遊其門者率稱陶菴先生行年七十自製一棺題曰適齋又九年自著年譜成閱明年而公歿嗚呼公尋山似向平詩酒之樂復不減於五柳柴桑公亦可以無恨獨惜其以通明練達之才脅力方剛不使之四方宣力乃遽斥諸寂寞寬閒毋毋以老同於葆眞作達者之所爲此誠有負於上天之生才而不能不爲當路之君子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宋宜人哀毀骨立丁外艱頒白猶孺子泣也與都運公及故文學靜嵐公昆弟之好踰於花萼德配劉宜人先公卒子三人長元瑨官刑部郎遇覃恩授公奉政大夫如子官生卒月日子女已詳蕭侍讀行狀年譜中軼事亦不勝書書其出處之大概使百世以下知士君子之立身無入不可自得而任術巧宦之徒庶乎赧焉知息矣

少司寇李公傳

公諱濤字紫瀾別字述齋先世江西贛人明初徙山東德州衛四世祖逢時嘉靖間以御史出按宣大具疏諫止馬市有直聲後官至方伯曾祖煥太學生祖嗣美庠生考允禎前癸酉舉人由直隸故城知縣歷任廣西左江道僉事政績彪炳所在崇祀名宦生三子長浹丙戌進士知芮城縣季潤州廩生公行居仲順治二年乙酉生於故城縣署之鳴琴樓有異徵十歲能文年十六膺州府暨道試俱第一遭僉憲公喪服除下帷攻苦洛誦每至徹曉乙卯領解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戊午授編修充明史纂修官己未會試爲同考官得汪晉徵以下七人戊辰冬
上念詞臣久壅滯欲試以外職公首被　命知江西臨江府事臨江統轄四邑贛袁二水交匯之區巨浸淼淼爲盗賊藪其尤劇者曰張茂生曾翁茂生故桀驁盛黨與一食需米數石沿江剽掠白晝奪人子女莫敢誰何前守格爲伍長歲與金二百令保四邑無虞公聞而笑曰此正所謂城狐社鼠也密請於撫軍甫至郡縛置通衢立斃之百姓讙聲雷動翁營窟荒野夜枕二屠刀而臥遠近盜牛者以翁爲匿主牛種幾無遺有其黨出沒彭蠡潯陽以及清象諸江舟楫帆檣如蟻公出不意夜半率健卒十餘捕得之同餘黨寘之法自是迄公任盜幾絶踪其他救旱災雪寃獄懲奸胥遴眞才絶苞苴革火耗善政不可枚數丁丑擢浙江鹽運使鹽官處脂自潤往往與諸賈人酒食讌會若平等交公至凡牟利入私橐者去之若浼浙課亞於淮揚歲額不登有入貲得官者其課餘與之杖荷校於市一時聞風競輸納爬梳利弊法必盡一久之商竈亦悅服謂公實生我
天子南巡幸浙特書惠愛二字褒之尋攝臬司事鄮蕹屬邑豪猾爲民害者數人有甲與乙爭墓地甲鍬乙目盡眇令入甲賂翻罪乙公夜突繫甲至一訊而輸情服罪其善斷獄類如此辛巳擢廣西布政使端巳帥屬未及一載請終養癸未丁董太夫

人憂後仍補粤藩吏民望公如望歲焉修復華掌書院廣招博
士弟子員厚以廩餼親爲校文講斯經旨戊子科得雋者十人
又請開武生鄉試以儲將材粤西之有武科自公始庚寅以太
常少卿内名庫有羨金萬餘具冊封識而去是年冬
上有事南郊公執香駿奔走儀度雖肅雖老於奉常者不及也
明年連陟左右通政光祿卿又明年出尹奉天不三月以宗人
府丞召還　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贈祖考如其官癸巳秋陞左
副都御史時　朝廷重保舉之法公注意人材薦剡屢上悉報
可是冬遷刑部右侍郎一日語其宗人勸曰方今
聖主當陽律例具備海内瘵刑措矣吾年幾七十古大夫致仕
時也敢戀職而素餐乎乙未遂援巡葬例請急歸未期遘疾縣

延不起卒於康熙丁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
卹勿訃告勿作佛事葬無踰小祥墓誌銘無煩朝貴嗟乎公學
養兼至有得於中故一毫不事表暴詎有所矯强而然哉天性
孝友僉憲公見背哀毀骨立太夫人董亦以憂傷成羸疾公迎
養京邸出守臨江公餘問寢視膳太夫人體迺漸康粤西道遠
勢不能爲安車之迎既知抱恙涕泣陳情五日中申詳者六畧
云老母景逼桑榆疾病淹滯臥牀懸盼度日如年有子如此不
如無子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毋廣特開之例遭逢聖世詎忍
忘親背　旨敗壞名教澌滅天倫古人嚙指痛心瞻雲隕涕某
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此所以號天欲絶也巡撫今
相國蕭公鑒其誠爲具題得俞允星夜遄發途中大雨雪馬蹶
蹶泥淖不稍休抵家猶及侍湯藥三日既沒爲孺子泣哀感行
路是年　駕復南巡過德州迎謁河干陳奏母子相見狀
上爲之改容非至性感孚而能然與弟文學君病歿爾時官編
修先期夢折一臂寤猶隱隱作痛卽日乞假歸里買地營葬撫
其孤如已子族叔父母喪未葬者有四兄弟夫婦喪未葬者有
六子告歸悉出貲爲經營鄉黨無貴賤接之以禮非公事不出
戶偶出則乘肩輿一童子奉杖以隨見者忘其爲卿貳也燕居
無惰容雖溽暑必整襟結襪讀書外無他嗜好間作小詩以自
娛閨門之内不令而行配程氏繼譚氏長子元琪貢生次秩臨
貢生早卒叔子徵臨廩生皆恂恂儒雅克纘厥緒季女字孔傳

鉅未婚而守志終身此足徵公之施政於家仁義漸漬者素矣
當公轉運浙西奎以諸生從游命校閲所著李氏宗譜并爲芮
城公作傳後蒙薦舉事雖寢受知者最深迨奎老而成名得與
館選距公沒已四年矣追維公出處大節卓卓可垂不朽其操
守潔廉材識英偉有似乎楊伯起張復之而德量淵涵内行完
粹堪與柳子寬范文正相頡頏大雅云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又
云柔惠且直聞於四國若公者洵足當古大臣而無忝與謹按
狀爲傳壹通以備史館採擇然不敢以知已感恩之故而一辭
有所溢美也

德公陳翁傳

虞山以醫隱者曰德公陳翁諱驥字千里晚慕鹿門遺安之智

更其字曰德公上世居浙東之慈谿考諱忠議徙常熟以醫名震一時翁嗣其家學與陳郊倩喻嘉言諸老游術益精妙自軒岐以降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微抉奧而且仁心爲質急人之病不以其賤貧也稍有倦色嗟夫天生人而五運六氣流衍變化又惟恐不遂其生於是乎有草木金石之品而古之神聖工巧益以炮製君使之方乃沿譌襲舛舉所以生人者轉而爲殺人具安得如翁者十數輩使民無疵癘夭札之災也性純孝既葬其考妣於故山之金溪墺久而思慕不置以懷慈顏其堂錢氏紅豆山莊多藏書翁借讀之幾盡賓朋觴詠殆無虛日予汝龕少遊庠作謌頗肖白陽友人程筠軒屬予作傳予見熬之恂恂乎儒爲能志在揚顯也遂不復辭

贊曰史遷所傳扁鵲倉公其醫術甚奇顧神於醫中者也非遊於醫外者也若德公陳翁者其猶季主之卜君平之著數乎網羅載籍托一技以徜徉終身雖所遭固然抑志意之蘊涵者遠矣

文學沈仲潔先生傳

先生諱倬字仲潔吉水令摩青沈公之猶子而獻臣翁之仲子也性穎敏一目數行俱下既遊庠文譽日起獻臣翁與李濳夫馬允和兩孝廉交逾金石馬公逃於禪濳夫李公遁跡陳山巔邑宰暨士大夫難覿一面織屨灌園非其力不食先生揆知之困時時餽以脫粟朱提受之不復卻嘗贈詩云窮途下泣逢羊舌分宅高風見郈成又貽以錦川石附一絕云須知金石交加此一片心期藉此傳可覘其爲有道所推許矣生平孝謹謙和無疾言遽色遇戚友告急者傾橐以應族人典質南畝截價已浮曰焉有乘危而一無所獲者乎與金若干不令家人知後其人自道之居心厚而隱行善大率類此所著聽雨軒詩瀟灑有儲韋風致亾年三十有五士林惜之配吳孺人禾中右族守志撫孤翛然冰櫱之操後三十六年乃卒子逵賢而早世孫鐔好學修行克世其家云

太學生候選州同知佘翁友先先生傳

甚哉濳見有異時而卷舒無歧道也古之君子躋台衡銘鐘呂不敢自炫其功名惟是己溺己飢務寧民以爲致主地若乃淡於宦情循循焉束身修行一門之內雝和肅敬鄉黨則而傚之

亦足以革薄還淳斯二者相提以論其量不無廣狹而秉道措施曾何出處顯晦之殊致與嘉禾佘翁友先先生諱士信別號翼倫按佘雖希姓代有聞人其隸江寧上元縣楊橋後村者支派蕃衍宗祠具有成規翁少而失怙能以孤童奮志讀書識者決爲偉器既而奉母李太君徙居禾之甪里街文戰失利乃喟然興嘆曰賢如端木不辭貨殖之名吾姑以儒而兼賈其可乎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利用人之和不越數年家業遂隆隆振起翁雖占籍禾中於江寧祖先邱墓必歲時致祭且爲之修葺丙舍增植辛木生平立志慕范文正之義莊而族衆難周以所置近村腴田五十畝歸諸祠中俾歲收子粒贍養孤兒嫠婦逮近戚高其義壯年而後升舍成均策名銓部公卿有欲疏薦者

翁力爲遜謝蓋恬淡止足其天性然也詎可强哉夫千將之利新發於硎即能斷犀剖玉與其盡利而戕且缺無寧善爲之藏騏驥騰驤汗血一日千里才足以逞與其力盡而至於敗無寧稅駕而休焉斯其身其易德進退隨時有非希榮干寵之輩所能望其項背者矣翁長身疎髭音吐如鐘目光如電人皆愛而敬之是以勸善警惡言必聽從排難解紛事無扞格陳仲弓之里感德化王彥方之俗貴知名以今方古有同揆焉性喜閒靜花之晨月之夕閒與朋好觴詠流連不醉無歸然終不及於亂好施與卹友周親更僕難數有臧李兩姓者以故人子借貲起家翁雖無責報心而兩姓至今未敢忘卵翼恩也平居研精經史旁通九流二氏之書爲子延師必擇文行兼優者而且以身

示範提撕不倦嘗曰學有根柢如室有基址不實則欹又曰財非能積之難而能施之難惠必資物廉必資儉斯二者均所保家之善物也當前明末造兵興賦繁江南絕少富室翁生際昌期仁風漸被家道之隆與世運相爲維繫班史賦西都云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豈非論世之士所當振振焉動色以陳詞吮毫而愜意者與翁老而矍鑠其歿也在雍正之甲辰十一月距生順治三年丙戌享壽七十有九配陳氏早卒繼娶薛氏生二子婦道旣嫻母儀亦備先翁二年卒合葬於嘉興盈圩之新阡長子庚明名楠嘉府庠生次子皓亭名松國子監生子姓勝衣冠者莫不分授一經恂恂儒雅著聲國學庠序間諸孫女許嫁名族皓亭第三女近字鉉孫以紀摯之交締潘楊之戚欲表揚其先德也予故樂爲之傳以勵世之豐於財而嗇於德者

封奉政大夫金景菴先生像傳

金氏望於休寧逮椒衍吳閶哲人代有若夫德修於己善薰於鄉祥發於後予於景菴先生不禁心儀之切焉先生善事二親存歿以禮敬恭伯兄老而彌篤而且型家睦族周親信友舉凡周官六行一身兼而備之當戊子己丑間水旱頻仍蘇郡大飢吳興流民挈舟乞食者鱗集於普安橋外時滄洲陳公知府事心以爲憂謀諸先生欲貸粟千斛分賑之而後遣歸先生慨然偕同志具千石以應陳公喜過望登堂致謝曰賴翁高義不但可以濟鄰邦兼可以餘粒惠桑梓矣其他善事若成梁平路養

老疾育孤嬰之類不可枚舉宜乎膝下多賢著聲仕版長君學圃作宰永嘉次君瞻庭佐郡潯州皆能奉庭訓以澤兆民沐國恩而膺封典也予屢寓閶亭聞先生之名未獲一親眉宇晚歲遊粵西就養梧州値瞻庭來攝邑篆晨夕過從得覩先生遺照高額修髯凝然具福壽之相爰作傳壹通附名卷尾夫行像之由來舊矣昔顧虎頭三毫栩栩妙能傳神然非如鄧賈雲臺益州尸祝與夫襄陽浩然之亭少陵丹青之引其德功言三者堪垂不朽畫卽工烏能傳世先生縱未遇於時而德蓋一鄉言重三黨然則予文雖拙將藉茲圖以垂久遠矣平居賞書之暇篤好臨池小楷酷肖董文敏嘗手書感應篇以勸世多至百餘本里人藏弆爲珍不啻松雪之蘭亭十三跋也此雖軼事有足

傳者先生諱星輝字天章景菴其別號云

鮑巖逸先生暨長公怡山合傳

粤稽史傳之例或父藉子傳或子隨父著而父子濟美者什不得三四焉是以幹父之蠱雖舜禹不無隱憾父作子述惟姬文乃得無憂也況以士夫之家而欲信其裕後之有基象賢之無忝不綦難乎予求友四方所稱誼兼紀羣者落落可數若湖中之鮑氏則固以道義世交而不涉乎勢利者也按鮑姓望於東海自太守弘公寄籍後椒衍天都世有達人迨王父文宇公父上之公皆以讀書修德譽重士林其傳貽者非一日之積矣晉仲先生諱連別字巖逸自歙縣徙居平湖長公諱懿瑞字民有一字怡山兩世皆反葬歙縣追憶平時風範𠃔毫莫罄非所謂

作述相承父子濟美者與夫積財非難散財爲難人苟留意於陶朱致富之書馬遷貨殖之傳未有不能起家者所虞吝嗇性成耳先生父子皆能累致千金而不爲私蓄睦族賙親信於朋友與休寧金文石翁數十年共生理纖毫無私遠近比於管鮑交其重義輕財者繼世如一轍焉抑聞在三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袁閎土室孫登草衣生當衰晚則然耳藉令躬逢盛際未有不以利見爲心者也先生父子䇲名仕版縱無藉於升斗之祿而樂以冠帔貤榮於親其志在顯揚發先一揆者又如此且夫有德有言均堪不朽樂山樂水惟性所安先生父子以詩禮爲家規以煙霞爲癖好嘗闢春星堂遺詩帙宋絡唐琅琅可誦閒遊城南鮑莊亭榭幽森花竹秀野具見是父是子風流弘長方期把臂入林曷爲而遽興黃壚之嘆也耶先生年甫及艾爲道山游長公膂力方剛賫志以沒有德而未竟厥施有才而莫展其用時人重爲之惋惜然先生膝下多賢仲子玉瑞叔子均瑞莫不能文工詩蜚聲六館長公哲嗣五人長詡次詢已遊庠而播文譽矣積善慶餘天所以償鮑氏之世德者寧有涯哉雖然人知父子作述實至者名自彰亦知閨門之內有隱爲輔導者乎先生少孤賴母程太孺人之教育而德配亦屬程門姑婦冰蘗之操並載省志今程太安人壽躋九袠而神明不衰子孫怡愉色養昔人謂有湛母之剉薦然後有陶長沙之高勳有鄭母之畫荻然後有歐陽文忠之實學洵爲窮源篤論也予故於篇末敘及之俾他月傳文苑獨行之賢者推本於母德之聖善殆一舉而兩得之已

歲貢生倪君紫安傳

嘉善之斜塘鎮有賢行君子曰倪君紫安溯其名瀛洲其別號也倪氏望於千乘而散處於西吳東越如歸安正甫公之勳名上虞玉汝公之忠節彪炳史冊尚已其椒衍魏里者自支祖諱貴公始五傳而祖成之公諱日章舉鄉飲大賓考嵩涵公諱鍾英郡庠生兩世雖未登仕版而善蓋一鄉詒孫翼子其積累者深且厚矣嵩涵公生二子長君帶黃與予爲蘭簿交晚年慕范文正義莊之舉捐田五頃以賙族衆予嘗爲之作記君敬恭伯兄自丱角至霜頭片語無忤嘗析箸將尺帛斗粟兄固不以自私而君於田宅之美惡肥瘠毫不屑計較也待人涇渭極明然

兄所好者必親之所惡者亦違之匪但同氣直一體一心耳事母徐太安人曲盡孝道年過四十扇枕溫衾頃刻不離左右至大耋告終執喪猶孺子泣其孝友之大端較諸獨行古賢殆有過焉他若宗黨之婚嫁失時者不能喪葬者交游之以緩急告者鄉里之孤㷀老疾者莫不歸命於君而君應之無德色亦無倦容丁亥中秋予扁舟奉訪晝遊混碧之園林宵飲禮耕堂上贈詩云弟昆不隔東西屋主客何爭下上牀好與姮娥報消息踏輪來鬬夜珠光觴詠盤桓之樂由今思之若前日事君索予書柱聯集句云觀所由察所安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入則孝出則弟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是足以表君之居心立身而非漫爲推許者矣嘗閱范史逸民傳獨異向長之爲人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謂非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者與君再試瑣闈不得志卽謝去舉子業齒未及艾以家事付令子商𦵔毎於秋九春三偕其伯兄游歷聖湖雲棲間回橈則從苕霅泛松陵盡覽白鵲道場㽞伽鄧尉諸名勝匝月乃歸夫兄弟偕遊差勝於友而近地遨熙視向禽之長往不返轉覺合情當理也君長身玉立具壽者相所藏法書名畫足以怡情嘗於池傍構一亭子顏曰結網自爲跋云妄求奚益知足以寧忘筌用戒結網斯銘其澹泊垂訓者如此乃於乙卯九月弟兄同時寢疾初六日午餘兄帶黃下世家人秘之而君忽墮淚曰兄既亾吾亦從此逝矣蓋由平日心君靜虛故臨沒而神明湛然也自雍正乙卯距生康熙

甲寅享年六十有二遠邇親疏聞者莫不慟悼配張孺人丁卯科武舉人大壯女夙嫻閫範生子一卽商𦵔名應魂以明經注籍銓部孫男六人元燾元煐元照輩皆讀書能文曾孫四人坤甫七齡已軒然露頭角矣側室潘孺人生女六其季女歸予孫銑然予之心折於君者以德行不以私親也當予薄遊嶺西君卒子若孫設餞鴛鴦湖濱談諾竟日夕逮遊倦言旋而君之墓已生宿草欲爲楚些之招不得也爰追溯生平作傳壹通俾後之挹風者得以考據焉

胡氏五俊小傳

長君諱慶豫字雎來一字東坪歲貢生廉使諱士相星海公之曾孫文學諱偉松侶公之冢子也舞勺歲卽工制舉業凡歲科試名不出三五食餼久之僅僅以明經老非由命之所限也與孝於親生養盡愛敬送死盡哀禮追憶壬辰春杪外母陸太孺人壽終君年已六十四白頭猶孺子泣也友於諸弟同居共爨沒齒無間言嘗輯四禮尊義一書曰非敢訓世用以檢身敎家已爾少日專精今古文在西江幕中與毘陵邵子湘洪都彭元叔日相酬唱由是銳意爲詩有杜詩集注十五卷由京師入秦入蜀而歸里著有東坪詩集凡八卷清眞雅潔成一家言娶馮氏繼葉氏許氏長子汝翼早卒次寬孝友工詩文是克世其家者

次君諱觀字次咸太學生順天辛酉科舉人闈墨行卷名噪一時慕盧鐵菴兩先生負海內文望稱爲舉業正宗自乙丑至戊

辰江村高先生招延京邸巽亭太史暨弟呂鴻皆親爲授經教以行文者也春闈期近要人欲爲游揚毅然謝之曰士之一身將正已以正人吾敢違庭訓而奔競以求售哉屢試見斥終無怨尤已已歲與伯兄東坪校文江右晨夕唱和有塤篪集一卷甲戌禮闈既薦復落乃考選知縣以寧親歸里閱明年松侶公患痢甚劇醫工縮手君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兩月而疾瘳感至孝格天信矣哉丙子入都仍館世襲伯爵馬氏門下多成才者己卯丁外艱奔喪南還哀毀骨立服闋未幾以疾卒古人所云死孝於君復見之矣元配屠無出以兄子本澂爲嗣繼娶孫生子沆邑庠生嗟乎君以名孝廉而未伸其志未竟厥施享年未及週甲四方聞而惜之門人私謚曰孝德先生

叔子諱恒字晉三邑庠生長於春秋能以三傳異同折衷歸於一是闈中單題合題尤工揣摩庚午癸酉兩科俱膺薦主司亦極稱賞終以額足見遺予舉鴻軒文會君及弟震初與焉行文由熟故妙不假搆思迅若風雨宗老詁山先生爲子擇師延請者數載極其誠敬而君終以秋風鍛翮鬱結於心淶成咯血症於己卯四月告終得年四十有七悲夫娶金氏子麟洲從予學文在庠者二十年雍正辛亥壬子連歲遇奇荒竟以貧死

季子諱啟貞字寓常一字震初戊辰歲試與弟復一同受知於周蓉湖先生以第二名入學文摹震川者理質而氣空摹陶菴者氣昌而辭達以故試輒高等然終未能挂名秋榜緣情體物亦長於詩其根柢過人處則在乎精研易理而兼通乎著數當松侶公沒後家無遺產藉舌耕以自給講經課文循循善誘淛中後出之秀大半門下士也既而遊京師復自江右客河南以丙午歲沒於彰德旅邸寄棺海潮菴中予聞而哭以詩云臥病漳河動越吟遙聞惡訃淚涔涔可憐無子修魚菽夜夜孤魂聽梵音此眞悲來無窮者矣幸而猶子寬百計籌畫扶櫬歸葬祔葬祖塋之側君娶於李有子瑨郎早殤一女歸陸天錫子族孫也浙江戊午科舉人足覘君相攸之識也已

第五君諱復一字見亭年弱冠與兄震初同日遊庠名亦在第五長洲鈍翁先生見其試牘曰極秀極透當以少年發甲否則吾慮其年之不永也五經諸史目之所過於心不忘擅書法唐則李北海宋則黃涪翁臨摹酷肖乃庚午秋試以羸疾不能觀

場辛未夏月竟卒年僅二十有三老友沈古民輓以四斷句末章云城南陸五少年行雙負東湖驃騎名今日思君剩談麈九招縷縷最關情此足見予兩人之情好矣君美如冠玉在諸昆中性極聰穎而賦命若是之短促豈文之果有憑耶抑天之莫可解耶娶於程無子伯兄以已子寬爲之後

舊史氏陸奎勳曰予室空人松侶公第三女也憶當反馬之後外父母愛予若子而諸舅視予不啻弟與兄也論文談詩往往窮日分夜由今思之此樂不可復得矣夫苟龍薛鳳史傳之所艷稱若胡氏昆季德行才華時有五俊之目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惜乎學優未仕後先殂謝予亦精力日衰立言未堪不朽耳然而膠漆之情存沒之感則又烏能自已乎作胡氏五俊小

文學弟寄園先生傳

弟名挺烈字子貞別號寄園學者因稱寄園先生我湖陸氏皆
祖忠宣靖獻公一支科名尤盛程鄉光祿而後代有鉅公名卿
祖侍御岫青公捐軀殉節汗簡流芳考太學訥菴公經明行修
與侍御三魚先生志同道合士林咸宗仰焉弟幼承家學而德
隨年進非聖賢之書不屑讀也非道義之言不輕出諸口也非
孝友忠信之事不妄形諸動履也自就傅至舞象六經左國史
漢靡不淹貫精通爲時藝能以慶曆法度行啓禎之才情歲己
巳遊庠受知於蓉湖周公屢戰棘闈不遇而毫無怨尤日讀書
務爲碩儒豈必以一第爲光榮耶奉事訥菴公暨吳俞兩太孺

人先意承歡族黨稱孝而俞太孺人壽近期頤甲辰孟夏製錦
稱觴予時宦京邸以文爲壽謂俞太孺人之天錫遐齡皆由吾
弟之善於色養也上有嫻巖拙巖兩兄下有葳園勉齋二弟怡
怡聚順終身無閒言夫孝弟庸德也而推施不窮由孝親而尊
祖復祭田修丙舍皆孝於父母之推也敦睦九族輸誠戚屬朋
友皆恭兄友弟之推也粵攷唐宋以來家法稱善者莫如河東
之柳氏北地之崔氏公綽公權兄弟友于諸子晨昏定省孝芬
昆弟孝義慈厚諸婦亦觀感親愛吾弟居心制行同符古賢實
至而名歸其爲國之楨士之式也固宜至若閨門雍肅有梁孟
風而紹曾姪能讀父書蜚聲六館兼以蘭孫三秀繞膝分甘積
善者之餘慶理固然耳予齒長弟才一齡乞假歸來把酒論文
以弟兄而不啻好友方將社結耆英會倣眞率曷爲先我而遊
道山也頻弁之詩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三復是詩惻愴靡已
紹曾姪乞爲表微爰吮毫作傳弟雖未顯於生前庶有聞於身
後焉

論曰聖門四科德行居首次及政事言語文學夫政事由蒞官
而言語因命使非若德行文學盡人可自致也顧行必務實學
必持正能膺茲品目者難矣吾弟質敏而學勤有德有文克擅
二科之長語云不在其身必於子若孫此固憑諸理非憑諸數
也雖然數亦豈能離理乎哉

歲貢生曹君載庸傳

君名熙字載庸一字岵存其先由鹽官徙秀水世有隱德父倬

雲先生有聲庠序課子最嚴君幼秉異質讀書悉悟微旨弱冠
補弟子員試必首選工於制義雋雅若湯臨川圓潤若董文敏
予心賞之不置復進以經史之學君乃發篋陳書五經諸子二
十一史三通披覽研究夜三鼓猶未休息歷十載而學大成著
有自訟齋詩賦二卷春秋集傳十二卷五土舊聞考一卷小名
錄一卷所註有高承事物紀原十卷皆寄予點定卓卓可傳於
世歲己亥纂修府志所輯古蹟門如辨齊三士墓在青州不在
海鹽張武河內亭在洛陽不在嘉郡徐鑾廟之宜屬假王眞如
院之非裴休故業鑿鑿有據此足覘才華之一斑矣辛亥春予
承乏通志館君亦與分修之列鬮得水利一門窮其源委析其
利弊大有裨於浙省民生匪直矜博洽已也君內行修謹兩執

親喪動遵古禮屢赴棘闈思得一第以顯揚丙午秋兼習五經得而復失餘滿補蕆貢生需次廣文今秋復以五經應試未終場而疾卒有才無祿悲夫予少涉獵羣書四十後始專心經學及門多風雅士顧未有若君之沉潛淵博可以考古而訂今者乃秋風摧蘭出於意外竊疑耆耉之於氣數亦有莫能自主者不然何獨於吾賢而靳以遐齡也子德基府學庠生乞予作傳因撮管書其梗概他日有傳文苑誌經籍者其將徵信於我言也夫

漢亭沈生傳

沈生漢亭幼有大志刻厲就學壬午乙酉兩赴省試雖不售然闈中牘已燦然可克其科爲人恂恂蹈規矩無少年跳盪之態

喜獨坐愼交游門無雜賓雖饒財口不名一錢以故家亦稍稍落富尊人凝齋公捐館時伯兄已早世漢亭甫成童門祚中衰以孑然孤露之身而負荷於後豈不難哉漢亭執親喪號踊如禮卜葬於黃圩之新阡傾橐中所有凡治兆域植松楸措置規畫靡有遺力能不儉於其親事生母李孺人怡怡盡子職漢亭之志行如此若天假之年竟其學成其材將紹前人之緒而光大之不幸短命以死弗克有所見天之生是人也而竟止於斯予不知其所以也漢亭名承沛國子監生龍溪令凝齋公次子其卒以康熙丁亥三月二十三日距生乙丑二月二日年二十有三嗟乎漢亭從游吾門曾不數年化爲異物旣無所稱於今而可無所聞於後乎予故表而著之使知有斯人也悲夫

沈母胡節婦傳

節婦胡姓考諱允亭字茂章姚顧孺人胡氏爲邑中望族世有隱德節婦幼聰明慧能通孝經女誡大義父母特鍾愛之清溪沈石臣先生嘗未登第時讀書溪南之三武巷巷盡胡氏宗祠也由是稔知胡氏家教之美欲與締姻厥後長孫貞侯擇配遂委禽焉從先志也康熙甲寅冬節婦來歸旣廟見舅豐來翁謂稱太孺人曰新婦誠賢第恐渠福薄耳明年三月遽失所天節婦將從死舅姑力止之曰俟汝叔生男當爲汝夫立後毋徒一時激烈也節婦含淚忍死以待越八年次房生子人儀節婦保抱護持愛之踰於出腹教之不啻嚴師迨從予問學有聲黌序每爲予述母氏撫養之恩顯揚未遂輒嗚咽不能語按令甲婦

年二十外夫亡守制滿三十年者例得脣烏頭綽楔之旌今天子崇尚風敎　命有司加意採訪節婦冰蘗之性歷四十餘年皭然不滓苟據實以請當無慮其遏抑況乎內行醇備旣孝且慈復勤而儉不但一節自名已也予雖之子政蔚宗之才而微顯闡幽昭我彤管詎曷敢辭因詮次其傳如右

論曰在易之節由苦而甘夫節之苦者俗斯震之矣若甘則已不自覺人曷從而驗之然而表微之君子有特識焉雖以三寸之管預抵雙闕之旌可也

李烈婦傳

李烈婦者姓徐氏母陸子族姑也烈婦幼讀女孝經女誡通其大義以故善事父母先意承旨織紝爨汲執勞弗敢辭年十七

歸李載華李與徐皆蘭溪右族轉徙當湖舅明達長厚人也當烈婦嫁時姑陶氏疾已瀕危未浹月而死踰年明達亦死烈婦自傷命薄不得久侍舅姑盡賣衣飾以營歛殯而載華哀毀成疾踰年復死烈婦時年二十誓不欲生父母勸止之曰從死易撫孤難汝素知其義而可不顧李氏一脉耶烈婦飲泣承命乃依棲父母家踰年孤兒竟死烈婦拊心痛絕凂其族人返葬三喪於蘭溪祖墓乙未三月淸明日哭奠靈几閉戸自經死杭省金郡丞西山攝篆湖邑聞而往弔里中競爲詩歌予謂烈婦大節可風亟立傳備史乘採擇非以其私親而有所溢美也烈婦父名新瑛隱於藥肆人稱耆德云

贊曰死生之交難於引決是以婦德無終巾幗蒙恥也昔歐陽

子五代雜傳於長樂老諸人深慨四維之不立特標李氏之節於卷首今烈婦遇尤阨窮竊謂天旣賦以貞淑之性曷爲摧戕之甚酷抑知遇不屯節不顯滲血淚於五六年中而彪炳簡於千百祀後蒼蒼之玉成者大矣嗟夫讀書砥行之士尚其覽茲而感興哉

鮑母金孺人傳

自劉中壘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目而范蔚宗後漢書遂倣其例自序有云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徵美未殊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予昔纂輯西江志及浙江通志於列女傳特標賢婦一門以孝順恭和勤儉慈仁爲閨閫之八德顧自女而婦而母求其一身兼該者罕矣若同里鮑母金孺人其諸足以揚彤管嗣徽音者歟孺人爲蕙圃先生愛女姆教婉娩聽從不獨嫺習女紅凡孝經女誡諸書咸能精通大義蓋當初笄而已負淑媛之稱矣年十七歸鮑君平三時巖逸先生已棄養程太安人孀居北堂孺人先意承顏佐膳問衣寒暑靡間偶爾嬰疾親奉湯藥旦夕撫摩用是得堂上歡心讚歎不釋口曰孝曰順二者先立乎大矣閨門之內相敬如賓兼以善處娣姒睦於姑姪歷二十餘年從無片語牴牾其恭且和也若是自丙申歲析箸米鹽醯醬井井有條機杼刀尺須不離手鮑君所以能閉徑晉賓怡情詩酒者皆由中饋之得人焉而且口不嘗甘毳之味身不御紈綺之衣夫勤與儉閨中之美德也若儉而中禮勤而有恆斯尤難能者已於子女極慈愛而不溺於愛之

態延請名師致敬盡禮男則敎以讀書積德女亦訓以婦德三從族戚鄰里有老病窮困者倒篋傾庫以周之下至臧獲輩不忍加以詬詈其天性慈仁非由勉强所致也生男四人長紳太學生次綬邑庠生次紱俱習儒女子四人已嫁者二孺人積勞成疾卒於雍正癸丑正月距生康熙壬申十二月享年僅四十有二嗚呼擊缶高歌此蒙莊之放達自外於人倫者之爲耳平三情深伉儷所作悼亡詩多至數十篇其五言云未敢希荀粲何慚繼孟光七言云北堂垂老淚難除姑媳渾看子母如一生半爲多兒女憔悴全非玉樣人一字一淚較諸安仁之空牀長簟微之之落葉添薪當使前賢卻步矣令子書誠方來乞予作傳誼不得辭

舊史氏曰從來節烈之婦與臣忠子孝鼎立爲三子之表揚節婦貞女也數矣茲爲孺人作傳壹適蓋雖安常處順而秉禮循法尺寸不踰以女士而具儒雅之風此乃先聖所云中庸不可能者也世有殷芸之儔欲繼劉范而稽內則當不疑予爲溢美也夫

女宓小傳

女宓生予愛之乃過於男室人病三年自生女而頓愈顧不能自乳乳之者亦陸姓婦也甫五六齡即同老嫗女奴紡紗夜作刺繡紉紉之屬皆不教而自能室人欲使學書予以爲女子而才必損其福故聽其專習女紅手指易錢月積數貫歸諸母氏而不爲私蓄餅餌棗梨弟妹爭多寡輒敎之以推讓[illegible][illegible]其天性

有過人者丙戌仲冬江氏來請婚予諾之偕乳姆臥起者十一年積勞體瘦予不知室人亦不及省戊子春仲乳姆病亾心戚而貌怡漸不能食服藥幾百劑或以爲童癆或以爲癉瘧痞積緜延至死終莫識其疾病之源爲可悲也夫當予省試歸女猶歛衽問起居曰大人得雋我疾自愈既下痰涎一晝夜食粥兩甌如是者旬餘僉謂有起色矣九月朔之三日下晡知予膀發被放嘔粥而胃氣遂絕是直以命途之舛而促女之死也予何以爲情哉居常無他嗜好暇或乞父兄講女史數則宅後栽兩桑歲必養蠶一筐視其三眠上簇以爲娛樂嗚呼夫其賦性之淑也而何以死爲也其享年之促也又何以生爲也

陸堂文集第十七卷終

陸堂文集第十八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 著

門人 沈人儀 若乾 史開基 體仁 同校

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石門知縣許公墓誌銘

許氏太岳之裔自春秋後椒衍於汝南京兆前明推茂興者首靈寶次則華亭其始遷浙之嘉善者公七世祖世傑也四傳至雲谷邑庠生曾祖考也雲谷生同雲有丈夫子二人長大生府庠生次纘芳公考也積學不仕以公貴贈文林郎妣傾孺人公諱滑字臨洲別字拙村生而岐嶷弱冠即負文名康熙丙寅歲補學官弟子員尋食餼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丙戌謁選得

湖廣岳州府石門縣蒞任十五年[illegible][illegible]海清端陳公薦天子命來京引見行抵荊州以疾卒時庚子五月廿四日也石門本漢零陽地苗蠻雜處號稱難治甫下車開誠撫諭容美永順諸土司靡不格心嚮化邑經吳孽亂後流亾未復田卒汙萊公殫心招攜編戶盈止奉檄履畝清丈豪強毋得隱匿併編畬期視田之多寡以定丁之上下闔邑誦其均平里民輸賦令自封投櫃以絕包攬之弊每歲躬自勸農攜酒肴給賞以勸勤惰遇旱災詳請盡發倉穀平糶救飢多所全活凡民間休戚視之如一體力所可行縱敝精勞神弗惜也休養既久教化遂行朔望講讀 聖諭十六條勤勤懇懇不敢視爲文具學宮湫隘從

建邑之西北隅而以舊所爲義學擇行端學醇者爲之師月課
季試必親加品騭暇輙自搆一藝以爲法程嗣是文風丕振甲
於他邑辛卯充同考官得士七人皆屬名雋前任跡涉侵欺公
蒞重同寮承審卒以邪移復上坐是雖膺薦舉承追未完十餘
年不得調慈利令物故虧空數百金公署事多方爲之補苴噫
世之號能吏者擇便於己忍心背義而不顧苟能於後先交代
之際不爲深刻以求是即加人一等矣孰有如公之損己益人
施恩於不報之地者與公於岳陽屬邑攝篆幾徧華容安鄉之
民飲食尸祝者與石邑民無二視郭奉世之寫佛舍兼治兩縣
者有過之無不及也已公性孝友少失恃祭奠輙涔涔泣下事
贈公愛敬兼至既歿力營佳城以寧體魄與世父同居數十年

事之猶父也撫從弟三人漸次成立不啻同懷昆弟也崔山南
柳河東之家法以今方古殆無讓焉讀書以洛閩爲宗行文必
以理勝嘗刊定石門志纂考獻徵文論者比於武功康志生平
恬愉悲戚一寓諸詩著有循蘆詩若干卷教其二子俱以英年
擢桂帖次君已入史館稱制作巨手猶寄書諄勉盡職盡公之
心不以軒冕爲榮而期於事君立身過庭之訓漸漬有素不以
垂老而一日弛也嗟夫論人於三代以下德才兼者難矣以公
之家修廷獻出宰親民固極一時賢良之選又得名公卿爲之
薦達
聖主記名特旨召見方謂可展平居藴負大潤澤而慰民望乃
齒未躋中壽遽委恒幹於異鄉蕭寺此臨文者所不能已於愴
歎也雖然後賢鵲起繼繼繩繩則夫積善餘慶天之所以施報
於公者亦云厚已公生卒年月具詳行狀元配沈氏贈孺人繼
娶沈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王謨甲午舉人次王猷癸巳進士
翰林院編修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將以某月日卜葬於
某圩之新阡編修君持狀乞銘予交在紀羣蒞不得辭銘曰

漢治近古吏重親民潁川四長韓鍾荀陳誰與踵武深弘韻守
帝高陽裔著姓曰許南宮既捷出宰天門有苗故墟錯節盤根
敢廢催科寓諸撫字穀我窮黎丞我髦士名在薦牘寵得書屏
胡不永年而殞於行彼蒼報施惟善人厚立爾子孫寰中領袖
郄枝進折鶖禁早登未竟之緒以莫不增美哉鮮原丸丸秀木
我銘不刊企茲軌躅

誥授資政大夫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劉氏得姓之遠詳見左氏春秋漢宋帝胄而外不獨望於彭城
若長盛之輿七葉共父之號五忠隨時隨地英哲挺生至其在
關中韓城者源遠而澤長派分而椒衍以今副都御史巡撫劉
公裔南而族姓益光顯焉按狀公諱蔭樞字相斗裔南其別號
也世居韓城之潭馬村曾祖諱鉞太學生祖諱天時邑庠生考
諱聲遠邑廩生兩世皆以公貴誥贈如其官祖妣吉氏妣梁氏
皆贈夫人公以康熙己酉舉於鄉丙辰成進士知河南蘭陽縣
事入爲吏科給事中丁母憂補刑科復改戶科外轉江西贛南
道以剛直去職再起雲南按察司使就遷布政司使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遇　覃恩晉階資政大夫後休致再[illegible]

久之雍正元年癸卯得請歸里是秋病卒公之初令蘭陽也不以廉名而苞苴絶跡不以術馭而豪猾革心教養士民懃懃懇懇閱五年如一日雖兩漢循吏莫之先也在垣中前後章疏數十上如論連捐逑陞之弊及捐員宜試保舉宜停則爲國家重名器言路宜開名實宜核藩臬宜入覲奏事則爲朝廷肅風紀至於京都利債其風日長楚省攤糧恐致病民皆言人所不敢言者雖宋史所稱四諫有過之無不及焉迨出蒞嶺南慨然曰此趙清獻所舊治而濂溪先生過化之邦也吾敢不自勵乎嶺俗健訟始至牒訴盈百一晝夜乎決之後無敢妄控者訪求民隱盡剔其弊以間修復濂溪祠與士子講學風氣駸駸欲變矣署臬篆忤撫軍意因事劾罷之公視去官如去傳舍恣遊匡廬

而歸歲癸未　鑾輅西巡至潼關民服跽迎道左

聖祖仁皇帝知公前任言官有直節且素偉其狀貌乃問曰是劉髯者何爲民服也公具對所以復原職未幾起爲雲南按察使讞獄明允時無冤者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留之即用爲雲南布政滇海源廣流狹形似臥瓠秋水泛溢往往漂沒田廬公疏濬海口以暢其流又修築六河岸閘民歌樂土焉戊子夏旱禱於五華山引咎自責甘雨立沛其秋大有年清聲惠政萬口流傳特簡貴州巡撫時公齒踰古稀精力不減少壯因俗之簡務寧靜而噢咻之不越朞年文武輯和民苗胥戴其德黔中四塞皆山鳥道盤旋騎莫騁也乃自雲南坡至蕉溪開馬路二千餘里濱水則大修橋梁行者利涉至今猶尸祝之山田耕一年率不可再民懼征賦及之莫敢田者公牓示闔屬聽民墾荒永不起科而功德尤大者莫如檄諭烏蒙一事先是烏蒙土酋與威寧土舍仇怨相殺事聞遣滿洲都統會同雲貴四川督撫提鎭詣畢節勘其事遠近苗民震驚公肩輿從數卒傳諭曰若輩無恐宜安堵既至畢節念邑小不足駐諸大帥乃獨棲荒寺中諸大帥聞之戚約束部下毋爲民擾烏蒙土酋素負固聞蜀滇兵雲集益重閉不肯出公令千總一人走諭之曰若出訴即生抗命即死老夫不食言土酋相顧曰聞老劉公威德恩信素著雖死敢不出乎於是出就質成土酋土舍俱泥首謝罪釋仇結好而去當是時苗頑叵測兵機將動公忠誠坌涌操縱合宜挽狼顧鴟張之勢成瀾迴浪靜之功洵所云一紙書賢於十萬

師也公撫黔久將引年乞休會賊旺阿拉蒲坦擾哈密

聖祖皇帝大出兵討之公密摺諫沮復奏陳六事奉　旨馳驛赴軍前盡心周閱乃崎嶇三月犯雪衝寒行至巴爾坤相視軍營上疏數千言備述形勢并以老病乞骸骨仍回黔任已而休致入京部議以阻撓軍務也例發傳爾丹種地在屯三年　特旨名還隸京又三年壬寅首春行燕饗國老之禮以壽躋大耋坐次最先一時侈爲光榮冬十一月　龍馭升遐公白髮攀髯淚盡繼之以血今　上御極篤念老成名見養心殿諮詢良久賜白金四百兩朝珠一挂夏初歸里秋末感微疾臨終肅衣整冠神明湛然不亂古所謂傳說騎箕上爲列宿者非其倫與公生而廣顙豐頤具大人相爲諸生即誦法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

講實學辨實心行實事孝親信友根乎天性痛封公仕不逮養
卜兆封壤盡愼竭誠視人有善若已有之推賢薦能惟恐不逮
他人或有過悞輙面加誚讓事已即忘其胸襟之浩落不啻天
空海闊也著述甚富有春秋蓄疑四卷易解二卷梧垣奏議一
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嗚呼我　朝當重熙累洽之會中外臣工
莫不以碩大敦龐高明鴻朗荷天庥而翊泰運若公者鍾毓既
厚造詣彌醇始爲循吏爲名諫臣中歷監司誦一路之福星游
膺節鉞樹長城之威望晩歲端居又以其身爲國之壽耇里之
人瑞綜生平而論之功在封疆澤流蒼赤名垂金石建立三不
朽而兼致箕疇之五福誠哉宇宙間之完人也已公卒於雍正
癸卯九月二十三日距生前丁丑二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七

配程氏贈夫人次郭氏張氏子男二人熾蔭生娶孫氏炎監生
娶孫氏嗣子二人爆焰俱監生女四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熾
旣諏吉營葬走使以狀乞銘予於公有知己之感奚敢以婞陋
辭銘曰
梁城巇嶫龍門嶙峋光岳氣合篤生偉人鹿鳴舉鄉聞喜錫讌
筮仕循聲最於望縣旣陟諫垣抗論不阿力可回天手欲障河
嶺北搴帷景彼淸獻直道違時拂衣奚戀桑梓利病志在興除
石梁虹臥行者感吁
先帝西巡止輦熟視邦之司直寧曰爾棄乃命觀察闓草翩靑乃
任旬宣樂土歌騰開府貴陽道惟靜勝如海之涵如山之定烏
蒙一檄逾十萬師在黔猶滇有像崇祠西陲用兵密疏諫止誠
至斯孚善終如始我
皇御寓陳情遂初賜金優渥媲漢二疏林泉乍齡哲人其逝大
耋之嗟疇不隕涕三立具備五福克全詩禮所貽有美象賢膴
膴鮮原丸丸松柏珉石徵文大書深刻

誥贈奉政大夫黃府君合葬墓誌銘

黃氏望於江夏當漢建初元和間始祖文彊公諱香至孝能文
京師號曰無雙仕至尚書令遷魏郡太守後有諱積之者官新
安因家焉至唐縣尉元和公徙居左田周顯德間本京公又徙
休寧之高源里子姓椒衍由宋迄元明簪纓弗絕曾祖諱應熊
祖諱從顥太學生考諱其昌字熙和潛德未耀以府君推恩贈
孺林郎妣汪氏張氏俱贈安人贈公生二子長諱燦字星若歲

貢生君行居次諱炬字煥如樸菴其別號也生秉異質十六歲而
孤哭踊如成人旋遭汪安人之喪晨夕上膳哀慼行路張安人
劃荻教兒有古賢母風君所以色養者先意承旨數十年如一
日鄉黨以孝稱焉敬事伯兄奉命維謹三世同居共爨逮兄齒
漸高乃代理家政纖毫無私友愛諸姪踰於已子尤世情所難
能者昔成周盛時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而賓興之蓋孝友其
本根而睦婣任卹則枝葉之敷榮也魏晉以降尚淸談而弛彝
行以溫嶠之忠貞而母有絕裾之憾以謝晦之機智而兄有鬩
籬之嫌本行旣虧欲其博施濟衆也得乎若君之孝友根乎性
生宜其推而廣之於族戚朋友貧者周之老者養之孤嫠者藉
以舉火死喪者藉以歛瘞也他若賑飢藥病平路成梁修廟學

復寺觀之類靡善不爲洵所謂周官六行恢恢乎一身具備者
與生平博綜羣書究心於經世之術小用之以治家因天順時
賤入貴出不屑屑焉嗇縮衣食而富巳甲於一鄉遊屐所至蘇
松嘉郡咸置別業嘗觀碑太學以上舍生考授州同知雖宦情
甚淡而樂以冠帔貤榮於親家運方隆尤務以詩書傳貽子孫
延致名師且躬爲訓誡曰進學宜勤居心宜恕又曰天地生財
當爲天地用區區飽一巳之欲安用財爲其富而不驕者如此
予自丁未假歸始獲締交於君廣顙修髯望而知爲端人正士
花時招飲竟數斗絕無醉容議論前史成敗得失與夫近今利
弊因革其博辨如環之無窮其斷割如觹之立解用是嘆君之
才識宏深非時賢所能窺其底蘊也辛亥春杪抱微恙夏五月

與老友王翁元采餞別南湖有惆悵繾綣之色歸而疾陡進嗟
乎死生之事大矣即紫衣禪衲黃冠道流當命盡時神明輒至
於亂而君預尅日期屏去醫藥戒飭諸子女毋哀號以怛化非
其原始反終精通夫大易之旨而能然哉以六月六日告終距
生康熙庚戌年十一月春秋六十有二元配朱累贈安人有婦
德以乙未年先卒生子淳太學生候選州同知繼娶張累封宜
人恭儉持門後君八年卒生六子法瀛湘沂溱溥法以平湖歲
貢生謁選知州潁行宜人諄囑曰少年作牧凡事要老成要廉
慎要決斷厥後改選河南開封府同知兼署南陽府事深得民
譽以才能見器於上官由奉宜人三要之訓也自瀛湘以下皆
有聲成均注名銓部側室朱生子治浩俱太學生女子七人悉
嫁名族孫男女若干人將以乾隆庚申某月日合葬於休寧墩
上之新阡先期具石請銘誼弗得辭銘曰
予閱范史列傳如薛包之篤孝友于樊重之恩加族黨里閈揆
諸鄧賈元勳伏鄭碩儒曾何名實之有間哉矯矯黃君仕宦雖
未顯而樹德固有餘也宜爾子孫萃東方之珣琪玗也佳山佳
水井同穴而靡悔也鑱石銘幽視有道[illegible]愧也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吳君墓誌銘

吳之先皆祖延州來季子始蘇吳興之間椒衍最繁而吾郡諸
吳故多仕宦往往各自爲族其譜牒絕不相通夫人亦以亢宗
爲賢耳至於上世譜系溯其可信者足矣奚庸妄爲攀附哉君
諱文煒字旭昭先世族處武原明弘治間遷祖徽君東溪公卜

葬於嘉興江家橋之南因徙居春波里五傳至文學南培公諱
楠讀書修行有聲士林君之考也妣曹孺人繼朱孺人生二子
君其次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下帷洛誦恒廢寢食者月納雙
足於甕中以避蚊蚋其好學之精且專如是爲文濬蕩奇古直
追江西五大家厥後規摹嘉隆試必高等而連躓瑣闈循例貢
入成均候選司訓經史而外好讀小學近思錄諸書以爲近裏
着己嘗集先哲格言家訓鏤版行世蓋君之立言不徒獵取聲
名而必求諸躬行實踐此其學識之過人遠矣孝事二親先意
承旨沒後每遇忌辰輒泫然流涕恒誦歐公祭而豐不如養之
薄二語以自引咎事伯兄如父待從子恩踰己出嘗析產時一
切多寡肥瘠毫不計較雖范史所稱獨行靡以加焉春波之里

商賈輻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時以牟漁暴積爲戒而克儉克勤家業亦自然饒裕生平樂與遊處及延爲子師者若繆君公載徐君枚士暨族兄紹成莘田皆端人正士過則相規善則相勉他若鮮衣怒馬酒食徵逐者流君固不屑與爲伍也辛丑壬寅之交旱魃爲災米價涌貴邑令奉憲檄將煮粥以濟飢君慷慨倡捐得粟數百斛乃昌言於衆曰與其煮粥毋寧施米衆曰何居君曰貧民男耕女織各有生業若枵腹而待一餐則奔走道路一日之工廢矣莫若推里中老成練達者查實本鄉貧民家中男女幾口登於籍給以小票每口半升定期三日一發則貧民生業不荒在官又省煮粥雜費且不經吏胥手諸弊無從而生至於施米流民三日內必盡給人與三升亦以便他坊

之續發也衆皆稱善於是率同志者寢食賑所所行如其言迨雍正壬子歲江南沿海州縣遭水阨禾郡亦被蟲災我湖暨海鹽尤甚流殍載塗君目擊心傷集同志十九人捐米五百餘石請於當事分廠施賑男子於福城寺女子於漏澤院人與半升幼者三合閱數日聞風而至者益衆當事欲多給米以散之君力任其事鳩集輸運各與十日糧懽呼散去監司守令稱君才給匾旌門夫古來善救荒者無如富鄭公之在青州活流民五十萬趙清獻之在越州給粟平糶與役凡所以救菑者鉅細靡遺然皆膺方面之寄藉權勢以展抒己志君名未登仕版不過出其私財倡率里中同志乃能設誠致行任勞任怨活千萬人於垂斃之際嗚呼可不謂鄉邦之賢者與君精力素強以積勞成咯血症竟致不起生於康熙己未十月卒於雍正甲寅三月享年五十有六配胡氏子二人長高增府學廩貢生次高坡皆恂恂儒雅能讀父書女五人許嫁名族孫二鏊鉬俱幼孫女三今卜葬於嘉興縣西結圩高增來請銘予素悉君文行之優也遂不復辭銘曰

才之高矣運不逢時德之崇矣壽不及耆圓蓋無私胡君之積善而遽止於斯原田每每湖水洋洋松兮柏兮體魄永藏宜爾子孫既熾且昌莫謂無徵眂此銘章

歲貢生候選京職呂君墓誌銘

歲辛亥予以重修通志羈寓武林聞吳門同學呂君之凶問不獲親臨其喪於邑者久之越明年其子榮嚅來乞墓銘予交在

紀羣追維疇昔殆有不忍於懷者雖然知師莫如弟而知弟尤莫如師其亦何能已於言耶君諱願玉字孚嘉一字快亭系出唐禮部侍郎渭世居歙西堨田自堨田遷巖鎮者爲封奉議郎大用自巖鎮遷呈坎者爲伯二公將仕郎況呈坎呂氏宗族毋以富厚侈靡相矜尚君祖少溪公諱執中獨以孝謹著聞寄籍於嘉定之江灣考寒石公諱垣復徙松江之青浦生平慷慨尚義交遊徧天下晚歲卜宅金閶亭蓋三徙而居乃定焉君其次子也長兄鎮負才早世君與其弟種玉皆受業於予癸酉冬仲遭父喪君年未弱冠居喪盡禮既卜兆四方會葬者雲集僉謂寒石有能子其平居毋遽色毋疾言內外家政無鉅細悉仍其舊而繼述之重且大者則尤在修明族譜夫刪繁去複訂訛核

實者作譜之大凡也呂氏宗譜歷年已久卽自江灣而後派別
支分猶多罣漏剟其在久遠者耶於是參互折衷遠稽近考推
五相之源流撰宗英之列傳譜既成私心竊喜曰此足以慰我
先人志矣居無何厥弟以羸疾卒君顧影自憐悲來無極撫諸
孤如巳子既成立乃以舊存田宅弃二十年來所經理者析而
爲二無纖毫自私自利心至一切公費則又獨力仔肩不忍以
瑣瑣累諸孤此其至性過人雖求諸古人中亦未易覯書不云
乎惟孝友于兄弟予於君之內行則誠無間然矣以故歷久彌
光聲稱藉甚大江南北皆樂與之訂交而君志益弘德益進三
黨戚友凡有顚連疾苦之情不必來告苟寓於目無不籌畫而
安全之周禮六行備在一身非尋常之解推所可並衡齊軌也

者生平嗜書經史子集而外旁通乎伽藍佛國諸記延師訓子
不但勗以文辭兼且勵以德行然則君雖賫志以沒予知其後
之寖熾而寖昌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士之由庠序
以升者英奇輩出雙峯饒氏之言曰善人多則國家之用隨取
隨足茲非其時與君初貢入成均欲以京職進身家務棼縈求
退援牒然而善無不爲爲無不果其風世而淑躬承先而裕後
者耿耿不可磨滅此予所稔知灼見者非無實而漫爲諛墓之
詞也君以康熙戊午十月生雍正辛亥正月卒得年五十有四
配李孺人具有閫德榮嶠太學生讀書種德克世其家餘見行
狀中銘曰
瑣書羣封瑞柳榮五相茂閎羅簪纓堨田呈坎椒盈升仁聲義
問崟閎亭君雖不仕族黨循有德惜未膺遐齡佳城鬱鬱松柏
青雲來繼繩厥茲銘

歲貢生候補知州周君墓誌銘

天之生才也難矣夫既賦以磊落英姿而又使之才與命違名
不副壽此韓歐誌墓之文於東野元賓曼卿明允莫不伸紙涕
零縱欲不爲之扼腕呼天情固不能自抑也君姓周氏諱朱耒
字象益一字潛叔蘇州吳江人上世自浙江山陰徙吳江東溪
里四傳有諱瑄者再徙爛溪誥贈資政大夫六傳至恭肅公諱
用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專祠
崇祀嗣後累葉簪纓蔚爲吳江望族祖考諱穎考諱能察皆貢
才早世祖妣卜氏妣朱氏勵節撫孤嚼然不滓

今上御極之二年崇尚風教凡民間貞婦協例者均得上聞乃
以姑婦雙節合詞籲請奉　俞旨建坊旌表能察生二子長朱
禾由永嘉教諭改福建同安縣丞爲世父家壽後君行居次少
秉殊質一目數行輙下外祖竹垞太史留之讀書以故耳濡目
染學有淵源而長身玉立廣顙豐頤貌亦惟肖弱冠入籍秀水
補博士弟子員君之外舅簡在翁子中表兄弟也自丙子迄戊
寅下帷咸春堂西齋君來從游經經緯史歷三載學乃大成不
特制義精醇每試冠其曹偶所著詩歌古文辭一時罕與倫比
德州少司寇述齋李公爲我浙都轉運使延君訓誨二子其一
卽庶常李君徵臨也既而授經山左粤西經指示者悉成名傳
遊屐所至高山巨川與夫名花異鳥盡入奚囊故詩格變而益

上久之貢入成均六館中推爲領袖歲在癸巳九卿奉　詔薦舉海內實學之士可備顧問者德州李公時官副憲與定州中美郝公合疏薦君謂能詩文工箋註輿論咸以爲允澤州相國陳公雅重君才適館授餐禮意敦篤輦下名公卿爭相延譽而君負性耿介不屑蹈逢時干榮之習屢試棘闈終於被放乃溯湘沅弔屈宋之遺蹟南抵黔陽徧接銅鼓靈泉諸名勝蓋任傺無聊假硯席以恣遊覽雖泛綠依紅時人艷稱而雅非素尚也君詩宗浣花其近者亦具石湖後村風致爲文酷肖歐曾著有童初集如干卷尤工於箋奏清眞流麗兼擷十賂汪彥章之長故大江左右節使重臣爭引君以自助侄李友自幼失怙苦心丹鉛以冀揚顯大母年高竭甘毳之[illegible][illegible]事慈闈雖壯歲猶然

孺慕之色同懷二人片語無間居恒睦族周親緩急必應交遊滿天下歷久不渝人人以爲與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心醉非虛語也丁未之夏君年過半百始絕意名場就選銓部隨班引見奏對悉稱　旨遂以知州銓用將往雲南候補觸暑馳歸遘疾而卒於戲以君才品之優即奪幟南宮翱步瀛館亦屬人意中事否則出宰方州得抒經濟不難以循卓膺殊擢乃遭逢盛際筮仕有階天既賦之以長才而偏靳之以遐算其可悲也夫粵稽古來大儒如濂溪考亭皆以少孤克紹絕學外此若陶士行之功烈歐陽永叔之文章靡不推本於封鮓畫荻之教明乎彼蒼之鑒觀獨於苦節者豐其報焉今周門兩世茹荼飲蘗何減古之節母而君所成就止此意者福善迪吉之天必遲之又久而後定也與君生於康熙乙卯年九月卒於雍正丁未年六月享年五十有三配朱氏文學朱公德遴女子男一人元熙郡庠生娶錢氏康熙壬辰進士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錢公金森女女一嫁史濂國學生嘉平吉日將卜葬於讚字圩之新阡元熙來乞銘予忝一日之長雖文不古若而悲愴之情既難自抑表揚之責又烏庸辭銘曰

荆山之璞足三刖遇眞知爲泣血干將之劍久出匣光燭天剛易折噫嘻周君數止於斯有文有子抑又何悲松柏丸丸蔭冬日我銘深刻藏幽宅

太學生張君江亭墓誌銘

洛如同人中有齒最少而詩最敏者曰張君江亭諱培源別字

尊鄉予之妹壻也系出宋南軒先生厥後淮揚判官德夫公始遷當湖鎮處士靜菴公再遷蒹葭閣曾祖諱冲元贈登仕郎明季尚義賑荒今附祀忠孝節義祠祖諱長明邑庠生贈承德郎考諱重芳歲貢生考授州同知妣林氏繼陸氏屠氏君少孤賴大父承德公暨生母倪太孺人拊育而教誨之幼學以還即工制義試輒前茅甫弱冠以國學生踏省門三試具有程度時人加以白眉之目平居敬事伯兄于徵友愛叔弟鵬翼從無片語之忤一端之隙雖曰天性純厚亦由服習葭閣祖訓故能然也當甲子乙丑間先叔父閣學雅坪公里居與姊夫沈南疑翟極觴詠盤桓之樂今所傳東湖倡和集是也逮丙戌之春予舉洛如吟社君卬哦累月遂能雄踞騷壇匪獨律體絕句有樊川玉

溪風致郎古風險韻如明河篇海舶行直入少陵昌黎堂奧此
其質學兼優豈屑與時彥爭一日之浮名已耶性好友朋亦好
書不惜高價購宋元精刻凡經史子集積至數千卷藏於一樓
竹垞朱太史題曰可銘書屋武塘魏少野大書書巢二字贈之
四方名流編紵訂交酌酒賦詩往往至於中旦君亦不自覺其
體之疲也俄而染咯血之症養痾於湖上樓心寺茶煙颺風猶
日作詩以自娛其性情瀟灑者如此乃戊子秋試予從會城歸
而君已下世哭之以詩云書巢籤軸總灰塵太息聰明解悅人
曾爲六如拈斷句桃花一塢了無春又云風流不減微雲壻嗚
咽空吟寡妹詩好把雙珠擎掌上免將金斗熨愁眉情眞而語
摯君於冥冥中聞之其亦黯然神傷矣乎卒於康熙戊子八月

距生癸亥四月年止二十有六配陸孺人叔父雅坪公幼女生
二子長鑄早卒次雲錦國學生有文行辛亥歲從子纂修通志
以君姓名入文苑傳以吟香詩集四卷載在經籍門君可從茲
不朽歲戊午復以母節合例請於閣部嵇公得與題旌雖未仕
已能揚顯其親矣女子二長適族弟炎昊次適族姪廷均孫男
八人鑄出者二雲錦出者六孫女五人皆幼雲錦昔年葬君於
宮圩之九墳浜而以其兄祔隧石之文尚虛屢以爲請予之於
君密戚也而誼兼師友故不復辭銘曰
有才而無年吾將搔首問諸蒼天既有文兮復有子命雖短名
長懸幽宮纍然荃木森然君靈儼然婦節昭然待表夫瀧岡之
阡

文學宗兄端毅先生墓誌銘

嘗聞象山先生學譜雖由心源獨得而家世授受亦自有其胸
之益焉厥考宣教公正身型家諸兄皆恂恂儒素梭山復齋並
稱海內大儒至先生乃集其成自宋以來我陸氏雖盛於科名
家法亦稍替矣茲於宗兄端毅先生而信其爲金溪之代興也
先生諱萃字莘田一字息郵上世占籍我湖祖諱懋德徙禾之
春波里父天濤公諱濤再遷王溪以歲貢生考授學博平生德
行具載府志生三子長諱之謨次諱惟寅皆有德有言克世其
家者也先生行居三幼遭祖父之喪哀毀如成人母孫太孺人
嘗染危疾晨夕籲天願以身代夢神人告以延壽一紀疾頓瘳
前後丁內外艱壹遵朱子家禮初喪三日水漿不入口終三年

止酒徹肉晝夜居於外服除祠祀惟謹凡遇忌日追思音容如
親見之其純孝性成者如此善事二兄終身共爨錢帛不以自
私篝燈夜讀邃牀話雨儼乎陽定州蘇眉山之弟昆也其因心
則友者又如此少工制義以五經受知於學使鄭公嗣後博通
古學試必前茅於秋闈輒不利癸卯已得復失人皆爲之扼腕
而先生以義命自安了不介意也門下之士經指授者相率遊
庠食餼領所薦不徒文章務以實行相砥礪此何異於安定門
牆極一時人材之盛也與束修所入雖無贏餘戚友中或衣食
不給或婚嫁失時莫不傾橐以濟里中有舉同善會者力爲贊
助以給孤煢辛亥壬子之交歲連荒流民載道偕同志吳君旭
昭沈君開雍輩勸輸粟米散賑多方全活者無算其行善之實

心實事殆不可以枚數矣夫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漢後乃多爲私謚者如陳仲弓之稱文範夏敬公之號宣明名與實符榮乃過於國典先生一門之內父子兄弟共爲師友天壽公以壽終私謚貞定先生問者咸以爲允伯仲兩兄一謚剛肅一謚淳懿而先生齒益高德益劭臨終神明湛然猶諄諄以讀書積善爲囑故交門下士請以端毅謚先生其誄曰不然嗚呼先生學知之質雖不及象山翁之生知而其躬行實踐固能以士而希賢希聖者也惜乎有其德無其遇不獲如陸子之輪對闕廷有致主之訏謨涖官荆門有澤民之善政而僅僅以青衿終老也天實爲之奈之何哉卒於乾隆丁巳五月距生康熙甲辰八月享年七十有四原配屠氏無所出繼娶譚

氏文學諱吉旅公女子表妹也具有嗣德生三子長寶忠承繼世父能不墜其家風次寶信寶禮俱先卒女子二長適蕭歆次許字蔣曾發未嫁卒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寶忠擇於八月之吉祔葬東黃圩祖塋而來乞銘予平日所由心折者不以同宗不以私親而在乎學行之醇粹其曷敢辭銘曰

惟孝友施諸家亦爲政學既成宣我教晞賢聖名雖虛侯闔棺論始定湖之涯傍先隴歸潔淨來世後緬風徽宜式敬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鶴喈姪墓誌銘

予生平不喜作諛墓之文達官富人間以金幣請雖諾之而或徧焉惟於故交門生戚族有灼知其懿行嘉言者則樂於表揚且不辭夫書瓶刻石若鶴喈姪者殆我宗之英不得不爲之表其微識諸幽者與君諱大復字松澗別字鶴喈遠祖諱能仁宋咸淳進士元初避地靈溪遂爲平湖人世所稱陸高士者是也曾祖諱之祺明萬曆己未進士歷任臬藩入　國朝補山西布政使祖諱璋林北直安肅縣知縣考諱芳嶸太學生君少孤賴大父安肅公暨母沈太孺人之教用能學成名立自邑庠而貢成均不啻何蕃學行推重於六館生徒也名公卿羣相倒屣又不啻皇甫度遼之於王符也丙戌之春予舉洛如詩會君偕厥弟准左蹤跳騷壇爭奇鬭艷一時有雲間二龍之目君儀觀偉然音聲如鐘發聲似戟每當談經論史風發泉涌四方名流至湖中者往往登堂拜母車笠盟心盤桓累月而不忍別去君一門之內族祖伯父羣季皆由科第起家而君以麟經應試屢厲

鳶終不獲售噫良璞被刖誰能泣血以相明者與君孝於母溫衾扇枕有若王延先友于弟同寢共食有若姜伯淮加以睦族周親賙貧敬老夫其敦善行者如此而又優於文學所著有明人世說本朝詩話及春雨山房詩集嘗論明人詩有云故國飄零事已非哀家白燕唱新詩陡然換卻悲來句點鐵成金未可知又云垂老原知少作非弇州遺恨杳難追蘭溪卻笑胡元瑞還奉卮言是本師此足見其詩有根柢不屑蹈襲前人牙後慧矣君行年五十忽嬰末疾然而居心靜勝梵書說部藉以銷磨歲月予養痾在家時時過從把酒談諧以爲心無鬱結則壽可延長詎料戊午首秋涼風加厲疾陡進竟致不起得年僅僅六十是可哀也夫君娶馮氏處士諱洪中公女生丈夫子二人長

銘一雍正乙卯科舉人大銘三太學生爲叔父後皆能繼君之志繩武拓基者也孫男十六人孫女四人曷孺人以己酉歲先卒葬華都野圩太學公墓之昭穴己未三月銘一昆弟將啟兆合葬而爲君乞銘予齒長於君者十有餘歲今耄老及之猶將臨其穴誌其碣於情則不忍矣於誼固無可辭銘曰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聞諸莊周有文不沒有子不亾吾聞諸歐陽是惟君之幽宅可游可息松寒兮不凋石老兮無泐

墓表

太學生補菴沈君暨配陸孺人墓表

清溪沈氏自石窗青壁兩公以郡守侍御起家遂爲我湖衣冠右族可開公一支科甲蟬聯世濟厥美至閑道翁而詩禮傳貽

子姓繁衍所謂積之厚者流澤長不其然與君諱袞衣字補菴文學諱珽玉者其考也文學諱皖者祖也副榜貢生諱种者其曾祖即所稱閑道翁是也君幼稟家訓無纖毫佻達氣習長入成均澹泊寧靜人胥以遠到期之孝於父母友愛諸弟萊衣姜被之樂於今再見配陸氏予伯兄長女也猶憶當反馬時君英年白晳座客莫不心傾飲酒溫克盡數斗而不亂其襟度有過人者後數年諧別業於燕邑之長浜鄰里無高下悉加敬禮於貧者病者軫卹尤摯書齋偶失火不呼而自集焦頭爛額無退避者蓋以德孚心惟誠動物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嗟乎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夫豈無義而子休言之然而死生契闊亦豈能槩付之達觀已哉君卒於康熙己卯四月距

生康熙丙午得年三十有四子姪女善事尊嫜相夫教子有梁孟風乃長君者二歲先歿者兩年修德而俱靳其算爲可哀也已子一奕深國子監生女子一歸嘉興縣學生方濂奕深少孤克自樹立以康熙辛丑十二月吉日合葬於平湖獨山塘右井梆之外無隙地竭力謀鄰之馬鬣加封松楸鬱鬱既體魄之永寧庶無憾於九京矣乎奕深乞予爲墓誌迺倣歐陽司錄張君表揭諸新阡俾有傳於後且以慰奕深之孝思焉

太學生候選通判淮左姪墓表

墓之有誌欲其幽証於亾者也易而爲表欲其明信於生者也誌銘變化入神以昌黎韓子爲最若表則獨推歐陽文忠於瀧岡阡表具見孝思肫摯而於石[illegible]張君司錄諸墓表抑何

誼篤友朋也與雍正壬子九月族姪淮左捐館舍越明年癸丑嗣子銘三既卜葬於華都野圩之穆穴爰以表墓爲請予雖才遜歐公回思平日族誼交情不啻阮氏之籍咸也焉忍辭筆而不爲之表揚也君諱王孫字硯濤別字淮左初生而已爲孤子母沈太孺人穉愛之自就傅而授室而強仕孺慕依依三黨益稱爲孝善事伯兄鶴階食則共案寢則連牀家事無鉅細必稟命而後行已析箸有無相通不私其財三黨復稱爲弟君秉性伉直見有越禮犯分者吐之若泥滓而於有德有言之人則敬之愛之如臨師保加以睦族周親推恩有序憫貧恤病嫉惡不爲此其仁心爲質皆本孝弟以措施而豈沽名任俠之流所得比其芳潔者與君制義之外工於韻語飲酒竟數斗從無亂舞

戢歛之習當乎倡洛如詩會江浙名士雲集響應藉君兄弟為
東道主憶丁亥花朝設讌於蔭清樓賓朋滿座各限五排十二
韻君得句云潑盞從無限題襟最有情即此一聯可以想見君
之詩情酒態有足婉美於叔夜休文者矣嘗一遊京師覲姊太
學名公卿交相薦剡銓部擬以別駕用俄聞沈太孺人抱微恙
飲泣自訟曰母念孤兒兒念寡母此真相依為命者詎敢以身
許國乎疾馳而歸由是終身願以色養不更希心祿仕矣系出
蘂溪山西布政使諱之祺者其曾祖也北直安肅知縣諱璘林
者其祖也太學生諱芳嶸者其考也娶於徐明府公諱凝之女孝
廉上法之女兄也連舉二子俱殤次某氏生二子亦不育君乃
慨然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寧必出腹始堪娛老哉請於伯兄以

仲子銘三為已後銘三亦能先意承旨克盡孝道君不惟膝前
有子且傳經有孫矣乃庚戌九月遭沈太孺人之喪哀既傷心
勞亦毀體遂於是冬臘月為賊風所中藥餌扶持閱再期而告
終距生康熙庚申年纔五十有三嗚呼以君之德不克躋於下
壽以君之才不獲展乎方州命實為之誰能逆之然而孝友之
行足繼曾閔詩文之工可方儀廙是固吾宗出羣之英俊也特
為之表深刻珉石立於墓道之南匪直取信於觀者亦將垂譽
於來茲焉

陸堂文集卷之十八終

陸堂文集第十九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姪壻　楊開基　履德
姪孫　煥　雲瞻　同校

行畧

先考中憲府君行畧

先考姓陸氏諱世楷字英一號孝山系出忠宣宋南渡後族譜
殘缺弗敢妄溯元處士子榮公六傳為高祖津陽公諱長庚萬
曆庚辰進士累官南通使陞兵部右侍郎曾祖生洲公諱啟鏻
太學生祖未菴公諱濬睿順治丙戌舉於鄉仕為直隸宣府司
理祖妣譚氏贈恭人先考為庠士有雋譽順治五年戊子以選

貢高等授平陽別駕辛卯遷登州郡丞丙申入覲陞南雄太守
壬寅遇覃　恩誥授中憲大夫甲寅丁外艱服除補剌思州丁
卯以病乞歸先考之判平陽也年甫弱冠豪胥意謂不能或匿
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任未匝月姜瓖搆亂三晉
餘孽蜂起而應之平陽孤城被圍倉無積儲士非素練守以下
不能展一謀先考貸粟於富民籍其丁壯登陴扞禦五浹旬而
圍解嗣復誘降李建泰平其黨師後歲飢人相食先考往來賑
濟法最具又私行糜粥鞭馬荷囊所過視菜色之淺深多寡隨
給無餓莩者秩滿量移登州叛帥海時行擁衆稱王所在剽掠
知先考之嫻於韜畧也戒勿犯登城三面距海張名振海寇之
尤劇者聯䑸深入先考增設守備親率舟師堵截寇諜知倉徨

逸去嘗攝文登篆邑有婺婦與媳處夜爲盜殺鄰里遂號曰媳
有所私事露殺姑以滅口先考察其寃而殺人者無由獲禱於
城隍神夢一馬騰踔不休晨起令媳徧陳族戚則婺之姊子爲
驛卒似與夢符而殺之夜其人已貲文兵備治所不相涉先考
私念投牒時日具有號籍可按遣吏稽之字係竄改一訊輒引
服蓋其人意在攘竊入門而婺突出卽加刃焉媳不知也先考
治晉齊既以精敏聞至雄則務爲靜鎭始遣狀期積紙盈百三
月後多不越數牒署前蕭冷如嬺落時平藩駐節粵東梅關當
孔道藩檄驛然日不暇給先考抗法以爭毛細勿之應也材官
王龍僧指南皆以潞勞恣行奸暴民怨之入髓先考笞殺之郡
有太平橋稅撫軍檄令增額先考曰剝商以行媚孰肯爲之事

遂寢尤敦尚文教故例考入三庠者額不過五十人士氣阻於
無階委靡頹惰甚則釋業他徙先考請於學使王公廣下額爲
中額別郡案於邑案丁酉校試共錄八十有二人著爲憲建天
峯書院祀張曲江王文成兩先生貯六籍買田以勸學諸生汪
注溫鏐王澐數十輩月給其廩餼雄州兵燹後上公車者歇絕
自此殷殷多以薦起矣蒞雄十八年雄之人如子於怙恃習處
寖不見德司理公訃至衰絰去郡童叟婦女乃相率登埭呼籲
或裹物徒跣尾之道路爲隘立祠府治之東家尸戶祝迄於今
勿替思凡在萬山中民居不滿百而征役繁重侔於上郡先考
再三詳請革除平溪清浪協夫省會公費滅視中府之半歲壬
戌平猺之師凱旋繼以旱祲三農失業斗米直二千錢吏請額

征秋稅先考曰予將署下考以甦我民也牒既具郡人有知之
者鳴金籲衆不一宿而輸納過半至誠之感物如是先考嘗貢
舉時不屑以此致身請於銓部弔試北闈部臣以需才亟勸令
就仕晚故自號錮翁兩守郡四膺薦食俸二十四年而秩不遷
去郡詩有竹非錯節勞重剖絲爲繭韁懶再牽之句又云傳來
除目渾如戲過眼何能損道心此足以見先考志矣先考性孝
友樂施與行履耿介學問閎博遠近稱完人者指輒首屈譚太
恭人早逝以祿養不逮爲憾歲癸丑迎司理公於雄署捧觴介
壽所以娛樂者具備居喪則號擗幾絕及營葬也倒篋不足仰
假借以成之於諸父穆穆融融白首無忤言宦四十年矣家無
美田宅而姻黨交遊求則必應無沾沾市德之色有不能償者

盡焚其券予告歸足不至公府戊辰春令以禮請爲鄉飲大賓
三辭而後赴邑人咸改觀謂如陸公者眞不媿於惇史也幼奇
穎舞勺歲已徧授經史老益嗜書嘗裁口約腹以購之夜燈默
識勤乃過於博士工文辭南雄思州府志手屬稾以備文獻詩
格力追開寶不屑與宋人爭席晉吟齋吟嶺外集向已問世未
鐫版者甲寅以後詩及種玉亭詞踞勝臺詞外禪寄詩一卷爲
天如阿字澹歸文可諸老作而澹歸之往還唱和尤夥澹歸得
先考力開山於丹霞先考則欽其節義文學不徒以宗旨昇合
也先考生於前明天啓丙寅卒於康熙庚午享年六十有五配
張恭人側室高孺人李孺人劉孺人子男八人長大勳四癸勳
先卒次奇勳率勳奎勳凌勳凌勳嗣二叔父奭勳奐勳女三

男五載崔載崑載嵩載陶載紀孫女二不孝孤子奇勳亦勳奎勳等泣血謹述

先妣張恭人行略

先妣張氏系出宋南軒先生五世孫淮陽判官德夫公始遷當湖鎭又五傳處士靜菴公爲蒹葭閣遷祖祖春巖公諱行遠祖妣俞氏姜氏考諱甫字伯宣邑庠生始爲諸生最有名後乃絕意仕進平居爭輯族譜倡捐宗祠祭田里中咸推碩德妣劉氏家範素嚴故先妣嘗弱齡即能通女誡大義組紃織紝之事無不精曉年十七歸於府君丁有明末季避亂鄉村雖有寧宇至丙戌生伯兄大勳是年　本朝開科王父木菴公鄉舉入京府君亦膺選貢隨行戊子以　廷試一等授山西平陽府通判先

妣相隨之官値姜瓖倡亂守孤城者五旬師後歲飢糴粟散賑活災黎無算先妣贊襄之力居多壬辰隨任山東登州署中米鹽淩雜隻手經理井井有條明年不孝奇勳生親爲撫育不雇乳婦登郡土產焦繭經年紡絲織紬積至百匹疊兩箱府君悉舉以贈交游亦恬然無吝色丙申府君遷廣東南雄知府先妣念王父司理公將告歸外祖伯宣公齒亦高不敢久違色笑爰返城南舊廬操持家政壬寅遇覃　恩誥封恭人貴矣而不驕箴管機梭不去於手戲曲盲詞不入於耳府君在南雄以郡守兼管太平橋稅歲有贏餘輒分惠族戚朋友所寄爲家用者不過數百金先妣縮嗇衣食積累久之乃能家有恒產爲仰事俯育之資皆由儉勤所致也毋歲寒食掃墓及四時祠祭懸備治具極盡敬誠王母譚淑人權厝者三十餘年王父沒於甲寅春府君奔喪歸獨費千金營廣陳新阡大半出自先妣儲蓄外祖九十乃壽終頭白執親喪擗踊哭泣猶幼女也舅氏枚璧公先亾撫恤外弟望之恒如輩篤摯不啻已子不孝兄弟八人出自庶母者六女兄弟五人先妣出者二男則擇婦成婚女則隨將遣嫁無纖毫同異之分訓課不孝極嚴於諸弟亦注望其讀書成名延師束脯必豐必潔從祖玉田翁館我家者十六年亦湖邑僅事也宗黨姻戚有貧乏者時賙給之凡遇水旱疾疫之年賜粥賜藥空困傾篋以應之自里鄰至臧獲待之咸有恩意以故賢德之聲聞於遐邇府君補任思陽清白足以自守緣柯藩司族人捐納事家中賠累三千金產廢其半先妣自此拼擋有

無日加勞瘁府君於丁卯乞歸明年連喪伯兄及四弟奏勳鬱鬱不樂庚午夏五遂遭大故家貧無以爲殮貸諸族戚未有應者先妣拊心大慟手持五鳳冠付不孝曰速鎔此以買棺衾不必爲後死者地矣嗚呼先府君宦遊之久惠澤之多舊逋存有券券者積算不止萬金乃身後窘艱若此此雖世情涼薄亦由不孝等平素不善治生囊無餘資重累母氏之憂戚眞有負媿入地者矣自府君沒後骨月歲有凋傷悒結在心精力漸減然猶躬率侍婢紡織以佐薪水寒暑無間不孝爲府君覓佳城數年未遇曾祖墓之東北隅有地可葬先妣曰與其覓地而遲遲毋寧入土爲安也爰卜葬於戊寅之冬乞得朱竹垞太史墓誌銘先妣曰名流著作可垂不朽一切葬具汝輩毋倣世俗煩文

但取苙壙堅固而已時先妣已積勞成疾時起時臥越明年己卯二月病益深諭不孝等曰我早知今春必死所以勉強飲藥者冀支撐數月汝輩入場中舉可見汝父於地下而今已矣嗚呼先妣期望之切雖寢疾而俄頃不忘乃不孝等才疎心雜不能精揣摩以博科第聽此臨沒之言其悲痛爲何如也先妣生於前明崇禎戊辰卒於康熙己卯享年七十有二不孝等煢煢在疚歲月如馳壬午省試仍被放揚顯無期不得已擇於嘉平月啟府君之兆而合葬焉兩舍猶虛宰木未植傷哉貧也銜恤靡窮夫以先妣之積德施仁莫可枚舉苦心教子之報豈終僅望於彼蒼惟是不孝等命途乖舛三釜之養既不獲遂於生前又安敢望其困極而亨得奉椎牛之祭於異日耶不孝男奇勳

奎勳賡勳同泣血稽顙謹述

亡母李太孺人行畧

太孺人李姓考諱賢廣州庠生母董氏先後病歿遂依栖於舅家年十六歸先公中憲府君時先公守南雄先妣張恭人操家政不欲爲嶺表游累中米鹽凌雜無人主持太孺人自幼備嘗艱苦故能勤而不惰儉而不靡秉性又極慈仁即罵詈不忍出諸口由是內外悅服交口稱賢癸卯歲四兄膚士生乙巳舉不孝奎勳丁未舉六弟凌勳又舉一弟一妹俱痘殤癸丑之春先公聞王父司理公病膈將乞休先命太孺人率不孝兄弟歸湖中明年甲寅先公亦以憂歸得脫然於平藩之亂此不幸中之幸也太孺人居雄署十有三年而橐中所積不過二百金既抵家即以其半爲張恭人助薪水僕婦輩貧病老死有貸必應不踰年橐金立盡顧亦毫不介意也不孝與四兄從族祖玉川學爲時文每逢令節必親製履襪購買鮮新果品以表敬心先公歸自粵所居湫隘太孺人移住西宅不孝兄弟時或嬉遊廢學輒好言勸諭曰勤讀書作文當買魚肉啖汝爾時但以一飽爲樂曾不知皆出自十指拮据也丙寅春夏之交四兄及不孝相繼授室既而同遊邑庠太孺人爲之色喜曰上進有基矣四嫂孫素勤紡織室人胡氏初來歸喜閱稗官野史太孺人色不怡曰貧家婦日捧一卷書奚以搘撐門戶耶室人旋亦自悔後舉數女皆專習女紅不令讀書倣字守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凡爲善事不希名與見人富貴亦無豔羨心遇人欺已置不與校

雖敬佛而不與女尼往還曰若輩入人家有損無益莫如遠之事張恭人十五年從無一事觸忤嘗於夏夜失蓋醬甕四更聞雷聲惟恐雷雨披衣急往覆之然後即安其小心敬慎類如此戊辰秋遘熱病五日後醫工用藥下之不孝幼未習醫偶檢陶節菴傷寒書有云動氣不可下者急以手撫摩臍上果有氣一股躍躍然動嗚呼人子不可不知醫悔無及已乃改用清補劑至九月初旬稍有起色會四兄心憂母恙病疹發狂庸醫不能識悞投藥餌一夕遽殂太孺人聞之痛心疾愈不可爲矣時六弟已爲二叔父繼嗣應試錢唐惟不孝日侍湯藥太孺人顧奎而言曰前在南雄娠汝時夢七姑神珠冠霞帔手抱一兒曰送爾家接續書香他日夢兆必驗恨我不及見汝成名耳嗣是不

食亦不語奄然而逝距四兄之亾前後不過三日先公有輓詩云雙棺同日殮此變古今稀令人不忍卒讀也至庚午復遵先公喪徧覓佳城不可得乃卜兆於五行涇曾祖墓之東北隅太孺人靈柩寄頓於叢冢帶者已十餘年新阡地窄不能祔葬心以爲戚已卯春夕夢太孺人來家曰小南門外有吉地可以埋我不必拘拘祔葬也明晨遇五峯長老言及大茅家橋西有鰥魚地其形大圩包小圩欲覓售主往即成耳是冬買得擇日浮厝遇甚雨營壙不能完固後五年甲申從堪輿呂君言點穴東偏開壙視之靈柩四周已溫煖如火爐惜乎復洩其氣也歲月如馳名場蹭蹬丁酉秋綸兒乃舉於鄉庚子辛丑不孝僥倖成名濫厠館選恭遇

聖天子賡圖紹統兩次　覃恩先公中憲府君嫡母張恭人仍以大品請封太孺人就子官階兩膺封典焚黃於霜圩墓上太孺人臨終之言及是始驗而迴溯戊辰之秋屈指已歷三十六載矣昔歐陽文忠瀧岡阡表其人與文皆爲千秋獨步不孝雖心慕手追而既鮮德才復慳福命莫能比蹤萬一惟是太孺人積善而不及躋半百之齡有子而不能享一日之養天雖以冠帔之榮錫之身後爲人子者轉覺捬心而有餘慟耳將來告老還鄉擬於太孺人墓右造雙壙以祔葬死而有知庶幾骨肉團圞長奉色笑於泉臺也太孺人生於順治丙戌八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辰九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三子媳孫男之屬詳見南陸宗譜不復贅云

祭文

祭外母胡太君文

久居於陸不知天高日習於水不知海逡大德無形曷以報之至哀無聲曷以道之班班翔烏蕭蕭搏黍哀我外母一朝遐舉凌雨震風失其怙幪由今溯昔悲來無窮德音芬矣子姓繁矣大耋之壽亦既臻矣奚敢訴天謂禍不備惟是私心惝怳若醉我三人者雖曰友壻得母嫗憐情猶昆弟茅容雞黍不逮親存外母如母笑言以溫日月逾邁兒女鞠養接侍蒼顏而念裔長惠姬善敎敬姜能勞有美含之視古彌超歲在巳卯喪我外父硏公松侶亞盧長眠十四寒暑舅兄五人森森寶桂揭來侍膝維伯與季何辭不潔何藥不嘗雖有祈禱不救死亾月色凝霜鴈啼

帶血哀固難攄性不可滅鉞沈寶垂　宦羅城去家萬里奎以授經隔於江汜里居惟鑾孫蓍彥得視殮含喪弗能賻情何以堪緦麻之服實限於禮擱管吟些心則何底

祭李翁瀟月文

嗚呼韓安陽卒大星墜櫪馬驚而謝敷之亾月亦犯少微星然後知處士之尊曾不減於輔三朝決大策者蓋彼以可大之業此以可久之德德與齒俱國之瑞里之式故其云亾也天象且爲變動何人而不引領以涕泣若瀟月翁者爲龍之蟠抑不獨蠖屈而已焉當夫拔羽幟上雞壇把臂而畜灌夫命駕以訪呂安筆花攢於蠻紙珠唾落於玉盤文采風流若此其盛也孰謂紆朱懷金之爲難哉既而成向禽之幽棲倣箕穎之高蹈中有

所托固不屑爲外人道耳漆園子休可鵬可蝶習躍一理變化莫測鳩何勞兮安鷃鼠奚故兮漫嚇嗟乎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不見夫趨勢者之拂鬚由竇嗜利者之障麓鑽核耶貽厥不臧雖歷久而波愈汩垢難滌矣某等以謝庭末行時過從而挹霽光擬議之下有若叔度雅量不能撓千頃之汪汪又若太丘碩德軼楊道苟紀諶孝養佐以長文君子之國葉葉蘭蕙其賴茲以砥磨斤靡返樸還淳者乎抑聞之和者無疾靜者必壽德如我翁自耄而期何福不有奈何坐茅鈞瑣不滿八袠蓐蓆一枝楞伽一冊謂火宅不可久留而竺乾之是即昔江夏黃公之喪徐孺不遠千里賫磨鏡具絮酒炙雞修其薄祭蔡中郎作有道碑曰我文多強爲獨於此翁無媿詞由斯以推拔裘嚴瀨勝

於圖畫雲臺衣繡而夜行不休又何如鹿門偕隱遺安子孫者之爲智哉然則某等之潛焉出涕也非特私親之故實以典型不存爲隱憾碩果剝盡而與哀

祭沈生渼亭文

日斜庚子命不副才歲在龍蛇德還遭厄負洗馬之品目歎斷羊車失長史之清言塵蒙犀麈由來玉碎翻諭縹瓦之全自昔芝焚物遜曲楞之壽欲含毫以作誄爲撫首而問天夫元植百齡積由德行禹鈞五桂種自仁心故善必慶餘而凶由逆致倘危多詐人既斥爲行屍寶薄不祥天自靳其遐算若則嗜義若渴從善如登孝親而先意承顏敬長而謙已折節師范文正誼篤本支效龍伯高誠嚴兄子親故無乾餱之失朋儕有蘭臭之孚而乃玉樹沉埋金刀摧折吾所不解斯其一也又或術擅公明相多殀法學優文本骨鮮壽徵決兵兒之地寒驂子安之器淺猶自致於短折亦何憾於蒼穹君則朗若珠輝凝如山立口三緘而自謹度千頃以不撓目以超羣不獨晉陵之叟稱爲戢穀曾逢紫閣之僧而乃病未浹旬齒不逮壯吾所不解斯其二也又或性喜紛華物多暴殄錦維舟而號侈蓮濯足以稱豪人乳飲豚非此不堪下箸駿牛作炙爲之乃覺快心有干天地之和無怪福命之薄若則食無求飽衣不好新履境雖豐養德以儉早戒齊奴之汰搗韭成虀還喧祖約之貪傾身障簏而乃延年無術夢竪爲災吾所不解斯其三也嗟夫窮達有命攸之恨不讀書修短在天士安學而廢寢謂用志之過銳乃弱體之難

支胥爲明煎井緣甘竭以此咎君其說則愚且夫昭昭已匿杳杳夜長再世非熊姓名誰某千年化鶴城郭依稀儻謂節降青旄文人必歸兜率龍騎白耳天上果有玉樓以此哀君其說則誕嗚呼繼大命之武早下玉棺標難弟之稱又乖龍翼蘐榮堂上因思子而淚枯鸞映鏡中爲失胥而泣斷賫終軍之壯志僅踰其三弔禰生之無年并欠其一　左家嬌女最小麻衣鄭氏孤兒初生集蓼君眞有憾目不瞑於泉壚子豈忘情淚自縈夭几俎

哀辭

太學生呂藍衍哀辭

藍衍姓呂氏名種玉世爲歙縣人從厥考徙吳之閶門遂以吳

縣籍入太學注名銓部藍衍當年十二三偕其兄字嘉從學於予卽能知所裁擇於朱子遺書一二集晨夕讀之不釋手予重喜其有志於道殆不可以尋常限量也會藍衍遭父喪予有都門之役不相覿面者數歲歸而藍衍已受室舉子爲能紹其門風矣石呂公俠而儒者也世徒以其忘身殉友好義輕財指爲朱家季布一流予以通門世好瀕年遊處深悉其言行相顧衾影不媿閨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雍乎有儒者氣象今藍衍弟兄經明而行修雖曰天性過人亦由庭訓之有素也藍衍平居積善不可枚舉若其童年盡孝古賢之扇枕哭社殆亦無能過之敬愛其兄事無鉅細必稟命疑難必熟商凡而器用財賄無一毫徇我之見予求友四方高材絕識不乏其人傾薄

於月骨閱牆失德而恬然不知自省友于若藍衍者吾見亦罕矣藍衍志銳而性剛闘人有不善唾若泥滓間爲有韻之言追新拔俗予嘗贈以對句士氣激昂尊漢代詩情拘峭本蘇門識者咸以爲允藉令克其學展其才進而不止德功言三者均可垂不朽乃年富力強而遽嬰疾以死其可悲也已予困於名場且不知治生惟樂與生徒說經論史暇則賦詩飲酒以蕩滌其牢愁塊壘丁亥以來漢亭江亭相繼殂謝如失左右手今又喪我藍衍芝焚玉折雖欲達觀一切終致疑於彼蒼之夢夢也藍衍死踰百日其兄猶哭之慟詳識其行將乞言於世之有道者予以師弟子之誼姑爲辭以舒哀思焉

謂圓蓋其無私兮實居高而聽卑胡山樗之壽世兮叢蘭忽焉以見推萷內行其粹美兮縱短折以何悲惟生者之有情兮烏能恝念舊而涕洟

墖銘

楞嚴世方禪師墖銘

金明晦嶽和尚有法嗣曰楞嚴世方禪師師諱全範字羣芳粵東興寧陳氏子也少工舉子業父歿後絕意進取年十九閱金剛經前後六譯有會於心遂投侯然長老披剃繼從半石和尚受戒安禪石既示寂徧參諸方扣擊宗旨最後至嘉禾叅晦公於眞如機鋒相觸師掌露柱而出晦公復召之入問上座何處人對曰廣東問曾到曹溪否曰未到問古人說未到曹溪亦不失不失箇甚麼師曰破箯籬斷木杓拈出作麼晦便喝起身入室

師愕然曰莫教人掃蹤滅跡去耶持疑在胸二日不悟夜半啟門見月落天青陡覺身心湛然大地平沉了無失得明晨入方丈作禮默然侍立公知其旨投偈印之曰佛本傳無法我付法何有汝受無法法無前亦無後自此諸方知識皆曰晦公門下神駒復出矣師自得法後坐叢林者二十七年梵受龍淵白法興善咸駐瓶錫而一生與楞嚴相終始歲己丑旱潦頻仍楞嚴僧徒齋廚告匱師毅然自任拮据十年檀施響應像設莊嚴鐘魚肅穆加以琅函玉冊寰海流通蓋楞嚴之名自紫柏密藏二公後浸衰至是復振既而欲報親恩南歸省墓乘間入曹溪掃六祖及憨山大師墖是足表孝思之永言而流法乳於無盡矣辛丑秋應梵受請開法之餘掩關閱藏再遷龍淵主持六載百

廢俱興乃退隱白法經江論海會委逢源敷演妙義斬關抽鑰蓋不欲以臨濟之門庭廢古賢之經教也他若仗衆力畢秀水塘工謀已貲建興善三聖殿凡可以利濟兆民尊崇三寶者莫不乘時應機尅期告蕆非所謂具眞實心行眞實事者與乾隆初元丙辰楞嚴虛席紳士啟請再三不得已強赴焉百丈清規愼終如始乃於臘月十九日自知時至集衆告別門人乞垂示師云汝等未至似有未了汝等既至實無可告惟佛慧命千古傳來勢若懸絲屬累汝等善自維持語訖而逝嗟乎白馬西來蘆花東渡曰教曰律曰禪雖有三門而所以成佛者無二道也自潙仰訖濟洞雖分五宗而所以明心見性者無殊旨也師參侍金明絕頂智慧六主叢席方便鉗鎚由悟而修而證而晉度

一一興首楞嚴吻合雖世壽止五十八僧臘才滿四十然常寂光中眞性自在亦何必歎蒼穹之不慭悲大德之云亡也耶傳法弟子敏東等奉全身塔於龍淵寺之西北隅而嵩隱具狀請銘予欽風有素誼不獲辭銘曰

寶峯馬駒蹴踏雲中三傳臨濟踞座稱雄經藏失珠教海迷龍
五嶺毓秀香水宗風悟不懸竹宿且依松化被吳越法鼓隆隆
多門攝折大冶鎔融十二上足匹休天童影堂閒寂慧命靡窮
孤塔歸然措拄虛空

高逝大師塔銘

師諱德衛字高逝別號栽松道者歲甲申披薙於靈隱諦公座下戊子受證於金粟璇公將主福嚴法席示微疾化去僧臘凡七年蓋法門龍象也雖然師之秉儒學佛世亦有窺其衷曲者乎我陸氏之在當湖未以門閥重而以世德傳師爲盧龍大令匏湖公冢子原名競烈晨成其字也工制義有聲士林再薦不售爲詩軼溫李抗陶謝雄踞越壇者歷數十年其名日益烜赫雖然孝顧揚未遂乃皈心竺乾之教欲以苦行報親恩從靈隱得法歸搆松在菴於匏湖公墓右榜其門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嗚呼師雖遊於方外衆其實大固今代之逸民我宗之獨行也觀夫梯衆展厚醉生夢死者[illegible]夫豈直數由旬而已哉配武塘蔣氏未有出以猶子[illegible]前數年自爲生壙以衣冠配葬先人穴外而遺蛻仍用僧[illegible]塔於菴後之隙地香火有田爲法嗣實聞重貞世守之[illegible]行中情好最篤屬爲塔銘

誼無可辭銘曰

寄形宇內畸無所歸以爲眞歸然也而非溪流無住松聲不寒
歸來歸來作如是觀

募疏

三塔募化齋糧疏

龍淵禪寺在宋建炎間以景德賜額今名龍淵者仍白龍潭舊蹟也潭遇日晴輒現三白毫光僧行雲負土湮塞建塔其上今猶歸然峙峙土人就所見而呼之故景德龍淵之名隱而三塔獨著三塔之有禪堂以接雲水僧自大乘師始也予聞諸故老師願力宏深宣演眞諦緇流駢集六時盂餅之抑食者聲徹水滸嗟乎三塔之盛如彼兵燹以來何衰颯也嘗讀王文成贈芳

上人歸三埨詩爾時以變歌淸磬生歡喜心厥後文待詔頤趣乃有古屋無人之句則知三埨之盛衰隆替自勝國已屢見矣滄桑之感歷境皆然而於三埨也何有夫不中禪寺之顯名者在城則楞嚴天寧其負郭者東爲東埨南爲眞如獨三埨位處西偏巖蕭而少生氣又臨水壁立無坡陀林木以爲藩衞其衰敝也固宜雖然亦視主持者之力何若耳芴山師精禪理願力宏深大乘之流亞也住刹數年自佛像以及紺宮梵殿鐘鼓鈴鐸次第修舉而又殫其餘力欲分仁者之粟以備雲水之供乞言於予予惟人道爲公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又考周禮一書鄉師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春秋以降其官

寖廢而賢大夫若罕虎晏嬰者猶能分粟國人戸一鍾里中待以舉火者數千家今人猶古人也倉庾之粟紅朽寧以之飽鼠雀而九族三黨密友比鄰過有困乏或假升斗焉則未免靦然變色此何心也耶夫飯僧之舉較諸睦族周親殆有間矣然貪鄙不仁者雖以睦族周親其誼萬萬不可辭猶齗齗而不肯爲若夫仁心爲質則以民胞物與之量擴解衣推食之恩縱飯僧未有不慨然樂應者也行見粥鼓隆隆緇流駢集三埨之盛頓還舊觀矣如謂慈氏修十種功德接行旅尤其鉅者則有自足高僧自暢厥旨何藉予言爲嚆矢哉

募修祈唐寺疏

爲緇宇飛閣以奉佛了不異於竹林精舍也豈特不異佛之樂居精舍較勝緇宇飛閣何由知之吾知於靜者之心夫天地間所號爲威神者必假宮闕之崇宏環列羽衞以增長其氣燄而佛獨不然在寶刹不必有靈在委巷茅菴不必無靈其淡漠寧靜足爲人心之師者此爾東漢初謂佛能福世佑民固失之淺蕭梁而下以獨覺眞如爲佛又未免太深予謂佛心猶人心也人居不必求華設棲息之所上漏下溼雖有達者亦跼蹐而不能久處又使里中有耆年碩德堪爲矜式者其所居乃棟折榱崩惴惴乎覆壓是懼則衆心必愁焉不安而亟爲之經營締構故事之拂乎人心者予不敢倡若心所同然欲不倡而亦不得也梅里祈唐寺相傳創自晉代今即其名思之當在大中咸通間蓋經歷幾及千年矣予覩嗜古之家每於碑版鼎彝摩挲珍

襲甚而唐槐宋桂莫不以歲月久遠徘徊咨賞於其下矧精藍奉佛之區巋然如靈光之獨存而可任其頹壓乎攖林上人靜者流也禪誦之餘耽詩善弈梅里諸君子往往偕之游以陶謝之勝侶還東林之舊觀似有不難爲力者雖然顧以衆而宏德惟積乃厚予今者倡以嚆矢而遐邇善信若薰草之交和芳將所謂衆香之國在東方如在西土者不信然乎哉

陸堂文集第十九卷終

卷

平湖　陸奎勳　坡星著
同里　程光昱　旭初
　　　程光昺　耀東　同校

策問

擬策問五道福建庚午科

問上古之世五正命官唐虞之時九工卽叙君無爲於上臣交
贊於下君職要臣職詳然與否與皋陶言人有九德帝惟僉受
敷施俾之咸事而已而事其事者必曰載采采自禹湯以來亦
惟顧俊之是亟而文武之時三事大夫罔不夙夜卽小尹攜僕
表臣百司皆克舉其官文王用以罔攸兼於茲蓋君逸臣勞自

昔然也我
皇上以聖神御極而勵治於已治事事皆躬　聖慮宵衣旰食
日弗皇壹黼座之精勤至矣蔑以加矣而大小臣工未必盡能
仰體萬一以効能於下是一人總萬幾而獨勞臣下効一官辦
一事而或多未稱也其故安在夫謹身無過非忠也簿書期會
非才也若何而不愧厥職與虞廷二十二人不遺工虞周官三
百六十多小臣職罔亦有其遺且大者與記又云大臣慮四方
毋亦同在臣工之列之有職其要者與多士其詳陳之將以覘
異日拜獻之資焉
問從昔推明儒術必折衷於六經經者徑也言無所不通也而
[illegible]六[illegible]墳分也五典鎮也八索王法九丘區別九州可得而識
其略與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而其後有九經十三經其目可列
舉與邵子先後天圖其淵源何所自而或并疑十翼非孔子作
何也河圖洛書劉牧之說與朱子不同然與否與本義言象占
與程傳但主言理者孰爲當與漢時魯申公爲詩訓詁固韓嬰
皆有傳孰爲近之河間王好毛公學而當時未得立小序衛宏
所託而或以爲不當廢其說何也尚書古今文伏生所授與安
國所得互異朱子吳草廬皆疑之何與今禮經爲儀禮註疏立
於學官何者爲當也治公穀二氏者各有當家何者最著左氏
初不得列劉歆移書責太常大意云何也　朝廷稽古右文鄉
用儒術必有醇疵典茂之士出於其間以爲　聖世文治之助
諸士能無勃然興起乎盍條舉以悉其蘊焉

問聖人之道自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明其
躬行心得之要求端致力之途各有據依有可條析其義蘊而
綜會其指歸者與夫道有全體有大用本末兼該精粗畢貫博
求事功而不根於身心則王霸之途雜高言德性而不由於學
問則儒墨之辨淆考亭所以集諸儒之成而別於永嘉永康及
梭山象山之學其偏全同異往復辯論之旨可得而言與程子
之門如中立仲素愿中爲朱子淵源所自出而九峯勉齋則又
得朱子之傳是數君子者皆閩產也其身心體驗授受師承緒
言具在毋亦有可考而知者與至同時東南秀民錯見於道學
儒林則廖子晦鄭夾漈林少穎而季通與元康侯明仲其尤著
也其沉潛味道而羽翼聖經述作之亟能櫽括其綱要與諸生

居今志古幸逢崇儒重道之朝其由鄉邦前哲以溯諸儒之遺
執而上接乎鄒魯之傳講究裁復有日矣其悉著於篇
問古之制國用使公私皆餘九年之食又有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艱厄縣都之委積以待歲之凶荒而大司徒則有荒政十
二以聚萬民乃荒政首曰散利其所散者其卽委積與後世常
平義倉社倉之設皆古遺意而社倉尤爲詳密要亦時罷時復
未有久而不弊者此其故人與法與斂散之間何以無朽腐折
閱之虞留於州縣與留於鄉保孰便主之以官吏與主之以鄉
之士君子孰爲宜也
皇上如天好生務使無一夫之不獲比以雲漢閔勞發帑遣賑
畿輔疇咨在 廷期究德意於幽隱眞堯舜之用心也今救荒

之政靡不講求果何道而使閭里有賑恤之備公家無龠合之
費如朱子建安金華社倉諸記及社倉事目其皆可施之當今
推行於天下與務條析陳之將藉以獻之 當宁
問天生五材水居其一大禹盡力溝洫孔子稱之周禮六水法
本乎此三代以下穿渠溉田利民用者類皆因勢而順導之其
於古法同與否與閩省襟江枕海素稱澤國溪流派別入海之
道各殊界慶元龍泉入者爲建寧派界建昌廣昌入者爲邵武
派界贛南會昌入者爲汀州派皆匯延平合劍津由福州南臺
以入海而漳水合於柳營泉江匯於天水與化諸溪由木蘭延
壽各自入海其他溪港源流分合亦有可推言者與陂塘渠圳
隄庯可資以爲民用者舊蹟猶可循否也抑陵谷變遷豪強兼
并或壅渚爲浚決者爲築占沒者宜釐剔與夫高下異宜緩急
異勢經理之方宜何先又何道而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上下交
受其利與 國家綏馭八荒地盡南海必使永無旱乾水溢而
後民可殷富重農力穡水利其本計也多士生長此邦留心經
濟其各抒所見毋隱

凡例

八代詩揆選例九則

李延壽史南北竝列選詩何以附北於南曰魏齊之高溫邢魏
其詩皆不如文周惟子山子淵南渡作手然亦楚材晉用但論
詩統不論國統故仍舊爲八代之稱

三百篇後卽有韋孟之諷諫束晳之補亡正如觀滄海者難爲
水耳漢後樂章四言爲主今亦汰去以爲三頌贅筆也

漢詩佳者直接三百往往沒其姓名此正合古人編詩之道蓋
以存一代元音而非一人私製也建安七子乃分詩體後世轉
相規摹性情日漓音節愈昧余鈔漢詩爲首卷畢然高望而遠
志焉

漢郊祀歌鼓吹曲去雅頌已遠魏時杜夔能定雅樂而王粲繆
襲所作已如壽陵餘子之學步況浸淫至六季耶自三言至九
言歷朝各有採摭以備樂章之體神而明之則以俟諸審音夔
曠

鍾嶸詩品以公幹配陳思淵明師應璩新城王司寇駁之良允
[illegible]謂太冲可冠晉詩則未敢從思王爲建安之傑士衡爲太康

之英鍾說仍屬不刊後來居上阮公陶公適相肖也鈔魏晉詩合爲一卷

宋稱謝鮑齊惟宣城蓋顏監之學陸易見而謝客無迹也人知太白詩出自明遠元暉不知子美五七古亦多學鮑五律詩脫胎於謝永明而後即南風不競矣魏齊附選寥寥五章以大邦而詩同黎許悲夫

梁武父子差比三曹子桓腰鼓倩詩猶工梁元更不足數簡文宮體實由休文導之近人日用八詠故實曾不知作何體裁錄存二首可見梁詩之靡靡於約也江淹善於擬古未信徐綿尚在邱遲奉四聲爲金科者何遜柳惲吳均皆稱翹楚其他騷人斗量車載梁詩自爲一卷豈所謂白雪幽蘭曲高和寡者耶

滄浪詩評極詆張正見無所發明不知唐人試帖皆體源於正見也工部之學開府人皆知之太白五古長篇似孫萬壽前輩未見齒及得毋以其人微名輕耶徐陵江總盧思道薛道衡皆負重名而詩體靡靡意者積衰而盛其天之所以啓唐與仙詩失眞釋子才窘其言本不足存非有心排擯二氏也閨秀及無名氏作間採一二以嗣變風音響

帖體類編選例十則

進士試律賦唐開元十七年著爲令其兼試詩也始於天寶六載以風雅古調及第者特薛據一人耳至十三載御勤政樓制舉特科亦兼用詩終唐之代試帖流傳雖建中暫廢太和復興詩律工細有自來矣予輯是編故以全唐詩爲主其人之官閥著述則以新書爲據

試帖體濫觴於梁之何遜陳之陰鏗張正見唐貞觀永徽間通體尚有失調者至於佺期之問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爛如鋪錦雖媚張鷟武小人之尤就律詩論實爲正宗玉溪生云沈宋裁詞矜變律論未篤也他若鄭愔陳希烈輩間有儁句亦不敢以人廢言

唐代非學館生徒而由州縣升送者謂之鄉貢如張喬華州試月中桂馬戴府試水始冰之類是也所云省試乃試於禮部猶今之會試也唐制中書門下尚書爲三省開元已後禮部放榜畢送中書門下詳覆長慶三年侍郎王起避嫌乃請先詳覆而後放榜太和八年王涯爲相仍舊例今所傳省試詩大槩取於

禮部而中書門下覆定者也登第後有奉試如錢可復之賦鶯出谷白居易之入翰林試太社觀獻捷是也有制試如李華應宏詞科賦得海上生明月是也有應制而定甲乙者如景龍間晦日幸昆明池賦詩是也有擬作者如白居易之宣州試窗中列遠岫光化戊午牓後鄭谷賦春草碧色詩猶今四書文之擬程擬墨也

試帖有破題法有制題法結處或頌揚或祈請中數聯有分頂法有交股法或刻劃題字或題外陪襯頗肖時文八股式毛西河太史選本已詳揭之雖然法度易知學識難強輪扁云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旨哉言乎

詩分門類始於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考宋崇文書目已闕其書載有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今亦失傳元方回所選瀛奎律髓明俞安期之詩雋類函版本完好足爲後學津筏予倣其例析衷多寡區爲三十二類或有病其瑣碎凡所者予曰不然東坡語王郎讀書法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精力不能兼收也當分類以次求之以彼上智持論猶然況屬平流耶

唐韻東部有宗字如王維奉和聖製上巳詩結云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是也麻部有佳字如公乘億秋菊有佳色詩起云陶令籬邊菊秋來色更佳是也邇來所避韻書乃宋南渡後平水劉淵本相沿既久恐以兼韻嫌韻貽悞學人故於摩詰壽仙諸詩心知其工強爲割愛唐學館生皆先赴監試初欲選喻鳧

夜雨滴空堦詩以備典故乃於九佳韻中首句用淒字次句用槐字因而汰之灰韻本有是體如張謂落日山照曜郭邑洛出書詩不拘世次依類附尾非試作而體近仄律者間錄一二儷乖劉韻亦不妥收

唐賦限韻最嚴少則三韻如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多者至八韻題外別用二成語以四平四仄爲正式其五平三仄與夫二平六仄者皆爲有識所譏試詩亦然大概以題中平字爲韻無平用仄偶有不用題字者如殷堯恭中元節觀道流步虛是也有官限一字者如小苑春望宮池柳色皆用晴字是也奉試翰林試有止成四韻者省試准於六韻其後增至八韻有官限六韻而士子仍爲八韻者如張濯迎春東郊是也予選帖體欲小異於五言律詩故自五韻起多至十六韻止江佳肴咸之屬以韻險實收之凡得詩五百一十七首釐爲四卷集益既弘復溯猗易若子美之夔府書懷樂天之代書及東南行排比千言汲古者自可求之專集

命題經史諸子外或出選詩或出當代故實如觀開元皇帝東封圖賜魏文貞諸孫故第之類既難揣摹足覘實學唐末有出言行相顧題者勢必以文句入詩非腐則滑者此爲鵠是欲學伯者務人之射而使貫蝨穿楊技無所施也

詩尚箋釋有援引字面成處而意義滋晦者冗筆濫墨頗貽誚於通人予註不期於多期於切但宋建炎而後漢魏六朝之書僻者不傳傳者亦多缺畧即如思王集中無修禊賦驃騎傳內

無繫服事目以塞漏復何敢辭

一詩兩見如宋之問靈隱寺詩相傳駱丞續成据本集知紀事之説爲妄盧綸奉和麟德殿賜宴百僚詩据本傳知與常袞無涉術加駁正以廣見聞至若試帖舊本以陶爲陰鈔胥承三寫之誤改波爲中選家矜一字之師擇其善者而從之不暇問蘭亭真本矣

學規

秀峯書院學規六條

一存心

心者身之主宰持之於動則能隨時而應事涵之於靜則可知性而達天然心之爲物放之易而存之難孟子云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朱子敎人先主敬而輔以窮理是乃存心之要也

一立品

喻義喻利人品攸分吾儒爲己之學固不可以㬠利併不可以好名夫實至者名自歸豈必有心以襲取哉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非高自期許也不崇有眞人品他日乃有眞事功孟子論士在尚其志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備故立品之道立志爲先

一遵朱註

朱子一生殫力於四子書所撰論孟集註學庸章句而外復有或問語類精義集義諸書其析疑辨惑嘉惠後學者至矣前明

末季背註行文雖有才華總歸魔境諸生幸際 昌期所當恪遵朱註言言體認字字研精即圈外之註亦須口誦心維默契夫所以採錄之故再以餘力究心於或問語類二書則書理明而行文中窾矣

一窮諸經

易宗朱子本義而胡雙湖之附錄纂註不可不閱書宗蔡氏集傳而董季亨之書傳亦宜叅觀詩宗朱子集傳更宜叅閱呂成公讀詩記許白雲名物鈔春秋宗胡傳而記事之詳宜讀左傳文法之妙兼閱公穀二家禮記宗陳氏集說雖月令作於呂不韋王制成於漢博士冠義婚義諸篇皆漢儒釋儀禮之文然既爲專經總宜誦習近有省度節本尚可備觀若提綱心典二書删截本文過多不可爲訓夫士必通經乃可致用本經固屬正業諸經亦須旁通總期潛心畢力於所須 欽定周易書詩春秋循序鑽研將來貫通五經不惟可應掄才之盛典兼可爲聖代之碩儒豈非鄉塾之光乎

一尊精制義

書理極板功在平時題理極活或單或排或割截或連章臨期須細心揣摩先得命題之意然後布局選調修詞則文自露精彩矣平奇淡濃體無一定要必以醇正爲宗大約論語題難在得聖賢神吻學庸題無取深奧能使書理雪亮便是佳文孟子題叙尚才氣即以古文爲時文亦無不可前明傳稿雖多必推王唐歸胡者以其理明而辭達耳 國朝文風極盛名作如林

若張京江之典雅韓長洲之秀潤尤當奉爲章程者也至於五經之文則旨貴明通辭尚簡要

一練習後場

鄉會兩試兼重三場蓋士必有體有用乃稱全才也能爲制義未有不能作論者孝經性理俱有 御纂之書所當細心觀覽以究旨歸駢體中以表爲難上則規摹徐庾麗句翩翩次則取法蘇汪清詞壘壘表既合式即擬漢代之詔唐宋之誥亦如駕輕車就熟路況五判之寥寥數語乎第讀書必兼讀律結語斷罪所宜細心五策今古兼通斯能擅場欲知古閱文獻通考鈔自泝源委問閱邸抄以識時務上有
聖君政悉舉而弊咸革更無庸效賈生之憤激坡公之戇直但

嘗敬承治益求治安愈求安之至意規畫周詳敢陳得體則草
茅經濟未嘗不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其餘稱詩製賦雖文士
所宜兼優但揚期伊邇用志須專姑俟異日再爲商榷
右學規六條皆切己實學無所爲高遠難行也苟能循習不懈
非獨科名可致即希賢希聖之根基不越乎此諸生各秉山川
之秀所當日就月將明體達用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而無負乎中丞公造士之盛心則愚幸得
以一日之長聿觀厥成焉

書後

書二叔父雅坪詩集後

先叔父雅坪文集十卷詞譜二卷行世已久詩四十卷開雕未

半而疾革顧奎勳言曰生平惟此事未了以屬子飢驅四方遷
延歲月丙戌春杪姊夫張子益姊壻張江亭共相校讎付剞劂
氏奎得藉手以無負乎遺言私心欣慰又念叔父由宮贊驟躋
閣學平居稽古之榮未始不食其報乃身没未幾門祚衰微猷
南弟以牢愁湮鬱之故遽促其算雖有成書不及一寓目焉此
則濡墨泚毫愴恨無極者矣叔父官中翰時多規橅六朝三唐
之作已未應博學鴻詞之試改官翰林讀書益富汎濫諸家自
標一格庚午甲戌兩侍叔父於京邸乙亥予告歸竹林作達時
時於酒後拈題奎苦吟未就叔父運腕若飛兎起鶻落洵所稱
成竹在胸者蓋才之敏鈍既殊而學力之淺深盈歉相遠實甚
也叔父云太冲製賦必假序於元晏弁我詩者其惟毛西河朱
竹垞兩太史乎奎將踵門以請不揣檮昧輙題數行綴諸卷末

書光祿呂公青要集後

江左多詩人正如鄧林鉅材雖郢匠不勝擇也顧宗仰太近或
以蘇黃爲師資卑者墮落誠齋或以虞揭爲先路詭者流入鐵
史求其萃長慶而擬西崑者吾見亦罕矣若夫祖風雅禰騷選
截斷衆流取法最上謂非詩林之極則藝苑之正宗也與新安
光祿卿澗樵呂公瑣溪貴胄世有偉人逮明季而大司馬忠節
公青史流芳入　國朝後賢濟美莫不以科第起家佩玉珥貂
翔步於公卿槐棘之列公由翰苑歷臺垣屢上封章爲民請命
五司文柄爲國儲才德業隨[illegible]不朽豈徒沾沾焉以聲華震世
乎哉昌黎韓子云餘事作詩人[illegible]卬以詩論而公之鳴盛於當

代者固已如鳳麟之絶類矣夫孔門立教首重言詩體源於性
情徵實於倫紀至於遇物知名登高能賦不過詩人之緒餘已
爾公讀書青要山中故以名其詩古今體凡十二卷雒誦數過
詠家風有若潘黃門之清真者述祖德有若謝康樂之莊重者
而許身稷契志在匡時愴鶺原之弟妹懷天末之故交壹以浣
花老人爲宗用能掇彼菁英肖其旨格下視晚唐宋元直不屑
道隻字耳青要集行世有年武義令張君景崧誼重師門以舊
本亥豕多譌重加校刻汰去各體詩如干首夫璞有暈玉有瘢
因病亦可增妍要不若有大醇無小疵者之爲席上奇珍也
聖朝重熙累洽文運光昌中州詩家林立如湯荆峴宋綿津諸
先達皆卓卓成一家言而公詩晚出遂欲駕乎其上豈不以[illegible]

情倫物遥契乎孔門詩教其洵美而可傳者在根柢不在聲響句調也耶壑蓬以後進裒在都門時以詩文請益獎借殷不啻口出生平感恩知己未有與公比倫者也哲兄少司農公予雖未獲識荆而曾捧讀夢月巖詩集旨遠體峻竊歎為河嶽閒氣所鍾是集近復刊成觀察待孫先生公之賢阮以予稔知四始六義屬為後序幸得附名乘諸久遠縱欲以衰朽無文辭奚敢焉

書寒石呂翁傳後

寒石呂翁與先子中憲公先叔盟學公為道義交歲癸酉翁命二子廟玉種玉從子學文擇丙日[illegible][illegible]葬其配許吳兩孺人於元基冠山搗自營生壙買山[illegible]石柱杉祿牆之屬費不啻千緡掘穴數尺有二棺纍然存焉翁急命揜之曰葬事可以中止會

葬千餘人皆翕然誦翁德長洲學宮創於宋之景定改建於明之嘉靖歷年既多傾圮是歲癸亥翁倡義修葺捐助五百金夫達官富室往往惑於緇衣黃冠崇飾三清大慈之殿翁所注意獨在先聖宮牆其志趣過人遠矣翁沒酉冬十一月越明年甲戌予侍先閣學於京邸語及翁遺事曰世人皆以營建庇蔭冒烈火取簿籍為呂翁重不知初降　旨時中宮惜費議欲移致呂平陵石翁止之曰此都城觀瞻所屬陵園舊物似非所宜本朝崇禮勝國長陵以下歲祠戶守是議縱不敢上聞而翁談言微中其通達國體如此後八年壬午葬翁於西龍池之麓予覽墓誌及傳佚此數端故僭補之至若拒奔女為族人任嫁娶焚戚友負券酒後偶一言及不欲自衒予亦不得而詳之也

書指揮金公忠節錄後

在周易之困其象傳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豈不以世運值否塞之秋身可隕家可傾而忠貞大節一時行之適得乎理之至正心之最安即曠百世而有耿耿不可磨滅者存與公姓金氏諱友玠山東登州人上世有勳閥承蔭為金帶指揮公忠勇性成而又嫻於韜畧當崇禎初元頻歲旱災關中流賊蜂起山東土寇應之攻破州縣者數矣登城被圍久公悉力守禦時官兵多受賊餌為之耳目特憚公威名不敢翻城應耳凌晨擐甲登陴猝遇礮遂罹害嗟乎公存而城固公沒而城摧浩氣摩空蓋與晉之卞忠貞唐之張睢陽後先爭烈矣德配余夫人聞凶信印

語其媼趙曰臣死忠婦死節經也我將從死地下顧念金氏血食祇此三歲藐孤以托汝其受予再拜趙泣涕從命遂入室自經死夫范史所傳列女如周妻女雄輩往往成於一時之激烈求其大義夙明從容就死即衣冠士夫所罕覯乃於閨閫中得之詎非今古所尤難耶至若趙氏之間關航海九死一生以曲全托付之遺孤而并不暇為一身之名節計此則女中程嬰誠貫金石知人論世之君子所當為之泣血以明心者矣司空公育於郭氏年舞象猶未知出自金篮仕於朝遇執友微言所以而趙猶為之諱迨疾革乃明告之司空公聞言號痛幾不欲生既而受知
聖祖皇帝膺顯秩亦曾具奏家世未敢為復姓之請豈以司空之

仁孝不忍負郭氏之撫養而忍忘生身之二親乎夫亦時勢有待故隱忍遲回而注望於賢子若孫也

今上御極之六年司空少子鉷任廣西巡撫始具疏懇復姓天子鑒其誠俞所請嫡屬三十二人均得復原姓嗚呼天有其未定者有其已定者當登城殘破時忠臣節婦視死如歸盡室流亡孤兒莫保此未定之天疑若夢夢者然由今日而觀之錫姓分宗崇祠薦享加以孝子賢孫瓜瓞綿延珮玉冠紹蟬聯未艾蓋天之既定顯顯然也此雖無庸泥乎報應之說而忠節者之克昌厥後旣為理之所當然孰非數之所必然者與予向讀中丞公復姓疏字字血誠不啻令伯陳情表近閱誌館所纂指揮金公傳暨列女二傳愈歎忠節義孝萃於一門為之肅然

起敬爰倣昌黎南豐體例續題傳後是亦史氏表揚之職也夫

書宋雙頒乍浦九山續補志後

乍浦與澉浦同擅海山之勝乃澉浦百山具見董碩甫澉水志而乍之九山自宣德析屬我湖從未有作志者明末李孝廉潛夫先生隱居龍湫之巔始作九山志附以遊草潛夫高節其人與言均不朽者是足以傳九山矣宋子雙頒為乍川後出之秀工制義試輒高等兼善古文駢體能自成一家言平居篤孝悌賢而於潛夫先生尤深景仰先生行年五十纔禮天折故所著叢園詩集文集往往殘闕失次即九山志梨其鋟版亦銷歸無何有之鄉矣雙頒殫力搜羅手鈔遺集及月令詩梅花百詠尤以九山一志有關桑梓補其遺佚之端續入纖悉之事就中拔引稍訛者如故邑山之有專名安侯王之非封爵皆折衷而辨正之抑何心細而識長也與且夫乍浦之在浙西固海疆第一門戶也遠而馬蹟羊許諸山形勢相聯近則九塗十八灘三十六沙并天險環列雖昇平日久海不揚波洋船輳集而廟謨神算未雨綢繆先設遊擊水師營旋 簡重臣統禁旅移駐乍城儼然與京口天津同為重鎮復設理事海防二同知用資彈壓於以壯藩府之軍容致海邦之清晏視彼明季之倭警頻仍居民杌隉者不誠判若霄壤乎是書梓行豈惟海上九山別開生面即乍川百年來文獻亦燦若星羅又不惟足稱乍川小志也他日有續修郡邑志者亦必樂取其古今之能通大小之兼識較諸叢園先生舊本殆猶青出乎藍而冰寒於水也已

題跋

題歸畊草堂夜集圖

庚寅暇春與艾廬弟夜話追憶南田觴詠亡者什之七而嬾真兒逃於禪因有徂徠舊雨吹都盡摩詰空花見未真之句不一年嬾兒脩然化去風流雲散念此殆不能為懷偶過牧霞齋展視歸畊草堂夜集圖是集人數雖減南田予與嬾兒艾弟及蒲夫咸在飲酒對棊譚諧達曙不可謂非人生暢敘也牧霞伏册隱奧於草堂中琅琅讀書藝蔬植竹頗能有以自樂簡巷為此圖筆墨清灑位置宜稱吾儕乃得分一夕之樂以長聚首於圖中是無盡之溪山而不窮之主賓風月也昔歐陽永叔於堯夫師魯之亡每念洛中勝遊以為此生不可復得予嘗題文與可

偃竹畫亦備述其嗜昔嬉戲笑言以寄哀於嫩兒今新歿喃夫
人已七八年矣圖中人凋落如是顧讀其與牧霞聯句詩排孫
殳帖直逼東野昌黎其人雖逝其詩不朽無疑也況乎學人平
居之自得有超於語言文字之外者與

題魏彭韓歲寒三友圖

達如癸亥十六族之寅恭爰如曾閔七十子之修德講學友之
誼其終古不沒者與世有與谷當輔之以溫律否則入吾庭者
春風自堪披拂耳把玩是圖不以狹廣絕交論而以為感如已
賦世有解人應不河漢我言

題張文五芳草齋圖

草一耳無情者視之不見其芳騷人則結怨王孫而有道之士
且以驗生意焉識之不同如是夫

題呂藍衍晴溪浴馬圖

支公方外猶賞神駿士之負雄心具偉略者未有不於驊騮山
子顧盼弗釋者也雖然馬駿以骨不以毛色驪黃何取浴乎爾
夫豹來霧澤鶴翎風梳皆有合於君子潔身之義積垢滌污而
日骨法自異世無孫陽且困頓於鹽車之服矣

跋象山先生學譜

陸子學譜者穆堂李師所編惜予壯年未見此書故勞鶩於二
氏曾無歸宿之地也厥後篤信朱子研精四子六經晚年益見
自信不至有放言寡行之失竊謂陸子之學從本及末中人而
上者以是為教易於得力朱子之學由博返約卽中人以下皆
可循致而入入德雖異希聖則同善學陸者斷不淪於虛無善
學朱者決不溺於訓詁矣必斷斷焉爭辨之不息哉草廬吳氏
始崇朱學繼信陸學其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末云鑽研文義
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夫草廬說經有補於世
不可云入於歧途也非然曾思何以有大學中庸孟子何以亦
著七篇書耶惟是晚年不復撰述涵養此心以為一身主宰樂
天知命存順沒寧豈徒得陸學真傳卽朱子所云浮華刊落功
收一源其歸宿之地亦不越乎是矣

跋書義矜式

書義矜式凡六卷元元統癸酉進士王克耘與耕撰克耘江西
吉水人仕至湖廣永州同知以尚書名家著有讀書管見二卷

行世此書得於京師崇文門外西小市元代鐫本自覺可貴亦
見爾時經義與宋人四書義俱屬論體而有破者居多已為八
股開先矣

跋陳堯翁題徐天池草書歌

代有窮士東野玉川窮於唐宛陵後山窮於宋明無天池生五
窮幾不靈矣櫻桃館所遺詩文商景哲為之鋟版得免蠹蝕決
書雖所自愛而羣目短淺烏能索解人於身後孟蓼村學博購
而藏焉可謂物聚所好今以持贈堯夫翁不幾無力亦至耶長
歌汗瀾踔踸直逼杜老之李潮小篆張旭草書其寄托又在詩
何之外子瞻和陶詩山谷跋之有云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
風味略同舉此見意庶不以予言為望崖也

跋馮納于拙存堂詩

癸巳夏孟遊邗上得二快意事一覯江陰徐霞客遊記于身走二萬餘里溯江源於崑崙之南域中五嶽名山登眺幾徧可謂奇矣一讀丁巽馮君納于拙存堂詩夫士生名都大郡猶嘽以韻語妨其帖括揣摩即有兼材不過問津庭闈借爲燕鴈擣揄西崑自謝風流而已馮君處海濱寂寞之鄉乃能於漢魏樂府資深逢源五言尤工出入陶韋李杜豈非瑰奇卓犖之士無所憑藉而能振興者與霞客好遊錢宗伯初學集載有一傳可以不朽而馮君之詩僅僅見於詩壇竊恐箏琶繁會雖清琴亦復委棄耳我鄉有甯谷周翁居市廛而作詩千首僕嘗敬而序之讀馮君詩一過謂至德孤而道不孤者然乎否也

跋迣緗翁鴻水偶吟

稱詩之道有三上者言情次者用意修詞乃其末也邇來風氣家玉谿而戶溫尉傾但撏撦字句意之不存情於何有迣緗姚翁鍾三泖九峯之秀僑寓我湖貽示新詩一帙直舒性情謝去雕飾而其溫柔敦厚有類弁伐木之遺意焉唐元和中姚秘監合精於別裁所選極玄集九十九首固詩家之津筏也今得迣緗爲代興與歸風合雅於以變篠驂之澀體斥見花倚醉之迣音不亦善乎

跋鴻水偶吟二刻

司空表聖詩品於洗煉則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於超詣則云如將白雲清風與歸旨哉言乎顧斯境亦未易臻讀鴻水偶吟二刻既追既琢漸近自然唐賢三昧一一吻合夫然不期巧巧自生秋之弈養叔之射熊宜僚之弄丸其理一揆彼三年成一楮葉者且不免大愚之誚巧云乎哉

跋羅陽唱和詩

詩家刻劃山水體源康樂石門之洞臨海之嶠浙東名勝皆以謝詩流傳東坡云官長如靈運江山似永嘉而之在浙東尤稱山水窟宅乙未冬我友沈禾門爲羅陽遊小阮退菴追隨唱和走蒼玉於行間運龍宿於腕底墨池分彩丹筆留雲地本靈奇宜乎出語無纖毫塵滓也昔六季勳閥並推王謝若論詩品謝實駕王而上之我湖之有清沈門才輩出往哉東緣南齊姓和村居而柘西黑蝶六家詞中嘖嘖二沈蘜坡編哲匠代興且

見詩以遊進古人豈不我欺雖夫遊道亦難言矣裹糧不繼雖煙霞成癖徒以發其飄搖悽楚之音詩即工如覽者之興盡何茲者羅陽合君共蘇門之氣誼因之阮林作達觴詠流連盡勝地才人不期合并謝客宜援未及者千百年而盡抒其秘奧豈惟作者之快洛誦數過仙巖鴈蕩闢險爭妍僕亦東望而神往焉

跋菊江唱和詩

詠懷古蹟以杜陵七律五章爲最若五言入妙者雖錢劉溫李輩不過以單題擅場求其連篇累牘競秀爭妍吾見亦罕矣茲讀南香諸子菊江唱和詩自一集以至四集莫不也屬風流宜入中晚唐人佳境夫以士元之才猶慮百里絆驥南香新宰若

江判牘餘閒不廢吟咏兼以主賓之合志同方羣從之增華繼美其爲韻事更足流傳豈徒挾采花之筆取重騷壇而已哉予養痾杜門縱禾中名蹟未暇披尋若道里睽隔處榮夢想已耳洛誦是編低徊數過不勞謝客之濟勝可當少文之臥遊詎不自禁用題卷尾而歸之

跋雨中牡丹詩

壬午春懶眞大兄拉予同作牡丹主人遇甚雨各賦一詩錄於素扇雲散風流傷心俱往其存者遊宦天涯蹤跡難合懶眞兄有激而逃薙髮靈鷲揭來緘詩寄我有同此花時同此雨冷遊殘粥過堂僧之句於以歎綺序如馳勝遊若夢江東步兵之達識不以身後名而易及時杯酒我儕亦愈知嚮往矣

跋潘令尼雪花菜吟牋

標新題縛難韻乃如岫雲之出而不窮援鄭都官例欲呼令尼爲潘雪花蔬部向有元修一種近可添令尼菜矣

跋張甥龍威落花詩

詠落花者多矣至石田翁而抉摘殆盡幾令後賢無從着筆龍威以溫尉之麗何寫冬郎之柔情中有感觸故綺發葩流不徒以怨紅慘碧無可如何湯爲東風訴冒也

跋笠亭八新詩

日往月來水流花放人知新者之非故不知故者之長新也笠亭八新詩寫情有色疊韻無痕其元和之新樣與工夫則在詩外矣

跋龍威紅葉詩

御溝題紅唐人傳爲佳話曾不及遠上寒山一絕何獨步千古也龍威八詩使事俱僻托興良深昔鷓鴣賀蕎擅場者不過一律若玆疊見層出不幾突過前賢耶爰贈句云而今合喚張紅葉石徑寒山唱幾多傳諸藝林又添佳話一則矣

跋松磵東湖春遊詞

目欲其艷心願其義宋大夫之賦體源於左徒之騷若夫抱行雲以送懷靖節閒情究不當指爲白璧瑕也前五截色艷欲飛結歸大雅韓冬郎讓一頭地何論次回之泥蓮疑雨

跋錦江詩畫冊

往在燕都過育齋於懷鷗書屋論若論詩忽忽十五年矣遊滇

入蜀渴欲讀其近藁以當良晤庚寅上元允明賢阮貽示小冊則育齋手寫錦江竹枝二十首也清俊秀逸詩與書洵稱兩絕鑒韓補圖用意亦在有無閒披覽一過頗動蠟屐濟勝之想

跋惰畊邨叟詩畫冊

南滹先生私印一方歌詞甲乙丙丁續山水荆關董巨兼其自負如此予謂未盡所長淡而腴詩過逋翁勁而秀書過石田翁即此片羽可徵全豹乃倚櫂清溪重問紅欄讀書處風流邈若而柘西詩老殂謝辰陽亦無從吟楚些以招清魂也開帙懷賢愴惻靡已

跋椒山先生遺墨

乙亥春予過容城謁楊忠愍公祠拜瞻繪像凜凜如生爰購遺

集讀之不獨仰公生平大節兼知多藝多材有超絕乎人羣者
庚戌夏荻廬姪埰出示公墨蹟如椒之時如駁之翔愈信心正
筆正古賢殆不我欺也

跋十五完人墨寶

明莊烈帝在位發立者五十人華亭相國錢悊山爲東林碩儒
其相業卓犖可觀予在史館時曾爲作傳世人或以殺毛帥爲
公訴病覈其實乃袁東莞自爲之非公指使也生平所藏尺牘
甚夥令孫介維先生就中檢得抒忠殉節者九人若倪公鴻寶
徐公勿齋黃公石齋史公道鄰閻其尤也竹垞翁復覽遺蹟益
以五人幷相國標題彙爲一卷題曰十五完人墨寶介維既沒
世是卷歸荻廬主人暇日出示見夫筆走蛇龍紙飛霜雪不禁

肅然起敬夫人而對邪雖以蔡元長之書法秦會之之詩文吐
之直如泥滓若人而忠貞也者即斷簡殘墨可以炳耀千秋字
顧不以人重乎哉

跋蜃園墨蹟

清聖之風革頑起懦顧非骨性天生不能學學之亦不能持久
我鄉李孝廉潛夫窮而老老而獨違天而天所以阨之者備至
九死而不一悔也其西山之嫡嗣與豨楮殘卷覽之奕奕生
氣豈能不朽人耶人能不朽言耳

跋沈文恪臨顏書

予壯歲酷好顏書乙亥秋於報國寺買得城之華堂帖臨撫數
月終莫能肖今觀華亭沈文恪公臨本藏針於秀潤之中不肖
之肖乃善學魯公者也荻廬藏文恪墨蹟甚多茲卷尤屬可珍
爰識數語於後第年老而書益拙恐來續貂之誚爾

跋烏目山人江山送遠圖

石谷畫毗陵秋輿長卷曹司農賦句云澄心堂上董家山世嫡
遙聯至正還邱壑盪胸須盡興禾甘蕭瑟畧荆蠻誦其詩可想
其畫之佳予所見者虞省朱兄擕有溪山無盡圖瀟灑迷離堪
稱逸品茲卷畫贈南滸先生輾歸荻廬瞻園舊雨寄深情於墨
采情沈家珍非他姓所能豪奪也已

跋丹霞惜別圖

沈丈寓齋與先公爲內兄弟澹歸大師則塵外交也澹師開丹
霞山先公時守南雄傾橐相助寓齋先生適在幕中同遊丹霞

盡攬紫玉臺長老峯海螺巖諸勝再宿出夢覺關至筈塘言別
各得古今體詩如干首先公曾繪三笑圖以誌一時勝事寓齋
先生復繪丹霞惜別圖添毫神肖藝過虎頭者吳叟嘉賓也嚮
壁清溪艤舟倚馬則顏叟翔爲之補圖也卷中題詠殆徧不獨
倦圃立菴繹堂諸前輩久作道山游即黑蝶青士紅藕諸名流
其風範亦不可復睹矣寓齋先生倅辰州殁於官舍所藏書畫
一時散盡而是卷歸於族孫虞聞天之蒼蒼其不忍使丹霞惜
別一段風流公案銷歸無何有之鄉也嗚呼是亦可寶也已

跋仲兄巖栖小影

仲兄讀書圖成於丙辰中秋其時先公歸自嶺表雖無大中之
裝而積書千卷手自丹黃奎以丱角從諸兄後得聆庭訓督桂

苟龍人或交口譽之庚午夏先公見背家苑愈落垂十年乃得卜葬而先恭人又以壽終顧瞻北堂繐幃淒絕昆弟八人半登鬼錄當搖落之辰追想從前之一樂不禁涕之何從已黃冠草履後圖所納特以自寄其無聊非曰棲心玄寂可作華陽上賓也披覽之下達者當亦鑒之

跋墓田丙舍圖

昔夫子語子貢曰望其壙睪如也覗其高填如也察其從隔如也是乃所以息也予謂死而有不亾者存則又惡乎息哉族兄容輪以耆德著聲鄉閭沒而葬於實圩之荷花溪懿炳宗遇兩姪思恭其親爰繪墓田丙舍圖張子鴻漸倣歐曾之例作記以代阡表予更無庸贅以煩辭第念孝子之心永感不忘則是圖固可垂諸弈葉矣又何窮碑綽楔之足云

跋松鶴壽意

予七十誕辰謝客不敢當賀表弟戚南田以松性澹逸古鶴情高不羣作畫見詒詎固不能卻也筆墨蒼秀遠法子久石田近匹石谷澹游百朋之錫奚以踰茲爰付裝潢并書盟松招鶴之辭以見志焉南田名光秩別號筆禾散人

跋瑟齋圖

昔週甲之年自題寶嗇齋額蓋言煩思紛欲節損之以是爲延齡劑已爾觀察樓山先生當五十而知其非以瑟名齋夫君子無故不去琴瑟瑟之取嗇猶琴之取禁亦以爲養德之助固也而不滯乎器也晦翁釋淇澳之詩曰瑟嚴密貌樓山自謂性疎而寬將濟寬以嚴矯疎爲密竊比古人韋弦之佩以之修己治人固知無往不臧矣雖然義猶有進乎此皋謨云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周易繫傳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敬以直內者自能義以方外斂之在宥密者舒之即可以彌六合由勉強而底於從容德與年進樓山固優爲之無待於師友之切劘也覗予斤斤焉拾老氏之緒餘冀延長夫暮齒才識之相去殆不知幾由旬矣

跋扶櫬歸里圖

扶櫬曷爲而圖吾湖馮子容大誌其尊人孝子錡扶親喪歸以死故繪圖以不忘也孝子之父州佐君名指前明工科給事中諱汝弼之裔博學多聞四方爭相推重山西觀察某徵入蓮幕

康熙五十八年重陽日病歿其署孝子徒步奔喪驚動遐邇雲中遂有孝子之謠當孝子扶櫬以歸凡踰山越嶺必哀號其父云勿驚恐又櫬不得入旅店每夜必寢於旁困頓顛躓形神俱失抵家七日而身亦殞斯其所以爲孝也嗚呼孝爲庸行而亦非可緣飾子之事其親與臣之事其君一也幸而椿萱無故聚順一堂或菽水承歡或板輿奉養此亦如遭際明良都俞喜起人生樂事何其盛也若乃變起倉猝呼天搶地足重繭於萬里之遙面深墨於數月之慘奔走竭蹶心骨爲枯則又如致力盡瘁死而後已斯其志誠苦而其情不大可悲乎予職忝表揚又稔聞孝子名用題數語於後俾採風者知有孝子若然其可以激勵頹俗而容大不忘其親以此圖作丁蘭之刻像

木可也

跋倪文正公墨蹟

文正謚法從未有贈死節者上虞倪公鴻寶首膺斯謚雖由取義成仁無亦平居讀書制行有中立而不倚者與予觀公字跡流傳多磊落嶔欽之致茲幅爲清溪獻臣沈先生所藏吉光片羽良足珍也

跋黃石齋先生墨蹟

漳浦黃公講學於大滌山房名彥畢集清溪獻臣沈先生亦從之游爲書登岱一律忠貞勁直之氣流露楮墨寄語莪麿善藏之以爲世寶毋令他友巧賺焉

補遺

邵真長先生制義序

少日習制舉業患氣之不昌也因取資於唐宋八家韓之渾灝蘇之活潑時或近之獨不能爲子固之樸茂盖他家用側鋒子固寫正而在學古文者氣體猶難酷肖而欲求之制義中吾見亦罕矣甬東邵真長先生予同年友學址尊人也試牘闈墨久已膾炙人口全稿則猶藏篋笥丙午春學址乃校梓行世予把翫數過作而嘆曰至矣哉先生之爲文乎析理則探洛閩之微言徵事則闢鑑綱之宏議而把握在心隨筆控馭取題之神不拘泥乎一格自有制義以來惟荊川鹿川兩擅其妙是稿直合爲一手矣若擬諸唐宋八家醇正雅潔辦香遠在南豐其適合者有似柳州遊記峭刻者有似老泉權書則緣題而自生變化也予作讀一二篇卽以爲文有曾氣此少日擬議未能者及觀先生紙尾所記亦慨然自矜許并以爲學址勗若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得心應手其妙處父亦不能傳諸子予竊謂得名父以爲師浸灌滋潤過庭之語勝於枕膝之傳解人當自信之耳先生游庠三十年十踏省門乃見知於宗工一上春官遂淪京邸海內知名者莫不悅惜由今觀之亦烏庸搔首問天重爲之扼腕太息哉歐公云有文者不殁有子者不亡先生得學址以爲子是善於繼述者也學址校刻其遺文是可垂千秋者也雖既之于生前而昌之於身後蒼蒼之玉成者大而遠矣去歲拙稿鐫成學址爲作弁言今擬序壹通用申景仰之意投瓊玖而報以木桃媿甚矣況予之冗筆濡墨視先生之文相去不知

幾由旬而敢相提並論乎然三折肱者成良醫則先生之苦心詣極知之者宜莫予若也得附名以垂不朽可云大幸不復自藏其拙也已

邵母陸太恭人七十壽序

鳲鳩之美淑人者儀一而心平葢與君子同德也在晉之六二有介福王母之占惟中與正始受福焉若邵母陸太恭人其諸身備易德而無忝於淑人之徽稱者與邵氏吳中茂閥迨椒衍燕山世有達人仲齊先生德充道廣負海內君宗之望太恭人身爲繼室相敬如賓而鞠子憫斯同於出腹長公賓門大京兆用能致身通顯以忠君而揚名於親夫探梓抱李不幸而遇天性之暴則徒以成孝子之名若夫後先同歸纖毫不以介懷此

士君子所難乃見之于閨壼不謂之賢母得乎季子編修君峙東爲予同門友嘗追溯曩昔謂自失怙以來弟兄孤露所以能讀書通籍者獨賴母氏辛勤之教不啻熊之丸而荻之畫也今者春秋屆古稀矣會逢

聖天子加恩臣僚凡父母存年七十巳上者許給封典將馳奉冠帔稍展寸草之心而以文侑觴惟我友其相[illegible]焉予於辛丑同館中最羨魯君啓人以重慶歸養大母百齡建坊表瑞若峙東昆季群從掇巍科如拾芥[illegible]繼舉蜚落英多江左衣冠之盛擬于王謝人稱邵氏之多[illegible]莫不推本於內教之行素蓋太恭人相夫者十有八載教子者三十年勤逾女誡世間豐嗇榮枯之境閱歷久之而不改常度莊周云松柏之受命也正亶其然乎我宗溯自吳縣烈公厥後散處蘇湖杭紹今譜牒既分未識輩行所屬顧誼忝通門登堂拜母猶子姪也竊以爲祝嘏之詞綺不如質敬識太恭人均壹之心中正之德宜膺眉壽燕喜之福爲遐邇庚姬矜式雖才謝蔚宗而揚芳彤管人不以言而重言固籍人而傳也巳

陸堂文集卷二十終